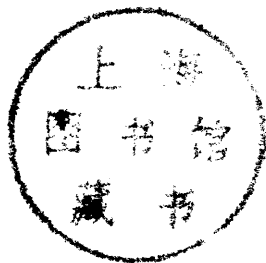


陸象山全集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3 18268



陸九淵著

陸象山全集

世界書局印行

# 象山先生全集序

聖人之學。心學也。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心學之源也。中也者。道心之謂也。道心精一之謂仁。所謂中也。孔孟之學。惟務求仁。蓋精一之傳也。而當時之弊。固已有外求之者。故子貢致疑於多學而識。而以博施濟衆爲仁。夫子告之以一貫。而教以能近取譬。蓋使之求諸其心也。迨於孟氏之時。墨氏之言仁。至於摩頂放踵。而告子之徒。又有仁內義外之說。心學大壞。孟子闢義外之說。而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耳矣。蓋王道息而伯術行。功利之徒。外假天理之近似。以濟其私。而以欺於人曰。天理固如是。不知既無其心矣。而尙何有所謂天理者乎。自是而後。析心與理而爲二。而精一之學亡。世儒之支離。外索於刑名器數之末。以求明其所謂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卽物理。初無假於外也。佛老之空虛。遺棄其人倫事物之常。以求明其所謂吾心者。而不知物理卽吾心。不可得而遺也。至宋周程二子。始復追尋孔孟之宗。而有無極而太極。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之說。動亦定。靜亦定。無內外。無將迎之論。庶幾精一之旨矣。自是而後。有象山陸氏。雖其純粹和平。若不逮於二子。而簡易直截。真有以接孟氏之傳。其議論開闔。時有異者。乃其氣質意見之殊。而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而已。故吾嘗斷以陸氏之學。孟氏之學也。而世之議者。以其嘗與晦翁之有同異。而遂詆以爲禪。夫禪之說。棄人倫。遺物理。而要其歸極。不可以爲天下國家。苟陸氏之學。而果若是也。乃所以爲禪也。今禪之說。與陸氏之說。孟氏之說。其書具存。學者苟取而觀之。其是非同異。當有不待於辯說者。而顧一倡羣和。剿說雷同。如矮人之觀場。莫知悲笑之所自。豈非貴耳賤目。不得於言。而勿求諸心者之過歟。夫是非同異。每起於人持勝心。便舊習而是已見。故勝心舊習之爲患。賢者不免焉。撫守李茂元將重刻象山文集。而請予一言爲之序。予何所容言哉。惟讀先生之文者。務求諸心。而無以舊習已見先焉。則糠粃精鑿之美惡。入口而知之矣。



正德辛巳七月朔陽明山人王守仁書。

## 象山先生文集序

天有北辰。而衆星共焉。地有泰岳。而衆山宗焉。人有師表。而後學歸焉。象山先生。其學者之北辰泰岳與。自始知學。講求大道。弗得弗措。久而寢明。又久而大明。此心此理。貫通融會。美在其中。不勞外索。揭諸當世。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心之本真。未嘗不善。有不善者。非其初然也。孟子嘗言之矣。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得我而爲之。此之謂失其本心。其言昭晰如是。而學者不能深信。謂道爲隱。而不知其著。謂道爲邈。而不知其近。求之愈過。愈湮鬱。至先生始大發之。如指迷塗。如藥久病。迷者悟。病者愈。不越於日用之間。而本心在是矣。學者親承師訓。向也跂望聖賢。若千萬里之隔。今乃知與我同本。培之溉之。皆足以敷榮茂遂。豈不深可慶哉。嗚呼。先生之惠後學弘矣。先生之言。悉由此出。上而啓沃君心。下而切磨同志。又下而開曉黎庶。及其他雜然著述。皆此心也。儒釋之所以分。義利之所由別。剖析至精。如辨白黑。遏俗學之橫流。援天下於旣溺。吾道之紜盟。不在茲乎。變識先生於行都。親博約者屢矣。或竟日以至夜分。未嘗見其少有昏怠之色。表裏清明。神采照映。得諸觀感。鄙吝已消。矧復警策之言。字字切己。與先生之歿。餘二十年。遺言炳炳。精神猶在。敬而觀之。心形俱肅。若親炙然。臨汝嘗刊行矣。尙多缺略。先生之子持之伯微。哀而益之。合三十二卷。今爲刊於倉司。流布寢廣。書滿天下。而精神亦無不徧。言近而指遠。雖使古人復生。莫之能易。嗚呼。茲其所以爲後學之師表與。先生諱九淵。字子靜。撫州金谿人。嘗講學於貴溪象山。學者尊爲象山先生云。嘉定五年九月戊申。門人四明袁燾書。

## 象山先生全集序

有宋撫州金谿陸先生。字子靜。嘗居貴溪之象山。四方學者畢至。尊稱之曰象山先生。先生冢嗣持之。字伯微。集

先生遺言爲二十八卷。又外集六卷。命簡爲之序。簡自主富陽簿時。已受教於先生。因言忽覺澄然清明。應用無方。動靜一體。乃知此心本靈。本神。本明。本廣大。本變化無方。奚獨簡心如此。舉天下萬世人心皆如此。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大戴記孔子之言。謂忠信爲大道。忠者忠實。信者誠信。不詐僞。而先儒求之過。求諸幽深。故反不知道。孔子又名大道曰中庸。庸者常也。日用平常也。孟子亦謂徐行後長。卽堯舜之道。又謂以羊易牛之心。足以王。先生諄諄爲學者剖白斯旨。深切著明。而學子領會者寡。簡不自揆度。致少致輔翼之力。專敍如右。開禧元年夏六月乙卯。門人四明楊簡敬書。

## 象山集序

聖人之言。淵然無朕。其涵也。而有觸卽動。其應也。佛氏語其涵者。圓明微妙。而祕之以爲奇。俗學卽其應者。粧綴繳繞。而離之以爲博。要之不能無所近。而亦卒不可入。何者。其不能無所近者。緣於心。而卒不可入者。遠於體也。聖人者。不獨語其涵。懼人之求於微。而不獨語其應。懼人之求於迹。故哀與欽者。心之體也。見廟與墓而興者。其應也。體無所不具。則無所不感。無所不感。則無所不應。因其應而爲之文。於是乎有哭。辨衰素之等。俎豆璧帛之儀。儀立而其心達。而儀非心也。此所以爲聖人之學也。佛氏則從其應。而逆之以歸於無。曰。墓與廟。哀與敬。皆妄也。而性則離是。而亦不離於是者也。俗學者非之曰。此有也。則從而煩其名數。深其辨博。而以爲非是。則無循也。然不知泯感與應者。旣以玄遠空寂爲性。而其溺於名數辨博者。又詳其末而忘其所以然。予故曰。禪與俗。卒不可入者。皆遠於體也。聖人之言。心。詳於宋儒。最後象山陸氏出。盡去世之所謂繳繞者。而直指吾人之應心。曰。見虛墓哀而宗廟欽者。心也。辨此心之真僞。而聖學在是矣。其於致力之功。雖爲稍徑。而於感應之全。則指之甚明。而俗學以爲是禪也。其所未及者。名數辨博也。嗟乎。象山指其應者。使人求其涵也。佛氏逆其應於無。而象山指其迹於應。以是爲禪。然則爲聖人者。其必在名數辨博乎。以儀爲心。予惡夫哀欽之無從也。是集刻於金谿。而

歲久漫漶。德安吉陽何先生撫江西之明年。不闡理學。以淑士類。乃改刻焉。而命沐爲序。辭不獲。因取象山言之粹者。據而證之。世之知者。果有取焉。則禪俗與儒之界。將昭然若指掌。而象山氏之學。可知也已。

大明嘉靖四十年歲次辛酉五月吉賜進士出身中奉大夫江西布政司右布政使前奉勅提督江廣兩省學政刑部郎臨海後學王宗沐撰。

嘉靖癸丑三月。宗沐既刻朱子大全私抄。而稍論次朱陸二氏異同之大略。以附於書間。以請於兩廣巡按侍御王公曰。朱書備矣。陸氏書。粵之士有終身不及見者。其圖並存之。已而廣西巡按侍御陳公始至。以請曰。並刻以示二三子。吾道之幸也。其亟圖之。宗沐乃更錄象山先生書文語錄論學者。釐爲六卷。冠以慈湖陽明二先生之序刻焉。既成。進粵之士而告之曰。二先生任道開來之功。傳四百年於茲。其微言奧旨。固已具於二書。苟能玩味而深繹之。而不惟習見。則其旨歸之所在者。可釋然而無疑矣。夫原於天地以立極。而通於古今以常行者。道之致一。而不可容或貳也。質有偏重。而見有早晚。當會其未備。而銷其未融者。學之相成。而不可獨執也。二先生偶以其一時之見。相與校訂。是亦不過朋友切磋之心。而後世遂分別之。攘斥之。使不得並係於孔氏之徒焉。則夫乃采聲遺實。而責之太深矣乎。故自今言之。以彌綸宇宙爲己分。而以繼往開來爲立心。以沉迷訓詁爲支離。而以辨別義利爲關鑰。本之於收放心。以開其端。極之於充四端。以致其力。由於盡心知性。而達於禮樂政刑。此象山先生之學之大也。備觀先生之書。而更合之於朱子。得其所以同。辨其所以異。則知道無不合。而言各有指。然後指之爲俗與禪者。皆可得而論其概矣。昔者子貢以孔子爲多學而識。而孔子教之曰。非也。予一以貫之。比其患言之多也。則他日又曰。予欲無言。聞見爲知之次者。皆孔子之家法也。至於禪學之旨。其自私爲己。與絕人倫類。以求免生死。誠爲異端。固聖世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但其所以爲教。固以爲實際理地。不染一塵。而佛事門中。不舍一法。心含萬象。徧周法界。融會精粗。而至於十地五乘四教三藏傳述之多。亦未嘗專以着空爲修證者也。夫陸子之所指以示人者。既爲孔子之所嘗是。而世之所以怒陸子。而

夷之爲空者。又釋氏之所本非。然則陸子之學。謂其立論。容有未瑩則可。而遽埒之於禪。是何異譎獄者。不見兩造。不求情實。而但以前人之判其牘也。而遂斷焉。夫庸無有枉濫於其間乎。顧二先生之所以致是者。起於無極二字之辨。夫二字之輕重。未足以係斯道之絕續也。若以爲果道之所在。而不可不辨。則孔子之書。如首章時習二字。其所當講。雖汗牛充棟。猶未可了。而無極二字不明。胡不且置。而遽若是紛紛乎。此則二先生早年未定之事。而陸子不執文字之教於此。亦稍自背馳。而愚猶憾其執之不固也。而論者乃更以爲禪乎。嗟夫。道非朱陸之所得專。卽今而爭焉。而斥焉。於二先生無加損也。而獨怪夫學絕道喪。門戶之多。而黨伐之衆。則言多而道益晦。此任道之士。所爲懼而不敢安也。六經之作。本以明道。然聖人於易。則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孟子曰。臣弑君。子弑父。孔子懼。作春秋。然則易與春秋。固以憂患與亂賊爾。苟無是焉。易春秋不作也。後之有言者。其果有不得已焉者乎。而後之求之文字者。其果皆得夫作者之意乎。訓詁馳騁之煩。辯說爭競之衆。誠可哀痛。而先覺之士。亦嘗有起而闢之。而卒不能有所撲息者。何哉。蓋其所以爲此者。有本有源。本源之地。未能拔而塞之。則朱陸之旨。雖明。而其沿習沉痾之蔽。未能或破。宜其流之靡。而莫或救也。愚請得借禪以明之。瞿曇之宗。其始以生死禍福之說。濟其必行。是以習聞其說者。皆抱必得之志而來。雖狂夫悍卒。皆能舍其舊。而從於寂寞孤苦之鄉。甚或面壁投崖。刎身燃指。而不悔者。其志誠切。而其事誠專也。而尙安暇於言乎。雖其事誠戾於聖教。而在其宗門。則固爲忠信篤敬之徒矣。後世之言學者。初本非有求爲聖賢之志。因循前卻。與習相成。甚或姑以是而息其馳驟之倦。則其心以爲詞說之不博。而記聞之不多。則其言不行。而其上焉者。始畢其力於訓註涉獵。以求爲功果。朝移暮易。而於所謂痛切身心者。宜其番有所遺而不及矣。此則立志之過也。爲佛者。其說誠冥莫迂遠。而其爲事。則未嘗苟也。付法傳衣。登壇說法。號稱具眼。以續其師者。必其真證而自得焉。而猶或不敢當也。後世之言學者。實則不至。而急於立說。則固有窺之未精。而見之未定者。固已遂爲人人之所傳矣。雖其或旋覺於未妥。甚或自悔於晚年。而其書遂行。已不可改。則其言之多也。雖其本意。尙有

未慊。而況概之於聖人之道乎。此則立言之過也。夫佛者。屏除翳障。獨懼有我增慢之病。比於貪淫。而強附宗言。謂之毀謗。其於執着是己之戒。若是乎其嚴也。今學者之論。誠有智者之失矣。有愚者之得矣。苟其言之是。而足以相濟也。則蕝蕝鄙鄙夫。固當兼取。以從於是。而乃有勝心焉。或原以偏倚而執之堅。或恥於相屈而必其勝。甚或分門異戶。又從而藩籬焉。則亦無怪乎其言之多。而說之激矣。此則勝心之過也。凡是三者。相因爲病。所謂本原。沉錮纏綿。雖有特出之才。一入其中。足起足陷。未能自拔。則文字訓解。縱其燁然。譬之古人畫蛇添足。而今更爲之鱗爪也。粉飾彌工。去真彌遠。凡若是者。質之於禪。曾有不若。此孟子所謂五穀不如莠稗。而孔子思欲居九夷也。道之不明。非吾黨之過。而誰執其咎乎。沐之庸下。學不知方。以嘗讀二先生之書。而反思焉。於其離合異同之際。稍得一二。而因以知言之多者。則道轉晦。故今與二三子之所從事者。必其有求爲聖賢之志。而又有取善於人之心。務礪其粗。務濬其壅。必不得已。而後言焉。言以鳴道。而非以鬥靡也。必有所主。而後求之文字焉。文字以證其精。而非以執泥也。而凡其畔援之說。舉不得入於其中。則久之必有舍筏濟岸之日。而二先生之學。庶乎可續其緒矣。此則二公任道嘉惠之志。粵之士。其知所以敬承之乎。陳公諱善治。蜀之巴縣人。王公諱紹元。楚之金谿人。嘉靖癸丑十二月吉。臨海後學王宗沐謹識。

# 附錄少湖徐先生學則辯

華亭少湖徐階著

## 學則辯

某既編學則成。朋友之相詰難者。或引存養格致。以爲尊德性道問學。不可合爲一事。或引學問思辯篤行。以爲必先道問學。而後可及於尊德性。又或謂晦庵象山兩夫子。均之爲聖人之徒。但其入門。則有不可強而同者。其說雖殊。然要皆不究夫學之所以爲學。故必認以爲二。而不能信其一也。夫學。尊德性而已矣。問也者。問此者也。學也者。學此者也。遺此之謂禪。離此之謂訓詁。故尊德性者。君子之所主。以爲問學者也。問學者。君子之所由。以尊德性者也。舍問學而求尊德性。則德性不可得而尊。舍尊德性而求道問學。則亦不復有所謂問學之事。此尊德性道問學所以爲一。而非可以存養格致。分屬並言者也。且存養。非他也。存其所格之理焉耳。格致。非他也。格其所存之理焉耳。存也。格也。其功無二用也。是乃所謂問學。而君子所由以尊德性者也。如必析尊德性以屬存養。析道問學以屬格致。而謂尊德性之功。別有出乎問學之外。則中庸首章之獨言戒懼。於義既不免有所遺。而大學之格物致知。乃徒爲博物洽聞之具。而非所以致誠正修齊之實矣。此豈獨不知尊德性道問學。亦豈識所謂存養格致哉。乃若學問思辯篤行。其所謂博學者。非闕略於踐履。而徒務博其見聞。及其既博。然後漸次收拾。以付之於行也。蓋君子修身踐行。既無所不用其學矣。其或學而有疑。則問之之審。問而未有得。則思之之慎。思而猶未能了。然於其心則辯之之明。辯之既明。則益敦行之而弗怠。是所謂篤行者。乃取博與篤兩義。相對而言。非所以爲先後之次也。然則道問學尊德性。不可以分先後明矣。至謂兩夫子入門異。而均之爲聖人之徒。則又有可言者。夫君子由學以入聖。猶人由門以入室。今指尊德性道問學爲兩門矣。然而聖之所以爲聖。踐形盡性之外。無他事也。則尊德性道問學。室一而已。門亦一而已。安得有異入乎。凡某所以斷兩夫子之同者。固慨夫世

之人。舉其訓詁之陋。妄自托於朱子。而詆陸爲禪。舉其空寂之謬。妄自托於陸子。而詆朱爲俗也。今日均之爲聖人之徒。則某之所爭者。固已得矣。又何異之足言哉。大抵子思此章。其辭旨本自曉白。蓋不徒曰尊德性。而必繼之以道問學。則可見功夫之有在。而爲尊德性者。所不能遺。不徒曰道問學。而必先之以尊德性。則可見主本之有定。而爲道問學者。所不能外。不徒曰尊德性道問學。而必合之。以而之一字。則可見其爲一事。而非耦立並行者之可倫。是故尊德性道問學。一也。朱子世以爲專道問學。而其言必主於尊德性。陸子世以爲專尊德性。而其言不遺夫道問學。此兩夫子所以同也。學者苟反身以究夫學之不容二。而又虛心以觀兩夫子之言。則可無疑於紛紛之說矣。

右學則辯華亭少湖徐公所作也。辯朱陸二夫子之學。同歸一致。不容有毫髮之疑矣。今因補刻象山全集。附刻是辯。俾求象山之學者則焉。荆門州儒學正閔尤溪廖恕謹識。

嘉靖己未秋九月吉旦。

# 象山先生全集目錄

## 卷一 書

與邵叔誼	一
與曾宅之	二
與胡季隨二	五
與趙監二	六
與鄧文範二	七
與姪孫濬	八
與李省幹二	九
卷一一 書	
與王順伯二	一〇
與朱元晦三	一四
與吳顯仲二	二一
卷二一 書	
與童伯虞	二一
與劉深甫	二二
與張輔之三	二三
與曹挺之	二五

## 卷四 書

與曹立之二	二五
與黃日新	二八
與黃元吉	二八
與喬德占	二九
與諸葛受之	二九
見李德遠	三〇
得解見提舉	三〇
得解見權郡	三〇
得解見通判	三一
與諸葛誠之三	三一
與王德修	三三
與劉淳叟二	三四
與趙宰	三六
與胡達材二	三六
與潘文叔	三七
與彭世昌	三七



與曾敬之……………三八

與符舜功三……………三八

與符復仲……………三九

與周廉夫……………三九

卷五 書

與呂伯恭……………三九

與呂子約……………四〇

與戴少望……………四〇

與舒西美……………四一

與高應朝……………四一

與楊敬仲二……………四二

與項平甫……………四二

與舒元賓……………四三

與徐子誼二……………四三

與趙子直……………四五

與辛幼安……………四六

卷六 書

與傅全美二……………四八

與傅子淵三……………四九

與傅聖謨三……………五〇

與包詳道七……………五二

與包顯道二……………五五

與包敏道四……………五六

與吳伯頤……………五七

與吳仲詩……………五七

與吳叔有……………五八

卷七 書

與勾熙載……………五八

與彭子壽……………五九

與邵中孚……………五九

與顏子堅……………六〇

與張季忠……………六〇

與胥必先……………六一

與朱元晦……………六一

與吳仲良……………六二

與詹子南三……………六二

與陳倅二……………六三

與包顯道四……………六五

與周元忠……………六六

與蘇宰……………六七

與程帥……………六七

### 卷八 書

與張春卿……………六八

與宋漕……………六八

與陳教授……………六九

與趙推……………七一

與蘇宰三……………七二

### 卷九 書

與王謙仲……………七六

與錢伯同……………七八

與楊守三……………七九

與黃監……………八〇

與林叔虎……………八一

與陳君舉……………八二

### 卷十 書

與李成之二……………八二

與應仲寔……………八三

與張季海二……………八三

與張元鼎……………八四

與黃康年……………八五

與胡無相……………八五

與朱益叔……………八五

與路彥彬……………八五

與涂任伯……………八六

與董元錫……………八六

與倪濟甫……………八七

與黃彥文……………八七

與劉志甫……………八七

與邵叔誼……………八七

與江德功……………八八

與曾宅之……………八八

與周元忠……………八九

與詹子南二……………八九

與吳顯仲……………九〇

### 卷十一 書

與朱濟道三……………九〇

與吳子嗣八……………九一

與傅季魯……………九四

與陳宰二……………九四

與李宰二……………九四

與趙景昭……………九六

與王順伯二……………九六

與尤延之……………九八

與豐宅之……………九九

卷十一 書

與趙然道四……………九九

與趙詠道四……………一〇一

與陳正己二……………一〇三

與張誠子……………一〇四

與張輔之……………一〇四

與饒壽翁七……………一〇五

與倪九成……………一〇七

與張季悅二……………一〇七

與劉伯協二……………一〇八

與黃循中二……………一〇九

卷十二 書

與郭邦逸……………一〇九

與郭邦瑞……………一一〇

與李信仲……………一一〇

與潘文叔……………一一一

與朱子淵三……………一一一

與薛象先……………一一三

與羅春伯……………一一三

與鄭溥之……………一一四

與馮傳之……………一一五

與朱元晦二……………一一五

卷十四 書

與包詳道……………一一六

與包敏道二……………一一六

與嚴泰伯三……………一一七

與傅子淵……………一一八

與羅章夫……………一一八

與廖幼卿……………一一八

與傅齊賢……………一一九

與晉必先三	一一九
與蔡公辯	一一九
與張德清	一一〇
與高應朝	一一〇
與姪孫濬四	一一一

卷十五 書

與陶贊仲二	一一三
與孫季和	一一五
與唐司法	一一五
與傅克明	一二六
與章茂獻	一二六
與羅春伯	一二六
與薛象先二	一二七
與朱子淵	一二八
與劉漕	一二九
與吳斗南	一二九

卷十六 書

與章德茂五	一二九
與張元善二	一三三

卷十七 書

與張監二	一三六
與豐叔賈	一三八
與鄧文範	一三八
與致政兄	一三九
與張伯信	一四〇
與似清	一四〇
與沈宰二	一四〇

卷十八 奏表

刪定官輪對劄子五	一四一
荆門到任謝表	一四三
與廟堂乞築城劄子	一四四

卷十九 記

敬齋記	一四五
宜章縣學記	一四五
荆國王文公祠堂記	一四七
經德堂記	一五〇
貴溪重修縣學記	一五一
武陵縣學記	一五二

本齋記……………一五三

臨川簿廳壁記……………一五三

卷二十一 序贈

送毛元善序……………一五四

送宜黃何尉序……………一五四

送彭子壽序……………一五五

送楊通老……………一五五

贈吳叔有……………一五五

贈俞文學……………一五六

贈二趙……………一五六

贈僧允懷二……………一五六

贈曾友文……………一五七

贈汪堅老……………一五七

贈丁潤父……………一五七

贈黃舜咨……………一五七

贈汪彥常……………一五八

贈陳晉卿……………一五八

示象山學者……………一五八

贈金谿砌街者……………一五八

贈湯謨舉……………一五八

贈陸唐卿……………一五九

贈踈山益侍者……………一五九

贈劉季蒙……………一五九

題新興寺壁……………一五九

題翠雲寺壁……………一六〇

朱氏子更名字說……………一六〇

二張名字說……………一六一

格矯齋說……………一六一

跋資國寺雄石鎮帖……………一六一

記祚德廟始末……………一六二

鄧文苑求言往中都……………一六二

卷二十一 雜著

易說三……………一六三

易數一張叔樞書一連叔廣書……………一六三

三五以變錯綜其數……………一六五

學說……………一六六

論語說……………一六七

孟子說……………一六八

卷二十一 雜著

史評二 ..... 一六九

雜說 ..... 一七〇

卷二十三 講義

白鹿洞書院講義 ..... 一七四

大學春秋講義 ..... 一七五

荆門軍上元設廳講義 ..... 一八〇

卷二十四 策問

策問十六 ..... 一八三

卷二十五 詩

少時作 ..... 一九二

聞鶯 ..... 一九二

鶯六言 ..... 一九二

晚春出箭溪二首 ..... 一九二

子規六言 ..... 一九二

蟬 ..... 一九二

贈化主 ..... 一九二

踈山道中 ..... 一九二

鵝湖和教授兄韻 ..... 一九三

挽石子重 ..... 一九三

挽張正應 ..... 一九三

和黃司業喜雪 ..... 一九三

游湖分韻得西字 ..... 一九三

和楊廷秀送行 ..... 一九四

送德麟監院歸天童和楊廷秀韻二首 ..... 一九四

送勾熙載赴浙西鹽 ..... 一九四

題慧照寺 ..... 一九四

贈畫梅王文顯 ..... 一九四

簡朱幹叔諸友 ..... 一九四

書劉定夫詩軸 ..... 一九五

玉芝歌 ..... 一九五

卷二十六 祭文

祭呂伯恭文 ..... 一九五

代致政祭姪標之文 ..... 一九六

代教授祭神文 ..... 一九七

石灣祈雨文 ..... 一九七

謝雨文 ..... 一九八

荆門祈雨文 ..... 一九八

望壇謝雨文二……………一九八

東山禱雨文……………一九九

東山刑鵝禱雨文……………一九九

上泉龍潭取水禱雨文……………一九九

卷二十七 行狀

全州教授陸先生行狀……………二〇〇

吳公行狀……………二〇三

卷二十八 墓誌銘

黃氏墓誌銘……………二〇四

張公墓誌……………二〇五

宋故陸公墓誌……………二〇五

黃公墓誌銘……………二〇六

黃夫人墓誌銘……………二〇七

葛致政墓誌銘……………二〇八

吳伯顛墓誌……………二一〇

陸修職墓表……………二一〇

卷二十九 程文

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

不伐德博而化解試……………二二二

黃裳元吉黃離元吉……………二二四

使民宜之……………二二五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

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省試……………二二六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二二七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二二八

卷三十 程文

孝文大功數十論……………二二九

天地之性人為貴論……………二二〇

智者術之原論……………二二一

房杜謀斷如何論……………二二三

劉晏知取子論……………二二四

政之寬猛孰先論……………二二六

常勝之道曰柔論……………二二九

卷三十一 程文

問制科解試……………二三一

料敵解試……………二三二

問賑濟解試……………二三三

問唐取民制兵建官省試……………二三三

問德仁功利省試	二三五
問漢文武之治省試	二三五
<b>卷三十一 拾遺</b>	

好學近乎智	二三六
學問求放心	二三七
主忠信	二三七
毋友不如己者	二三八
人不可以無恥	二三九
思則得之	二三九
君子喻於義	二三九
求則得之	二四〇
里仁爲美	二四〇
則以學文	二四〇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二四〇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	二四一
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於乃心	二四一

養心莫善於寡欲	二四一
取二三策而已矣	二四二
保民而王	二四三
續書何始於漢	二四三
策	二四四

**卷三十三 諡議**

文安諡議孔燁撰	二四五
覆諡丁端祖撰	二四六
象山先生行狀楊簡述	二四七

**卷三十四 語錄**

語錄	二五一
----	-----

**卷三十五 語錄**

語錄	二七八
----	-----

**卷三十六 年譜**

年譜	三一四
----	-----



# 象山先生全集

## 卷一 書

### 與邵叔誼

前日竊聞。嘗以夫子所論齊景公伯夷叔齊之說。斷命以祛俗惑。至今嘆服。不能弭忘。笑談之間。度越如此。輔之切磋。何可當也。充其所見。推其所爲。勿怠勿畫。益著益察。日躋於純一之地。是所望於君子。夷齊未足言也。此天之所以予我者。非由外鑠我也。思則得之。得此者也。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積善者。積此者也。集義者。集此者也。知德者。知此者也。進德者。進此者也。同此之謂同德。異此之謂異端。心逸日休。心勞日拙。德僞之辨也。豈唯辨諸其身。人之賢否。書之正僞。舉將不逃於此矣。自有諸己。至於大而化之。其寬裕溫柔。足以有容。發強剛毅。足以有執。齊莊中正。足以有敬。文理密察。足以有別。增加馴積。水漸木升。固月異而歲不同。然由萌蘖之生。而至於枝葉扶疎。由源泉混混。而至於放乎四海。豈二物哉。中庸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又曰。其爲物不二。此之謂也。學問固無窮已。然端緒得失。則當早辨。是非向背。可以立決。顏子之好學。夫子實亟稱之。而未見其止。蓋惜之於既亡。其後曾子。亦無疑於夫子之道。然且謂爲魯。在柴愚師辟之間。素所蓄積。又安敢望顏子哉。曾之於顏。顏之於夫子。固自有次第。然而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雖夫子不能逃於曾子矣。豈唯曾子哉。君子之道。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唐周之時。康衢擊壤之民。中林施置之夫。亦帝堯文王所不能逃也。故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病其自暴自棄。則爲之發四端。曰。人之有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夫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此復之初也。鈞是人也。己私安有不可克者。顧不能自知其非。則不知自克耳。王澤之竭。利欲日熾。先覺不作。民心橫奔。浮文異端。轉相熒惑。往聖語言。徒爲藩飾。而爲機變之巧者。又復魍魎魍魎。

其間恥非其恥。而恥心亡矣。今謂之學問思辨。而於此不能深切著明。依憑空言。傳著意見。增疣益贅。助勝崇私。重其狷忿。長其負恃。蒙蔽至理。扞格至言。自以爲是。沒世不復。此其爲罪。浮於自暴自棄之人矣。此人之過。其初甚小。其後乃大人之救之。其初則易。其後則難。亦其勢然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於其端緒。知之不至。悉精畢力。求多於末。溝澮皆盈。涸可立待。要之其終。本末俱失。夫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後世恥一物之不知者。亦恥非其恥矣。人情物理之變。何可勝窮。若其標末。雖古聖人不能盡知也。稷之不能審於八音。夔之不能詳於五種。可以理揆。夫子之聖。自以少賤而多能。然稼不如老農。圃不如老圃。雖其老於論道。亦曰學而不厭。啓助之益。需於後學。伏羲之時。未有堯之文章。唐虞之時。未有成周之禮樂。非伏羲之智不如堯。而堯舜之智不如周公。古之聖賢更續。緝熙之際。尙可考也。學未知至。自用其私者。乃至於亂原委之倫。顛萌蘖之序。窮年卒歲。靡所底麗。猶焦焦然思以易天下。豈不謬哉。

## 與曾宅之

曩蒙訪逮。切磋未究。足下以親庭之命。不能留。臨別有來歲相過之約。日望書劍至止。竟墮渺茫。何耶。某自去年春尾。在山間。聞猶子樵之之計。以歸。內外撫棺視窆之役。相尋以卒歲。近者始得復至山房。山間泉石頗多。適值瀑流方壯。噴玉湧雪。處處爭奇。經年之別。不容不遍撫勞之。旁郡朋友。往往輳集。應酬殊不少暇。頗復勞勩。既而霖霖不解。遂以感疾。山間不便醫藥。扶病出山。半山遇盛价致書。越數日抵家。病又增劇。比日少甦。始得發視。氣力倦憊。又未能作復。稽留盛价。惶恐示諭。與章太博問答。其義甚正。其前述某之說。又自撥據反覆。此則是足下病處。所述某之言。亦失其實。記錄人言語極難。非心通意解。往往多不得其實。前輩多戒門人。無妄錄其語言。爲其不能通解。乃自以己意聽之。必失其實也。相去之遠。不得面言。不若將平時書問。與所作文字。講習稽考。差有據依。若據此爲辨。則有案底。不至大訛舛也。且如存誠持敬。二語自不同。豈可合說。存誠字。於古有考。持敬字。乃後來杜撰。易曰。閑邪存其誠。孟子曰。存其心。某舊亦嘗以存名齋。孟子曰。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又曰。其爲人也寡。

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只存一字。自可使人明得此理。此理本天所以與我。非由外鑠。明得此理。卽是主宰。眞能爲主。則外物不能移。邪說不能惑。所病於吾友者。正謂此理不明。內無所主。一向縈絆於浮論虛說。終日只依藉外說以爲主。天之所與我者。反爲客。主客倒置。迷而不反。惑而不解。坦然明白之理。可使婦人童子聽之而喻。勤學之士。反爲之迷惑。自爲支離之說。以自縈纏。窮年卒歲。靡所底麗。豈不重可憐哉。使生在治古盛時。蒙被先聖王之澤。必無此病。惟其生於後世。學絕道喪。異端邪說。充塞彌滿。遂使有志之士。罹此患害。乃與世間凡庸恣情縱欲之人。均其陷溺。此豈非以學術殺天下哉。後世言易者。以爲易道至幽至深。學者皆不敢輕言。然聖人贊易。則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夫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不爲耳。又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又曰。人之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又曰。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古聖賢之言。大抵若合符節。蓋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當歸一。精義無二。此心此理。實不容有二。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又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如是則爲仁。反是則爲不仁。仁。卽此心也。此理也。求則得之。得此理也。先知者。知此理也。先覺者。覺此理也。愛其親者。此理也。敬其兄者。此理也。見孺子將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者。此理也。可羞之事。則羞之。可惡之事。則惡之者。此理也。是知其爲是。非知其爲非。此理也。宜辭而辭。宜遜而遜者。此理也。敬。此理也。義。亦此理也。內。此理也。外。亦此理也。故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孟子曰。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此天之所與我者。我固有之。非由外鑠我也。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吾之本心也。所謂安宅正路者。此也。所謂廣居正位大道者。此也。古人自得之。故

有其實。言理則是實理。言事則是實事。德則實德。行則實行。吾與晦翁書。所謂古人質實。不尙智巧。言論未詳。事實先著。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所謂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以其事實。覺其事實。故言卽其事。事卽其言。所謂言顧行。行顧言。周道之衰。文貌日勝。事實湮於意見。典訓蕪於辨說。揣量模寫之工。依倣假借之似。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習熟足以自安。以子貢之達。又得夫子而師承之。尙不免此。多學而識之之見。非夫子叩之。彼固晏然而無疑。先行之訓。予欲無言之訓。所以覺之者屢矣。而終不悟。夫子旣歿。其傳固在曾子。蓋可觀矣。況其不工不似。不足以自信。不足以自安者乎。雖然。彼其工且似。足以自信。足以自安。則有終身不反之患。有不可救藥之勢。乃若未工未似。未足以自信。未足以自安。則舍其邪而歸於正。猶易爲力也。來書蕩而無歸之說。大謬。今足下終日依靠人言語。又未有定論。如在逆旅。乃所謂無所歸。今使足下復其本心。居安宅。由正路。立正位。行大道。乃反爲無所歸。足下之不智。亦甚矣。今己私未克之人。如在陷穽。如在荆棘。如在泥塗。如在囹圄械繫之中。見先知先覺。其言廣大高明。與己不類。反疑恐一旦如此。則無所歸。不亦鄙哉。不亦謬哉。不知此。乃是廣居正位大道。欲得所歸。何以易此。欲有所主。何以易此。今拘攣舊習。不肯棄捨。乃狃其狹而懼於廣。狃其邪而懼於正。狃其小而懼於大。尙得爲智乎。夫子曰。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古之所謂小人儒者。亦不過依據末節細行以自律。未至如今人有如許浮論虛說。謬悠無根之甚。夫子猶以爲門人之戒。又況如今日謬悠無根。而可安乎。吾友能棄去謬習。復其本心。使此一陽爲主於內。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無終日之間。而違於是。此乃所謂有事焉。乃所謂勿忘。乃所謂敬。果能不替不息。乃是積善。乃是積義。乃是善養浩然之氣。眞能如此。則不愧古人。其引用經語。乃是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則不爲侮聖言矣。今終日營營。如無根之木。無源之水。有採摘汲引之勞。而盈涸榮枯無常。豈所謂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者哉。終日簸弄經語。以自傳益。眞所謂侮聖言者矣。書言日嚴。祇敬六德。又言文王之敬忌。又曰。罔不克敬。典詩言敬天之渝。又言敬之敬之。又言聖敬日躋。論語言敬事而信。又言修己以敬。孟子言敬王敬兄。未嘗有言持敬者。觀此二字。可見其不明道矣。吾與足下言者。必因足下之及。

此而後言其旨。只欲足下知古人事實。而不累於無根之說。足下謂得此說而思之。足下以此爲說。其不明吾言甚矣。宜其不能記憶。附以己意。而失其本真也。又如脫灑二字。亦不正。足下何不言吾之見邪。不如古人之見正。吾之說虛。不如古人之說實。如此自訟。則有省發之理。若只管從脫灑等處思之。終不能得其正。此理甚明。具在人心。足下不幸。受蔽於謬妄之習。今日乃費人許多氣力。此事若不明白。不應安安而居。遲遲而來。病倦不能隱括文辭。使之簡約。信手直書大概。幸三復而頓棄其舊。則當知聖賢之言。真不我欺也。

### 與胡季隨

辛丑之春。在南康。見所與晦菴書。深服邁往。丙午之夏。吳山廨舍。相從越月。以識面爲喜。以款集爲幸。然區區之懷。終不能孚達於左右。每用自愧。大學言明明德之序。先於致知。孟子言誠身之道。在於明善。今善之未明。知之未至。而循誦習傳。陰儲密積。塵身以從事。喻諸登山而陷谷。愈入而愈深。適越而北轅。愈驚而愈遠。不知開端發足。大指之非。而日與澤虞燕賈課遠近。計枉直於其間。是必沒身於大澤。窮老於幽都而已。來書所舉。某與元晦論太極書。辭皆至理。誠言左右。能徹私去蔽。當無疑於此矣。不然。今之爲欣厭者。皆其私也。豈可遽操以爲驗。稽以爲決哉。

### 二

王文公祀記。乃是斷百餘年未了底大公案。自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餘子未嘗學問。安肆指議。此無足多怪。同志之士。猶或未能盡察。此良可慨嘆。足下獨謂使荆公復生。亦將無以自解。精識如此。吾道之幸。傅項黃三士。人品固有不同。其爲學亦不相似。若望其致知明善。雖子淵亦不能無離索之患。元吉今在此。雖稍若知過。要未特達。學者之難得。所從來久矣。道不遠人。人自遠之耳。人心不能無蒙蔽。蒙蔽之未徹。則日以陷溺。諸子百家。往往以聖賢自期。仁義道德自命。然其所以卒畔於皇極。而不能自拔者。蓋蒙蔽而不自覺。陷溺而不自知耳。顏子之賢。夫子所屢歎。氣質之美。固絕人甚遠。子貢非能知顏子者。然亦自知非儔偶。論語所載。顏淵喟然之嘆。當在問

仁之前。爲邦之間。當在問仁之後。請事斯語之時。乃其知之始至。善之始明時也。以顏子之賢。雖其知之未至。善之未明。亦必不至有聲色貨利之累。忿狠縱肆之失。夫子答其問仁。乃有克己復禮之說。所謂己私者。非必如常人所見之過惡。而後爲己私也。己之未克。雖自命以仁義道德。自期以可至聖賢之地者。皆其私也。顏子之所以異乎衆人者。爲其不安乎此。極鑽仰之力。而不能自己。故卒能踐克己復禮之言。而知遂以至。善遂以明也。若子貢之明達。固居游夏之右。見禮知政聞樂知德之識。絕凡民遠矣。從夫子游。如彼其久。尊信夫子之道。如彼其至。夫子既沒。其傳乃不在子貢。顧在曾子。私見之錮人。難於自知如此。曾子得之以魯。子貢失之以達。天德已見。消長之驗。莫著於此矣。學問之初。切磋之次。必有自疑之兆。及其至也。必有自克之實。此古人物格知至之功也。己實未能自克。而不以自疑。方憑之以決是非。定可否。縱其標末。如子貢之屢中。適重夫子之憂耳。況又未能也。物則所在。非達天德。未易輕言也。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三子之智。蓋其英爽。足以有所精別。異乎陳子禽叔孫叔之流耳。若責之以大智。望之以真知聖人。非其任也。顏子請事斯語之後。真知聖人矣。曾子雖未及顏子。若其真知聖人。則與顏子同學。未知止。則其知必不能至。知之未至。聖賢地位。未易輕言也。何時合并。以究此理。

## 與趙監

垂諭新工。尤慰勤企。道塞宇宙。非有所隱遁。在天曰陰陽。在地曰柔剛。在人曰仁義。故仁義者。人之本心也。孟子曰。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又曰。我固有之。非由外鑠我也。愚不肖者不及焉。則蔽於物欲。而失其本心。賢者智者過之。則蔽於意見。而失其本心。故易大傳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狗物欲者。旣馳而不知止。狗意見者。又馳而不知止。故道在邇而求之遠。事在易而求之難。道豈遠而事豈難。意見不實。自作艱難耳。深知其非。則蔽解惑去。而得所止矣。道本自若。豈如以手取物。必有得於外。然後

爲得哉。鄧丞於此。深知端緒。幸與進而圖之。

二

社倉事。自元晦建請。幾年於此矣。有司不復掛之牆壁。遠方至無知者。某在勅局時。因編寬恤詔令。得見此文。與同官咨歎者累日。遂編入廣賑卹門。今乃得執事發明之。此梭山兄所以樂就下風也。其間瑣細。敢不自竭。需公移之至。續得布稟。道外無事。事外無道。向嘗以智愚賢不肖。過不及之說。布復想洞然無疑於此矣。詩稱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康衢之歌。堯亦不過如此。論語之稱舜禹曰。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人能知與焉之過。無識知之病。則此心炯然。此理坦然。物各付物。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矣。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不然。則作好作惡之私。偏黨反側之患。雖賢者智者。有所未免。中固未易執。和固未易致也。深欲一至函丈。而冗擾未能。輒此薦其區區。尊意以爲何如。幸有以教之。

與鄧文範

昨晚得倉臺書。謂別後稍棄舊而圖新。了然未有所得。殆似寬心了不可得者。此乃欲有所得之心耶。初信欲歸。此意極佳。但能不忘此意。更使深厚。則雖不歸。猶歸也。古人學如不及。尊德樂道。親師求友之心。不啻饑渴。豈虛也哉。是必務實之士。真知不足者。然後能如此也。此與自任私智。好勝爭強。竊近似以爲外飾者。天淵不侔。燕越異鄉。察之不可不精。辨之不可不明。於此不精明。便是不識路頭。終沒於形似。而無所至止。綿蠻黃鳥。止於丘隅。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學不知止。而謂其能慮。能得。吾不信也。人不自知其爲私意私說。而反致疑於知學之士者。亦其勢然也。人誠知止。卽有定論。靜安慮得。乃必然之勢。非可強致之也。此集義所生。與義襲而取之者。所由辨。由仁義行。與行仁義者。所由分。而曾子子夏之勇。孟子告子之不動心。所以背而馳者也。書曰。欽厥止。不知所止。豈能欽厥止哉。又曰。安汝止。不欽厥止。豈能安汝止哉。汝初信問讀易之法。誠知所止。則其於往訓。如歸吾家。而入吾門矣。聞秋試一

中亦爲之喜。試中試不中。有校定無校定。本不足深計。所可喜者。得失之心。未去未釋然耳。此心猶未釋然。則所謂棄舊者。特棄其末。未棄其本也。宜其謂之稍棄。此乃害心之本。非本心也。是所以蔽其本心者也。愚不肖者之蔽。在於物欲。賢者智者之蔽。在於意見。高下汙潔雖不同。其爲蔽理溺心。而不得其正。則一也。然蔽溺在汙下者。往往易解。而患其安焉而不求解。自暴自棄者是也。蔽溺在高潔者。大抵自是而難解。諸子百家是也。今倉臺雖未免有高潔之蔽。然不自是。當不難解矣。復書已啓其端。幸卽求見而究其說。萬一尙且遲回。春晚當爲一行也。

## 二

道喪之久。異端邪說。充塞天下。自非上知。誰能不惑。人之難得。亦其理然也。烏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當其扞格支離。只得精求方略。庶幾或悟耳。

## 與姪孫濬

夏末得汝陳官人到後信。胸襟頓別。辭理明暢。甚爲喜慰。乃知汝質性本不昏滯。獨以不親講益。故爲俗見俗說。牽制埋沒耳。其後二三信。雖是倉卒。終覺不如初信。豈非困於獨學。無朋友之助而然。得失之心未去。則不得。得失之心去。則得之。時文之說未破。則不得。時文之說破。則得之。不惟可使汝日進於學。而無魔祟。因是亦可以解流俗之深惑也。山間近來結廬者甚衆。吾祠祿旣滿。無以爲糧。諸生始聚糧相迎。今方丈前。又成一閣。部勒羣山。氣象益偉。第諸生中。有力者寡。爲此亦良不易。未能多供人耳。今夏更去迭來。常不下百人。若一時俱來。亦未有著處。貴溪宰。甚有政聲。邑人以爲久無此人。其致禮於山間甚厚。屢欲躬至問道。而未果。夏末有復其一書。錄往汝觀之。非虛辭也。道之將墜。自孔孟之生。不能回天而易命。然聖賢豈以其時之如此。而廢其業。墮其志哉。慟哭於顏淵之亡。喟嘆於曾點之志。此豈梏於叢然之形體者。所能知哉。孔氏之轍。環於天下。長沮桀溺。楚狂接輿。負黃植杖之流。刺譏玩慢。見於論語者如此耳。如當時之俗。揆之理勢。則其陵藉侵侮。豈遽止是哉。宋衛陳蔡之間。伐木絕糧之事。則又幾危其身。然其行道之心。豈以此等而爲之衰止。文不在茲。期月而可。此夫子之志也。春秋



之作。殆不得已焉耳。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此又孟子之志也。故曰。當今天下。舍我其誰哉。至所以祛尹士充虞之惑者。其自述。至詳且明。由孟子而來。千有五百餘年之間。以儒名者甚衆。而荀楊王韓獨著。專場蓋代。天下歸之。非止朋遊黨與之私也。若曰。傳堯舜之道。續孔孟之統。則不容以形似假借。天下萬世之公。亦終不可厚誣也。至於近時伊洛諸賢。研道益深。講道益詳。志向之專。踐行之篤。乃漢唐所無有。其所植立成就。可謂盛矣。然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未見其如曾子之能信其皜皜。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未見其如子思之能達其浩浩。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未見其如孟子之長於知言。而有以承三聖也。故道之不明。天下雖有美材厚德。而不能以自成自達。困於聞見之支離。窮年卒歲。而無所至止。若其氣質之不善。志念之不正。而假竊傳會。蠱食蛆長於經傳文字之間者。何可勝道。方今熟爛敗壞。如齊威秦皇之尸。誠有大學之志者。敢不少自強乎。於此有志。於此有勇。於此有立。然後能克己復禮。遜志時敏。真地中有山謙也。不然。則凡爲謙遜者。亦徒爲假竊緣飾。而其實崇私務勝而已。比有一輩沉吟堅忍。以師心。婉變夸毗。以媚世。朝四暮三。以悅衆狙。尤可惡也。不爲此等所眩。則自求多福。何遠之有。道非難知。亦非難行。患人無志耳。及其有志。又患無真實師友。反相眩惑。則爲可惜耳。凡今所以爲汝言者。爲此耳。蔽解惑去。此心此理。我固有之。所謂萬物皆備於我。昔之聖賢。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耳。故曰。周公豈欺我哉。

### 與李省幹

某試吏於此。頗益自信。此學之不可須臾離也。有朋自遠方來。乃所大願。承有意相與切磋乎。此敬延跂俟之。平甫舊相從。恨其端緒未明。未知所以用力。今此又交一臂而去。每爲平甫不滿。此學之不明。千有五百餘年矣。異端充塞。聖經榛蕪。質美志篤者。尤爲可惜。何時共講。以快此懷。未相見間。儻有所疑。以片紙寓諸郵筒可也。

### 二

古先聖賢。無不由學。伏羲尙矣。猶以天地萬物爲師。俯仰遠近。觀取備矣。於是始作八卦。夫子生於晚周。麟遊鳳

藹。出類拔萃。謂天縱之將聖。非溢辭也。然而自謂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中庸稱之。亦曰。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堯舜相繼。以臨天下。而皋陶矢謨其間。曰。朕言惠可底行。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未及下車。訪於箕子。俾陳洪範。高宗曰。台小子。舊學於甘盤。既乃遁於荒野。入宅於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於朕志。若作酒醴。爾爲麴蘖。若作和羹。爾爲鹽梅。人生而不知學。學而不求師。其可乎哉。秦漢以來。學絕道喪。世不復有師。以至於唐。曰師曰弟子云者。反以爲笑。韓退之。柳子厚。猶爲之屢歎。惟本朝理學。遠過漢唐。始復有師道。雖然。學者不求師。與求而不能虛心。不能退聽。此固學者之罪。學者知求師矣。能退聽矣。所以導之者。乃非其道。此則師之罪也。學於夫子者多矣。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固無可疵。外此則有南宮适。宓子賤。漆雕開。近於四子。三人之外。最後出如高子羔。曾子。雖有愚魯之號。其實皆夫子所喜。於二人中。尤屬意於子羔。不幸前夫子而死。不見其所成就。卒之傳夫子之道者。乃在曾子。伯魚死。子思乃夫子適孫。夫子之門人。光燿於當世者甚多。而子思獨師事曾子。則平日夫子爲子思擇師者。可知矣。宰我子貢有若。其才智最高。子夏子游子張。又下一等。然游夏已擅文學之場。而堂堂乎子張。子游。猶以爲難能。其言論足以動人。光華足以燿俗。誠非以愚魯得號者所可比擬。至其傳道授業。不謬於聖人。宰我子貢有若。猶不在此位。況游夏乎。故自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乃得其傳者。外此則不可以言道。居今之時。而尙友方冊。取友當世。亦已難矣。足下求友之意切矣。顧不知迂拙之人。果足以副足下所期否乎。鄙文數篇。錄往幸熟復而審思之。毋徒徇其名。而不察其實。乃所願望。未相見間。或有未當於足下之意者。願索言之。亦惟其是而已矣。愚見所到。固當傾倒。正不必以世俗相期也。

## 卷二 書

與王順伯

去夏遠辱臨存。甚慰積年闊別之懷。執別忽忽。又一歲有半。瞻企不啻渴饑。屢於七七哥書中。蒙寄意之勤。感感。

且知別後所學大進。膏潤沾溉多矣。敬仰之劇。然愚意竊有願訂正於左右者。不敢避澆瀆之罪。大抵學術。有說有實。儒者有儒者之說。老氏有老氏之說。釋氏有釋氏之說。天下之學術衆矣。而大門則此三家也。昔之有是說者。本於有是實。後之求是實者。亦必由是說。故凡學者之欲求其實。則必先習其說。既習之。又有得有不得。有得其實者。有徒得其說。而不得其實者。說之中。又有淺深。有精粗。有偏全。有純駁。實之中。亦有之。凡此皆在其一家之中。而自有辨焉者也。論三家之同異得失。是非而相譏。於得與不得。說與實。與夫淺深精粗。偏全純駁之間。而不知其爲三家之所均有者。則亦非其至者矣。兄前兩與家兄書。大概謂儒釋同。其所以相比配者。蓋所謂均有之者也。某嘗以義利二字判儒釋。又曰公私。其實卽義利也。儒者以人生天地之間。靈於萬物。貴於萬物。與天地並而爲三極。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人而不盡人道。不足與天地並。人有五官。官有其事。於是。有是非得失。於是有教有學。其教之所從立者如此。故曰義曰公。釋氏以人生天地間。有生死。有輪迴。有煩惱。以爲甚苦。而求所以免之。其有得道明悟者。則知本無生死。本無輪迴。本無煩惱。故其言曰。生死事大。如兄所謂菩薩發心者。亦只爲此一大事。其教之所從立者如此。故曰曰曰私。惟義惟公。故經世。惟利惟私。故出世。儒者雖至於無聲無臭。無方無體。皆主於經世。釋氏雖盡未來際。普度之。皆主於出世。今習釋氏者。皆人也。彼既爲人。亦安能盡棄吾儒之仁義。彼雖出家。亦上報四恩。日用之間。此理之根。諸心。而不可泯滅者。彼固或存之也。然其爲教。非爲欲存此而起也。故其存不存。不足爲深造其道者。輕重。若吾儒。則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釋氏之所憐憫者。爲未出輪迴。生死相續。謂之生死海裏浮沉。若吾儒中聖賢。豈皆只在他生死海裏浮沉也。彼之所憐憫者。吾之聖賢無有也。然其教不爲欲免此而起。故其說不主此也。故釋氏之所憐憫者。吾儒之聖賢無之。吾儒之所病者。釋氏之聖賢則有之。試使釋氏之聖賢。而繩以春秋之法。童子知其不免矣。從其教之所由起者觀之。則儒釋之辨。公私義利之別。判然截然。有不可同者矣。某嘗妄論尊兄之質。人所難及。而不滿人意者。皆所習所鄉。有以病之也。此非今日之言。蓋自初拜識時。已如此竊議矣。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

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有過而不能勇改。天下之通患。然今世別有一般議論。以不輕改其素守爲老成。爲持重。爲謹審。以幡然改。沛然從者。爲輕率。爲狂妄。爲無所守。凡事理但論是非。若已知吾所守所行者爲非。則豈可不速改。若謂吾所守所行未爲非。則固不當改。又不論速不速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尊兄之質。本有勇。但從來向釋氏。不從儒學。故至狗流俗。朋友中見尊兄有剛決過人處。又有狗流俗處。莫不竊怪之。若某則妄論尊兄之狗流俗亦甚勇。他人則容易被聖賢之學發動。雖不知其實。往往以其名而赴之。若尊兄則雖自覺有未穩當處。亦且頑忍安舊。有姑自守且徐圖之意。某念非尊兄。無以發其狂言。用忘犯分之罪。猖狂而言。辭不暇擇。某非敢使尊兄竊儒者之名以欺世。願尊兄試以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之法。試思之。或有可採。如謂不然。亦願詳以見教。辨白此事。期於到頭。非兄尙誰望。

## 二

屬者僭易陳露所見。蒙教復詳至。開發多矣。來書有深不欲多言之語。某切謂於所不當言者。加一言則非矣。若在所當言。則唯足以達其理意而已。不可以多少限也。躁人之辭多者。謂其躁妄錯亂。贅疣是則可刪也。今方將於道術趨向之間。切磋求是。則又奚多之病。願尊兄先除此一戒。使某得悉意承教。庶是非可明也。尊兄所學。以力行爲主。不專務論說。所見皆行履到處。非但言說而已。此不待論。某固不敢以言說待尊兄。交游間亦不以此病兄。獨謂兄所學。不能無蔽耳。楊墨告子許行之徒。豈但言說。其所言。卽其所行。而孟子力闢之者。以爲其學非也。儒釋之辨。某平時亦少所與論者。有相信者。或以語之。亦無所辨難。於我無益。有自立議論。與我異者。又多是勝心所持。必欲已說之伸。不能公平求是。與之反覆。只成爭辨。此又不可與論。今之僧徒。多檐夫庸人。不通文理。既去髮胡服。又安能使之髮髯潔縑。而從吾游耶。至於士大夫之好佛者。雖其好佛。亦只爲名而已。此又不足與論也。至如尊兄。不爲名。不好勝。凡事皆公心求是。又聰明博洽。鄉來未有自得處。猶有凝滯退縮之態。比來所見明白。議論發越。殊無凝滯退縮之態矣。設有如是資質。如是所到。然但工一家之說。則又難論。今兄兩家之書。已

皆探討。此而不與極論。則只成是自櫟版矣。鄉來切疑於兄者。以爲兄之資稟質實。強敏有餘。宏大通遠。則不足懼爲平日所鄉所學所習之所攝持。密制其命。而不能度越擺脫。操不忘本之說。以爲典訓。拒排釋氏者於千里之外。而與至則行矣趨而避之者。同其介然自守之意。則無間之可乘矣。承來教。謂若使釋果未進於儒。理須進步。何苦守其卑汗而不進。然後知高明之度。本自宏闊。而某之疑。則誠淺陋矣。某前書所論。論其教之所從起。而兄則指某所造以辨之。某雖不曾看釋藏經教。然而楞嚴圓覺維摩等經。則嘗見之。如來書所舉愛涅槃憎生死。正是未免生死。未出輪迴。不了四相者。正是未免生死。未出輪迴。四相雖有淺深精粗。然其壽者相。亦只是我相。根本潛伏藏識。謂之命根不斷。故其文曰。若有人讚歎彼法。則生歎喜。便欲濟度。若有人誹謗彼所得者。卽生嗔恨。此亦正是未免生死。未出輪迴。又如來教。因地法行。亦無身心。受彼生死。正是免得生死。出得輪迴。伊川先生有曰。釋氏只是理會生死。其他都不理會。近有一前輩參禪。禪叢中稱其所得。一日舉伊川先生之言曰。某當時若得侍坐。便問道。不知除生死外。更有甚事。不知尊兄所見。與此人優劣如何。若尊兄初心。不爲生死。不知因何趨向其道。來書實際理地。雖不受一塵。而佛專門中。不捨一法。若論不捨一法。則虎穴魔宮。實爲佛事。淫房酒肆。盡是道場。維摩使須菩提置鉢。欲去之地。乃其極則。當是時。十地菩薩。猶被呵斥。以爲取舍未忘。染淨心在。彼其視吾詩禮春秋。何啻以爲緒餘土苴。唯其教之所從起者如此。故其道之所極亦如此。故某嘗謂儒爲大中。釋爲大偏。以釋與其他百家論。則百家爲不及。釋爲過之。原其始。要其終。則私與利而已。來教謂佛說出世。非舍此世。而於天地外別有樂處。某本非謂其如此。獨謂其不主於經世。非三極之道耳。又謂若衆聖所以經世者。不由自心建立。方可言經世。異於出世。而別有妙道也。吾儒之道。乃天下之常道。豈是別有妙道。謂之典常。謂之彛倫。蓋天下之所共由。斯民之所日用。此道一而已矣。不可改頭換面。前書固謂今之爲釋氏者。亦豈能盡捨吾道。特其不主於是。而其違順得失。不足以爲深造者之輕重耳。尊兄謂行所當行。尊兄日用中。所行合理處。自是天資之美。與探討儒書之力。豈是讀華嚴自省發後。方始如此。然尊兄豈能保其所行。皆合於理乎。韋編三絕。而後贊易。

敢道尊兄未嘗從事如此工夫。吾志在春秋。敢道尊兄不能有此志。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敢道此非尊兄之所欲如是。而謂儒釋同。恐無是理。今尊兄將空諸所有。其視徑徑擊磬者。果爲何事哉。若謂治大國若烹小鮮。不以智治國。國之福。或者其可以與尊兄之道並行而不悖也。某方吐胸中愚見。欲求訂正其辭。不得自達。願尊兄平心觀之。如不以爲然。幸無愛辭。鄉時兄弟有所論難。尙蒙推挽。令各極其意。況在朋友。彼此無他疑。正宜悉心評論。期歸乎一是之地。某平昔愚見所到。持論甚堅。然人言有以服其心。則不憚於幡然而改。惟尊兄有以知我。非執己好勝者。幸不憚盡言。若鄙言可采。亦願尊兄不憚改轍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夫子自謂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耳。又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此其不可爲吾人標的乎。但只如此。隨見在去。豈便無益於天下。願有如尊兄之質。不無可惜處。適得張南軒與家兄書。今附達家兄處。可試觀之。如何。家兄逼歲。必歸宅上。不知會更有切磋否。歲卽除伏。幾多爲親壽。以厚新祉。

## 與朱元晦

黃易二生歸。奉正月十四日書。備承改歲動息。慰浣之劇。不得嗣問。倏又經時日深馳。鄉聞已赴闕奏事。何日對敷。伏想大摠素蘊。爲明主忠言。動悟淵衷。以幸天下。恨未得卽聞緒餘。沃此傾渴。外間傳聞。留中講讀。未知信否。誠得如此。豈勝慶幸。鄉人彭世昌得一山。在信之西境。距敝廬兩舍而近。實龍虎山之宗。巨陵特起。歷然如象。名曰象山。山間自爲原塢。良田清池。無異平野。山澗合爲瀑流。垂注數里。兩岸有蟠松怪石。卻略偃蹇。中爲茂林。瓊瑤冰雪。傾倒激射。飛灑映帶於其間。春夏流壯。勢如奔雷。木石自爲階梯。可恣以觀佳處。與玉淵臥龍。未易優劣。往歲彭子結一廬以相延。某亦自爲精舍於其側。春間攜一姪二息。讀書其上。又得勝處。爲方丈以居。前挹閩山。奇峯萬疊。後帶二溪。下赴彭蠡。學子亦稍稍結茅其傍。相從講習。此理爲之日明。舞雩詠歸。千載同樂。某昔年兩得侍教康廬之集。加款於鵝湖。然猶鹵莽淺陋。未能成章。無以相發。甚自愧也。比日少進。甚思一侍函丈。當有啓

助。以卒餘教。尙此未能。登高臨流。每用悵惘。往歲覽尊兄與梭山家兄書。嘗因南豐使人。僭易致區區。蒙復書。許以卒請。不勝幸甚。古之聖賢。惟理是視。堯舜之聖。而詢於芻蕘。曾子之易簣。蓋得於執燭之童子。蒙九二曰。納婦吉。苟當於理。雖婦人孺子之言。所不棄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或乖理致。雖出古書。不敢盡信也。智者千慮。或有一失。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人言豈可忽哉。梭山兄謂太極圖說。與通書不類。疑非周子所爲。不然。則或是其學未成時所作。不然。則或是傳他人之文。後人不辨也。蓋通書理性命章。言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曰一曰中。卽太極也。未嘗於其上。加無極字。動靜章。言五行陰陽太極。亦無無極之文。假令太極圖說。是其所傳。或其少時所作。則作通書時。不言無極。蓋已知其說之非矣。此言殆未可忽也。兄謂梭山急迫看人文字。未能盡彼之情。而欲遽申己意。是以輕於立論。徒爲多說。而未必果當於理。大學曰。無諸己。而後非諸人。人無古今。智愚賢不肖。皆言也。皆文字也。觀兄與梭山之書。已不能酬斯言矣。尙何以責梭山哉。尊兄向與梭山書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夫太極者。實有是理。聖人從而發明之耳。非以空言立論。使後人簸弄於頰舌紙筆之間也。其爲萬化根本。固自素定。其足不足。能不能。豈以人言不言之故耶。易大傳曰。易有太極。聖人言有。今乃言無。何也。作大傳時。不言無極太極。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耶。洪範。五皇極。列在九疇之中。不言無極太極。亦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耶。太極固自若也。尊兄只管言來言去。轉加糊塗。此眞所謂輕於立論。徒爲多說。而未必果當於理也。兄號句句而論。字字而議。有年矣。宜益工益密。立言精確。足以悟疑辨惑。乃反踈脫如此。宜有以自反矣。後書又謂無極。卽是無形太極。卽是有理。周先生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易之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況太極乎。曉文義者。舉知之矣。自有大傳。至今幾年。未聞有錯認太極。別爲一物者。設有愚謬至此。奚啻不能以三隅反。何足上煩老先生。特地於太極上。加無極二字。以曉之乎。且極字。亦不可以形字釋之。蓋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猶言無中也。

是奚可哉。若懼學者泥於形器。而申釋之。則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於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朱子發謂濂溪得太極圖於穆伯長。伯長之傳。出於陳希夷。其必有考。希夷之學。老氏之學也。無極二字。出於老子知其雄章。吾聖人之書。所無有也。老子首章言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而卒同之。此老氏宗旨也。無極而太極。卽是此旨。老氏學之不正。見理不明。所蔽在此。兄於此學用力之深。爲日之久。曾此之不能辨。何也。通書中焉止矣之言。與此昭然不類。而兄曾不之察。何也。太極圖說。以無極二字冠首。而通書終篇。未嘗一及無極字。二程言論。文字至多。亦未嘗一及無極字。假令其初。實有是圖。觀其後來。未嘗一及無極字。可見其道之進。而不自以爲是也。兄今考訂注釋。表顯尊信。如此其至。恐未得爲善祖述者也。潘清逸詩文可見矣。彼豈能知濂溪者。明道伊川。親師承濂溪。當時名賢。居潘右者。亦復不少。濂溪之誌。卒屬於潘。可見其子孫之不能世其學也。兄何據之篤乎。梭山兄之言。恐未宜忽也。孟子與墨者夷之辨。則據其愛無等差之言。與許行辨。則據其與民並耕之言。與告子辨。則據其義外。與人性無分於善不善之言。未嘗泛爲料度之說。兄之論辨。則異於是。如某今者所論。則皆據尊兄書中要語。不敢增損。或稍用尊兄泛辭。以相繩糾者。亦差有證據。抑所謂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兄書令梭山寬心游意。反覆二家之言。必使於其所說。如出於吾之所爲者。而無纖芥之疑。然後可以發言立論。而斷其可否。則其爲辨也不煩。而理之所在。無不得矣。彼方深疑其說之非。則又安能使之如出於其所爲者。而無纖芥之疑哉。若其如出於吾之所爲者。而無纖芥之疑。則無不可矣。尙何論之可立。否之可斷哉。兄之此言。無乃亦少傷於急迫。而未精耶。兄又謂一以急迫之意求之。則於察理。已不能精。而於彼之情。又不詳盡。則徒爲紛紛。雖欲不差。不可得矣。殆夫子自道也。向在南康。論兄所解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一章。非是。兄令某平心觀之。某嘗答曰。甲與乙辨。方各是其說。甲則曰。願某乙平心也。乙亦曰。願某甲平心也。平心之說。恐難明白。不若據事論理。可也。今此急迫之說。寬心游意之說。正相類耳。論事理。不必以此等壓之。然後可明也。梭山氣稟寬緩。觀書未嘗草草。必優游諷詠。耐久純釋。今以急迫指之。雖他人亦未喻也。夫辨是非。別邪正。決疑似。固



貴於峻潔明白。若乃料度羅織。文致之辭。願兄無易之也。梭山兄所以不復致辨者。蓋以兄執己之意甚固。而視人之言甚忽。求勝不求益也。某則以爲不然。尊兄平日倦倦於朋友。求箴規切磨之益。蓋亦甚至。獨羣雌孤雄。人非惟不敢以忠言進於左右。亦未有能爲忠言者。言論之橫。出其勢然耳。向來相聚。每以不能副兄所期爲愧。比者自謂少進。方將圖合并而承教。今兄爲時所用。進退殊路。合并未可期也。又蒙許其吐露。輒寓此少見區區。尊意不以爲然。幸不憚下教。政遠惟爲國保愛。倚需柄用。以澤天下。

二

伏自夏中拜書。尋聞得對。方勝贊喜。冒疾遽興。重爲駭嘆。賢者進退。綽綽有裕。所甚惜者。爲世道耳。承還里第。屢欲致書。每以冗奪。徒積傾馳。江德功人至。奉十一月八日書。備承作止之詳。慰浣良劇。比閱邸報。竊知召命。不容辭免。莫須更一出否。吾人進退。自有大義。豈直避嫌畏譏而已哉。前日面對。必不止於職守所及。恨不得與聞至言。後便儻可垂教否。前書條析所見。正以疇昔負兄所期。比日少進。方圖自贖耳。來書誨之諄複。不勝幸甚。愚心有所未安。義當展盡。不容但已。亦尊兄教之之本意也。近浙間一後生。貽書見規。以爲吾二人者。所習各已成熟。終不能以相爲。莫若置之勿論。以俟天下後世之自擇。鄙哉言乎。此輩凡陋。沉溺俗學。悖戾如此。亦可憐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此理在宇宙間。固不以人之明不明行不行而加損。然人之爲人。則抑有其職矣。垂象而覆物。天之職也。成形而載物者。地之職也。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人君之職也。孟子曰。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所謂行之者。行其所學。以格君心之非。引其君於當道。與其君論道經邦。變理陰陽。使斯道達乎天下也。所謂學之者。從師親友。讀書考古。學問思辨。以明此道也。故少而學道。壯而行道者。士君子之職也。吾人皆無常師。周旋於羣言淆亂之中。俯仰參求。雖自謂其理已明。安知非私見蔽說。若雷同相從。一唱百和。莫知其非。此所甚可懼也。何幸而有相疑不合。在同志之間。正宜各盡所懷。力相切磋。期歸於一是之地。大舜之所以爲大者。善與人同。樂取諸人以爲善。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吾人之志。當何求哉。惟其是已矣。疇

昔明言善議。拳拳服膺而勿失。樂與天下共之者。以爲是也。今一旦以切磋而知其非。則棄前日之所習。勢當如出陷穽。如避荆棘。惟新之念。若決江河。是得所欲。而遂其志也。此豈小智之私。鄙陋之習。榮勝恥負者。所能知哉。弗明弗措。古有明訓。敢悉布之。尊兄平日論文。甚取曾南豐之嚴健。南康爲別前一日。讀尊兄之文。見其得意者。必簡健有力。每切敬服。嘗謂尊兄才力如此。故所取亦如此。今閱來書。但見文辭繳繞。氣象褊迫。其致辨處。類皆遷就牽合。甚費分疎。終不明白。無乃爲無極所累。反困其才耶。不然。以尊兄之高明。自視其說。亦當如白黑之易辨矣。尊兄嘗曉陳同父云。欲賢者百尺竿頭。進取一步。將來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氣力。爲漢唐分疎。卽更脫灑磊落。今亦欲得尊兄。進取一步。莫作孟子以下學術。省得氣力。爲無極二字分疎。亦更脫灑磊落。古人質實。不尙智巧。言論未詳。事實先著。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所謂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以其事實。覺其事實。故言卽其事。事卽其言。所謂言願行。行願言。周道之衰。文貌日勝。事實湮於意見。典訓蕪於辨說。揣量模寫之工。依放假借之似。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習熟足以自安。以子貢之達。又得夫子而師承之。尙不免此多學而識之之見。非夫子叩之。彼固晏然而無疑。先行之訓。予欲無言之訓。所以覺之者屢矣。而終不悟。顏子旣沒。其傳固在曾子。蓋可觀已。尊兄之才。未知其與子貢如何。今日之病。則有深於子貢者。尊兄誠能深知此病。則來書七條之說。當不待條析而自解矣。然相去數百里。脫或未能自克。淹回舊習。則不能無遺恨。請卒條之。來書本是主張無極二字。而以明理爲說。其要則曰。於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真體。某竊謂尊兄未曾實見太極。若實見太極。上面必不更加無極字。下面必不更着真體字。上面加無極字。正是疊床上之床。下面着真體字。正是架屋下之屋。虛見之與實見。其言固自不同也。又謂極者。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耳。就令如此。又何必更於下面加無極字也。若謂欲言其無方所。無形狀。則前書固言。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於其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之太極之上。繫辭言神無方矣。豈可言無神。言易無體矣。豈可言無易。老氏以無爲天地之始。以有爲萬物之母。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竅。直將無字搭在上面。正是老氏之

學豈可諱也。惟其所蔽在此。故其流爲任術數。爲無忌憚。此理乃宇宙之所固有。豈可言無。若以爲無。則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矣。楊朱未遽無君。而孟子以爲無君。墨翟未遽無父。而孟子以爲無父。此其所以爲知言也。極亦此理也。中亦此理也。五居九疇之中。而曰皇極。豈非以其中而命之乎。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而詩言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豈非以其中命之乎。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理至矣。外此豈更復有太極哉。以極爲中。則爲不明理。以極爲形。乃爲明理乎。字義固有一字而數義者。用字則有專一義者。有兼數義者。而字之指歸。又有虛實。虛字則但當論字義。實字則當論所指之實。論其所指之實。則有非字義所能拘者。如元字有始義。有長義。有大義。坤五之元。吉。屯之元。亨。則是虛字。專爲大義。不可復以他義參之。如乾元之元。則是實字。論其所指之實。則文言所謂善。所謂仁。皆元也。亦豈可以字義拘之哉。極字亦如此。太極皇極。乃是實字。所指之實。豈容有二。充塞宇宙。無非此理。豈容以字義拘之乎。中卽至理。何嘗不兼至義。大學文言。皆言知至。所謂至者。卽此理也。語讀易者曰。能知太極。卽是知至。語讀洪範者曰。能知皇極。卽是知至。夫豈不可。蓋同指此理。則曰極。曰中。曰至。其實一也。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此兩極字。乃是虛字。專爲至義。卻使得極者。至極而已。於此用而已。字方用得當。尊兄最號爲精通話訓文義者。何爲尙惑於此。無乃理有未明。正以太泥。而反失之乎。至如直以陰陽爲形器。而不得爲道。此尤不敢聞命。易之爲道。一陰一陽而已。先後始終。動靜晦明。上下進退。往來闔闢。盈虛消長。尊卑貴賤。表裏隱顯。向背順逆。存亡得喪。出入行藏。何適而非一陰一陽哉。奇偶相尋。變化無窮。故曰。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說卦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下繫亦曰。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今願以陰陽爲非道。而直謂之形器。其孰爲昧於道器之分哉。辨難有要領。言辭有指歸。爲辨而失要領。觀言而迷指歸。皆不明也。

前書之辨。其要領在無極二字。尊兄確意主張。曲爲飾說。旣以無形釋之。又謂周子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某於此見得尊兄。只是強說來由。恐無是事。故前書舉大傳。一陰一陽之謂道。形而上者謂之道。兩句。以見粗識文義者。亦知一陰一陽。卽是形而上者。必不至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曰。況太極乎。此其指歸。本自明白。而兄曾不之察。乃必見誣以道上別有一物爲太極。通書曰。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周子之言中如此。亦不輕矣。外此豈更別有道理。乃不得比虛字乎。所舉理性命章五句。但欲見通書。言中言一。而不言無極耳。中焉止矣。一句。不妨自是斷章。兄必見誣以屬之下文。兄之爲辨。失其指歸。大率類此。盡信書。不如無書。某實深信孟子之言。前書釋此段。亦多援據古書。獨頗不信無極之說耳。兄遽坐以直細古書爲不足信。兄其深文矣哉。大傳洪範。毛詩。周禮。與太極圖說。孰古以極爲形。而謂不得爲中。以一陰一陽爲器。而謂不得爲道。此無乃少細古書爲不足信。而微任胸臆之所裁乎。來書謂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不顧傍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又謂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誠令如此。不知人有甚不敢道處。但加之太極之上。則吾聖門。正不肯如此道耳。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太極。亦曷嘗隱於人哉。尊兄兩下說無說有。不知漏洩得多少。如所謂太極真體。不傳之祕。無物之前。陰陽之外。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迥出常情。超出方外等語。莫是曾學禪宗所得如此。平時旣私其說。以自高妙。及教學者。則又往往祕此。而多說文義。此漏洩之說所從出也。以實論之。兩頭都無着實。彼此只是葛藤末說。氣質不美者。樂寄此以神其姦。不知繫絆多少。好氣質底學者。旣以病己。又以病人。殆非一言一行之過。兄其毋以久習於此。而重自反也。區區之忠。竭盡如此。流俗無知。必謂不遜。書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諒在高明。正所樂聞。若猶有疑。願不憚下教。政遠。惟爲國自愛。

## 三

往歲經筵之除。士類胥慶。延跂以俟吾道之行。乃復不究起賢之禮。使人重爲慨嘆。新天子卽位。海內屬目。然罷

行陞黜。率多人情之所未諭者。羣小駢肩而聘。氣息怫然。諒不能不重勤長者憂國之懷。某五月晦日。拜荆門之命。命下之日。實三月二十八日。替黃元章闕。尙三年半。願有以教之。首春借兵之還。伏領賜報。備承改歲動息。慰沃之劇。惟其不度。稍獻愚忠。未蒙省察。反成唐突。謙抑非情。督過深矣。不勝惶恐。向蒙尊兄促其條析。且有無若令兄遽斷來書之戒。深以爲幸。別紙所謂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望其必同也。不謂尊兄遽作此語。甚非所望。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通人之過。雖微箴藥。久當自悟。諒今尊兄必渙然於此矣。願依末光。以卒餘教。

### 與吳顯仲

屬承訪逮。深見嗜學之誠。顧荒繆無以塞盛意。爲別未幾。已有思詠。便風得書。承比辰進修。多福爲慰。顯仲質朴甚可嘉。爲學固不可迫切。亦常有窮究處。乃有長進。若能隨分窮究。廢弛豈所患也。又所依得賢主人。不患無浸潤之益也。凌遽占復。莫旣所懷。惟勉學自愛。

### 二

得書。讀之。其辭與鄉時書辭不相類。儘平常妥帖。無甚病痛。但恐亦是偶然耳。若果如此。自能隨時學問。不患無益。縱無甚益。亦不至有甚繆戾也。況朝夕得親炙黃丈。又得與濟先相處。不可謂乏師友也。包顯道歸。遣此爲復。莫究所欲言。惟勉學自愛。

## 卷二 書

### 與童伯虞

某秋試。幸不爲考官所取。得與諸兄諸姪。切磨於聖賢之道。以淬昔非。日有所警。易荆棘陷穿。以康莊之衢。反羈旅乞食。而居之於安宅。有足自慰者。足下往年心期於予。兄子壽。今年又與僕相處。趨向固不凡。近環吾居數百

里間。前此蓋不多若足下者。然僕處足下之館。幾半載而不能回足下眷眷聲利之心。此誠僕淺陋之罪。曾子曰。視其庭。可以搏鼠。烏能與我歌乎。仲尼顏子之所樂。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金革百萬之衆。在其中。此豈可以二用其心。而期與富貴利達兼得之者哉。記曰。富潤屋。德潤身。孟子曰。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又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孟子之時。求人爵者。尙必修其天爵。後世之求人爵。蓋無所事於天爵矣。捨此而從事於彼。何啻養一指而失其肩背。況又求之有道。得之有命。非人力所可必致者。而反營營汲汲於其間。以得喪爲欣感。惑亦甚矣。子思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來書謂無我笑。此僕之所憫惜。非所笑也。足下雖不言。僕固知之深矣。向僕旣不能舉。聞足下鎖試亦不中。甚欲卽書一紙爲足下言之。因循不遂。比來此念尤切。方此圖之。竟爲來書所先。輒布此爲復。

## 與劉深甫

來書示以方冊所疑。足見爲學不苟簡。然其理皆甚明白。本無可疑。若於此未能通曉。則是進學工夫。不甚純一。未免滯於言語爾。今欲一一爲深父解釋。又恐只成言語議論。無益於深父之身之心。非徒無益。未必不反害之也。大抵爲學。但當孜孜進德修業。使此心於日用間。戕賊日少。光潤日著。則聖賢垂訓。向以爲盤根錯節。未可遽解者。將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有不加思而得之者矣。書曰。思曰睿。睿作聖。孟子曰。思則得之。學固不可以不思。然思之爲道。貴切近而優游。切近則不失己。優游則不滯物。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記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日用之間。何適而非思也。如是而思。安得不切近。安得不優游。至於聖賢格言。切近的當。昭晰明白。初不難曉。而吾之權度。其則不遠。非假於外物。開卷讀書時。整冠肅容。平心定氣。詰訓章句。苟能從容勿迫。而諷詠之。其理當自有彰彰者。縱有滯礙。此心未充未明。猶有所滯。而然耳。姑舍之。以俟他日可也。不必苦思之。苦思則方寸自亂。自蹶其本。失己滯物。終不明白。但能於其所已通曉者。有鞭策之力。涵養之功。使德日以進。業日以修。而此心日充日明。則今日滯礙者。他日必有冰釋理順時矣。

如此則讀書之次。亦何適而非思也。如是而思。安得不切近。安得不優游。若固滯於言語之間。欲以失己滯物之智。強探而力索之。非吾之所敢知也。某銓曹再黜。來歲又未免一來。深父勉之。謹無以言語議論。妨進修之路。使此心之良。無斧斤之伐。牛羊之牧。而有雨露之霑。雷風之鼓舞。日以暢茂條達。則來示數章。不求解於他人矣。

### 與張輔之

來書累累及已事。辭複而意切。讀之意喜慰。苟如是。誰不欲相告者。況如某之直而多言者耶。今此子壽兄入邑。此事政可面論。第恐事罷。不復能留。至邑又有謁見。應接之煩。雖相見。有不暇及此耳。故略寓此言之。蒙諭鍼膏盲之說。且師友切磋之言。孰不欲各中其病。願恐學未至。識未明。不能知人之病耳。又恐言或中病。而聽者不自以爲病。不能受耳。又子方求吾言。但當盡子受言之道。不當教我告子之方。使我告子而無其方。則其言不足求矣。子豈可教之使如何而告子耶。必欲教人告己。是何異教玉人雕琢玉哉。至引孔子答弟子問仁問政問孝之說。此尤非所宜言。孟子於孔子。特曰。願學而已。吾於孔子弟子。方且師仰敬畏之不暇。如顏子曾子。固不待論。平時讀書。至子夏子游子張蘧伯玉南宮适諸賢言行。未嘗不惕焉。愧畏。欽服而師承之。而子遽可以孔子望我邪。且子既能究觀聖人答弟子之言。知其無不盡處。擴而充之。聖人亦只如此。是己已知教人之方。則吾當北面矣。尙何以鍼子膏盲邪。雖然。庸詎知此言之非鍼子膏盲也。寫至此。欲止。恐子未能深悟。試更爲詳言之。學者大病。在於師心自用。師心自用。則不能克己。不能聽言。雖使羲皇唐虞以來。羣聖人之言。畢聞於耳。畢熟於口。畢記於心。祇益其私。增其病耳。爲過益大。去道愈遠。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來書謂備嘗險阻辛苦。而無操心危慮患深之效。此亦非也。子之能特然自立。異於流俗。趣舍必求是。而施設不苟。人之所爲。有所不敢爲。己或能爲。人之所知。有所不敢知。人所不能知。己或能知之。凡此豈非操心危慮患深之效歟。雖然。至於師心自用。學植不進。未必不由此也。古之所謂曲學設行者。不必淫邪放僻。顯顯狼狽。如流俗人不肖子者也。蓋皆放古先聖賢言行。依仁義道德之意。如楊墨鄉原之類是也。此等不遇聖賢知道者。則皆自負其有道有德。人亦以爲有道

有德。豈不甚可畏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尊所聞。行所知。要須本正。其本不正。而尊所聞。行所知。只成得箇檐版。自沉溺於曲學。誠行正道之所詆斥。累百世而不赦。豈不甚可畏哉。若與流俗人同過。其過尙小。檐版沉溺之過。其過甚大。真所謂膏肓之病也。來書舉程明道先生。靜亦定。動亦定之語。此非子之所知也。定之於動。靜。非有二也。來書自謂靜而定。亦恐未能果如是也。是處靜處動不同矣。子之意。豈不自謂靜時。尙或能定。獨難於動而定耶。凡子之所謂定者。非果定也。豈有定於靜。而不能定於動邪。至又謂近雖未能不動。而於動中之定。頗庶幾焉。此正是檐版處。見子壽兄。可面扣之。若已悟得。亦不妨驗過。如意有未平。而子壽處。或未暇言。無惜以片紙見問。切磋之益。政有所望。非所敢憚也。

## 二

前嘗論子爲學之病。及得二十一日報帖。又知子尙未深曉特然自立之節。較之流俗人。則爲賢者。在子之身。則爲深病。吾非不知子之踐履。尙未能不自愧。願以爲踐履未至。此節已常在胸中。耿耿然爲拒善之藩籬。而不能以自知。況踐履既至。自無愧於心。其爲病可勝言哉。凡子之病。皆性之不純。理之不明。而外之勢。又有以增其病。而無以藥之者。子之病。非獨子有之也。人皆有之。願在流俗人。而或有之。是則可喜。非可責也。至於知學者有此病。則其觀聖賢之訓。聽師友之言。必當惕焉。愧悔改革。不如是。謂之不知學可也。子欲問大學之道。而不知此病。雖於特然自立處。一向加功。將必不能至於無所愧。縱不自知。自謂無愧。識者觀之。正是一場大檐版耳。吾之所望於子者。非以流俗人望子也。如以流俗人望子。則子流俗人賢者矣。勉而進之。誠流俗中大賢者矣。望之以聖賢之門。乃始爲一膏肓之病人也。此病去。自能改過遷善。服聖賢之訓。得師友之益。如動亦定。靜亦定之說。亦不必苦心而自明也。見此書。如未深省。但當以此書於讀書應事暇時。常常提省。久當自知之。如疑欲辨。無惜詳列。

## 三

兩書所言踐履之說。皆未曉劣者之意。前書所謂踐履。不說聖賢踐履。只說輔之之所踐履。君子有君子踐履。小



人有小人踐履。聖賢有聖賢踐履。拘儒瞽生有拘儒瞽生踐履。若果是聖賢踐履。更有甚病。雖未至未純。亦只要一向踐履去。久則至於聖賢矣。只爲輔之踐履差了。正如適越北轅。愈驚而愈遠。前書分明與子說是拒善之藩籬。既是拒善之藩籬。又豈可與聖賢踐履。同日而語。凡所與子言者。皆只是入頭處。何謂不教以入頭處也。中庸戒謹恐懼之言。子正不能如是。充子之踐履。識者觀之。正有可愧可恥。不能戒謹。不能恐懼。莫甚焉。二十五日書至。發讀之。見其頗無條理。諸兄皆以爲此必輔之氣。未平時所言。使少遲半日。必不如是答書也。某以爲須是深省其病。深生愧恐。改革自新。然後能所言中理。如不知其過。則雖心平氣定。辭不悖謬。亦未必能中理也。如所謂初不容以口舌辨之說。此正師心自用。拒善不能改過之明驗。尙何戒謹恐懼之有。

### 與曹挺之

挺之氣質勁直。本無他病。初謂肯篤志學問。自應日進。來書氣象。甚覺齟齬。至有一貫多學之辯。此似無謂。大抵學者。且當大綱思省。平時雖號爲士人。雖讀聖賢書。其實何曾篤志於聖賢事業。往往從俗浮沉。與時俯仰。徇情縱欲。汨沒而不能以自振。日月逾邁。而有泯然與草木俱腐之恥。到此能有愧懼大決之志。乃求涵養磨礪之方。若有事役。未得讀書。未得親師。亦可隨處自家用力檢點。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所謂心誠求之。不中不遠。若事役有暇。便可親書冊。所讀書。亦可隨意自擇。亦可商量程度。無不有益者。看挺之殊未曾如此着實作工夫。何遽論到一貫多學之處。此等議論。可且放下。且本分隨自己日用中猛省。自知愧怍。自知下手處矣。既着實作工夫。後來遇師友。卻有日用中着實事可商量。不至爲此等虛論也。

### 與曹立之

某鶩劣之資。禍患之中。筋力氣血。甚覺衰憊。非復向時之比。然更嘗之多。愈覺欲速助長之病。故講授處。又差省力耳。所謂趙學古書。甚有直氣。然於理致。則不爲甚明。正使立之之言。盡當於理。亦未必彼人之聽從。但據今立之之學。則正宜有以自反。未遽可以責彼之難曉也。承欲某詳指其非。非惟不暇。亦恐不在此。蒙問致知。知止。

正心誠意。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次序。深切慨歎。不知立之許多時。在幹當甚事。觀如此問文字。一似夢中起來相似。立之尙如此。又何怪得趙學古也。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一段。程先生說得多少分明。立之不應不曉文義。恐是用意過當。翻有如此疑惑。隱室之說。已是當時病語。然亦無難曉者。只是說每事上。便有知與不知者。有知得到底者。有知不到底者。縱令知得到底。亦須是奉以周旋。弗敢失墜。乃始能卒終其事。其意亦初無深奧。然用此解易。則不可。蓋易言知至知終。是總說。不是說每事。蒙問護及之。不必滯泥。大抵讀古人書。若自滯泥。則坦然之理。翻成窒礙疑惑。若滯泥既解。還觀向之窒礙疑惑者。卻自昭然坦然。當是時。但恐不能力行以終之耳。

## 二

得書。乃知周丞處書未達。其間大概論立之果於自是其說。而不能盡人之說。所述敏道正甫之言。以示二公。皆謂立之殊失其本旨。某往在都下。與四方朋友講辨。當其失辭處。必徐謂之曰。恐老兄未能自達其意。必使審思而善其辭。彼或未能自申。則代之爲說。必使其人本旨明白。言足以盡其意。然後與之論是非。是非本在理。當求諸其理。不當求諸其辭。辭失而非其意。尤不當據。況又非其辭而可據乎。若各以言語占道理。其敘述他人處。必如法吏之文致。則只成是必欲其說之勝。非所以求至當也。大抵人之所見所學。固必自以爲是。與異己者辨。固當各伸其說。相與講求其至。期歸乎一是之地。固不可苟合強同。然至其未能盡他人之說。而果於自是。則其勢必歸於欲己說之勝。無復能求其至當矣。公孫丑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之間。其見至陋。孟子斥之之辭。亦甚峻切。然丑不但已難之。至再三。故孟子之意愈白。而丑之惑亦解。景丑尹士充虞之間亦然。問辨如此。雖甚堅而不可屈。益爲明理者之願。無他。惟各獻其所疑。以盡人之說。非以自是之意。必之於其先也。至於夫子對陽貨。則遜辭以適其意。而不與之辨。答子路何必讀書之說。則厲辭以斥其過。而不容其辨。又如孟子排告子夷之陳相之說。亦皆先有自必之意。此則聖賢洞照彼己。所見甚明。已臻其至。而不復有可改易者也。若此則不可與學者。請益決疑。講道求是之時。同年而語矣。恐立之所見。已如聖賢之臻其至。不復可以改易。方將解他人之惑。以

明其道。則又不可以前說議立之矣。然區區之見。以爲立之今日所到。去聖賢尙遠。未可遽尸此任。想立之亦未遽如此。但失於講究。墮常人之通患爾。由前之說。乃今日講辨者之通患也。然遂此而不改。則是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至當一是之地。不復可至矣。立之鄉。與趙學古往復書。病正坐此。聲色臭味。富貴利達。流俗之所汨沒者在此。立之自少有志。度越此等。非出於勉強。道之不明不行。佛老之徒遍天下。其說皆足以動人。士大夫鮮不溺焉。立之儒雅自將。未嘗一入其樊。懈怠縱弛。人之通患。知之非艱。行之惟艱。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人所同戒。立之志力堅固。踐行有常。苟有所知。自許不畔。人之質性。有賢善者。多病於庸。立之自少開爽。文義洽通。凡有血氣。皆有爭心。苟有所長。必自介恃。當其蔽時。雖甚不足道者。猶將挾以傲人。豈可望其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也。立之平日所積。不爲不多。然聞有談道義者。必屈己納交。降心叩問。原其設心。本以審是求理。非直爲名而已也。凡此皆立之之實。非有所譽。若立之者。可謂士矣。然求之中行狂狷。則當立於狷者之列。固有所強矣。而不免於弱。固有所明矣。而不免於闇。弱病固不能免。而所大患者。尤在於不明。必欲天下之理。無所不明。必至夫子耳順之年。而後可言。然學而不厭。發憤忘食。回非助我。啓子者商。則雖夫子之聖。亦非有天下之理。皆已盡明。而無復有可明之理。今謂立之不明者。非固責其不能盡明天下之理。蓋謂其有不自知之處也。人各有能有不能。有明有不明。若能爲能。不能爲不能。明爲明。不明爲不明。乃所謂明也。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立之疇昔。乃狷者之體。至其皇皇於求善。汲汲於取益。而不敢自安自棄。固有不終狷之勢。比來言論果決。不復有不自安之意。自信篤確。不復有求善取益之實。如得崑崙之竹。協以鳳鳴。校以秬黍。方將同律度量衡。以齊一天下。則與前所謂狷者之體。大不侔矣。誠使立之之學。果至此地。固不可泛議其趨躐也。陳后山有曰。醉酒者亂。操刀者割。則有以使之也。某雖淺陋。然留意學問之日久。更嘗頗多。若所以使立之至此者。頗能知其本末。今立之但能以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之法。試思之。當亦有自知者矣。以爲有序。其實失序。以爲有證。其實無證。以爲廣大。其實小狹。以爲公平。其實偏側。將爲通儒。乃爲拘儒。將爲正學。乃爲曲學。以是主張吾道。恐非吾道之幸。姑隨所見。其號

不侈。小心退遜以聽。他日之進。則小可大。狹可廣。拘可通。曲可直。便不至失序。便不至無證。苟能自省。雖才質下於立之者。可免此病。苟不自省。雖才質高於立之者。亦或有此病。子夏。孔門之高弟。百世之師表。其才質豈易得哉。當時夫子告之曰。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夫所謂小人者。豈險賊不正之謂哉。果險賊不正。則又安得謂之儒。雖曰儒矣。然而有所謂小人儒。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雖曰小人哉。然不可不謂之士。尹士所疑於孟子者。非險賊不正之謂也。然聞孟子之言。則曰。士誠小人也。今智識未能及尹士。而其號則侈於孟子。立之能於此自省。則庶乎能免於不明之患矣。承欲雜說。護錄近一二書。併論學一段去。論學一段。雖是舊所說。然恐立之不及見。亦欲立之更留心考之。橫渠先生云。見識長得一格。看得又別。此語誠是。

## 與黃日新

執別彌年。比復得一見。目足下之貌。耳足下之言。知足下之學。甚稱其所以爲名。欣喜踴躍。不以今日之同舉送。而以其同心志也。善惡邪正。君子小人之各以氣類相從。蓋如此。雖然。此有大可畏者。以夫子之聖。孟子之賢。猶不免叔孫臧倉之毀。僕與足下。蓋所謂志乎善與正。而君子之徒者也。繩之以聖賢之事。固有不勝其任者。然聖賢之所與也。亦聖賢之所責也。若志夫邪惡之小人。則固與我薰蕕矣。盜憎主人。犬吠希見。僕與足下之所與。殆憎吠之招也。吁。可畏哉。彼狃於習俗。蔽於聞見。以陷於惡。而失於本心者。不可遽謂之小人。聞善而慕。知過而懼。皆君子之徒也。若乃親善人。聞善言。見善行。而狼狽自若。無所忌憚。慧黠恣慝。常有毀傷善類之心。此所謂志夫邪惡之小人。而聖人所用發蒙之道。以說其桎梏者也。其甚者。亦獨能使之革面而已。喜憎吠者。蓋此流也。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苦其心志。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足下其識之。僕之言。將若左契。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其身。此僕之所聞所知。而未能者。願與足下共講而共由之。

## 與黃元吉

道廣大。學之無窮。古人親師求友之心。亦無有窮已。以夫子之聖。猶曰。學不厭。況在常人。其求師友之心。豈可不汲汲也。然師友會聚。不可必得。有如未得會聚。則隨己智識。隨己力量。親書冊。就事物。豈皆蒙然懵然。略無毫髮開明處。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非欺人也。今元吉縱未有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處。且隨前日所已聞已知者。尊之行之。亦當隨分有日新處。莫未至全然爲冥行也。學者未得親師友時。要當隨分用力。隨分考察。使與汲汲求師友之心。不相妨害。乃爲善也。此二者。一有偏勝。便入私小。卽是不得其正。非徒無益。而害之也。

### 與喬德占

某時下粗遣。無足道者。披讀來示。情文煥然。如昔者之見德。占未之有改。不唯不改。抑似有益甚者。教以爲學日知其難。過失日覺其多。朝夕恐懼。非不鄙無似。以爲可語。安肯及此。愚見所及。用不敢自外於左右。所謂知難。覺過者。蓋未知其難。未覺其過。而恐懼者。非所以爲恐懼也。誠能知難。知過。知恐懼。則雖無此言。千里之外。尺書之間。當必有其驗矣。潛雖伏矣。亦孔之昭。誠之不可掩固如此。此過不除。學者大患。不然。則如所云者。適足以增其驕。益其疾焉而已矣。將有窮年卒歲。愈驚愈遠。而不自知者。甚可懼也。

### 與諸葛受之

某自承父師之訓。平日與朋友切磋。輒未嘗少避爲善之任。非敢奮一旦之決信不遜之意。徒爲無顧忌大言。誠以疇昔親炙師友之次。實深切自反。灼見善非外鑠。徒以交物有蔽。淪胥以亡。大發愧恥。自此鞭策驚蹇。不敢自棄。今契丈之賢。乃復猶豫於此。無乃反己未切。省己未深。見善未明。以不能自奮也。儻一旦幡然沛然。誰得而禦。孟子曰。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幸無久自屈抑。愚見如此。若有未安。幸詳見教。

## 卷四 書

## 見李德遠

古之學者。汲汲焉。惟君子之見。非以其位華要之地。可以賁己也。非以其積祿邑之贏。可以惠己也。非以其妙速化之術。可以授己也。然而人宜之。後世反此。凡有僕僕於人者。必其位華要之地者也。不然。則積祿邑之贏者也。不然。則妙速化之術者也。非以是三者。雖君子無見焉。有不是三者之爲。而惟君子之從。必相與羣而耶俞之。以爲狂且怪。某者七歲讀書。十三志古人之學。今二十有四矣。而漫刺未嘗有所投。乃汲汲焉。登閣下之門。固衆人之所耶俞以爲狂且怪。然而甘心犯之。惟以古人自慰爾。教而進之。於閣下固宜。

## 得解見提舉

古之見者。必以贊。今世之贊。以文。文之作。所以道進見之意。當介紹之辭。而其弊。至於苟爲之說。恭敬者。君子之道。非是無以爲禮。而反之者。夷倨慢媠。失之者。恭至於足。敬至於謬。夫無根苟作之說。叢雜綵繡之文。則僕之所不能。夷倨慢媠。足恭謬敬。則僕之所不敢。欲聞名於將命者。而介紹之辭。不先羔鴈之禮。不講用捧咫尺之書。以道其進見之意而已。某七歲讀書。十三志古人之學。亦時習舉子之文。不好也。二十四。以書見先達李公。今經略廣西者。書辭纔百餘言。而李公嘉之。是歲實今天子新卽位。頒科詔。而某獨殊無應書之意。李公以爲不可。乃以向爲舉子業云。李公亦謂爲能。其秋竟就試中選。習俗之禮。凡官於是者。無問其與舉選之事與否。中選者。均往謝焉。退又爲啓以授之。曰。大謝。某竊以爲舉送公也。從而謝焉。私也。謝之號固不可求。其所謂謝之文。讀之於心。甚不安。故獨不敢謝。見太守。以其舉送也。見貳車。以其蒞試也。是時王公爲使於此。某亦慕其賢。而欲見焉。而王公適以召去。不及見。今某後在舉送之列。而執事爲使於此。其賢尤爲人之所敬服。用列前之所爲。與今之所以進見者。爲贊焉爾。惟執事進而教之。

## 得解見權郡

某聞君子行不貴苟異。然習俗之弊。害義違禮。非法制之所拘。而必曰不苟異。而局局然不敢少違。至於禮義之

所在。非法制之所禁。乃曰不苟異。而不敢行。則亦非君子之道矣。今之舉送。古賓興理也。其著之令甲。行之官府者。皆所以防姦僞。待薄俗。聖人之不得已也。六籍所載。雖不能無脫亂詆誤。然前聖之格言。先王之善政。其存固多。較然可考。明天子固以此望天下之賢牧守。習俗之弊。害義違禮。而非法制之所拘者。能徹而新之。六籍所載。義禮所在。而非法制之所禁者。能率而行之。此豈非明天子之所欲。賢牧守之所當講。而儒衣冠者之所願也。且法制之未善。朝廷猶有望於縉紳之講明。而況非法制之所拘者乎。今之與舉送者。獨觀揭示。各爲文辭。羣聚而往。謝舉送者。舉送者乃爲之禮。然則斯禮也。蓋出於與舉送者之所求。而非先王之時。所謂以禮禮賓之意也。況古者以名舉人。猶所舉者不謝。而舉之者不受謝。今之舉以糊名。其說以爲尤公。則亦奚以謝爲舉者進謝之禮。蓋習俗之弊。而以禮禮賓之意。蓋先王之禮。而賢牧守之所宜率行於今日者也。故某之進見不敢謝。而獨以是爲贄。進越之罪。惟執事察而恕之。

### 得解見通判

子游稱澹臺子羽。非公事。未嘗至其室。非公事而至公庭。不可也。某旅試塗棘之間。而執事實臨澹之。旣觀揭示。獲與其選。用此聞名於將命者。不爲不可。習俗有進謝之禮。公舉而私謝。僕以爲未安。適以書言於攝使君甚詳。且謂舉送者。俟中選之士。謝焉。而後禮之。非所謂以禮禮賓之意。意之未究者。敢布之執事。幸垂聽而察焉。嘗觀漢朱博逆折儒掾之辭。竊嘆俗吏。取必三尺。俗儒妄說經籍。蕪穢大道。汙玷前哲。罪不容於誅。博折掾曰。且持此道。歸俟堯舜君出。爲陳說之。而掾辭不復。博蓋知其不能捨爲掾而去。夫言聖人之道。而爲人折辱如此。乃獨不能捨爲掾而法。則當時所陳。與今日所養所學可知矣。科舉之法。唐楊綰欲變之。而不克變。今日堯舜之君在上。天下之好古樂道者。莫不以爲必變法。僕以爲不必遽及於變也。大冬之與大夏。寒暑之相去遠矣。而其運未始頓異。毫末之與合抱。小大之相去遠矣。而其生未始頓進。病法之未善。而悖然曰必變。非所謂包荒之量。神而化之之道矣。幾何而不敗迺事哉。然狃故常。而莫之改。儉安便而不肯爲。因循苟且。棄玩歲月。則是大冬之不復夏。

而毫末之不復進。而可乎。故必變而通之。然後可以言化之之神。而貴包荒之量者。以其有馮河之勇。可以革弊去蠹。有變通之利。而無矯激之難也。今某之所陳於攝使君者。乃先王之禮。明天子之所望於賢牧守者。所謂有變通之利。而無矯激之難者也。贊而成之。惟執事是賴。若乃頌已效之德美。述前日之能事。則非事大賢君子之道。故不敢以進。

## 與諸葛誠之

誠之嗜學甚篤。又有筋力。朋友間尤所賴者。訊後會與淳叟款曲否。既見其過。義不宜嘿。承諭惟知頓身於規矩準繩中。而痛鋤狂妄之根。誠使心不狂妄。而身中規矩準繩。不亦善乎。縱未能如此。但狂妄日減。日就規矩準繩。日以純熟。亦爲難得。以誠之之勤篤。從事於規矩準繩中。此亦其所長也。但不知所謂狂妄之根者。果何如。將何如而鋤之。不知下手鋤時。便鋤得去也。無若鋤得去。自後卻遂無此矣。爲復此根。非若草木之根。一鋤去後便無。雖鋤得去。又復生耶。爲復雖鋤之。而不能盡去之耶。又不知此狂妄之根。與常人同。不與常人同。是素來有此。是後來起得。若後來起得。卻是因何而起。凡此皆當辨明。又誠之所愧惕者。爲復只是狂妄未息。未中規矩準繩。而愧惕。爲復別有未足處。後愧惕。爲復二者兼之。此一節亦須明白。古人不自滿假。克自抑畏。戒謹不覩。恐懼不聞。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取善求益。如恐不及者。乃其踐履之常也。誠若此者。非如桎梏陷阱然也。中庸言。恐懼乎其所不聞。而大學言。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此其辨也。講學固無窮。然須頭項分明。方可講辨。若自交加糊塗。則須理會得交加糊塗處。分明。方可講辨。如楊朱墨翟老莊申韓。其道雖不正。其說自分明。若是自分明。雖不是。亦可商確理會。大抵講學。有同道中鞭策切磨者。有道不同而相與辨明者。如孟子與楊墨告子辨。此是道不同。而與之辨明者也。如舜禹益皋陶。相與都俞吁咈。夫子與顏淵仲弓閔子騫。相與問答。是同道中發明浸灌。鞭策切磨者也。如子夏子游之論門人小子。子張子夏之言交道。雖同師夫子。各有所得。亦是有不同處。當時子夏子游子張。各知其有不同。乃有商量處。縱未能會通。亦各自分明。若更要理會盡不糊塗。承合并之期不遠。且



欲得誠之自理會得頭項分明。庶幾相見。有可理會也。

## 二

承諭學術。更不費力。永無懈怠。自然常不離道。若至從心所欲。不踰矩之地矣。此理固無阻。顧恐公未有此力量。爾中人之質。戕賊之餘。以講磨之力。暫息斧斤。浸灌於聖賢之訓。本心非外鑠。當時豈不和平安泰。更無艱難。繼續之不善。防閑之不嚴。昏氣惡習。乘懈而熾。喪其本心。覺之而來復。豈得遂無艱屯。一意自勉。更無他疑。則屯自解矣。此頻復所以雖厲而無咎。仁者所以先難而後獲也。繼續之善。防閑之嚴。中人之質。亦恐未能免昏氣惡習之間作。然辨之於早。絕之於微。則易爲力耳。鄉見誠之未夜而睡。非有疾病。非委頓不能支持。但氣昏體倦。欲睡而遂縱之耳。誠之不能於此時。少加勉強。誅而勿縱。而欲別求道術。別起疑惑。不亦左乎。鄭子產曰。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所以節宣其氣。而勿使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此語殆不可以易之也。此一節無疑。方能課怠與敬。辨義與利。本心之善。乃始明著。而不習無不利矣。

## 三

承諭爲學與曩時異。觀書辭誠有用工處。但如懊惜。亦甚害事。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懈怠流浪。患不覺耳。覺即改之。何暇懊惜。大丈夫精神。豈可自埋沒如此。於此遲疑。不本着鞭。宜其在己未得平泰。於事有不照燭。子細觀察。有何滯礙。爲仁由己。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我未見力不足者。聖人豈欺後世。誠之於此。不決然獨進。豈不忍去其鄙吝之習邪。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在陋巷。簞食瓢飲。不改其樂者。亦人耳。誠之欲自棄耶。所示書藁三通。西美深甫書辭甚暢。至子宜書。則窘束有病。此乃楊子嘉所謂屈於勝己者。而伸於不已若者也。

## 與王德修

銓曹報罷。卒然以歸。竟不及附致數字。六月十九。離都下。與諸葛誠之同訪敬仲。二十九日。至富陽。七月三日始

離。既望抵侍下。諸幸安穩。皆庇所逮。兄倡道於彼。善類響應。便使慈祥愷悌。和協輯睦之風。鬱然興於父子兄弟宗族鄉黨之間。此孟子所謂其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者也。健羨健羨。郭氏欲見延。使繼賢者之後。亦蒙鑄諱。詳復深感厚誠。第概之愚心。甚不安。此如兄旅處遠方。彼能館寓師事之。於理則順。某家居。乃欲坐致於千里之外。古之尊師重道者。其禮際似不如此。儲子得之平陸。而孟子不見。某雖不肖。而彼之所以相求者。以古之學。如遂獨行千里。而赴其招。則亦非彼之所求者矣。前輩親師求友。蓋不憚勞苦飢寒。裹糧千里。固其宜也。今整號鄉學者多。乃無一人遡江而西者。學者不能往。而教者能往。非所聞也。兄之所以爲彼慮者。至詳且曲也。而顧不及此。豈亦智者之一失乎。

## 與劉淳叟

承諭爲學無他疑。但卻不得如江下感發時。其他朋友亦無甚進。學固不欲速。欲速固學者大患。然改過遷善。亦不可遲回。向來與諸公講切處。正是爲學之門。進德之地。誠有志者。何忍復塗塞其門。榛蕪其地哉。平時所喜於淳叟者。徒以志向齊。有進無退。今反遲回若此。何耶。向時謬妄工夫。其勇往如彼。今云知過。乃反如此。則抑悖於用勇矣。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舜所以爲舜。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蓋夫子之明訓。齊聲以進。非淳叟之過也。其過顧在於進之非其道耳。誠知其過。頓棄勇改。則齊聲以進者。乃舜之莫能禦。夫子之所謂如不及。而又何病乎。今淳叟不然。而自曰知過。吾不信也。惟卽改之。無待來年。夫道若大路。朋友相聚。不相與勉勵。策而進之。而自作艱難。自行節目。乃是未肯頓棄謬妄之習。爲遷延苟免之計。如今時寇盜已在囹圄。不肯分明伏罪。遷延歲月。僥倖降赦。苟得脫免之後。必復爲亂矣。宜勇改之。毋蹈此轍。

## 二

淳叟平日聞言輒喜。遇事輒詢。有聽納之體。然親朋間未肯歸以取善之實。豈似逆而順情者喜聽。而真實苦口者之未能無齟齬耶。抑從悅者多。而改繹之未至也。此雖據前日而論。然今亦未能無疑於淳叟也。秋試禮記義。

破題誠佳。然或者謂所出題。乃淳叟意旨。而作義者適爾投合。苟當於理。豈厭其同。不稽諸理。而苟異以求致益之名。則固非也。場屋之弊固久。然有志者。持文衡。將此理是責。謂彼善於此。則可。謂理固如此。則不知言甚矣。申公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今日。道不在多言。學貴乎自得。明理者觀之。二語之間。其病昭矣。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墨子非不力行也。其往也。使人讓竈讓席。其反也。人與之爭竈爭席。楊子非不自得也。二氏不至多言。而爲異端。顏閔侍側。夫子無言可也。楊墨交亂。告子許行之徒。又各以其說。肆行於天下。則孟子之辨。豈得已哉。或默或語。各有攸當。以言誥人。以不言誥人。均爲穿窬之類。夫子之於顏子。蓋博之以文。夫博學於文。豈害自得。顯與之不必伐。衛政之必正名。冉有季路不能無蔽。夫子不得不申言之。夷之陳相告子之徒。必執其說。以害正理。則孟子與之反覆。不得不致其詳。必曰。不在多言。問之弗知弗措。辨之弗明弗措。皆可削也。自得之說。本於孟子。而當世稱其好辨。自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中庸固言力行。而在學問思辨之後。今淳叟所取自得力行之說。與中庸孟子之旨異矣。仁智信直勇剛。皆可以力行。皆可以自得。然好之而不好學。則各有所蔽。倚於一說一行而玩之。孰無其味。不考諸其正。則人各以其私說。而傳於近似之言者。豈有窮已哉。淳叟之氣稟。固自有異於人者。往時朋舊相親。鮮不服其粹和醇美。以爲無疵。獨淳叟之心。往往有不敢自欺者。求他人之明。如淳叟之心不可欺。則亦鮮矣。至如晚寢早作。躬親細事。筋力日強。精神日敏。則自去冬以來。其效甚著。縱有荒怠。勉之斯復。所不足者。恐不獨在是也。麟之姪。近頗精進。論事儘有根據。至如說淳叟。輒欲以一言斷之。此亦是其病處。固嘗闢之矣。然在淳叟。不可不察。宏父德器言論。皆有餘味。誠有其仁。亦焉用佞。然光明所燭。波瀾所及。不已於學者。當有充長之驗。以大禹之聖。聞在知人在安民之言。則吁而致其問。仁有所未宏。智有所未足。勇有所未至。而欲斂然自安於弑父與君。亦不從也之列。則亦儉矣。館學之官。非費宰比。能相勉以進。無苟自安。則吾道有望。道之異端。人之異志。古書之正僞。固不易辨。然理之在天下。至不可誣也。有志於學者。亦豈得不任其責。如射者之於的。雖未能遽中。豈得而不志於是哉。閔先聖之道。闢邪說。放淫辭。於今當有任其責者。而多言是病。此

公孫弘禁民挾弓弩之策也。

與趙宰

竊惟執事。天潢之派。桂籍之英。回翔仕途。墊驥百里。下車之初。政譽藹然。凡在封疆。莫不鼓舞。旬月之間。歌頌未厭。道途之傳。寔異前日。駿尋至今。良所未喻。執事之仁明。豈其或疚。毋乃胥吏之姦。有以熒惑視聽。而致然邪。金谿爲邑。雖陋。而財賦初不至甚窘。求之異政。得失已事。可見九重勤恤民隱。無所不用其極。其在荒歉之餘。尤軫宵旰之慮。吏胥貪鄙。旁公侵漁。惟利是見。豈恤公上。士大夫之得交於下風者。固宜陳忠進諫。以輔聰明。顧乃下與吏胥爲黨。貢諛獻佞。以陷執事。大抵吏胥獻科歛之計者。其名爲官。其實爲私。官未得一二。而私獲八九矣。比者數吏魁。田連阡陌。樓觀嵒峽。服食燕設。擬於貴近。非腴民脂膏。而何以取之。願執事深察其姦。痛懲其弊。斷然革之。使百里之內。知執事之仁心。被執事之仁政。則日月之更。人皆仰之矣。某修敬之始。已欲少效區區。逢執事之不聞。不獲展露。旣而患難困苦。莫遂朝夕於將命。以究所懷。徒切負愧。茲蒙下問之及。輒薦其愚。

與胡達材

承示以所進所疑。深見嗜學之誠。但達材所進。乃害心之大者。所謂若有神明在上。在左右。乃是妄見。此見不息。善何由明。宜其事物之擾。卽不相續。酬酢之繁。卽不相似。若本心之善。豈有動靜語默之間哉。今達材資質美處。乃不自知。所謂日用而不知也。如前所云。乃害此心者。心害苟除。其善自著。不勞推測。纔有推測。卽是心害。與聲色臭味。利害得喪等耳。孟子所謂斧斤伐之。牛羊牧之者也。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道不遠。人自遠之耳。若的實自息。妄見良心善性。乃達材固有。何須他人模寫。但養之不害可也。作此不暇詳楷。然說得多。亦徒說。要達材自省耳。

二

達材資質甚美。天常亦厚。但前此講學。用心多馳騖於外。而未知自反。喻如年少子弟。居一故宅。棟宇宏麗。寢廟

堂室。廩庫廩庾。百爾器用。莫不備具。甚安且廣。而其人乃不自知。不能自作主宰。不能汛掃堂室。修完墻屋。續先世之業而不替。而日與飲博者。遨遊市肆。雖不能不時寢處於故宅。亦不復能享其安且廣者矣。及一旦知飲博之非。又求長生不死之藥。悅妄人之言。從事於丹砂青芝煨爐山屐之間。冀蓬萊瑤池可至。則亦終苦身亡家伶仃而後已。惟聲色臭味富貴利達之求。而不知爲學者。其說由前。有意爲學。而不知自反者。其說由後。其實皆馳騫於外也。昨相聚時。覺達材精神。日漸收拾。不甚馳散。但收拾之初。未甚清明。蒙然未有所向。雖講切之次。感而必應。此乃達材本心。非由外鑠。故如此耳。至於蒙而未發。則是馳騫昏擾之久。大體未能頓清明耳。若不寧耐。復放而他馳。入妄人之說。以求長生不死之術。則恐蓬萊瑤池終不可至。而叢爾之身。將斃於煨爐山屐之間矣。蒙見信之篤。輒此以助進修。向時曾說將孟子告子一篇。及論語中庸大學中。切己分明易曉處。朝夕諷詠。接事時。但隨力依本分。不忽不執。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久當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矣。不知曾如此作工夫否。

### 與潘文叔

得書知爲學有進。甚慰。但所謂怠墮急迫兩偏。此人之通患。若得平穩之地。不以動靜而變。若動靜不能如一。是未得平穩也。涵泳之久。馳擾暫殺。所謂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本心若未發明。終然無益。若自謂已得靜中工夫。又別作動中工夫。恐只增擾擾耳。何適而非此心。心正則靜亦正。動亦正。心不正則雖靜亦不正矣。若動靜異心。是有二心也。此事非有眞實朋友不可。

### 與彭世昌

堯舜之盛。詢於芻蕘。夫子之聖。以子夏爲啓子。顏淵爲非助我。孔文子之所以爲文者。在於不耻下問。人之取善。豈有定方。善之所在。雖路人之言。臧獲之智。皆當取之。世昌相信之意甚篤。而鄙意每欲世昌降意。與元忠講切。元忠之學。固未可謂便是。然其篤實躬行之日久。其非泛泛所能及者。其所長處。如某亦欲就而取決焉。在世昌

未易全輕之也。與人商論。固不貴苟從。然亦須先虛心。乃至聽其言。若其所言。與吾有未安處。亦須平心思之。思之而未安。又須平心定氣。與之辨論。辨論之間。雖貴伸己意。不可自屈。不可附會。而亦須有惟恐我見未盡。而他須別有所長之心。乃可。

與曾敬之

爲學日進。爲慰讀書作文。亦是吾人事。但讀書本不爲作文。作文其末也。有其本。必有其末。未聞有本盛。而未不茂者。若本末倒置。則所謂文。亦可知矣。適出書不時復。

與符舜功

靜惟來辱之意。非鄙人之所敢當。下問之及。時薦其愚。非能有崇論宏議。驚世駭俗之說。得之朋舊。以足下望之。太高。待之太過。初間未以爲然。及會得廣人至。連收兩書。禮意勤厚。非所宜得。見喻進脩之工。始信傳者之不妄。揆之愚心。恐成過當。詳細已嘗道於幾先。相會幸詢之。

二

某自初與舜功相見。卽進性格太緊之說。此在愚見。頗爲不苟。蓋事無大小。道無淺深。皆不可強探力索。人患無志。而世乃有有志。不如無志者。往往皆強探力索之病也。若無此病。譬如行千里。自一步積之。苟不已。無不至。但患不行耳。子淵大槩甚正。然甚欲得渠一相聚。書間所言。要不能盡心曲也。

三

見諭新工。足見嗜學。吾嘗謂楊子雲韓退之。雖不知道。而識度非常人所及。其言時有所到。而不可易者。楊子雲謂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爲不少矣。韓退之謂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孰能無惑。惑而不求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近世諸儒。皆不及此。然後知二公之識。不易及也。吾亦謂論學不如論師。侍師而不能虛心委己。則又不可以罪師。乘便遽甚。遺此不他及。

與符復仲

蒙示進學不替。尤以爲喜。常俗汨沒於貧富貴賤。利害得喪。聲色嗜欲之間。喪失其良心。不顧義理。極爲可哀。今學者但能專意一志於道理。事事要覩是。不肯徇情縱欲。識見雖未通明。行事雖未中節。亦不失爲善人。正士之徒。更得師友講磨。何患不進。未親師友。亦只得隨分自理會。但得不陷於邪惡。亦自可貴。若妄意強說道理。又無益也。

與周廉夫

處家之道。古聖人格言具在。易之家人。詩之二南。是也。今人縱能言。亦何以加也。若情勝禮。恩勝義之說。竊以爲未然。處家自有禮。自有義。禮義所在。豈可勝也。此言非但不知處家之道。亦不知禮義矣。商君說孝公以帝道王道。與今人言禮義相似。其實是講貫得一項。必不可行之說耳。帝道王道之實。其果如是乎。要看看其實王道。則孟子告齊宣梁惠者是矣。後來只是齊宣梁惠不能捨己私。以從孟子耳。孟子之說。安有不可行者哉。廉夫資稟隱約。卻不甚英特。從事於學問之日。又淺。今日之困固宜。平時固滯不通處。其在爐錘之門。雖或有未開豁。然稟受之偏。循習之久。豈能終廓然乎。非磨之以學問。其爲害。未有已也。

卷五 書

與呂伯恭

往歲先判府窀穸。頗比於執事。而卒不果。旣欲展慰。又不果。去冬因東陽郭伯清宅人。嘗拜疏。略申慰誠。計必徹聽。某前此雖得一再瞻見。殊未得款聽教誨。竊惟執事聰明篤厚。人人自以爲不及。樂教導人。樂成人之美。近世鮮見。如某疎愚。所聞於朋友間。乃辱知爲最深。苟有所懷。義不容默。天下事理。固有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而大賢君子。不能無蔽者。元獻晏公尹南京日。文正范公居母夫人憂。元獻屈致。教導諸生。文正孳孳誨誘不倦。從之游。

者。多有聞於時。竊聞執事者。儼然在憂服之中。而戶外之屨亦滿。伯夷柳下惠。孟子雖言其聖。至所願學則孔子。文正雖近世大賢。至其居憂教授。豈大賢君子之所蔽乎。執事之所爲標的者。宜不在此。執事天資之美。學問之博。此事之不安於心。未契於理。要不待煩說博引而後喻。竊聞凡在交游者。皆不爲執事安諒執事之心。亦必不自安也。夫苟不安。何憚而不幡然改之乎。於此而改。其所以感發諸生。亦不細矣。舜聞善。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君子之過。及其更也。人皆仰之。伏願不憚改過。以全純孝之心。不勝至願。

## 與呂子約

學者之病。隨其氣質。千種萬態。何可勝窮。至於各能自知有用力處。其致則一。唐虞三代盛時。邪說誠行不作。民生其間。漸於聖人之化。自無昏塞之氣。乖薄之質。其遷善遠罪之處。不謀同方。雖然。自下升高。積小之大。縱令不跌不止。猶當次第而進。便欲無過。夫豈易有。以夫子之天縱。猶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瞻之在前。忽然在後。顏子之粹。而猶若是。如有所立卓爾之地。竭其才而未能進。此豈可遽言乎。然開端發足。不可不謹。養正涉邪。則當早辨。學之正而得所養。如木日茂。如泉日流。誰得而禦之。今之學者。氣不至甚塞。質不至甚薄。鄉善之志。號爲篤切。鞭勉已至。循省已熟。乃日困於茫然之地。而無所至止。是豈非其志有所陷。學有所蔽。而然耶。臨深履冰。此古人實處。浴沂之詠。曲肱陋巷之樂。與此不相悖違。豈今之學。失其正。無所至止。謬生疑懼。浪爲艱難者。所可同日道哉。二書皆言近實。似知其病。考其要歸。乃非實省。但循此轍。恐成坐玩歲月。終無近實時耳。愚見如此。若謂不然。後便幸有以見教。

## 與戴少望

某銓曹報罷。歸已及秋。侍親粗適。無足道者。向辱下問。諄諄時竭愚心。辱以爲可語。益用不敢不自盡於左右。別既經時。兄亦涉歷千里而歸。整女宿留。龍窟臥病。與凡航川輿陸者。無往而非進學之地。來示謂向意爲學。而新功殊未蒙有以見教者。何耶。起居食息。酬酢接對。辭氣容貌顏色之間。當有日明日充之功。如木之日茂。如川之



日增。乃爲善學。古人之多。多形容詠嘆者。固皆吾分內。然戕賊陷溺之未免。則亦安得不課其進。雖如顏子夫子。猶曰。未見其止。易知易從者。實有親有功。可久可大。豈若守株坐井然哉。如中庸大學論語諸書。不可不時讀之。以聽其發揚告教。戕賊陷溺之餘。此心之存者。時時發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充養之功不繼。而乍明乍滅。乍流乍窒。則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者。何時而可復耶。任重道遠。繫兄是望。敢布胸臆。少見切磋之誠。且以求教。

### 與舒西美

某時下從諸兄講學。不敢自棄。頗有日益。恨不得吐露以求教也。今歲都下。與朋友講切。自謂尤更直截。知前日今時。學者悠悠不進。號爲知學耳。實未必知學。號爲有志耳。實未必有志。若果知學有志。何更悠悠不進。事業固無窮盡。然古先聖賢。未嘗艱難其途徑。支離其門戶。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曰塗之人。可以爲禹。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曰人有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人孰無心。道不外索。患在戕賊之耳。放失之耳。古人教人。不過存心。養心。求放心。此心之良。人所固有。人惟不知保養。而反戕賊放失之耳。苟知其如此。而防閑其戕賊放失之端。日夕保養灌溉。使之暢茂條達。如手足之掉頭面。則豈有艱難支離之事。今日向學。而又艱難支離。遲回不進。則是未知其心。未知其戕賊放失。未知所以保養灌溉。此乃爲學之門。進德之地。得其門。不得其門。有其地。無其地。兩言而決。得其門。有其地。是謂知學。是謂有志。既知學。既有志。豈得悠悠。豈得不進。元英春間相聚。始初亦間關。既而感發端的。臨別時。曾略箴其自喜過當。既過暨陽。便悔所以箴之者。適所以病之。今聞不甚進。其原皆起於此。別有書言之。尊兄朴茂。無他蹊徑。苟能端的自反。灼知陷溺戕賊之處。特達自奮。誰得而禦之。不然。恐未免爲不知學。爲無志而已矣。

### 與高應朝

比得書。知爲學進進。甚喜。爲學不當無日新。易贊乾坤之簡易曰。易知易從。有親有功。可久可大。然則學無二事。無二道。根本苟立。保養不替。自然日新。所謂可久可大者。不出簡易而已。應朝既自知資質偏駁。不廢磨礱。亦復

何憂。亦復誰禦。然當知染習未盡。大體實不得爲無傷也。未及作子約書。寫至此。思子約書中。有宜於靜。未宜於動之說。此甚不可。動靜豈有二心。旣未宜於動。則所謂宜於靜者。亦未宜也。先作應之書。不及此。成之到此。講切曲折。卻具應之書中。大抵學者。各倚其資質。聞見。病狀雖復多端。要爲戕賊其本心。則一而已。作書多不能詳。要之詳亦未必有益。苟有根本。自能不懈怠不倦。與同志切磋。亦何患不進。學如顏子。猶曰。未見其止。惟益勉之。

## 與楊敬仲

此心之良。戕賊至於熟爛。視聖賢幾與我異類。端的自省。誰實爲之。改過遷善。固應無難。爲仁由己。聖人不我欺也。直使存養。至於無間。亦分內事耳。然懈怠縱弛。人之通患。舊習乘之。捷於影響。慢游是好。傲虐是作。游逸淫樂之戒。大禹伯益。猶進於舜。盤孟几杖之銘。成湯猶賴之。夫子七十而從心。吾曹學者。省察之功。其可已乎。承喻未嘗用力。而舊習釋然。此真善用力者也。舜之孳孳。文王之翼翼。夫子言主忠信。又言仁能守之。又言用其力於仁。孟子言必有事焉。又言勿忘。又言存心養性以事天。豈無所用其力哉。此中庸之戒謹恐懼。而浴沂之志。曲肱陋巷之樂。不外是矣。此其用力。自應不勞。若茫然而無主。泛然而無歸。則將有顛頓狼狽之患。聖賢樂地。尙安得而至乎。

## 二

日新之功。有可以見教者否。易簡之善。有親有功。可久可大。苟不懈怠廢放。固當日新其德。日遂和平之樂。無復艱屯之意。然怠之久。爲積習所乘。覺其非而求復。力量未宏。則未免有艱屯之意。誠知求復。則屯不久而解矣。此理勢之常。非助長者比也。頻復所以雖厲而無咎。仁者所以先難而後獲也。若於此別生疑惑。則不耘助長之患。必居一於此矣。當和平之時。小心翼翼。繼而不絕。日日新。又日新。則艱屯之意。豈復論哉。願恐力量未能至此耳。

## 與項平甫

孟子揠苗一段。大槩治助長之病。真能不忘。亦不必引用耘苗。凡此皆好論辭語之病。然此等不講明。終是爲心

之累。一處不穩當。他時引起無限疑惑。凡此皆是英爽。能作文。好議論者。多有此病。若是朴拙之人。此病自少。所以剛毅木訥近仁。而曾子之魯。乃能傳夫子之道。凡人之病。患不能知。若真知之。病自去矣。亦不待費力驅除。真知之。卻只說得勿忘兩字。所以要講論者。乃是辨明其未知處耳。

### 與舒元賓

得書開讀。殊覺未甚明快。此事何必他求。此心之良。本非外鑠。但無斧斤之伐。牛羊之牧。則當日以暢茂。聖賢之形容詠歎者。皆吾分內事。日充日明。誰得而禦之。尊兄看到此。不須低回思索。特達奮發。無自沉於縈迴迂曲之處。此事不借資於人。人亦無着力處。聖賢垂訓。師友切磋。但助鞭策耳。

### 與徐子宜

某無能。連黜銓寺。今始以免試。擬隆興靖安簿。六年闕。去家四百里。久離侍下。欲急歸。文字但託淳叟取。比來所得朋舊。多好氣質講切。端的亦自覺稍進。兄爲學。必日新。恨不證於兄也。端卿蕃叟成之。淳叟諸公。自相講切。皆自謂有益。某觀之。甚不謂然。諸公雖各不同。然學失其正一也。嘗論其說。均爲邪說。其行均爲詖行。淳叟最先知過。成之相信甚篤。然蒙滯竟未開明。端卿力戰大屈。而後有省。蕃叟相見。始恐懼。而又不能灑然。見李叔潤。與之言惡俗交戕之處。泫然流涕。感激良深。自此亦可以爲學。第恨相處不久耳。此心之良。人所均有。自耳目之官不。思則蔽於物。流浪展轉。戕賊陷溺之端。不可勝窮。最大害事。名爲講學。其實乃物欲之大者。所謂邪說誣民。充塞仁義。質之懿者。乃使之困心疲力。而小人乃以濟惡行私。兄質性篤厚。行己有恥。不至有是。然近來講學。大率病此。不敢不相告。劉伯正嘗相聚否。聞其莊整。迺是有進。不及作書。煩爲致意。天民重困。猶昔。皆聞見駁雜之弊。近嘗苦口與言。稍能自反。應之亦復荒唐。今此相聚相款。志嚮卻篤。知非甚明。有可喜者。亦可爲天民慶也。端木君舉象先益之諸兄。時相聚否。蔡行之何以不來參部。彭子復戴少望皆安在。爲況如何。前年得少望書。復書頗切磋之。不知其書曾達否。兄講下多秀異否。劉司業在江西。民甚賴之。以與同官不協。得綿州去矣。便中特此奉記。

室。餘祝爲吾道自重。

二

婺女之行。道經上饒。往往聞說其守令無狀。與臨川大不相遠。旣而聞景明劾罷上饒南康二守。方喜今時監司。乃能有此。差強人意。劉文潛作漕江西。光前絕後。至其帥湖廣。乃遠不如在江西時。人才之難如此。某人始至。人甚望之。舊聞先兄稱其議論。意其必不碌碌。乃大不然。明不足以得事之實。而姦黠得以肆其巧。公不足以遂其所知。而權勢得以爲之制。自用之果。反害正理。正士見疑。忠言不入。護吏而疾民。陽若不任吏。而實陰爲所賣。姦猾之謀。無不得逞。賄賂所在。無不如志。聞有一二行遣。形若治吏。而僞文詭辭。諂順乞憐者。皆可回其意。下人轉移其事。如轉戶樞。胥輩窺之。審玩之熟。爲日久矣。所欲爲者。如取如攜。不見有毫髮畏憚之意。惟其正論誠意。則扞格而不入。乃以此自謂其明且公也。良民善士。疾首蹙額。飲恨吞聲。而無所控訴。公人世界。其來久矣。而尤熾於今日。公人之所從得志。本在官人不才。然向者邪說不甚盛。風俗不甚壞。公人未盡得顯然肆意。官人未盡與公人一律。官人之才者。固有實益。亦難得盛譽。官人之不才者。亦尙藉常理常心。默有維持。未至泯然大亂。十數年來。公人之化大行。官人皆受其陶冶。沉涵浸漬。靡然一律。而書生腐儒。又以經術爲之羽翼。爲之干城。沮正球之勢。塞懲治之路。潛禦其侮。陰助其瀾。故官人之才者。雖易以自見。易得盛譽。而無補風俗。無救大勢。至其不才。必至大亂。中人無以自立。皆從風而靡。隨波而流。守正而材術不足以自見者。其心僅不泯滅。而不復可伸。外之驅迫流狗者。亦不少矣。此今時之大勢。今之爲善者。猶持杯水救車薪之火也。然持杯水者常少。而抱薪者常多。某竊有區區之說。以爲可以絕薪而致水。要在於不厭詳復。不忽卑近。相與就實。以講求至理。研覈其實。毋遽以大意粗說蓋之。則至理可明。誠說可破。至理明。誠說破。則自其身。達之家國天下。無不可爲者。君心國論。亦有致力處。豈直州縣官吏間哉。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張官置吏。所以爲民也。民爲大社稷次之。君爲輕。民爲邦本。得乎丘民。爲天子。此大義正理也。今縣家親民撫字之職也。縣家而害民。州家得以治之。州家而害民。使家得

以治之。今州家使家。壅之以胥吏。塞之以僚屬。所賴以通閭巷田畝之情者。有被害者。赴愬也。今乃以告訐把持之名。而抑絕之。近來胥吏之妙用。專在抑絕赴愬者之路。懲一二以威衆。使之吞聲斂衽。重足脅息。而吾得以肆行而無忌。監司太守。有服其役。任其怨。而不得享其利者。有相爲相役。而共享其利者。

### 與趙子直

比來道路田畝。皆鼓舞盛德。汙吏黠胥。頗亦斂戢。鄉來懷疑者。皆已冰釋矣。然所在積弊。非一日可去。要當耐久。緝理。想大賢之心。亦未易滿也。大抵益國裕民之心。在吾人固非所乏。弊之難去者。多在簿書名數之間。此姦貪寢食出沒之處。而吾人之所疎者。比嘗考究此等。頗得其方。蓋事節甚多。難以泛考。要須於一事精熟。得其要領。則其他卻有緣通類舉之理。所謂一堵牆。百堵調。撫之秋輸。鄉者病於加合之無藝。又受領官吏。高下其手。輕重不均。有臨川陳知縣鼎者。議革其弊。以爲盡去之。則州用軍糧名會等米。皆取於此。有不可闕。於是約其類。每斗加五十合。而令兩斛輸三斛。官得以足。民亦不病。而又無輕重不均之弊。民大便之。陳知縣既去。後來又於三斛之上。又加斛面。曾有徐提舉者。甚愛民。一日不測入倉。百姓皆訴斛面太重。徐提舉方責罵受領官吏。官吏輒以州用軍糧名會米爲解。提舉不能加詰。不知先已兩斛納三斛。已是算足州用軍糧名會等米矣。所謂斛面者。又在此外尅歛。大抵不知節目名數之詳。鮮有不爲其所欺者。斛面之弊。去年趙使君稍稍正之。民已大悅。今歲撫雖小稔。而連雨阻穫。損折者已十三四。今未穫者尙多。已穫者亦未得春造。苗限自當有展。而州縣殊無寬假之意。稅租折變。著令以納。月上旬時。估中價準折。而折穀折糶。侵民之直。至於再倍。其在今歲。尤爲可念。列具詳細數納呈。幸少留意觀之。亦庶幾一堵牆百堵調者。世儒耻及簿書。獨不思伯禹作貢成賦。周公制國用。孔子會計。當洪範八政。首食貨。孟子言王政。亦先制民產。正經界。果皆可耻乎。官吏日以貪猥。弊事日以衆多。豈可不責之。儒者。張官置吏。所以爲民。而今官吏日增。術以朘削之。如恐不及。蹶邦本。病國脈。無復爲君愛民之意。良可歎也。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損下益上。謂之損。損上益下。謂之益。理之不易者也。而至指以老生常談。良可歎也。大著盡

公守正。今世鮮麗。而諸公皆議其不密。議者之心。固有大病。而在大著不爲無疵語。有失言之戒。易有謹密之辭。不可不察也。別紙所錄利便。不可使胥吏見之。

## 與辛幼安

輒有區區。欲效芹獻。伏惟少留聰明。賜之是正。竊見近時有議論之蔽。本出於小人之黨。欲爲容姦隱之地。而飾其辭說。託以美名。附以古訓。要以利害。雖資質之美。心術之正者。苟思之不深。講之不詳。亦往往爲其所惑。此在高明。必已洞照本末。而某私憂過計。未能去懷。敢悉布之。且以求教古人。未嘗不言寬。寬也者。君子之德也。古之賢聖。未有無是心。無是德者也。然好善而惡不善。好仁而惡不仁。乃人心之用也。遏惡揚善。舉直錯枉。乃寬德之行也。君子固欲人之善。而天下不能無不善者。以害吾之善。固欲人之仁。而天下不能無不仁者。以害吾之仁。有不仁不善。爲吾之害。而不有以禁之。治之。去之。則善者不可以伸。仁者不可以遂。是其去不仁。乃所以爲仁。去不善。乃所以爲善也。故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夫五刑五用。古人豈樂施此於人哉。天討有罪。不得不然耳。是故大舜有四裔之罰。孔子有兩觀之誅。善觀大舜。孔子寬仁之實者。於四裔兩觀之間。而見之矣。近時之言寬仁者。則異於是。蓋不究夫寬仁之實。而徒欲爲容姦隱之地。殆所謂以不禁姦邪爲寬大。縱釋有罪爲不苛者也。罪疑爲輕。罪而有疑。固宜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謂罪疑者也。使其不經。甚明而無疑。則天討所不容釋。豈可失也。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使在趨走使令之間。簿書期會之際。偶有過誤。宥之可也。若其貪黷姦宄。出於其心。而至於傷民蠹國。則何以宥爲。於其所不可失而失之。於其所不可宥而宥之。則爲傷善。爲長惡。爲悖理。爲不順天。殆非先王之政也。自古張官置吏。所以爲民。爲之困。爲之械繫。爲之鞭箠。使長吏操之。以禁民爲非。去其不善不仁者。而成其善政。仁化。懲其邪惡。除亂禁暴。使上之德意。布宣於下。而無所壅底。今天子愛養之方。丁寧於詔旨。勤卹之意。焦勞於宵旰。賢牧伯班宣惟勤。勞來不怠。列郡成風。咸尙慈恕。而縣邑之間。貪饕矯虔之吏。方且用吾君禁非懲惡之具。以逞私濟欲。置民於困。圍械

繫鞭箠之間。殘其支體。竭其膏血。頭會箕歛。槌骨瀝髓。與奸胥猾徒。厭飲咆哮。其上巧爲文書。轉移出沒。以欺上府。操其奇贏。與上府之左右。締交合黨。以蔽上府之耳目。田畝之民。劫於刑威。小吏下片紙。因纍纍如驅羊。劫於庭廡。械繫之威。心悸股慄。箠楚之慘。號呼籲天。墮家破產。質妻鬻子。僅以自免。而曾不得執一字之符。以赴愬於上。上之人。或浸淫聞其髣髴。欲加究治。則又有庸鄙淺陋。明不燭理。志不守正之人。爲之緩頰。敷陳仁愛寬厚有體之說。以杜吾窮治之意。游揚其文具。僞貌誕謾之事。以掩其罪惡之迹。遂使明天子勤恤之意。牧伯班宣之誠。壅底而不達。百里之宰。眞承宣撫字之地。乃復轉而爲豺狼蝟蟻之區。日以益甚。不可驅除。豈不痛哉。若是者。其果可宥乎。果可失乎。至於是而。又泛言寬仁之說。以逆蔽吾窮治之途。則其滋害遺毒。縱惡傷和。豈不甚哉。其與古人寬仁之道。豈不戾哉。今之貪吏。每以應辦財賦爲辭。此尤不可不辯。今日邦計。誠不充裕。賦取於民者。誠不能不益於舊制。居計省者。誠能推支費浮衍之由。察收斂滲漏之處。深求節約。檢尼之方。時行施舍。己責之政。以寬民力。以厚國本。則於今日。誠爲大善。若未能爲此。則亦誠深計遠慮者之所惜。然今日之苦於貪吏者。則不在此。使吏果不貪。則因今之法。循今之例。以賦取於民。民猶未甚病也。今貪吏之所取供公上者。無幾。而入私囊者。或相十百。或相千萬矣。今縣邑所謂應辦月解歲解者。固多在常賦之外。然考其所從出。則逐處各有利源。利源所在。雖非著令之所許。而因循爲例。民亦視以爲常。而未甚病也。利源有優狹。優者應辦爲易。狹者應辦差難。然通而論之。優者多。狹者少。若循良之吏。則雖在利源狹處。亦寧書下考。不肯病民。今之貪吏。雖在利源優處。亦啓無厭之心。搜羅既悉。而旁緣無藝。張奇名以巧取。持空言以橫索。無所不至。方且託應辦之名。爲缺乏之說。以欺其上。顧不知事實不可掩明者。不可欺。通數十年之間。取其廉而能者。與其貪之尤者。而較之。其爲應辦則同。而其賦取誅求於民者。或相千萬而不啻。此貪吏之所借以爲說。而欺上之人者。最不可不察也。貪吏害民。害之大者。而近時持寬仁之說者。乃欲使監司郡守。不敢按吏。此愚之所謂議論之蔽。而憂之未能去懷者也。不識執事以爲如何。今江西繫安撫修撰是賴。願無搖於鄙陋之說。以究寬仁之實。使聖天子愛養之方。勤恤之意。無遠不

暨無幽不達。而執事之舊節素守。無所屈撓。不勝幸甚。

## 卷六 書

### 與傅全美

比領教劄。禮意謙勤。感佩固深。然非所以望於左右者。繼此凡有可以警誨。幸無愛言。仙里年來向學者甚衆。風習可尙。正賴長者不憚告教。使後生晚學。得知前輩風采。謙沖就實。無徒長虛誕。使他日反指向學者以爲戒。幸甚。

### 二

南城朋舊至此。未嘗不詢動靜。比來於包顯道處。尤知其詳。竊聞嘗以追惟往事。自咎過深。至於成疾。此殆失於講究用心之過也。古之學者。本非爲人。遷善改過。莫不由己。善在所當遷。吾自遷之。非爲人而遷也。過在所當改。吾自改之。非爲人而改也。故其聞過則喜。知過不諱。改過不憚。顏氏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豈爲人哉。一聞爲仁由己之言。請問其目不少。後既得視聽言動之目。請事斯語不少。遜。某竊嘗謂若顏子者。可謂天下之大勇矣。故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聖人所貴於訟過者。以其知之必明。而改之必勇也。今訟其過。而至於消沮摧縮。奪其志氣。而蝕其神明。則亦非聖人訟過之旨矣。鈞是人也。雖愚可使必明。雖柔可使必強。困學可使必至於知。勉行可使必至於安。聖人不我欺也。於是而曰。我不能其爲自棄也。果矣。常人。有是。皆可責也。若夫質之過人者。而至於有是。是豈得而道其責哉。今如全美之顛悟俊偉。蓋造物者之所嗇。而時一見焉者也。聞見該洽。詞藻瞻蔚。乃其餘事。公方之操。闊達之度。交游推服。聞者莫不敬仰。又謙謙若不足。片言之善。一行之美。雖在晚進。後出。樂推先焉。此人。所難能。而全美優爲之。古人之學。非全美之望。而誰望。若乃比者。致疾之故。則又殆於不能自拔者矣。由前之責。非全美之責。而誰責。不肖之人。悖逆犯上。死有餘罪。而何敢見其靈響。今



全美乃悔其初。不有以厭不肖者之欲。而以致彼之死爲己罪。則亦惑矣。夫厭不肖者之欲。以遂其悖逆之謀。繩以春秋之法。不免於首惡矣。惠姦獎逆。以細人之姑息爲美行。以全美之明。豈得不知此之爲非是。而反悔其既往之不爲邪祟之說。稍剛正者。不得而行焉。而全美乃惑之乎。是殆生於悔所不當悔。而侵尋以溺於是耳。夫以不爲細人之姑息。以惠姦獎逆爲悔。以死有餘罪之鬼。決不敢見其靈響者爲祟。則全美之不能自拔甚矣。夫不能自拔之過。在今日所宜勇改者。悔其所不當悔。惑其所不當惑。其理既明。願速更之。毋遲遲也。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過者。雖古之聖賢。有所不免。而聖賢之所以爲聖賢者。惟其改之而已。不勇於改。而徒追咎懊悔者。非某之所聞也。人之所以爲人者。惟此心而已。一有不得其正。則當如救焦溺。而求所以正之者。今邪正是非之理。旣已昭白。豈可安於所惑。恬於所溺。而緩於適正也哉。今人所患。在於以己爲是。歸非他人。雖有顯過。猶悍然自遂。未嘗略有自咎自責之意。今全美於所不當自咎者。尙以自咎於所不當自責者。尙以自責。與所謂不知其非。悍然自遂者。相千萬也。今豈不能於所當改者。而勇改之。願益勵學。不爲人之志。勉致爲仁。由己之實。思顏子之大勇。奮然自拔。蕩滌摧傷湮沒之意。不使有毫毛。得以宿留於庭宇。光芒所射。豈止在斗牛間。正大之氣。當塞宇宙。則吾道有望。

### 與傅子淵

三復來書。義利之辯。可謂明矣。夫子言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孟子謂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讀書者多忽此。謂爲易曉。故躐等凌節。所談益高。而無補於實行。今子淵知致辨於此。可謂有其序矣。大端旣明。趨向旣定。則明善喻義。當使日進。德當日新。業當日富。易之學。聚問辨。寬居仁行。中庸之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皆聖人之明訓。苟能遵之。當隨其分量。有所增益。凡此皆某之所願從事。而願與朋友共之者。是後新工。與見南軒所得。願悉以見警。書尾善則速遷。過則速改之語。固應如是。然善與過。恐非一旦所能盡知。賢如蘧伯玉。猶欲寡其過。而未能。聖如夫子。猶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論語載夫子稱顏子好學。易大傳稱其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乃自其好學而能然。今子淵所謂遷善改過。雖無一旦盡知之心。然觀其辭意。亦微傷輕易矣。愚見如此。子淵以爲何如。

## 二

子淵判別得義利甚明白。從此加工。宜其日進。但不可他有眩惑耳。如來書集義之說。已似有少眩惑。蓋孟子所謂集義者。乃積善耳。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苟卿積善成德之說。亦不悖理。若如近來腐儒。所謂集義者。乃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者也。諸非紙筆可盡。當遲面剖。

## 三

日遲從者之來。想失賢郎。家事未易區處。建昌問學者雖多。亦多繆妄。近符生敍者。輒以書肆其無知之談。此輩庸妄無知。無足多怪。獨怪其敢爾恣肆無忌憚耳。吾嘗謂一種無知庸人。難於鑄鑿。往往累人。事楊朱則鈍置楊朱。事墨翟則鈍置墨翟。不明者。往往歸咎其師。不知其爲師者。亦誠冤也。此等固不足道。然義亦不當容其恣肆耳。吾子淵不得不任其責。

## 與傅聖謨

不假推尋擬度之說。殆病於向者推尋擬度之妄。已而知其非。遂安之以爲道。在於是。必謂不假推尋爲道。則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探賾索隱。鈎深致遠者。爲非道邪。必謂不假擬度爲道。則是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者。爲非道邪。謂卽身是道。則是有身者。皆爲有道邪。是殆未得夫道之正也。謂悠悠日復一日。不能堪任。重道遠之寄。此非道也。貧窶不能不爲累。此非道也。學如不及。學如不厭。憂之如何。如舜而已者。道當如是故也。簞食瓢飲。不改其樂。肘見纓絕。不以爲病者。道當如是故也。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與夫耕莘築岩釣渭者。此所以餬其口也。夫子絕糧。曾子七日不火食。而匡坐絃歌。歌聲若出金石。夫何累之有哉。子路結纓。曾子易簞。乃在垂死。而從容如此。貧孰與死。而云爲累。無乃未得爲聞道者乎。以聖謨之英敏。而不知此。無乃未之思乎。無乃

向之所謂道者。反所以爲道之蔽而然乎。

二

得書。喜聞所學之進。然前書所欲致區區者。終未蒙省錄。聖謨誠能就前書所論者。有實省處。則今日之病。不待繁言而自解。吾道當自此而明矣。作文特吾人餘事。從事其間。而又鹵莽。是謂執事不敬。若如來書之意。則幾於陋矣。孔子讀易。韋編三絕。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顏淵問爲邦。夫子告以四代之事。孟子闢楊墨。自比於禹之抑洪水。此皆聖謨所宜以爲標的者。文字間。又何足以汨沒聖謨乎。

三

聖謨能知始志之非。正極可喜。緣患故而有其志。固宜未得其正。既就學問。豈可不知其非。大抵學者。且當論志。不必遽論所到。所志之正不正。如二人居荆楊。一人聞南海之富象犀。其志欲往。一人聞京華之美風教。其志欲往。則他日之間途啓行。窮日之力者。所鄉已分於此時矣。若其所到。則歲月有久近。工力有勤怠。緩急。氣稟有厚薄。昏明。強柔利鈍之殊。特未可遽論也。近來學者。多有虛見虛說。冥迷渺茫。不肯就實。原其所以。皆是學無師授。聞見雜駁。而條貫統紀之不明。凡所傳習。祇成惑亂。此一節又不與其志。來書意識之說。天地相似之間。皆坐此也。讀書須是章分句斷。方可尋其意旨。與天地相似之語。出於易繫。自易與天地準。至神無方而易無體。是一大段。須明其章句。大約知此段。本言何事。方可理會。觀今人之用其語者。皆是斷章取義。難以商確。試因聖謨從心所欲。不踰矩之說。略言聖人賢人衆人。有當致疑之處。如至誠無息。而顏淵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不知日月至者。其所至之地。與不違之地。同乎不同。不違之地。與無息之地。同乎不同。誠者。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也。若思誠者。但是未能不思不勉耳。豈皆不得。皆不中。但未能盡誠。未可以擅誠之名耳。豈是皆不誠。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凡此皆泛言誠。不專指聖人也。今之學者。豈皆不誠。不知思誠時。所得所中者。與聖人同乎不同。若其果同。則是濫觴與溟渤。皆水也。則大小廣狹淺深之辨。亦自不害其爲同。第未知所謂同。

者。其果同乎。故嘗謂其不同處。古人分明說定等級差次。不可淆亂。亦不難曉。亦無可疑。獨其所謂同者。須是真實分明。見得是同乃可。不然。卻當致疑而求明也。若如此理會。則已明白與未明白者。不應致疑與合致疑者。兩處不相淆雜。學問自得要領。不爲泛然無端之言所惑。已知者。則力行以終之。未知者。學問思辨以求之。如此則誰得而禦之。聖謨非特其志之病。亦坐聞見之陋。條貫統紀之未明。故某前數書。多每處解釋。如授小兒。以聖謨之聰明。夫豈少此。蓋亦漸於陋習。膠於繆說。不能不惑亂而至此也。若明知向來聞見之陋。從頭據實理會。則古人之訓。吾心之靈。當會通處多矣。今此之言。殆爲芻狗耳。發諸書畢。後寫此書。體倦殊草率。試罷能一來乎。

## 與包詳道

人生天地間。氣有清濁。心有智愚。行有賢不肖。必以二塗總之。則宜賢者心必智。氣必清。不肖者心必愚。氣必濁。而乃有大不然者。乖爭陵犯。汙穢邪淫之行。常情之所差所惡者。乃或縱情甘心而爲之。此所謂行之不肖者也。於此有所不敢爲。有所不忍爲。有所不肯爲。而每求其是者。正者善者而爲之。雖未能必是。必正必善。而其志則然。日履之間。蓋與向所謂不肖者。背而馳也。是亦可謂行之賢者也。行之不肖。固爲愚矣。謂不肖者爲愚。則反是者。亦可謂之智。然行之不肖者。則或耳目聰明。心意慧巧。習技藝則易能。語理致則易曉。人情世態。多所通達。其習於書史者。雖使之論道術之邪正。語政治之得失。商人品之高下。決天下國家之成敗安危。亦能得其髣髴。彼固不能知其真。得其實。詣其精微。臻其底蘊。而其揣摩傳會之巧。亦足以熒惑人之耳目。而欺未明者之心。玩之而有味。稽之而有證。非知言之人。殆未可謂不難辨也。至其行之賢者。則或智慮短淺。精神昏昧。重以聞見之狹陋。漸習之庸鄙。則其於慧巧者之所辯。渾然曾不能知。甚至於如苟卿所謂門庭之間。猶可誣欺焉。道術之邪正。政治之得失。人品之高下。天下國家之成敗安危。尙何所復望其判白黑於其間哉。利誘而害怵。刑驅而勢迫。雖使之如商丘開之赴水火。蓋未必不可也。理不可以泥言而求。而非言亦無以喻理。道不可以執說而取。而非說亦無以明道。理之衆多。則言不可以一方指。道之廣大。則說不可以一體觀。昔人著述之說。當世講習之言。雖以

英傑明敏之資。盤旋厭厭於其間。尙患是非之莫辯。邪正之莫分。亂真之似。失實之名。一有所蔽。而天地爲之易位。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其於聖賢之言。一失其指。則倒行逆施。弊有不可勝言者。況於短淺之智慮。昏昧之精神。狹陋之聞見。庸鄙之漸習。一旦駭於荒唐繆悠之說。驚於詭譎怪誕之辭。則其顛頓狼狽之狀。可勝言哉。正使與之誦唐虞之書。詠商周之詩。殆亦未必不指汙沱爲滄海。謂丘垤爲嵩華。況又雜之以不正之言。亦安得而不狼狽哉。當其猖狂惶駭之時。蓋不必明者而後知其繆也。由是而言。則所謂清濁智愚者。殆不可以其行之賢不肖論也。觀詳道之素。亦可謂行之賢者也。然某之竊所憂者。蓋以其氣之不得爲清。而心之不得爲智。聞見之不博。而漸習之未洪。一有所駭。而莫克自定。止之者不一二。而驅之者八九。其所當論者。蓋在清濁智愚之間。而不在於道術之際也。不論其始之謬。以求復其常。而悉精彈力於道術是非之際。此其所以愈驚而愈遠也。詳道始至。此其說蓋甚怪。然某觀詳道之質。本甚淳朴。非能自爲此怪說也。使生治古盛時。康衢擊壤之謠。中林肅肅之行。未必不優爲之也。一溺於流俗。再眩於怪說。狼狽可憐之狀。遂至於此。凡所以相告者。不過明怪說之妄。欲詳道之知其非。而復其常也。所慮者。通疏曉了之人少。狂妄迷惑之人多。則其相與推激。而至於風波荆棘陷穿之地者必衆。詳道氣之未清。心之未智。則殆將鼓舞舞倡。和於其間。又安能知其非。而自免於此耶。今詳道日履之間。所謂行之賢者。固未嘗自失。獨不幸悉心畢力。以講術業。而不能自免於迷惑。今但能退而論於智愚清濁之間。則是惑庶幾乎自解矣。道術之是非邪正。徐而論之。未晚也。當局者迷。旁觀者審。用心急者。多不曉了。用心平者。多曉了。英爽者。用心一緊。亦且顛倒眩惑。況昏鈍者。豈可緊用心耶。昆仲向學之志甚勤。所甚病者。是不合相推激。得用心太緊耳。幾先嘗說。諸公所謂退步。乃是進步耳。此公卻胸襟曉了。儘不狂妄。其疇昔之所患。在於徇俗自安。不向進耳。使其聞正言。而知懼知勉。卻不至於繆戾也。

二

承諭爲學日益。良愜所望。鄉來清濁智愚之說。願無棄鄙言。時一閱之。或有所啓也。人之省過。不可激烈。激烈者。

必非深至。多是虛作一場節目。殊無長味。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久後看來。當亦自知其未始有異於初。徒自生枝節耳。若是平淡中實省。則自然優游寬裕。體脈自活矣。

## 三

學問日進。甚善甚善。爲學固無窮也。然病之大端。不可不講。常人之病。多在於點。逐利縱欲。不鄉理道。或附託以售其姦。或訕侮以逞其意。皆點之病也。求諸癡者。固無是矣。然眩於所聽。而不明乎擇。苟於所隨。而不審於思。覬覦於非所得。僭妄於非所能至。失常犯分。貽笑召侮。則癡之爲病。又可勝言哉。詳道之病。想已自知其大槩。第未可自謂已知之矣。當於日用出言措意之間。精觀密考。使有日改月化之效。或庶幾其可瘳也。如自謂吾已知之矣。則是癡自若也。來書云。方獲自知之審。若使某代言。必曰。僅能自知。言心聲也。不可託之以立詞之不善。當知是本根之病。能於此有感。則自可觸類而長矣。

## 四

爲學日進。尤以爲喜。詳道天質淳真。但不爲夸詐者所惑。亦自有過人處。文采縱不足。亦非大患。况學之不已。豈有不能者。獨恐無益友相助耳。秋試後。能相過。當叩所得。某年來氣血殊憊。頗務養息。然亦不遂所志。五月來。教授兄一病。殊可畏。近乃向安。此數日。尤加強可喜。家間聚指之衆。尊幼中。不能不時有疾病。令人動念耳。其貧窘又益甚。幸諸兄相聚。所講皆其所以處此者。故氣象和裕。人亦不知其如此耳。得諸公書。開益良多。第倦甚作復。不能宣究所懷。要之紙筆所傳。豈如面承也。

## 五

垂諭新工。以是未能寬裕。所以費力處多。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壓而飭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此數語不可不熟味。於己於人。皆當如此。若能若此。靜處應事。讀事接人。皆當有益。優游寬容。卻不是委靡廢放。此中至健至嚴。自不費力。恐詳道所爲奮迅者。或不免助長之患。愚見如此。不識以爲如何。

近嘗得李季遠書。盛陳別後爲學工夫。大抵以爲朝夕不懈涵泳。甚有日新之意。又以詳道力以本無事之說排之。渠又論不可無事之故。某復書云。所示與詳道議論不合之處。皆是講學不明。人持所見以爲說。用相切磋。殆如兒戲。今此得信。又有與敏道異同之論。要亦是兒戲耳。精勤不懈。有涵泳玩索之處。此亦是平常本分事。豈可必將無事之說排之。如讀書接事間。見有理會不得處。卻加窮究理會。亦是本分事。亦豈可教他莫要窮究理會。若他持此說者。元無着實。但是虛意駕說。立議論。初無益於事實。亦須窮見其底蘊。只就他虛意無實處理會。豈可以一說攻一說。如詳道來書。甚見已學不明。但執虛說之病。所與敏道書。前一截敘述工夫處。卻自分明。及至豈有要尋方略踐一行之語。此病又見。如敏道所論。亦嘗至此間言之。某但與敏道說。此皆是閑說話。皆緣不自就身己着實做工夫。所以一向好閑議論。閑議論實無益於己。亦豈解有明白處。須是自知此等說話。是閑議論。方有就已向實工夫。涵養講究。卻是本分事。

## 七

朋友自仙里來者。皆云。蒙子淵啓發。無不推服。但頗有言其酒後言動。殆不可考。吾家長上。亦罪其顛狂。又有詩偈類釋子語。不可以訓。要之瑕瑜功罪。各不相掩。今亦不及作渠書。或相聚。得以此書示之爲幸。某未得差勅。未及入城。聞子淵欲來。及今爲一來尤佳。

## 與包顯道

南軒物故。何痛如之。吾道失助不細。近方欲通渠書。頗有所論。今遂抱恨矣。某今歲與朋友讀書滋瀾。在敝居之南五里許。密邇毛坊大路。諸況明甫必能言之。寫至此。方記得曾與顯道一到其下議事來。但當時未有滋瀾之名耳。

## 二

得曹立之書云。晦菴報渠云。包顯道猶有讀書親師友。是充塞仁義之說。註云。乃楊丞在南豐親聞其語。故晦菴與某書亦云。包顯道尙持初說。深所未喻。某答書云。此公平時好立虛論。須相聚時。稍減其性。近卻不曾通書。不知今如何也。來書云。叩楊丞所學。只是躬行踐履。讀聖賢書。如此而已。觀如此而已之辭。則立之所報。殆不妄矣。不知既能躬行踐履。讀聖賢書。又有甚不得處。今顯道之學。可謂奇怪矣。

## 與包敏道

昆仲爲學。不患無志。患在好進欲速。反以自病。聞說日來愈更收斂定帖。甚爲之喜。若能定帖。自能量力隨分。循循以進。儻是吾力之所不能及。而強進焉。亦安能有進。徒取折傷困吝而已。

## 二

小家兄疾嗽驟作。殊令人驚。今幸安愈。滋瀟朋友相聚。爲況不減疇昔。元明綜家務時。到槐堂。亦不甚得作文字。然氣宇超邁。殊不湮沒。差強人意。但恐久不就學。則不能成其器耳。諸姪節前常作文。節後殊不及作。亦是事多。世昌教諸小子。又自有道理。諸子亦麀麀不厭。就中春弟伎倆尤進。制子四月間。來滋瀟。住得旬日。歸後又加進。初時與春弟某。春弟頗不能及。今年乃反出春弟之下。近旬日某甚進。春弟又少不逮矣。凡此只在其精神之盛衰耳。逢子常出讀書。亦頗識字百七。姪近歸。其文亦進。遇事愈有力。今已如館矣。試罷能一來否。聞諸公定帖可喜。但恐來年尙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書詞亦尙虛驕。未甚穩實。履德之基。謙德之柄。復德之本。得罪於履。得罪於謙。難以言復矣。

## 三

向嘗得敏道一書。書中雖無他說。然詞語多不平穩。未能不以爲憂。及得今書。開讀之。卻覺全與舊時所得書不同。大抵昆仲之病。皆在銳進之處。畢章退讓安詳之人。自然識羞處多。今爲學不長進。未爲大患。因其銳進。而至於狂妄。不識羞。則爲惑深。而爲累大。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者也。別有一種人。安詳遲鈍。則只消勉之使進。往



往不至有狂妄之患。至如昆仲。則最貴退讓。若不知此。則病生難救。見詳道說。欲得回字。凌遽遣此。承秋涼有肯顧之意。儻不差遲。當得面叩也。

四

敏道之歸。諸書悉未及復。幾未督過。貴溪桂店。桂氏一族甚盛。皆尊尙禮法。往年新闢書院。欲延賢師。其子弟德輝者。今夏處茅堂稍久。志向甚正。今其長上遣德輝詣仙里。屈顯道以主新書院。來此求書。應天山書堂已就。某來歲攜二子。滋瀾其上。渠家書院。密邇應天。顯道肯來。亦可時時過從。聞其書院甚宏敞。景趣亦不惡。或有高弟。彼中亦儘可相處。得從所請。甚幸。敏道歸後。三家兄嘗語及。以爲向來澆薄乖戾之氣頓無。自非深懲痛省。何以至此。屢加歎賞。雖姪輩議論亦然。乃知在彼無惡。在此無斃。固然之理也。

與吳伯顥

此得報字。喜聞日新之功。作事業。固當隨分。有程準。若着實下手處。未易泛言。只如八哥在此。朝夕有師友講切。反有倦志。不能進前。然此在八哥。亦未易遽責。蓋此事論到着實處。極是苦澀。除是實有終身之大念。近到此間。卻儘有堅實朋友。與之切磋。皆輒望風畏怯。不肯近前。每每尋軟弱浮泛之人。與之閑話。以爲有益。及至被人指摘。卽有垂頭鬪耳之狀。近日雖稍鮮蘇。終是不能奮拔。近見其資庸腐。亦但涵養之耳。俟其更健。乃堪爐錘也。此於八哥。亦未足深訝。如四哥。但未會到此間耳。遇着真實朋友。切磋之間。實有苦澀處。但是良藥苦口。利於病。須是如此。方能有益。不可不知也。

與吳仲詩

鄉主文所言質論。偶七哥於故書中。忽得之。其文信美。今錄去。其人似多讀曾南豐陳后山文。卻是好時文秀才。觀此人之才。似亦有可用。終是氣格卑小。研覈事情處。卻甚謹切。有可法者。若論財用處。似不甚知其實。然其說大綱亦好。謾錄去。曾南豐論將二篇。以其它蹈襲分明處。亦可以見曾之議論。自然與他別處。大抵天下事。須是

無場屋之累。無富貴之念。而實是平居要研覈天下治亂。古今得失。底人方說得來。有筋力。五哥心志精神儘好。但不要被場屋富貴之念羈絆。直截將他天下事。如吾家事相似。就實論量。卻隨他地步。自有可觀。他人文字議論。但謾作公案事實。我卻自出精神。與他披判。不要與他牽絆。我卻會斡旋運用得他。方始是自己胸襟途間。除看文字外。不妨以天下事。逐一自題評研覈。庶幾觀它人之文。自有所發。所看之文。所討論之事。不在必用。若能曉得血脈。則爲可佳。若胸襟如此。縱不得已。用人之說。亦自與只要用人之說者不同。若看文字時。有合意。或緊要事節。不妨熟讀。讀得文字熟底。雖少亦勝鹵莽而多者。

## 與吳叔有

近來所學如何。嘗思初至此時。感發甚盛。但當時以信向之篤。心誠感通。如草木遇春而生。蓋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有如唐虞三代之民。由而不知。然舊習深固。少緩爐錘。則所感密消。唯存虛氣。而實皆舊習矣。臨歸數日。頗知其首尾。知處雖大與舊不同。而純誠專一。乃反不及。是以乍昏乍明。未必能日新也。往事要不必論。直便自即今奮拔。乃是即今奮拔。何復論前日也。然既已奮拔。則其智必明。其智苟明。則前日所爲。亦能自知首尾。故寫此以爲驗爾。切不可強附會吾言。信至但款曲深思。實者有不合處。寫來力辨。乃見足下長進處。若但隨人言語轉。卻是自家更無主人。何以爲學。觀至此。或已失了精彩。卻須且放下此信。整冠肅容。自振迅精神。從實端的自省。須要清健明白。卻再取此信觀之。有不合處。不可強合。須精思熟考。寫來辨之。乃善。

## 卷七 書

## 與勾熙載

初聞臺評相及。固已怪駭。然其餘二三人。又頗當人心。亟欲一見全文。以覈厥旨。及得而觀之。亦良可笑。如論吳洪王恕。人亦孰以爲非。然吳洪章中。乃爲唐仲友雪屈。波及朱元晦。謂以洪醞釀。竟成大獄。致仲友以曖昧去議。

者寬之。此尤可笑。吾人所安者義理。義理所在。雖刀鋸鼎鑊。有所不避。豈與患得患失之人。同其欣戚於一陞黜之間哉。顧所深念者。道之消長。治亂攸分。羣徒比周。至理鬱塞。遏絕齊語。楚咻盈庭。聚蚊成雷。明主孤矣。雖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今之賢者。亦加少爲多。臨深爲高耳。揆之古人。豈能無愧息。肩王事。一意自省。尙友方冊。勉所未至。則是悠悠者。蓋有負於國。有負於民。有負於公道。而獨無負於我矣。向日解舟。不得面別。乘便寓此。臨風依然。

### 與彭子壽

垂示所疑。尤見撝謙之德。聖賢教人。固句句實頭。但不可專指操存之說。操則存。只是孔子一句。孟子引在牛山之木。嘗美矣。一章後。試取孟子全章讀之。旨意自明白。血脈自流通。古人實頭處。今人蓋未必知也。楊子雲再下注腳。便說得不是。此無足怪。子雲亦未得爲知道者也。言固難以盡意。而達之以書問尤難。蓋學之不講。物未格。知未至。則其於聖賢之言。必未能昭晰。如辯蒼素。數奇耦之審也。凡所引用。往往失其本旨。千里附書。往復動經。歲時。豈如會面。隨問隨答。一日之間。更互酬酢。無不可以剖析。且如來示謂此心本體。雖未嘗不存。而舊習蔽錮。亦未易遽去。若言雖未嘗不存。則與操存捨亡之說。亦不相似矣。大抵講明存養。自是兩節。易言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大學言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脩。孟子言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皆是聖賢教人。使之知有講學。豈有一句不實頭。今講學之路未通。而以己意附會往訓。立爲成說。則恐反成心之蝨賊。道之榛棘。日復一日。而不見其進。志與事乖。說與行違。首尾衝決。本末舛逆。未可歸之稟賦。罪其懈怠也。

### 與邵中孚

所示進學證驗。此乃吾友天資朴茂。立志堅篤。故能如此。可喜可慶。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乃吾分內事耳。若不親師友。汨沒於流俗。驅而納諸罟獲陷穽之中。而莫之知辟。豈不可憐哉。孟子曰。苟得其

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今吾友既得其本心矣。繼此能養之而無害。則誰得而禦之。如木有根。苟有培浸。而無傷戕。則枝葉當日益暢茂。如水有源。苟有疏浚。而無壅窒。則波流當日益充積。所謂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大抵讀書。詰訓既通之後。但平心讀之。不必強加揣量。則無非浸灌培益。鞭策磨勵之功。或有未通曉處。姑缺之無害。且以其明白昭晰者。日加涵泳。則自然日充日明。後日本原深厚。則向來未曉者。將亦有渙然冰釋者矣。告子一篇。自牛山之木。嘗美矣。以下。可常讀之。其浸灌培植之益。當日深日固也。其卷首與告子論性處。卻不必深考。恐其力量未到。則反惑亂精神。後日不患不通解也。此最是讀書良法。其他非相見。莫能盡。尙書皋陶益稷。大禹謨。太甲說命。旅獒。洪範。無逸等篇。可常讀之。其餘少緩。何時得相見。諸當面盡未聞。千萬勉旃。以卒賢業。

## 與顏子堅

向在八石時。當納區區之忠。既而子堅曾用節父諸人推轂。遂變儒服。端謂迂拙之言。必蒙見棄。屬者屢蒙見過。每於鄙言。謂有所啓。追念疇昔。爲之慨然。乃知高明終當遠到。豈遽不能明衆人所同知之過哉。承欲鄙語。辭情懇至。非苟然者。聖哲之言。布在方冊。何所不備。傳註之家。汗牛充棟。譬之藥籠方書。搜求儲蓄。殆無遺類。良醫所用。不必奇異。唯足以愈疾而已。苟厭其常忽其賤。則非求醫之本意也。向來不求名聲。不較勝負之語。更願加察。道非口舌所能辨。子細向腳跟下點檢。豈能自謾。日新歸山。草草布此。

## 與張季忠

聞元忠說友朋間。唯季忠篤志不懈。甚爲之喜。人苟有志於學。自應隨分。有所長益。所可患者。有助長之病耳。雖古聖賢。尙不能無過。所貴能改耳。易稱顏子之賢。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由是觀之。則顏子亦不能無不善處。今人便欲言行無一不善。恐無是理。往往只是好勝。每事要強人。要人點檢不得。不知此意。已與古人背馳矣。若無此意。但寬平隨分去。縱有過。亦須易覺易改。便未覺未改。其過亦須輕。故助長之病。甚於忘。季忠

之意。忘病自少。所患有助長之病。雖未加益。亦自平穩。況必不能不有益耶。

### 與胥必先

近得吳伯顥書云。麟之姪言。必先治生甚進。而學植荒落。豈信然耶。吾坐此三逕就荒。吾之三逕。如足下之六經也。近有朋友。裹糧十里而至者。皆勤勤不相捨。每念足下去我之決。何人性相反如此哉。吳察丁母憂。足下知之否。向者嘗道先文。勉勵足下勤學之言。想亦復置度外。不復問矣。士別三日。刮目相觀。吾猶以故意待足下。則誠有罪。然足下果能勉於此乎。伯顥以親愛之情。於足下不能無所惜。故復爲此言。然在某亦可謂愚矣。古人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者。果如是乎。繼自今。願足下與改是。

### 與朱元晦

勅局見編類隆興以來寬恤詔令書。鄉成矣。去留之間。亦可致力。建請蕪類多所刪削。詔旨則直錄之。著令縱有未安。非被旨不得脩。惟諸處申陳疑似。必下本所。或有不便。乃可修改。局中同官皆可人。機仲尤相向。元善以殊局。近少得相款。謙仲屹然特立如故。若向上事。要亦難責。比一再見。以座客多魚鱗而至。未得達尊意。俟從容當致之也。淳叟事。此中初傳。殊駭人聽。徐覈其實。乃知多小人傳會之辭。要之後生客氣如此。足見無學力也。近見刻章。全用金谿三胥之詞。尤可笑。彭仲剛子復者。永嘉人。爲國子監丞。近亦遭論。此人性質。不至淳美。然亦願自附於君子。往歲求言詔下。越次上封。言時事甚衆。其辨天台事尤力。自此已有睥睨之者矣。近者省場檢點。試卷官以主張道學。其去取與蔣正言違異。又重得罪。此人不足計。但風旨如此。而隱憂者少。重爲朝廷惜耳。某對班。或尙在冬間。未知能得此對否。亦當居易以俟命耳。立之墓表亦好。但敍履歷。亦有未得實處。某往時與立之一書。其間敍述立之平生甚詳。自謂真實錄。未知尊兄曾及見否。顯道雖已到劉家。渠處必有此本。不然後便錄去。近得家書。姪輩竟未能詣前。可謂不勇矣。明越諸公。無在此者。敬仲夏間必來赴官。舒元賓亦當赴江西。漕掾其弟元英。與諸葛誠之。欲因此時。過此相聚。尙未見來。呂子約與誠之。近與舒元英相款。稍破其執己自是之意。此

皆據各人自謂如此。未知果如何也。元英諸公間號爲日進。能孚於人者。向亦曾造函丈。曾記憶否。令嗣伯仲。令壻直卿。爲學日進。近更有得力者否。薄遽遣此。未究所欲言。

## 與吳仲良

向蒙以或者所疑。環溪通說一二端垂諭。足認不鄙。大抵前輩質實。不事辭語。觀其書當得其意。可也。環溪事親之說。乃愛親之心甚篤。唯恐不順乎親。想其平日事親。左右無違。溫清定省。服食器用之間。無所不用其至。而猶恐恐然。懼有一事一物之拂乎親之心也。如是而觀其言。則可以得其爲人矣。故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吾於此有以知環溪之心。惟恐不順乎親也。若其辭語之病。誠不能免。正所謂先生之心則善矣。先生之號則不可。使環溪而在。必不肯固執斯言。吾又將見環溪以其順親之心。而順乎理。舍己從人。若轉圜決河。幡然沛然而莫之能禦也。彼嘵嘵者。又安足以知環溪之心哉。

## 與詹子南

得書開讀。甚慰。爲學有本末先後。其進有序。不容躐等。天子天縱之聖。自志學十五年而後立。立十年而後不惑。又十年而後知天命。其未五十也。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又十年而耳順。又十年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今人天資去聖人固遠。輒欲以口耳剽竊場屋之餘習。妄論聖經。多見其不知量也。鄉者嘗與吾友深言爲學之序。見吾友相信之篤。頗知反己就實。深以爲喜。今觀來示。頗又紛紛於無益之論。人已俱失。要之吾友。且當孜孜行其所知。未當與人辨論是非。辨論是非。以解人之惑。其任甚重。非吾友之責也。不與之論。他日卻自明白。今欲遽言之。只是強說。自加惑亂耳。李三哥所學未久。相信又篤。近在此累次磨治。尙未能去其故習。老夫平日以此事自任。與此等病人說話。尙如此費力。吾友如何解分析得他明白。且先自治。不必與人商議。可也。

## 二

去臘面對。頗得盡所懷。天語甚詳。反復之間。不敢不自盡。至於遇合。所不敢必。是有天命。非人所能與也。何時能

一來。至望。紙筆之間。終不若面言之審且盡也。吾友天資淳靜。若不惑於多歧。不蔽於浮說。則其進。孰禦焉。此心之靈。此理之明。豈外鑠哉。明其本末。知所先後。雖由於學。及其明也。乃理之固有。何加損於其間哉。

三

學植日進。甚慰馳念。養大體之說。就孟子上看。則是。因陳辭指實。而說自無病。讀者得其事實。亦不泥其辭說。今子南未免有立說之病。大抵立說。則自不能無病。子南是辯。制乎外一語。當時爲此語者。固未特達。若事實上特達的。言語自不同。古人言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亦用制字。其言多少特達。全無議論辭說蹊徑。蓋古人皆實學。後人未免有議論辭說之累。當其蔽時。多不自覺。及其蔽解。回視前日之經營安排。乃知其爲陷溺耳。

與陳倅

秋初供職。人事袞袞。殊無暇日。平日踈懶成性。投之應酬之中。良乖所好。誦訊之書。曠弛不講。亦惟高明不以是督過之。朱元晦在浙東。大節殊偉。劾唐與正一事。尤快衆人之心。百姓甚惜其去。雖士大夫議論中間不免紛紜。今其是非已漸明白。江東之命。出於九重特達。於羣疑之中。聖鑒昭然。此尤可喜。元晦雖有毀車殺馬之說。然勢恐不容不一出也。近來唯是臺綱稍振。班行頗亦肅清。邸報中必可以得之。至於根原處。則又未易論也。尤丈近去弊邑三虎。亦快哉。此亦仁者之勇也。豈其帥權不分。乃得少展耶。執事清廟之器。州縣豈能久淹。然區區之私。以桑梓之故。願以雞肋。少助牛刀之餘刃。想仁人於此。亦優爲而不以爲屑也。尤丈極相知。必能相應合。免和糶一事。此間士大夫甚多之。今時郡縣能以民爲心者絕少。民之窮困。日甚一日。撫字之道。棄而不講。掊斂之策。日以益滋。甚哉。其不仁也。民爲邦本。誠有憂國之心。肯日蹙其本。而不之恤哉。財賦之匱。當求根本。不能檢尼。吏姦猶可恕也。事掊斂以病民。是奚可哉。近見二三朋友。舊以作縣著稱者。講究州縣吏民間事甚詳。大概論州縣。不可爲積欠所累。凡所謂積欠者。皆有名無實。徒爲吏胥騷擾之端。善於縣者。必力請於州。逐月只納本月錢。若舊欠且倚閣。俟後來從容。卻隨時帶納。縣乃可爲善。作郡者。亦須與諸縣約。截日去。須每月納足本月錢。不問舊欠。

如此則可以有實得。若只管理會積欠。則鄉後必和新錢乾沒。但適爲姦胥賄賂之端。而諸縣姦貪。亦得並緣以賂民。必無其實也。若是戶部總司。來理會州縣積欠。亦一切不答。任他文移中如何打罵。一切不視。但如法從。日下與催解見在合解錢米。此亦是善作州縣者定說。輒以稟聞。或有可采。某有親戚王某。新知樂安縣。其人極能官。作事謹密。有家法。若任以事。必有可觀。前爲武寧丞。諸司爭委任之。趙子直趙景明皆相善。試閱之。李德章林叔虎。必須常得造下風。人必忠信。乃可與語也。吳廣文甚好。但向時見其所接頗雜。人之情僞。或者未必盡知也。

## 二

近數得尤丈書。敝邑三虎。已空巢穴。不勝慶快。得鄉人書。與家書。備報田畝閭巷。懽呼鼓舞之狀。此數人雖下邑賤胥。然爲蠹日久。凡邑之苛征橫斂。類以供其賄謝囊橐。與上府之胥吏。締交合黨。爲不可拔之勢。官寺囚械之具。所以禁戢姦惡。彼反持之。以劫脇齊民。抑絕赴愬之路。肆然以濟姦飽欲。是豈可縱而弗呵乎。事無巨細。到根柢盤亘處。便難整理。二三賤胥。至能役士大夫。護之如手足之捍頭目。豈不悖戾甚矣。然凡爲之役爲之地者。其人可見矣。是豈可復齒於士大夫間哉。近得尤丈書云。救之者甚衆。只此一節。自有餘罪。近於此間士大夫。多論吏胥之害。人人皆知其然。但所以除害之方。終未容盡試耳。某甚恨不得在左右。少佐萬分一。前嘗僭易陳愚見。不知有可采用否。凡事有可以下問者。告以片紙疏示。當逐一效愚。秋苗事。納已過半。不知尚有可救者否。見在所納。如逐日納數與盤量數。須拘收得。逐日文曆。庶可磨筭。吏胥欲作弊。只是要令吾無緣得知。每日着實數目。若其具成文曆。到吾眼前者。皆是已透漏數目。此事想已無及。是皆民之脂膏。若少稽檢之。或可爲後圖爾。大抵今時士大夫議論。先看他所主。有主民而議論者。有主身而議論者。邪正君子小人。於此可以決矣。今日爲民之蠹者。吏也。民之困窮甚矣。而吏日以橫。議論主民者。必將檢吏姦。而寬民力。或不得已。而闕於財賦。不爲其上所亮。則寧身受其罪。若其議論主身者。則必首以辦財賦爲大務。必假闕乏之說。以朘削民。科條方略。必受成於吏。以吏爲師。與吏爲伍。甚者服役於吏。爲國家忠計。豈願此等人多也。近聞蘇宰施設。極有可疑。其意專欲趣辦。不



復有一毫爲民之心。其施設往往可笑。官錢想未必能辦。但徒取百姓怨詈耳。幸有以申戒之。某前者復渠書。已嘗寓其大意。早晚更當作書直勉之。欲少救今時之弊。最不宜此等議論昌熾也。

### 與包顯道

前此朱繹之歸時。正以暨姪物故。方治棺斂。不暇作書。此子盜汗之疾。日深一日。易醫更藥。或暫有小效。旋又復作。而前藥輒不效。醫家知脈者。久以爲難治。然在人情。不能無僥倖其復生之意。一旦至此。苦痛何可言。先兄不五十而棄世。此子又復天逝。事不可曉。有如此者。欲作一書告之晦翁。偶遽甚未暇。幸爲致此意。近主上因進擬監司。諭宰執以爲當得剛正有風采者。因言章穎劉堯夫皆好。自此言一出。班行間議論又少變。但恐不久耳。所報項平甫之言。乃明越間謬人妄說耳。承舛聽訛。可笑者甚多。諳事覈實。乃曉此耳。某對班在九月十月之間。今日方審察得書。知令兄弟學植不替。甚慰。來人立俟。遣此不多具。

### 二

近來朋友頗多。同官中相處極好。儘得盡懷。逐日同官中講貫。亦非向來友朋所有。大抵皆事實非虛論浮說也。象先得國子錄。早晚卽來。君舉可得郡。然未得也。子宜服猶未除。他事非紙筆所能盡。某對班在臘月。或在來春。未可知也。

### 三

古人不求名聲。不較勝負。不恃才智。不矜功能。故通體皆是道義。道義之在天下。在人心。豈能泯滅。第今人大頭既沒於利欲。不能大自奮拔。則自附託其間者。行或與古人同。情則與古人異。此不可不辯也。若真是道義。則無名聲可求。無勝負可較。無才智可恃。無功能可矜。唐虞之時。禹益稷契。功被天下。澤及萬世。無一毫自多之心。當時含哺而嬉。擊壤而歌。耕田而食。鑿井而飲者。亦無一毫自憊之意。風化如此。豈不增宇宙之和哉。此理苟明。則矜智負能之人。皆將失其窟宅。非能自悔其陋。而求歸於廣居正路。則未必不反以我爲讎也。然患此道不明耳。

道終明終行。則彼亦豈能久負固哉。不及作令弟書。因家問全錄此書示之。乃幸。

四

天下事固有易言者。有難言者。有易辯者。有難辯者。人之病。有易醫者。有難醫者。非必不可醫。爲其病奇怪。非如平常。在表當汗。在裏當下。可執常方而治之耳。足下所與李解元序文及諸書。覽之汗顏。思爲一言以相藥。則又有難言者。然後知足下之病。政所謂難醫者。昨晚朝穎言及其證亦甚明。但恐言之中。而足下未必省。則又成難醫耳。請試言之。足下之病。得於好事。凡親師友爲學立行。皆從好事中來。故虛而不實。宜於今而未宜於古。此言其苦甚難聽。足下未必肯服義。然其實是也。幸毋忽而求諸道。某嘗見士人試罷。必各自謂得意。自美其文。有言其文不佳者。則甚拂其意。吾嘗爲之說曰。但可擇此人平時不相能。有齟齬。雅所憎惡者。錄其文示之。其人讀之。失色喪氣。不能自振。則其文真佳文也。如是而有不中選。乃可言有司不明。蓋不相能有齟齬。雅所憎惡之人。必不欲我試中。必不欲我程文之佳。今觀我文。慘然索然。喪氣失色。則其文必佳也。又有一說。亦須是讐人識文字者。方可爲準。今誠使素不說顯道。而稍有見識者。讀之。卻未必不竊喜。以爲無根。如此不足畏也。他非面莫究。

與周元忠

元忠在此雖稍久。殊覺未亨通。初以春伯處相喚。繼以許尉事。皆不得不應者。及相聚時。亦無汲汲如不及之意。雖云有不自安處。終未痛切。疑而後釋。屯而後解。屯疑之極。必有汲汲皇皇。不敢頃刻自安之意。乃能解釋。向來元忠心志專誠。故與言者必有感動。行檢嚴整。故與處者必有繩約。年來此功。寔不如舊。元忠本謂欲改其固滯介執之意。反損前日之善。而固滯介執之實。則未之有改。但換易形模。元忠自不知耳。學之不進。明之不足。暗於大端。自是己見而不聞君子之大道。固其宜也。所喻滿腹之疑。皆未得吐。若自是之意消。而不自安之意長。則自能盡吐其疑。及屯亨疑釋。則所謂滿腹者。其實不多。但當其不明時。自膠固迷泥。故多事耳。相見不能決白。乃以紙筆達之。此亦自顛倒。然事又不可概論。或恐因此省悟。未可知也。

以紂爲兄之子。此是公都子引當時人言。按史記。微子是紂之庶兄。皆帝乙之子也。王子比干。則但云是紂之親戚。則太史公亦莫知其爲誰子也。今據公都子所引文義。則是以微子啓。王子比干。爲帝乙之弟也。紂於二人。則是爲兄之子也。此是孟子所載。與史記不同處。若二疏稱父子。蓋伯父叔父通稱父。故謂之猶子。古人則通言父子也。

### 與蘇宰

某迂愚無似。特辱眷予之厚。苟有可以裨補萬一。敢不自竭。荒邑荐飢。生理日瘁。舊令尹未知加意。竭澤而漁。誠如來意。所以撫摩而使之蘇息者。繫仁侯是望。主上加惠幽遠。注心循良。當路多賢。公論昭白。有如少緩催科。而專一撫字。宜可安意爲之。不至有齟齬不遂之憂。某僭易以爲稟。

### 與程帥

伏蒙寵貺。江西詩派一部二十家。異時所欲尋繹。而不能致者。一旦充室盈几。應接不暇。名章傑句。焜耀心目。執事之賜偉哉。詩亦尙矣。原於賡歌。委於風雅。風雅之變。壅而溢焉者也。湘纍之騷。又其流也。子虛長楊之賦。作而騷幾亡矣。黃初而降。日以澌薄。唯彭澤一源。來自天稷。與衆殊趣。而淡泊平夷。玩嗜者少。隋唐之間。否亦極矣。杜陵之出。愛君悼時。追躡騷雅。而才力宏厚。偉然足以鎮浮靡。詩家爲之中興。自此以來。作者相望。至豫章而益大肆其力。包含欲無外。搜抉欲無祕。體制通古今。思致極幽眇。貫穿馳騁。工力精到。一時如陳徐韓呂三洪二謝之流。翕然宗之。由是江西遂以詩社名天下。雖未極古之源委。而其植立不凡。斯亦宇宙之奇詭也。開闢以來。能自表見於世者。此者如優曇花時一現耳。曾無幾時。而篇帙寢就散逸。殘編斷簡。往往下同會之籍。放棄於鼠壤醬甌。豈不悲哉。網羅搜訪。出隋珠和璧於草莽泥滓之中。而登諸篋櫃。干霄照乘。神明煥然。執事之功。何可勝贊。是諸君子亦當相與舞抃於斗牛之間。揖箕翼以爲主人壽。某亦江西人也。敢不重拜光寵。

## 卷八 書

## 與張春卿

某僭有白事。民戶秋苗斛輸斛。斗輸斗。此定法也。常理也。撫之輸苗。往年惟吏胥之家。與官戶有勢者。斛輸斛。斗輸斗。若衆民戶。則率二斛而輸一斛。或又不啻。民甚苦之。或訴之使家。使家以問州家。則州家之辭曰。二稅之初。有留州。有送使。有上供。州家使家。有以供用。故不必多取於民。今二稅悉爲上供。州家有軍糧。有州用。有官吏廩。稍不取於民。則何所取之。漕司每歲有所謂明會米。州家每於民戶苗米數內。每碩取五斗供之。故不得而斛輸斛斗輸斗也。使家無以處此。遂亦縱而弗問。由是取之無藝。而暗合斛面等名目。不可勝窮。辛巳壬午間。張安國爲太守。有陳鼎者爲臨川知縣。甚賢。安國使之領納。於是盡取州之軍糧州用俸米等數。與漕司明會之數共會之。以民戶苗數計之。每碩加五斗而有餘。不問官民戶。與吏胥之家。一切令二斛輸二斛。謂之加五。令官斗子上米民戶自持斛概。見請概量。不得更有斛面。百姓皆大驢呼。大爲民戶之利。張陳旣皆滿罷。後來不復能守其法。於二斛輸三斛之上。又寔加斛面。民益以爲困。乙未丙申間。趙景明爲太守。某與其兄景昭爲同年進士。景昭極賢。舍姪又在郡齋爲館客。因與景明言輸苗之害。且言張安國與陳鼎知縣之法極良。但後人不能守耳。景明不能不惑於吏言。初亦難之。以爲今日州縣家之用。又多於昔時。某與景昭舍姪共會州家一歲之用。景明懼見底蘊。則又不必加五。於是謂已詰吏輩。今肯令人戶把斛概矣。但今日用度益廣。欲更於五斗上加五升耳。某與景昭商之。以爲斛輸一斛五斗五升。而使不得加斛面。民戶自持概。則五升之加。在民戶亦所不憚。於是不復求減。民果大悅之。景明去後。有不能守其法。則民戶多謁諸使家。求依趙刪定例。令民戶自持概。今景明之事既遠。民戶有不能記憶。聞今歲輸苗者。取之過者。皆倍不啻。而郡中又反斷民戶爭斛面者。民間囂囂。今幸輸納未畢。願有以懲吏胥之姦。少寬民力。幸甚。適有所聞。乘便亟此布稟。不暇修寒暄之敬。伏幸台察。

## 與宋漕

僭有白事。金谿爲邑。封壤褊隘。無豪商富民生產之絕出等夷者。稅籍之爲緡錢。不過以十計。聞之故老。往時人

煙稀少。民皆自食其力。畏事自愛。輸公先期。無催期之擾。家用饒給。風俗醇美。歲時伏臘。雞豚相遺。杯酒相歡。熙熙如也。自建炎紹興以來。寢不如舊。民日益貧。俗日益弊。比年荒歉。益致窮蹙。原其所自。官實病之。大軍月椿。起於紹興初。用兵。權以紓急。兵罷不除。因以爲額。立額未幾。有漕使勾君者。知其爲橫斂。初無名色。行縣之次。問邑吏。月椿之所從取。凡以實告者。皆得蠲減。獨金谿少吏不解事。懼吐實。則有罪。輒以有名色對。故金谿獨不蒙蠲減。月解之數。爲緡錢八百有奇。以歲計之。當輸萬緡。腴民之端。莫大於此。貪吏並緣。侵欲無藝。槌骨瀝髓。民不聊生。縱遇循良。莫能善後。累有賢宰。條陳本末。祈請蠲除。上府不察。吏胥持之。竟不施行。今縣宰仁厚。愛民甚篤。佐貳皆賢。適值連歲旱傷。今歲大旱。留意賑恤。盡卻吏胥侵漁之策。細民始有生全之望。而月解積負。無所取償。復此詢究。月椿本末。以致祈懇。此在縣官。特九牛一毛耳。而可使一邑數萬家。免於窮困流離。長無歎息。誠仁人。所樂爲也。况如執事之賢。當不待贊。第以某嘗託契門牆。而占籍茲邑。當其休戚。不敢不告。某復有管見。欲效涓埃。比年民力日竭。國計日匱。郡縣日窘。獨吏胥屬厭耳。郡縣積負。日加歲增。版漕監司。督之州郡。郡督之縣。縣督之民。吏胥睢盱其間。轉相並緣。以濟其私。吏欲日飽。而積負自若。文移之煩。追逮之頻。賄謝之厚。斂取之苛。皆此其故也。故督積負。無補於縣官。獨足爲胥吏賄謝之地。以重困吾民耳。所謂督於民者。民豈真有負哉。官吏新故。相仍有若。郵置緣絕簿書。以益侵盜。積負之源。實在於此。督至於縣。而無所從取。則橫取諸民耳。今常賦之外。奇名異類。以取於民。如所謂月椿者。不可悉數。郡縣月輸歲供。具之版帳。盡責版帳之輸。猶懼不給。彼又安能輸積負哉。鄙語所謂移東籬。掩西障。或有以積負輸者。上之人不察。欣然以喜。不知其非公家之利。乃吏胥之便也。舊者輸而新者積矣。善爲上者。莫若舍積負。而責新輸。則賄謝絕。郡縣寬。民可以息肩。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殆不可謂書生常談而忽之也。不識高明以爲如何。是間倉臺守倅皆賢。有所建請。有所施行。皆可共事。不致有齟齬也。聞便稍亟書字。有塗注處。併幸亮恕。

與陳教授

敝里社倉。目今固爲農之利。而愚見素有所未安。蓋年常豐。田常熟。則其利可久。苟非常熟之田。一遇歉歲。則有散而無斂。來歲缺種糧時。乃無以賑之。莫若兼置平糶一倉。豐時糶之。使無價賤傷農之患。缺時糶之。以摧富民。閉廩騰價之計。析所糶爲二。每存其一。以備歉歲。代社倉之匱。實爲長積。金谿茲歲旱處頗多。通縣計之。只可作六分熟。敝里今歲得雨偶多。凡社倉所及。皆有粒米狼戾之興。儻得二十緡。可得粟二千碩。鄉斗於官。爲一千碩。來歲糶一千碩。存一千碩。爲後年之備。逐年更糶之。可與社倉俱廣。爲無窮之利。敝里社倉所及。不過二都。然在一邑中。乃獨無富民大家處。所謂農民者。非佃客莊。則佃官莊。其爲下戶自有田者。亦無幾。所謂客莊。亦多僑寄官戶。平時不能贍恤其農者也。當春夏缺米時。皆四出告糶於他鄉之富民。極可憐也。此乃金谿之窮鄉。今社倉之立。固已變愁嘆爲謳謠矣。况得平糶一倉。以彌縫其缺。推廣其惠。歡舞當如何耶。今農民皆貧。當收穫時。多不復能藏。亟須糶易。以給他用。以解逋責。使無以糶之。則價必甚賤。而粟洩於米商之舟。與富民之廩。來歲必重困矣。前所言米價。亦准鄉斗所糶之價耳。今歲之價。必下於此。則所得米數。當加多。爲利不細。向來梭山家兄嘗陳五利之說於主管陳丈。卽以白之倉臺。尋得陳丈書。謂倉臺已許可。其時家兄以鄉間無米可糶。故不獲卒請。某屬者亦嘗言於倉臺。但未稟幕中二丈。欲望會次及之。儻不以爲不然。卻幸見報家兄。當具稟以卒所請也。

## 二

屬奉教墨。竊知平糶之議。莫逆於幕中二君子之心。已遂聞於倉臺。倉臺亦旣惠許之矣。然坐此霖霖。稼之最良者。又有仆泥自萌之患。若此雨不止。大妨收穫。稼必重傷。民必重困。此策無所施矣。山間今來稍有霽色。極爲之喜。方取紙欲以卒請。白雲又復如擁雪。向之久於是山者。以爲晴雲。固有如此者。特未可必耳。萬一仍雨不解。其貽有位者之憂不細矣。尙憑諸君子之力。出秋陽以廓此氛。山林之人。亦庶幾一飽之適。若得善糶。必有可糶而米之多少。則繼爲之請。當非所靳。第支錢於金谿。則恐不可耳。金谿素無倉臺錢米。向來陸倉。以歲歉捐二千緡。委鞏主簿於熟。鄉糶二千碩。爲來歲賑濟之備。次年所用不多。餘者儲於縣前倉。前歲梭山所掌社倉。已支八

百碩矣。又遞年倉臺賑卹。皆取諸此。所存料亦無幾。金谿年來。極窘於版帳積負。前此蘇宰。又重罹趙侯之困。賄謝供輸。大抵誅求無藝。如聞錢穀。侈用頗多。安得有見錢可支。藉令有之。金谿負郭以西。率多旱鄉。惟東西鄉稍熟。政宜以責之縣家。自爲和糴。以備來歲近郭之用。倉臺所乏者。非錢也。儻得徑就使臺支官會。或見錢爲便。錢雖難於擊挈。尙可爲便兌之計。若得官會。則尤爲順便。蓋鄉間亦商旅之路。可發洩也。向來社倉。趙丈欲行之。移文郡縣。揭示衢要。累月無應之者。趙丈往往以詢所善。或告之。以此事全在得人。苟非其人。不如勿爲之愈。建寧社倉。始於朱元晦。魏元履。今誠得如陸梭山者爲之。乃可久耳。趙丈就令詢家兄之意。尋卽遣人致書。家兄報書許之。旣而某亦得趙丈書。雖愚意尙有未安。事業已行。又以其人權之。可以不敗。亦只復書贊成其事。今秋乃再散再斂矣。適見今倉臺黃丈。愛民之心。不後於趙。故輒申其千一之慮。以爲萬一之補。今幕中二君子愛民之心。不後於陳。向來陳主管。亦先辱梭山兄以書。意甚勤至。其後梭山兄因得以平糴之法。條具五利。祈於請致。今倉使黃丈。陳幹所復梭山兄書。併往一觀。亦恐欲攜呈倉使與幕中二君子也。向來趙丈文移甚簡。今梭山兄并留逐時書問。以爲根柢。陳主管書。或呈似諸賢後。擲示爲幸。某已作稟劄達倉臺。紙多不欲更續。切幸加察。

### 與趙推

黃霸爲潁川守。鰥寡孤獨。死無以葬者。霸爲區處。曰某所大木。可以爲棺。某亭猪子。可以祭。吏往皆如其言。遣吏司察事。旣還而勞。其食於道傍。爲鳥所攫肉事。每得實。人無敢欺。皆以爲神。史家載其得之之由。以爲語次。尋釋問他陰伏。以相參考。後世儒者。乃以爲鉤距而鄙之。此在黃霸雖未盡善。而後儒非之者。尤爲無知。蓋不論其本而論其末。不觀其心。而遽議其行事。則皆不足以論人。原霸之心。本欲免人之欺。求事之實。則亦豈可多罪。今風俗弊甚。獄訟煩多。吏姦爲朋。民無所歸命。曲直不分。以賄爲勝負。獄訟之間。雖有善士臨之。亦未必能盡得其情。若有志之士。欲研究其實。豈免用問馬參牛之智。愚儒必以鉤距非之。則是必使情實不知。曲直倒置。姦惡肆行。不辜無告。然後爲道耶。故愚儒之論。害道傷治。真實學者。必當明辨乎此。則正理可得而信也。近見王吉州言監

司太守不可輕置人於獄。蓋獄官多非其人。吏卒常司其權。平民一抵於獄。唯獄吏之所爲。箠楚之下。何求不得。文案旣上。從而察之。不能復有所見矣。蓋其詞情。皆由於吏卒之所成練。前書所謂奏當之成。雖使臯陶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者。謂此也。今有兩詞。各護其說。左證疑似。簿書契要。無可考據。事又有不在簿書契要者。則獄中求實之法。謂之閃隔。假令有二人。則隔爲二處。三人則隔爲三處。不使之相聞知。以吾所疑。與其事之節目。逐處審問。謹思精察。要領可以得情者。反覆求之。若使得在於初詞之外。若可據信。則必於兩處參審。必使有若合符節者。乃可據耳。然此事最難。若官人盡心。卻不能防吏卒之姦。則吏卒必陰漏其事。則官人之智。無所施矣。故獄訟惟得情爲難。唐虞之朝。惟臯陶見道甚明。羣聖所宗。舜乃使之爲士。周書亦曰。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賁象亦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賁乃山下有火。火爲至明。然猶言無敢折獄。此事正是學者用工處。噬嗑離在上。則曰。利用獄。豐離在下。則曰。折獄致刑。蓋貴其明也。新司理初問甚賢。繼而聞之。亦無能爲重輕。足下尤宜謹之。官人者。異鄉之人。吏人者。本鄉之人。官人年滿者三考。成資者兩考。吏人則長子孫於其間。官人視事。則左右前後。皆吏人也。故官人爲吏所欺。爲吏所賣。亦其勢然也。吏人自食。而辦公事。且樂爲之。爭爲之者。利在焉故也。故吏人之無良心。無公心。亦勢使之然也。官人常欲知其實。吏人常不欲官人之知事實。故官人欲知事實甚難。官人問事於吏。吏效其說。必非其實。然必爲實形。欲爲實形。亦必稍假於實。蓋不爲實形。不能取信官人。或自能得事實。吏必多方以亂之。縱不能盡亂之。亦必稍亂之。蓋官人純得事實。非吏人之利也。故官人能得事實爲難。純以事實行之爲尤難。

與蘇辛

賤疾去體。皆底所逮。記存之及。尤重悚仄。使君好音。尙爾遲遲。何也。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外之所遭。有時與命。初不足爲吾人重輕。然君子每因是以自省察。故缺失由是而知。德業由是而進。屯難困頓者。乃所以成君子之美也。故曰。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古人之處憂患者。又豈止如門下今日所遭而已哉。願篤信此道。日去其非。以



著其是。則終來有他吉矣。

二

某往時充員勅局。浮食是愾。惟是四方奏請。廷臣面對。有所建置更革。多下看詳。其或書生貴游。不諳民事。輕於獻計。不知一旦施行。片紙之出。兆姓蒙害。每與同官悉心論駁。朝廷清明。常得寢廢。編摩之事。稽考之勤。顧何足以當大官之贍。尙方之賜。或庶幾者。僅此可少償萬一耳。新天子卽位。執事者過聽。又復畀之荆門。某竊惟爲臣之義。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儻尙未懼擯斥。得共乃事。脫或朝臣一時建請。有司失於討論。遽施行之。而反爲民害者。亦當用公心。循公理。爲百姓條析。以復于上。庶幾盡忠補過之義。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承流宣化。其職任一也。而令尤親於民。古者郎官出宰百里。上應列宿。寄命之責。固不輕矣。某托庇治下。每辱眷待之厚。苟有所見。安可不盡陳於左右。以爲萬一之助哉。比者竊見省符責括民戶屯田。將復賣之。上失朝廷之體。下爲良農之害。甚哉計之過也。其初出監簿陳君。初官江西。因見臨江之新淦。隆興之奉新。撫之崇仁。三縣之間。有請佃沒官絕戶田者。租課甚重。罄所入不足以輸官。佃者因爲姦計。不復輸納。徒賄吏胥。以圖苟免。春夏則羣來耕穫。秋冬則棄去逃藏。當逃藏時。固無可追尋。及羣至時。則倚衆拒捍。其強梁姦猾者如此。若其善良者。則困於官租。遂以流離死亡。田復荒棄。由是侵耕冒佃之訟益繁。公私之弊日積。陳旣被召爲職事官。因此陳請欲行責括。減其租課。以爲如此。則民必樂輸。而官有實入。此其爲說。蓋未爲甚失。其初下之漕臺。布之州縣。施行之間。已不能如建請者之本旨。遂併與係省額屯田者。一概責括。亦鹵莽矣。蓋佃沒官絕戶田者。或是吏胥一時紐立租課。或是農民遞互增租。剗佃。故有租重之患。因而抵負不納。或以流亡拋荒。或致侵耕冒佃。而公私俱受其害。陳監簿之所爲建請者。特爲此也。若係省額屯田者。則與前項事體。迥然不同。其租課比之稅田。雖爲加重。然佃之者。皆是良農。老幼男女。皆能力作。又諳曉耕種培灌之利便。終歲竭力其間。所收往往多於稅田。故輸官之餘。可以自給。人人自愛。其爭先輸公。不肯逋負。亦優於有稅田者。又此等官田。皆有莊名。如某所居之里。則有所謂大嶺莊。有所謂精

步莊詢之他處。莫不各有莊名。故老相傳。以爲元祐間宣仁垂簾之日。捐湯沐之入。以補大農。而俾以在官之田。區分爲莊。以贍貧民。籍其名數。計其頃畝。定其租課。使爲永業。今里中之老。猶有能言宣仁上仙之年。與其月日者。歲月寢久。民又相與貿易。謂之資陪。厥價與稅田相若。著令亦許其承佃。明有資陪之文。使之立契字。輸牙稅。蓋無異於稅田。其名數之著於州縣簿籍者。目曰省莊。計其租入。則上而計省。下而郡縣。皆總之曰苗。屯米若干。此其與逐時沒官戶絕田產。隸於常平。而俾之出賣者。豈可同年而語哉。歷時既多。展轉貿易。佃此田者。不復有當時給佃之人。目今無非資陪入戶租課之輸。逋負絕少。郡縣供億。所賴爲多。有司因陳君之請。概行責括。亦已疎矣。漕臺又因有出賣之請。此不審之甚者也。若沒官戶絕田產。朝廷何嘗不令出賣。惟其不售也。是以開給佃之門。亦所以勸民之耕。且使土無曠而租無虧也。今以租重之故。致前數弊。議者方建減租之策。乃不能因而推行之。而復爲出賣之說。可謂失於討論矣。且官有賣田之名。固自不美。今固無買者。假令有買者。亦必不能齊一。所收之直。又安能有補於縣官之調度。終亦化爲烏有耳。有司坐析無補之秋毫。徒使縣官負不美之名。憂民如此。不亦謬乎。謀國如此。不亦疎乎。若復及於所謂屯田者。則其失又甚矣。今有屯田者。無非良農。入戶有資陪之價。著令有資陪之文。立契有牙稅之輸。租課未嘗逋負。郡縣賴以供億。一旦官復責括而賣之。則有是田者。往往僅能自給。豈復能辦錢以買此田哉。縱或能買。是無故而使之再出買田之價。豈不困哉。豈不冤哉。其能買者。固不百一。異時有錢以買者。必兼并豪植之家也。奪良農固有熟耕之田。以資兼并豪植之家。而使之流離困窮。啣冤茹痛。相枕籍爲溝中瘠。此何策也。版曹之勘。當都省之符下。皆不復究其本末。其事益熾。其害易滋。陳君之請。不過三縣。省符之下。計臺之奏。遂及三郡。版曹勘當。則又遍於一路。且其施行。與其建請。本旨絕相背違。眞所謂字經三寫。烏焉成馬。失今不救。又將遍於天下矣。假令有成命。有司苟知其非。猶當各守其職而爭之。况今未成命。豈可坐糜紙札。徒嚴期會。滋吏姦以擾良農。安視下民之困。以成執事者之過計哉。門下平日愛民如父母。憂民如疾疢。今誠爲之深究其本末。詳計其利病。陳之上府。列之計臺。丐聞于朝。俾寢其議。以便邦計。以安民心。此

必門下之所樂爲也。胥吏之計。方將並緣以招賄謝。必不樂此。諒仁人君子之心。惟恐不聞吾民之疾苦。政令之利病。必不以吏胥之謀。而易天下之至計。某雖不能周知一邑之版籍。以所聞見計之。此邑之民。耕屯田者。當不下三千石。以中農夫食七人爲率。則三七十二。一當二萬一千人。撫萬家之邑。而其良農三千戶。老稚二萬一千。一旦失職。凜凜有破家散業。流離死亡之憂也。豈仁人君子之所能忍視。而不爲之計者。今方收穫春榆之時。誠得亟爲剗牘。而其文書期會。姑遼緩之。以煩後庚之命。使慮憂之。偏仄轉爲懼心。慘悽怛惻。散爲和氣。而謳歌鼓舞。溢於田畝。遍於塗巷。不亦休哉。此非有缺於供輸。損於調度。決不至以此獲罪於上府計臺也。仰恃愛念。敢布腹心。

### 三

如聞徒御戒行。將如郡邸。豈黃堂將大行寬恤之政。以厚吾民之力。爲國家培固根本。爲萬世不拔之基耶。撫字心勞。催科政拙。此陽道州所以爲當世大賢。而史家載之以爲美談者。天以斯民付之吾君。吾君又以斯民付之守宰。故凡張官置吏者。爲民設也。無以厚民之生。而反以病之。是失朝廷所以張官置吏之本意矣。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朝廷官府之用。固當野人供之。今賦輸之法。斯民所當遵而不違也。違而不供。民之罪也。官從而督之。理之宜也。爲守宰者。固不可以託催科政拙之言。而置賦稅之事。一切不理。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必指簿書期會。爲非吾所當務。此乃腐儒鄙生。不聞大道。妄爲繆悠之說。以自蓋其無能者之言也。今簿書不理。吏胥因爲紊亂。爲長吏者。難於稽考。吏胥與姦民爲市。使長吏無所窺尋其蹤迹。此所當深思精考。覈其本末。求其要領。乃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爲非者也。簿書齊整。明白。吏無所容姦。則姦民懼。而弊事理。良民下戶。畏事之人。不復被擾矣。若循理而治賦輸。又不能寬上府之督責。則致爲臣而去。豈不甚公甚正。甚榮甚美哉。有如丈丈。大鄉之賢。善類所宗。亦必甚慰其意。以爲吾有賢子。不愧於陽道州矣。世間富貴何限。往往與草木俱腐。其能自拔。而與陽道州儼駕於方冊者。幾何人哉。若曰。今不得已。且屈吾平日之志。爲苟免之道。非某之所聞也。吾

人要當求師於往聖昔賢。有識君子。不可聽計於吏胥。吏胥者。吾之所御。豈可反入其籠罩之中也。

## 卷九 書

與王謙仲

某遠遠誨言。三換歲矣。區區瞻企。何可云喻。去冬拜手翰之辱。大義煥然。豈勝慰沃。江鄉何幸。得大賢出鎮。然自朝廷而言。則輕重緩急。亦已舛矣。明天子注倚。豈其或疾執事者之不便。計必出此。亦識者之所前料。殆無足怪。獨陰氛重重。殊未廓清。葵藿之心。不能不爲大明惜之心。去冬不願着足闈籃。只欲休去歇去之語。尤非所望。竊料執事。此蔽未能遽解。則此行殆爲私便。某占籍江西。以私言之。亦惟恐彼人之計。有所不行也。開府用何日。傳聞下車。十連胥慶。此非尺牘虛辭也。元晦聞已起行入奏事。江西可謂德星聚也。某去夏拜書後。不旬日。卽有仲兄子儀之喪。秋初又哭一殤子。乃將爲先兄子壽後者。薄德鮮祐如此。舊有拙疾。哀苦中大作。幾至於斃。臘月頓愈。今頑健復如去春時矣。鄉人彭世昌。新得一山。在信之貴溪西境。距敵廬兩舍而近。唐僧有所謂馬祖者。廬于其陰。鄉人因呼禪師山。元豐中有僧瑩者。爲寺其陽。名曰應天寺。廢久矣。屋廬毀撤無餘。故址埋於荆榛。良田清池。沒於茅葦。彭子竭力開闢。結一廬以相延。去冬嘗一登山。見其隘。復建一草堂于其東。山間亦粗有田可耕。社日後。携二息。偕數友朋。登山盤旋數日。盡發茲山之祕。要領之處。眼界勝絕。乃向來僧輩所未識也。去冬之堂。在寺故址。未愜人意。方於勝處。爲方丈以居。顧視山形。宛然鉅象。遂名以象山草堂。則扁曰象山精舍。鄉人蓋素恨此山之名。辱於異教。今皆翕然以象山爲稱。故侍郎張南仲之居。實在山下。南仲諱運。其諸子鄙。徙居鄱陽。其諸姪咸在故里。皆尊信儒術。舊亦多遊從者。彭世昌極貧。開山之役。諸張實欣助之。其經營之初。亦張爲之地。今張氏子弟。咸來相從。一家結廬於東塢之上。比方丈爲少高。名之曰儲雲。茲山常出雲。雲之自出。常在其高故也。一家結廬於前山之右。石澗飛瀑。縈紆帶其側。因名曰佩玉。相繼而來結廬者未已。未及名也。方丈簷間。層巒疊嶂。

奔騰飛動。近者數十里。遠者數百里。爭奇競秀。朝暮雨暘。雲煙出沒之變。千狀萬態。不可名模。兩山迴合其前。如兩臂環拱。臂間之田。不下百畝。汭流而下。懸注數里。因石賦形。小者如線。大者如練。蒼林陰翳。巨石錯落。盛夏不知有暑。挾册其間。可以終日。東山之崖。有繙經石。可憩十許人。西山之崖。有歇石。可坐五六人。皆有蒼松蟠覆其上。其下壁立萬仞。山之陰。有鹿湖在其巔。天成一池。泓然如鑑。大旱不竭。可以結廬居之。自鹿湖而北。數山之外。有馬祖庵。其處亦勝。有風洞。有浸月池。有東壠。有樺木壠。有東西塢。有第一峯。凡此皆舊名嘉者。此山大勢。南來折而東。又折而南。其高在西北。堂之西最高。九峯聯絡如屏。名曰翠屏。其上皆林木也。北峯之高者如蓋。可以登望。南望羣山益遠。溪谷原野畢露。東望靈山。特起凌霄。縹緲如畫。山形端方。廉利。吳越所未見有也。下見龜峯。昂首穹背。形狀逼正。玉山之水。蓋四百里。而出於龜峯之下。略貴溪以經茲山之左。西望藐姑石。琵琶諸峯。峭崿逼人。從天而下。溪之源於光澤者。間見山麓。如青玉版。北視上清仙巖臺山。僅如培塿。東西二溪。窈窕如帶。二溪合處。百里而近。然地勢卑下。夷曠。非甚清徹。曾沒於蒼茫煙靄中矣。彭世昌去冬亦嘗至。無爲求見。挾梭山之書。聞治行之忙。不及瞻望。今已息肩。共學耕於此矣。此公志向。不肯碌碌。人皆謂之狂生。然其平生所爲。甚異流俗。爲私者嘗少。而爲義者嘗多。惜其前日不甚得從師友。擇之未精耳。自此當有可望。

二

彭世昌歸。適領敦翰。專人荐至。連奉好音。慰澆何可言喻。時事一新。陰氛頓釋。良心之所共快。繼是而無以新之。則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誠如來教。前月之雨。霧滍連日。山溪暴漲。平野渺如湖海。積年所無。幸不甚爲害。水落之後。禾黍暢茂。倍於常歲。旬日更得一雨。早田十分成熟矣。陂池皆有蓄水。縱有秋旱。晚稻亦有可救。不至如去年也。江西之民。當藉大府之德。而望一稔矣。近聞饒之浮梁。負郭一寺中。井泉湧溢。而地陷。漂廬浮尸。不可勝數。水後舟行者。見汭流居民。收積漂材。往往如堵。所敗傷不少矣。如聞臨江筠袁。亦有水患。大府當知其詳。今風俗積壞。人材積衰。郡縣積弊。事力積耗。民心積搖。和氣積傷。上虛下竭。雖得一稔。未敢多慶。如人形貌未改。而臟氣

積傷。此和扁之所憂也。比日所去之蠹。可謂大矣。變調康濟。政爾惟難。非君臣同德。洞見本末。豈易言此。海內之責。當有在矣。願得從容以究此意。不啻饑渴。秋深佳天氣。當求一扣函丈。第恐前此促召。亦賴遣介相聞。告以起行之日。水陸所由。定當前途求一見耳。善政日有所聞。聞夏稅甚便於民。恨未知其詳。秋苗利病。想已討論甚悉。爲郡者。只能於此二節。去其害而致其利。則及物已廣矣。某去冬有與宋漕劄子。言金谿月椿。惜其不及施行。謾錄呈。倘有餘力及之。幸甚。

## 與錢伯同

不訊記漕。又復逾時。然蚤作晚寢。渴飲饑食。皆涵泳邦君之澤。尺牘疏數。尙奚足言。荆公英才蓋世。平日所學。未嘗不以堯舜爲標的。及遭逢神廟。君臣議論。未嘗不以堯舜相期。獨其學不造本原。而悉精畢力於其末。故至於敗。去古既遠。雖當世君子。往往不免安常習故之患。故荆公一切指爲流俗。於是排者蜂起。極詆訾之言。不復折之以至理。既不足以解荆公之蔽。反堅神廟信用之心。故新法之行。當時詆排之人。當與荆公共分其罪。此學不明。至今吠聲者。日以益衆。是奚足以病荆公哉。祠宇墮敗。爲日之久。莫有敢一舉手者。亦習俗使然耳。執事慨然而一新之。非特見超卓。其何能如是。比得倅車書。謂執事欲以記文下委。不覺喜溢支體。蓋茲事湮鬱。深願自是一發舒之。遣人臨存。適越在他境。不卽奉答。姑以此謝緩報之罪。記文尙遲旬日。當成就其說。馳納求教。

## 二

居山逾一甲子。益飽雲山之變。飯稻羹魚。無復在陳之厄。籍庇宏矣。茲山之勝。尤在瀑流。東有礫潭。西有半山。礫潭不下玉淵。半山可亞臥龍。精舍之前。兩山迴合。又自爲一澗。垂注數里。噴薄飛灑於茂林之間。一曰風練。二曰噴玉。三曰翻濤。四曰疎珠。五曰冰簾。六曰雙練。七曰飛雪。木石自爲階梯。可浴以觀。兩崖有蟠松怪石。卻略偃蹇。隱見於林杪。時相管領。令人忘歸。日與二三子詠歌其間。懷吾賢使君之德。何有窮已。故亦樂爲執事道之。王弱翁力酣於綠尊紅妓。安能作字哉。文公祠記。某當併書之。遲旬日納去。

鄉邦凋弊。方深游釜之憂。遽得賢師帥振起。而撫摩之欣幸之私。不在田夫野老之後矣。屬者修敬。數獲款晤。深慰積年傾渴之懷。至蒙禮遇之寵。每踰涯分。尤深感怍。抵家欲具謝尺紙。以不敏因循。迨今。然文華日勝。情實日薄。此後世公患。吾人相與以信義。苟文非所計。故不敢深以自訟。諒惟高明。必不以是督過之。某此月七日。始得束書登山。九月始遂達山房。金谿與饒之安仁。信之貴溪爲隣。二境皆有盜賊之患。金谿獨不然。相去跬步之間。事體便相遼絕。晉國之盜。逃奔于秦。乃今見之。賢使君之效乃如此。是事乃得之親見。非傳聞也。金谿今歲早處亦多。通縣計之。可作六分熟。敵居左右。獨多得雨。頗有粒米狼戾之興。但前數日。南風亦頗傷稻。目今雨意甚濃。此去卻要速晴。以便收穫。萬一成積雨。則又有可憂者。切窺賢者用心。未嘗不在於民。不敢不告。近日頗從倉臺需糴本爲平糴一倉。以輔向來趙丈所建社倉。其詳教授知之。得就渠索某劄子一觀。幸甚。

二

教之緒餘。不勝降嘆。從容平易。惟理是求。稽諸前古。千載一轍。周道之衰。民尙機巧。溺意功利。失其本心。將以沽名。名亦終滅。將以徼利。利亦終亡。惟其君子。終古不磨。不見知於庸人。而見知於識者。不見容於羣小。而無愧於古人。俯仰浩然。進退有裕。在己之貴。潤身之富。輝光日新。有無窮之聞。其視懷璧負乘之人。何啻蚊蚋蟻蟲哉。三復來貺。益厲此心。敢悉布之。永以爲好。惟執事終惠顧之。

三

遠遠色笑。倏爾經時。洽聞謠謠。益用鄉德。某自省事以來。五十年矣。不知幾易太守。其賢而可稱者。惟張安國。趙景明。陳時中。錢伯同四人。殆如晨星之相望。可謂難得矣。今執事臨之。又光於諸公。邦人何幸。雖然。屬者郡政不競已甚。積弊宿蠹。殆難驅除。猾吏豪家。相爲表裏。根盤節錯。爲民蠹賊。質之淳黠。勢之強弱。相去懸絕。本非對偶。吏胥居府廷。司文案。宿留於邦君之側。以閒劇勞逸。嘗吾之喜慍。以日月淹速。嘗吾之忘憶。爲之先後緩急。開闔

損益。以蔽吾聰明。亂吾是非。而行其計。豪家擁高貲。厚黨與。附會左右之人。創端緒於事外。以亂本旨。結左證於黨中。以實僞事。工爲節目。以與吏符合而成其說。吾以異鄉之人。一旦而聽之。非素諳其俗。而府中深崇閭里之事。不接於吾之目。塗巷之言。不聞於吾之耳。被害者。又淳厚柔弱。類不能自明自達。聽斷之際。欲必得其情。而不爲所欺。此甚明者之所難也。吾雖得其情。彼尙或能爲之牽制。以格吾之施行。吾斷之速。則文疎事漏。而無以絕其辭。吾求之詳。則日引月長。適以生其奸。况其是非曲直之未分。而常有以貳吾之心。疑吾之見。變亂其實。而其情亦未易得也。一墮其計。奸惡失所畏。善良失所恃矣。豈不難哉。善惡之習。猶陰陽之相爲消長。無兩大之理。一人之身。善習長而惡習消。則爲賢人。反是則爲愚。一國之俗。善習長而惡習消。則爲治國。反是則爲亂。時之所以爲否泰者。亦在此而已。開關以來。羲皇而降。聖君賢相。名卿良大夫。相與扶持封植者。善也。其所防閑杜絕者。惡也。明明在上者。明此而已。火在天上。大有。明之至也。象曰。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傳亦有之。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蕪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植。則善者信矣。夫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使夫子生今之世。爲今之吏。亦豈遽使人無訟哉。易有訟卦。其來久矣。不能無訟。豈唯今日。若其聽訟之間。是非易位。善惡倒置。而曰。自有使人無訟之道。無是理也。舜之受終。必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而後天下咸服。夫子之得魯政。必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而後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鎮氏出其妻。鎮潰氏踰境而徙。魯之鬻牛馬者。不豫價。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前聖後聖。其揆一也。必使無訟之道。當於聽訟之間見之矣。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遏惡揚善。順天休命。此其存心也。與後世苟且以逃吏責。鉤距以立威者。豈可同年而語哉。舉斯心以加諸彼。使善習日長。惡習日消。惡者屈。善者信。其無訟也必矣。蒙照知之素。輒效區區。以裨萬一。

## 與黃監

某切見鄉來趙丈。舉行社倉。敝里亦立一倉。委梭山家兄主其事。某頗有所未安者。昨亦嘗稟聞。愚見以爲莫若



爲平糶一倉以輔之。乃可長久。平糶則可獨行。社倉未必可獨行也。社倉施於常熟鄉乃可久。田不常熟。則歉歲之後。無補於賑卹。平糶則豐時可以受農民之粟。無價賤傷農之患。歉時可以摧富民閉廩騰價之計。政使獨行。亦爲長利。今以輔社倉之所不及。而彌縫其缺。又兩盡善矣。其詳已嘗託陳教授布稟。

### 與林叔虎

叔虎才美。試於一縣。直游刃有餘地矣。顧其志義文采。鬱未盡施行。且觀騰驥耳。學宮之壯。恨不得卽一拭目。記文見委。義當效力。第非倉卒所能成耳。去冬爲陳貴溪作重修學記。謾往其刻一觀。向爲仲權作宜章學記。莫會見否。今竟未刻。豈其有不當仲權之意者耶。近觀仲權所向。亦有可念者。淳叟身後事。亦粗辦。然極可憐。晚節與仲權正己爲莫逆友。死者已矣。生者顧未知其所終。又可憐也。壽夭貧富貴賤。皆不足多爲學者道。古之聖賢。如關龍逢之誅。王子比干之剖心。顏閔之天疾。孔孟之厄窮。至今煌煌在宇宙間。庸何傷哉。某去年春尾在山間。聞伯蕃姪計以歸。親舊家庭。撫棺視窆之役。相尋以卒歲。今猶有姪婦之喪未葬。然更閱涉歷。此道益明。益不敢不勉。數年間書問文記。頗多不能盡錄。令小兒錄經德堂記往。此文頗有補於吾道。荆公祠堂記刻併往。此是斷百餘年未了底大公案。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刻中第六行內。義當與之戮力。字下脫若虛捐歲月。是自棄也。九字好議論字下。羨人一字。若令人寫出。增損而讀之。乃無遺恨。當時錢伯同託弱翁書。弱翁臂痛不能書。伯同逼替復送來某自書。恃有前本。碎紙寫去。偶有此脫羨。伯同恐是意欲增損。遂依後本刻。至今不滿。後當更書小本。敍此曲直。跋其後。置諸壁間也。與晦翁往復書。因得發明其平生學問之病。近得盡朋友之義。遠則破後學之疑。爲後世之益。若夫志卑識闇。居斯世爲斯世之徒。固不足以論此。長沙胡季隨。乃五峯之幼子。師事張南軒。又妻其女。南軒沒後。又講學於晦翁之門。亦嘗至臨安相聚。此人操行甚謹。志學亦甚篤。但學不得其方。大困而不知反。去年亦有書來。此今錄所答渠書。併所復陳漕君舉書往。世固有甘心爲小人者。此無可言矣。有不肯爲小人而甘心爲常人者。又未足言也。有不肯爲常人而墮於流俗中。力不能自拔。又無賢師友提掖之。此可念也。又有

非其力不能自拔。其所爲往往不類流俗。堅篤精勤。無須臾閒暇。又有徒黨傳習。日不暇給。又其書汗牛充棟。而迷惑浸溺。流痼纏綿。有甚於甘心爲小人。甘心爲常人者。此豈不重可憐哉。上古聖賢。先知此道。以此道覺此民。後世學絕道喪。邪說蜂起。熟爛以至今日。斯民無所歸命。士人憑私臆決。大抵可憐矣。而號稱學者。又復如此。道何由而明哉。復晦翁第二書。多是提此學之綱。非獨爲辨無極之說而已。可更熟復之。

## 與陳君舉

丁未之冬。失於一見。尺書往復。莫遂輸寫。比年山居益左。知舊消息。往往闊絕。徒積傾馳。遣人臨存。辱以書幣。備承近日動息。慰澆可量。以尊兄之才之美。下問之勤。懇然情實。真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尤用降嘆。世習靡敝。固無可言。以學自命者。又復封於私見。蔽於私說。卻鍼拒砭。厚自黨與。假先訓。剖形似。以自附益。顧不知其實背馳久矣。天以是理界人。而舉世莫任其責。則人極殆不立矣。永思及此。益切悼懼。忘其驚蹇。以自效竭。此某所不敢不勉。著大公以滅私。昭至信以熄僞。非尊兄尙望誰老矣之論。未敢聞也。傅子淵已至衡陽。得其書。謂亦已相聞矣。子淵人品甚高。非餘子比也。劉淳叟前月初。冒暑歸自臨江。病痢踰旬。竟不起。可哀可哀。此郎年來避遠師友。倒行逆施。極可悼念。春夏之間。適有困折。某近抵城闔。見其臥病。方將俟其有瘳。大拯拔之。不謂遂成長。往念之尤用傷歎。淳叟正己初向學時。自厲之意。蔚然可觀。鄉里子弟。因之以感動興起者甚衆。曾未半塗。各有異志。淳叟歸依佛乘。正己暮用才術。所託雖殊。其趣則一。此其爲蔽。與前所謂以學自命者。又大不侔矣。正己比來相與禮貌。然視其朋游。觀其文辭。驗之瞻視容色。以考其指歸。未之有改。此尤可念也。

## 卷十 書

## 與李成之

某去冬距對班數日。忽有匠丞之除。王給事遂見繳。旣而聞之。有謂吾將發其爲首相爪牙者。故皇懼爲此。抑可

憐也。古人所以不屑屑於間政適人。而必務有以格君心者。蓋君心未格。則一邪黜。一邪登。一弊去。一弊興。如循環然。何有窮已。及君心既格。則規模趨鄉。有若燕越。邪正是非。有若蒼素。大明既升。羣陰畢伏。是瑣瑣者。亦何足復汗人牙頰哉。鄉來面對。粗陳梗概。明主不以爲狂。而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所以低回之久者。欲俟再望清光。輸寫忠蘊。以致臣子之義耳。然而不遂。則亦天也。王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 二

李尉處附至三月晦日書。發讀慰澆之極。別紙尤見情實。歷述病狀。可謂自知之審矣。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奮拔植立。豈不在我。若只管譏評因循。不能勇奮特立。如官容奸吏。家留盜虜。日積憂患。而不勇於一去之決。誰實爲之。今幸尙知其爲奸盜。而患苦之。護惜玩愒之久。寢以習熟。便安之。未必不反以爲忠良也。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豈獨爲國而然。爲家爲身。蓋一理也。願精思深察。致一日克己復禮之力。當有勿憂。宜日中之快矣。

## 與應仲寔

向自使華在江東時。草草具復。來貺。尋拜數字。附鄉里士人以行。而執事移帥南服之命已下。用不果達。其時某適至隆興。在翠岩洪井間。得聞從者至止。亟還城下。則柴戟又南矣。甚爲悵然。屬嘗於復漕臺書中寄意。語次亦會及之否。蒼梧。舜迹所及。交趾。合浦。九真。日南。爲郡古矣。粵自翠華南波。更爲近服。班宣之任。類皆名儒重臣。間者猶以簿書遺策。米鹽末務。仰勤冕旒。南顧之憂。官人之難。乃如此。茲焉帥闔。暫屈明賢。此其加惠嶺海之民。可謂至矣。撫柔安輯。當有餘地。遠方知方。興於禮義。此其時也。漕臺心事。拳拳伏想。相得甚歡。金蘭之誼。於是有證。健羨健羨。某往歲亦蒙誤恩。卑壘荆門。尙遲餘教。以逃大戾。區區近況。有鄙文數篇。公餘過目。可概見矣。去年秋冬。又兩通晦翁書。然前說且倚闌矣。

## 與張季海

久欲詣謁。坐此塗潦。政爾未遂。缺然斯懷。金谿西北。并臨川處。率多旱田。耕必三鐮。秋乃可望。常歲及今。再耜挾

矣。今阻寒凍。曾未舉趾。農者凜然。有無年之憂。雷先啓蟄。泉源已動。泉之盛。一甲子而止。動早則及夏淺。動晚則及夏深。泉與雨澤。亦相表裏。故動早旱徵。動晚稔徵。今先啓蟄而動。則不及夏矣。比年貨泉日縮。民生日貧。穀價雖廉。往往乏食。重以冬春仍雪。積雨畦塗。隴敗無所施力。困亦劇矣。霖霖未止。爲之奈何。浦城小寇。幸已成擒。警候之事。尤非今日所能堪也。邑民以公事至廷者。莫不稱頌賢德。而游談之士。往往以聽信百石爲疑。雖其無根。不足深據。然形似則有以致之。更惟加察。

## 二

久以道薄。不遂往見。既望常作一紙。以致區區。尋以少霽。欲留面剖。又不果達。今併往一觀。新宰既不果來。吾邑遂可以久被賢者之澤。向來不作久計。深爲足下不取。古人於事。無大小。無久近。其處之一也。居一日。亦當盡吾道。學絕道喪。所從來久矣。放利而行者。滔滔也。比嘗與主簿論喻義喻利之說。語次曾及之否。弊邑之陋。風俗未還於正。所幸主簿意向甚美。第未甚更歷耳。外此不復有正人。區區亦不能不爲左右深慮。要當卓然以古人自期。憫惻流俗。如失心者。而後能無所陷溺。人患無朋友。無聞見。與其親不正之人。聞不正之言。則寧其無也。若見不賢而內自省。擇其不善者而改之。則皆吾師也。

## 與張元鼎

比方得向來論事之書。張權因造簿。正其宿弊。此固當然。比復使君書。固是之矣。若創征之事。此甚不可。足下之辯。殆類冉求之辯。伐顓臾。金谿陶戶。大抵皆農民。於農隙時爲之。事體與番易鎮中。甚相懸絕。今時農民。率多窮困。農業利薄。其來久矣。當其隙時。藉他業以相補助者。殆不止此。邦君不能補其不足。助其不給。而又征其自補助之業。是奚可哉。初甚駭聞茲事。繼而聞其說。出於沈尉。卽悟其爲此謀之人。豈能有補於調度。若其傷邦君之政體。不復可得而文飾矣。沈生小子。本無知識。豈恤州郡。豈愛邦君。豈念小民。獨爲挾私者所嗾耳。所重可惜者。遂使賢使君。爲挾私之人所役。而足下又代挾私者爲辯。此人之術。何其如此之高。乃能挾一邪說。以役二賢者。

又重可怪也。今未知已如何施行。正宜及其未深。有以改之。無爲此人所笑。

### 與黃康年

此道充塞宇宙。天地順此而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順此而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古人所以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斯須不順。是謂不敬。雖然。己私之累。人非大勇。不能克。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豈直推排而已哉。縱使失於警戒。舊習乘之。當其思之覺之復之之時。亦必大勇。而後能得其正也。願益勉之。

### 與胡無相

惠書。憂憫俗學。傷悼邪見。深中時病。惟是推許過盛。非所敢承。劉定夫得數目之款。張誠子迫試期。不及一見。但得訊云。回日見過。定夫亦約早晚登山。山間朋友。近多讀尙書。上古道義素明。有倡斯和。無感不通。只是家常茶飯。今人旣惑於利祿。又蔽於邪說。見說此理。翻成特地。豈不可憐哉。

### 與朱益叔

區區之學。不能自己。朋儕相課。亦謂月異而歲不同。每觀往年之文。其大端大旨。則久有定論。至今不易。若其支葉條目。疎漏舛錯。往往有之。必加刪削。乃可傳也。向在朋友間。時見所傳鄙文。亦有全僞者。此尤不可不知也。開歲合并。當究其說。學絕道喪。私說詖論。充塞彌滿。朋友講貫。未能符合。其勢然也。然至當歸一。情義無二。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此孟子之至言。但詠歌伐木之篇。緝熙其事。終必有無間然者矣。

### 與路彥彬

得函教。又辱以盛製。文盛意勤。顧何以當。雖然。似有未相曉者。義不敢不宣達於左右。竊不自揆。區區之學。自謂孟子之後。至是而始一明也。平日拳拳於左右者。豈徒以親戚之故哉。古人纓絕肘見。不以爲病。累日不火食。歌聲若出金石。或者未能深信。與信之而未濟。登滋則茲。當挾轅推轂。以相從於康莊也。若金錢穀粟之惠遺。非某之任也。聚族之衆。終歲之計。未免於飢歲。日索公堂米。無毫髮補助。亦以事有大於此者。未敢任此責也。得時行

道。固吾人分內事。然與世俗羨慕富貴者。天淵不足諭也。來詩似未免俗意。尤非所望。非高明亦不敢直言如此。

## 與涂任伯

來喻勤勤。大概謂來學者。未必可語。而有耗氣勞體之患。此誠足下愛我之心也。雖然。足下顧未知自愛。安能愛我哉。比數得與足下接語。此邦之士。惑焉者甚衆。進而效說者。亦不少矣。大抵皆是何足與言仁義之意。然稠人廣坐。其意蓋不皆如是也。其意如是者。必其不知自愛者也。其意不如是者。必其知自愛者也。今足下之言。乃與其不知自愛者。若合符節。此吾所以甚爲足下不取也。素問之書。乃秦漢以後。醫家之書。託之黃帝岐伯耳。上古道純德備。功利之說不興。醫卜之說。亦不如是。比見足下好誦其言。特素未講學。不知其非耳。某氣稟素弱。年十四五。手足未嘗溫煖。後以稍知所向。體力亦隨壯也。今年過半百。雖少加衰於壯時。然以足下之盛年。恐未能相逮也。何時合并。以究斯義。

## 與董元錫

元錫舊常有向學之意。而中自畫。每切念之。無由奉達。今因此輒致區區。幸少垂聽。往訓中言小人者甚多。不可一概觀。小人字雖同。而其所指。乃有相去天淵者。論語所謂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又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又如尹士旣聞孟子之言。則曰。士誠小人也。此等則是學不至道。而囿於私見。不能終從其大體。故謂之小人。易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此則氣質乖戾。姦險凶惡之小人也。治世盛時。若不格面從化。則刑戮之所不貸。此兩者。善惡雅俗。汗潔之辨。如雲泥矣。元錫平時喜事好修。何至爲由後之小人哉。若由前之小人。則恐非元錫之所能及。今流俗不學之人。而其質不至於不恥不仁。不畏不義。又不得陶冶於先聖王之教。方憑其私意。自以爲善。此則是俗人。不得謂之士。不得謂之儒。此輩必不能如尹士自知之明也。然俗人中氣質。又有厚薄輕重大小。平時所惜於元錫者。爲其氣質。偶不得其厚重者。故不能自拔於市井之習。又輒憑之以妄議人之長短。所見日陋。如來書所謂讎卽陋見也。知己之說。亦陋。然吾能化陋以爲廣大。請借元錫

知己之說而言之。元錫誠欲求知己。當今之世。捨我其誰哉。但恐元錫。怕逢知己耳。元錫誠能不安其舊。惟新是圖。則本心可以立復。舊習可以立熄。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誰得而禦之。

### 與倪濟甫

聞不就程試。決計登山。甚爲之喜。壽翁寄示中秋分韻。尤用嘉歎。天宇澄澈。月華晶瑩。頻年未有如此夕者。老子於此。興復不淺。是夕月午。啓門相半。東望茲山。亦念不負此月者。在諸賢爾。自昭明德。何必是夕。造次顛沛。莫不當然。涵泳存養。計當日新。山翁在此。濟甫之來。不當遲遲也。

### 與黃彥文

寵示盛製。詞典句老。動有稽據。非近時後生所及。深用降歎。下問求益之意。如川方至。此尤不可及。然有如耆德所進。當在文字之表。則所謂真訣在其中矣。恨行役匆匆。未得從容以究其說。尙冀快誦。屈子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之句。以厲益壯之志。當刮日以俟。

### 與劉志甫

趙仲聲還。得書讀之。渙然深用慰懌。順伯與足下相繼入冊府。亦前時所無。求外想亦未容遽也。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交游間氣質不至扞格者。當日有麗澤之益。此其爲進德之驗甚著。馮傳之氣稟恢然。當今難得。所當共愛惜之。向來相聚。失於懶散。不會與之啓其大端。去歲嘗有一書勉之。近得其書。殊覺其邈然不相入。深爲惋惜。志甫尙能致力於此乎。今錄向來書藁去。若致力切磋。庶有其端也。近與春伯一書。痛箴其陋。習膏肓。能索觀之爲佳。道之行不行。固天也。命也。至於講明。則不可謂命也。知言者。亦何必俟其效之著。而知其所到哉。此心本靈。此理本明。至其氣稟所蒙。習尙所梏。俗論邪說所蔽。則非加剝磨切。則靈且明者。曾無驗矣。

### 與邵叔誼

教以向來爲學本末。又加詳於前日所聞。甚幸。但敘述愚言處。則盡失其實。便須認爲己物一句。尤害義理。誠如此。可謂罪人處矣。前來說猶是竊盜。此舉遂爲強盜。爲強盜而不讓。豈可容於世哉。初一再見時。頗覺左右好隨。卽爲數語。述所聞。每乖其實。旣得旬日。浹之款。意必已悟前非。不謂又作此等語。乃復甚於初時。此卽病證之大者。失今不治。必爲痼疾。豈更可言爲學哉。此心苟得其正。聽言發言。皆得其正。聽人之言。而不得其正。乃其心之不正也。一人言之。衆人聽之。使衆人各述其所聽。則必不齊。非言者之異也。聽者之異也。來書之至。此間友朋觀之。皆駭而問曰。何爲有此言。因答之曰。是非吾言也。邵機宜之言也。某屢言先立乎其長者。又嘗申之曰。誠能立乎其長者。必不相隨。而爲此言矣。屢言仁以爲己任。又嘗申之曰。誠仁以爲己任。必不相隨。而爲此言矣。蓋後世學者之病。多好事無益之言。假令記憶言辭。盡無差爽。猶無益而有害。況大乖其旨。盡失其實邪。向來造見。對語移時。初間頗覺左右之心。不能無餒。旣而發明此理。稍稍切磋。殊覺小快。及再相見。接語之間。已覺非復前日矣。是後相從。雖累日。衆中泛語。終不得獨相叩問。茲得來示。方知窒塞如初。此乃向來不得眞實師友講貫。傳授類皆虛見空言。徒增繆妄。今能盡棄前非。務明正理。則此心之靈。此理之明。誰得而蔽之。某前書所以相勉者。可謂至矣。幸復熟而究切之也。得元晦書。其蔽殊未解。然其辭氣窘束。或恐可療也。某復書。又加明暢。併錄往。幸精觀之。

## 與江德功

蒙示晦翁書。敬領。回書徑自此遣往矣。副本錄在邵叔誼處。可索觀之。白白長長之言。是古人辯論處。非用工處。言論不合於理。乃理未明耳。非誠意之罪也。

## 與曾宅之

十日朋舊。書問至多。向所惠書。卒難尋檢。其時復書。亦無草藁。今皆不能記憶。來書謂某嘗有文義溺志之戒。某平時與朋舊講貫。不敢泛爲之說。大抵有所據而後言。若誠有是。是必據來書而書之耳。亦略記得。曾有一卷。黏



紙數幅寫前輩議論十數段於後註所見與所疑。又各空其後。以俟某之說。此豈非吾友所示耶。記得當時看畢。甚喜其有志於學。亦甚惜其學未知方。亦嘗以示一二朋友。因謂之曰。此人氣質志向。固不碌碌。但未得親師友。胸中雜然。殊未明本末先後之序。今千里寓書。紙筆之間。豈能遽解其惑。且當示以讀書之法。使之無徒耗其精神。後日相見。當有可言耳。亦略記回書大意。謂讀古書。且當於文義分明處。誦習觀省。毋忽其爲易曉。毋恃其爲已曉。則久久當有實得實益。至於可疑者。且當優游厭飫。以俟之。不可強探力索。後日於文義易曉處有進。則所謂疑惑難曉者。往往渙然而自解。卻不記得有溺志之辭。此後枉問。得備錄前後書辭見示。庶有據依也。近見所在友朋。多有好理會文義。反不通者。蓋不知學當有師。天之生斯民也。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此其理也。誠得其師。則傳授之間。自有本末先後。不使學者叢然雜然。費其目力。耗其精神。而無所至止也。此說要非相見不能究。秋涼能一來乎。先兄平日無甚著述。惟有往來論學之書。中間編次未就。後日垂訪。當共讀之也。

### 與周元忠

積雨遐想風練飛雪之壯。甚願與諸公繙經其間。以俟玉芝之茂。倘有意於此。何以期爲。霽日媚景。晴雲絢文。此吾命駕時也。今日平分一春。羲和會當少出幽險。緩轡天衢。照臨吾徒。成此盛集。

### 與詹子南

日享事實之樂。而無暇辨析於言語之間。則後日之明。自足以識言語之病。急於辨析。是學者大病。雖若詳明。不知其累我多矣。石稱丈量。徑而寡失。銖銖而稱。至石必謬。寸寸而度。至丈必差。今吾但能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勿忘勿助長。則不亦樂乎。又何必紛紛爲大小之辨也。

### 二

廖倅處送至四月二十四日書。發讀甚慰馳系。用力不懈。無他疑惑。甚善甚善。此心至靈。此理至明。要亦何疑之有。然又以無疑爲疑。是未能無疑也。事理有未明。則不容不疑。思索之。問辨之。則疑有時而釋矣。疑亦豈足願哉。



使尊兄不能勇去餘習。尙此遲回。然詩卻甚佳。詩意書辭亦不相似。詩只兩句。便說盡了。後兩句卻成剩語。文理頗不相紹續。今欲易後兩句。兼易前二字。固不能出尊兄之意。但稍次其文耳。此理於人無間然。昏明何事。異天淵。自從斷卻閑牽引。俯仰周旋。只事天。尊兄平日只被閑牽引。所以不能自立。今既見得此理。便宜自立。此理卽是大者。何必使他人明指大者。既見此理。此理無非。何緣未知今是。此理非可以私智揣度傳會。若能知私智之非。私智廢滅。此理自明。若任其私智。雖高才者亦惑。若不任私智。雖無才者亦明。顏子之學。本末甚明。尊兄未須泥此而求。但自理會。眞能見得此理。後日徐徐取論語讀之。渙然冰釋矣。某嘗令後生讀書時。且精讀文義。分明事節。易曉者。優游諷詠。使之浹洽。與日用相協。非但空言虛說。則向來疑惑處。自當渙然冰釋矣。縱有未解。固當候之。不可強探力索。久當自通。所通必眞實。與私識揣度者。天淵不足諭其遠也。不在多言。勉旃。是望。

### 三

示教。日用工夫甚善。尊兄氣質忠厚。得於天者。加人數等。但向來累外處多。得日剝落之。以全吾天。則吾道幸甚。所謂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平居不與事接時。切須鞭策。策得炯然。不可昧沒。對越上帝。則遇事時自省力矣。

### 與吳子嗣

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此聖人之格言。非天子不議禮。禮亦未可輕議也。欲去其不經。鄙俗之甚者。而略近於古。則有先文正公書儀在。何必他求。

### 二

不以前所復書爲罪。又下問之。不肯徇流俗。孜孜禮法。以求依據。吾子之志善矣。然事有輕重。本末當知所先後。禮文墮闕。其來久矣。滕文公所問。孟子所答。皆其大端。儀節之末。去其鄙俗不經者。可也。來書謂定之僕手。此尤未宜。吾子在衰絰之中。不得已次序以授執事者。可也。安可謂之定。栢人者。乃巫覡所爲。不經甚矣。吾家未嘗用也。祝稱卜葬虞。子與夫異辭。觀二孤之過。可以類見。喪祭當論所主。不可言同也。儀中除此三節。諸皆無害。

## 三

往歲蒙致書。見問以喪禮如生。年少能不狗流俗。求古制。又其文用字造語。皆慕奇異。不肯碌碌。以爲窮鄉下邑。乃有後生能如此。亦不易得。故生之書辭。不合律度者雖多。皆不暇責。獨答所以問之要。務誘掖之。庶幾其進。既而聞生詭異其服。爲巫覡事。深用駭怛。亦頗悔初不知生。而遽相對答。有失言之罪。茲奉書。乃有悔過自訟之辭。人誰無過。過而不改。是爲過矣。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今生誠能幡然自新。何幸如之。雖然。生家相距百里而近。乃有不亟於求見長者。而徒數以書來。則改過之言。亦未敢深信。然吾今猶云云。若此者。望於生厚矣。生其謹思之。

## 四

文字之及。條理粲然。弗畔於道。尤以爲慶。第當勉致其實。毋倚於文辭。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有德者必有言。誠有其實。必有其文。實者本也。文者末也。今人之習。所重在末。豈惟喪本。終將併其末而失之矣。陳教授舊亦曾略相從。惟其無本。故其學日謬。書末所糾三條。屬意精切。但前所取數語。亦皆非是。學無端緒。雖依放聖賢而爲言。要其旨歸。實已悖戾。龐雜膚淺。何足爲據。若所謂致其譽聞。不泯泯碌碌者。尤不可不辯。人有實德。則知疾沒世而名不稱者。非疾無名。疾無德也。令聞廣譽施於身者。實德之發。固如是也。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者。欲其德之常久而不已也。彼未嘗深致自克之功。私意自爲主宰。方懵於知德。則斯言殆適以附益其好名求勝之習耳。此尤不可不辯。

## 五

前書致其聞譽之說。乃後世學者大病。不能深知此病。力改敝習。則古人實學。未易言也。吾友更當深於此處觀省。使舉動云爲。判然與曩者異轍。則吾道有望矣。復前書時。亦欲相勉。未須與陳教授往復。後偶忘之。至今不滿。近歸自象山。諸事冗擾。文字亦不曾將歸。且晚亦須便登山。僕能一來。諸當面盡。

## 六

錄示仙郡首篇策問大旨竊所未諭新君卽位曾未期月而遽曰責成無效何課效之速如此哉以夫子之聖不過曰三年有成唐虞之朝雖三載考績必三考而後黜陟幽明羽山之殲蓋在九載之後伯禹作司空猶八年於外兗州之賦作十有三載乃同古今難易縱有不同亦安有於半年之間而遽責其成效之理哉又古所謂責成者謂人君委任之道當專一不疑貳而後其臣得以展布四體以任君之事悉其心力盡其才智而無不以之怨人主高拱於上不參以己意不問以小人不維制之以區區之繩約使其臣無掣肘之患然後可以責其成功故旣已任之則不苛察其所謂但責其成耳此古人用責成二字之本旨也今泛課功效而用此二字則用字亦未愜當且古所謂賞罰者亦非爲欲人趨事赴功而設也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其賞罰皆天理所以納斯民於大中躋斯世於大和者也此與後世功利之習燕越異鄉矣何時登山當究其說明日欲登雲臺瞰鬼谷究南山之所自來卻扁舟浮梅潭泐嚙口以歸度旬日而後可反山房也

七

承已登山結茅深用嘉歎近得周元忠書謂幹伯伯珍諸人有意遣輿夫相迎且問期日吾答以霽日麗景晴雲絢文卽吾就道時也是日正春分明日卽大開徹輿夫至今未來豈其俟后土之乾又窘陰雨故耶昨日光風頗還舊觀乃今祁雲漫天寒飈先雨又復淒然似秋矣遐想雲臺領袖諸峯儲英育秀以相料理老子於此興復不淺行止久速在天與人而已若此雨未止能冒之一來尤見嗜學

八

此理充塞宇宙天地鬼神且不能違異况於人乎誠知此理當無彼己之私善之在人猶在己也故人之有善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此人之情也理之所當然也亦何嫌何疑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顧恐未能成己耳若私淑二字則出於孟子當深明其旨不當輕用於此此用字之疵不足以達理而能爲理之累五代史政須點對來本極

佳。草廬在二池之間。欲名以濯纓。須來此。當爲書之。

與傅季魯

二十四日發敝廬。晚宿資國。二十五日觀半山瀑。由新蹊抵方丈。已亭午。山木益稠。蟬聲益清。白雲高屯。疊嶂畢露。疎雨遞灑。清風溲然。不知其爲夏也。何時來此共之。適欲國紀點對一事。或未能來。可先遣至。

與陳宰

伐松之盜。仰見嚴明。不容道戮。比至山間。具伏其罪。祈免窮究。論其初心。乖戾殊甚。至以雀角之詞。煩溷官府。牽率縣僚。喧動鄰里。重費賢大夫之神明。此豈可貸。然斯人素狃惡習。久爲鄰里之害。今茲適逢令尹之賢。乃肯悔過效順。幡然改圖。亦有可喜。來此自訴其悔艾遷改之意。甚力。儻其自此回心易慮。以歸於善。諒於豈弟之懷。亦必喜之。前日亦以周處之事。反復勉之矣。斯人有公狀。首伏未敢自前。併用封納。

二

無似之蹤。屏處是適。諸公過聽。錄其姓名。遽叨乘障之命。進退維谷。荆門在重湖之北。有道院之號。事力優衍。異時造物所以處貴游者。尤非枯槁之所宜得。然蒙泉之與飛雪。金蓮之與玉芝。未知孰愈。同志之士。方此盍簪。紉繹簡編。商略終古。粗有可樂。雖品質不齊。昏明異趣。未能純一。而開發之驗。變化之證。亦不可謂無其涯也。儻得久於是山。以旣厥事。是所願幸。彌縫其闕。而終惠撫之。則惟賢大夫是望。

與李宰

教以學記所施。足認不鄙。然此文之作。豈爲陳君設。比之墓銘。不有間乎。貴溪安仁金谿。三邑最爲比鄰。十餘年間。不聞有賢令尹。吏胥猖獗。姦民以隳訟射利者。與吏相表裏。公爲交門。肆行無忌。柔良不得安迹。陳宰所爲。固多未滿人意。至其使此輩縮首屏迹。柔良陰受其惠。則亦其所長也。三邑十餘年間。誠未見有此。視前政則優。視比縣則優。似未爲過許。嘗蒙渠見訪。一聞大義。誠有愧慙自失之實。使此心不泯滅。復遇箴藥。亦安知其不能幡

然也。在門下尤宜略於錄其罪。而詳於求其長。特高明與契愛之厚。不敢有隱。諒不督過也。

二

來教謂容心立異。不若平心任理。其說固美矣。然容心二字。不經見。獨列子有。吾何容心哉之言。平心二字。亦不經見。其原出於莊子。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其說雖託之孔子。實非夫子之言也。彼固自謂寓言十九。其書道夫子言行者。往往以致其斬懈之意。不然則借尊其師。不然則因以達其說。皆非事實。後人據之者。陋矣。又韓昌黎與李翊論文書。有曰。平心而察之。自韓文盛行後。學士大夫言語文章間。用平心字寢多。究極其理。二說皆非至言。吾何容心之說。卽無心之說也。故無心二字。亦不經見。人非木石。安得無心。心於五官最尊大。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又曰。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又曰。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又曰。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又曰。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又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去之者。去此心也。故曰。此之謂失其本心。存之者。存此心也。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四端者。卽此心也。天之所以與我者。卽此心也。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卽理也。故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所貴乎學者。爲其欲窮此理。盡此心也。有所蒙蔽。有所移奪。有所陷溺。則此心爲之不靈。此理爲之不明。是謂不得其正。其見乃邪見。其說乃邪說。一溺於此。不由講學。無自而復。故心當論邪正。不可無也。以爲吾無心。此卽邪說矣。若愚不肖之不及。固未得其正。賢者智者之過失。亦未得其正。溺於聲色貨利。狃於譎詐姦宄。牴於末節細行。流於高論浮說。其智愚賢不肖。固有間矣。若是心之未得其正。蔽於其私。而使此道之不明不行。則其爲病一也。周道之衰。文貌日勝。良心正理。日就蕪沒。其爲吾道害者。豈特聲色貨利而已哉。楊墨皆當世之英。人所稱賢。孟子之所排斥拒絕者。其爲力勞於斥儀。衍輩多矣。所自許以承三聖者。蓋在楊墨。而不在衍儀也。故正理在人心。乃所謂固有。易而易知。簡而易從。初非甚高難行之事。然自失正者言之。必由正學。以克其私。而後可言也。此心未正。此理未明。而曰平心。不知所平者。何心也。

大學言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果已格。則知自至。所知既至。則意自誠。意誠則心自正。必然之勢。非強致也。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詎誠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當是時。天下之言者。不歸楊。則歸墨。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自孟子出後。天下方指楊墨爲異端。然孟子既沒。其道不傳。天下之尊信者。抑尊信其名耳。不知其實也。指楊墨爲異端者。亦指其名耳。不知其實也。往往口關楊墨。而身爲其道者衆矣。自周衰。此道不行。孟子沒。此道不明。今天下士皆溺於科舉之習。觀其言。往往稱道詩書論孟。綜其實。特借以爲科舉之文耳。誰實爲真知其道者。口誦孔孟之言。身蹈楊墨之行者。蓋其高者也。其下則往往爲楊墨之罪人。尙何言哉。孟子沒。此道不傳。斯言不可忽也。諸人交口稱道門下之賢。不覺吐露至此。病方起。不暇隱括其辭。亦惟通人有以亮之。儻有未相孚信處。當遲後便。

## 與趙景昭

新除極爲贊喜。邦之司直。非兄其誰歸。刑官。古人所重。臯陶尸陳謨論道之任。而舜命作士。今司直之名。猶在大理。又適爲賢者進用之階。殊令久增慕古之懷。今日法制。有未容人遽實其名耳。然珠藏淵媚。兄其必有以處之矣。

## 與王順伯

某祠秩之滿。初欲復丐之。適一二士友。郵致諸公之意。來促此文。謂欲因是圖所以相處。自度屏棄之人。豈宜上累當塗。遂絕此念。且甘貧餒。以逃罪戾。不謂竟蒙荆門之除。官閑境勝。事力自贍。無匱乏之憂。又假以遲次。使得旣泉石之事。究問學之樂。爲幸多矣。非出推轂之素。餘論之助。何以逮茲。敢不知自教。以罷屯田。收羨鑄之詳。可謂恩威並立。調度有方。健羨健羨。然在尊兄分上。直餘事耳。且暮賜環。入儀禁掖。雍容密勿。以究忠嘉。使至理昭明。陰氛澄廓。羣疑消釋。衆善敷榮。在位在職。莫不協力同心。以終大義。此豈非長者之任。而君子之所欲乎。來教謂若要稍展所學。爲國爲民。日見難如一日。此固已然之成勢。然所以致此者。亦人爲之耳。能救此者。將不在人。



乎。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吾人平日所以自勵。與朋友所以相勉者。素由斯道。而後能責難於君。大禹所謂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夫子所謂爲君難。爲臣不易者。皆欲思其艱。以圖其易耳。非懼其難。而不爲。與知其難。而謂其必不可爲也。天下固有不可爲之時矣。而君子之心。君子之論。則未嘗必之以不可爲。春秋戰國。何如時也。而夫子則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又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孟子則曰。以齊王猶反手也。又曰。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曰。王猶足用爲善。王如用子。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曰。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人之遇不遇。道之行不行。固有天命。而難易之論。非所以施於此也。曩者尸位之人。固爲朝廷之大祟。羣小之根柢。而往年天去之。今年天殺之。則天之所以愛吾君。而相斯人者。爲力宏矣。有官君子。豈可不永肩一心。相與勵翼。以助佐吾君。仰承天意乎。人之才智。各有分限。當官守職。惟力是視。商之三仁。亦人自獻于先王。不容一概。至於此心此德。則不容有不同耳。沮溺接輿。豈是庸人凡士。然所以異乎聖人者。未免自私耳。來教謂旣非以此要官職。只是利國利民處。隨力爲之。不敢必朝廷之從。與事功之成。此真長者之本心也。誠能廓而充之。推而廣之。則高明廣大。誰得而禦。由前之說。將自昭白。有不待區區之言者矣。

## 二

使節在淮間時。嘗復書薦區區。幾有萬一之助。後包敏道自浙歸。乃知其時。方得啓觀。蒙復書謂爲至論。今三復來貺。與所傳聞議論。乃知實未蒙省察。疇昔相與。非徒親戚。理有未安。義不容嘿。尊兄清修寡欲。與物不競。與人處似不能言者。人莫不愛之。獨有志之士。往往有不快於尊兄。向來永嘉諸人。甚敬尊兄政績。而又議其嚴酷。無儒者氣象。此固是謬論。某嘗深排之矣。是不足道。又其間卻有疑尊兄所爲。不免流俗。或謂是鄉原之類。尊兄以抗志古人爲非。有何以是嚶嚶之意。此一論則近是。向來伯兄因與尊兄論及監司之職。見尊兄說不應求事。但當因其至前而處之。退甚不說。以爲如此作監司。民亦何賴。某亦嘗稍辯之。然衆咸謂未免俗。元晦又謂尊兄壞

人已成之功。以奉執政。此乃復書。未及與辯。以某觀之。尊兄天資極有過人處。而大志不立。未免同乎汗世。合乎流俗。獨其質剛而內明。故有從善服義之長。向來家庭議論。與尊兄初至西百官宅時。窮冬臘月之集。火爐中劇談。皆始疑而終釋。始辯而終息。始之所甚不可。而終乃有切當之稱。此必有以當尊兄之心。而以爲切事合理。故疑釋辯息而稱之。尊兄必非苟從而見諛者。自爲奏邸。居雖相邇。而尊兄之情。已寢異於前日。蓋相聚劇談時少。切磋商復。研覈之工不繼。尊兄之心。復歸於毫矣。况今相踈如是之久。固宜不相亮之甚。日與游處。議論者。豈能啓尊兄之意。其庸陋無知。牽引尊兄。相與淪胥。則有之矣。如謂斃育英才之真樂。親朱墨之塵冗。想非所好。此是話作兩截。好與不好。此在某之心。不可誣也。尊兄政如老氏所譏夫子。所謂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又引陳君舉之在福。唐晦翁之在浙東。以相警至。謂親家尤更誠實。不以小人待人。尊兄昧於知人。一至於此哉。某平日誠不以小人待人。但非如尊兄所謂。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本心無有不善。吾未嘗不以其本心望之。乃孟子人皆可以爲堯舜。齊王可以保民之義。卽非以爲其所爲。已往者皆君子也。至其見人之肺肝。能曲盡其情。則自謂有一日之長。向來火爐中與尊兄論人物。所以得切當之稱者。皆以此別後。三生作國王來。總忘之也。馮傳之至今未相符合。然所以相敬服者。多在論人物處。蓋其人與傳之甚稔。而與某甚生。或不相識。而但見其言論事節。便能知其心曲。傳之以此相敬近。福建一士人。在此因言其鄉人事行。某屢折之。其人始力辯之。而終屈服。今其人於吾道。雖未甚有得。而決其相從之意者。實在此也。此人亦晦翁處學者。某平時所望於尊兄者甚厚。若以此相扞格。則是無復可言矣。義不應只如此。姑以此爲請教之端。未卽合併。更惟節抑。以遂揚名之孝。

## 與尤延之

遠遠三席。出入五年。其爲傾依。何可云喻。退然耆儒。久滯朝著。當人之難。晉掌奉常。處事之變。獨裁大典。緬懷疇昔。祇增慨嘆。越自壽皇種椿重華。聖上攬圖丹極。而西掖北門。高文大冊。允屬椽筆。山林之人。矯首盛事。欲贊一辭。何可得哉。講讀論思。固已甚晚。有識之士。咸謂未足以究盛蘊。日遲柄用。拔茅連茹。使野無遺賢。爲吾君立太

平之基。而瑣瑣者。自以薰蕕之不同。輒肆媒孽。使人重爲駭歎。茲焉偃藩近甸。公道其復信乎。某曩者之歸。得山房於龍虎山之上游。泉石之勝。雲山之奇。平生所鮮見。其略亦屢見於朋舊書中。尙欲稍記其詳。亦以探討未遍。猶未及也。荆門之除。良出望表。豈推轂之賜。有以致之耶。幸尙遲次。猶可畢草堂之役耳。第私門禍。故重仍。五年之間。尊幼之喪。多於年數。妻家亦復多事。妻母甫及大祥。昨日又聞妻弟之訃。乃鄉年至都。下相見乞銘者。蕭然之軀。殆無以堪。長姪煥之徑往求見。將過浙東。迎先兄教授家嫂與姪女歸。成吳正字婚禮。諸事當能面稟。

### 與豐宅之

比年山居。頗有泉石之趣。朋來之樂。每恨不得與吾宅之共。此承需鄙文。乏筆吏。不能多錄。謾往數篇。亦足以知山野况味。遊仙巖題壁之末二姪。其一名榘之者。乃梭山兄之子。賦質純雅。少贊家政。事上使下。真無間言。又博通經史。射御筆札。皆絕出等夷。琴尤高平。時業此者。皆在下風。今年二十有六。春末無疾。一夕談笑間。奄然長逝。極爲痛心。亦恐欲知使人到山間。又值持之疾作。老夫亦苦頭痛。登山未久。友朋踵至。應酬殊役役。作復莫究所懷。

## 卷十二 書

### 與趙然道

某驚蟄前。乘晴登山。尋復積雨。二十四日少霽。始得一訪風練飛雪之狀。方念不得與賢昆仲共之。是晚來書。適至。喜可知也。去非從善。勇決如此。沛然之壯。在胸中矣。又何以觀瀑爲哉。狂聖之相去遠矣。而罔念克念之端。頃刻而分。人心之危。豈不甚可畏哉。有虞之朝。克艱之說。從逆之戒。伯禹進之。警戒無虞之說。逸樂怠荒之戒。伯益又進之。明明穆穆。聚精會神。其切磋琢磨之功如此。若已汨於利欲。蔽於異端。逞志遂非。往而不反。雖復雞鳴而起。夜分乃寐。其爲害益深。而去道愈遠矣。奚足以言此哉。今然道方恥利欲之習。知異端之非。願益致擴充之功。

則吾道幸甚。

## 二

茲閱來書。知此志不替有加。夫道一而已。相去千里。相後千歲者。猶若合符節。況其近者乎。然古人所以汲汲於師友。博學。審問。謹思。明辯之者。深懼此道不明耳。於其大端大旨。知其邪正是非。形有相近。而實有相遠。則知精微之處。亦猶是也。夫子十五而志學。則既得其端緒矣。然必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後曰知天命。及其老也。猶曰我學不厭。今學者誠知端緒。則疊疊翼翼。自致日新之效者。其能自己乎。秋涼過我。當究是言。時事第可永歎。良難言也。王參恐未至。如傳者之言。回書不見情實。此其常態。其所以不如古人者。蓋在於此。然道之言。可謂切中其病矣。

## 三

昔循中不無尊師重道之誠。而家庭牽制。不克自遂。其實固自通爽。而殊乏剛強。深懼其汨沒於世習。而不能以自立。故前書稍振翼之耳。富貴利達之不足慕。此非難知者。仙佛之徒。拘曲之士。亦往往優於斷棄。而弗顧視之。彼既自有所溺。一切斷棄。亦有何難。但一切斷棄。則非道矣。知道之士。自不溺於此耳。初未嘗斷棄之也。故曰。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所謂自得者。得其道也。夫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然則以其道而得焉。君子處之矣。曷嘗斷棄之哉。孟子之答彭更。亦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君子亦惟其道而已矣。所謂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非虛言也。學者所造。縱未及此。苟志於道。便當與俗趣燕越矣。志鄉一立。卽無二事。此首重則彼尾輕。其勢然也。作意立說。以排遣外物者。吾知其非真志於道義者矣。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死生大矣。而不足以易此。況富貴乎。富貴之足慕不足慕。豈足多較於學者之前哉。前與循中書。所以云云者。懼其

弱植孤立於橫流之中。而此志不能以自拔耳。雖然。姬周之衰。此道不行。孟子之沒。此道不明。千有五百餘年之間。格言至訓。熟爛於浮文外飾。功利之習。汎濫於天下。氣質之美。天常之厚者。固知病其未流矣。而莫知病其源。立言制行之間。抱薪救火。揚湯止沸者多矣。當今之世。誰實爲有志之士也。求眞實學者於斯世。亦誠難哉。非道之難知也。非人之難得也。其勢則然也。有志之士。其肯自恕於此。而弗求其志哉。今粗有其志。而實不能以自拔。則所謂講學者。遂爲空言。以滋僞習。豈唯無益。其害又大矣。若其善利之間。嘗知決擇。大端已明。大志已立。而日用踐履。未能常於清明剛健。一有緩懈。舊習乘之。捷於影響。應答之際。念慮之間。陰流密陷。不自省覺。益積益深。或遇箴藥。勝心持之。反加文飾。因不能以自還者有矣。甚可畏也。況其大端未嘗實明。大志未嘗實立。有外強中乾之證。而無心廣體胖之樂者。可不深致其思。以省其過。求其實乎。略此不察。而苟爲大言以蓋謬。習偷以自便。器以自勝。豈惟不足以欺人。平居靜慮。亦寧能以自欺乎。至是而又自欺其心。則所謂下愚不移者矣。誠能於此深切著明。則自成自道。自求多福者。權在我矣。前言往訓。眞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引翼勉勵。惟日不足。何暇與章句儒。譏譏玩愒歲月於無用之空言哉。別紙所問。多是古人憫憐後學。詳爲註釋。以曉告之。可謂昭若日星。煥然無少蒙蔽。但當從容紬繹。以滋其涵養。鞭策之實。豈宜復爲蛇畫足。重爲贅疣乎。

#### 四

吾心苟無所陷溺。無所蒙蔽。則舒慘之變。當如四序之推遷。自適其宜。記之所謂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蓋近之矣。夫子所謂克己復禮爲仁。誠能無毫髮己私之累。則自復於禮矣。禮者。理也。此理豈不在我。使此志不替。則日明日著。如川日增。如木日茂矣。必求外鑠。則是自湮其源。自伐其根也。侍旁千萬致意。適旅應酬之冗。不及拜書。

#### 與趙詠道

至當歸一。精義無二。誠得精當。則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故自本諸身。徵諸庶民。至於百世。俟聖人而不惑者。誠

精當之不容貳也。令兄謂諸公傷於著書。而其心反有所蔽。此理甚不精。此言甚不當矣。彼學不至道。其心不能無蔽。故其言支離。彼惟不自知其學不至道。不自以爲蔽。故敢於著書耳。豈可言由其著書。而反有所蔽。當言其心有蔽。故其言亦蔽。則可也。故親師友於當世。固當論其學。求師往聖。尙友方冊。亦當論其學。

## 二

爲學有講明。有踐履。大學致知。格物。中庸博學。審問。謹思。明辯。孟子始條理者。智之事。此講明也。大學修身。正心。中庸篤行之。孟子終條理者。聖之事。此踐履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自大學言之。固先乎講明矣。自中庸言之。學之弗能。問之弗知。思之弗得。辯之弗明。則亦何所行哉。未嘗學問思辯。而曰。吾唯篤行之而已。是冥行者也。自孟子言之。則事蓋未有無始而有終者。講明之未至。而徒恃其能力行。是猶射者不習於教法之巧。而徒恃其有力。謂吾能至於百步之外。而不計其未嘗中也。故曰。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講明有所未至。則雖材質之卓異。踐行之純篤。如伊尹之任。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不思不勉。從容而然。可以謂之聖矣。而孟子顧有所不願學。拘儒瞽生。又安可以其經經之必爲。而傲知學之士哉。然必一意實學。不事空言。然後可以謂之講明。若謂口耳之學爲講明。則又非聖人之徒矣。

## 三

奉此月十日書。方知有叔氏之戚。撫紙驚嘆。恨焉痛心。不能已已。向見此令弟氣質淳美。志向專篤。聽言之次。殊無凝滯。深用慰喜。胡爲遽有斯疾。竟棄斯世。哀哉。有如賢伯仲情義之篤。信不易堪也。天命旣如此。亦無可柰何。況在慶侍之側。只得寬釋。以安庭闈之心。此卽理也。秋試失利。亦蘭菊有時耳。詠道之才。一第豈足爲道。此尤不足置懷。學力不究。此等真正畫春冰耳。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子。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故書曰。致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古人所以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無有師保。如臨父母。戰戰兢兢。如臨

深淵。如履薄冰。若平居一有緩懈。一有凝滯。則精神立見凌奪。事至物來。固宜有困敗之憂。雖然到此。若能深省痛鞭。何困之有。夫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孟子曰。人病不求耳。又曰。亦爲之而已矣。於此用力。而又不能使聖賢之言。如符契。則是平日之言。皆妄言。平日之意。皆妄意矣。果如是。故不可自欺。卻當力加省察。必使不待傳會。而沛然有以信聖賢。爲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而後可也。

#### 四

塞宇宙一理耳。學者之所以學。欲明此理耳。此理之大。豈有限量。程明道所謂有憾於天地。則大於天地者矣。謂此理也。三極皆同此理。而天爲尊。故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五典乃天敍。五禮乃天秩。五服所彰。乃天命。五刑所用。乃天討。今學者能盡心知性。則是知天。存心養性。則是事天。人乃天之所生。性乃天之所命。自理而言。而曰大於天地。猶之可也。自人而言。則豈可言大於天地。乾坤同一理也。孔子於乾曰。大哉乾元。於坤則曰。至哉坤元。堯舜同一理也。孔子於堯曰。大哉堯之爲君。於舜則曰。君哉舜也。此乃尊卑自然之序。如子不可同父之席。弟不可先兄而行。非人私意。可差排杜撰也。

#### 與陳正己

開歲得報書。切承體中尙未脫然。比日不審調護如何。亦已平復否。足下不獨體病。亦有心病。足下之體病。亦心病。有以重之。足下近日謂所學與曩者異。直去遯入薊耳。向在都下。見足下行步瞻視。若忘若遺。夜臥多寐語。肢體屈伸不常。皆由足下才氣邁往。而學失其道。凡所經營馳騫者。皆適以病其心耳。古之學者以養心。今之學者以病心。古之學者以成事。今之學者以敗事。足下嘗言事外無道。道外無事。足下今日智慮。非知此者。特習聞其說。附會其私意耳。如此讀書。殆將食蟊螟矣。前言往行。所當博識。古今興亡。治亂是非得失。亦所當廣覽而詳究之。顧其心苟病。則於此等事業。奚啻蠶者之想鍾鼓。盲者之測日月。耗氣勞體。喪其本心。非徒無益。所傷實多。他日敗人事。如房琯之車戰。荊公之均輸者。可勝慨乎。向言排遣。排遣亦安能有濟。足下固大丈夫。今責足下以大

丈夫事。足下之過。非一節一事之小過。乃平日害心之大過。天地之閉。日月之蝕。其他尙復何言。足下性本孝弟。惟病此過。故遷徙展轉。所存無復真純。此董生所謂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者也。能頓棄勇改。無復回翔戀戀於故意舊習。則本心之善。乃始著明。營營馳驚之私。憂思抑鬱之意。當冰釋霧晴矣。喜進參苓等藥。補助氣血。俟體力強健。乃博觀前言往行。詳考古今興亡治亂是非得失。苟不懈怠。自當循循以進。不至左見背馳矣。某後日即東上。輒布此。少見切磋之誠。養心成事之效。是所望於足下。

## 二

近聞與淳叟同爲疎山之行。想甚得意。二公前日頗有不相能之病。比來道同志合。相與羽翼。光初隙末。昔賢猶或蹈之。今二公亦加於人一等矣。雖儒者好闢釋氏。絕不與交談。亦未爲全是。假令其說邪妄。亦必能洞照底蘊。知其所蔽。然後可得而絕之。今於其說。漫不知其涯涘。而徒以名斥之。固未爲儒者之善。第不知其與棲棲乞憐於其門者。其優劣又如何耶。雖然。誠使能大進其道。出得陰界。猶爲常人之私利不細。政恐陰界亦未易出耳。如淳叟正己輩。恐時僧牢籠誘掖。來作渠法門外護耳。若著實理會。雖渠亦未必不知其非所敢望於公等也。與正己相處之久。不敢不直言。

## 與張誠子

秦之出所惠字。知書劍已東。躊躇仙巖之下。而不得進。亦爲子不滿。傳聞鑠院。如許之亟。殆未必然。第從容以進。當無不及也。友朋自仙鄉來者。斷斷不可光祿勳何耶。吾嘗謂是非之決於其明。不於其暗。衆寡非所決也。夫子有栖栖俛俛之疑。而鄉原無所往而不爲原人。楊朱墨翟之言。至盈天下。誠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則亦何必鄉人皆稱原人也。然誠子氣質之偏。云爲之過。多在於迫切糾急。以此爲學。安能壞積私之植。以底蕩蕩平平之地。猶恐潛爲厲階。雖加鞭勉。益傷宇宙之和矣。

## 與張輔之



此理塞宇宙。古先聖賢。常在目前。蓋他不曾用私智。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理豈容識知哉。吾有知乎哉。此理豈容有知哉。吾書此。非敢以贈輔之。亦聊以自警耳。

#### 與饒壽翁

是心有不得其正。想不知耳。知之斯正矣。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是心誠得其正。斯知之矣。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所謂不正者。不必有邪僻之念。凡有係累蒙蔽。使吾不能自昭自達者。皆不得其正也。比來諸姪。見壽翁狀貌。深歎其塵俗昏弱。是乃心有不得其正之明驗也。宜深省痛鞭。無遲回。以自取湮沒。

#### 二

一種恣情縱欲之人。血氣盛強。精力瞻敏。淫朋醜徒。狎比成勢。其逞志快意之時。目睛有光。筋力越勁。步趨舉動。莫不便利。此時視之。豈有眊然之驗。及其見君子。聞正言。見正事。無淫朋之助。而孤立於正人之中。神褻氣奪。情有所格。勢有所禁。則眊然之說。時或有證。若夫徒言之人。不能自明自達。有所抑壓。有所蒙蔽。有所滯礙。至於顛躓而不能自起。昏弱而不能自奮。沉溺而不能自拔。困憊而不能自持。疑惑而不能自解。此時乃眊然之明驗也。此心之精明湮沒沉淪。一至於此。豈不甚可憐哉。

行不失其居。居不違其道。是故經綸酬酢。變通不窮。無須臾或離其位也。此吾新得。試參之。

#### 三

壽翁日對雲山。坐擁書史。造物者時鋪張瓊瑤以照映。宜其胸襟明快。氣宇軒豁。翰墨餘事。嶽登川增中。昨於兒姪處。竊覽詩什簡尺。鄙習塵言。時刺人眼。殊未厭所望。豈離羣索居。綱弛棟撓。市井羣兒之態。復得爲崇於吾象山之顛耶。幸深省痛鞭。毋貽雲臺羞也。

#### 四

德固壽翁二友居山。想至可樂也。壽翁氣質自佳。而比來學力。未知其進。此理未能昭徹。外累圍繞。殊無摧鋒陷陳之功。而有蓄縮巽懦之態。昏昏默默。爲苟免之計。此亦安能自免哉。但其智不明。不能自勉耳。德固頗聞是非明白。幸爲我斷之。

## 五

得信承居山安適。甚慰。近詩尤佳。真有陶韋氣韻。可見所學之進。來書著察磨礪四字。不可連用。若云磨礪不敢懈。日有著察之驗。則可。蓋著察二字是效驗。察字尙有兩用。如省察。加察。熟察。則是我致察於事理人物。若事母孝。故事地察。舜察於人倫。易言察於民之故。史言其境關之政盡察。此皆是言其智識之明。察物無能逃者。非是言我致察於彼也。孟子之行矣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此乃著察字出處。其義尤分明。若同著字使。則其爲效驗明甚。此用字之疵也。德固不別紙。本末先後之序。切不可使倒置也。

## 六

閱人之多。益知人材之艱。蕃姪平日一家賴之事。無巨細。皆經其心手。而閒雅沉靜。琴書之致。深造自得。比一二月間。所整葺事務至多。間繙選粹晉書。皆盡帙無遺。材力優贍。誠難其輩。詩文下筆。皆非汎汎所到。而其涵泳儲蓄。不肯輕發理道。精明見於事上使下。處事御物。可謂有證矣。而甚不自足。若射之有志。不中不止。凡此皆其有以自處。非或使之然也。此其爲難得也至矣。天何奪之遽耶。痛哉。冤乎。鄉黨鄰里。莫不傷怛。況吾壽翁乎。今已爲立嗣子。名曰紹孫。乃百九姪第五子也。見擇葬地。未有葬期。恐欲知之耳。

## 七

近見與持之書。及詩文。其間粗存大旨。雖不及詳看。要亦不必詳看。詩似有一篇稍佳。餘無足采。大抵文理未通。散文字句。窒礙極多。吾少時學文。未嘗如此。此等可以立曉。比見後生作文。多有此患。竊所未喻。居山必須有暇讀書。何爲未能曉此。其文旣如此。則安能知古人文字工拙。鄉來見此等。皆歸之大體不振。精神昏弱。故觀書下

筆皆不得力。此數書又粗存大旨。或恐所謂粗存者。但習聞之熟。姑存故事。非胸襟流出之辭。決矣。

### 與倪九成

春間承訪。恨不及款。其時見九成精神意向。皆已汨沒。追念向時從游之意。無復髣髴矣。遂獻愚衷。或冀自此幡然。爲益不細。來書乃有但說病狀。未說病源之疑。此乃俗見膠固。俗習深重。雖聞正言。未肯頓舍。自以曲折之意。爲曲折之說。亦其勢然也。譬如小兒懶讀書。多說懶方。未肯便入書院耳。要知病源。卽此是也。以九成之質直。誠能深思。俗見俗習之可惡。能埋沒人靈。蒙蔽正理。思之旣明。幡然而改。奮然而興。如出陷穽。如決網羅。如去荆棘。而舞蹈乎康莊。翱翔乎青冥。豈不快哉。豈不偉哉。尙誰得而禦之哉。誠能於此自決。則名方乃在九成肘後。良劑乃在九成囊中。反而求之。沛然甚足。尙何事觀我朵頤云哉。

### 與張季悅

盛僕凌雲致書。發緘快讀。辭旨煥然。深見進學之驗。何慰如之。比來三日。乃濟登滋。雨意未怠。而登車輒霽。獨垂至而值雨。至此踰四日矣。白雲繾綣。日相周旋。猶未卽安。雲臺僅一再見。南山亦時至。於玉田中縹渺呈露數峯。風練諸瀑。淙淙自振。猶未及一顧之也。應朱二公書未及卽治。更三四日。可遣盛僕來取。盛親賢德如此。此所樂爲二公言者。傳來之文。誠如雅諭。宜不迺所見。觀其首尾。皆竊用山翁平日言辭。獨其旨趣。乖違繆陋。覽之深有假寇兵資盜糧之愧。然六藝聖人作也。小人猶假之以文姦言。天下無小人異類則已。誠未能絕去小人異類。何言而不可假也。惟此道之明。善人之衆。彼無所施。則自熄絕矣。城狐社鼠。託夜以神其姦。使遇正人。自無所施。惑之者。必其心之素邪。所謂物各從其類也。雖然。彼其心之本然。豈其然哉。惟其陷溺而不能以自還。故至於此。要當開其改過之門。懇惻而開導之。凡陷溺之未深。而自以其聲氣相求應者。尤當懇惻而開導之。發明剖析。使是非邪正。判無所疑。則小人異類。妖狐孽鼠。無所迺其形。而陷溺之未深者。安知不幡然回心。而鄉道哉。昔大禹旣平水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以入山林川澤。魍魎魍魎。莫能逢之。古人所貴於博學。

審問。謹思。明辯者。政欲究知人情物理。使之通達。而無所蒙蔽窒礙。小人異類。無所竄其姦。於其言論施設。如見肺肝。則彼亦安得而不熄絕乎。季悅所到。其於大槩。可謂明矣。政當益盡精微。使蒙蔽者有所賴。是所望也。

二

承諭新工。但覺健羨。第流俗凡鄙之習。謬妄之說。止可哀憐傷悼。當有開導扶掖。摧陷廓清之功。乃爲進學之驗。若視之如讐方敵國。苟以不爲所搖。爲吾效驗。恐未可也。

與劉伯協

區區之志。素願扶持此理。竊謂理勢二字。當辯賓主。天下何嘗無勢。勢出於理。則理爲之主。勢爲之賓。天下如此。則爲有道之世。國如此。則爲有道之國家。如此。則爲有道之家。人如此。則爲有道之人。反是則爲無道。當無道時。小人在位。君子在野。小人志得意滿。君子阨窮禍患。甚者在囹圄。伏刀鋸。投荒裔。當此之時。則勢專爲主。羣小熾然。但論勢不論理。故平昔深惡論勢之人。今門下誠肯相與扶持此理。洗濯流俗之習。以理處心。以理論事。何幸如之。敬虛心以俟教。

二

人家之興替在義理。不在富貴。假令貴爲公相。富等崇愷。而人無義理。正爲家替。若簞食瓢飲。肘見纒絕。而人有義理。正爲家興。吾人爲身謀。爲子孫謀。爲親戚謀。皆當如此。然後爲忠。其自謀者。或不然。亦是不忠於吾身矣。某向來區區之志。素有不危害間之語。正爲此耳。來示所謂輕犯名分之語。甚未當理。名分之說。自先儒尙未能窮究。其素欲著論以明之。流及近時。爲弊益甚。至有郡守貪黷庸繆。爲厲民之事。縣令以義理爭之。郡守輒以犯名分。劾令朝廷肉食者。不能明辯其事。令竟以罪去。此何理也。理之所在。匹夫不可犯也。犯理之人。雖窮富極貴。世莫能難。當受春秋之誅矣。當此道不明不行之時。羣小席勢以從事。亦何嘗不假借道理以爲說。顧不知彼之。所言道理者。皆非道理也。儻不以斯言爲罪。敢傾倒以畢其說。

某之說正吾人。大趨向。大旨歸。所當先辯者。此之不辯。而規規然以聲音笑貌爲道。眞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孟子所謂不知務。不知類。

### 與黃循中

某山居講習。粗適素懷。荆門之命。固出廟朝。不忘之意。然雅未有爲吏之興。幸尙遲次。可徐決去就耳。人之不可以不學。猶魚之不可以無水。而世至視若贅疣。豈不甚可歎哉。穹壤間。竊取富貴者何限。惟庸人鄙夫羨之耳。識者視之。方深憐甚憫。傷其賦人之形。而不求盡人之道。至與蟻蟲同其飽適好惡。虛生浪死。其在高位者。適足以播惡遺臭。貽君子監戒而已。此固循中所宜深曉。第居今之世。不得不申言之。諒亦不厭於此也。

### 二

江德功質本庸闇。加以所學之謬。豈復有可論者。所惜吾友爲其所引。辯於其不足辯耳。古書有明理之言。有教人用工之言。如中庸首章。惟戒謹不覩。恐懼不聞。及謹其獨。是用工處。次章惟致中和。是用工處。他辭皆明理之言。推此可類見。與晦翁往復書錄往。伯珍舜輔會次。幸示之。

## 卷十三 書

### 與郭邦逸

專介奉書。細視緘題。如揖盛德。亟發讀之。慰浣良劇。教以大對一本。尤深降歎。鑿鑿精實。非泛泛場屋之文也。君子義以爲質。得義則重。失義則輕。由義爲榮。背義爲辱。輕重榮辱。惟義與否。科甲名位。何加損於我。豈足言哉。吾人所學固如此。然世俗之所謂榮辱輕重者。則異於是。薰染其間。小有不辯。則此義爲不精矣。當使日著日察。炯然不可渾亂。則善矣。垂示晦翁問答。良所未喻。聖人與我同類。此心此理。誰能異之。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又曰。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又曰。人之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今謂人不

能。非賊其人乎。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吾身不能居仁由義。則謂之自棄。聖人於此理。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賢如顏子。猶未至於不思不勉。曰。三月不違。則猶有時而違也。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則言其不違而復也。然則雖未至於不思不勉。而思勉之工益微矣。氣稟益下。其工益勞。此聖人賢人衆人之辯也。語曰。顏子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日月至三月不違。與至誠無息。則有間矣。若其所至。所不違。所無息者。豈容有二理哉。古人惟見得此理。故曰。予何人也。舜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謹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學者必已聞道。然後知其不可須臾離。知其不可須臾離。然後能戒謹不覩。恐懼不聞。元晦好理會文義。是故二字也不會理會得。不知指何爲聖賢地位。又如何爲留意。此等語皆是胸襟不明。故撰得如此意見。非唯自惑。亦且惑人。盛价至此。偶有姪婦之喪。又賤體中暑。連日不得占復。山間朋友雲集。亦不可久孤其望。勢當一往。又縣宰終滿。與之爲別。諸事紛擾。亟取紙作復。遽甚不能倫理。近有復元晦書。錄往一觀。及有史評一首。又有書二本。宜章學王文公祠二記。併錄呈。得暇精觀之。亦可見統紀也。

## 與郭邦瑞

前次辱令弟邦逸遣人臨存。復書中託拜意。近亦嘗得家問否。今爲況如何。新天子登極。海內屬目。而風憲之地。陞黜殊乖物望。非細故也。山林之人。但以草野輿議言之耳。未知修身之內。其議論又何如也。良心正性。人所均有。不失其心。不乖其性。誰非正人。縱有乖失。思而復之。何遠之有。不然。是自昧其心。自誤其身耳。及處華要。而不知改。是又將誤國矣。有能明目張膽而糾正之者乎。有能惻怛豈弟以感悟之者乎。區區周鑿之心。猶不能無望於左右。別後遷除。未足爲門下言也。姪孫濬處太學。家書戒令求見。此子近亦少進於學。幸與進以子弟視之。可也。

## 與李信中

兩遣府中書。皆不及拜丈丈書。但託邵機宜趙通判道意。至今欽然。前者蒙丈丈教以病中所得。聽之灑然。今茲

書中不及寓區區之意。有一說煩吾友侍下達之。大抵爲學不必追尋舊見。此心此理昭然宇宙之間。誠能得其端緒。所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非疇昔意見。所可比擬。此真吾所固有。非由外鑠。正不必以舊見爲固有也。千萬以此紙稟之。所與邵機宜書。本末備矣。幸復熟之。

### 與潘文叔

文叔慈祥懇惻。一意師慕善人。服行善事。友朋間所共推重。與一輩依憑假託。以濟其驕矜者。不可同年而語矣。然恐懼憂驚。每每過分。亦由講之未明。未聞君子之大道與。虞書所謂儆戒無虞。周書所謂克自抑畏。中庸所謂戒謹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者。亦不可同年而語也。蓋所謂儆戒。抑畏。戒謹。恐懼者。粹然一出於正。與曲肱陋巷之樂。舞雩詠歸之志。不相悖違。若彫零窮蹙。弗協于極。名雖爲善。未得其正。未離其私耳。不志于學。雖高才美質。博物洽聞。終亦累於其私。況下才乎。尹師魯氣質固自不凡。其所植立。可爲表表。然如文叔所舉答韓資政書辭。蓋不免乎其私者也。觀於海者難爲水。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文叔第未得游聖人之門耳。今日風俗已積壞。人才已積衰。公儲民力。皆已積耗。惟新之政。亦良難哉。某方此治登山。倥偬占復。莫究所懷。何時合并。以遂傾倒。

### 與朱子淵

五月間。拜誨劄之辱。備承入夏動息。尤用慰沃。教以調度詳細。既以上尊兼乘。仰佩眷勤。感戢之至。某浮食周行。侵尋五六載。不能爲有無。日負愧怍。疇昔所聞。頗有本末。向來面對。粗陳大略。明主不以爲狂。而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所以低回之久者。思欲再望清光。少自竭盡。以致臣子之義耳。往年之冬。去對班纔數日。忽有匠丞之除。遂爲東省所逐。患失之人。素積疑畏。而又屬有儉狡。設辭以嗾之。故冒昧出此。亦可憐已。然吾人之遇不遇。道之行不行。固有天命。是區區養安。能使予不遇哉。寬恩畀祠。歸伏田畝。日得與家庭尊幼。鄉里俊彥。繙古書。講古道。舞雩詠歸。不敢多遜。然此心之靈。此理之明。周婺之憂。益所不能忘也。何時合并。以請教。臨楮不勝馳情。

## 二

稍不訊記曹。日益馳鄉。廬積弊之餘。仍以早歉調度有方。無異豐歲。惟竊健羨。某屬方登山。同志亦稍稍合集。茲山之勝。前書嘗槩言之。此來益發其祕。殆生平所未見。終焉之計。於是決矣。唐僧有所謂馬祖者。嘗廬於其陰。鄉人因呼禪師山。元豐間。又有僧瑩者。爲寺其陽。號曰應天。乃今吾人居之。每惡山名。出於異教。思所以易之而未得。從容數日。得茲山之要。乃向來僧輩所未識也。去冬所爲堂。在寺故址。未愜人意。方於要處。草創一堂。顧盼山形。宛然鉅象。因名象山。輒自號象山居士。山面東南。疊嶂駢羅。近者數十里。遠者數百里。縹緲磊落。爭奇競秀。飛舞於簷間。朝暮雨暘雲煙出沒之變。不可窮極。上憩層巔。東望靈山。龜峯特起。如畫玉山之水。蓋四百里。而出於龜峯之下。略貴溪。以經茲山之左。西望藐姑。石鼓琵琶。羣峯峭崿逼人。從天而下。溪之源於光澤者。縈紆泓澄。間見山麓。如青玉版。北視龍虎。仙巖臺山。僅如培塿。東西二溪。竊窕如帶。二溪合處。百里而近。然地勢卑下。夷曠非甚。清徹。目不能辨。常沒於蒼茫煙靄中矣。下沿清流石澗。曲折分合萬狀。懸注數里。蒼林陰翳。巨石錯落。盛夏不知有暑。挾冊其間。可以終日。造物之遺予多矣。執事方書外庸。好觀大用。以究厥志。異時厭飫綠野。倘有意從吾游乎。世昌山陽之行。錢君禮之甚厚。僕夫探囊以竄。搏手來歸。甚哉其窮也。此公趨尙甚奇。天其或者。竟以是成之耶。今已息肩。共耕學於此矣。因其遺還。借兵草草。寓此問訊。

## 三

去冬遠辱記存。尋已具復。駛哉青陽。行旣厥事。矯首南山。豈勝馳遡。區區之迹。無異前日。去臘以敝廬迫隘。不得不增葺數椽。然其事盡付之猶子。了不相關。所困者。獨書問賓客。亦無暇日耳。用是欲嗣致尺紙。因循迨今。一春積雨。近清明。始得至山房。古松千章。環市錯立。白雲往來其間。遞爲隱見。彌旬未解。頗盡奇變。前峯蘊秀深藏。時於白銀世界中。微見一二。乃知退之所謂橫雲時平凝。點點露數岫。天宇浮修眉。濃綠畫新就。蓋得於親目。非臆想也。數日始見根底。朝陽麗景。明若圖畫。暮燒聯光。爛若綺繡。楮氏更端。停毫注目。天君已復縹緲於薄雲踈雨。



問矣。相望數千里。憑彭澤諸君發舒及此。庶幾無異於合堂同席也。

### 與薛象先

閱邸報。得誠心公道之章。深切降歎。然愛莫助之柰何。近得舊同官書。唯劉志甫差強人意。鄭溥之似不及前。然亦難得矣。馮傳之氣質恢傑。吾甚愛之。恨向來相聚日淺。不能發其大端。若只如此。恐終不甚濟事也。每惋惜之。足下尙能有方略及此乎。某居山雖未久。亦頗得英才。臨川南城。氣象蔚然。其興善爲刀劍者。亦須好鐵。吾雖屏居。未必不爲足下出山爐也。祠祿之滿。儻復畀之。似亦未爲空餐也。舊與馮傳之一書。謾錄往。比見太學夏季私試策題。異哉。學之不明。人心之失其正。一至於此。山房朋友。多有擬答第二篇者。就中二三人之文最勝。令小兒錄往。試覽之如何。語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孟子亦曰。我知言。人之言論。豈可不察。豈惟觀人善觀國者。亦必於此決之矣。荆公之學。未得其正。而才宏志篤。適足以敗天下。祠堂記中。論之詳矣。自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當時諸賢。蓋未有能及此者。尙同一說。最爲淺陋。天下之理。但當論是非。豈當論同異。況異端之說出於孔子。今人鹵莽。專指佛老爲異端。不知孔子時固未見佛老。雖有老子。其說亦未甚彰著。夫子之惡鄉原論。孟中皆見之。獨未見排其老氏。則所謂異端者。非指佛老明矣。異字與同字爲對。有同而後有異。孟子曰。耳有同聽。目有同美。口有同嗜。心有同然。又曰。若合符節。又曰。其揆一也。此理所在。豈容不同。不同此理。則異端矣。熙寧排荆公者。固尙同之說。裕陵固嘗以詰荆公。公對以道德一。風俗同之說。裕陵乃不直排者。然則荆公之說行。豈獨荆公之罪哉。近見臺評。復尾尙同之說。以胡君之淳慤。無他議論。猶如此。他尙何望。

### 與羅春伯

適聞晉貳奉常。鄉於柄用。深爲吾道慶。大蠹之去。四方屬目。惟新之政。藐未有所聞。鄉來相聚。不爲不久。不能不以相發。每用自愧。屬閱來示。尤爲惕然。宇宙無際。天地開闢。本只一家。往聖之生地。地之相去。千有餘里。世之相後。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蓋一家也。來書乃謂自家屋裏人。不亦陋乎。來書言朱林之事。謂自家屋裏

人自相矛盾。不知孰爲他家。古人但問是非邪正。不問自家他家。君子之心。未嘗不欲其去非而就是。捨邪而適正。至其怙終不悛。則當爲夫之上六矣。舜於四凶。孔子於少正卯。亦治其家人耳。妄分儔黨。反使玉石俱焚。此乃學不知至。自用其私者之通病。非直一人之過。一言之失也。近見臺端逐林之辭。亦重嘆其陋。羣兒聚戲。雜以猥狡。尙何所望。非國之福。恐在此而不在彼也。

## 與鄭溥之

趙仲聲歸奉書。慰浣之劇。竊知晉丞大府。此亦未足以處賢者。今當復有清切之除矣。屏居者未之聞耳。往年山間。粗成次第。便有西山之遊。相繼有事役。殘歲遂不得一登。比來朋友復相會集。後月朔除一小功報服。卽登山爲久駐之計。去冬與邵機宜一書。頗究爲學本末。今往一觀游仙巖題新興寺壁數語。頗足以見居山之適。臆月得元晦復論太極圖說書。尋以一書復之。今併往。此老才氣英特。平生志向。不沒於利欲。當今誠難其輩。第其講學之差。蔽而不解。甚可念也。士論方伸。誠得此老大進此學。豈不可慶。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此心之靈。苟無壅蔽。昧沒。則痛癢無不知者。國之治忽。民之休戚。彝倫之敝斲。士大夫學問之是非。心術之邪正。接於耳目。而冥於其心。則此心之靈。必有壅蔽。昧沒者矣。在物者亦在己之驗也。何往而不可以致吾反求之功。此所願與同志日切磋而不舍者。文藻特溥之餘事。比來議論節操。凜凜近古。願加不息之誠。日致充長之功。則吾道幸甚。道之行不行。固有天命。吾人之學。安得而不自致哉。某向嘗妄論賢者對事。不逮奏篇。蓋愚意以爲但當因天變。疏陳缺失。以助主上修省之實。不必曲推事驗。如後世言災異者。嘗見元祐三年。呂益柔廷對有曰。昔之言災異者多矣。如劉向。董仲舒。季尋。京房。翼奉之徒。皆通乎陰陽之理。而陳於當時者。非一事矣。然君子無取焉者。爲其著事應之說也。孔子書災異於春秋。以爲後王戒。而君子有取焉者。爲其不著事應故也。夫旁引物情。曲指事類。不能無偶然而合者。然一有不合。人君將忽焉而不懼。孔子於春秋著災異。不著事應者。實欲人君無所不謹。以答天戒而已。其言雖未精盡。大槩可謂得矣。如乍警乍縱。不能純一之言。可謂切當。至以雲將族而復散。雨

將下而復止。爲天意象類而然。則愚以爲不必如此言也。又如證以仁祖露立事。亦恐於本指未相應。更願精思之。格君心之非。引之於當道。安得不用其極。此責難所以爲恭。而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者。所以爲不敬其君也。思慮審精。每及一事。旣舉綱領。又詳其條目。使立可施行。此溥之所長也。然其本末徧重。實未一貫。故言根原處。雖若精純。終篇讀之。卻覺渾亂無統。臨運率之勢。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必綱舉領挈。然後能及此也。行百里者。半九十。願着鞭焉。

### 與馮傳之

春末在郡城閱邸報。竊知已遂改秩。自此進用。吾道之幸。敢不贊喜。吾人仕進。自有大義。所貴乎學者。以明此義耳。不學者。固不足道。號爲學者。而又牽於俗論私說。則是義猶未明。私猶未徹耳。來教謂不可爲外面擾動是矣。若眇眇然顧流俗之議論。則安在其爲知道明義也。計利害。計毀譽。二者之爲私均也。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哉。天之所以爲天者。是道也。故曰。唯天爲大。天降衷於人。人受中以生。是道固在人矣。孟子曰。從其大體。從此者也。又曰。養其大體。養此者也。又曰。養而無害。無害乎此者也。又曰。先立乎其大者。立乎此者也。居之謂之廣居。立之謂之正位。行之謂之大道。非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則何以爲大丈夫。傳之氣質。恢乎似道。願恐不忘其大。而臨深爲高。加少爲多耳。願益勉旃。無苟自畫。則吾道幸甚。

### 與朱元晦

朝廷以旱暵之故。復屈長者以使節。儻肯俯就。江西之民。一何幸也。冬初許氏子來。始得五月八日書。且聞令小娘竟不起。諒惟傷悼。前月來。又得五月二日書。開慰之劇。某不肖禍釁之深。仲兄子儀。中夏一疾不起。前月未甫得襄事。七月末。喪一幼穉。三歲乃擬爲先教授。兄後者。比又喪一姪孫女。姪婿張輔之。抱病累月。亦以先兄襄事之後。長往痛哉。禍故重仍。未有甚於此者。觸緒悲摧。殆所不堪。某舊有血疾。二三年寢劇。近又轉而成痔。良以爲苦。數日方少瘳矣。傅子淵前月到此間。聞其舉動言論。類多狂肆。渠自云。聞某之歸。此病頓瘳。比至此。亦不甚得。

切磋之。渠自謂刊落益至。友朋視之。亦謂其然。其長子自一二年來。鄉人皆稱其敦篤循理。過於子淵。子淵亦甚譽其子。比日不知何疾。一夕奄然而逝。劉定夫氣稟屈強恣睢。朋儕鮮比。比來退然。方甚自訟。大抵學者病痛。須得其實。徒以臆想。稱引先訓。文致其罪。斯人必不心服。縱其不能辯白。勢力不相當。強勉誣服。亦何益之有。豈其無益。亦以害之。則有之矣。

## 二

外臺之除。豈所以處耆德。殆新政起。賢之兆耳。當今輔石。平時亦有物望。不應徒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豈抑自此有意推賢耶。金陵虎踞江上。中原在目。朝廷不忘春秋之義。固當自此發跡。今得大賢暫將使旨。則輶車何啻九鼎。中外倚重。當增高衡。霍斯人瞻仰。爲之一新矣。竊料辭免之章。必未俞允。願尊兄勉致醫藥。俯慰輿情。縱筋力未強。但力疾臥護。則精神折衝者。亦不細矣。若乃江東吏民。善良有養。奸惡知畏。而行縣之餘。或能檢校山房。一顧泉石。此尤區區之私願也。王順伯在淮間。宣力甚勤。然不能無莫助之患。倘得長者一照映之。爲益又不細矣。

## 卷十四 書

## 與包詳道

宇宙間自有實理。所貴乎學者。爲能明此理耳。此理苟明。則自有實行。有實事。實行之人。所謂不言而信。與近時一種事。脣吻閑圖度者。天淵不侔。燕越異向。事脣吻閑圖度之人。本於質之。不美。識之。不明。重以相習而成風。反不如隨世習者。其過惡易於整救。圖度不已。其失心愈甚。省後看來。真登龍斷之賤丈夫。實可慚恥。若能猛省勇改。則天之所以予我者。非由外鑠。不俟他求。能敬保謹養。學問思辯。而篤行之。誰得而禦。

## 與包敏道

爲學無他謬巧。但要理明義精。動皆聽於義理。不任己私耳。此理誠明。踐履不替。則氣質不美者。無不變化。此乃至理。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此之謂也。來書所述。未能臻此。平時氣質。復浮溢於紙筆間矣。幸益勉之。至望。二賢兄。比來皆非復吳下阿蒙矣。

## 二

私意與公理。利欲與道義。其勢不兩立。從其大體。與從其小體。亦在人耳。勉旃勉旃。毋多談。潛雖伏矣。亦孔之昭。不可揜也。不可誣也。二賢兄亦不及答。書意不殊。此大人之事。至公至正。至廣大。至平直。剖蠶管之見。蕩其私曲。則天自大。地自廣。日月自昭明。人之生也本直。豈不快哉。豈不樂哉。若諸公所喜者。皆是專於向道。與溺私欲不同耳。固是各有病痛。須索商量。但比之足下。則相懸耳。如幾先所謂萬事隨緣者。政所謂習氣使然也。吾人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豈肯作此等語也。不及答諸公書。幸以此示之。

## 與嚴泰伯

學之不講久矣。吾人相與扶持於熟爛之餘。何敢以戲論參之。古人謂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庸敢有戲論乎。勉思而謹之。是願是望。

## 二

宋無悔來得書。知彼時消息甚慰。答君玉書極佳。足見新功度。今又當日進。文範必數得往還。此公明白可喜。未易得也。宋秀才志向可喜。而氣習中多病。今雖小愈。要未必能一成平復。針藥蓋已備嘗。亦在其自曉了耳。若善自思者。亦有何難。但恐繆習深重。每每反用。以滋其繆耳。真不狗名慕外。好誇求勝。道實不難知也。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又何必大聲色也。但人不知非。則不能安乎此耳。今歲科舉。相從者既多。恐難離城。某初有入城之意。今亦以山上朋友之多。不欲久曠。遂止其行。未得相見。千萬爲此道勉旃。

## 三

道理無奇特。乃人心所固有。天下所共由。豈難知哉。但俗習繆見。不能痛省勇改。則爲隔礙耳。古人所謂一慚之不忍。忍終身慚乎。此乃實事。非戲論也。

古人不求名聲。不較勝負。不恃才智。不矜功能。通身純是道義。

平日議論。平日行業。皆同兒戲。不足復置胸臆。天降之衷。在我久矣。特達自立。誰得而禦。勉自奮拔。不必他求。來早得暇見過。以觀新功。

與傅子淵

比來居山。良有日新之證。惜不得與子淵共之。以朋友講習而說。有朋自遠方來而樂。不可以泛觀料想而解。當有事實。吾人不幸。生於後世。不得親見聖人。而師承之。故氣血向衰。而後至此。雖然。朝聞道。夕死可矣。今能至此。其被聖人之澤。豈不厚。而其爲幸。豈不大哉。何時一來。快此傾倒。

與羅章夫

著是去非。改過遷善。此經語也。非不去。安能著。是過不改。安能遷善。不知其非。安能去非。不知其過。安能改過。自謂知非。而不能去非。是不知非也。自謂知過。而不能改過。是不知過也。真知非。則無不能去。真知過。則無不能改。人之患。在不知其非。不知其過而已。所貴乎學者。在致其知。改其過。

與廖幼卿

適聞傅仲昭語及懋卿。坐間假寐。仲昭以爲此必未能自拔。此殆不然。仲昭未知此理。非但仲昭未知此理。料幼卿亦未知此理。人未知學。其精神心術之運。皆與此道背馳。一旦聞正言而知非。則向來蹊徑。爲之杜絕。若勇於惟新。固當精神筋力。皆勝其舊。然如此者難得。但得不安其舊。雖未有日新。亦勝頑然不知。與主張舊習者遠矣。今懋卿雖未有日新之功。若其困睡。則是已知舊見舊習之非。不復就其上。主張運用。故如此耳。此不爲深害。但少俟之。徐觀其幡然。則大善矣。朋友間不深知此理。迫之太甚。罪之太切。則又反爲害矣。

義理未嘗不廣大。能惟義理之歸。則尙何窠穴之私哉。心苟不蔽於物欲。則義理其固有也。亦何爲而茫然哉。蔽不真徹。則區區之意。殆虛設也。幸勉旃。毋久自屈。

劉德固。須尙留山間。前此未得與渠同讀書。但說得比卦稍詳。書亦政不必遽爾多讀。讀書最以精熟爲貴。煩喻德固。且熟讀比卦爲佳。德固前此於文義間。多未通曉。近所以開發之者。非在文義。每爲德固解說。必令文義明暢。欲不勞其思索。不起其疑惑。使末不害本。文不妨實。常令文義輕。而事實重。於事實則不可須臾離。於文義則曉不曉。不足爲重輕。此吾解說文義之妙旨。必先亦不可不知也。然此亦豈可強爲之哉。非明實理。有實事實行之人。往往乾沒於文義間。爲蛆蟲識見。以自喜而已。安能任重道遠。自立於聖賢之門牆哉。

得書甚有奮拔之意。良以爲慶。然譬諸田疇荒穢之久。雖粗加墾闢。若畚耨不繼。則茅立塞之矣。用工深切至到。則通暢茂悅。當又與今不侔。願勉旃毋忽。何以聚糧。爲肯來是幸。

蒲稍綠耳。尙可想見。駑駘傷吻。弊策而不進於行。誠可厭也。馬之精神骨幹。得之於天。不可損益。今爲人而坐使。古人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之言。棄而不驗。豈不甚可痛哉。

所錄諸書。已逐一點對。末後復趙然道書。甚多脫誤。可子細將所錄本添改。庶可讀也。書字畫甚無法度。如傳字。須向上着。一點不着點。便成傳字。古刻傳字。專中不着。△字。但以不着點。與傳字爲別。所錄書。其前尙稍可看。向後數篇。甚刺人眼。結字既不端正。畫之長短。皆顛倒失宜。向來嘗說及此等處。何爲都不省記。來書辭語病痛。

極多。讀之甚不滿人意。用助字不當律令。尤爲缺典。老夫平時最檢點後生言辭書尺。文字要令入規矩。如吾兒持之甚懶。讀書絕不會作文。然觀其不得已。書尺與爲場屋之文。其助字未嘗有病。造語亦勁健。不至冗長。此亦是稍聞老夫平日語。故能然。且今觀吾子之文。乃如未嘗登吾門者。卽此便可自省。安詳沉靜。心神自應日靈。輕浮馳騫。則自難省覺。心靈則事事有長進。不自省覺。卽所爲動。皆乖繆。適足以貽羞取誚而已。

## 與張德清

積年聞季悅元忠諸友。稱道盛德。比歲屢得款集。益有以信諸賢之言。又聞非久有退居自養之舉。尤切歎仰。近者忽又聞有不肖道士。以淫侈不軌之事。誘引小子。健訟以相誣毀。深用不平。然在左右。正宜高舉。以遂初志。何必與此輩較勝負於流俗之中哉。流俗之所謂勝者。豈足爲勝。流俗之所謂負者。豈足爲負。左右平時與諸賢交游。當問道之勝負。不當問流俗之勝負。又聞季悅言德清其初浩然有引退之文。且欲別求賢者。以嗣其事。而盛族乃有茅不可試火之語。此可謂不勝俗陋鄙猥之言。切不宜以此等語。虧損盛德。更願深思。追還素志。他日同來象山頂頭。共談大道。此乃眞天師。非俗天師也。

## 與高應朝

前月併收兩書。備知近況。慰浣良劇。山房比年況味。想盡得之帥漕書中矣。春尾以猶子之計。出山房。至今未得復登。此乃梭山之子。文行皆高。家庭所賴。年未及壯。無疾而逝。所以傷之者。又不止骨肉之情也。聚族旣廣。患故如此類多。今日方除一姪女之服。所幸諸兄。皆能安之以命。不至過傷也。此理日明。鄉里朋友。寔有能共此者。每思應朝應之。未嘗不興懷。應之一跌不復中。間見其祭呂郎中文。迷繆之甚。急於舊書問中。尋得其向時書數紙。封之。題曰。石應之公案。擬相聚時。發此以啓之。後在臨安麻舍中相會。見其事役匆匆。神志不定。不欲出示。卻語及之。渠力索觀。略出示之。渠欲持去。吾曰。不可。觀足下神思。今不能辦此。此書非吾親自與汝剖決。亦長物耳。觀其容貌言論。與曩者判然如二人。使人不忍視之。今遂居臺閣。益令人憐之耳。閱應朝二書。葺齋記亦甚念足下。



有茅塞之患。帥漕處皆有吾文一編。此乃韓將領親張氏朱氏所錄。聞亦有一編。在韓將領處。想必從韓處見之矣。第帥漕處本卻經山間友朋。點對無錯誤。可從帥處借本點對。卻精觀熟考。當有所發也。

### 與姪孫濬

家間遞至汝三信。甚念汝文字意旨。皆不長進。如所謂士論翕然宗之。所謂盡公樂善。人無間言。斯世何幸。乃有斯人耶。此人么麼姦宄。諂事權貴。陰爲讒慝。媒孽善類。自吾在朝時。物論固已籍籍。往者擢爲少司成。又進而爲大負乘之醜。海內羞之。今賢關之論。乃復如彼何耶。豈汝所交之士。皆不足以爲士。而所見之人。皆非其人耶。沈鷺二字。史家多以稱人之長。關雎亦鷺。非惡辭也。向來家書中。亦時有此等旨趣。此非特辭語之病。甚可畏也。其他用字下語。差錯不安者甚多。已令汝尊後便。逐一告汝。場屋得失。有命不足計。後生作文。卻要是當。若只如此。未可便道時文不難辦。安得不勤厥尊之慮也。新政雖未甚滿人意。且得輔道儲君者得人。甚有方略。誠如是。國本立矣。實宗社無疆之休。何幸如之。人心至靈。惟受蔽者。失其靈耳。羣兒聚戲。袖少果實與之。見樵牧而與爲禮。見市井不逞。與村農輸納者。邀入酒肆犒之。則稱頌贊美。士大夫卽據此以爲評裁。可乎。雲從龍。風從虎。水流濕。火就燥。物各從其類也。天下曷嘗無人。況賢關乎。在所以召之者如何耳。

### 二

吾春末歸自象山。瓶無儲粟。囊無留錢。不能復入山。近諸生聚糧除道。益發泉石。遣輿夫相迎。始復爲一登。茲山廢久。田萊墾未及半。今食之者甚衆。作之者甚寡。結廬之人。事力有限。頻歲供役。賴其相向之篤。無倦志耳。儻得久於是山。何樂如之。未知造物者。卒能相之乎。梭山所與汝言。真至言也。第致之當有道耳。此道之不明久矣。羣小則固背馳。君子於此。往往亦未得平土而居之。所報時事又如此。此皆不可易言之也。紛紛之說。但可憐憫。豈復有可商校者。近閱舊藁中。有一段文字。汝可精觀。相識見問。但出此書及此文可也。

### 三

學者之不能知至久矣。非其志其識。能度越千有五百餘年間名世之士。則詩書易春秋論語孟子中庸大學之篇。正爲陸沉。真柳子厚所謂獨遺好事者。藻繪以矜世取譽而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之心。將誰使屬之。夫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又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誠得斯言之旨。則凡悠悠泛泛者。皆吾師也。汝氣質外柔弱。而中實不弱。自向者旨趣未得其正時。固已有隱然不可搖撓之勢矣。能於此深思痛省。大決其私。毅然特立。直以古聖賢爲的。必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則誰能禦之。於此不具大勇。卻放過一着。姑欲庶幾於常人。則非吾之所知也。真孟子所謂終亦必亡而已矣。仁者先難後獲。夫道豈難知哉。所謂難者。乃己私難克。習俗難度。越耳。吾所謂深思痛省者。正欲思其艱。以圖其易耳。仁者必有勇。顏子聞一日克己復禮之言。而遽能請問其目。可謂大勇矣。汝能以其隱然不可搖撓之勢。用力於此。則仁智勇三德。皆備於我。當知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之言。不我欺也。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豈獨爲國爲然哉。爲家爲身。一也。逮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汝其念之。人臣之於國。猶其家也。於君猶其親也。雖不吾以。而問安寢門之心。所不能忘也。黜陟施設。時欲聞之。便信毋略乎此。見羅中舍致吾意。

## 四

人非木石。不能無好惡。然好惡須得其正。乃始無咎。故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惡之得其正。則不至於忿嫉。夫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人者。非好其人也。好其仁也。惡人者。非惡其人也。惡其不仁也。惟好仁。故欲人之皆仁。惟惡不仁。故必有以藥人之不仁。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豈但是賢父兄之心。賢子弟之心。亦豈得異於其父兄哉。故凡棄人絕物之心。皆不仁也。比吉也。比輔也。此乃仁也。人道也。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後生晚進。苟無異趣。當與先生長者同心同德。先生長者。亦須賢子弟爲先後疏附。吾嘗謂唐虞盛時。田畝之民。竭力耕田。出什一以供公上者。亦是與堯舜皋夔同心同德。故曰。比屋可

封。此和氣之所以充塞宇宙。謂之於變時雍。處末世弊俗。當使憐憫扶持救藥之心。勝其憎嫉嫌惡。乃爲近正。汝當以此言深思毋忽。其爲已曉。則當有進益。有書與胡學錄。問曾盡見去年吾所與汝書否。若有未見。汝當盡以示之。雖汝亦當時一閱之。毋謂已盡知之矣。觀汝前一書。亦未深解吾說。若有疑。不妨吐露。當盡爲汝剖白也。

## 卷十五 書

### 與陶贊仲

某承乏將十閱月。未有善狀。冬春久晴。種不入土。春季嘗一致禱於山川之神。其應如響。山溪漲溢。田畝充足。然自是又無大雨。地上以積乾易涸。今旣踰月。又以旱告矣。勢甚可畏。昨日復致禱詣壇之時。雨亦隨下。然竟不能成澤。今早復叩之。亦以疎雨見應。未蒙霑然之賜。幸醞釀未解。猶有可望。不然定當投劾。以謝斯民也。太極圖說。乃梭山兄辯其非是。大抵言無極而太極。是老氏之學。與周子通書不類。通書言太極。不言無極。易大傳。亦只言太極。不言無極。若於太極上加無極二字。乃是蔽於老氏之學。又其圖說。本見於朱子發附錄。朱子發明。言陳希夷太極圖。傳在周茂叔。遂以傳二程。則其來歷。爲老氏之學。明矣。周子通書。與二程言論。絕不見無極二字。以此知三公蓋已皆知無極之說爲非矣。梭山曾與晦翁面言。繼又以書言之。晦翁大不謂然。某素是梭山之說。以梭山謂晦翁好勝。不肯與辯。某以爲人之所見。偶有未通處。其說固以己爲是。以他人爲非耳。當與之辨白。未可便以好勝絕之。遂尾其說。以與晦翁。辯白有兩書甚詳。曾見之否。以晦翁之高明。猶不能無蔽。道聽塗說之人。亦何足與言此哉。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聖賢所以爲聖賢。亦不過充此而已。學者之事。當以此爲根本。若夫天文地理。象數之精微。非有絕識。加以積學。未易言也。某欲作一摺著說。稍發易數之大端。以排異說。曉後學。坐事奪。未克成就。早晚就草。當奉納一本。何時合并。以究此懷。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論語曰。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曰言忠信。行篤敬。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

也。倅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等皆德行。爲尊爲貴。爲上爲先。樂師辨乎聲詩。祝史辨乎宗廟之禮。與凡射御書數等事。皆藝也。爲卑爲賤。爲下爲後。古人右能左賢。自有定序。夫子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曾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凡所謂藝者。其發明開創。皆出於古之聖人。故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作也。然聖人初不尙此。其能之也。每以教人。不以加人。若德行中庸。固無加人之理。世衰道微。德行淺薄。小人之有精力者。始以其藝加人。珍其事。祕其說。以增其價。眞所謂市道。故風俗日以不美。流傳之久。藝之實益不精。而眩鬻之風反更張。大學者。不辨本末。不知高下。未有不爲此輩所眩者。吾觀近時談數學者。陋日益甚。妄日益熾。未嘗涉其門戶。得其師傳。安能辨其是非。但以前尊卑貴賤上下先後之義推之。則自不知所決擇。譎妄之情狀。大概亦可見矣。作書畢。恐贊仲不能不惑於妄人庸夫之說。故復書此。以助決擇。

## 二

荆公祠堂記。與元晦三書。併往。可精觀熟讀。此數文皆明道之文。非止一時辯論之文也。元晦書偶無本在此。要亦不必看。若看亦無理會處。吾文條析甚明。所舉晦翁書辭。皆寫其全文。不增損一字。看晦翁書。但見糊塗。沒理會。觀吾書。坦然明白。吾所明之理。乃天下之正理。實理。常理。公理。所謂本諸身。證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學者正要窮此理。明此理。今之言窮理者。皆凡庸之人。不遇眞實師友。妄以異端邪說。更相欺誑。非獨欺人誑人。亦自欺自誑。謂之繆妄。謂之蒙闇。何理之明。何理之窮哉。贊仲爲人質實。學雖未至。且守質朴。隨分檢省。雖未必盡是。卻儘勝誑妄之人。爲學只要啫是。不要與人較勝負。今學失其道者。不過習邪說。更相欺誑。以滋養其勝心而已。古人所謂異端者。不專指佛老。異端二字。出論語。是孔子之言。孔子之時。中國不聞有佛。雖有老氏。其說未熾。孔子亦不曾關老氏。異端豈專指老氏哉。天下正理。不容有二。若明此理。天地不能異此。鬼神不能異此。千古聖賢不能異此。若不明此理。私有端緒。卽是異端。何止佛老哉。近世言窮理者。亦不到佛老地位。若借佛老爲說。亦是妄說。其言關佛老者。亦是妄說。今世卻有一種

天資忠厚。行事謹愨者。雖不談學問。卻可爲朋友。惟是談學而無師承。與師承之不正者。最爲害道。與之居處與之言論。只漸染得謬妄之說。他時難於洗濯。不如且據見在朴實頭。自作工夫。今雖未是。後遇明師友。卻易整頓也。理須是窮。但今時卻無窮理之人。何時得一來。以究此義。

### 與孫季和

茲以書至。發讀知已。遡江而西。旣喜聞動靜之詳。又恨不得一見。男子生而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示有四方之志。此其父母教之望之第一義也。令尊夫人旣許其行。又有二令兄在侍下。豈得便謂失計。顏子之家。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之地。而其子乃從其師。周遊天下。履宋衛陳蔡之厄。而不以爲悔。此豈俚俗之人。拘曲之士。所能知其義哉。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又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誠使此心無所放失。無所陷溺。全天之所與。而無傷焉。則千萬里之遠。無異於親膝下。不然。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學不至道。而日以規規小智。穿鑿傅會。如蛆蠹。如蝨賊。以自適。由君子觀之。政可憐悼耳。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間不用。則茅塞之矣。往年石應之駸駸有成路之興。復迷於異說。至今茅塞。每爲悼嘆。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季和鄉時所得。尙未能及應之。臨安再相聚時。已無初相聚時氣象。是後書問與傳聞。言論行事。皆不能滿人意。謂之茅塞。不爲過也。苟以其私。偷譽斯世。固不難也。但非先哲所望於後學。其所賞不足以當所惜之萬一耳。幸謹思而勉行之。是間爲況。要非紙筆所能宣達。季和能着鞭。則自相孚矣。總卿之議。不必論。可矣。

### 與唐司法

鄙文納去數篇。第今時人偏黨甚衆。未必樂聽斯言。總卿從朱丈遊。尤不願聞者。今時師匠。尙不肯受言。何況其徒。苟私門戶者。學者求理。當唯理之是從。豈可苟私門戶。理乃天下之公理。心乃天下之同心。聖賢之所以爲聖

賢者不容私而已。顏曾傳夫子之道。不私孔子之門戶。孔子亦無私門戶。與人爲私商也。薄遽占復。草草。

## 與傅克明

見所與毛君書。及顏淵善言德行論。知爲學不懈。大旨不畔。尤以爲慰。然學不親師友。則斯文未昭著處。誠難責於常才。獨力私意。未能泯絕。當責大志。今時士人讀書。其志在於學場屋之文。以取科第。安能有大志。其間好事者。因書冊。見前輩議論。起爲學之志者。亦豈能專純。不專心致志。則所謂鄉學者。未免悠悠。一出一入。私意是舉。世所溺。平生所習。豈容以悠悠。一出一入之學。而知之哉。必有大疑大懼。深思痛省。決去世俗之習。如棄穢惡。如避寇讎。則此心之靈。自有其仁。自有其智。自有其勇。私意俗習。如見現之雪。雖欲存之。而不可得。此乃謂之知至。乃謂之先立乎其大者。何時合并。以究此懷。

## 與章茂獻

某承乏於此。懷焉朝夕。祈於斯民。渺若航海。閭巷熙恬。訟爭衰息。相安相向。不替有加。同官協力。舉無異志。職事過從。無非講習。或有指是。以爲效績。區區之懷。方有大懼。兵家言射。謂鏃不至指。同於無矢。今學射者。求鏃之至。指良不易致。孟子曰。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爲棄井。古語曰。行百里者半九十。言末路之難也。知不至。雖弗畔。不足賴也。治不至。雖不亂。不足傳也。流溼就燥。物以類從。心所同然。捷於影響。固不可誣也。而其淺深多寡。厚薄精粗之辨。情僞名實。盛衰消長之變。亦不可誣也。服膺典訓。何敢貳心。至其絲薄。弗克自致。若蹈虎尾。涉於春冰。亦何敢狃饑渴之飲食。苟以自恕。教其不知。圖其不逮。力提而申策之。是所望於同志。幸勿遐棄。

## 與羅春伯

某夏中拜之任之命。適感寒。伏枕幾至於殆。月餘少甦。又苦腸痔。七月四日。始得離家。九月三日。抵二泉。卽日交割。是間素號閒靜。至此未嘗有一字揭示。每事益去其煩。事至隨手決之。似頗不忤於人心。士民相敬向。吏輩亦肅肅就職。獄中但有向來二大囚。一已奏未報。一已報。而憲臺未來審覆。除此牢戶。可閤寂矣。自外視之。眞太平。

官府。然府藏困於連年。接送實亦匱乏。簿書所當整頓。廬舍所當修葺。道路當治。田萊當闢。城郭當立。武備當修者不少。朝夕潛究密考。略無少暇。外人蓋不知也。眞所謂心獨苦耳。今時仕宦。書問常禮。與朝夕非職事。應接者。費日力過半。比來於此等。固不敢簡忽。第亦不敢以此等先職事。拙鈍之質。迺今尙有缺典。如臺諫侍從。當有啓劄。今皆未辦。所恃羣賢。必不以此督過。萬一致簡慢之疑。更賴故人有以調護之。職事間有當控訴者。續得盡情。春伯資望日隆。宜在兩地優矣。濡筆以待慶牘。向寒。爲國保愛。

與薛象先

此月三日。抵二泉。卽日交割公文。諒久已徹視。諸事皆仍舊貫。到此並無一字揭示。無隨行人。一榜亦吏呈舊比從之。戶庭頗無壅塞。事至隨手決之。頗無忤於人心。是問元少訴訟。今至於無。其血脈蓋有在。號令刑政之表者。兄能諒之。然事當料理者甚衆。潛究密稽。日不暇給。外殊不見其形也。財計亦以連三年接送。占壓頗多。卒未有還補之策。考其實。與言者殊不相應。元章交割時。公庫緡錢萬八千有奇。今所存僅五千緡耳。歲入倚漿肆。所以爲來歲資者。又當取諸其中。軍資庫尤爲匱乏。其勢未至於不可爲。然不爲之撙節。則日蹙矣。監司郡守數易。誠今日之大弊。比閱邸報。知兄未得請。亦不獨屬郡之幸。幸少安以惠董湖之民。乍到首遣兩司迎接。兵卒各有借請。義勇又適秋閱。見迓兵卒。又有未請衣賜。會慶聖節。吏以儀式諸物弊壞。舉陳當修。所不敢忽。子城甃工費。日取於軍資。又創東嶽廟。工纒半。諸庫日支。率多於所入。會計之事。不容不精詳而爲之所。荆門歲輸馬草二千緡。分作四季起發。赴使臺都錢物庫交納。春夏已納足。今正當輸秋季錢。前此係三分輸納銅錢。本軍比年係行使鐵錢地分。令禁日嚴。無得銅錢輸納。每是將會子到鄂渚。兌換銅錢。所費頗多。今欲乞只以會子輸納。望特達允從爲幸。此間形勢。正宜積粟聚兵。前此諸人。乃未及講求。張帥有意爲城於此。元善聞有分戍之意。前日相聚時。乃不及此。到應城見劉宰。言元善有此意。二公慨然如此。豈亦天時耶。幸有以相之。子城次第秋閱畢。便發手爲之。俟見端緒。當一一具聞也。

## 二

某到此。詢訪民間疾苦。但得二事。其一是稅錢役錢等。令民戶分納銅錢。比年銅錢之禁日嚴。此地已爲鐵錢地。分民戶艱得銅錢爲苦。官或出銅錢。以易會子。收三分之息。而吏胥輩收其贏。故民以重困。其一事。是坊場買名錢。須納銀買名。人戶亦困於此。然買名銀。須聞於朝與倉臺乃可。又所困者。非農民。至如稅錢役錢。納銅錢。乃州郡與胥吏得其利。故斷然因民之請。而盡罷之。蓋以鐵錢地分。其銅錢之禁嚴。民不敢有此。義不當責之輸於公。今歲計方窘。平時所藉者商稅。比以邊郡權禁嚴甚。商旅爲之蕭條。此兩月稅課之損。幾及千緡。若令民戶輸銅錢。於郡計亦有補。然不敢計此。以爲制事以義。乃當然耳。故敢求免貼。陌於使臺。前書未蒙垂允。無乃執事未之深察。更望斷之以義。賜化筆免之。不勝幸甚。湖北係鐵錢地。分無幾。決無他處援例之患。且在使臺。亦何聞此。不然。異時官吏。或挾此以擾百姓。誰執其咎。切幸痛察。力疾布此。未暇他及。

## 與朱子淵

某才短智拙。不習爲吏。作此乘障。真如面牆。初聞是問。素有儲積。今稽其實。亦僅足耳。年來庫藏占壓頗多。所入有限。未易還補。元章初交割時。公庫緡錢萬八千有奇。今纔五千耳。蓋元章椿留萬緡。爲修子城計。略會其費。會未十一。是役固未易舉。而軍資常平占壓之數。未知所償。讀所惠三記。不勝厚顏。駑驥之分。其在此矣。乍到一番常禮。乃今甫定簿書。未及深究。更須旬月。當稍自竭。稽其本末。詳以求教。刀圭一粒。想無吝也。便風能豫。以其凡先施。尤所望也。

某居常深念。人不可以自棄。義不可以少忘。雖其鴛塞。每自策勵。庶幾十駕。其於當世賢才。每懷鄰富之願。有如執事。豈宜久於南服。比來紛紛。多所未喻。何止教民兵一事。伯駿得衢。固可喜。然此公自亦傷弓。恐設施處。未必能盡其材也。元德直節。已報行矣。時事不知竟如何。天下一家。痛癢未嘗不相關也。發明此理。不無望於執事。顯涵養以需之。明主可爲忠言。便當拭目。



計南浦之集。行將四換歲矣。伏自使華之東。尺紙問訊。亦復闕絕。懷仰盛德。我勞如何。杏山崔嵬。蒙泉清澈。金蓮在底。華葉可數。民愿士淳。易於開導。作姦爲祟者。姓名可記。藏拙之地。孰便於此。第斗壘事力有限。頻歲送迎。窳爾空竭。權酷商征。今日所仰。比來並邊法禁日密。行旅爲之蕭條。場務日入。頓以虧損。迂愚臨此。未知所以。善後長者何以振之。吳仲權得武岡。尙遲次。傅子淵在衡陽。士人歸之。太守亦甚禮之。但向來有一二同官。不相樂。頗有違言。然子淵處之。裕如也。鄧文範爲丞。德化政聲甚美。常攝兩邑。皆整其弊壞。民之戴之。不愧於史冊所書。皆向來會中客。恐欲知之。何時復如曩集。以快此懷。

與吳斗南

易古經爲貺。喜知雅志。第劇中未暇周覽。塞宇宙。一理耳。上古聖人。先覺此理。故其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於是有所辭。有變。有象。有占。以覺斯民。後世聖人。雖累千百載。其所知所覺。不容有異。曰。若合符節。曰。其揆一也。非真知此理者。不能爲此言也。所知必至乎此。而後可言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自此道之衰。學者溺於所聞。桎於所見。不能自昭明德。己之志不能自辨。安能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哉。今世所傳撰著之法。皆襲揚子雲之謬。而千有餘年。莫有一人能知之者。子雲之太玄。錯亂著卦。乖逆陰陽。所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由漢以來。胡虜強盛。以至於今。尙未反正。而世之儒者。猶依玄以言易。重可嘆也。何時合并。以究此理。適值數日紛冗。撥置占復。草草必有以亮之。

卷十六 書

與章德茂

此月兩拜手翰。如奉談塵。慰浣之劇。伯兄以老病不獲進謁爲恨。重蒙致禮之勤。豈勝感戢。小兒持之獲侍尊俎。所以待遇者。皆過其分。尤切悚愧。如聞屬有手足之戚。諒深追悼。後時修慰不專。尙幸裁恕。小兒頗能道餘教萬一。警策多矣。荊州逃卒。視州郡爲逆旅。周流自如。莫知禁戢。平日若此。緩急安能防閑。比方稍修其籍。革頂名之弊。圖致請於大府。丐與鄰郡爲約。以絕逃逸之患。適得公移。甚愜下意。卽已行下。巡尉義勇等。嚴其跡捕。近有襄陽逃卒。投募在此。捕者尋至。卽令擒去矣。敝邑自某人入境。逃卒亦不少。有未獲者。恐在府下。徑差人跡捕。或恐此輩羣黨。欲丐移文。兵官巡尉義勇等。爲之應援。尙蒙捕獲。亦可懲後也。干冒威尊。不勝惶恐。

## 二

某備數屬壘。條閱半祀。名雖北鄙。實帶嚴城。光潤所蒙。最爲親切。粗謹職守。未至瘳敗。無非大府之賜。尺牋闕焉。不干記史。是猶陟嵩華而忘山。泳江湖而忘水。揆之常情。宜獲罪戾。比得邸吏別報。乃知姓名。首塵薦剡。所以獎借之辭。寵甚。聞之惕然。弗稱是懼。治古公道。還於盛世。前輩典刑。蔚乎斯在。敢不益勵素志。勉竭駑朽。斬無負斯言。世俗私謝之禮。則不敢以累門下。伏冀高明。必垂洞察。職事所當控聞者。雖有公狀。亦合更具稟劄。慮勤聽覽。且恃照臨之密邇。皆缺弗致。今受知之深。乃如此。尤不容以言謝。

## 三

奉十八日手誨。愛民閔雨之誠。尙賢戢姦之旨。可謂兩盡而兼著。豈勝歎仰。公道之任。歸門下久矣。非適今日。某區區之志。粗知所擇。雷同苟合。竊亦所耻。同官相與。當何求哉。事惟其宜。理惟其當。議論設施。不必在己。相期相勉。大抵以此。平居論事。始有未合。各獻其宜。侃然自竭。反復之久。是非已明。伏義如響。人得所欲。殆莫知初說爲誰主之也。仰視滅私之訓。妄謂或庶幾焉。核實之命。不容不以情報。今茲早勢。可畏殊甚。襄鄂之間。沂漢之舟。鱗積灘底。曠旬淹月。而不得進。漢上雨暘。可見於此矣。江流增減。大府具知之。瀕淮並江諸郡屬。嘗具稟續加詢訪。舉亡異辭。敝邑初六日。致禱雖未卽得霑澤。壇遺之所。朝莫致敬。祠官未常不沾濕也。惟望日終日晴澈。四無纖

雲既望之朝。率羣官迎致上泉。復冒雨而歸。自是日及今。陰雨無曠日。境內獨襄水西鄉。先得大雨。七日八日之夕。自城上望。雨色如黛。震霆爲之達旦。十二三間。襄水東鄉。如獨山等處。亦得大雨。至十七八間。沿江鄉及與安樂東鄉。往往得大雨矣。比日郡城。乃始霽。南鄉最早處。亦且得雨。雨意至今未忘。當陽亦十七八以來。雨始加大。江東西田土。較之此間。相去甚遠。江東西無曠土。此間曠土甚多。江東西田分早晚。早田者。種占早禾。晚田種晚大禾。此間田不分早晚。但分水陸。陸田者。只種麥豆麻粟。或蒔蔬栽桑。不復種禾。水田乃種禾。此間陸田。若在江東西。十八九爲早田矣。水田者。大率仰泉在兩山之間。謂之浴田。實谷字俗書。從水。江東西謂之源田。瀦水處曰堰。仰溪流者。亦謂之浴。蓋爲多在低下。其港陂亦謂之堰。江東西陂水。多及高平處。此間則不能。蓋其爲陂。不能如江東西之多且善也。惟南鄉去山既遠。且近江。高平之地多。又邇大府。居民差衆。故多不仰泉石之田。此田最下。歲入甚多。白楊一鄉。此田居十五以上。梨陂柘陂等鄉。不下十二。惟西北東鄉分。則無此田矣。然所謂水田者。不善治堰。則並高處。亦與平田相類矣。少者不十一。多者不十三。通之不過十二。上泉距郡城。幾三十里。迎泉之日。迂視其田。計其龜坼者。十一二。外此皆尙有水。然堰中已乾而不繼。必大敗。今得雨。可無害也。惟白楊鄉等處。高平田全未種者。見施行。今種晚穀。及可助食者。今歲亦幸有。湖北平時水浸。有不可種禾者。民皆種禾。若復無水患。又得時雨。或者可補未種之田耳。小兒歸就試。經從大府。輒布此。令進謁。竊惟軫憂斯民之深。所欲亟聞。故詳及之。伏幸台察。

#### 四

屬奉手誨。益深佩服。小子持之。再望道德之光。蒙接遇之寵。爲幸厚矣。家間中備述餘教。尤深感激。傳有聞民有姓易者。爲乏食戶。強以錢取去倉粟。或在長林境中。及物色之。乃無此事。又云。在當陽境內。方此詢究。尙未報也。俟得其實。續當布聞。比來雨澤無不霑足。但次第有過多之患。十三日遇天陰。與僉判教授。知縣。人以一馬數卒。行視田間。苗甚秀發。水皆盈溢。向會龜坼者。今得水茂暢。過於不缺水者。高坡未插秧者。今插已過半。秧田甚

多。尚往往成羣插秧。問何以能備此秧。則曰。年例如此。若其不脩陂池。不事耘耨。則皆枯死。此地惰習。未易空言勸之。今冬欲措置革此習。又未知果能革否。陸地耕種粟豆者。卻多中稔。爲有餘矣。前書所謂湖田者。雖未及物色。勢不能不病水耳。襄陽唯南漳宜城間得雨。外此皆久無雨。是間舟泊襄水灘下者。初七八間。得信猶言水澀。不能前進。初七日。有微雨。不成水。十二三間。自北來者。卻云。襄陽得雨成水。但未通洽。未知此後如何。久傳北界早甚。河之南北至相食。初未敢信。今東自承楚。西自均房來者。其言若一。恐或有是。竊惟長者愛民之心。追配禹稷。無間於遠邇。內外獨恨華夷首足之分。未克大正。皇朝德施仁風。獨有限隔。君子之憂。未容遽釋。且晚召還兩地。以究設施。則樂民之樂。爲有日矣。春間趙路分良弼來閱禁旅。介然如古節士。尋有孟正將通成統領和。因事相繼過此。適值同官習射。率然延至其間。以觀其技。馳射精熟。議論慷慨。異時所見武弁。不多其比。陶冶下風者。人材如此。推而廣之。何事不可爲哉。長林汪宰。初甚不堪。姦民之訟。既見某薄治其吏。亦不能無疑。因曉以吾人無他。於此輩行法。以防微。不得不爾。卽遂釋然。奸民肆其欺罔。以快私忿。眞大蠹也。長林具析申狀。皆是事實。併用備申。伏幸過目。昨日得公移。聞二縣以酒折鋪兵糧。長林斷無此矣。長林鋪兵。皆在軍倉請米。軍庫請錢。皆是一色白米好錢。未嘗有折支也。當陽方此詢之。然以理揆之。沈宰處事極有理。不至如所聞。或恐有疑似。又當有曲折。須其報卽具申也。近日以所獲劫盜中。有二人是攫客。稍以榜約束之。兼聞此輩羣擾寺觀。與鄉村民戶頗甚。故不得不裁之。亦不敢以稟聞也。西蜀之饑。淮浙之蝗。皆令人不能置懷。處州豪民爲盜。猶可憐也。此上雖雨澤粗足。尙用懷懷。日俟教誨。以免罪戾。伏幸終惠。

## 五

稍疎記室之詢。徒積傾仰。今歲之旱。諸鄉皆有少損。而南鄉頗甚。初擬瀕江湖下鄉。常歲所不種者。今歲可種。謂可以補。近兩月間。江漢之流。無雨而漲溢者。凡三。所種之田。與蔬茄麻粟。皆爲烏有。同官赴試。與被檄而出者。皆親目其事。歸言其狀。爲之怛然。比已分委同官。四出檢視。前數日方歸。所得尤詳。旱澇之餘。米穀自少。而諸處糴

米之舟。皆鱗次岸下。如都統司。至使人於鄉村攔截。載負米者。本軍今歲以民艱食。逐時發常平以賑之。所糶幾二千石。見椿糶過常平錢二千緡。倉臺公移踵至。催以此錢。趁時糶米。以備來年賑濟。雖分差人於熟鄉收糶。而來糶者絕少。比數日以來。米不出市。民復艱食。見出常平賑糶。近來屢謀出賞榜。禁米舟下河。而吏輩輒以恐有遏糶之嫌爲言。初以其有理。亦與同官熟論而從之。近日事勢尤逼。又見郢州以百千之賞禁米舟下河。此間新發舉人親戚之家。犯其禁。用朱漕之言。免其罪。竟納賞錢。試以問吏。吏復爲遏糶之說。昨日同官相聚。復有議洩米之禁。因評吏言。果出於公乎。抑有私意乎。同官皆謂此輩必有親故厚善之人。商販米者。故以此爲地耳。豈有公心哉。疑未決間。忽被使臺公牒。深怪事未施行。已蒙止絕。殆所謂止邪於未形。絕惡於未萌。雖然。此事乃如吏輩之意。敝邑元無是事。不知誰敢致此說於大府。疑必有交鬪其間者。有不可不察也。某平時不能飾說。況在門下。尤不敢不用其情。鄉來襄陽過米價。米舟至者。皆困不能前。然卒以賂津吏。有夜竊過者。常謂法禁。往往不足恃。比年場務益艱。商旅多行私路。私路舊微小。少所知者。今皆坦途通行。北境連年不熟。今歲尤甚。近聞米過唐鄧間。多不以舟。小民趨目前之急。不暇爲後日計。況肯爲鄉曲計。爲州縣計乎。使米粟有餘。無禁其洩可也。今方甚不足。以坐視其洩。恐亦未宜。敝邑褊小。今歲纔數旬不雨。市輒無米。鄉民素無蓋藏。同官出入村塢者。皆謂未常見困倉。人家多茅茨。其室廬不能深奧。大率可窺其有者。乃儻石之儲耳。風俗所自來。非一日。今日不爲之計。後將益弊。今所謂洩米。非洩於南之患。洩於北之患也。己若有餘。或能粗給。則推以與人。乃所願也。此方有旦暮之憂。而不爲後日計者。方累累舉所恃以洩。恐不容坐視。薄遽亟此布稟。丐察言者之奸。續容商議所以處之之宜。別當具稟。伏幸臺察。

### 與張元善

漕臺數有使郵。其發多值冗。不克附問。累託象先致意。會次當必及之。嚴山蓋倉。其說未善。若謂以舟致之襄陽。則江漢湍淺。曠日持久。當漲溢時。風濤險悍。類不可行。陸運則自嚴山至班竹。號六十五里。山路阻隘崎嶇。其實

不止此數。又類有水隔。春夏之間。每用阻絕。本軍至班竹。八十五里。乃坦塗。又嚴山非市井去處。人煙疎闊。儲草則可。儲粟則難於看守。莫若蒼軍倉以儲粟。今子城既固。如在枕上矣。長林巡視小路。常親歷其地。敍說甚詳。已備在公狀中。幸裁之。九江德化丞鄧約禮。字文範。階爲文林。今冬當代。其家世建昌。乃臨川李侍郎德遠之壻。其居舊遭回祿。未赴德化時。寓居李氏。今其妻兄官滿歸臨川。鄧丞欲及未代前。一歸建昌營居舍。願丐使臺一檄。若蒙垂允。但付此間。旦晚卽附往也。亦嘗託象先轉浼。諒必無阻。此公鄉里之秀。端慤純正。甚有宦業。比年攝兩邑。當事之難。拯其敝壞。更使爲佳地。民之戴之。不忍其去。無愧史冊所書。異時真可備藥籠中物。韓昌黎字戒以在得人。卒章要哉言乎。敝邑兩令。皆賢教官。時有裨補。自簽以下。皆悉心營職。無有異志。唯稅官頗謬。近得一指使佐之。其職頓舉。拙者不過扶持勸勉。使其善意。不替有加。庶幾蒙成。以免戾。今農賈安帖。吏卒抑畏。盜賊衰息。作則輒獲。訟牒之少。乃至曠旬。械笞塵委。五刑植立。試用希闊。用必聚觀。此豈迂拙所能坐致。竊自幸者。亦同官適逢其人耳。方至此時。積訟頗多。非其俗惡。乃不能無敗羣者耳。此輩遨遊城市。持吏長短。無理致爭。期於必勝。敵不能甘。遂成長訟。諸司不止。乃至臺部。初旣精求案牘。辯其曲直。旣又曉以義理。使得自新。能自伏義。願改者。固十八九。至於怙終之人。雖稍柔服於一時。尙圖復逞於他日。同惡亦視此爲消長。所大幸者。諸司皆賢明。此輩無所復逞。今訟之日少。俗之日厚。亦正以此。向來得書。謂未識張監。張監趨向甚正。議論有典刑。到任以來。文移條理。每每可服。張憲在九江時。假道識之。蒙渠約飯。亦自道其政。大抵亦有家法。聞到常德。多病。少見賓客。公文亦多傳入宅書押。若無所執何。引大體臥護。政亦何傷。雖曰德星聚可也。稽之事實。乃有大謬不然者。今敗羣之人。皆走憲臺。此輩不之他司。而之憲臺。殆必有悔而動。今不問宜可。動輒索案。案之往也。又不知所處。動輒可怪。聞憲臺之吏。最無禮。而又能觀其文移行遣。似皆出吏輩。敝邑亦有數事。他郡可推而知之。未欲盡述其本末。若欲知之。後便稟聞也。聞象先與之相善。不知能有道以已之乎。奸吏猾民。託以擾郡縣。害良民。傷政敗俗。亦不細矣。官之不可非其人如此哉。久不奉問。引筆輒累累如此。可一笑也。

併啓三函。良佩謙眷。備承作止。足慰傾馳。事皆得請。尤用感服。近日得雨稍大。境內頗周遍。唯傍江陵界上。多未種。此恐無及耳。和糴一事。得不及敵邑。可謂大惠。屬者不雨。曾未踰月。民已艱食。亟發常平之粟。四散賑之。僅免狼狽。繼此雨澤霑足。倘得中下熟。敵邑欲自措置。私糴少米。貯之鄉間。以爲異時之備。此謀或遂。皆門下之賜也。修城。會子甚濟空乏。餘會若便得。乃幸。望示其期。交納銀綱處。免苛留之患。皆藉餘庇。兌換會子二萬貫。其數甚少。聞之去年。換會子時。官府行之。滅裂細民。又不善觀。揭示。誤認下文。立限三月之內。有不及之數。並仍舊流轉交易。買賣遂收。不損壞者。不赴場。換易。及至限滿。既行使不得。悔之無及。今此懲前日之害。叢湊來換。官吏見發到會子不多。遂人限其數。日限其人。來者頗以爲病。前日令其限數。日換三四千緡。來者原原。後又將不止。又以商人以會子難得。滯留於此。所積或三四百千。或七八百千。官吏見其數多。又是商旅。又限其數。不肯換與。來訴淹留折閱之狀。勢不容不換與之。所發會子。不供數日耳。公移再求五萬。勢恐未止此數。若覺未足。又當上浼。前日得新漕臺復書。見其辭氣溫厚。有前輩典刑。甚爲之喜。第前此不相識。未欲遽以片紙輸腹心。象先書中。屢言林幹之賢。欲通書。偶亦未及。漕臺會次。得借一言之重。使獲區區牧養之志。不勝幸甚。郡縣非得使家相知。聞相假借。則吏文之能掣肘者。多矣。切幸介念。汪長林真愛民如子。近有奸民楊汝翼。方九成者。嗾其黨類十餘人。擁帥庭。訴其虐民。詞中有云。欲訴本軍。又恐知軍。刪定太慈。若只送縣。愈起讎民之意。某在此。初未嘗以姑息從事。猾吏奸民。爲柔良害者。屢繩治之矣。單辭虛僞。或不待兩造。而得其情。尋問根本。與之反覆。頃刻之間。有姦露辭。屈伏罪而去者。區區於此。自謂有一日之長。訟爭之少。盜賊之衰。殆亦以此。愚民但見械笞塵委。試用希闊。往往有慈仁之說。其姦黠馴儇者。實有所憚。且惡其不便於己。他未有可以中傷。且倡和其間。加大慈等語。以爲媒孽之地。帥庭之訟。此其驗也。帥方禱雨未應。此輩乘時投辭。帥舊知長林。方得書稱歎其美。見規。某不能拈出此牒。尋至亦不能不疑。觀其判辭。不止於疑。遂至盛怒。章文賢甚。某卽以書解之。渙若冰釋。此等尤令人敬服。王謙仲

在隆興時。曾傳聞一事。卽以書告之。政與此相類。謾錄往一觀。此等亦不可不知也。後見謙仲報書云。果有是事。但所判甚平。卻不至於長奸也。此間號民淳。但細民淳耳。至其豪猾。則尤陸梁於江浙也。因筆不覺怗怗。

## 卷十七 書

與張監

某效職如昨。皆依大庇。子城土工。歲前畢事。包砌東西一隅。猶未周浹。見輒已盡。鄉蒙台旨。令自致買名銀之請。今方圖之。俟得消息。當逐一稟聞也。通廟堂朝士書。更望一言之賜。此事之就。可壯邊城之勢。常平倉庫。如在枕上矣。計必蒙垂念也。去多少雨。此間幸得雪頗大。麥今甚秀。正月尾。又得薄雪。比來殊未有雨意。園蔬甚渴。高田亦需水。而耕不無可慮者。去冬得家書。謂江東西秋穫。稻皆虛耗。民多流移。此間卻無是患。目今皆熙熙。但和糴與租米。亦皆不如常歲。以此知米穀不能無耗折。但人不覺耳。商稅權酷。皆虧於往時。稍詢旁郡。往往皆如此。凡事自十數年來。細校之。大抵益難。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所謂變而通之者。必有其道。斷願承教。不敢爲累牘之禮。以溷記史。當蒙亮恕。

二

屬承手翰。風誼凜然。三復之餘。益深降歎。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孟子所喜。亦曰君將蒙其益。民將被其澤。道將行於時而已。某前日贊喜之牘。竊自附於此。固知外物不足爲賢者輕重也。歸正人伊信者。常至庭。備諭以賢監司宣布聖朝恩德之意。見其衣服藍縷。因薄賙之。今不復叫呼矣。其類有二三人。相次陳乞。計次第關聞也。使華過此。時有一陳狀者。乃長林係官畫匠。後自知理曲。復藏避不欲迫追。以開其自新之路。近方出頭。喻之以理。令下當陽。與其嫂行踏田界。且晚卽申聞其詳。簿書捐絕。官府通弊。是間僻左。忽略尤甚。公私文書。類難稽考。鄉來郡中公案。只寄收軍資庫中。聞嘗置架閣庫。元無成規。殆爲虛說。近方令諸案。就軍資庫。



各檢尋本案文字。收附架閣庫。隨在亡登諸其籍。庶有稽考。若去秋以來。文案全不容漏脫矣。使臺所索屈彥誠公案。申發已久。續索所毀公據。斷由以不曾啓縣封。不知在不。尋呼縣吏問之。果不在其中。責令搜求。累日不得。卽追薛諒劉習問之。薛諒老病。扶杖出頭。勢必擡輿而後可前。劉習自陳初不與事。薛諒亦云。省憶追屈氏公據。斷由時。里正是吳文海。非是劉習。後追到吳文海。果無異辭。然謂當時已追到官。薛諒亦云。省憶得當時。二文公據。斷由。皆已附案。今若不在。乃是案中漏失。長林見其事如此。重於發人親監縣吏。倒架搜尋。得斷由一截。然情理尙可考。公據則竟不在。今且發斷由去。二人皆知責俟命。若不妨裁斷。得免解其人。尤幸。比來訟牒益寡。有無以句計。終月計之。不過二三紙。第積年之訟。尙有六七事未竟。此數事日已決三事。勢不復起矣。如蘄榮屈彥誠二事。且莫必決。餘二事。亦皆諭之以理。使自和解。未知能從否。要亦在旬日當決。過社節來。屢得雨。高田皆可耕。每多夜雨。農者之占。以爲必稔。未知果驗否。此間平時多盜。今乃絕無。有則立獲。前政有二盜未獲。今巡尉亦皆是後任者。憲臺督責常文。久已因循。近乃押至。其辭加峻。此盜在當時。卽已遠逃。今固無可得之理。當時巡尉已逃。責罷去久矣。今巡尉一人且將滿。一人且書考矣。一旦責以前任不可得之賊。行移如此。似亦非宜。此間平時爲害之盜。今盡捕獲。能爲盜之人。與常停盜之家。皆以密籍在此。苟有盜。亦不容不獲也。平時剽奪於道路者。近獲二人。已斷配一人。一人見在獄。鄉來稟聞。當陽界內。有六七輩。打奪人錢物。縛之於深林中而去者。皆已斷配。今日之無盜。大抵以此。憲臺輒駁下此案。令檢斷去析。其所駁之說。無道理。比問檢斷官具析之文。條理粲然。護令錄呈。得一過目。幸甚。又有大囚。其犯乃在某未到任時。到此未久。卽見一人來投牒。乃被人殺之家。訟當陽勘囚情節未盡。觀其辭。卽知其爲健訟者。已而聞之。果無狀之人。以好訟不已。常遭徒刑矣。卽判送當陽縣。令從公盡情根勘。不得稍有鹵莽。沈宰亦在郡。某亦常摘其詞中所訟。與相反覆。沈宰謂大囚在獄。只得盡情。出入皆不可。其事皆親自研勘。不在吏手。觀沈宰序說本末。果皆不苟。及其解本軍。軍院猶研究有節目未盡者。竟追縣吏斷遣。今奏案上矣。健訟之人。自憲使之至。卽投牒於憲臺。計其投牒之日。乃在此間奏上之後。憲臺遂索案。比

既奏。又先申憲矣。然既索案。只合發往。前月方得牒。改送司理院。且言已專人發案下。然其案。逮今未至。司理院亦無從照勘。本軍相尋。有兩奏案。一後奏者。下已久矣。此案獨未下。豈憲臺致疑於其間。以上聞也。此事本末甚詳。當時憲臺。但以其詞與所疑。令本軍具析。則其事渙然矣。刑獄淹延。亦憲臺之任。其囚已於絞刑上定斷。獨以殺人無證。法當奏裁。縱令別勘。其情與其刑。皆不能有所加。張丈老成前輩。近自鄉里過九江時。亦常侍尊俎。未必有心相困。近物色之。乃今憲臺法司黃亮者。乃此間人吏。鄭守窘王守之時。此人多不用事。今聞自孔目已下。多與之有隙。或謂其人爲此。以報私怨。萬一出此。所簽廳官與檢法官。亦唯黃亮是聽而已。張丈前輩。某本欲作書。又恐不暇省錄。致借一言之重。以調護之。幸甚。鄉來張丈有公劄問人材。某常以兩縣宰與教官爲對。以沈爲宰。某備員守臣。莫不至甚有冤濫也。張丈尊年。諸事未可直致。恐反致疑也。幹官檢法者。不知何等人品。幸有以調護之。恃契愛浼瀆。伏幸恕察。

## 與豐叔賈

某迂疎。置之泉石間甚宜。一行作吏。強其所劣。欲罷不能。前者所聞荆門郡計。不至窘束。至此大異所聞。叢爾小壘。頻歲迎送。勢不能堪。疆土雖稍廣闊。然山童田蕪。人踵希少。戶口不能當江浙小縣。始至。妄意創築子城。今幸向畢。春間廨舍。適有回祿之災。不容不新之。在官亭宇。以數政皆不久。積壞幾不可支。吾只得隨宜修葺。不習於吏。當此匱乏。重以百役。今歲漢江岷江皆無雨暴溢。瀕水地下。所傷甚多。分委同官。四出檢視。從實與之蠲租常賦。殆虧其半廩焉。未知所以善後。倘有以督而振掖之。是所望於長者。唯無愛是幸。

## 與鄧文範

某在此。士民日相安。所爲不至齟齬。第二月九日之夜。宅堂有回祿之災。大屋十餘間。頃刻成燼。私居行李。幾爲一空。幸不曾延燒官府。文書印記等。無毫髮損失。骨肉間一時不至甚驚恐。過後循省。乃生驚怖。旬日乃定。然比之常人之情。相去亦遠。持循二字。與姪孫濬。當火起時。頗見力量。他日或可望。第目今二子。終未肯進學耳。近以

田間缺水。登蒙泉山頂禱雨。靈應甚著。三祝文。薛漕處有之。是間民益相安。士人亦有向學者。郡無逃卒。境內盜賊絕少。有則立獲。訟牒有無以旬計。然太守自無暇。此間有積年之訟。皆盤錯外郡之訟。諸司亦時遣至此。又有築城造屋之役。適連年送迎之後。計財匱乏。頗費調度。近以商稅虧額之甚。遂自料理。頓有增羨。乃知事無不可爲者。始至。卽修煙火保伍。賊盜之少。多賴其力。近忽有劫盜九人。劫南境村中軟堰寺。長生庫。遲明爲煙火隊所捕。敵殺一人。生擒九人。皆勇悍之盜。義勇之外。煙火隊今亦可恃。凡事薛漕必能言之。凌遽遣此。更須續致。

### 與致政兄

某拙鈍不敏。豈不自知。然物莫不各有所長。各有所短。若其深思力考。究事理之精詳。造於昭然而不可昧。確然而不可移。則竊自信。其有一日之長。家信中詳言事爲者。非是矜誇。政欲以情實達於長上耳。某常謂三代而下。有唐虞三代遺風者。唯漢趙充國一人而已。宣帝問曰。誰可使者。則曰。無踰老臣。其客勸其歸功朝廷。與諸臣。則曰。兵之利害。當爲後世法。老臣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予暨益播庶。鮮食艱食。蒸民乃粒。萬邦作乂。又曰。予決九州。距四海。濬猷澮。距川。又曰。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夔曰。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此等皆非矜誇其功能。但直言其事。以著其事理之當然。故君子所爲。不問其在人在己。當爲而爲。當言而言。人言之與吾言一也。後世爲不情之詞者。其實不能不自恃。古之君臣朋友之間。猶無飾辭。況父兄間乎。唐虞三代盛時。言論行事。洞然無彼己之間。至其叔末德衰。然後有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前輩之論。以爲太甲卒爲商太宗。追配成湯。無愧而有光。以其善惡是非。灼然明白。非成王比也。成王卒爲中才之主。以流言疑周公。此難以言智。自此而降。周德不競矣。入告出順之言。德不競之驗也。後世儒者之論。不足以著大公。昭至信。適足以附人之私。增人陷溺耳。銖銖而稱之。至石必繆。寸寸而度之。至丈必差。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後世人君。亦未嘗不欲辨君子小人。然卒以君子爲小人。以小人爲君子者。寸寸而度。銖銖而稱之過也。以銖稱寸量之法。繩古聖賢。則皆有不可勝

誅之罪。況今人乎。今同官皆盡心力相助。人莫不有才。至其良心固有。更不待言。但人之見理不明。自爲蒙蔽。自爲艱難。亦蒙蔽他人。艱難他人。善端不得通暢。人心不亨。人材不得自達。阻礙隔塞處多。但增尤怨。非所以致和消異。今時人逢君之惡。長君之惡。則有之矣。所以格君心之非。引君當道。邈乎遠哉。重可嘆哉。

與張伯信

屬者伏承使華臨賁。侍坐陪吟。日飽德義。尉喜可知。至如風露淒清。星河錯落。月在林杪。泉鳴石間。薰鑪前引。茶鼎後殿。方池爲鑑。迴溪爲佩。冰玉明瑩。雪霜騰耀。則噴玉新亭。直蓬壺瀛洲已。方士徒爾幻怪。安知真仙在此。而不在彼也。奇石悉已如教。置之作者。屹立瀑間。瀕池四輩。聳然相望如五老。後有三峯。跬步之間。便使人應接不暇。如聞玉泉。亦蒙點化。光價十倍其初。此邦何幸。自此天下名勝。皆有望於門下矣。

與似清

九月八日蒙泉守陸某。書復明珠菴清長老禪師侍者。自從臨安一別。直至今。談詠高風。便同覲面。去年百八姪。姪歸自南嶽得書。又承惠藥。足慰別懷。道人家信緣信腳。到處爲家。可也。明珠菴。幸有諸貴人賢士相愛。得住且住。若是名山大刹。更尙有緣。頂笠便行。亦且無礙。不須擬議。不勞擘劃。在在處處。皆是道場。何處轉不得法輪。何人續不得慧命。事忙。來人索書。草草奉此。想蒙道照。

與沈宰

回祿之災。獨中居室。此某不得之譴也。慰唁勤至。益重悚惻。臧張二孽。初欲以聞上。而終治者。以其有自新之意。姑從未減。小示懲戒。恐欲知之。築室之役。豫蒙軫念。尤佩厚意。長林艱得竹木。不免以累治下。旋令納去百緡。煩令計費。續當奉償。郡中以子城之役。殊覺空竭。更賴調護之方。振翼而成就之。是願是幸。承欲一來。諸遲而既。

二

薦領詩文。皆豪健有力。健羨健羨。某鄉有復程帥惠江西詩派書。曾見之否。其間頗述詩之源流。非一時之說。愚

見大概如此。國風雅頌。固已本於道。風之變也。亦皆發乎情。止乎禮義。此所以與後世異。若乃後世之詩。則亦有當代之英。氣稟識趣。不同凡流。故其模寫物態。陶冶情性。或清或壯。或婉或嚴。品類不一。而皆條然。各成一家。不可與衆作渾亂。字句音節之間。皆有律呂。皆詩家所以自異者。曾子固文章如此。而見謂不能詩。其人品高者。又借義理以自勝。此不能不與古異。今若但以古詩爲師。一意於道。則後之作者。又當左次矣。何時合併。以究此理。

## 卷十八 奏表

### 刪定官輪對劄子

臣讀典謨大訓。見其君臣之間。都俞吁咈。相與論辯。各極其意。了無忌諱嫌疑。於是知事君之義。當無所不用其情。唐太宗卽位。魏證爲尙書右丞。或毀證以阿黨親戚者。太宗使溫彥博按訊。非是。彥博言證爲人臣。不能著形迹。遠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太宗使彥博責證。且曰。自今宜存形迹。證入見曰。臣聞君臣同德。是謂一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但存形迹。則邦之興衰。未可知也。太宗矍然曰。吾已悔之。數年之後。蠻夷君長。帶刀宿衛。外戶不閉。商旅野宿。非偶然也。唐太宗固未足爲陛下道。然其君臣之間。一能如此。卽著成效。陛下天錫智勇。隆寬盡下。遠追堯舜。誠不爲難。而臨御二十餘年。未有太宗數年之效。版圖未歸。讎恥未復。生聚教訓之實。可爲寒心。執事者方雍雍于子。以文書期會之隙。與造請乞憐之人。俯仰醺酢而不倦。道兩陽時。若有詠頌太平之意。臣竊惑之。臣誠恐因循玩習之久。薰蒸浸漬之深。雖陛下之剛健。亦不能不消蝕也。鸞鳳之所以能高飛者。在六翮。臣願陛下毋以今日所進。爲如是足矣。而博求天下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將見無愧於唐虞之朝。而唐之太宗。誠不足爲陛下道矣。取進止。

### 二

臣讀漢武策賢良詔。至所謂任大而守重。常竊嘆曰。漢武亦安知所謂任大而守重者。自秦而降。言治者稱漢唐。

漢唐之治。雖其賢君。亦不過因陋就簡。無卓然志於道者。因陋就簡。何大何重之有。今陛下獨卓然有志於道。眞所謂任大而守重。道在天下。固不可磨滅。然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今陛下羽翼未成。則臣怨陛下此心。亦不能以自遂。陛下此志不遂。則宜其治功之不立。日月逾邁。而駸駸然反出漢唐賢君之下也。神龍棄滄海。釋風雲。而與鯢鯨校技於尺澤。理必不如。臣願陛下益致尊德樂道之誠。以遂初志。則豈惟今天下之幸。千古有光矣。取進止。

## 三

臣嘗謂事之至難。莫如知人。事之至大。亦莫如知人。人主誠能知人。則天下無餘事矣。管仲常三戰三北。三見逐於君。鮑叔何所見。而遽使小白置彎刀之怨。釋囚拘而相之。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不能自業。見厭於人。寄食於漂母。受辱於跨下。蕭相國何所見。而必使漢王拔於亡卒之中。齋戒設壇而拜之。陸遜。吳中年少書生耳。呂蒙何所見。而必使孫仲謀度越諸老將而用之。諸葛孔明。南陽耕夫。偃蹇爲大者耳。徐庶何所見。而必欲屈蜀先主。枉駕顧之。此四人者。自其已成之效觀之。童子知其非常士也。當其困窮未遇之時。臣謂常人之識。必無能知之理。人之知識。若登梯然。進一級。則所見愈廣。上者能兼下之所見。下者必不能如上之所見。陛下誠能坐進此道。使古今人品。瞭然於心目。則四子之事。又豈足爲陛下道哉。若猶屈鳳翼於雞鶩之羣。日與瑣瑣者共事。信其俗耳庸目。以是非古今。臧否人物。則非臣之所敢知也。取進止。

## 四

臣嘗謂天下之事。有可立至者。有當馴致者。旨趣之差。議論之失。是惟不悟。悟則可以立改。故定趨向。立規模。不待悠久。此則所謂可立至者。至如救宿弊之風俗。正久隳之法度。雖大舜周公復生。亦不能一旦盡如其意。惟其趨嚮既定。規模既立。徐圖漸治。磨以歲月。乃可望其不變。此則所謂當馴致之者。日至之時。陽氣卽應。此立至之驗也。大多不能一日而爲大夏。此馴致之驗也。凡事不合天理。不當人心者。必害天下。效驗之著。無愚智皆知其非。然或智不燭理。量不容物。一旦不勝其忿。驟爲變更。其禍敗往往甚於前日。後人懲之。乃謂無可變更之理。眞

所謂懲羹吹虀。因噎廢食者也。自秦漢以來。治道龐雜。而甘心懷愧於前者。病正坐此。歲在壬辰。臣省試對策。首篇大抵言古事是非。初不難論。但論於今日。多類空言。事體遼絕。形勢隔塞。無可施行。末章有云。然則三代之政。其終不復矣乎。合抱之木。萌蘖之生長也。大夏之暑。大冬之推移也。三代之政。豈終不可復哉。願當爲之以漸。而不可驟耳。有包荒之量。有馮河之勇。有不遺遺之明。有朋亡之公。於復三代乎。何有。臣乃今日請復爲陛下誦之。取進止。

五

臣聞人主不親細事。故皋陶賡歌。致叢脞之戒。周公作立政。稱文王罔攸兼予庶言。庶獄庶事。唐德宗親擇吏宰畿邑。柳渾曰。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尹。以承大化。尹當求令長。以親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此言誠得皋陶周公之旨。今天下米鹽靡密之務。往往皆上累宸聽。臣謂陛下雖得皋陶周公。亦何暇與之論道。經邦哉。苟卿子曰。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臣觀今日之事。有宜責之令者。令則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有宜責之守者。守亦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推而上之。莫不皆然。文移回復。互相牽制。其說曰。所以防私而行私者。方藉是以藏姦伏慝。使人不可致詰。惟盡忠竭力之人。欲舉其職。則苦於隔絕。而不得以遂志。以陛下之英明。焦勞於上。而事實之在天下者。皆不能如陛下之志。則豈非好詳之過耶。此臣所謂旨趣之差。議論之失。而可以立變者也。臣謂必深懲此失。然後能遂求道之志。致知人之明。陛下雖垂拱無爲。而百事詳矣。臣不勝拳拳取進止。

荆門到任謝表

起之祠館。畀以邊城。來見吏民。祇承光寵。伏念臣才由拙短。學以樸專。必古道之可求。竭愚衷而自信。用情所愜。載僞是羞。頃玷末科。未更煩使。薦塵薦剡。遽忝周行。初糾正於成均。繼編摩於書局。坐閱五年之久。慚無一策之奇。賜對祥曦。誤蒙聖獎。嘖煩東省。反冒優恩。仰麗日之重明。伏下風而增忭。固願鞭其綿力。以自效於昌時。基玉維州。沮漳在境。擁江帶漢。控蜀撫淮。豈惟古爭戰之場。實在今攻守之要。政須英傑。以佐規恢。敢謂疲駑。濫膺委

寄。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同舜禹。德配湯文。灼三俊之心。勉九德之行。精微得於親授。廣大蔚乎天成。以搜訪儲材。以試用責實。肆令凡下。亦被甄收。臣敢不益勵素心。庶幾尺寸。上裨遠略。附近涓塵。臣無任。

## 與廟堂乞築城劄子

某僭有白事。書曰。有備無患。記曰。事豫則立。荆門在江漢之間。爲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之脅。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隣有所恃。否則有背脅腹心之虞。由唐之湖陽以趨山。則其涉漢之處。已在荆門之脅。由鄧之鄧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處。已在荆門之腹。自此之外。間道之可馳。漢津之可涉。坡陀不能以限。馬灘瀨不能以濡軌者。尙多有之。自我出奇制勝。徼敵兵之腹脅者。亦正在此。善制事者。常令其利在我。其患在彼。不善者反之。法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又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謂能銷患致利。備豫不虞也。荆門雖四山環合。易於備禦。義勇四千。彊壯可用。而素無城壁。倉廩府庫之間。麋鹿可至。累政欲修築子城。畏憚其費。不敢輕舉。某竊謂郡無城郭。使在內地。尙且不可。況其在邊。平居形勢不立。局鑰不固。無以係民心。待暴客。脫有緩急。區區倉庫之儲。適足以啓戎召寇。患害之致。何啻丘山。權今費役。曾不毫末。惜毫末之費。忽丘山之害。難以言智。一旦有警。誰執其咎。某去冬妄意聞於帥府。請就此役。尋得帥檄。令委官置局。徑自修築。欲趁冬土堅密。庶幾可久。已於十二月初四日發手。亦幸天氣晴霽。人心齊一。臘前兩旬。土工畢事。規模稍壯。邦人慰滿。小壘綿薄。仍歲送迎。事力殫竭。累政之積。僅足辦此。會計用甃包砌。立門施樓。其費尙多。目今見已包城十丈。砌角臺一所。建敵樓一座。以此計之。猶當用緡錢三萬。本軍有買名銀一萬七千餘兩。隸在常平。稽之專條。不可擅用。欲乞鈞慈。特爲敷奏。於數內撥支銀五千兩。應副包砌支用。使城壁一新。形勢益壯。姦宄沮謀。民心有賴。實爲無窮之利。伏想鈞懷。垂念邊城。不異牆屏。思患豫防。久有廟算。擇狂聽愚。當不待辭之畢也。

## 卷十九 記



# 敬齋記

古之人。自其身達之家國天下。而無愧焉者。不失其本心而已。凡今爲縣者。豈顧其心有不若是乎哉。然或者遏於勢。而狃於習。則是心殆不可考。吏縱弗肅。則曰。事倚以辦。民困弗蘇。則曰。公取以足。貴勢富彊。雖姦弗治。貧羸孤弱。雖直弗信。習爲故常。天子有勤恤之詔。迎宣拜伏。不爲動心。曰。奚獨我責。吏縱弗肅。民困弗蘇。姦弗治。而直弗信。天子勤恤之意。不宜於民。是豈其本心也哉。勢或使之然也。方其流之未遠。平居靜慮。或有感觸。豈能不忸怩於其心。至其同利相挺。同波相激。視己所行。爲天下達道。訕侮正言。仇讎正士。則是心或幾乎泯矣。人之所以異於禽獸。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是心或幾乎泯。吾爲懼矣。天地鬼神。不可誣也。愚夫愚婦。不可欺也。是心或幾乎泯。吾爲懼矣。黃鍾大呂。施宣於內。能生之物。莫不萌芽。奏以大簇。助以夾鍾。則雖瓦石所壓。重屋所蔽。猶將必達。是心之存。苟得其養。勢豈能遏之哉。貴溪信之大縣。綿地過百里。民繁務劇。暨陽吳公。爲宰於茲。吏肅矣。而事未始不辦。民蘇矣。而公未始不足。姦治直信。民莫不說。而惴惴焉。惟恐不能宣天子勤恤之意。是其本心之所發。而不遏於其勢者耶。然公之始至。則修學校。延師儒。致禮甚恭。余屢辱其禮。不敢受。今爲齋於其治之東偏。名之以敬。請記於余文。至於再三。望道之重。若不可及者。某聞諸父兄師友。道未有外乎其心者。自可欲之善。至於大而化之之聖。聖而不可知之神。皆吾心也。心之所爲。猶之能生之物。得黃鍾大呂之氣。能養之。至於必達。使瓦石有所不能壓。重屋有所不能蔽。則自有諸已。至於大而化之者。敬其本也。豈獨爲縣而已。雖然。不可以不知其害也。是心之稂莠。萌於交物之初。有滋而無芟。根固於怠忽。未蔓於馳騫。深蒙密覆。良苗爲之不殖。實著者易拔。形潛者難察。從事於敬者。尤不可不致其辨。公其謹之。某雖不敏。它日周旋函丈。願有所請。公名博古。字敏叔。淳熙二年十月有二月望日。廸功郎新隆興府靖安縣主簿陸某記。

## 宜章縣學記

大訓有之。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蓋斯民之衷。惟上帝實降之。作之君師。惟其承助上帝。故曰。

天子內建朝廷。由公卿至於百司庶府。外部邦邑。由牧伯至於子男附庸。則亦惟天子是承是助。故周公以徽言告成王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成王之誥康叔。誕陳民常。且曰。外庶子訓人正人。至於小臣諸節。皆所以使之分別乎此。而播敷之。以造民大譽。漢董生曰。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是故任斯民之責於天者。君也。分君之責者。吏也。民之弗率。吏之責也。吏之不良。君之責也。書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又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君任其責者也。可以爲吏。而不任其責乎。今爲吏而相與言曰。某土之民。不可治也。某土之俗。不可化也。嗚呼。弗思甚矣。夷狄之國。正朔所不加。民俗各繫其君長。無天子之吏在焉。而宜其有不可治化者矣。然或病九夷之陋。而夫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況非夷狄。未常不有天子之吏在焉。而謂民不可治。俗不可化。是將誰欺。春秋之時。去成周未遠也。曾子且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弗喜。春秋而來。至於今幾年矣。觀民之罪。視俗之惡。顧不於其上之人。而致其責。而惟民是尤。則斯人之爲吏。可知也。孟子曰。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吾於其所謂不可治者。有以知其甚易治也。於其所謂不可化者。有以知其甚易化也。郴據嶺爲荆湖南徼。宜章又郴之南徼。遠於衣冠商賈之都。會其民宜淳。愿忠樸。顛蒙悍勁。而不能爲詐欺。不才之吏。不能教訓。拊循其民。又重侵漁之。民不堪命。則應之以不肖。其勢然也。夫淳愿忠樸。顛蒙悍勁。而不能爲詐欺。此侵漁者之易以逞志。而其積之已甚。有所不堪。則不肖之心。勇發而無所還忌。亦其勢然也。不數十年間。盜孽屢起。宜章以自負惡聲。有自來矣。淳熙十有二年。吳侯鎡抵行都。諸公貴人。倒屣迎之。咸稱其才。將有論薦。於是宜章闕宰。顧吏之視仕宜章。若蹈豺虎之區。無敢往者。帥府嗜吳侯之賢。辟書東馳。吳侯欣然就之。至則務去民之所惡。而致其所欲。勉之使爲學。以雪惡聲。大葺學宮。補弟子員。淳熙五年。始建今學。八年。朝廷殊其令。優其數。以獎誘入學之士。部使者。各求其所隸閒田。以廩之。士之廩於學者。五十人。自食而學於其間者。又數十人。句讀訓詁。旨義辭章。少長分曹。皆經講授。士勸其業。豈惟學官異時鬪爭。放攘惰力。侈費之習。廓然爲變。忠敬輯睦。尊君親上之風。靄然爲興。牒訴希闕。岸獄屢空。且晝爲求簿書。

期會之事。僅費數刻。吳侯策勳文史。優于里居。間則益發泉石之祕。徜徉詠歌。以致其適。自謂茲土之樂。中州殆不如也。方其始至。解除煩苛。布宣天子德意。爲條教以曉其父兄。興學校以育其子弟。而其民鼓舞踴躍。回心異鄉。惟恐居後。曾不淹久。而效見明著。暇裕若此。然則致治施化。誠莫易於此矣。雖然。周道之行。羣黎好德。武夫之節。優於干城。游女之操。竦於喬木。忠厚純積。洽于庶類。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當此之時。民日遷善遠罪。而不知爲之者。如雍容康莊。而忘其夷優。游廈屋。而忘其安也。及道之衰。王澤寢竭。綱弛倫斲。獄訟滋而干戈起。民墜塗炭。由是霸圖迭興。異端並作。徼其困極。窘至而歸之。若出荆棘。而蹈邪蹊。脫塗淖。而棲菱舍。喜幸之浮。康莊廈屋。平居緩帶。所無有也。至於會載籍。以自藩飾。害義崇私。不知紀極。則其爲荆棘塗淖。抑益深矣。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弗由。豈得罪彼民哉。吳侯其亦有憂於是乎。僕夫效駕。必命所之。千里雖遠。首途發軔。燕越可辨。此學之興。敢問所向。爲辭章。從事場屋。今所未免。苟志於道。是安能害之哉。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是心之存。上帝臨女。先民垂訓。昭若日星。呻其佔畢。覆用敝之。責有在矣。夫不遠千里。屬記於予。而豈徒哉。三晉分國。齊秦圖帝。衍儀伏軾。說士蜂起。兵強國富。是爲良臣。功利之習。入於骨髓。楊朱墨翟。告子許行之徒。又各以其說。從而誣之。帝降之衷。茅塞甚矣。自暴者。旣不足與有言。而自棄者。又曰。吾身不能居仁由義。故孟子道性善。發四端。曰人之有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唐韓愈謂柳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而今而後。吾有望於宜章矣。淳熙十有四年十有一月甲子。臨川陸某記。

### 荆國王文公祠堂記

唐虞三代之時。道行乎天下。夏商叔葉。去治未遠。公卿之間。猶有典刑。伊尹適夏。三仁在商。此道之所存也。周歷之季。跡熄澤竭。人私其身。士私其學。橫議蜂起。老氏以善成其私。長雄於百家。竊其遺意者。猶皆逞於天下。至漢而其術益行。子房之師。實維黃石。曹參避堂。以舍蓋公。高惠收其成績。波及文景者。二公之餘也。自夫子之皇皇。沮溺接輿之徒。固已竊議其後。孟子言必稱堯舜。聽者爲之藐然。不絕如線。未足以喻斯道之微也。陵夷數千百

載而卓然復見斯義。顧不偉哉。裕陵之得公。問唐太宗何如主。公對曰。陛下每事當以堯舜爲法。太宗所知不遠。所爲未盡合法度。裕陵曰。卿可謂責難於君。然朕自視眇然。恐無以副此意。卿宜悉心輔朕。庶同濟此道。自是君臣議論。未嘗不以堯舜相期。及委之以政。則曰。有以助朕。勿惜盡言。又曰。須督責朕。使大有爲。又曰。天生俊明之才。可以覆庇生民。義當與之戮力。若虛捐歲月。是自棄也。秦漢而下。南面之君。亦嘗有知斯義者乎。後之好議論者之聞斯言也。亦嘗隱之於心。以揆斯志乎。曾魯公曰。聖知如此。安石殺身以報。亦其宜也。公曰。君臣相與。各欲致其義耳。爲君則自欲盡君道。爲臣則欲自盡臣道。非相爲賜也。秦漢而下。當塗之士。亦嘗有知斯義者乎。後之好議論者之聞斯言也。亦嘗隱之於心。以揆斯志乎。惜哉。公之學。不足以遂斯志。而卒以負斯志。不足以究斯義。而卒以蔽斯義也。昭陵之日。使還獻書。指陳時事。剖析弊端。枝葉扶疎。往往切當。然覈其綱領。則曰。當今之法度。不合乎先王之法度。公之不能究斯義。而卒以自蔽者。固見於此矣。其告裕陵。蓋無異旨。勉其君以法堯舜是也。而謂每事當以爲法。此豈足以法堯舜者乎。謂太宗不足法可也。而謂其所爲未盡合法度。此豈足以度越太宗者乎。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公疇昔之學問。熙寧之事業。舉不遁乎使還之書。而排公者。或謂容悅。或謂迎合。或謂變其所守。或謂乖其所學。是尙得爲知公者乎。氣之相迁。而不相悅。則必有相訾之言。此人之私也。公之未用。固有素訾公。如張公安道。呂公獻可。蘇公明允者。夫三公者之不悅於公。蓋生於其氣之所迁。公之所蔽。則有之矣。何至如三公之言哉。英特邁往。不屑於流俗。聲色利達之習。介然無毫毛得以入於其心。潔白之操。寒於冰霜。公之質也。掃俗學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術必爲孔孟。勳績必爲伊周。公之志也。不斬人之知。而聲光燁奕一時。鉅公名賢。爲之左次。公之得此。豈偶然哉。用逢其時。君不世出。學焉而後臣之。無愧成湯高宗。君或致疑。謝病求去。君爲責躬。始復視事。公之得君。可謂專矣。新法之議。舉朝謹譁。行之未幾。天下恟恟。公方秉執周禮。精白言之。自信所學。確乎不疑。君子力爭。繼之以去。小人投機。密贊其決。忠樸屏伏。儉狻得志。曾不爲悟。公之蔽也。典禮爵刑。莫非天理。洪範九疇。帝實錫之。古所謂憲章法度典則者。皆此理也。公之所謂法度者。豈其然乎。獻納未幾。裕

陵出諫院疏。與公評之。至簡易之說。曰。今未可爲簡易。修立法度。乃所以簡易也。熙寧之政。粹於是矣。釋此弗論。尙何以費辭於其建置之末哉。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人心也。人者。政之本也。身者。人之本也。心者。身之本也。不造其本。而從事其末。未不可得而治矣。大學不傳。古道榛塞。其來已久。隨世而就功名者。淵源又類出於老氏。世之君子。天常之厚。師尊載籍。以輔其實者。行於天下。隨其分量。有所補益。然而不究其義。不能大有所爲。其於當時之弊。有不能正。則依違其間。稍加潤飾。以幸無禍。公方恥斯世。不爲唐虞。其肯安於是乎。蔽於其末。而不究其義。世之君子。未始不與公同。而犯害則異者。彼依違其間。而公取必焉故也。熙寧排公者。大抵極詆訾之言。而不折之以至理。平者未一二。而激者居八九。上不足以取信於裕陵。下不足以解公之蔽。反以固其意。成其事。新法之罪。諸君子固分之矣。元祐大臣。一切更張。豈所謂無偏無黨者哉。所貴乎玉者。瑕瑜不相揜也。古之信史。直書其事。是非善惡。靡不畢見。勸懲鑑戒。後世所賴。抑揚損益。以附己好惡。用夫情實。小人得以藉口而激怒。豈所望於君子哉。紹聖之變。寧得而獨委罪於公乎。熙寧之初。公固逆知己說之行。人所不樂。旣指爲流俗。又斥以小人。及諸賢排公。已甚之辭。亦復稱是。兩下相激。事愈戾。而理益不明。元祐諸公。可易轍矣。又益甚之。六藝之正。可文姦言。小人附託。何所不至。紹聖用事之人。如彼其傑。新法不作。豈將遂無所竄其巧。以逞其志乎。反復其手。以導崇寧之姦者。實元祐三館之儲。元豐之末。附麗匪人。自爲定策。至造詐以誣首相。則疇昔從容問學。慷慨陳義。而諸君子之所深與者也。格君之學。克知灼見之道。不知自勉。而憂憂於事爲之末。以分異人爲快。使小人得間。順投逆逞。其致一也。近世學者。雷同一律。發言盈庭。豈善學前輩者哉。公世居臨川。罷政徙于金陵。宣和間。故廬丘墟。鄉貴人屬縣立祠其上。紹興初。常加葺焉。逮今餘四十年。墮圯已甚。過者咨嘆。今怪力之祠。綿綿不絕。而公以蓋世之英。絕俗之操。山川炳靈。殆不世有。其廟貌弗嚴。邦人無所致敬。無乃議論之不公。人心之畏疑。使至是耶。郡侯錢公。期月政成。人用輯和。繕學之旣。慨然撤而新之。視舊加壯。爲之管鑰。掌于學官。以時祠焉。余初聞之。竊所敬嘆。旣又屬記於余。余固悼此學之不講。士心不明。隨聲是非。無所折衷。公爲使時。舍人

曾公復書。切磋有曰。足下於今。最能取於人以爲善。而比聞有相曉者。足下皆不足之。必其理未有以奪足下之見也。竊不自揆。得從郡侯。敬以所聞薦於祠下。必公之所樂聞也。淳熙十有五年。歲次戊申正月初吉。邦人陸某記。

## 經德堂記

堂名取諸孟子。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經也者。常也。德也者。人之得於天者也。不回者。是德之固。不回撓也。無是則無以爲人。爲人臣而無是。則無以事其君。爲人子而無是。則無以事其父。禹之疏鑿。稷之播種。契之敷教。皋陶之明刑。益驅禽獸。垂備器用。伯夷典禮。后夔典樂。龍出納帝言。尹自耕莘。相成湯。說由築巖。佐武丁。太公以磻溪釣漁。爲文武師。皆是德也。關龍逢誅死。王子比干剖心。箕子爲囚奴。孔子削跡伐木。窮於陳蔡。毀於叔孫。貽譏於微生畝。楚狂接輿。晨門耦耕。負蕢植杖之流。孟子見沮於臧倉。受嗤於優髡。見疑於尹士。充虞者。同是德也。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周公成文武之業。追王太王。王季。宗祀文王於明堂。盡繼述之善。爲天下達孝。曾子受經於仲尼。以孝聞天下。而名後世。皆是德也。舜小杖則受。大杖則走。妻帝二女。不待瞽瞍之命。繕廩而焚。捍笠以下。浚井而掩。鑿旁以出。太伯。虞仲。將致位乎季歷。斷髮文身。逃之荊蠻。太子申生。使人辭於狐突。再拜稽首而死。同是德也。治古盛時。黎民於變。比屋可封。漢上游女。如彼喬木。中林武夫。可爲腹心。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證驗之著。在於塗巷。況士大夫乎。逮德下衰。此心不競。豪傑不興。皇極不建。賢智迷於會歸。庶民無所歸命。學者文煩。訟者辭勝。文公實私。賓義主利。陵夷不掇。橫流不隄。天常民彝。所不可泯絕者。如漢獻在許。聽命於虻操而已。舊章先典。格言至訓。積存珠亡。轉爲藻績。邪釋繆解。正漫真淪。又轉而給寇兵。充盜糧矣。疽潰蛆肆。賊民猖獗。狷狂之士。方不勝憤悶。矛義介節。出嬰其鋒。猶或憑天藉聖。因其不遂。泯絕者。足爲且吾。以聳觀聽。然如孤豚之咋虎者。常十八九。總其實。火不雷一車薪。而水未必盈杯也。信乎終亦必亡而已矣。夫子生於周季。當極文之弊。王者之迹熄。書訖詩亡。亦已久矣。載贄之輿。方羊海岱。江淮河濟之間。莫能用者。歸而講道。洙泗賢顏。

氏之樂。大林放之問。嘆曾點之志。稱重南官。适禹稷躬稼之言。眷眷於柴參之愚魯。而終不能使子。賜偃商。由求之徒。進於知德。先入之難拔。積習之錮人。乃至於此。夫子既沒。百家並興。儒名者皆曰。自孔氏顏淵之死。無疑於夫子之道者。僅有曾子。自子夏子游子張。猶欲強之以事有若。他何言哉。章甫其冠。逢掖其衣。以詩書禮樂之辭。爲口實者。其果眞爲自孔氏者乎。老聃蒙莊之徒。恣睢其間。摹寫其短。以靳病周孔。躡籍詩禮。其勢然也。戰國嬴秦。無足復道。漢高帝鋤項籍。其要領在爲義帝發喪一事。天常民彝。莫大於此。新城三老。蓋深於老氏者也。彼知取天下之大計在此耳。豈有匹夫匹婦。不與被堯舜之澤。若已推而納諸溝中之心哉。莊子譏田常盜仁義以竊國。乃不知其學。自有盜仁義以竊天下之計也。雖然。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雲錦吳生紹古而來。從余游。求名其讀書之堂。余旣名而書之。且爲其說。使歸而求之。孟子曰。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旣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後世發策決科。而高第可以文藝取。積資累考。而大官可以歲月致。則又有不必修其天爵者矣。生其早辨而謹思之。紹熙元年五月望日。象山翁記。

#### 貴溪重修縣學記

風俗之所由來。非一日也。或觀其壞。而欲齊諸其末。禁諸其外。此後世政刑之所以益弊。至無如之何。則寢而歸於苟且。玩歲月。習揜著。便文飾說。以規責偷譽。謂理不過如是。其視書傳所記。治古之俗。若必不可復。至以爲未必然者有矣。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先王之時。庠序之教。抑申斯義。以致其知。使不失其本心而已。堯舜之道。不過如此。此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何至遼視古俗。自絕於聖賢哉。物之所蔽。說之所迷。欲之所制。意之所羈。獨不可研極考竟。圖所以去之。而顧安之乎。取士之科。久渝古制。馴致其弊。于今已劇。稍有識者。必知患之。然不徇流俗。而正學以言者。豈皆有司之所棄。天命之所遺。先達之士。由場屋而進者。旣有大證矣。是固制時御俗者之責。爲士而託焉。以自恕。安在其爲士也。二帝三王之書。先聖先師之訓。炳如日星。傳註益繁。論說益多。無能發揮。而祇以爲蔽。家藏其帙。人誦其言。而所汲汲者。顧非其事。父兄之所願欲。師友之所期向。

實背而馳焉。而舉世不以爲非。顧以爲常。士而有識。是可以察其故。得其情。而知所去就矣。退不溺其俗。而有以自立。進不負所學。而有以自達。使千載之弊。一旦而反諸其正。此豈非明時所宜有。聖君所願得。而爲士者所當然乎。何所悼懼。何所維繫。而顧不擇所安。決所鄉哉。福唐陳君顯公之爲貴溪。視前政則優焉。視比縣則優焉。民言士論。固已胥輯。而陳君自視。欲然。鄉學問道之誠。如恐不及。此其所以爲民師帥者大矣。縣學久不葺。於是撤講堂。直舍而新之。祠屋士廬。門廡庖湑。繕治加壯。創表其坊。扁曰申義。遣學職事致請記於予。陳君所鄉明著如此。斯邑之士。可不自拔於流俗。而勉所以立。所以達者。以無負陳君之意哉。紹熙元年歲次庚戌。八月二十有六日。戊申。象山陸某記。

## 武陵縣學記

彛倫在人。維天所命。良知之端。形於愛敬。擴而充之。聖哲之所以爲聖哲也。先知者。知此而已。先覺者。覺此而已。氣有所蒙。物有所蔽。勢有所遷。習有所移。往而不返。迷而不解。於是爲愚爲不肖。彛倫於是而斲。天命於是而悖。此君師之所以作。政事之所以立。是故先王之時。風教之流行。典刑之昭著。無非所以寵綏四方。左右斯民。使之若有常性。克安其道者也。是故鄉舉里選。月書季考。三年而大比。以興賢能。蓋所以陶成髦俊。將與共斯政同斯事也。學校庠序之間。所謂切磋講明者。何以捨是而他求哉。所謂格物致知者。格此物。致此知也。故能明明德於天下。易之窮理。窮此理也。故能盡性至命。孟子之盡心。盡此心也。故能知性知天。學者誠知所先後。則如木有根。如水有源。增加馴積。月異而歲不同。誰得而禦之。若迷其端緒。易物之本末。謬事之終始。雜施而不遜。是謂異端。是謂邪說。非以致明。祇以累明。非以去蔽。祇以爲蔽。後世之士。有志於古。不肯甘心流俗。然而苦心勞身。窮年卒歲。不爲之日休。而爲之日拙者。非學之罪也。學絕道喪。不遇先覺。迷其端緒。操末爲本。其所從事者。非古人之學也。古人之學。其時習必悅。其朋來必樂。其理易知。其事易從。不貳於異說。不牽於私欲。造次於是。顛沛於是。則其久大可必。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此古人之學也。武陵舊無縣學。縣傍有勝地。地有



故築基。蓋往時有欲遷府學於是而不遂者。今縣宰林君夢英。出故基於蕪穢之中。而創學焉。士民之有力者。皆爭出財。以相其役。林君不事官府之威。凡學之百役。無異民家之爲者。旣成。規模宏麗。氣象雄威。遂爲武陵壯觀。先是倉臺薛公伯宣。助成講堂。今憲臺丁公逢。倉臺趙公不迂。郡侯蔣公行簡。皆助錢買田以養士。林君之創茲學。而上下翕然。助成其美如此。則林君之政。可知矣。余於是敬誦所聞以記之。紹熙二年。歲次辛亥。六月上澣。象山陸某記。

### 本齋記

唐虞之朝。禹治水。皋陶明刑。稷降播種。契敷五教。益作虞。垂作工。伯夷典禮。夔典樂。龍作納言。各共其職。各敦其功。以成雍熙之治。夫豈嘗試爲之者哉。蓋其所以自信。與人之所以信之者。皆在其疇昔之所學。後世之爲士者。鹵莽泛濫。口耳之間。無不涉獵。其實未嘗有一事之知其至者。人才之不足爲天下用。固無足怪。雖然是。又未可以汎責於天下。天之生斯民也。以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要當有任其責者。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孟子之言。乃知所先後之驗。成都郭震醇仁。以本名齋。求言於余。余嘉其志。告以所聞。後日當有以觀其驗。

### 臨川簿廳壁記

壁記書前任人姓名。尙矣。然今官府不皆有。亦視官府事力。其人志向才具。與所遭之時如何。不可一概論也。臨川簿廳。舊無壁記。鄱陽張瀛季海。蒞事旣久。謂不可缺。於是搜求前任姓名。至今制置四川京公。其上不復可考。余嘗至簿廳。見其廡宇。乃京所置。新令張君所考。適首於京。異哉。張君春秋鼎盛。而老練忠謹。臨事不苟。攝縣宰。攝郡幕。皆舉其職。今又攝宰金谿。百姓安焉。是記乃未攝金谿時。諉余旣諾之矣。余迫荆門之役。且抱拙疾。念不可食言。力疾記之。

## 卷二十一 序贈

## 送毛元善序

無常產。而有常心者。惟士爲能。古之時。士無科舉之累。朝夕所講。皆吾身吾心之事。而達之天下者也。夫是以不喪其常心。後世弊於科舉。所鄉日陋。疾其驅於利欲之塗。吾身吾心之事。漫不復講。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弗由。於是有常心者。不可以責士。非豪傑特立。雖其質之僅美者。蓋往往波蕩於流俗。而不知其所歸。斯可哀也。南城毛君惠然訪余。余未之前識也。贄余以文。余視其貌。溫然儒人也。觀其文。則從事於場屋者也。問其聚族。則有父兄在。問其貲產。則有負郭之田。問其室廬。則不至繩壘之陋。視其衣裳冠履。則皆楚楚鮮明。非所謂纓絕肘見者也。詰其所以來之志。則悼科舉之不偶。恥甘旨之不充。將變其業。以遊於四方者也。且決去就於余。余觀毛君雖樸直淳厚。而辭旨趨鄉。大概龐雜。豈所謂質之僅美。而波蕩於流俗。而不知其所歸者耶。於是申前之說。與之言義命之歸。固窮之道。毛君色動情變。矍然謝余曰。乃今廓然如發蒙。請從此歸矣。余固美其質。又甚賢其改過之敏。因勉之曰。君歸矣。古人事親。貧則啜菽飲水。盡其歡。君父兄皆儒冠。貲業又足以自養。歸而共講先王之道。以全復其常心。居廣居。由正路。此其所得。視疾其驅於利欲之途者。何如耶。毛君甚然余言。於其行。遂書以贈。

## 送宜黃何尉序

民甚宜其尉。甚不宜其令。吏甚宜其令。甚不宜其尉。是令尉之賢否。不難知也。尉以是不善於其令。令以是不善於其尉。是令尉之曲直。不難知也。東陽何君坦尉宜黃。與其令臧氏之不相善。其賢否曲直。蓋不難知者二。夫人之爭。至於有司。有司不置白黑於其間。遂以俱罷。縣之士民。謂臧之罪。不止於罷。而幸其去。謂何之過。不至於罷。而惜其去。臧貪而富。且自知得罪於民。式遄其歸矣。何廉而貧。無以振其行李。縣之士民。哀其窮。而爲之裹囊以餞之。思其賢。而爲之歌詩以送之。何之歸亦榮矣。比于剖心。惡來知政。子胥鴟夷。宰嚭謀國。爵刑外施。德業倒植。若此者。班班見於書傳。今有司所以處臧何之賢否曲直者。雖未當乎人心。然揆之舛施倒植之事。豈不遠哉。況其民心士論。有以慰薦扶持如此。其盛者乎。何君尙何憾。魯士師如柳下惠。焚令尹如子文。其平獄治理之善。當

不可勝紀。三黜三已之間。其爲曲直多矣。而語孟所稱。獨在於遺逸不怨。阨窮不憫。仕無喜色。已無慍色。況今天子重明麗正。光輝日新。大臣如德星。禦陰輔陽。以卻氛祲。下邑一尉。悉力衛其民。以迕墨令。適用吏文。與令俱罷。是豈終遺逸。阨窮而已者乎。何君尙何憾。雖然。何君譽處。若此其盛者。臧氏子實爲之也。何君之志。何君之學。遽可如是而已乎。何君是舉。亦勇矣。誠率是勇。以志乎道。進乎學。必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使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吾所望於何君者。不然。何君固無憾。吾將有憾於何君矣。

### 送彭子壽序

臨江彭君子壽來行都。當改秩。有司以苛文滯留之。輒欲棄去。朋舊慰勉。乃肯留。有司以名上。又以疑似之嫌。欲棄去。朋舊又相與解釋。而留之。旣改秩。欲便親養。奉祠而歸。人皆稱彭君恬於進取如此。余謂此未足爲彭君言也。彭君當官。無不盡力。政有不便於民。未嘗不盡意爲上官言之。雖見挫抑。不爲衰止。此人所難。然亦未足爲彭君言也。余與彭君同爲江西人。聞其賢久矣。比來始識其面。直諒之氣。固可得之眉宇間。以彭君之賢。疇昔擇交。必善士。取舍向背。不畔于善。惡是非之大歸。不必過求。自可不失爲今世賢士大夫。然自視欲然。若有所甚不足者。嘗相與講求古聖賢格物致知之說。自謂不能無疑於此。而不肯自安於其所已知者。此吾所以奇彭君。而有望於彭君者也。於其歸。書以贈之。

### 送楊通老

學所以開人之蔽。而致其知。學而不知其方。則反以滋其蔽。諸子百家。往往以仁義道德爲說。然而卒爲異端。而畔於皇極者。以其不能無蔽焉耳。長溪楊楫通老。忠實懇到。有志於學。相見雖未久。而其切磋於此甚力。於其歸。書以勉之。

### 贈吳叔有

人生天地間。抱五常之性。爲庶類之最靈者。汨其靈。則有罪。全其靈。則適其分耳。誠全其靈。則爲人子。盡子道。爲

人臣盡臣道。豈曰無營乎哉。蔡邕之說。是殆饑甘食。渴甘飲。未得飲食之正也。孟子嘗勉人以求在我者。誠能求在我者。則無營之說。不足道矣。

贈俞文學

吾觀俞君大篆。用筆勁快。而體致閑雅。與和氣浹洽。聽其論當世字畫。必推及氣質。豈其所自得者在此耶。至其考訂偏旁。參稽模範。有根據來歷。殊不苟也。自謂少所賞識。及觀其所得澹庵詩。則蓋有識之者。又問其得官獲罪本末。異哉其言之也。余於是所感益深。俞君跋履南北。歷歷能談其山川風俗。余所叩未十二三。然已多矣。惜其遂將東上。余未有以留之。因書以贈。

贈二趙

書契既造。文字日多。六經既作。傳註日繁。其勢然也。苟得其實。本末始終。較然甚明。知所先後。則是非邪正。知所擇矣。雖多且繁。非以爲病。祇以爲益。不得其實。而蔽於其末。則非以爲益。祇以爲病。二昆其謹所以致其實哉。

贈僧允懷

子弟之於家。士大夫之於國。其於父兄君上之事。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顧乃不能竭力致身。以供其職。甚者至爲蠱害。懷上人學佛者也。尊其法教。崇其門庭。建藏之役。精誠勤苦。經營未幾。駸駸鄉乎有成。何其能哉。使家之子弟。國之士大夫。舉能如此。則父兄君上。可以不詔而仰成。豈不美乎。懷本陸出。是役也。過余。余於是有所感。因書以贈。

二

隆冬盛寒。冰霜嚴厲。民之病涉。威於撈掠。上能擇吏。吏能陳力。則徒杠輿梁。此以觀政。茲事之不論久矣。楊林溪者。貴溪之要津。他日溺焉者衆矣。鄉之善士。以允懷勤誠。使爲石橋。以便行者。懷陸出而學佛。余嘗因其所爲。有所感矣。今於是役。又重嘉之。懷勉之哉。

贈曾友文

德成而上。藝成而下。生占辭論理。稱道經史。未見牴牾。乃獨業相人之術。藝雖精。下矣。生書又能自悼疇昔之顛頓。稱引孟子。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之言。年又尙少。則舍其舊而新是圖。此其時也。生其勉之。

贈汪堅老

五行書。以人始生年月日時。所值日辰。推貴賤貧富夭壽禍福詳矣。乃獨略於智愚賢不肖。曰。純粹清明。則歸之貴富壽福。曰。駁雜濁晦。則歸之賤貧夭禍。關龍逢誅死。比干剖心。箕子囚奴。夷齊爲饑夫。仲尼羈旅。絕糧於陳。卒窮死於其家。顏冉天疾。又皆貧賤。孟子亦老於奔走。聖賢所遭若此者衆。關茸委瑣。朋比以致尊顯。負君之責。孤民之望。懷祿耽寵。惡直醜正。尸肆讒慝。莫知紀極。又或壽老死。簣立閭閻。蒙爵謚。以厚累世。道術之純駁。氣稟之清濁。識鑑之明晦。將安歸乎。易有否泰。君子小人之道。迭相消長。各有盛衰。純駁清濁明晦之辨。不在盛衰。而在君子小人。今顧略於智愚賢不肖。而必以純粹清明。歸之貴富壽福。駁雜濁晦。歸之賤貧夭禍。則吾於五行書。誠有所不解。生盍爲我言之。

贈丁潤父

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子不遇哉。聖賢之知命如此。今之知命者。幸其知貧賤富貴之有定數也。而無爲小人。以害其心。斯可矣。雖然。吾所謂心。天之所予我者也。彼其險詖頗側。悉精畢力。以遂其私。而不肯以入堯舜之道。豈亦天之所予我者乎。吾嘗有說。以贈汪堅老。而未及於此。子旣見之矣。今子所遊。又多賢士大夫。盍兼爲我言之。

贈黃舜咨

陳正己以書導黃舜咨。見吾家阿咸。甚譽其命術。吾嘗聞當世鉅公言命。余答之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鉅公矍然曰。足下所言者。大命也。吾所言。小命耳。此其說出於蒙莊。余因嘆鉅公博洽。出言有稽。據

如此。小命之術。其來久矣。於今尤盛。余又聞近時府第。呼召術士。有一日之間。而使人旁午於道者。舜咨術既精。何爲不導之於彼。陳廣文。非忠於黃舜咨者也。

贈汪彥常

番陽汪君彥常。挾太乙數。遊諸公間。實有奇驗。然汪君本知書。一旦以老人之言。廢其業。從受此術。今又以其效。驗自喜。吾觀汪君精神。有不宜止於是者。後日過我。當與汪君究其說。

贈陳晉卿

君子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古人之所以無大過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人所不見。此心昭然。善推所爲。充是心而已。紹熙辛亥立秋後二日。臨川陸某子靜。爲福唐陳綰晉卿書。

示象山學者

道不遠人。顧人離道耳。古人謂宿道鄉方。二三君子。毋徒宿吾方丈。日鄉羣山。得無愧於宿道鄉方之言。斯可矣。吾方以此自省。因書此以奉警。藝之進不進。亦各視其才。雖無損益於其道。然至於有棄日。有遺力。與未知其方。而不能問於知者。則其道亦可知矣。幸勉旃。毋忽。五月朔。某白象山諸同志足下。

贈金谿砌街者

爲善爲公。心之正也。爲惡爲私。心之邪也。爲善爲公。則有和協輯睦之風。是之謂福。爲惡爲私。則有乖爭陵犯之風。是之謂禍。和協輯睦。人所願也。乖爭陵犯。人所惡也。吾邑街道不治久矣。行者疾之。乃有肯出心力。捐貨財。辛勤而爲之者。此真爲善爲公。而出於其心之正者也。有是心者。豈得不翕然相應。而助成之乎。將見和協輯睦之風興。而乖爭陵犯之息。履是街者。皆唐虞成周之人也。諸君勉之。

贈湯謨舉

清江湯謨舉。往年見過。占辭甚文。爲禮甚恭。而挾地理之術。登象山。圖其形。殊不失實。相從之久。溫然慈祥。不少

異其初。此來又以啓事見余。多經史全句。首尾詳整。類從事場屋間者。問之。則曰。舊亦應舉。屢不中。乃舍之地理。乃先世之傳。姑業之以爲生。又出謝中丞詩。詩得謨舉素懷。旣別。求余言。因覈書以贈。

### 贈陸唐卿

貴溪醜口陸堯臣唐卿。今徙居望姑。世其家醫學。傳之二子。又曰。吾所傳大方脈也。吾於小方脈。雖嘗學之。而不能精。郭中有精於此者。在浮屠氏。今老矣。吾將使少子學焉。若陸君者。可謂不自用矣。學必有師。豈唯醫哉。因其求言。遂書以勉之。

### 贈疎山益侍者

淳熙己酉孟秋。中氣在月之初。填星復順入龍氏。直二大星之間。比下星如心大星之於前星。二日之夕。微出其西。三日之夕。微出其東。四日益東。如朔之在西。則其正隱於三日之朝矣。古羲和之官甚重。堯典獨詳其職。後世星翁曆官。爲賤有司。庸識暗。安能舉其職哉。因循廢弛。莫董正之。是等或有所記。後有治其事者。不無所助。是月也。余將視吾外姑之宅兆於東漕之龍岡。朔之夕。發象山。三日而抵余家。四日之夕。發余家。次夕抵大原觀。六日抵龍岡。事旣遂。抵疎山。與同行昭武吳大年。里中胥必先言曰。五緯次舍。有經宿可準。如此者。得之於所見。不可不記之。治曆須積候。以稽合否。官之不宿其業。爲日久矣。是亦可以備其搜訪也。越翼日。因益侍者出此紙。求余言甚力。且曰。當寶藏之。余於是得所託矣。他日拈出。當有賞音。七夕月下。象山翁書。

### 贈劉季蒙

明德在我。何必他求。方士禪伯。眞爲大祟。無世俗之陷溺。無二祟之迷惑。所謂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浩然宇宙之間。其樂孰可量也。壬子月日。蒙泉守陸某。書贈劉季蒙。

### 題新興寺壁

木在龍氏。金先填於亢。著雍涿灘。月望東壁。時雨新霽。西風增涼。閒雲未歸。悠然垂陰。黍粒登場。稻花盈疇。菽粟

粲然。桑麻沃然。象山翁觀瀑半山。登舟水南。宿上清。信龍虎。次於新興。究仙巖之勝。石瀨激雪。澄潭瀆藍。鷺翹鳧飛。恍若圖畫。疎松翠篠。蒼苔茂草之間。石巖呈黃。金橙舒紅。被崖緣坡。爛若錦繡。輕舟危檣。笑歌相聞。聚如魚鱗。列如鴈行。至其尋幽探奇。更泊互進。迭爲後先。有若偶然而相從。老者蒼顏皓髯。語高韻深。少者整襟肅容。視微聽沖。莫不各適其適。予亦不知夫小大精粗。剛柔緩急之不齊也。乃俾猶子謙之。標之子持之。分書同遊者七十有八人。邑姓名字於左方。

## 題翠雲寺壁

淳熙己酉長至後二日。余寓許昌朝家。約遊翠雲。明日。劉伯協戒余朝餐。許昌朝胡無相與焉。伯協又誇翠雲泉石。謂不減廬阜。飯餘乘輿一行。不期而會者盈翠雲之堂。翠雲五題。始於王文公父子六詠。增於吾家庸齋梭山二兄之遊。乃今始得親目。昔年管東遊會稽。探禹穴。西登五老。窺玉淵。比歲又開象山於龍虎之上游。啓半山礫潭。風練飛雪。冰簾梔子。諸瀑。今秋之杪。登雲臺。瞰鬼谷。窮石人之龍湫。觀千尋之玉帶。乃獨未覩躍馬鳴玉之奇。可謂道在近而求之遠。然則斯遊之得。亦已多矣。盛冬水泉既縮。又值久晴。長老敏公。俾畦丁決田間蓄水。大作水供。陳師淵作飯。供胡無相作茶。供成此一段奇事。在會長少爲善之意。如川方增。不可不紀。會者姓名。具列於後。童子書名。象山翁書。

## 朱氏子更名字說

淳熙丁未暮春之初。子抵城闔。後生學子。來從余游者。日以益衆。余與之悼時俗之通病。啓人心之固有。莫不惕然以懲。躍然以興。前輩長者。往往辱臨教之。舉無異辭。余於是益信此心此理。充塞宇宙。誰能間之。一日。朱伯虎進而請曰。虞書有朱虎伯虎。幼未知學。蓋不知其名之不可得。侍函丈。乃始自覺。背若負芒。願賜更之。余於是名以元瑜。字以忠甫。取諸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夫玉之瑕。終瑕。瑜終瑜。人則不然。學則瑕者瑜。不學則瑜者瑕。天之所以予我者。固皆瑜也。惟不思而蔽於物。而後瑜者瑕。今子既覺之。則瑕者瑜矣。故曰。元瑜。能覺而更。是謂



不揜。不揜之謂忠。氣稟之所蒙。習尚之所梏。豈遽能盡免於瑕哉。繼是而不替其忠。則信乎其爲元瑜也。故曰忠甫。余始名字之。未及告之。以其說。余留蹕月。而後東還。吾廬。朱子又篋書。旅於吾廬之傍。以求講益。秋七月朔。歸覲其親。始書以遺之。

## 二張名字說

番易張季海。見二子求名。名其一曰槐卿。冠之日。宜告賓。字以清父。其二曰樾卿。字以宏父。暑氣之清莫如槐。字槐卿曰清父。取清暑也。夏日之蔭莫如樾。字樾卿曰宏父。取宏蔭也。時六月中潛。予方有行役。因以是祝云。

## 格矯齋說

格。至也。與窮字究字同義。皆研磨考索。以求其至耳。學者孰不曰。我將求至理。顧未知其所知。果至與否耳。所當辨所當察者。此也。強哉矯。古註以爲矯亦強貌。甚當。若以爲矯揉。則章旨文義皆不通。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豈矯揉所能。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乃能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此天下之至強也。故曰強哉矯。

## 跋資國寺雄石鎮帖

象山西址瀕溪。溪有渡。曰石龜。夾溪之山。曰西山。西山之北。有山峭峙。與西山同出。曰徵君山。故老相傳。古有隱者在其上。累徵不就。人號徵君。因以名山。山麓有寺。曰資國。猶藏其立寺時帖。乃雄石鎮帖也。字體結密。行筆有法。非今時吏書所及。年曰龍紀元年。仍書歲次己酉。亦不類。今時文移。官曰鎮遏使。侍御史。簽書者。曰押衙兼副將。印曰信州雄石鎮。本末記文。乃正篆。不繆疊。今其地屬貴溪。史傳所記。故老所傳。皆未嘗知有雄石鎮。鄉人常言。永泰二年。置貴溪。考之唐史。貴溪之建。在永泰元年。而次年爲大曆元年。然大曆改號。在長至日。是永泰嘗有二年矣。建議至已立。涉兩年。亦事勢之常。置縣之年。尙傳至今。龍紀後。永泰百餘年。而人不復知有雄石鎮。何也。唐六典。鎮有鎮將。鎮副。掌鎮。捍防守兵。部條中又曰。凡鎮皆有使一人。副使一人。今日鎮遏使。曰副將。蓋互見矣。又曰。凡諸軍鎮。五百人。置押官一人。今日。押衙者。豈幾是歟。施其地者。曰周丞。鄴丞。鄴之官。曰押衙兼都監。似亦

鎮官。然則此鎮有兩押衙。又有都監。唐百官志本六典。六典乃明皇所撰。史臣固曰。永泰後。諸鎮官頗增減。開元之舊制。固宜不可盡考。丞鄴稱鎮長曰中丞。而其官實侍御史。唐供奉官御史中丞。與侍御史聯班。此尤足以知非後人所能僞也。其地則曰丞鄴宅西面東坑。徵山腳初無君字。然山上有井。其深無底。旱時禱雨。率多靈應。謂之望井。水流出爲石坑。謂之君坑。實析徵君二字云耳。寺僧海瓊。乃周氏子。丞鄴之後也。好文學詩。懼此帖之磨滅。將刊諸石。求予爲跋。予觀唐於今爲近。其季尤近。龍紀之元。距今纔三百有三年。史傳所述。故老所傳。已不復知。雄石鎮之髻髯。則是帖之傳。亦足爲考古者之監。故備論而書之。

記祚德廟始末甲辰春。爲初獻官。書于祠下。

元豐中。皇嗣未育。吳處厚上書。言宜祠程嬰公孫杵臼。於是下詔。搜訪遺迹。得其冢於絳州太平縣趙村。立廟祠之。曰祚德廟。封嬰爲誠信侯。杵臼爲忠智侯。擢處厚將作監丞。徵廟朝。又封韓厥爲義成侯。紹興十三年。建州王朝倚上封事。乞祠三侯於行都。其後詔立行廟。加諡四字。嬰爲忠勇誠信侯。杵臼爲通勇忠智侯。厥爲忠定義成侯。初立廟。在棘寺基上。後建棘寺。徙於元貞觀。二十二年。臣寮上言。廟在委巷中。湫隘卑陋。郡歲遣從事草具酒脯。祠之弗虔。宜崇其廟貌。超六字八字侯。加封二字公。升爲中祠。於是嬰封爲強濟公。杵臼爲英累公。厥爲啓佑公。徙廟於青蓮寺側。秩於祀典。掌於太常。歲差官行事作樂祠之。廟貌始嚴肅。封告寺僧主之。

鄧文苑求言往中都

義理所在。人心同然。縱有蒙蔽移奪。豈能終泯。患人之不能反求深思耳。此心苟存。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也。處貧賤富貴。死生禍福。亦一也。故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唐虞之時。黎民於變。比屋可封之人。此心存也。周道之行。人皆有士君子之行。免置可以干城。可以好仇。可以腹心者。此心存也。自戰國以降。權謀功利之說。盛行者。先王之澤竭。此心放失。陷溺而然也。當今聖明天子在上。所願上而王公大人。下而奔走服役之人。皆不失其本心。以信大義。成大業。則吾人可以灌畦耕田。爲唐虞成周之民。不亦樂乎。又何必挈挈而東哉。鄧君遠告

予以有行。予敬書是。以勸其反而求之。

## 卷二十一 雜著

易說

此理塞宇宙。誰能逃之。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其蒙蔽則爲昏愚。通徹則爲明智。昏愚者。不見是理。故多逆以致凶。明智者。見是理。故能順以致吉。說易者。謂陽貴而陰賤。剛明而柔暗。是固然矣。今晉之爲卦。上離。六五一陰。爲明之主。下坤。以三陰順從於離明。是以致吉。二陽爻反皆不善。蓋離之所以爲明者。明是理也。坤之三陰。能順從其明。宜其吉無不利。此以明理順理而善。則其不盡然者。亦宜其不盡善也。不明此理。而泥於爻畫名言之末。豈可與言易哉。陽貴陰賤。剛明柔暗之說。有時而不可泥也。

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非禮弗履。人孰不以爲美。亦孰不欲其然。然善意之微。正氣之弱。雖或欲之。而未必能也。今四陽方長。雷在天上。正大之壯如此。以是而從事於非禮弗履。優爲之矣。此顏子請事斯語時也。泰之九二言包荒。包荒者。包含荒穢也。當泰之時。宜無荒穢。蓋物極則反。上極則下。盈極則虧。人情安肆。則怠忽隨之。故荒穢之事。常在於積安之後也。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臨深履冰。參前倚衡。儆戒無虞。小心翼翼。道不可須臾離也。五典天敘。五禮天秩。洪範九疇。帝用錫禹。傳在箕子。武王訪之。三代攸興。罔不克敬典。不有斯人。孰足以語不可遠之書。而論屢遷之道也。

易數爲張橫叔書。

一得五。合而成六。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故一得六。合而成水。二得五。合而爲七。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故二得七。合而成火。三得五。合而爲八。天三生木。地八成之。故三得八。合而成木。四得五。合而爲九。地四生金。天九成之。故四

得九。合而成金。五得五。合而成十。天五生土。地十成之。故五得十。合而成土。論五行生成。水合在一六。火合在二七。木合在三八。金合在四九。土合在五。十數至四。而五在其中矣。一與四。自爲五。二與三。自爲五。二與三。少陰少陽之裏也。一與四。老陽老陰之表也。五數既見。二得五爲七。三得五爲八。故七爲少陽。八爲少陰。一得五爲六。四得五爲九。故六爲老陰。九爲老陽。故七與八。合其數十五。六與九。合其數亦十五。少陰少陽。老陰老陽。是謂四象。論四象。則陰陽之少。合在七八。陰陽之老。合在九六。四象成列。七八在裏。九六在表。陰陽之分。先裏後表。故七八爲少。九六爲老。四七二十八。故二十八者。少陽之策。四八三十二。故三十二者。少陰之策也。易之爲書也。不可遠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吾嘗言天下有不易之理。是理有不窮之變。誠得其理。則變之不窮者。皆理之不易者也。水生數一。成數六。其卦爲坎。坎陽裏而陰表。水形柔弱。蓋陰表也。然本生於陽。故道家謂水陰根陽。火生數二。成數七。其卦爲離。離陰裏而陽表。火形剛烈。蓋陽表也。然本生於陰。故道家謂火陽根陰。自水火之成數而言。則水六也。火七也。水則爲陰。火則爲陽。自水火之卦而言之。水。坎也。火。離也。坎則陽卦。離則陰卦。自坎離之卦而言之。則坎月也。離日也。拘儒於此。將如何而言陰陽哉。五行相得。而各有合。蓋不止乎前二合而已。

又爲連叔廣書。

三奇者。四四四也。三偶者。八八八也。此老陰老陽也。卽乾坤之象。故不容有二。若少陰少陽。則各有三變。此六子之象也。兩偶一奇。則四八八。爲震之象。八四八。爲坎之象。八八四。爲艮之象。兩奇一偶。則八四四。爲巽之象。四八四。爲離之象。四四八。爲兌之象。四象生八卦。亦可見於此。

三奇四。爲老陽變。三偶八。爲老陰變。

兩偶八。一奇四。爲少陽不變。兩奇四。

一偶八。爲少陰不變。一二三四五五行生數。六七八九十五行成數。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生而未成不可用。故用其成數。三者變之始。五者變之終。故數至於五。而變化具矣。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莫非五也。天數一三五七九也。地數二四六八十也。生數五。一三五四也。成數六七八九十也。三象著於三才。五象上著五星。下著五嶽。總爲五方。五方之形。正分之亦四。隅分之亦四。五無分界。故天有四時。春木。夏火。秋金。冬水。而土寄旺四季。孟子言四端不言信。孔子嘗獨言信。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又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又屢言主忠信。醫家言六脈。皆有胃脈。人無胃脈則死。亦此理也。故四爲數之大紀。五在其中矣。四營成易。亦此義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四象者。陰陽有老少。謂老陽少陽。老陰少陰也。或曰六七八九爲四象。卽是老陽少陽。老陰少陰也。四者一體。七八爲裏。陰陽之分自裏始。故七爲少陽。八爲少陰。六九爲表。裏常少。表常老。故六爲老陰。九爲老陽。四者其本數也。以四積之。則乾坤之策見矣。四六二十四。每爻二十四策。六爻積之。則百四十有四。故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四九三十六。每爻爲三十六策。六爻積之。則二百一十有六。一三五七九。則天之五奇也。而其中爲五。故五爲天中數。二四六八十。此則地之五偶也。而其中爲六。故六爲地中數。十日者。陽也。乃二五之數。十二辰者。陰也。乃二六之數。天中數爲十日。地中數爲十二辰。五音六律。亦由是也。十日十二辰相配。至六十而周。故甲子六十。四六二十四。四九三十六。二十四。是老陰之策。三十六。是老陽之策。老陰老陽相配。而爲六十。四七二十八。是少陽之策。四八三十二。是少陰之策。二十八與三十二相配。亦得六十者。陰陽相配之數也。

### 三五以變錯綜其數

數偶則齊。數奇不則齊。唯不齊。而後有變。故主變者。奇也。一三五七九。數之奇也。一者。數之始。未可以言變。自一而三。自三而五。而其變不可勝窮矣。故三五者。數之所以爲變者也。有一物。必有上下。有左右。有前後。有首尾。有背面。有內外。有表裏。故有一必有二。故曰一生二。有上下。左右。首尾。前後。表裏。則必有中。中與兩端。則爲三矣。故

曰。二生三。故太極不得不判爲兩儀。兩儀之分。天地既位。則人在其中矣。三極之道。豈作易者所能自爲之哉。錯之則一二三四五。總之則爲數十五。三居其中。以三紀之。則三五十五。三其十五。則爲洛書九章。四十有五之數。九章奠位。縱橫數之皆十五。此可見三五者。數之所以爲變者也。九章自一至九而無十。然一與九爲十三。與七爲十二。與八爲十。四與六爲十。則所謂十者。固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之間矣。雖無十。而十固在其間。所謂十五者。五卽土之生數。十卽土之成數。然則九章之數。雖四十有五。而其天地五十有五之數。已在其中矣。由是觀之。三五之變。可勝窮哉。天地人爲三才。日月星爲三辰。卦三畫而成。鼎三足而立。爲老氏之說者。亦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蓋三者。變之始也。天有五行。地有五方。一二三四五。則五行生數。六七八九十。則五行成數。一三五七九爲天數。二四六八十爲地數。易大傳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一與六爲合。蓋一與五爲六。故一六爲合。二與七爲合。蓋二與五爲七。故二七爲合。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皆然。故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五爲小衍。五十爲大衍。蓋五者。變之終也。參五以變。而天下之數。不能外乎此矣。天地既位。人居其中。鄉明而立。則左右前後爲四方。天以氣運。而爲春夏秋冬。地以形處。而爲東西南北。四數於是乎見矣。然後有四方。中與四方。於是爲五。故一生水。而水居北。二生火。而火居南。三生木。而木居東。四生金。而金居西。而五生土。而土居中央。

## 學說

古者十五入大學。大學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此言大學指歸。欲明明德於天下。是入大學標的。格物致知。是下手處。中庸言博學。審問。謹思。明辨。是格物之方。讀書親師友。是學。思則在己。問與辨。皆須在人。自古聖人。亦因往哲之言。師友之言。乃能有進。況非聖人。豈有自任私知。而能進學者。然往哲之言。因時乘理。其指不一。方冊所載。又有正僞純疵。若不能擇。則是泛觀。欲取決於師友。師友之言。亦不一。又有是非當否。若不能擇。則是泛從。泛觀。泛從。何所至止。如彼作室於道。是用不潰於成。欲取其一而從之。則又安知非私意偏說。子莫執中。孟子尙以爲執一廢百。執一廢百。豈爲善學。後之學者。顧何以處此。

論語說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與過不同。惡可以遠免。過不可以遠免。賢如蘧伯玉。欲寡其過而未能。聖如夫子。猶曰。加我數年。五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況於學者。豈可遽責其無過哉。至於邪惡所在。則君子之所甚疾。是不可毫髮存。而斯須犯者也。苟一旦而志於仁。斯無是矣。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道者。天下萬世之公理。而斯人之所共由者也。君有君道。臣有臣道。父有父道。子有子道。莫不有道。惟聖人惟能備道。故爲君盡君道。爲臣盡臣道。爲父盡父道。爲子盡子道。無所處而不盡其道。常人固不能備道。亦豈能盡亡其道。夫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田野隴畝之人。未嘗無尊君愛親之心。亦未嘗無尊君愛親之事。臣子之道。其端在是矣。然上無教。下無學。非獨不能推其所爲。以至於全備。物蔽欲汨。推移之極。則所謂不能盡亡者。殆有時而亡矣。弑父與君。乃盡亡之時也。民之於道。係乎上之教。士之於道。由乎己之學。然無志。則不能學。不學。則不知道。故所以致道者。在乎學。所以爲學者。在乎志。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又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孟子曰。士尙志。與志於道一也。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聖人之全德也。皋陶謨之九德。日嚴祇敬六德。則可以有邦。日宣三德。則可以有家。德之在人。固不可皆責其全。下焉又不必其三。苟有一焉。卽德也。一德之中。亦不必其全。苟其性質之中。有微善小美之可取。而近於一者。亦其德也。苟能據之而不失。亦必日積日進。日著日盛。日廣日大矣。惟其不能據也。故其所有者。亦且日失日喪矣。尙何望其日積日進。日著日盛。日廣日大哉。士志於道。豈能無其德。故夫子誨之。以據於德。仁。人心也。從心所欲不踰矩。此聖人之盡仁。孔門高弟。如子路冉有之徒。夫子皆曰。不知其仁。必如顏淵仲弓。然後許之以仁。常人固未可望之以仁。然亦豈皆頑然而不仁。聖人之所爲。常人固不能盡爲。然亦有爲之者。聖人之所不爲。常人固不能皆不爲。然亦有不爲者。於其爲聖人之所爲。與不爲聖人之所不爲者。觀之。則皆受天地之中。根一心之靈。而不能泯滅者也。使能於其所不能泯滅者而充之。則仁豈遠乎哉。仁之在人。固不能泯然而盡亡。惟其不能依乎此。以

進於仁。而常違乎此。而沒於不仁之地。故亦有頑然而不仁者耳。士志於道。豈能無其仁。故夫子誨之。以依於仁。藝者。天下之所用。人之所不能不習者也。游於其間。固無害其志道。據德依仁。而其道其德其仁。亦於是而有可見者矣。故曰。游於藝。

## 孟子說

志壹動氣。此不待論。獨氣壹動志。未能使人無疑。孟子復以蹶趨動心明之。則可以無疑矣。壹者。專一也。志固爲氣之帥。然至於氣之專壹。則亦能動志。故不但言持其志。又戒之以無暴其氣也。居處飲食。適節宣之宜。視聽言動。嚴邪正之辨。皆無暴其氣之工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是一句。勿忘勿助長。也是一句。下句是解上句。孟子中有兩正字同義。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一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二也。勿正字下有心字。則辭不虧。勿忘字上無心字。則辭不贅。此但工於文者。亦能知之。必有事焉。字義與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事字。義同。

孟子知言一段。後人既不明其道。因不曉其文。強將詖淫邪遁。於楊墨佛老上差排。曰。何者是詖辭。何者是淫辭。何者是邪辭。何者是遁辭。不知此四字不可分。諸子百家所字。乃是分諸子百家處。蔽陷離窮。是其實。詖淫邪遁。是其名。有其實。而後有其名。若欲曉詖淫邪遁之名。須先曉蔽陷離窮之實。蔽陷離窮。是終始淺深之辨。非是四家。學有所蔽。則非其正。故曰。詖辭。蔽而不解。必深陷其中。其說必淫。故曰。淫辭。受蔽之初。其言猶附著於正。其實非正。故深陷之後。其言不能不離於其所附著。故曰。邪辭。離則必窮。窮則必宛轉逃遁。而爲言。故曰。遁辭。故蔽而不解。必陷。陷而不已。必離。離則必窮。窮而不反於正。則不復可救藥矣。孟子之闢楊墨。但泛言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初不向楊墨上分孰爲詖。孰爲淫。孰爲邪。所以論語有六言六蔽。論後世學者之蔽。豈止六而已哉。所以貴於知其所蔽也。總而論之一蔽字。可盡之矣。荀子解蔽篇。卻通蔽字之義。觀論語六言六蔽。與荀子解蔽篇。便可見當於所字上。分諸子百家。

皜皜。潔白也。濯以江漢。暴以秋陽。其潔白不復可加矣。言夫子之道如此。非有若私智杜撰者。所可糊塗也。



卷一十二 雜著

武帝謂汲黯無學

汲黯進積薪之言。武帝爲之默然。是必有所中矣。已而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人將求勝乎。人以自信。何患無辭。謂黯無學。未必不可。武帝亦安取學而議人哉。太史氏推原其故。謂黯褊心。不能無少望。果足以知黯之心乎。始遷滎陽令。病歸田里。後拜淮陽太守。伏謝不受印。及召見。則曰。臣願爲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卒不得請。過李息曰。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勉息早言張湯。後之人誰實爲知黯者。必信褊心之言。此與兒童之見何異。使視東越相攻。不至而還曰。不足以辱天子之使。使視河內失火。曰。家人失火。比屋延燒。不足憂。河南貧民。傷水旱。便宜持節發粟以賑之。請歸節。伏矯制之罪。天子招文學儒者。告廷臣以所欲爲。則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柰辱朝廷何。渾邪降漢。漢發車二千乘。從民貰馬。民匿馬。馬不具。欲斬長安令。則爭之。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人。則爭之。弊中國以事夷狄。庇其葉而傷其枝之言。誰能易之。謂公孫弘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謂張湯深文巧詆。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爲功。淮南謀反。說公孫弘等。如發蒙振落耳。獨憚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卒以不敢。若黯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雖然。張湯更定律令。可斥也。何必曰。高皇帝約束爲哉。武帝之事四夷。非也。何必曰。與胡和親爲哉。此等皆黃老言誤之也。學絕道喪。老氏之說。盛行於漢。黯不幸生乎其時。亦沒於是。雖然。學老氏者多矣。如黯之質。固自有老氏所不能沒者。惜哉。其生弗逢時也。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末哉。武帝之所以求勝於黯者乎。帝自爲太子時。固已憚其嚴矣。卽位既久。大將軍青侍中。帝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或時不冠。至黯見。不冠不見也。嘗坐武帳不冠。黯奏事。避而使人可之。莊助爲黯請告。論黯之長。帝然之。且曰。古有社稷臣。黯近之矣。爲中大夫。固以

切諫。不得久留。出守東海。大治。帝聞而召之。列於九卿。湯敗。帝聞黯與息言。則抵息罪。令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其卒也。官其弟至九卿。官其子至諸侯相。武帝之不能自克。不樂於黯之切直。固也。然其心之靈。不能掩沒。有以知黯者。未必不愈於後世吠聲之人也。及其遂非而求勝。則是心之靈。或幾乎熄矣。此孟子所謂終亦必亡而已者也。然則生弗逢時者。豈不大可惜。過而求勝者。豈不大可畏哉。

## 張釋之謂今法如是

張廷尉當渭橋下。驚乘輿馬者。以罰金。文帝怒。張廷尉爭以爲不可更重。是也。然謂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爲輕重。則非也。廷尉。固天下平也。天子獨可不平乎。法。固所與天下公共也。苟法有不當。爲廷尉者。豈可不請之天子而修之。而獨曰。今法如是可乎。虞書曰。宥過無大。周書曰。乃有大罪。非終。乃爲眚災。適爾。旣道極厥臺。時乃不可殺。縣人聞蹕。匿橋下。久。謂乘輿已過。而出。至於驚馬。假令有敗傷。亦所謂有大罪。非終。乃爲眚災。適爾。是固不可殺。釋之不能推明此義。以祛文帝之惑。乃徒曰。法如是。此後世所以有任法之弊。而三代政刑所從而亡也。

## 雜說

皇極之建。彝倫之敝。反是則非。終古不易。是極是彝。根乎人心。而塞乎天地。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是非之致。其可誣哉。雖然。苗民之弗用靈。當堯之時則然矣。逮舜受終。而未有格心。乃竄之於三危。又數十載。而禹始受命。爰有徂征之師。夫以堯舜之聖。相繼而臨天下。可謂盛矣。簫韶九成。鳳凰來儀。而蠢茲有苗。侮慢自若。不要諸舞干七旬之後。而論於其不恭自賢之日。則違應之理。殆無證於此矣。周自后稷。積仁修德。其來遠矣。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商之頑民。乃至三世而弗化。天之所以與人者。豈獨缺於是乎。苗頑之於唐虞。商頑之於成周。可諉曰寡。鄉原。夫子所惡也。而人皆悅之。楊墨。孟子所闕也。而言者歸之。夫子受徒久矣。而顏淵獨爲好學。其後無疑於夫子之道者。僅有曾子。夫子沒。而子夏子游子張。乃

欲強之以事有若。自夫子不能喻之於其徒。曾子不能喻之於其友。則道之所存亦孤矣。嗚呼是非之快於其明。不於其暗。衆寡非所決也。苗民之未格。商民之未化。鄉原之未知其非。楊墨之未歸於儒。子夏子游子張之徒。未能克己而復禮。彼其私說詖論。可勝聽哉。揆之至理。則是所謂不善者也。是所謂不明者也。是其所以爲非者也。苗民之格。商民之化。鄉原而知其非。楊墨而歸於儒。子夏子游子張之徒。一日克己而復禮。則是非之辨。判然明矣。是理之在天下。無間然也。然非先知先覺爲之開導。則人固未免於暗。故惟至明而後可以言理。學未至於明。而臆決天下之是非。多見其不知量也。純乎其善。純乎其不善。夫人而能知之也。人非至聖至愚。時非至泰至否。固有所不純。有所不純。則其大小本末。輕重多寡。表裏隱顯。始卒久近。劇易。幸不幸之變。非至明誰能辨之。有善於此。至大至重。宜在所師。宜在所尊。而以其有不善焉。而其善不遂。其事不濟。舉世莫辨。而反以爲非。反以爲懲。豈不甚可歎哉。

念慮之正不正。在頃刻之間。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卽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卽是不正。此事皆在其心。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然念念之過。有可以形迹指者。有不可以形迹指者。今人有慢侮人之心。則有慢侮之容。慢侮之色。慢侮之言。此可以形迹指者也。又有慢侮人之心。而僞爲恭敬。容色言語。反若莊重。此則不可以形迹指者也。深情厚貌。色厲而內荏者。是也。可以形迹指者。其淺者也。不可以形迹指者。其深者也。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救人。非惟念慮之不正者。有著於形迹。有不著於形迹。雖念慮之正者。亦有著有不著。亦有事理之變。而不可以形迹觀者。亦有善不善雜出者。如比干之忠。則可見。如箕子佯狂。微子適周。不可謂之不忠。如曾子之孝。則可見。如舜不告而娶。不可謂之不孝。此是事理之變。而不可以形迹觀者。如匡章之得罪於其父。乃在於責善。此是善不善雜出者。通國皆稱不孝。則便見匡章不得。孟子乃見得他善不善處分明。故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常人不能知此等處。又未足論世。固有兩賢相值。而不相知者。亦是此處。如老泉之於王臨川。東坡之於伊川先生。是也。

堯舜文王孔子。四聖人。聖之盛者也。二典之形容堯舜。詩書之形容文王。論語中庸之形容孔子。辭各不同。誠使聖人者並時而生。同堂而學。同朝而用。其氣稟德性。所造所養。亦豈能盡同。至其同者。則禹益湯武亦同也。夫子之門。惟顏曾得其傳。以顏子之賢。夫子猶曰。未見其止。孟子曰。具體而微。曾子則又不敢望顏子。然顏曾之道。固與聖人同也。非特顏曾與聖人同。雖其他門弟子。亦固有與聖人同者。不獨當時之門弟子。雖後世之賢。固有與聖人同者。非獨士大夫之明。有與聖人同者。雖田畝之人。良心之不泯。發見於事親從兄。應事接物之際。亦固有與聖人同者。指其同者而言之。則不容強異。然道之廣大悉備。悠久不息。而人之得於道者。有多寡久暫之殊。而長短之代勝。得失之互居。此大小廣狹淺深高卑優劣之所從分。而流輩等級之所由辨也。

書疏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體圓如彈丸。北高南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南極去北極。直徑一百八十二度強。天體隆曲。正當天之中央。南北二極中等之處。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道。從此漸北。夏至行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一百一十五度。從夏至以後。日漸南。至秋分還行赤道。與春分同。冬至行赤道之南二十四度。去南極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其日之行處。謂之黃道。又有月行之道。與日相近。交路而過。半在日道之裏。半在日道之表。其當交則兩道相合。去極遠處。兩道相去六度。此其日月行道之大略也。

黃道者。日所行也。冬至在斗。出赤道南二十四度。夏至在井。出赤道北二十四度。秋分交於角。春分交於奎。月有九道。其出入黃道。不過六度。當交則合。故曰交蝕。交蝕者。月道與黃道交也。

苟無所蔽。必無所窮。苟有所蔽。必有所窮。學必無所蔽而後可。學不親師友。則太玄可使勝易。

主於道。則欲消。而藝亦可進。主於藝。則欲熾。而道亡。藝亦不進。

以道制欲。則樂而不厭。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

有有志。有無志。有同志。有異志。觀雞與彘。可以辨志。絜猿檻虎。可以論志。謹微不務小志。大堅強有力。沉重善思。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卽是宇宙。千萬世之前。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萬世之後。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東南西北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近世尙同之說。甚非。理之所在。安得不同。古之聖賢。道同志合。咸有一德。乃可共事。然所不同者。以理之所在。有不能盡見。雖夫子之聖。而曰。回非助我。啓予者商。又曰。我學不厭。舜曰。予違汝弼。其稱堯曰。舍己從人。惟帝時克。故不惟都俞。而有吁咈。誠君子也。不能不害爲君子。誠小人也。雖能不失爲小人。宇宙內事。是己分內事。己分內事。是宇宙內事。人心至靈。此理至明。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

聖人固言仁矣。天下之言仁者。每不類聖人之言仁。聖人固言義矣。天下之言義者。每不類聖人之言義。聖人之言。知道之言也。天下之言。不知道之言也。知道之言。無所陷溺。不知道之言。斯陷溺矣。右賢而左能。德成而上。藝成而下。

行道道明。則恥尙得所。不行不明。則恥尙失所。恥得所者。本心也。恥失所者。非本心也。賢聖所貴乎恥者。得所恥者也。恥存則心存。恥忘則心忘。千寶督論。有恥尙失所之說。

求處情。求處厚。求下賢。欲行浮於名。恥名浮於行。先生因讀表。記書此語。

邪正純雜。係念慮清濁。強弱係血氣。

朱均管蔡。志不變也。非質不可變也。苗格崇降。聖人有以變其志也。

後世知有事。而不知有政。知責詳於法。而不知責詳於人。學者規模。多係其聞見。孩提之童。非有傳習。豈能有是規模。是故所習不可不謹。處乎其中。而能自拔者。非豪傑不能。劫於事勢。而爲之趨向者。多不得其正。亦理之常也。

道譬則水。人之於道。譬則蹄涔汚沱。百川江海也。海至大矣。而四海之廣狹深淺。不必齊也。至其爲水。則蹄涔亦水也。

常人所欲在富。君子所貴在德。士庶人有德。能保其身。卿大夫有德。能保其家。諸侯有德。能保其國。天子有德。能保其天下。無德而富。徒增其過惡。重後日之禍患。今日雖富。豈能長保。又況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故君者。所以爲民也。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行仁政者。所以養民。君不行仁政。而反爲之聚斂以富之。是助君虐民也。宜爲君子之所棄絕。當戰國之時。皆矜富國強兵。以相侵伐。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故孟子推明孔子之言。以爲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推論旣明。又斷之曰。人臣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孟子在當時。所陳者。皆堯舜之道。勉其君修德行仁。勸之以閒暇之時。明其政刑。自謂以齊王。猶反手耳。使孟子得用。必能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其朝。耕者。皆欲耕於其野。商賈。皆欲藏於其市。行旅。皆欲出於其塗。天下之民。盡歸之。則無敵於天下矣。此理甚明。效可必至。當時之君。狗俗自安。不能聽用其說。乃反謂之迂闊。可謂不明之甚也。

### 卷二十三 講義

#### 白鹿洞書院講義

某雖少服父兄師友之訓。不敢自棄。而頑鈍疎拙。學不加進。每懷愧惕。恐卒負其初心。方將求鍼砭鑄磨於四方師友。冀獲開發。以免罪戾。比來得從郡侯祕書。至白鹿書堂。羣賢畢集。瞻觀盛觀。竊自慶幸。祕書先生。教授先生。不察其愚。令登講席。以吐所聞。顧惟庸虛。何敢當此。辭避再三。不得所請。取論語中一章。陳平日之所感。以應嘉命。亦幸有以教之。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己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

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爲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爲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尙。使汨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鄉。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爲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恒焉爲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祕書先生起廢以新斯堂。其意篤矣。凡至斯堂者。必不殊志。願與諸君勉之。以毋負其志。

淳熙辛丑春二月。陸兄子靜。來自金谿。其徒朱克家。陸麟之。周清叟。熊鑑。路謙亨。胥訓實。從。十日丁亥。熹率寮友諸生。與俱至於白鹿書院。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旣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蓋聽者莫不悚然動心焉。熹猶懼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靜筆之於簡。而受藏之。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不迷於入德之方矣。新安朱熹識。

大學春秋講義 淳熙九年八月十七日。

### 楚人滅舒蓼

聖人貴中國。賤夷狄。非私中國也。中國得天地中和之氣。固禮義之所在。貴中國者。非貴中國也。貴禮義也。雖更衰亂。先王之典刑猶存。流風遺俗。未盡泯然也。夷狄盛強。吞併小國。將乘其氣力。以憑陵諸夏。是禮義將無所措矣。此聖人之大憂也。楚人滅弦。滅黃。滅江。滅六。滅庸。至是又滅舒蓼。聖人悉書不置。其所以望中國者。切矣。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春秋日食三十六。而食之既者二。日之食。與食之深淺。皆歷家所能知。是蓋有數。疑若不爲變也。然天人之際。實相感通。雖有其數。亦有其道。昔之聖人。未嘗不因天變以自治。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所以修其身者。素矣。然洊雷震之時。必因以恐懼修省。此君子之所以無失德。而盡事天之道也。況日月之眚。見於上乎。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此宣王之所以中興也。知天災有可銷去之理。則無疑於天人之際。而知所以自求多福矣。日者。陽也。陽爲君。爲父。爲夫。爲中國。苟有食之。斯爲變矣。食至於既。變又大矣。言日不言朔。食不在朔也。日之食。必在朔。食不在朔。歷差也。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

襄仲殺太子惡。敬嬴爲之也。敬嬴非嫡。而薨以夫人。葬以小君。魯君臣之責深矣。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蓋爲是也。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葬不爲雨止。以其有雨備也。雨不克葬。是無雨備。潦車載蕘笠。士喪禮也。諸侯葬其母。而無雨備。豈禮也哉。

城平陽。

平陽。魯邑也。冬使民時也。然宣公葬母。不能爲雨備。不易時而遽興土工。罪不可逃矣。

楚師伐陳。

前年晉衛侵陳。以其卽楚之故。至是楚始伐之。是楚未能盡得志於陳也。楚子陸渾之役。觀兵周疆。問鼎輕重。是年疆舒蓼。及於滑汭。盟吳越而還。其疆至矣。然猶未盡得志於陳鄭之間。當是時。使中國之君臣。能恐懼自治。明其政令。何遽不能遏其鋒哉。

又十年二月七日。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夏仲孫蔑如京師。

古者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狩。周制。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於四岳。諸侯各朝於方岳。所以考制度。尊天子也。故曰。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穀梁子以爲天子無事。諸侯相朝。誤矣。禮所謂兩君相見者。不能無是事耳。非定制也。比年小聘。三年大聘。諸侯交相聘問。則有定制矣。故曰。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是故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三王之通制也。義之所在。非由外鑠。根諸人心。達之天下。先王爲之節文。著爲典訓。苟不狂惑。其誰能渝之。宣公卽位九年。兩朝於齊。乃一使其大夫。聘於周。室。王迹旣熄。綱常淪斲。逆施倒置。恬不爲異。春秋之作。其能已哉。直書於策。比而讀之。而無懼心者。吾不知矣。齊侯伐萊。

萊。微國也。三年之間。兩勤兵於萊。齊侯之志。可見於此矣。秋。取根牟。

魯侯之志。猶齊侯也。

八月。滕子卒。

名不登載。書簡牘。則不名。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晉自靈公不君之後。浸不競於楚。楚之政令日修。兵力日強。然聖人之情。常拳拳有望於晉。非私之也。華夷之辨。當如是也。前年陳受楚伐。勢必向楚。扈之會。乃爲陳也。陳不卽晉。荀林父能併將諸侯之師以伐陳。春秋蓋善之。

辛酉。晉侯黑臀卒於扈。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書地。不卒於國都也。不書葬。魯不會也。

宋人圍滕。

滕雖小國。圍之則非。將卑師少也。滕子卒。未數月。與兵圍之。書人之爲貶明矣。

楚子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

伐陳救鄭。晉之諸臣。猶未忘文公之霸業。春秋蓋善之。

陳殺其大夫洩冶。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洩冶以直諫見殺。名之。陳罪著矣。

又七月十七日。

六月。宋師伐滕。

宋大國也。滕小國也。滕安能害宋。宋之伐滕。陵蔑小弱。以逞所欲耳。左氏謂滕人恃晉而不事宋。然晉之伯業。方不競。滕固微國。何恃之有。或者事晉之故。而有闕於宋。故歟。宋亦何義。而責滕之事已。大當字小。恤其不及焉。可也。去年因其喪而圍之。今年又興師而伐之。其爲陵蔑小弱。以逞所欲。明矣。陳常弑其君。孔子朝魯侯。而請討之。前月陳方以弑君告。宋爲鄰邦。不知此何時耶。而牟牟焉興師伐滕。以逞所欲。尙得爲有人心者乎。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宣公爲弑君者所立。懼齊見討。故事齊以求免。齊悅其事已。而定其位。自是齊魯之交厚。而魯之事齊甚謹。齊侯之卒。宣公旣身奔其喪。及其葬也。又使其貴卿往會。直書於策。亂臣賊子。得無懼乎。歸父。仲遂之子。貴而有寵。弑君者。仲遂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左氏謂鄭及楚平。諸侯伐鄭。取成而還。諸侯伐鄭而稱人。貶也。晉楚爭鄭。爲日久矣。春秋常欲晉之得鄭。而不

欲楚之得鄭。與鄭之從晉。而不與鄭之從楚。是貴晉而賤楚也。晉之所以可貴者。以其爲中國也。中國之所以可貴者。以其有禮義也。鄭介居二大國之間。而從於強令。亦其勢然也。今晉不能芘鄭。致其從楚。陳又有弑君之賊。晉不能告之天王。聲罪致討。而乃汲汲於爭鄭。是所謂禮義者滅矣。其罪可勝誅哉。書人以貶聖人於絕晉望矣。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宣公卽位十年。屢朝於齊。而未嘗一朝於周。能奔諸侯之喪。而不能奔天王之喪。能使其貴卿會齊侯之葬。而不能使人會天王之葬。如是。而天王猶使王季子來聘。則冠履倒置。君臣之倫。汨喪殆盡矣。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魯之伐邾。無以異於宋之伐滕。特書取繹。罪益重矣。

又十一月二十二日。

大水。

太極判而爲陰陽。陰陽播而爲五行。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五奇天數。陽也。五偶地數。陰也。陰陽奇偶。相與配合。而五行生成備矣。故太極判而爲陰陽。陰陽卽太極也。陰陽播而爲五行。五行卽陰陽也。塞宇宙之間。何往而非五行。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土爰稼穡。穀卽土也。以其民命所係。別爲一府。總之則五行也。洪範九章。初一日。五行。此其在天之本也。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者。此其在人之用。而所以變理陰陽者也。日月五緯。謂之七政。四時行焉。歷數興焉。人君代天理物。歷數在躬。財成輔相。參贊變理之任。於是乎在。故堯命羲和。舜在璿璣。皆二典大政。夫金穰水毀。木饑火旱。天之行也。堯有九年之水。則曰。洚水警予。蓋以爲己責也。昔之聖人。小心

翼翼臨深履冰。參前倚衡。疇昔之所以事天敬天畏天者。蓋無所不用其極。而蓄變之來。亦未嘗不以爲己之責。周道之衰。王迹旣熄。諸侯放肆。代天之任。其誰尸之。春秋之書災異。非明乎易之太極。書之洪範者。孰足以知夫子之心哉。漢儒專門之學。流爲術數。推類求驗。旁引曲取。狗流忘源。古道榛塞。後人覺其附會之失。反滋怠忽之過。董仲舒。劉向。猶不能免。吁。可欺哉。是年之水。仲舒以爲伐邾之故。而向則以爲殺子赤之咎。是奚足以知天道。而見聖人之心哉。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聘。

宣公是年。身如齊者二。使其臣如齊者三。聞天王使王季子來聘矣。未聞身如京師。與使其臣如京師也。不待詳考其事。而罪已著矣。左氏載行父出莒僕之事。陳誼甚高。且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墜。齊惠公之卒。公旣親奔其喪矣。王季子之聘。魯未易時。而行父僕僕往聘於齊。知事君之禮。而奉以周旋者。果如是乎。歸父之往。則以取繹之故。齊惠公卒。未踰年。而國佐寔來。狗私棄禮。見利而不顧義。安然行之。不畏於天。不愧於人。人心之泯滅。一至於此。吁。可畏哉。

作之君師。所以助上帝。寵綏四方。故君者。所以爲民也。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歲之饑穰。百姓之命係焉。天下之事。孰重於此。春秋書饑。蓋始於是。聖人之意。豈特以責魯之君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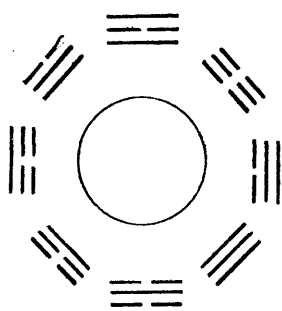
楚子伐鄭。

當是時。晉伯旣不復可望。齊魯之間。熟爛如此。楚子之肆行。其誰遏之。伐鄭之書。聖人所傷深矣。左氏所載。士會逐楚師於潁北。不見於經。縱或有之。亦不足爲輕重也。

荆門軍上元設廳講義

皇極。皇建其有極。敘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皇大也。極中也。洪範九疇。五居其中。故謂之極。是極之大。充塞宇宙。天地以此而位。萬物以此而育。古先聖王。皇建其極。故能參天地。贊化育。當此之時。凡厥庶民。皆能保極。比屋可封。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叶氣嘉生。薰爲太平。嚮用五福。此之謂也。皇建其有極。卽是敘此五福。以錫庶民。捨極而言福。是虛言也。是妄言也。是不明理也。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衷卽極也。凡民之生。均有是極。但其氣稟有清濁。智識有開塞。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古先聖賢與民同類。所謂天民之先覺者也。以斯道覺斯民者。卽皇建其有極也。卽敘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也。今聖天子重明於上。代天理物。承天從事。皇建其極。是彜是訓。於帝其訓。無非敘此五福。以錫爾庶民。郡守縣令。承流宣化。卽是承宣此福。爲聖天子以錫爾庶民也。凡爾庶民。知愛其親。知敬其兄者。卽惟皇上帝所降之衷。今聖天子所錫之福也。若能保有是心。卽爲保極。宜得其壽。宜得其福。宜得康寧。是謂攸好德。是謂考終命。凡爾庶民。知有君臣。知有上下。知有中國夷狄。知有善惡。知有是非。父知慈。子知孝。兄知友。弟知恭。夫義。婦順。朋友有信。卽惟皇上帝所降之衷。今聖天子所錫之福也。身或不壽。此心實壽。家或不富。此心實富。縱有患難。心實康寧。或爲國死事。殺身成仁。亦爲考終命。實論五福。但當論人一心。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是禍。世俗不曉。只將目前富貴爲福。目前患難爲禍。不知富貴之人。若其心邪。其事惡。是逆天地。逆鬼神。悖聖賢之訓。畔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不宥。聖賢君師所不與。忝辱父祖。自害其身。靜時回思。亦有不可自欺自瞞者。若於此時。更復自欺自瞞。是直欲自絕滅其本心也。縱是日前富貴。正人觀之。無異在囹圄糞穢之中也。患難之人。其心若正。其事若善。是不逆天地。不逆鬼神。不悖聖賢之訓。不畔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當佑。聖賢君師所當與。不辱父祖。不負其身。仰無所愧。俯無所怍。雖在貧賤患難中。心自亨通。正人達者觀之。卽是福德。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但自考其心。則知福祥殃咎之至。如影隨形。如響應聲。必然之理也。愚人不能遷善遠罪。但貪求富貴。卻祈神佛以求福。不知神佛在何處。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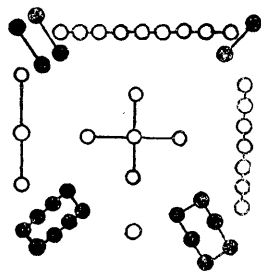
緣得福。以與不善之人也。皇極在洪範九疇之中。乃洪範根本。經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聖天子建用皇極。亦是受天所錫。斂時五福。錫爾庶民者。卽是以此心敷於教化政事。以發明爾庶民天降之衷。不令陷溺。爾庶民能保全此心。不陷邪惡。卽爲保極。可以報聖天子教育之恩。長享五福。更不必別求神佛也。洪範一篇。著在尙書。今人多讀。未必能曉大義。若其心正。其事善。雖不曾識字。亦自有讀書之功。其心不正。其事不善。雖多讀書。有何所用。用之不善。反增罪惡耳。常歲以是日建醮於設廳。爲民祈福。竊惟聖天子建用皇極。以臨天下。郡縣之吏。所宜與爾庶民惟皇之極。以近天子之光。謹發明洪範斂福錫民一章。以代醮事。亦庶幾承流宣化之萬一。仍略書九疇次敘。圖其象數於后。恐不曾讀書者。欲知大概。亦助爲善求福之心。詩曰。自求多福。正謂此也。



象  
聖  
太極  
坎

震  
巽  
兌  
乾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乾爲天。坤爲地。震爲雷。巽爲風。坎爲水。離爲火。艮爲山。兌爲澤。乾三連。坤六斷。震仰盂。艮覆碗。兌上缺。巽下短。離中虛。坎中滿。洪範九疇。初一日。五行。次二日。敬用五事。次三日。農用八政。次四日。協用五紀。次五日。建用皇極。次六日。乂用三德。次七日。明用稽疑。次八日。念用庶徵。次九日。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數

四	九	二
三	五	七
八	一	六

載九履一。  
二四爲肩。

左三右七。  
六八爲足。

縱橫數之皆十五。

## 卷二十四 策問

問。語有之曰。人之相去。能九牛毛。或者疑其言之過。晉人有解之者。曰。巢許遜天下。而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其相去。何啻九牛毛哉。其言誠辯矣。然嘗病其意之未廣。先儒論人之量。曰。有天地之量。有江海之量。有鐘鼎之量。有斗筲之量。其意廣矣。而嘗嘆乎言之難備。生乎天地之間。具人之形體。均之爲人也。品類差等。何其若是之相遼絕哉。今夫天下之俗。固不可以言古。然蒙被先王之澤。士之求堯舜孔子之道者日衆。而儒宮學館之間。有父兄之所教。有師友之所講磨。而考其所向。則有常人之所恥者。此其與求堯舜孔子之道。而期於必至。何啻九牛毛哉。二三子各悉究其日履之所鄉。嘗試相與共評斯語。毋徒爲場屋課試之文。試言人之所以相去。若是遼絕者。何故。己之氣質。己之趨鄉。當在何地。今日之用心。今日之致力者。其實何如。將有所考焉。

問。齊欲稱東帝。鄒魯之臣妾。肯死而不肯從之。秦欲稱西帝。魯仲連。肯死而不肯從之。夫以齊秦之強。力足以帝天下。而卒沮於匹夫之一辭。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孟子之言。於是信矣。西漢不崇禮義。好言時宜。叔孫通陸賈之徒。號稱以儒見用。綜其實。殆未有以殊於奇謀祕計之士也。高祖寬大長者之稱。見於起兵之日。惟恐沛公不爲秦王。則長安之民。所以愛戴之者。亦可謂深且素矣。繼以文景之仁愛。武宣之政令。所以維持之者。亦後世所鮮儷。元成哀平。雖浸以微弱。亦非有暴鷲淫虐之行。然區區新莽。舉漢鼎而移之。若振槁葉。天下懾然。莫之敢爭。東都之興。光武之度。不洪於高祖。明帝之察慧。有愧於文景多矣。章帝之仁柔。殆伯仲於元成之間。自是而降。無足譏矣。然綿祀埒於西漢。以曹操之強。其所自致者。不後於高光。然終其身。不敢去臣位。視天下有孔北海。如孺子之有嚴師。傳。凜然於几席之上。而不敢肆也。推其所自。則尊禮卓茂。以爲太傅。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講論經理。夜分乃寐。殆未可以文具。而厚非之也。於身於家。於國於天下。初不可以二理觀。二子盍自其身而觀之。以及於家於國於天下。而備論夫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之道。有道之世。士傳言。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皆朝廷之所樂聞。而非所禁也。有能究唐虞三代之政論。兩漢之得失。以及乎當世之務者。其悉書之毋隱。

問。異端之說。自周以前。不見於傳記。後世所同信其爲夫子之言。而無疑者。惟春秋十翼。論語孝經。與戴記中庸。大學等篇。論語有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之說。然不知所謂異端者。果何所指。至孟子乃始闢楊墨。闢許行。闢告子。後人指楊墨等爲異端。孟子之書。亦不日以異端。不知夫子所謂異端者。果何等耶。論語有曰。鄉原。德之賊也。孟子亦屢言鄉原之害。若鄉原者。豈夫子所謂異端耶。果謂此等。則非止鄉原而已也。其他亦有可得而推知者乎。孟子之後。以儒稱於當世者。苟卿。楊雄。王通。韓愈。四子最著。苟子有非十二子篇。子思孟軻與焉。苟子去孟子未遠。觀其言。甚尊孔子。嚴王霸之辨。隆師隆禮。則其學必有所傳。亦必自孔氏者也。而乃甚非子思孟軻何耶。至言子夏子游子張。又皆斥以賤儒。則其所師者。果何人。而所傳者。果何道耶。其所以排子思孟軻子夏子游子張者。



果皆出其私意私說。而舉無足稽耶。抑亦有當攷而論之者耶。老莊蓋後世所謂異端者。傳記所載老子。蓋出於夫子之前。然不聞夫子有闢之之說。孟子亦不闢老子。獨楊朱之學。考其源流。則出於老氏。然亦不知孟子之辭。略不及於老氏。何耶。至楊子始言老子。槌提仁義。絕滅禮樂。吾無取焉耳。然又有取於其言道德。韓愈作原道。始力排老子之言道德。佛入中國。在楊子之後。其事與其書入中國。始於漢。其道之行乎中國。始於梁。至唐而盛。韓愈闢之甚力。而不能勝。王通則又渾三家之學。而無所譏貶。浮屠老氏之教。遂與儒學鼎列於天下。天下奔走而鄉之者。蓋在彼而不在此也。愚民以禍福歸鄉之者。則佛老等。以其道而收羅天下之英傑者。則又不在於老。而在於佛。故近世大儒。有曰。昔之入人也。因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謂佛氏之學也。百家滿天下。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此莊子所以有彼是相非之說也。要之天下之理。唯一是而已。彼其所以交攻相非。而莫之統一者。無乃未至於一是之地而然耶。抑亦是非固自有定。而惑者不可必其解。蔽者不可必其開。而道之行不行。亦有時與命而然耶。道固非初學之所敢輕議。而標的所在。志願所向。則亦不可不早辨。而素定之也。故願與諸君熟論。而深訂之。

問。夫子生於周末。自謂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當時從之遊者。三千門人。高弟如宰我。子貢。有若之徒。所以推尊之者。至謂賢於堯舜。謂自生民以來。未有謂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千載之後。未有以其言爲過者。古聖人固多。至推以爲斯道主。則惟夫子。苟有志於斯道者。孰不願學夫子。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傳曾子。則有孝經。子思所傳。則有中庸。門人所記。則有論語。簡編雖出煨燼。而西都搜求。參校之詳。猶足傳信。凡此固夫子所以詔教後世。而後世所以學夫子者。亦未有捨此。而能得其門者也。論語載當時問答。與疇昔訓詞。旣不得親炙於當時。則視其所載。亦可以如親聞於當時也。然學必有業。不知當時在夫子之門者。業果安在。由治千乘之賦。求宰百乘之家。亦可使與賓客。言二三子。蓋自謂其能。而夫子亦以是許之。不識其在夫子之門。獨以是爲業乎。抑亦所學於夫子者。又不在是也。他日獨立。伯魚過庭。乃使學詩。旣學矣。他日乃使之學禮。不識伯魚之未

學詩也。亦有所學乎無也。既學禮矣。亦有所學乎無也。小子何莫學夫詩。又曰。興於詩。夫子蓋屢教人以學詩。不識凡居夫子之門者。舉皆以學詩爲業乎。陳亢固在弟子列。乃問伯魚。而後聞詩聞禮。無乃先是未知其說乎。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此固門弟子紀述之辭。然亦必有所據而言。所謂文行忠信者。果何如而以爲教也。三千之中。獨薦顏淵爲好學。而稱之則曰。終日不違如愚。曰。三月不違仁。曰。不改其樂。曰。不遷怒。不貳過。不識亦有可得而知者乎。讀論語者。固當求所以爲學之方。日肄之業。故願與諸君論其所疑。夫子之所以教人。與當時門弟子之所以學於夫子者。苟不在是。而今日學者之所患。亦不在是。則亦願與諸君備論。而索言之毋略。

問。聖人備物制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是故網罟耒耜。而民不艱於食。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而民不病於居。服牛乘馬。剡舟剡楫。而民得以濟險。弦弧剡矢。重門擊柝。而民得以禦暴。凡聖人之所爲。無非以利天下也。二典載堯舜之事。而命羲和授民時。禹平水土。稷降播種。爲當時首政急務。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有它過。而孟子何遽闢之峻。辯之力。夫子亦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樊遲欲學圃。亦斥以爲小人。何也。孟子曰。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闢土地。充府庫。約與國。戰必克。此其爲國之利。固亦不細。而孟子願以爲民賊何也。豈儒者之道。將坐視土地之荒蕪。府庫之空竭。鄰國之侵陵。而不爲之計。而徒以仁義自解。如徐偃王。宋襄公者爲然耶。不然。則孟子之說。亦不可以鹵莽觀。而世俗之蔽。亦不可以不深究。而明辨之也。世以儒者爲無用。仁義爲空言。不深究其實。則無用之譏。空言之誚。殆未可以苟逃也。願與諸君論之。

問。古不以科舉取士。天下之從事者。不專於文。至漢始射策決科。然仕進者不一途。習其業者。未始專且重也。綿延以至於唐。進士爲重選。習其文者。殆遍天下。至於今。不變。文宜益工於古。然六經之文。先秦古書。自漢而視之。已不可及。由漢以降。視漢之文。又不可及矣。唐三百年。文章宗伯。惟韓退之。其次柳子厚。而二人皆服膺西漢之文章。悵悼當世。鮮有能共興者。何耶。夫文一也。豈科舉之文。與古之文。固殊而不可同耶。何其習之者。益專且衆。而益不如也。言而不文。行之不遠。子以四教。文與居一焉。文固聖人所不廢也。然夫子四科。善言德行者。不在言

語之科。而言語又不與文學。自小子應對。至於會同之相。四方之使。言語之用亦重矣。而反不與文學。則所謂文學者。果何所習。而何所用耶。科舉取士。未遽可變。而諸公於科舉之習。亦未能遽免。方將朝夕從事於文。其所以爲文者。可不深知乎。願與諸君論之。

問。盡信書。不如無書。理固然也。然自書出煨燼。千有餘年。其更賢知多矣。則所同尊而信之者。固不可概以書不可盡信。而不之信也。然亦不可以人之所同信。而苟信之。而弗之思也。觀古人之書。泛然而不得其實。則如弗觀而已矣。孔子惡鄉原。語孟載之詳矣。夫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自以爲是。人皆悅之。此鄉原之行也。夫苟自以爲是。而人皆悅之。則必以爲真。忠信真廉潔者矣。獨自孟子言之。則以爲似耳。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此孟子之言也。今鄉原者。人皆悅之。而夫子惡之。人皆以爲忠信廉潔。而孟子獨以爲似之。此人之所同然者。而夫子孟子乃不與之同。何也。居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夫居斯世。爲斯世而善。果有不可者乎。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踴踴涼涼。夫言不顧行。行不顧言。誠足病也。而又不謂是何耶。孟子闢楊墨。蓋自比於禹之治洪水。益之驅虎豹。夫楊朱墨翟。皆當時賢者。自孟子視之。則爲先進。孟子之後人。猶曰。孔曾墨子之賢。墨子之賢。蓋比於孔曾。楊朱之道。能使舍者避席。煬者避竈。猶以爲未也。進而至於爭席爭竈。則其所得。豈淺淺者哉。而孟子闢之。至曰。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又曰。天下之言。不歸楊。而歸墨。夫兼愛之無父。爲我之無君。由孟子之言。而辨釋之。雖五尺童子。粗習書數者。立談之頃。亦可解了。豈有以大賢如楊朱墨翟。其操履言論。足以傾天下之士。而曾不知此。必待孟子之深言力闢。貽好辯之譏。而猶未得以盡白於天下。而熄其說。何耶。若曰。此皆聖賢之事。後學未敢妄措其說。則孟子固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必不敢少置其思。措其議。是不得爲聖人之徒矣。亦何以學爲。且書稱爲學遜志。記稱學不躡等。而顏子則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成颺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必如顏子成颺公明儀之言。無乃與遜志不躡等之說悖乎。苟以爲必顏子成颺公明儀。而後敢爲此言。則滕文公好馳馬試劍。未嘗學問。而

孟子亦遽勉之以是。何也。願與諸君併論其說毋愛詞。

問。欲學耕。必問諸農。欲學斲。必問諸工。天下之事。非可以浪爲之也。業是事。而不知本末。則浪爲之而已。唐虞商周之佐。起於隱釣。而登宰輔。其道前定。其業旣修。固矣。陳平韓信。佐高祖。取天下。其將相之業。皆素定於困窮之時。此豈偶然而成者耶。又如諸葛孔明。抱膝長嘯。祖逖之聞雞起舞。雖其功業不能大酬其志。而人皆信其始志之不妥也。後世豪傑之士。各以其才。自見於當時。雖未可責以古人之學。而觀其規模先定。則與泛泛浪爲者殊也。今諸君求講古聖賢之書。從事於古聖賢之學。不識規模。果有先定如古人之學。而觀其規模先定。則與泛泛浪爲者殊。求宰百乘之家。二人皆以此自許。夫子亦以是許之。不識諸君自知其才。而人信之。有如此者乎。曾子鏗爾舍瑟而言志。不知其所志。果何事。而其志。果何如。夫子喟然嘆而與之。果何所取。而然耶。夫子稱顏子。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夫終日如愚。可知者也。而所謂終日不違者。果何道。而亦足以發者。果何事也。古人雖不可妄議。然讀其書。爲其事。可不知其說乎。不然。亦願聞諸君之志。

問。知人古所難。以堯之聖。其知舜。蓋審及四岳。請試之。猶不敢必。漢高祖亡命崛起。亦不知書。其得天下。殆有天命。初非盡出其智謀。然其於知人。亦異矣。張良授書老父。爲它人言。不省。而帝能聽之。陳平韓信。楚不能用。而帝用之。至告呂后。以後日將相之任。掇擠。其才能殆若權度。雖善論人物者。未必逮此。世見其言之符契。遂謂其得異書。前知其事者。非也。顧不知高祖果何以能之耶。文帝世稱賢君。儒者之論。往往以爲優於七制。賈生慷慨言事。帝抑不用。世以爲非不知生。獨以其壯銳。不更涉。姑少抑之。以老其才耳。賈生姑不論。當時之才。豈獨止生耶。然匈奴大侵。邊數四。帝不能堪。至御鞍講武。拊髀求將。遠想廉頗李牧。乃爲馮唐所慚。則平日所以收羅人才者。可知矣。武帝號雄才大略。然終其身。無一名宰相。快心胡越。取前世紅腐之粟。貫朽之錢。而空之。至於海內虛耗。戶口減半。輪臺之詔。終亦自悔悼而已。未聞有一人能開悟之者。豈當世獨無其人耶。是又不可以厚誣也。知人固所難。而爲天下。以人爲本。使終於不能知。則天下亦終不可爲矣。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

憂。皋陶曰。在知人。又曰。知人則哲。能官人。豈可以終不知之耶。知人則必有道矣。願併與漢三君論之。問。逢蒙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子濯孺子。知其獲免。曰。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論學取友。必入學七年。而後可責。然自其一年辨志。則所辨者。卽其事也。取友之事。亦有不得不論者矣。自非聖人。安能每事盡善。人誰無過。如以其行之有過。事之不善。而遂絕之。則是天下皆無可教之人矣。逢蒙思天下。惟羿爲愈已。然後萌殺羿之心。將何以使羿能逆知之。而不教之耶。必以爲不可知。則子濯孺子未嘗識庾公之斯。而能知其端人何也。所謂端人。果何如其端。而知之者。果何如其知之也。二三子其詳言其本末。而備論之。亦羣居之大益也。

問。書稱堯舜禹皋陶。皆曰若稽古。記稱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傳說告高宗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所貴乎聖人者。以其寬宏博大。無自用自私之心。其所施設。必有稽考祖述。理固然也。然所謂稽考祖述者。果獨取其無自用自私之心。而然耶。亦其事之施設。必於古有所考。而後能有所濟也。如曰。事必於古有所考。而後能有濟。則如網罟。耒耜。杵臼。弧矢。舟楫。棟宇。棺槨。書契。皆上世所無有。而後世聖人創之。而皆能有濟何耶。若曰。是事之小者。因時而創制。至其大者。則必有所師法。而後可。則如堯傳天下。不與子。不與在朝之大臣。舉舜於匹夫。而授之。果何所師法耶。堯傳舜。舜傳禹。禹獨與子。而傳以世。此又何耶。湯以諸侯有天下。孔子匹夫。而作春秋。此事之莫大焉者。而皆若此。無乃與稽古之說戾乎。且均之爲事。亦安有大小之間哉。今之天下。所謂古者。有堯舜。有三代。自秦而降。歷代固多。而其昭昭者。曰漢。曰唐。其君之賢者甚衆。事之施設。蓋有不勝其異。今朝廷有祖宗故事。祖宗故事。尙且不一。今欲建一事。而必師古。則將安所適從。如必擇其事之與吾意合者。而師之。無乃有師古之名。而居自用之實乎。若曰。吾擇其當於理者。而師之。則亦惟理之是從而已。師古之說。無乃亦持其虛說而已乎。二三子其詳考。而備論之。

問。中庸稱隱惡。而尙書載其受終。巡狩之後。獨汲汲於明刑。自四罪而放之。流之竄之。殛之。無乃與隱惡之意異。

耶。孔子自言爲政以德。又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又曰。政者。正也。季康子問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宜不尙刑也。而其爲魯司寇七日。必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而後足以風動乎人。此又何也。夫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湯德足以及禽獸。而不行於葛伯。必舉兵征之。又東征西征不已。必十一征而天下服。周世世脩德。莫若文王。而不行於崇。必再駕而後降。至伐阮共。伐密須。伐玁狁。伐昆夷。蓋未始不以兵何耶。七國用兵爭強。攻城取地。如恐不及。而孟子乃遊於其間。言深耕易耨。修其孝弟忠信之事。曰。仁義而已。曰。仁者無敵。曰。強爲善而已矣。曰。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曰。齊王猶反手耳。曰。天下莫不與也。其說儻可信乎。願究其說。而悉言之。毋略。

問。高宗得傳說以夢。文王得呂望以下。置相重事。而夢卜是信。可乎。洪範稽疑。自乃心卿士庶人。而後及卜筮。大舜命禹。必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夢卜似非聖賢所宜專信者。高宗之知傳說。文王之知呂望。其必有不止於夢卜者矣。儻可得而考乎。鮑叔言管仲。齊威公用之。徐庶言諸葛孔明。蜀先主用之。威公先主。豈惟人言是信耶。管仲與威公。讐也。而至於一則仲父。二則仲父。先主既見孔明。雖關張之愛。將不能間。至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觀此則二君二臣之所以相知者。果不苟矣。其相知之處。果安在耶。諸君其併言之。將以觀其所蘊。

問。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歲入大學。小學教之射御書數。大學之道。則歸乎明明德於天下者。今教童稚。不過使之習字畫。讀書稍長。則教之屬文。讀書則自孝經論語。以及六經子史。屬文則自詩對。至於所謂經義詞賦論策者。不識能有古者小學大學之遺意乎。若曰。今之教人者。不必如古。惟使之能爲文。應有司程度。可以取科第而已。則竊有疑焉。幼所誦書。長必知其意義。及其作文。則所謂題目者。又皆出於古書。則必能言其義。而後文可成也。如孝經首章。所謂立身行道。論語首章。言學而時習之。孟子首章。言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不知果何如而立身。何如而行道。所學所習。果何道何業。利與仁義何如而辨。若此等類。今之爲文者。果有不必知之者乎。若曰。

今之教人者。與古大異。言之於口。筆之於紙。施之於場屋者。不必有其實。巧與勤者斯可矣。然亦不廢仁義忠信之道。兩者並行。不相悖。不識有是理乎。夫仁義忠信之道。古人汲汲學之。猶懼有闕。今悉力從事者。初不在是。而曰自能不廢。則是今人才質。過古人遠矣。不然。則是父語其子。兄語其弟。友朋之羣居。相與從事者。皆爲欺爲僞。相驅入於罟獲陷穽也。而可安乎。諸君幸誠考備究而精言之。當得其實而後可。

問。夫子講道洙泗。論語所載。問仁者不一。又曰。子罕言仁。如陳文子。令尹子文之所爲。皆世所難得。而不許以仁。如子貢子路冉有之徒。皆不許以仁。豈仁之爲道大。而非常人所能遽及耶。審如是。則所謂罕言者。是聖人之教人。常祕其大者。而姑以其小者語之也。且以子路子貢冉有。皆聖門之高弟。其所自立者。皆足以師表百世。令尹子文陳文子。皆列國之賢大夫。非獨當時所難得。人品如此。蓋亦古今天下之所難得也。然而猶皆不足以與於仁。則今日之學者。宜皆絕意於仁。不當復有所擬議矣。今世讀書者。未有不先論語。自童子而已誦習之矣。不識學者。每讀至言仁處。果可置而不思乎。亦可試思。而不必其遂知之也。今世又以科舉取士。苟其題之。言仁者。又將累累而言之。其爲誣欺。無乃已甚乎。諸生方將從事於聖人之學。近世言仁者亦衆。而持罕言之說。以排言仁者亦衆。故願與諸生論之。

問。天之生物。自足以供一世之用。天之生才。亦猶是也。古之興王。未嘗借才於異代。而後世常患人才之不足。或者歸咎於科舉。以爲教之以課試之文章。非獨不足以成天下之材。反從而困苦毀壞之。科舉固非古。然觀其課試之文章。則聖人之經。前代之史。道德仁義之宗。治亂興亡得喪之故。皆粹然於其中。則其與古之所謂學古入官。學而優則仕者。何異。困苦毀壞之說。其信然乎不也。人才之不如古。其故安在。抑果未嘗無才。而獨上之所以取而用之者。未至耶。願有以究其說。

## 卷二十一 詩

少時作

從來膽大胸膈寬。虎豹億萬虬龍千。從頭收拾一口吞。有時此輩未安帖。哮吼大嚼無毫全。朝飲渤澥水。暮宿崑崙巖。連山以爲琴。長河爲之弦。萬古不傳音。吾當爲君宣。

聞鷺

百喙吟春不暫停。長疑春意未丁寧。數聲綠樹黃鸝曉。始笑從前着意聽。

鷺六言

巧轉風臺急筦。清逾石澗回溪。好去枝枝驚夢。無人心到遼西。

晚春出箭溪二首

晴雲冉冉薄斜暉。春靜衡門半掩扉。風入墻頭丹杏晚。高枝頻颭亂花飛。

又

長蹊窈窕晴沙暖。綠樹交加細草香。歸去不緣吾興盡。月明應得更褰裳。

子規六言

柳院竹齋茅店。雲蕪風樹煙溪。聽徹殘陽曉月。不論巴蜀東西。

蟬

風露枯腸裏。宮商兩翼頭。壯號森木晚。清嘯茂林秋。

贈化主

學佛居山林。往往儀狀野。道人翩然來。禮節何爾雅。職事方昏昏。言論翻灑灑。安得冠其顛。公材豈云寡。

疎山道中

村靜蛙聲幽。林芳鳥語警。山樊紛皓葩。隴麥搖青穎。離懷付西江。歸心薄東嶺。忽忘飢歉憂。翻令發深省。



鵝湖和教授兄韻

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處。眞僞先須辯只今。

挽石子重

古重百里長。寄命謀託孤。今以京秩授。廉至無賢愚。州家督版帳。殿最視所輸。況乃積弊久。宿負堆文符。老姦乘倉皇。陰拱爲師模。民窮斂愈急。吏飽官自癯。天子爲焦勞。宵旰思良圖。高選部使者。庶使德意敷。石君在薦剡。聞者皆懽愉。不知何方民。凋瘵遲君蘇。君丞同安日。歲旱當蠲租。縣白如故事。守怒牢睢盱。賴君爭之力。意得所請。俞揭數授里正。俾後不可渝。又嘗宰尤溪。吏輩初鬪鬪。首以財匱告。欲鬪侵民途。君乃治稅籍。弊蠹窮根株。簡易以便民。上下交相孚。民自不忍負。豈復煩催驅。關征且損數。孰謂儒術迂。使家得此人。黃屋何憂虞。惜哉不及用。重使吾嗟吁。

挽張正應

海門晝夜吼奔雷。卻立吳山亦壯哉。前殿神僊三島邃。正陽閭闔九天開。玉階恭授太官賜。象簡親承御墨回。多少簞瓢蓬壺士。輸君留宿兩宮來。

和黃司業喜雪

疇昔詩囊未破慳。瓊瑰益自倍枵然。才華甘落諸公後。誠實徒居野老前。臘雪晚成春雪早。梅花靜對雪花妍。從今長作豐登瑞。廩庾家家贍九年。

遊湖分韻得西字

命駕不辭春逕泥。少蓬高會帝城西。物非我輩終無賴。書笑蒙莊只強齊。天入湖光隨廣狹。山藏雲氣互高低。誰憐極目芟芻裏。隱隱蒼龍臥古堤。

和楊廷秀送行

學粗知方恥爲人。敢崇文貌蝕誠眞。義難阿世非忘世。志不謀身豈誤身。逐遇寬恩猶得祿。歸衝臘雪自生春。君詩正似清風快。及我征帆故起蘋。

送德麟監院歸天童和楊廷秀韻二首

盡道吾廬登陟難。上人得得到相看。莫言無物堪延待。也有茶澆舌本乾。

又

聞說淮民未免飢。春頭已掘草根歸。羨君稱載還山去。更挾星郎大字詩。

送勾熙載赴浙西鹽

平分浙江流。東境浮海角。其民仰魚鹽。久已困征權。麥禾與桑麻。耕鋤到磽确。往歲比不登。場圃幾濯濯。荒政勞廟謀。賑廩聞數數。飢羸不待飽。共感君澤渥。仁哉覆育恩。所惡吏齷齪。教詔彌諄諄。聽受祇藐藐。何知國與民。足已肆貪濁。流離且未還。已復事椎剝。按察殊未曾。聖主獨先覺。重貽宵旰憂。願盼求卓犖。君固岷峨英。懷抱富荆璞。邇來奏對語。朝陽鳴鶯鶯。鏘然歷帝聰。簡記諒已確。外臺適虛席。妙選出親擢。此節豈輕授。委寄重山嶽。除音九天下。衆論靡瑕駁。攬轡首越山。青萍方在握。送君無雜言。當不負所學。

題慧照寺

春日重來慧照山。經年詩債不曾還。請君細數題名客。更有何人似我頑。

贈畫梅王文顯

子作寒梢已逼真。不須向上更稱神。由來絕藝知音少。只恐今人過古人。

簡朱幹叔諸友

利名風浪日相催。青眼難於世上開。何事諸君冒艱險。杖藜來入白雲堆。

書劉定夫詩軸

人生不更涉。何由知險艱。觀君一巨軸。奚啻百廬山。

玉芝歌

靈華兮英英。芝質兮蘭形。瓊葩兮瑤實。冰葉兮雪莖。石室兮宛宛。苔茵兮菁菁。蔭長松之偃蹇。帶飛瀑之琤琮。實青端而黃表。眇中藏而不矜。匪自昭其明德。羌無愧兮疇能。

淳熙戊申。余居是山。夏初與二三子。相羊瀑流間。得芝草三偶。相比如卦畫。成華如蘭。玉明冰瑩。洞徹照眼。乃悟芝蘭者。非二物也。己酉上巳。復覩瑤芽。迫歸拜掃。不及見其華。是日訪風練飛雪。始得一華。方掇至案間。時雲庵僧適至。且求余言爲鄉道。余方作是歌。因謂之曰。當爲子書之。第持此以往。會當有賞音者。紹熙元年三月二十六日。象山翁書。

卷二十六 祭文

祭呂伯恭文

玉在山輝。珠存川媚。邦家之光。賢人是寄。惟公之生。度越流輩。前作見之。靡不異待。外朴如愚。中敏鮮儷。晦嘗致侮。彰或招忌。纖芥不懷。惟以自治。侮者終敬。忌者終愧。遠識宏量。英才偉器。孤鶩無朋。獨立誰配。屬思紆徐。摛辭綺麗。少日文章。固其餘事。顏曾其學。伊呂其志。久而益專。窮而益厲。約偏持平。棄疵養粹。玩心黃中。處身白賁。停澄衍溢。不見涯涘。豈伊人豪。無乃國瑞。往年之疾。人已聘胎。逮其向痊。全安是冀。詩傳之集。大事之記。先儒是禱。麟經是嗣。杜門養痾。素業不廢。訃音一馳。聞者隕涕。主盟斯文。在數君子。纍纍奪之。天乎何意。荊州云亡。吾兄既逝。曾未期年。公又棄世。死者何限。人有鉅細。斯人之亡。匪躬之瘁。嗚呼天乎。胡不是計。竭川夷陵。忍不少俟。辛卯之冬。行都幸會。僅一往復。揖讓而退。旣而以公將與考試。不獲朝夕。以吐肝肺。公素與我。不交一字。糊名謄書。幾

千萬紙。一見吾文。知非他士。公之藻鏡。斯已奇矣。公遭大故。余忝末第。迫歸覲親。徒以書慰。甲午之夏。公尙居里。余自錢塘。溯江以詣。值公適衢。浹日至止。一見懽然。如獲大利。我坐狂愚。幅尺殊侈。言不知權。或以取戾。雖訟其非。每不自制。公賜良箴。始痛懲艾。問我如傾。告我如祕。教之以身。抑又有此。惟其不肖。往往失墜。竟勤公憂。抱以沒地。鵝湖之集。已後一歲。輒復妄發。宛爾故態。公雖未言。意已獨至。方將優游。以受砭劑。潢池之兵。警及郡界。亟還親庭。志不克遂。先兄復齋。比一二歲。兩獲從款。言符心契。冉疾顏夭。古有是比。嗚呼天乎。胡嗇於是。復齋之葬。不可無紀。幽鑄之重。豈敢他委。道同志合。惟公不二。拜書乞銘。公卽揮賜。琅琅之音。河奔岳峙。嗚呼斯文。何千萬祀。我固罷駑。重以奔蹏。惟不自休。強勉希驥。比年以來。日覺少異。更嘗差多。觀省加細。追惟曩昔。籠心浮氣。徒致參辰。豈足酬義。期此秋冬。以親講肄。庶幾十駕。可以近理。有疑未決。有懷未旣。訃音東來。心裂神碎。與二三子。慟哭蕭寺。卽拜一書。以慰令弟。惟是窀穸。祈廟未殫。繼聞其期。不後日至。躡屣擔簞。宵不能寐。所痛其來。棺藏幃蔽。誰謂及門。紼娶已邁。足跡塗泥。追之不逮。矯首蒼茫。涕零如霈。不敏不武。將以誰罪。及其旣虞。几筵進拜。觴酒豆肉。哀辭以載。聞乎不聞。神其如在。

## 代致政祭姪標之文

吾年七十有六。闔門且將千指。田僅充數月之糧。卒歲之計。每用凜凜。汝在同行十餘人之下。獨能任吾事。以紓吾憂。彌縫補苴。於缺絕迫窄之中。如濡然者。不動聲色。而中外巨細。靡不整辦。使吾有以安之。然吾念汝獨勞久矣。顧難於代汝者耳。去年雖令諸子與汝輪幹。以遂汝學問之志。而事之本末。繫汝是賴。離落之未葺。春榆之未便。皆在隱處。汝死之日。猶悉爲吾治之。吾平日見爲人臣。而不恤君之民。不任君之事者。每竊憤之。有盡瘁者。必喜而愛之。況汝在子弟之中。而服勤於至難之事。若此者乎。如汝之賢。或壽而死。人猶傷之。況於未壯而亡乎。而天遽奪乎汝。汝其有以知我之哀也。命也。奈何。莫非命也。吾旣以紹孫環孫爲汝後。高選之山。眞佳城也。吾見之矣。翌日維吉。汝其行乎。

代教授祭神文

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禮曰。非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惟爾神。稽諸禮典。非士庶所當祭於家者。鄉者因循舊俗。未適厥正。夫聰明正直之謂神。非所當祭而祭之。固非所以祀神。非所以當祭。而欲人之祭之。亦非所以爲神。今將革舊俗之失。以爾神之祀。而歸諸正。惟爾有神鑒之。

石灣禱雨文

維皇宋紹熙元年。歲次庚戌。六月甲申朔。十有三日丙申。奉議郎新權發遣荆門軍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陸某。謹以元酒茗飲。蓬萊之香。清陂之蓮。就所居青田石灣山頂。除地爲壇。昭告於是鄉五方山川神祇。蓋聞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境內名山大川。雩祭祭水旱。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則祭之。國有常典。掌在有司。非其職守。誰敢奸焉。然輔相不任燮調。以吏事爲責。守令無暇撫字。以催科爲政。論道經邦。承流宣化。徒爲空言。簿書期會。獄訟財計。斯爲實事。爲日久矣。況今日輿圖未歸。東南事力有限。而朝廷百官有司。城郭宮室。郊社宗廟諸費。事大體重。未易損削。東西被邊。殆幾萬里。養兵之費。乃十八九。公卿大臣。寬厚有體。日以靖恭。謹重相告。誠方重改作惡紛更。服膺仍舊貫之旨。則民力日屈。郡縣日困。守令救過不給。其勢然也。旱雩水祭。雖欲竭精盡誠。而本職常務。所分過半矣。故祈禱散在庶民。徧滿天下。久以爲常法。有其文。官無其禁。亦其勢然也。今不雨彌月。龜坼已深。水泉頓縮。陂池鄉澗。車聲塞耳。而浸不終畝。憂色在面。而歎不成聲。民心自危。日加一日。客有病某者曰。居是鄉者。莫不憂一鄉之事。今人所常行。而法所不禁。乃獨守區區古說。坐視旱暵之災。不一出心力。以祈神明。以輔郡縣。以慰鄉里。以分父兄之憂。無乃類刻舟求劍。嫂溺不援者乎。某因念今天下一家。郡守再期。縣令三期。而易之矣。今日事體。又有如前所陳者。某嘗備員朝著之末列。今又分符荆壘。待次於家。郡縣不鄙其愚。禮以上客。父兄子弟。往往過而問以所長。誠無以分父兄之憂。慰子弟之望。則客之所病。不爲過矣。是用齋戒。以祈於爾有神。是鄉之東。有象山。雲臺。僊巖。龍虎湖嶺。豪嶺。侯棟。僊鶴。中山。南有崖山。雲林。白馬。頭陀。麻姑。軍峯。余源。清江南。

山登高。西有大嶺。崇嶺。靈谷。何嶺。明珠觀。原翁塘。火源。官山。箭溪。四集。北有柘崗。金峯。禪嶺。積煙。吉嶺。萬石塘。斗門。石瀨。沙岡。三牛。桂枝。駢羅環遠。韜奇蘊秀。炳靈兆異。歲享。鄉民禱祈祭祀者多矣。旱魃如此。不爲一出雲。爲風雨。以殺其虐。而惠斯民。則父兄子弟之責望。恐不獨在某也。惟爾有神裁之。尙饗。

謝雨文

維皇宋紹熙元年。歲次庚戌。六月甲申朔。十有六日己亥。具位陸某。謹以元酒茗飲。蓬香蓮花。登石灣之壇。致謝。於是鄉五方山川神祇。除壇之日。陰雲交覆。致告之辰。涼雨遞灑。旋而風雨四作。神祇參會。連日未已。諸鄉周洽。靈應特達。惠澤優渥。惟神正直。盡道舉職。以贊上帝。以蘇下民。安肯論功望報。然感而應。祈焉而遂。在吾民之心。豈其敢忘。用敢率茲前儀。以致虔謝。惟神其鑒之。以毋替德惠。尙饗。

荆門禱雨文

荆門。故楚國也。江漢爲疆。沮漳在境。東有百頃。南有龜山。西有玉泉。北有上泉。中爲蒙泉。皆炳靈效異。爲此土之望。旱乾水溢。實與守臣同其責。往歲之冬。茲歲之春。霈澤殊奇。今旣立夏矣。陂池涸絕。種未入土。斯民凜凜。有無年之憂。守臣不德。當身受其咎。斯民何辜。謹卜日爲壇。於蒙泉山頂。刑鵝薦血。瘞於茲壇之右。庸敬告於爾有神。其尙鑒於茲。

望壇謝雨文

獨吉爲壇。以元酒茗飲。禱雨於是。邦山川神祇。曾不崇朝。雷動雲合。甘澤隨降。霽滌浹洽。冬春所無。靈應響答。民情大慰。謹率官寮。望壇祇謝。惟茲積暘。陂池久涸。泉源未動。是安得無數。願無愛威靈。尙終惠之。是用卒請。

又

屬以是邦。經冬涉春。雨澤殊少。啓蟄之後。雷震不作。已踰立夏。陂池尙涸。創茲爲壇。用祈於爾有神。爲壇之辰。袖雲四興。疎雨爲兆。致禱之日。先以震雷。從以膏雨。霽濡周浹。連日不怠。靈應昭然。凡厥吏民。孰不感動。謹率郡寮。

詣壇祇謝。繼是雨暘時若。百穀順成。民戴神惠。其有窮者。

### 東山禱雨文

謹率闔郡官僚。以元酒茗飲。致告於山川之神。荆門爲郡。大抵在江漢之間。正南爲江陵。而江實在焉。唯沮漳。由當陽以入江。在郡之西。正北爲襄陽。而漢實略襄陽。而後南折爲長林東境。故荆門之山。發於嶓嶷。止於西山。蒙泉原其下。以在郡之西。故曰西山。其支山浚溪而東。以繞郡治。有峯峨峨然。曰東山。有浮圖在其上。於西山爲賓。季春之月。以不雨之久。爲壇西山之巔。以致其禱。靈應響答。沛然爲霖。比日又以不雨。申致其請。連三日皆詣壇致請。有雲油然。有雨瀟然。而竟未霽。正晝間開霽。二日三日之夕。西北境有雷雨甚久。電光密邇。而不及郡城。東南土田至廣。仰雨尤急。殊不霑。及竊惟所以事神者未至。古之祠山川者。皆爲壇。望其所祠。今西山之壇。旣獲靈應。不敢廢也。然觀東山。正爲西山之賓。西望則山川之本原。皆森列在前。宜爲壇以致禱。是用於此。申致前請。惟神其鑒之。

### 東山刑鵝禱雨文

謹率闔郡官僚。詣東山新壇。以望西山。敢告於茲土五方山川之神。自九月庚辰。致禱之後。境內每有雨澤。凡詣壇之時。雲氣必變。雨澤雖未霑洽。可見靈應。然郡城至今未得大雨。諸鄉亦未週遍。竊懼所以事神之禮未至。春季致禱西山之時。刑鵝薦血。瘞於壇側。用著厥誠。茲月之禱。此禮未講。惟神恕其不逮。而許其自新。其尙鑒茲誠。上泉龍潭取水禱雨文

茲歲不雨之久。是月六日。於蒙泉山頂爲壇致禱。十有二日。又於東山。望壇申致厥請。自六日之朝。有雲油然。有雨所然。由郡城以及諸鄉。是故諸鄉循環得雨。但未霽濡浹洽。雖蒙靈應。未終大惠。是用竭誠致請。敢敬以淨瓶迎泉。歸置郡治東荆岑亭上。朝夕致敬。以幸靈沛。尙饗。

### 卷二十七 行狀

## 全州教授陸先生行狀

先生名九齡。字子壽。其先媯姓。田敬仲裔孫。齊宣王少子通。封於平原般縣陸鄉。卽陸終故地。因以爲氏。通曾孫烈。爲吳令。豫章都尉。旣卒。吳人思之。迎其喪。葬於胥屏亭。子孫遂爲吳郡吳縣人。自烈三十九世。至唐末。爲希聲。論著甚多。後仕不偶。去隱義興。晚歲相昭宗。未幾罷。邠隴華三叛。兵犯京師。輿疾避難。卒諡曰文。文公六子。次子崇。生德。遷德晟。以五代末。避地於撫之金谿。解囊中裝。買田治生。贊高閭里。德晟之後。散徙不復可知。德遷遂。爲金谿陸氏之祖。六子高祖有程。爲第四子。博學於書。無所不觀。三子曾祖演爲第三子。能世其業。寬厚有容。四子祖職爲第四子。再從兄弟。蓋四十人。先祖最幼。好釋老言。不治生產。四子先考居士君賀。爲次子。生有異稟。端重不伐。究心典籍。見於躬行。酌先儒冠昏喪祭之禮行之家。家道之整。著聞州里。六子先生爲第五子。生而穎悟。能步趨。則容止有法。五歲入學。同學年長。踰倍者。所爲盡能爲之。讀書因析義趣。十歲丁母憂。居喪哀毀如成人。三應進士舉。爲文優贍。有理致。老成歎異。年十六。遊郡庠。每課試。必居上游。時方擯程氏學。先生獨尊其說。郡博士徐君嘉言。高年好脩。留意學校。間日獨行訪諸齋。先生侍諸兄。衣冠講論。未嘗懈弛。由是徐君雅相禮敬。明年徐君物故。又明年。新博士將至。先生聞其嗜黃老言。脫略儀檢。慨嘆不樂。賦詩見志。歸葺茅齋。從父兄讀書講古。間出見故老先達。所咨叩。皆不苟。時居士君欲悉傳家政。平日紀綱儀節。更加櫟括。使後可久。先生多與裁評。弱冠造吏部外郎許公忻。許公居閒久。故知少見。先生如舊相識。明年許公守邵陽。欲先生來。居士君亦啓其四方之志。先生於是游湖湘。抵邵陽。久之而東。至臨江。郡守鄧君子延先生於學。臨江士人皆樂親之。居半歲。乃歸。越數年。郡博士苗君昌言。復延先生於學。從遊者益衆。苗自謂平生所尊賞者不苟。至其所以禮先生者。特異。人亦以是信之。其與先生啓有云。文辭近古。有退之子厚之風。道學造微。得子思孟軻之旨。推尊蓋如此。先生覽書無滯礙。繙閱百家。晝夜無倦。於陰陽星曆五行卜筮。靡不通曉。性周謹。不肯苟簡涉獵。所習必極精詳。歲在己卯。始與舉送。同郡官中都者。適有二人。皆先進知名士。閱貢籍。見先生姓名。相顧喜曰。吾州今乃可謂得人。庚辰。春官



試不利。辛巳。補入大學。故端明汪公。實爲司業。月試輒居上游。場屋之文。大抵追時好。拘程度。不復求至當。惟先生之文。據經明理。未嘗屈其意。嘗有先進。以是病之。先生曰。是不可改。先生寬裕平直。人皆樂親。久愈敬愛。學校知名士。無不師尊之。明年丁居士君憂。乙酉。升補內舍。丙戌。爲學錄。學校綱紀日肅。弊無巨細。皆次第革之。人不駭異。嘗有小戾規矩者。先生以正繩之。無假借。後或以先生問其人。顧稱先生之德。不以爲怨。丁亥。升補上舍。戊子。館于婺女之張氏。先生授其子。以中庸大學。其父老矣。每隅坐拱手。與聽講授。且曰。不自意晚得聞此。張君之死。其子喪以古禮。不用浮屠氏。己丑。登進士第。授迪功郎。桂陽軍軍學教授。壬辰。當赴迓。吏且至。時太孺人間親藥餌。先生以桂陽道遠。風物不類江鄉。難於迎侍。陳乞不赴。甲午。受與國軍軍學教授。明年夏。湖之南有寇侵軼。將及郡境。先是建炎虜寇之至。先生族子諤。嘗起義應募。是後寇攘相次。犯州境。諤皆被檄。保聚捍禦。往往能卻敵。州里賴焉。至是諤已死。舊部伍願先生主之。以請于郡。時先生適在信之鉛山。聞警報亟歸。抵家。請者以盈門。卻之不去。日益衆。先生與兄弟門人。論所以宜從之義甚悉。會郡符已下。先生將許之。或者不悅。謂先生曰。先生海內儒宗。蹈履規矩。講授經術。一旦乃欲爲武夫所爲。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不答。今先生欲身爲之乎。先生曰。男子生以弧矢。長不能射。則辭以疾。文事武備。初不可析。古者有征討。公卿卽與將帥。比閭之長。則五兩之長也。衛靈公家國無道。三綱將淪。旣見夫子。非哲人是尊。社稷是計。而猥至問陣。其顛荒甚矣。故夫子答以俎豆。而遂行。夾谷之會。三都之墮。討齊之請。夫子豈不知兵者。其爲委吏乘田。則會計當。牛羊茁壯長。使靈公捨戰陣。而問會計牧養之事。則將遂言之乎。執此而謂夫子誠不知軍旅之事。則亦難與言理矣。或者又曰。禮別嫌疑。事有宜稱。使先生當方面。受邊寄。誰復敢議。此閭里猥事。何足以累先生。今鄉黨自好者。不願尸此。尸此者。必豪俠武斷者也。今先生尸之。人其謂何。先生曰。子之心。殆未廣也。使自好者不尸此。而豪俠武斷者卒尸此。是時之不幸也。子亦將願之乎。事之宜稱。當觀其實。假令寇終不至。郡縣防虞之計。亦不可已。是社之初。倉卒應募。非有成法。令備禦文移。類以軍興從事。郡縣欲事之集。勢必假借主者。或非其人。乘是取必於閭里。何所不至。是其爲慘。蓋

不必寇之來也。有如寇至。是等皆不可用。無補守禦。因爲剽劫。仁者忍視之哉。彼之所以必誘我者。爲其有以易此也。吾固以許之爲宜。或者又曰。曾子之在魯。寇至則先去。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爲其爲師也。今先生居於鄉。有師儒之素。命於朝。爲師儒之官。而又欲尸此。無乃與曾子異乎。先生曰。吾居鄉講授。自窮約之分。吾求仕爲祿養。今之官。乃吏按銓格而與之耳。異乎曾子之爲師也。今又遲次居鄉。老母年且八十。家累過百人。寇未至先去。固今郡縣所禁。比至而去。必不達。剽劫踐蹂。狼狽流離之禍。往往不可免。去固不可。藉令可去。扶八九老者。從以千餘指。去將焉之。子欲使吾自附於分位不同之曾子。而甘家之禍。忍鄉之毒。縮手於所得爲之事。此奚啻嫂溺不援者哉。或者乃謝不及。先生於是始報郡符許之。已而調度有方。備禦有實。寇雖不至。而郡縣倚以爲重。丙申夏四月到任。先生於事。無大小。處之未嘗不盡其誠。於人。無衆寡。待之未嘗不盡其敬。富川單僻。絃誦希闕。士人在學校者無幾。先生蒞職。舉措謹重。規模雅正。誠意孚達。士人莫不感動興起。先生方將收拾茂異。而遠近願來親依者且衆。富川學廩素薄。而又負逋不輸。歲入僅六百石。而比年不輸者。乃七八百石。民未必盡負。姦吏黠徒。乾沒其間。簿書緣絕。莫可稽證。先生爲覈實催理。受輸之法。甚簡而便。白郡行之。於是無文移之繁。無追督之擾。簿書以正。負者樂輸。儲廩充裕。士人至者日衆。不滿意。丁太孺人憂去職。在富川者。莫不惋惜。己亥四月服闋。冬末到選。庚子春授全州州學教授。夏中得寒熱之疾。繼以脾泄。屢止屢作。竟不可療。九月二十有九日卒。享年四十有九。先生雖臥病。見賓客。必衣冠。舉動纖悉。皆有節法。卒之日。晨興坐於牀。問疾者。必留與語。幼者人人有所訓誨。談笑歡如也。先生未嘗不以天下學術人才爲念。病中言論。每每在此。是日言之尤詳。夜稍久。則正臥。整衣衾。理鬚髻。疊手腹間。不復言笑。又數刻而逝。先生道德之粹。繫天下之望。曾未及施。一疾不起。識與不識。莫不痛惜。先生少有大志。而深純浩博。無涯涘可見。親之者。無智愚賢否。皆不覺敬愛慰釋。稱其善者。往往各以所見。未嘗同也。不區區撫摩。而藹然慈祥。愷悌之風。有以消爭融隙。不斷斷刻畫。而昭然脩潔。清白之實。足以澄汗律慢。趣尙高古。而能處俗。辯析精微。而能容愚。一行之善。一言之得。雖在巫醫卜祝。農圃臧獲。亦加重敬珍

愛。自少以聖賢爲師。其於釋老之學。辯之嚴矣。然其徒苟有一善。亦所不廢。故先生無棄人。而於先生亦鮮有不獲自盡者。與人言。未嘗迫遽。從容敷析。本末洞徹。質疑請益者。莫不得所欲而去。於人言行之失度。未可與語。則不發。或者疑之。先生曰。人之惑。固有難以口舌爭者。言之激。適以固其意。少需之。未必不自悟也。扞格忤狠之氣。當消之。不當起之。責善。固朋友之道。聖人猶曰。不可則止。況泛然之交者乎。又況有親愛之情者乎。雖朋友商確。至不可必通處。非大害義理。與其求伸。而傷交道。不若姑待。以全交道。且事有輕重大小。吾懼所益者小。所傷者大。所爭者輕。所喪者重。故也。然有時而遽言之。盡言之。力言之者。蓋權之以其事。權之以其人。權之以其時也。母饒氏。繼母鄧氏。淳熙三年。以慶壽恩。封太孺人。娶王氏。魏公會孫。通州使君瑊之長女也。通州君亦以是年八月卒。先生臥病聞訃。制服成禮。逮遣祭。纖悉皆自經畫。子良之年十三。女人皆幼。先生未及著書。若場屋之文。與朋友往來論學之書。則傳錄者頗衆。其餘雜著。古律詩。墓誌。書。啓。序。跋等。門人方且編次。將以十二月乙酉。葬於鄉萬石塘。謹書其行實之大概。以求誌於當世之君子。淳熙七年十一月既望。弟某狀。

### 吳公行狀

公諱漸。字德進。姓吳氏。舊名興仁。字茂榮。以舊字行。其先自金陵徙家臨川。今幾百年矣。曾大父嗣宗。大父景章。父萬右。迪功郎致仕。兄弟三人。公居次。少隨伯氏。從學於江公匯。江爲鄉先生。從游多老成宿學。一時英異。如李公浩。曾公季狸。皆在。公以童幼居其間。愿慤恭遜。得子弟禮。有所未解。人樂告之。年十有五。喪母高氏。服除。致仕。公使之治生。公雅好文學。重違致仕公意。服勤數歲。一日。從容言其志。致仕公大悅之。更使從學。未幾。會新教官至。試補弟子員。郡之士大集。公居第一。自是每試。輒居上游。人服其藝。異時同事江公者。與爲執友。公每自搥損。事之如子弟。紹興癸酉。始與舉送。人謂公一第。固可俯拾。明年省試不偶。公不以罪有司。曰。吾殆業不精。丙子再舉。壬午三舉。省試皆報罷。自是仕進之意衰矣。其後雖屢到省。皆以其子姪。或門人與舉送。願公表率。親舊敦勉以行。公往來超然。殊不以得失介意。或以特奏名留之。公曰。吾來此。聊復爾耳。不能久也。謝之。竟歸。日率諸子讀

書以自娛樂。其聲洋洋。踵門者未及見。已爲之起。淳熙十年六月朔。以疾卒。享年六十。鄉閭莫不惋惜。公性孝。事親左右無違。見老者雖賤必敬。慈祥愛物。力所及者。螻蟻蛙蚓之難。亦必免之。其謙恭不競。人皆以爲不可及。至有不當其心。引義正色。堅勇亦不可奪。家甚貧。自奉甚薄。唯祭祀賓客。則致其豐鮮。公在郡庠。以行藝推爲前廊。居無何。輒逡巡辭去。乾道庚寅。許君及之。蘇君總龜。爲教官。尤留意學校。聞公學行。信於鄉里。造廬敦請。至於再三。不得已就之。公雅爲許所知。許方欲盡去宿弊。事無巨細。皆以委公。公爲區處條畫。如指諸掌。許每歎曰。於是見君後日之施設矣。事有緒。卽辭去。其後合郡之士。屢請延公入學。教官郡守。各致其禮。公皆固辭。不復出矣。鄉里先達。皆期公以有用。乃竟不三試而死。悲夫。公娶黃氏。子五人。顯若。厚若。誠若。皆世其業。厚嘗與丁酉舉送。女四人。長歸某。次甫筓而死。次許胥訓。次未許嫁。孫男女各一人。尙幼。卒之年。秋九月壬申。葬於金谿縣歸德鄉金石源祖塋之側。葬之日。送車塞塗。祖奠於道者。相望不絕。行過者莫不齎咨涕夷。某在童穉時。爲公所知。後又妻以其女。知公之平生。可謂深且詳矣。如公之德。不可不表顯於後。謹覈書以告當世之君子。淳熙十一年九月旣望。壻承奉郎充詳定一司敕令所刪定官陸某狀。

卷二十八 墓誌銘

黃氏墓誌銘

淳熙庚子三月八日。梁君世昌。以書抵予。言繼室黃氏將葬。以李君蟠狀來乞銘。余未嘗銘墓。抑銘墓非古。惟孔悝鼎銘見戴記。則衛侯策書曰。予汝銘。墓之有銘。柳子厚謂始於公室。用碑以葬。其後子孫因銘德行如此。則非公侯。不得有是。然郭林宗不過嘗給事縣廷。其葬也。刻石立碑。蔡邕爲之銘。是則東漢時。銘墓已無限制。今人力能辦者。必銘其墓。余滋不悅。然黃氏。余外姑之妹也。舊聞其賢。梁君亦惓惓於余。是春之初。余訪梁君。梁君內顧。酒肴立具。梁君去年嘗遊廬阜。其談山水之勝。誦高人逸士之文。麀麀不倦。余於是益知其在中饋者。能安於梁。

君而後梁君能安於所好也。嗚呼。乃不知余去數日。而黃氏死矣。墓銘今世皆用黃氏。又賢。余又親戚。前其死數日。余又適至其家。梁君又惓惓於余。是以重違其請。銘曰。世居臨川。其姓則黃。曰謂之女。少慧且良。謂殊愛之。擇配至詳。爰緩其歸。繼室于梁。歲時祭祀。潔蠲盛湘。有親有賓。飭具有常。撫其二子。成章大章。與其一女。藹然慈祥。梁賴其相。志願畢償。家用益肥。於前有光。庚子孟春。甲子遽亡。年上四十。壽胡不長。其穴伊何。靈臺之鄉。桐嶺梁源。舅姑塋傍。三月壬申。體魄以藏。後有興者。是不可忘。

### 張公墓誌

公諱琬。字禹錫。姓張。系出漢留侯。世居信之龍虎山。曾祖嗣宗。賜虛白先生。祖大方。贈武功郎。考念承信郎。公生於元符二年。十有一月五日癸酉。卒於淳熙八年。三月十有四日庚申。享年八十有三。公甫冠。應舉不利。乃去入京師。宣和間。應募破方臘。補進義副尉。建炎初。自京師從馮獬等。詣濟南府。扈從至南京。轉進武校尉。明年。以嘗從使虜。轉承信郎。傾側擾攘。汴淮之間。所志不就。浩然歸休。居家處鄉。孝慈悌順。無所違拂。留意吐納。希蹤喬松。中年卜居。不用世俗陰陽地理等說。自得勝處。家既饒給。益自燕適。晚歲尊延禮法之士。爲子弟師。變其舊俗。軌範一新。鄉里改觀焉。寢疾且亟。召子孫申戒之。言訖而逝。娶莊氏。早卒。繼室周氏。子男四人。崇之。簡之。安之。明之。女二人。長適章如璋。次適將仕郎倪安國。孫男八人。女七人。曾孫男一人。卜以十月三日丙午。葬于長湖。既得卜。子明之來求誌其墓。公繼室余表姊也。明之又嘗從予遊。不可辭。青田陸某誌。

### 宋故陸公墓誌

公姓陸氏。名九敘。字子儀。撫州金谿人。曾大父演。大父猷。父賀。贈承事郎。母饒氏。贈孺人。繼母鄧氏。封太孺人。公生於宣和五年七月乙卯。卒於淳熙十四年五月癸亥。享年六十有五。以卒之年十月壬辰。葬于臨川縣。長壽鄉。羅首峯下。公氣稟恢廓。公正不事形迹。羣居族談。公在其間。初若無與。至有疑議。或正色而斷之。以一言。或談笑而解之。以一說。往往爲之渙然。家素貧。無田業。自先世爲藥肆以養生。兄弟六人。公居次。伯叔氏皆從事場屋。公

獨總藥肆事。一家之衣食百用。盡出於此。子弟僕役。分役其間者甚衆。公未嘗屑屑於稽檢伺察。而人莫有欺之者。商旅往來。咸得其懽心。不任權譎計數。而人各獻其便利。以相裨益。故能以此足其家。而無匱乏。後雖稍有田畝。至今計所收。僅能供數月之糧。食指日衆。其仰給藥肆者。日益重。公周旋其間。如一日也。公娶余氏。先公十一年卒。余氏孝順。出於天性。娣姒皆以爲莫及。當窮約時。公之子女。衣服敝敗特甚。余氏或時及之。公卽正色呵止。必伯叔氏爲之處。乃始得衣。雖公之衣服器用。亦往往如此。及伯季有四方游。雖至窘急。裹囊無不立具。自公云亡。遠方士友。聞訃慰唁諸孤。與公之伯季。稱公德美。悼痛傷惋無異辭。子男四人。望之。立之。尙之。女六人。長適鄉貢進士張商佐。次適黃叔豐。次適危三畏。先公十七年卒。次適徐翔龍。周清叟。熊鑑。孫男三人。女五人。皆幼弟宜義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某謹誌。

## 黃公墓誌銘

南豐黃世成。少事場屋。再舉不第。卽棄去。益繙經史百家言。究窮其道理。結廬石僊巖。有終焉之意。其兄世永。甫冠登科。所志穎脫。以出。暇日憩石僊。與世成劇論時事。歎美其才。勉之使出。堅不可奪。世永益奇之。名其廬曰壺隱。其父南雄府君。官至正郎。澤及世成。世成推以與弟。澤再及。又推以與次弟。有季弟澤不及。則推己田與之。或惡其背馳。議之曰。是非人情。曰矯。曰好名。世成處之泰然。議者浸以熄。久之。遠近咸服。不稱姓字。但曰壺隱。在童稚時。嘗爲橫浦張公賞識。及長。結交皆一時名流。雖絕意仕進。其於國之治忽。民之休戚。未嘗不關其心。故舊居職任事者。每賴以有聞。江西之掾荒。湖廣之弭盜。往往出其策。比年移書左司楊廷秀。諫議謝昌國。其言尤剴切。深至。二公還書。推重嘉歎。然卒不能有所施行。余不識世成。而得其爲人至詳。粹然其容。懇然其中。剴煩若易。處大若細。其施不匱。其守不渝。爲文操筆立成。藻思贍蔚。統紀不紊。有苦心極力所不到者。得諸儒言論。必沉涵紬繹。頗復論著。訂其眞僞。然不自以爲是也。比十數年。辱余以書無曠時。若所嚴事。學絕道喪。片善寸長。必自介恃。世成之所可挾者衆矣。乃自視欲然。汲汲於求道。過人亦遠矣。今其亡也。其子來請銘。以世成之賢。雖不吾屬。猶

將彰之。況請之勤邪。世成諱文晟。曾祖履中。康州司理參軍。妣葉氏。祖俯。左迪功郎。處州司理參軍。贈左朝請大夫。妣太宜人呂氏。曾氏。父越。左朝奉大夫。知南雄州。妣宜人曾氏。娶曾氏子。男五人。長曰楫。先四年卒。次曰枬。曰槐。曰椿。曰棐。女三人。長適湛覺。次適曾林宗。幼在室。孫男二人。燾。勳。女一人。世成生於紹興丁巳二月己亥。卒於淳熙丁未十二月壬辰。享年五十有一。將以戊申十一月己酉。葬于石僊巖之金鵝谷。銘曰。匪屋之潤于其身。匪爵之尊于其仁。無其責而有其言。非其位而及其民。孰曰余咎。孰曰余咎。烏乎壺隱。豈其隱淪。誰尙顯之。在其後人。象山陸某誌。

### 黃夫人墓誌

余少時見墓銘日多。往往緣稱美之義。不復顧其實。侈言溢辭。使人無取信。竊念之曰。苟如是。不如無銘。及長。人或過聽。俾爲墓銘。輒終辭之。蓋不獨以才薄品卑也。歲在庚子。同郡梁君光遠。繼室黃氏之亡。乞銘於余。於是銘之。且具誌其故。然其原大抵以其爲吾外姑之妹。而有以信其賢也。昔者外舅吳君茂榮之葬。余狀其行。乞銘於尤太史。不敢加一辭。如所謂闔郡之士。願以爲領袖。謁諸郡博士。造廬延致。至于再三。乃始應命。則許君深父哀詞言之尤詳。深父乃當時郡博士。今年自右拾遺。進貳奉常者也。余比歲又銘南豐慈溪二君子之墓。海內名識。謂無愧辭。今吾外姑之葬。雖微諸孤之請。吾敢無銘乎。外姑踰笄。歸于外舅。尊卑內外。媿戚鄰里。僚友之家。下與僕妾。舉無間言。自吾爲壻。未嘗見其喜怒。唯見其慈祥恭謹。爲姑如婦。祭祀賓客。酒殺茹醢。靡不躬親。滌濯致潔。調劑致適。奉承薦獻。致其誠敬。其勤勞中饋。殆如一日。諸婦所欲逸之。而不可得。待子壻卑行。猶孳孳若有不及。然幽閒安詳。不動聲色。履之如素。亦使人有以安之。詩書傳記。所稱婦德。於是。有證。嗚呼賢哉。享年六十有四。邑氏先諱。見乃妹銘章。子孫男女名數。具外舅行狀。與尤公之誌。獨子之幼。非外姑出。其氣體稚弱。外姑慈撫鞠育。劬勞有加於疇昔。莫辨其非己出也。其女之季。前一年卒。孫則增男一人。女四人。卒之日。維淳熙十有五年二月丁卯。明年十月己酉。葬于金谿東漕之龍岡。銘曰。龍岡之阡。雲林之別。盱江陳前。浮霜湧雪。瀟君鑑明。繚若水潔。

旁羅諸峯。麻姑就列。卻負書山。屏隱截嶼。靈谷後車。雷公並轍。維姑之賢。往訓是埒。維姑之身。命服不設。天實酬之。窆以斯穴。余實知之。詩之斯碣。尙其子孫。自致閱閱。褒綸崇封。奕世不缺。葬月之朔。壻宣義郎新權發遣荆門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事陸某書。

## 葛致政誌

余稚齒在先君侍側。見客有長大。面目方整。坐立聳直。揖遜恭謹者。心獨異之。廉問左右。知爲葛公德載。而未能詳其爲人。及長。則聞葛才美。有聲學校。有業五行術者。曰黃實。久遊鄉里。常往來吾家。每科詔下。問此舉誰當薦名。實必曰。葛才美。已而不驗。人皆笑。實曰。是獨采有能名者耳。才美竟以乾道戊子。與其子同與舉送。明年才美登科。余聞實言時。實已老矣。不知此時猶在否也。才美。公仲子也。公平日待之甚嚴。其母嘗乘間爲才美泣曰。兒未嘗有過。盍少假借之。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吾如是。猶懼其業不進。德不脩。可假借乎。是所以成之也。爾毋以爲苦。由是母亦喻其意。才美未第時。余嘗造郡庠。由東序以入。有二士並立西序。稍相睥睨。一士容色甚少。益自崑崖。面焉以出。一士低回恭謹。翼翼趨庭。聞見卽乃才美也。才美齒出。吾上遠甚。而其恭如此。余由是益敬重之。已而聞其有嚴君焉。余然後知才美恭遜。固天性。亦其教有以成之也。才美與先兄復齋爲同年進士。自是往來加密。余亦屢造公。公年耆行尊。過自謙抑。如見所畏。未獲從容。比年客有過我。道公疇昔語。且及其行事。余竊有慕焉。因介客道意。欲求疑晤。以究本末。因循未遂。而公下世矣。余往哭公柩。諸孤執喪甚哀。余亦不知涕泗之橫集。旣歸。卽束書入山房。公葬有日。才美徒行。匍匐登山。以銘爲請。余雅不樂銘墓。異時所辭卻者衆矣。或破此意而爲之者。皆適有所感。而不能自己者也。余於葛公所感深矣。遂次而銘之。公諱廣。葛其姓。德載其字。其先五代間。自番禺徙撫之金谿。曾祖祈。祖豐。父思審。皆不仕。世以力田殖其家。公爲人剛決。臨事無凝滯。年十三。區處家務。如成人。父兄異之。於是付之以其政。時公父年未五十。爲堂舍北。以自燕適。如遺世者。凡三十餘年。而後卽世。公有二兄。仲早卒。事伯兄。撫仲孤。敬愛飭盡。人無間言。遭時多故。縣官倚辦於民者。幾倍常賦。公調度有方。從容



贍給。建炎間。盜賊蜂起。所在爲保伍。以自衛。郡每被寇。必檄以捍禦。臨川爲寇衝。虜騎侵軼。亦嘗及城下。皆賴鄉社以免。公善用長戈。慷慨徇義。人所樂親。所部皆勇敢。以是見推爲前鋒。摧堅陷陣。未嘗有所避。虜騎旣敗退。王燮後軍叛。卒數千。尋至城下。他兵遇者。輒不利。城中恟懼。金谿鄉社旣至。城中則大喜。城上呼曰。賊中有髡而騎者。善戰。宜謹備之。旣陣。果有髡而騎者。奮刀馳突。公直前以長戈擣之。應手墮馬。賊衆驚潰。獲其告身。官已正使。人皆曰。盍論功乎。公曰。今日之事。本爲除賊。賊除足矣。論功非吾事也。有司亦不復有所省錄。公仲子旣仕。凡三遇慶霈。累封至承事郎。賜緋魚袋。今上登極。加封宣義郎。公功不見錄於有司。天則錄之矣。紹興乙卯歲旱。明年民難糴米。斗踰十錢。富民方閉廩。時公先下價散其米。徒手來者。輒貸與之。公限粟不多。而里中賴之宏矣。蔬圃蒔茶爲用。餘者以易所乏。農家往往有之。鬪猾持以權禁。愚民不知所辨。則可以得貨。公有三貧族。嘗遭此厄。訟者亦公之族。被訟者願賂入訟者。萬錢求已。而未能得錢。丐公爲保。公欣然保之。已而訟者迫公索錢。凡三人爲錢三萬。公度三家者貧甚。終不能得錢。卽代償之。公輕財類是。以是家無餘財。然公處之裕如也。柯山所客廬山。公所聞皆願從容者。其子丞西安。令星子。皆適當公意。方其迎侍之官。訪舊賞新。窮日不倦。及其興盡而返。子亦不能留也。性喜飲酒。客至治具。隨有無。飲必至醉。公生無他疾。中年指間有贅。天陰或痛。久者彌日而後止。醫者不能曉。自其子登科。痛乃浸殺。久而失之。年亦高。飲食步移。無異壯時。一日出門小跌。旣歸。如有微恙。後數日。從容就枕如平常。左右視之。公則逝矣。享年八十有四。卒之日。實紹熙改元五月庚午。公娶楊氏。早卒。繼室余氏。封宜人。子男六人。曰造。曰逢時。儒林郎。知南康星子縣。曰述。先公五年卒。曰宗允。曰少良。嘗從余遊。曰亮。女四人。王通一。胡溥。余邦光。馮文載。其壻也。孫男十三人。俊卿卽與其父同舉者。玉卿。有光。有開。如霆。有爲。祖蒙。憲卿。如江。冠卿。三人尙幼。女五人。曾孫男五人。女三人。卜十月己酉。葬于池頭鶴叩嶺下。湖陰尉朱桴濟道。實狀其行。銘曰。捐財致身。紆難去害。其聲則微。其功則大。象笏昂昂。朱銀煌煌。公固不言。天其以章。前葬十日。奉議郎新權發遣。荆門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事。陸某撰并書。

## 吳伯顒墓誌

臨川吳伯顒。余妻弟也。外舅五子。伯顒爲長。孝友謹飭。見於稚齒。嫺嫺賓朋。每所歎賞。年十五。補入郡庠。歲選。嘗多。許深甫蘇待問爲教官時。學校最盛。伯顒居上游。所爲生財。有大道論。深甫極賞之。謂後日當爲世用。初爲詩。後爲書。爲二禮。月試皆嘗冠其倫。然竟不薦名。人爲稱屈。家甚貧。外舅既下世。變故仍出。歲益艱。伯顒處以義理。凜然不移。尤人所難。外姑之喪。將及大祥。以微疾卒。嗚呼痛哉。伯顒名顒。居世系先諱。具禮侍所。爲外舅茂榮之碑。生於紹興戊辰閏八月丁巳。卒於紹熙庚戌十一月乙亥。以十有二月壬寅葬于金谿龍岡母塋之東。娶周氏。再娶亦其族。一女尙幼。既死。以族子爲嗣。名繼孫。生四歲矣。前葬五日。奉議郎新權發遣荆門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事。陸某誌。

## 陸修職墓表

陸氏徙金谿。年餘二百。嗣見九世。公居五世。諱九泉。字子昭。同胞六人。公爲叔氏。子美其季也。次爲子壽。次爲某。子壽下世。今十有三年矣。某狀其行。述世系爲詳。當是時。先君子未贈官。其後某誌仲兄子儀之墓。不復具世次。獨載先君子贈承事郎。今再贈宣教郎。去年秋。某迎侍伯兄子強來守荆門。伯兄至。甫一月。既歸。歸未及家。公已下世。嗚呼痛哉。公少力於學。日課經子文集。必成誦。夜閱史冊。不盡帙不止。嘗夜過分。先君子見公猶觀書。勉使寢息。公後不能自己。爲之障燈屏息。懼先君之復知之也。及長。補郡學子弟員。一試卽居上游。郡博士徐君。視公文行俱優。擢爲齋長。公與二季嘗正衣冠。講誦不懈。徐君每所咨賞。月試必聯名占前列。徐君嘗語於衆曰。此其學皆有淵源。非私之也。然公年過三十。始獲薦名。又復不第。投老乃得一官。茲非命耶。公持論根據經理。恥穿鑿之習。雖蹭蹬場屋。而人所推尊。不在利達者後。授經之士。或以獨步膠庠。或以擅場南省。而公之與否。曾不以其一視其言行如何耳。今其徒有忠信自將。退然里巷庠序之間。若將終焉。而進修不替者。公之教也。先君子居約時。門戶艱難之事。公所當每以條理精密。濟登平易。吾家素無田。蔬圃不盈十畝。而食指以千數。仰藥療以生。伯

兄總家務。仲兄治藥療。公授徒家塾。以束修之饋。補其不足。先君晚歲。用是得與族黨賓客。優游觴詠。從容琴弈。裕然無窮。置之憂。當是時。公於妻子裘葛未嘗問也。杜子美北征詩。謂海圖折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短褐。公妻子無海圖可折。無天吳紫鳳可依。然舊繡移曲折。顛倒在短褐。則有之矣。先君子之喪。既除。公不復御講席。家塾教授。屬諸其季。過從之隙。時時杖策。徜徉畦壟阡陌間。檢校種刈。若無意斯世者。豈各以其時耶。番禺許氏爲書院桐嶺。延師其間。以處鄉之學者。又自稟若干人。然其季子往往從學於外。亦嘗來從余游。因得侍公函丈之末。公之餘論遺風。或者竊有所聞矣。一日。父子協謀闢廬舍。儲器用。廣會集之堂。增自稟之員。介其鄉之賢者。致禮以延公。公卻之。再三請益固。公爲一出。桐嶺學者。於是變而樂義理之言。厭場屋之陋。士大夫聞風。莫不願與三席。自遠至者。踵繫不絕。興起甚衆。然公年益高。頗倦酬應。未幾謝去。越數歲。安仁宰曾君。文清孫也。至則葺縣學。增士稟。修禮儀。尊師道。願公主之。公不復出矣。淳熙丁未。江西歲旱。撫爲甚。撫五邑。金谿爲甚。倉臺郡守。留意賑恤。別駕廖君實主之。廖知其說。莫善於鄉得其人。莫不善於吏與其事。造廬問公計策。且屈公爲鄉官。於是鄉之所得。多忠信之士。而吏不得制其權以牟利。明年賑糶行。出粟受粟。舉無異時之弊。里閭熙熙。不知爲歉歲。而俗更以善。公力爲多。公平居混然。無異於人者。而智識濬深。遇事始見。又其晦明之變。人所不解。當其晦時。童子所了。隸人所知。公或不辨。然特聞見於燕閒視聽使令之間。未始害事。至事理之盤錯。情僞之隱伏。賢識撻趨。或用蹉跌。惟公之明。如辨蒼素。客有以名聞者。公探衣將見之矣。戶間偶目其貌。退而卻衣曰。吾不欲見斯人也。已而果非佳士。況此非獨人所不解。公亦有不能自知者。不以學自命。而就證者。類有愜志。不以智自多。而就謀者。類有寤心。公之得於天者。如玉在山。如珠在淵。其可量哉。逆遜溺心。形似蔽實。微者過當。甚者易位。今之賢者。未易免此。惟公之明。好惡不能亂。形似不能蔽。大學曰。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公疇昔亟誦斯言。而屢歎其難。公之所以自致其力者。深矣。是書之流行。近世特甚。然其靈足以造此者。求諸其傑。未見如公者焉。公壯年以呂氏次序大學章句。猶有未安。於是自爲次

序。今遠方學者。傳錄浸廣。吾家獨亡其藁。公之子長者。年將四十。乃不知父嘗有是書。蓋自其省事。惟見公正文。講授故也。公見善。未嘗不喜。而稱道不浮其實。見惡未嘗不惡。而指摘不加其罪。兩益之辭無所和。一切之論無所取。疑似之跡不輕實。流傳之事不輕據。故人之所稱。有所未許。人之所擯。有所不絕。衆人所決。發言盈庭。公每低回。以致裁抑。憂世之士。或病公首鼠。不足以植風聲。示懲勸。而公隱然持之自若。近年以文祭舊生。徒劉堯夫。頌其平日之美。責其晚節之過。謂改之冥冥。尤足爲貴。其辭深切著明。讀者無不感動。理之所存。何間幽顯。當疑而決。當決而疑。均爲不明也。孰謂公首鼠哉。公嘗名所居齋曰庸。學者因號庸齋先生。然公未嘗言其義。學者亦未嘗有所請。公著述頗多。皆未編次。生於宣和乙巳。十有二月。十有四日辛亥。卒於紹熙辛亥十月十日乙酉。享年六十有七。卒之前一夕起。旋小跌。自是倦乏。然就枕卽熟睡。覺時醫者視脈。家人進藥。雖飲之。必曰。吾不起矣。十日之朝。侍疾者忽不聞鼻息。察公則已逝矣。娶吳氏。子四人。損之。益之。賁之。升之。女二人。長。先公二年卒。未及許嫁。次。許嫁貴溪張氏。孫男一人。女三人。卜以紹熙壬子七月十有二日。葬于鄉之長慶寺側。公以淳熙甲辰壽聖慶恩。授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十六年己酉。上登極。覃恩進修職郎。某效官重湖。疾不侍藥。殮不撫棺。葬不臨穴。嗚呼痛哉。敬次序公平生以表墓。某聞命之日。嘗請迎侍。公曰。子行矣。吾往時當自訪子。訃前數日。從公于夢。自是節朔。必夢見公。嗚呼痛哉。東望隕涕。爲之銘曰。如珠潛光。可以照夜。公之明也。如玉儲潤。可以賁山。公之德也。表公之墳。與斯銘其長存。

## 卷二十九 程文

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解試

知所以成己。而無非僻之侵。則誠之在己者。不期而自存。知所以成物。而無驕盈之累。則德之及物者。不期而自化。乾之九一。何其誠之至。而德之博也。庸言之必信。庸行之必謹。是知所以成己矣。知所以成己。則誠豈有外乎。

此哉。又懼夫邪之爲吾害。而閑之也嚴。使無一毫非僻之習以侵之。則誠日益至。而在己者。不期存而自存矣。反而誠其身。推以善斯世。是知所以成物矣。知所以成物。則德豈有外乎此哉。又懼夫伐之爲吾病。而去之也。盡使無一毫驕盈之氣以累之。則德日益博。而及物者。不期化而自化矣。誠之在己者。不期存而自存。而其端特在於閑邪。德之及物者。不期化而自化。而其機特在於不伐。則天理人欲之相爲消長。其間可謂不容髮矣。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此所以爲君德歟。中庸之言誠曰。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然則成己成物。一出於誠。彼所以成己者。乃其所以成物者也。非於成己之外。復有所謂成物也。又曰。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然則曰誠曰德。一本乎性。彼其所謂誠者。乃其所以爲德者也。非於誠之外。復有所謂德也。明乎中庸之說。則乾九二之君德。可得而議矣。言之信謹。二之所以成己者也。善世而不伐。二之所以成物者也。彼其所謂信謹者。乃其所以不伐者也。舍言行而求其所以善世者。則乖矣。閑邪存其誠。誠之存諸己者也。德博而化。德之及乎物者也。彼其所以閑而存者。乃其所以博而化者也。外乎誠之存。而求其所謂德之博。則惑矣。若夫朝謀夕訪。求所以治乎人。而不知反求諸其身。安知夫大人正己而物正。而二之善世者。特在乎言行之間而已也。小惠小信。欲以爲己之德。而不知誠之不可掩。安知夫明明德於天下者。蓋本於正心誠意。而二之德博者。由乎其誠之存也。至矣哉。誠之在天下也。一言之細。一行之微。固常人之所忽。然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君子喘言蠕動。皆足法。造次顛沛。必於是。庸言之信。而莫不可以爲天下則。庸行之謹。而莫不可以爲天下法。知至乎吾之誠。而不知夫言之細也。然邪之與正。猶明魄之相爲生死。陰陽之相爲消長。非僻之習。一毫焉侵之。則言隨以不信。而行隨以不謹矣。尙何有於誠之至。故爲冠以莊其首。爲履以重其足。在車聞和鸞之音。行步聞佩玉之聲。盤盂有銘。几杖有戒。所以防閑其邪。而使非僻無自而至者。備矣。則凡見乎吾身。而充乎天地者。何往而非誠哉。茲不曰不期而自存者乎。大矣哉。德之見於天下也。推吾所有。兼善天下。此固人之所甚欲。然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

君子正身以正四方。修己以安百姓。且日麗必照物。雲濃必雨苗。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極吾之善。斯足以善天下矣。然伐之害德。猶木之有蠹。苗之有螟。驕盈之氣。一毫焉聞之。則善隨以喪。而害旋至矣。尙何有於德之博。故有焉而若無。實焉而若虛。功贊化育而不居。智協天地而若愚。消彼人欲。而天焉與徒謙沖不伐。而使驕盈之氣。無自而作。則凡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乃所以爲德也。茲不曰不期而自化者乎。嗚呼。由乎言行之細。而至於善世。由乎己之誠存。而至於民之化德。則經綸天下之大經者。信乎其在於至誠。而知夫誠者。信乎非聰明睿知。達天德者。有不能也。以經考之。乾之六爻。隱而未見。行之未成者。初之潛也。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者。上之亢也。三則以危而進德。四則以疑而自試。惟五以飛龍在天。而二以見龍在田。皆有利見大人之美。夫君位旣已在五。則夫君德者。非人之龍德而正中。其孰足以當之。聖人於是發成己成物之道。存誠博德之要。使後之人君。能明聖人之言。以全九二之德。則天下有不足爲矣。切嘗稽之於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則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爲如何。納伯益。傲戒之辭。則罔有忌諱。詳伯禹。股肱之命。則使之弼違。閑邪存誠。可見於此矣。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則善世不伐。爲如何。考其民之心。則天下同戴。稽其民之俗。則比屋可封。德博而化。可見於此矣。九二之德。大舜其盡之矣。說易者。以爲九二之爻。蓋舜之田漁時也。今概以爲帝之事。可乎。曰。以位而言。則田漁時也。以德而言。則夫子匹夫也。或曰。祖述堯舜。或曰。賢於堯舜。孰謂乾之九二。而不足以言舜乎。不然。則何以謂之君德。

## 黃裳元吉黃離元吉

用中者。雖異其時。獲吉者。皆極其大。中之爲德。言其無適而不宜也。黃。中色也。坤中在五。而有黃裳之義。裳。下裳也。黃裳者。守中而居下也。在上者。患不能居下。能守中而居下。安得而不大吉哉。離中在二。而有黃離之義。離。麗也。黃離者。所麗得中正也。附麗者。患不得中正。如所麗之中正。安往而不大吉哉。位有二五之殊。辭有裳離之異。其居下附麗。雖因時而不同。而其爲大吉。則一而已。非中之爲德。疇克爾哉。坤之六五。曰。黃裳元吉。離之六二。曰。黃離元吉。嘗謂中之爲道。大矣。世嘗玩於其說。而莫之省也。夫以堯舜禹。三聖人相授受。而同出於一辭。則道宜

莫大於此矣。而不過曰。允執厥中。故子思之書。反覆乎大中之說。丁寧乎時中之論。而世之喜事者。不明乎中之說。欲爲驚人可喜之行。是非獨得罪於聖人。而其所以速戾取禍者。蓋亦不旋踵矣。嘗試告之以大吉之可願。則莫不願至。告之以大中之道。則又玩而不知省。嗚呼。安知所願者。乃出於其所玩者歟。然子思之言中。不獨有大中之說。而又有時中之論。蓋中而非其時。則烏在其爲中也。時乎坤之六五。則疑乎陰之在上。疑乎其上。則居下之爲中矣。守中而居下。則以貴而下賤。以尊而下卑。以能而下於不能。以多而下於寡。夫守中而居下如此。則天道之所益。地道之所流。人道之所好。鬼神之所福。其吉豈不亦大矣乎。黃裳元吉。坤之六五。所以爲中也。時乎離之六二。則以陰而麗於兩陽之間。麗於兩陽之間。則麗之中正者也。所麗者。中正之道。所附者。中正之人。以下而附乎上。則在上者。中正也。以上而附乎下。則在下者。中正也。夫所麗之中正如此。則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其吉豈不亦大矣哉。黃離元吉。離之六二。所以爲中也。坤離之五二。其居下附麗之義雖殊。而其獲吉。則咸底乎大。信乎無適而不宜也。竊嘗求之有周之臣。周公以叔父之親。師保之任。而握髮吐哺。下於白屋之夫。終以周致太平。魯疆以啓。黃裳元吉。周公以之。太公抱鷹揚之策。垂釣乎磻溪之涯。年且八十矣。一旦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終以大告武成。齊國以建。黃離元吉。太公以之。雖然。古之聖賢。未有不中者。夫子之聖。而卒於旅人。顏子之賢。而終於陋巷。則所謂元吉者。果安在哉。曰。孔顏萬世稱聖賢。吉孰大焉。若乃險賊而崇軒列鼎。吾見其益疾而已。未見其吉也。

### 使民宜之

民不可使知吾道之義。而可使享吾道之宜。使道而不宜於天下。則聖人亦烏取乎道哉。聖人出而有爲於天下。變而通之。神而化之。而天下之民。鼓舞踴躍。莫不以爲宜而安之者。亦盡其道而已矣。大傳曰。使民宜之。以此。夫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非聖人固不使之知也。若道之義。則彼民之愚。蓋有所不能知也。若乃其道之宜。則聖人固與天下之民。共由而共享之。方民未知佃漁也。聖人作爲網罟。而民宜於網罟矣。方民未知耕稼也。聖

人作爲耒耜。而民宜於耒耜矣。以至舟楫。弧矢。杵臼。莫不皆宜於民。雖其以象以義。取諸離益之諸卦。而其所以使民宜之者。蓋無以異於黃帝堯舜之乾坤也。當黃帝堯舜氏之作。其備物制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者。前聖已備之矣。故其使民由之者。獨見於垂裳之治。黃帝之事。於六藝無所考信。而堯舜之事。則載之典謨。彰彰可考。如明五刑。典三禮。疏江河。驅虎豹。凡建法立制。都俞咨詢。以宜其民者。蓋不爲少矣。而夫子特稱其蕩蕩無名。無爲而治。則其所以宜之者。一出於道而已。故曰堯以是傳之舜。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省試

滌人之妄。則復乎天者。自爾微。盡己之心。則交乎物者。無或累。著卦之德。六爻之義。聖人所以復乎天。交乎物者。何其至耶。以此洗心。則人爲之妄。滌之而無餘。人妄旣滌。天理自全。退藏於密。微之地。復乎天而已。由是而吉凶之患。與民同之。而已之心。無不盡。心旣盡。則事物之交。來以神知。往以知藏。復何累之有哉。妄滌而復乎天者。自爾微。心盡而交乎物者。無或累。則夫著卦六爻之用。又豈可以形迹滯。而神知之說。又豈可以荒唐窺也哉。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意如此。中庸言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焉。夫聖人有所不知不能。則可謂隱密精微之地矣。而不外乎夫婦之所可知。所可能。蓋道之費者。未嘗不隱。而隱者。未嘗不費。內外合體用備。非人之所可毫末加。而斯須去也。聖人洗心於著卦六爻之間。退藏於隱密精微之地。而同乎民交乎物者。雖吉凶往來之紛紛。而吾之心。未嘗不退藏於密。此堯之所以無名。舜之所以無爲。文王之所以不識。不知而易之書。所以不可以象數泥。而浮虛說也。狎海上之鷗。游呂梁之水。可以謂之無心。不可以謂之道心。以是而洗心退藏。吾見其過焉。而溺矣。濟溱洧之車。移河東之粟。可以謂之仁術。不可以謂之仁道。以是而同乎民交乎物。吾見其淺焉。而膠矣。聖人懼夫道之不明也。舉而揭之。著卦六爻之間。反覆而發明之。使知夫妄滌而復乎天者。自微。心盡而交乎物者。無累。夫其所以曉天下者。亦云至矣。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則由衍以生。著四



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則由蓍以立卦。蓍生卦立。剛柔相推。吉凶以告。爻在其中矣。人爲之妄。尙安得而與於其間哉。以此洗心。信乎其復於天矣。雖六七八九之錯綜無窮。乾坤六子之摩盪不息。而五十之數。所謂不用之一者。實於是乎見之。則聖人退藏之地。豈所謂過而溺焉者哉。得失之象形。悔吝之情著。則爻之所以爲吉凶者。吾之所以與民同患者也。至誠如神。受命如響。事物之來。神以知之。無以異於蓍之圓也。物各付物。所過者化。事物之往。知以藏之。無以異於卦之方也。夫聖人之同乎民交乎物者。亦異於不及而膠焉者矣。由是觀之。蓍卦六爻之用。其諸以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也歟。嘗考於咸之卦。而得聖人洗心之妙。於咸之象。發天地萬物之情。於咸之象。發以虛受人之義。此固可以滌人妄而復天理。觀乎同民交物之道也。至於九四一爻。聖人以其當心之位。其言感通爲尤至。曰。正吉悔亡。而象以爲未感害也。蓋未爲私感所害。則心之本然。無適而不至。無感而不通。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而象以爲未光大也。蓋憧憧往來之私心。其所感必狹。從其思者。獨其私朋而已。聖人之洗心。其諸以滌去憧憧往來之私。而全其本然之正也歟。此所以退藏於密。而能同乎民交乎物。而不墮於溺焉膠焉之一偏者也。或曰。聖人生知安行。彼其心之酬酢萬變者。蓋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而何以洗爲。蓋不知堯舜不能忘危微之戒。而當時大臣。有淫逸遊樂之辭。有慢遊傲虐之辭。君亦不以爲輕己。且樂聞而願聽之。嗚呼。此其所以爲生知安行。不思不勉者歟。於洗心乎何疑。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天地有待乎聖人。而天地爲不可及。聖人有待乎天下。而聖人亦爲不何及。大哉。天地聖人之不可及乎。位乎上。而能覆物者。天也。位乎下。而能載物者。地也。天地能覆載萬物。而成其能者。則有待乎聖人。天地未嘗專之也。而覆載之功。卒歸之天地。此天地之所以爲不可及也。聖人參天地而立。成天地之能。其智能非天下之敵也。然人焉。謀之。卿士。鬼焉。謀之。蒼龜。雖百姓之愚且賤。亦不謂其不能。而與之焉。則聖人之有待於天下者。亦云衆矣。然成能之功。卒歸之聖人。此聖人之所以爲不可及也。然則恃一己之智能。而謂人莫己若者。豈可與論天地聖人。

之事哉。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以此嘗觀箕子爲武王陳洪範。其七稽疑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蓋與易言聖人所以成天地之能者。異經同旨。天錫之洪範。出於溫洛之水。則天地之心。於此甚白。而道之大原。吾於此而見之矣。大哉。天地聖人之所以爲不可及者乎。天之高也。日月星辰繫焉。陰陽寒暑運焉。萬物覆焉。地之厚也。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天地之間。何物而非天地之爲者。然而覆載萬物之能。猶有待於聖人。聖人之政。有以當天地之心。則諸福百祥。以嘉慶之。有以失天地之心。則妖孽災異。以警懼之。彼其望於聖人。以成其能者。何其至耶。無它。無私焉。而極天下之大也。聖人膺裁成輔相之任。秉參贊燮理之權。道奚而可與天地殊。心奚而可與天地異。朝焉。卿士善責汝進。違責汝弼。余愆是繩。余繆是糾。廟焉。善龜揲枯鑽朽。余不敢不敬。有行有疑。余不敢不問。人謀鬼謀。猶以爲未也。懼夫百姓之能。吾不與謀焉。工誦箴諫。士傳民語。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雖芻蕘之賤。未嘗不詢焉。則聖人所以有待於天下者。亦何其至耶。無他。無私焉。而與天地同其大也。天地有待於聖人。而覆載之功歸焉。聖人有待於天下。而成天地之能者歸焉。嗚呼。此天地聖人之所以爲不可及也。夫子頌堯曰。惟天爲大。唯堯則之。而其所以爲大者。民無能名焉。孟子頌舜曰。大舜有大焉。而之所以爲大者。亦不過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廟堂之上。都焉而吁。咈焉而俞。昆命之龜。協從之筮。罔有不敬。闢四門。明四目。而芻蕘之賤。咸得上達。吾於此見其所以成天地之能者歟。嗚呼。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君天下者。可不勉所以與天地相似者乎。

##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聖人有兼覆之道。天下無難辦之功。庶物之多。萬國之衆。聖人欲首出。而使之咸寧。可謂難辦之功矣。然聖人體兼覆之乾。以是首出庶物。則萬國咸寧。不足多也。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聖人所以得乾元之用固大矣。非天下之所可得而易言也。大而言之。何物而不備。何所而不該。然品物之形旣流。洪纖高下。毫釐之間。而各有所宜。六位之成。則潛見飛躍。其道各異。欲體是道。以首庶物。而寧萬國。非夫學之超乎天下之上。吾未見其能也。方其潛也。

隱而未見。行而未成。則學固不可以已也。及見而在田。則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誠。是學果可以已乎。三之厲。四之疑。固進德修業。不可懈也。至於五之與天地合德。上而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非學果何以致之。首出庶物。蓋在於乘六龍。而聖人於乾之六位。莫不反復乎學。使其學能超乎天下之上。則天下有不足爲。而萬國咸寧。信乎其不足多也。用九之辭曰。天德不可爲首。而乃以首出庶物。何耶。嗚呼。不爲首。蓋所以首出庶物。而恐所以謂不可以無學者也。

## 卷三十 程文

### 孝文大功數十論

頌人之美者。必增重乎其人。頌人之美。而不足以增重乎其人。則其非。爲無疑矣。立言之非者。必貽譏於後世。立言之非。而不足以貽譏於後世。則其非。又有大焉者矣。孝文。漢之賢君也。晁錯大廷之對。枚數其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之事。而凡之曰。大功數十。其美亦已至矣。其言亦已夸矣。而後世稱文帝之賢者。初不以斯言而增重。蓋文帝以直言極諫求人。而錯亦以直言極諫充詔。不聞條疏闕失。輔帝不逮。而猥用稱述功烈。其辭諄復。駸駸乎佞譽誣諛之風。勞於附會粉飾。而無中情當理之實。其非無足疑矣。然自昔公明通方之士。於錯之對。未嘗深致意於斯言。非以爲然而或取之也。蓋以其言之非。有大過於是者。而不必以斯言輕重之也。君子一言以爲智。一言以爲不智。此一言之失者也。若錯之對。無非遷就牽合之說。如五帝三王五伯之說。一篇之襟領。而悖理尤甚。要其歸。獨欲以自親事。一說勸帝。而又大乖乎帝王之道。此孝文大功數十之說。宜昔人之無譏焉耳。雖然。言心聲也。錯以大廷對策。豈徒爲是繆戾不根之說。以塞詔而已耶。蓋其刑名慘刻之學。深欲其君廢放股肱之臣。身履叢脞之任。智慮力竭。欲已不可。欲進不能。則勢必委之於我。而我之辯智得伸焉。其機如此。則亦不得不盛稱其功烈能事。以聳動其欲爲之心。激發其敢爲之氣。使之樂吾之說。而不自知焉。然則大功數十之說。豈可謂之不

足輕重。而置之乎。孟子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錯之斯言。其逢君之惡者矣。爲錯解者曰。將順其美。亦事君之道。而何過之深乎。嗚呼。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彼其終身之所學。平日之所存。發之於言者。雖欲掩匿蔽覆。由君子觀之。如見其肺腑。況其處心積慮。旁求曲取。以附致其邪說。而有所不知。則不可謂之知言者矣。說春秋者。以爲言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聖人之情。猶可以辭見。蓋聖愚邪正雖異。而情見乎辭則同。目動言肆。懼我之情見矣。幣重言甘。誘我之情見矣。錯述文帝之功。其目數十。如躬親本事。廢去淫末。農民不租。親耕節用。示民不奢。此五者。特一事也。如絕秦之迹。除苛解媿。寬大愛人。肉刑不用。罪人不桉。誹謗不治。除去陰刑。此七者。亦一事也。其餘事同而條異者。亦又有之。號之以大功。凡之以數十。則其意亦可見矣。蓋將以夸許聳動文帝之心。而作其自任之意。投之膠擾之地。陰拱以窺其困。而乘其隙。以申辯智焉。肇端於文帝之日。而遂申於景帝之朝。卒然謹於七國之變。而山東幾非漢有。袁盎從容一說。而要領竟分於東市。世莫不有讒忌之惜。而愚獨喜其少足以正逢君之罪。

## 天地之性人爲貴論

聖人所以曉天下者甚至。天下所以聽聖人者甚藐。人生天地之間。稟陰陽之和。抱五行之秀。其爲貴。孰得而加焉。使能因其本然。全其固有。則所謂貴者。固自有之。自知之。自享之。而奚以聖人之言爲。惟夫陷溺於物欲。而不能自拔。則其所貴者。類出於利欲。而良貴由是。以寢微。聖人憫焉。告之以天地之性人爲貴。則所以曉之者。亦甚至矣。誦其書。聽其言。乃類不能惕然有所感發。獨膠膠乎辭說議論之間。則其所以聽之者。不旣藐矣乎。天地之性人爲貴。吾甚感夫聖人所以曉人者至。而人之聽之者藐也。孟子言知天。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言事天。必曰。養其性。所以事天也。中庸言贊天地之化育。而必本之能盡其性。人之形體。與天地甚藐。而孟子中庸。則云然者。豈固爲是闕誕。以欺天下哉。誠以吾一性之外。無餘理。能盡其性者。雖欲自異於天地。有不可得也。自夫子告曾子以孝。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舉所以事天地者。而必之於事父母之間。蓋至此益切而益明。截

然無辭說議論之蹊徑。至因其有無以加於孝乎之間。又告之以天地之性人爲貴。有篤敬之心。踐履之實者。聽斯言也。獨不有感於心乎。於此而猶膠膠於辭說議論之間。亦奚啻不以三隅反者哉。雖然。愚豈敢以是彈責天下。獨以爲古之性說約。而性之存焉者類多。後之性說費。而性之存焉者類寡。告子湍水之論。君子之所必辨。荀卿性惡之說。君子之所甚疾。然告子之不動心。實先於孟子。荀卿之論。由禮由血氣。智慮容貌態度之間。推而及於天下國家。其論甚美。要非有篤敬之心。有踐履之實者。未易至乎此也。今而未有篤敬之心。踐履之實。拾孟子性善之遺說。與夫近世先達之緒言。以盜名干澤者。豈可與二子同日道哉。故必有二子之質。而學失其道。此君子之所宜力辯深詆。挽將傾之轅於九折之坂。指迷途而示之歸也。若夫未有篤敬之心。踐履之實。而遽爲之廣性命之說。愚切以爲病而已耳。嗚呼。循頂至踵。皆父母之遺體。俯仰乎天地之間。惕然朝夕。求寡乎愧怍。而懼弗能。儻可以庶幾於孟子之塞乎天地。而與聞吾夫子人爲貴之說乎。

### 智者術之原論

實亡莫甚於名之尊。道弊莫甚於說之詳。自學之不明。人爭售其私術。而智之名益尊。說益詳矣。且誰獨無是非之心哉。聖人之智。非有喬桀卓異。不可知者也。直先得人心之同然耳。其見於施設。則合物理。稱事情。犁然當乎人心。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奚名之尊。奚說之詳哉。逮夫智失而私術興。則向之良心。日馳驚乎詭譎奸詐之場。實不足以欺天下也。將竊智者之名。以售其說。故名不得不尊。名不可以徒尊也。將文近似之說。以實其名。故說不得不詳。名尊說詳。而智之實益亡。弊益甚矣。此則智之賊也。漢公孫弘謂智者術之原。其賊智之誅。固不可道。而愚又幸智之說。由是而益明也。世之罪弘者。常以其飯脫粟。爲布被。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膠西。此雖其挾術之明驗。而特一人之過。一時之害。而常情之所易知者。多詐不情。汲黯能詰其不忠。外寬內深。班固能知其意忌。蓋有不足深誅者。至於竊智之名。以售己之術。要之以利害之效。文之以近似之辭。使聽之者。誠以爲治天下。不可以無術。而聖人之智。亦不過如此而已。此吾所謂智之賊。而不可道之誅也。然墨之賊仁。楊之賊義。鄉原之賊德。

皆以近似之亂眞。其罪正與弘之言智等耳。及孟子辭而闢之。而曰仁。曰義。曰德。由楊墨鄉原。而其說益明。有能因弘說而闢之。使天下曉然知夫私術之賊智。則弘之說亦智之幸也。弘之說曰。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迹。使遠近情僞畢見於上。謂之術。此所謂要之以利害之效。文之以近似之辭。使聽之者誠以爲聖人之智。亦不過如此而已也。且聖人之智。明徹洞達。無一毫私意。芥蒂於其間。其於是非利害。不啻如權之於輕重。度之於長短。鑑之於妍醜。有不加思而得之者。故其處大疑。定大論。亦若饑食渴飲。夏葛冬裘焉。已耳。雖酬酢萬變。無非因其固然。行其所無事。有不加毫末於其間者。夫如是可謂之術乎。果必若弘之說乎。鍊金爲刀。凝土爲器。爲網罟。爲耒耜。爲宮室棺槨。爲舟車弧矢。杵臼之利。此皆上世之所無。有創物以教天下者也。而夫子則以爲皆取諸易之卦畫。是聖人之智。見於創立者。猶皆因其固然。而無容私焉。況於生殺通塞。輕重得失之常。而弘欲以其私術爲之乎。語稱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詩稱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夫生殺通塞。輕重得失之理。昔非有異於今也。必欲以私術爲之。則舜禹文王。誠不公孫氏若也。自學之不明。而聖人之智不復見矣。世之人。往往以謂凡所以經綸天下。創立法制。致利成順。應變不窮者。皆聖人之所自爲。而不知夫蓋因其固然。行其所無事。而未嘗加毫末於其間。彼役役者。方且各以其私術。求逞於天下。而曰。此聖人之所謂智也。故老氏出於春秋。而有棄智之說。孟子生於戰國。而有惡鑿之言。是皆見夫逞私術之失也。然終至於縱橫如儀秦。刑名如鞅斯者。雜然四出。而天下遂以分裂潰散。至秦則燼然矣。公孫氏生於漢。而以儒名當世。此溺待拯。焚待救之時也。乃復尊智之名。詳智之說。以售其私術。世之人。雖欲聞先生之智。孰從而聽之。故曰。智之賊也。孟子者。聖學之所由傳也。故其言發明聖人之智。而指當時所謂智者。以爲鑿。老氏者。得其一不得其二。而聖學之異端也。故幸夫私術之失。因欲申己之學。而其言則曰。絕聖棄智。又曰。以智治國。國之賊。是直泛舉智而排之。世之君子。常病其污吾道。而不知其皆售私術者之過也。使術之說破。則爲老氏者。將失其口實。而奔走吾門牆之不暇。其又何污焉。嗚呼。觀老氏之說。孟子之言。與儀秦鞅斯之所爲。則術之害智。所從來久矣。非直至漢而然也。然昔之爲私

術者名未甚尊。說未甚詳。故辯之者不力。罪之者不深。若孟子者。不過曰。行其所無事。惡夫鑿而已。至於公孫以點中辯吻。發策人主之前。陳智之名益尊。而術之說甚詳。非明於道者。有不能不爲其疑似所惑。故辯之不得不力。罪之不得不深。辯之力。罪之深。而智之說不明者不也。故曰。弘之說。亦智之幸。

### 房杜謀斷如何論

事之要者無二機。計之得者無二說。然而得於積思者。其意疑。得於忽悟者。其意決。此謀之與斷。所以異任而同功。殊稱而一致者也。天下之事。惟其要而難處也。於是乎有賴於謀。彼其以善謀稱。而不足與斷者。豈無得於其機。而嘗試爲之說也哉。顧特以其旁推曲考。原始要終。紬繹復熟而得之。則謹重之心勝。而剛決之意微。故不能不自疑其有所未善。至於善斷者。因其謀而遂斷之。其始之爲謀。雖不出於己。而亦豈無得乎其心。而徒徇人之說。以勇於必行而已哉。蓋其權奇僇儻。方鬱於紬繹復熟之久。而聞言輒契。覩機忽悟。如雷蟄而忽驚。日暄而忽明。其勢不能不決。然則謀之與斷。雖所任各異。所稱各殊。而要其實。豈不同功而一致也哉。唐房杜佐太宗取天下。而史稱元齡善謀。如晦長於斷。愚請以是而論之。甚哉。機事之可畏。而謀斷之任。不可以非其人也。嘗觀漢高祖聽酈生之謀。刻印立六國後。高祖方食。以告張良。良借前箸籌之。高祖至輟飯吐哺。怒罵令趣銷印。石勒去高祖五六百載。以奴虜之身。據有中原。初不知書。一旦聽讀漢史。至刻印事。駭曰。此法當失。何以得天下。及讀至張良之籌。乃曰。賴有此人。嗚呼。使酈生佩印。已行數舍之遠。則高祖之天下。幾已去矣。知天下之機事。率如是之可畏。而張良之籌。高祖之罵。石勒之駭。皆機緘互發。如聲響相應。非直偶然而已。則知凡所謂謀者。斷者。皆不可以或非其人。而房杜之才智。可得而論之矣。雖然。元齡謀事。帝所必曰。非如晦莫與籌之。及如晦至。則卒用元齡策。自常情觀之。元齡不失爲謙抑謹重。而如晦則爲無謀。而因人成事者耳。嗚呼。以此論房杜。此與兒童之見何異。弈秋中枰而輟弈。少下於弈秋者。必不能以舉其碁矣。王良中道而弭輿。少下於王良者。必不能以振其策矣。天下之機事。而可以非其人。而與於其間哉。或謀或斷。必其機緘識略之相符者。而後可也。韓信破趙之後。發使使

燕而燕人從風而靡。其策乃不出於韓信。而出於李左車。然天下不以韓信爲不知兵。鄒陽受梁之謝。入見王長君。而梁罪竟解。其計乃不出於鄒陽。而出於王先生。然天下不以鄒陽爲非辯士。蓋因其善而用之。與夫發悟於心者。實機緘識略之相符。而非苟從之者也。如此。則知房杜之謀斷。如宮商之相應。而同於成聲。如斤斧之迭用。而同於成器。初不可以差殊觀。而優劣論也。抑嘗言之。太宗以弓矢定天下。其智略之出於己者。班班見於紀傳。大焉制勝千里之外。小焉決機兩陣之間。超逸神變。不可窮極。及天下既定。談治道。論政理。則老師宿儒。詘其辯。此亦難乎其爲臣矣。然而自渭北一見之初。秦府表留之後。謀必於房。斷必於杜。則夫二公之才智。豈淺淺者。所得而窺議哉。及考之傳紀。則夫謀斷之迹。有不可得而見焉。嗚呼。此二公之才智。所以爲不可及歟。史臣取柳芳之言曰。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遜其直。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此真足以知房杜謀斷之本矣。若乃謀之不善。而強欲以辯。屈人之異己。如徐湛之於沈慶之者。又有嫉其謀之善。而必爲沮格撓敗之計。如牛僧孺之於李德裕者。其視房杜之謀斷。奚啻天淵之相遼哉。雖然。法律之書詳。而望之以禮樂。則缺。功利之意篤。而概之以道義。則疎。此雖不足以是責之。而亦不能不使人歎息也。

劉晏知取予論

天下之事。不兩得。知其說者。斯兩得之矣。取予之說。事之不兩得焉者也。民有餘而取。國有餘而予。此夫人而能知之者也。至於國之匱。方有待乎吾之取。而濟民之困。方有待乎吾之與。而蘇當是時。顧國之匱。而取之乎。必不恤民焉。而後可也。顧民之困。而予之乎。必不恤國焉。而後可也。事之不兩得。孰有甚於此哉。使終於不兩得。則終無一得焉。爾矣。故取予之說。不可謂易知也。取而傷民。非知取者也。予而傷國。非知予者也。操開闔。斂散之權。總多寡盈縮之數。振弊舉廢。挹盈注虛。案之於人之所不見。圖之於人之所不慮。取焉而不傷民。予焉而不傷國。豈夫人而能知之者哉。必有其才。而後知其說也。非唐之劉晏。吾誰與歸。史氏以知取予許之。真知晏者哉。夫所病夫取予之難者。非一不足之難。而皆不足之難也。下有餘而取之。可也。彼方不足也。而何以取之。上有餘而予之。



可也。此方不足也。而何以予之。天下有皆不足之病矣。而有皆不足之理乎。聞之曰。川竭而谷盈。丘夷而淵實。天下蓋未始皆不足也。方其上之不足也。不必求之下也。其可以足之者。固有存乎其上焉者矣。下之不足也。不必求之上也。其可以足之者。固有存乎其下焉者矣。將輸之利害不明。則費廣於舟車之徭。儲藏之利害不悉。則公困於腐蠹之弊。物苦道遠。則尋以輸尺。斛以輸斗。吏汚法弊。則私良公害。私盈公虛。此所謂不必求之下焉者也。富買乘急。而騰息。豪民困弱。而兼并。貪胥旁公。而侵漁。繩蠶不立。而連阡陌者。猶未已也。糟糠不厭。而餘芻豢者。猶爭侈也。此所謂不必求之上焉者也。由是言之。有餘不足之數。可得而見。而取予之說。可得而知也。然狃於常者。變之則駭。便於私者。奪之則爭。黨繁勢厚。則扞格而難勝。謀工計深。則詭祕而不可察。圖利而害愈繁。趨省而費益廣。則夫天下之才。果不易得。而取予之說。果不易知也。支左屈右。夫射者舉知之也。至於中秋毫於百步之外。左右前後。惟的之從。知之者。惟后羿而已。攬轡執策。夫御者舉知之也。至於致六馬於千里之遠。周旋曲折。惟意所適。知之者。惟造父而已。國不足而取。民不足而予。夫人而能知之也。至於取不傷民。予不傷國。知之者。惟晏而已。利病具於元載之書。而轉漕之說詳。鼓吹出於東渭之橋。而轉漕之功著。補辟之選精也。干請者。寧奉以廩入。故趨督倚辦而功成。教令之出嚴也。數千里無異於目前。至嘖呻諧戲不敢隱。鹽法密於第五琦。而地無遺入。鼓鑄興於淮楚間。而貨有餘縉。彼所以取之者。豈盡出乎下哉。是以取之。而民不傷。駛足募。而商賈不得制物。價之低昂。賑救行。而豪植不得乘細民之困溺。檢核出內。一委之士。而吏無所竄巧。督漕主驛。一出之官。而民得以息肩。無名之斂雖罷。而鹽榷實行。米粟之賑雖出。而雜貨則入。彼其所以予之者。豈盡出乎上哉。是以予之。而國不乏。嗚呼。創殘之餘。而嚮敵之甲未解也。饑疫之後。而饋軍之輸未艾也。上方宵旰。而民且囂囂。而晏也。遑遑於其間。深計密畫。推羨補闕。國不增役。而民力紓。民不加賦。而國用足。非夫知取予之說。妙取予之術。疇克濟哉。若夫頭會箕斂。剝膚椎髓。疲民力。而徼便漕之功。於難成之渠。捨吏欺。而責負逋之租。於已輸之民。竭下以益上。困民以悅君。此則韋堅。王鉷。楊國忠之倫。無恥敗國。甘處乎晏之下。而人皆憤焉者也。至於談仁義。述禮樂。既古

人之文。而不既古人之實。大言侈說。而不適於用。如裴光庭之暴。宇文融之惡。而不能任國用不足之責。房琯知惡第五琦。而不能對何所取財之問。此則不知堯舜孔孟之學。雖自處不在晏之下。而天下皆笑之者也。甘處乎下者。如彼。欲出乎上者。如此。則夫知取予者。非晏之與。而誰與也。雖然。論之以聖人之道。照之以君子之智。則堅鉞國忠。雖晏所不爲。而愚恐其有時而同科。瑄光庭雖不足以詆晏。而愚恐晏未免於可詆。何則。晏之取予。出於才。而不出於學。根乎術。而不根乎道。出於才。而根於術。則世主之忠臣。而聖君之罪人也。上有道揆。而責以有司之事焉。可也。人君悅而尊寵之。鮮有不弊焉者也。易之理財。周官之制國用。孟子之正經界。其取不傷民。予不傷國者。未始不與晏同。而綱條法度。使官有所守。民有所賴。致天下之大利。而人知有義。而不知有利。此則與晏異。故曰。出於才。而不出於學。根於術。而不根於道。晏之治財。未能過管商氏。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管商。曾西之不爲。孟子之不願。至於商君。則後世篤論以爲帝秦者。商君也。而亡秦者。亦商君也。今晏之所爲。如茗橘珍貢。常冠諸府。要官華使。多出其門。畏權貴而稟其人。默其口而啖以利。爲國家者。亦何利於此哉。使不死於楊炎之擠。則其污身敗國者。將不止此。人莫不以楊炎之擠。爲晏惜。而愚獨以爲晏之幸。故曰。論之以聖人之道。照之以君子之智。蓋未免於可詆。亦未必不與堅鉞國忠等同科。雖然。才之難也。久矣。道不稽諸堯舜。學無窺於孔孟。毋徒爲侈說。以輕議焉可也。

政之寬猛孰先論

君不可以有二心。政不可以有二本。君之心。政之本。不可以有二。而後世二之者。不根之說。有以病之也。寬猛之說。其論政之不根者歟。歧君之心。撓政之本。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惜乎未之辨也。唐憲宗問權德輿。政之寬猛孰先。當時德輿之對。似亦有得乎吾所謂君之心。政之本者矣。惜乎其不能伸之長之。而寬猛之說。未及辨也。寬者。美辭也。猛者。惡辭也。寬猛可以美惡論。不可以先後言也。強弗友之世。至於頑嚚疾狠。傲逆不遜。不可以誨化懷服。則聖人亦必以刑而治之。然謂之剛克可也。謂之猛不可也。五刑之用。謂之天討。以其罪在所當討。而不可以

免於刑。而非聖人之刑之也。而可以猛云乎哉。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舜必命皋陶。以明五刑。然其命之之辭曰。以弼五教。期于無刑。皋陶受士師之任。固以詰姦慝。刑暴亂爲事也。然其復於舜者曰。御衆以寬。曰。罰弗及嗣。曰。罪疑惟輕。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玆用不犯于有司。嗚呼。此吾所謂君之心。而政之本也。而可以猛云乎哉。寬猛之說。古無有也。特出於左氏。載子產告子太叔之辭。又有寬以濟猛。猛以濟寬之說。而託以爲夫子之言。嗚呼。是非孔子之言也。且其辭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使人君之爲政。寬而猛。猛而寬。而其爲之民者。慢而殘。殘而慢。則亦非人之所願矣。嗚呼。是非夫子之言也。語載夫子之形容曰。威而不猛。書數義和之罪。曰。烈于猛火。記載夫子之言曰。苛政猛於虎也。故曰。猛者惡辭也。非美辭也。是豈獨非所先而已耶。是不可一日而有之者也。故曰。可以美惡論。不可以先後言也。左氏之傳經。說春秋者。病其失之誣。柳宗元非其國語。以爲用文錦。覆陷穿。彼其寬猛之說。其爲誣而設陷穿也大矣。左氏不足道也。吾觀西漢董生三策。不能無恨。三策之辭。大抵粹然。有臯夔伊傅周召之風。使人增敬加慕。其首篇。有王者宜求端於天。任德不任刑之說。尤切時病。至武帝再策之。有所謂商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之說。且繼以周秦之事。爲問。嘗謂當時待詔者。百有餘人。至於此語。未必非仲舒任德不任刑之言。有以激之也。此其說。蓋亦有所自來。而仲舒乃不之辯。特推周家刑措之效。以爲由於教化之漸。仁義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殆若無以加答。而遷就其說者。然若夫周措刑之美。秦用刑之非。武帝固自言之矣。彼之所問者。特以商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有異於周之措而秦之用。此則武帝之所據以遂其任法之意者也。此其說。蓋出於戴記。商人先罰後賞之言。嗚呼。盡信書。不如無書。戰國之君。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孟子必力辯血流漂杵之言。以爲非是。武成。周書也。戰國周之世也。書者。又夫子所定。去孟子未久也。至其言有害理非實。而足以病人君之心術。亦必力辯而無嫌。武帝之時。經籍出於秦火灰燼之餘。而記禮之書。特傳於二戴之口。其非聖人之全書明甚。其所謂執五刑。傷肌膚之說。又背理非實。亦彰彰明甚。仲舒胡不稽克寬克仁之言。敷政優優之言。後來其蘇。後來其

無罰之言。以告之。且申戴記先罰後賞之說。明辨其非是。以祛武帝之惑。顧乃遷就其說。而不之辯。亦異於吾孟子矣。張湯之徒。竟以任職稱意公卿之間。往往繫獄具罪。知見之法與繡衣之使出。罔密文峻。而奸宄愈不勝。吾於仲舒之策。不能無遺恨焉。至再傳而爲宣帝之雜霸。又轉而爲元帝之優柔。皆此說之不明也。嘗謂古先帝王。未嘗廢刑。刑亦誠不可廢於天下。特其非君之心。非政之本焉耳。夫惟於用刑之際。而見其寬仁之心。此則古先帝王之所以爲政者也。堯舉舜。舜一起而誅四凶。魯用孔子。孔子一起而誅少正卯。是二聖人者。以至仁之心。恭行天討。致斯民無邪慝之害。惡懲善勸。咸得游泳乎洋溢之澤。則夫大舜孔子寬仁之心。吾於四裔兩觀之間。而見之矣。然則君人者。豈可以頃刻而無是心。而所謂政者。亦何適而不出於此也。故曰。君不可以有二心。政不可以有二本。唐李吉甫嘗言於憲宗曰。刑賞國之二柄。不可偏廢。今恩惠洽矣。而刑威未振。中外懈怠。頗加嚴以振之。當時帝顧問李絳。絳雖能以尙德不尙刑之說折之。然終未能盡愜於理。蓋亦曰。吉甫爲宰相。若中外誠有傲逆淫縱。敗常亂俗。麗於法而不可遁者。蓋亦明論其罪。告主上。以行天討乎。何乃泛言刑威不振。勸人主以加嚴。此豈大舜明刑之心。而皋陶所以告舜之意乎。如此。則不墮於偏廢之說。而吉甫之失自著矣。噫。吉甫斯言。可謂失其本心者也。其後于頤勸帝峻刑。帝乃告諸朝。而推論其意。吉甫退而抑首。不言笑竟日。則吉甫亦可謂知恥者矣。後之欲以險刻苛猛之說。復其君者。尙鑒於此哉。善哉。德輿之所以告其君者乎。蓋亦有合乎吾孟子告君之機。惜乎其無以終之也。人君之所以進於先王之政者。蓋始於仁心之一興爾。然而事物之至。利害之交。此心常危而易蔽。況夫水溺火烈之說。載於左氏。嚴理寬亂之論。著於崔寔。而世莫之非。一旦而君有寬猛孰先之問。安知其不有所蔽而然乎。德輿首告以太宗觀明堂圖。以罷鞭背之罪。此與孟子以見牛之說。告齊宣王何異。真足以興其仁心矣。宜乎憲宗然之無疑。其後不惑於吉甫于頤之說。而能顧問李絳。推論於朝者。未必非德輿斯言力也。雖然。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政也。仁心之興。固未足以言政。孟子之與其仁心者。固將告之以先王之政也。若德輿。則不復進於是矣。此吾所以惜其無以終之也。嗚呼。是說之難。久矣。自堯以是而

哀鯨寡之辭。舜以是而稱皋陶之休。禹以是拜伯益之言。湯以是優代虐之政。文王以是明丕顯之德。武王以是釋箕子之囚。至於穆王。猶能以是而作呂侯之命。三代降。斯道其不行矣。孟子沒。斯道其不明矣。夫自漢儒之純如仲舒。猶不能使人無恨。則吾於德輿乎奚責。

### 常勝之道曰柔論

人情之所甚欲。常出於其所甚不欲。處天下之勝。而舉天下。常無以勝之者。此固人情之所甚欲也。若乃暴之而有勝人之形。張之而有勝人之勢。嶢嶢然與物爲敵。而未始少屈者。此則快於常人之情。而以爲可以致勝焉者也。然而天下之取敗者。常出於此。而幸勝者。不萬一焉。至於窺之而無勝人之形。抗之而無勝人之勢。退然自守。初若無以加乎人者。此則常情之所甚不欲。而以爲無足以致勝焉者也。然而勇者於此喪其力。智者於此喪其謀。舉天下之所謂者。可以勝人者。皆於此而喪其強。則夫常勝之道。蓋無越於此者。然則其所甚不欲者。乃所以致其所甚欲者。而人或未之知也。常勝之道曰柔。列禦寇之所以言也。切嘗論之。禦寇是說。固不可以苟訾。亦不可以苟贊。何者。論勝之勢。而不及理。則勝有不出於柔。語柔之體。而不及用。則柔有不可以致勝。悉楚甲以奔鄒之陳。則鄒之將。必俘楚之庭。掃齊境以臨薛之城。則薛之君。必惟齊之命。是勝未始出乎柔也。然周以岐山之邑。而興王業。越以會稽之棲。而成伯圖。蜀漢足以斃項。昆陽足以死莽。是勝未始出乎柔也。蓋不出乎柔者。勢也。出乎柔者。理也。理可常也。而勢不可常也。是勢果不足論。而勝果出於柔也。蒙鳩之巢。不足以當嵩衡之遺石。枯楊之稊。不足以試鏃鏑之餘鋒。是柔未始可以致勝也。然天下之至柔者。莫若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洞庭彭蠡之瀦。是汪然者。非犀兕之堅。金石之郭也。有賤丈夫焉。奮劍而裂之。力則疲。而水則不可裂也。投石而破之。石則墜。而水則不可破也。則是柔未始可以致勝也。蓋不可以致勝者。其體也。可以致勝者。其用也。體者徒柔也。而用者不徒柔也。是體果不足論。而柔果可以致勝也。論勝之勢。而不及勝之理。語柔之體。而不及柔之用。然而贊之者。是不明。而苟於狗人也。然而訾之者。是愚。而果於自任也。訾之之弊。往往徒恃其有勝之勢。而不知其無

勝之理。六國并而秦以破。南北混而隋以亡。此恃勝之勢。而不知勢之不可常也。贊之之弊。往往徒以其有柔之體。而不知其無柔之用。元帝以優柔而微漢。德宗以姑息而弱唐。此有柔之體。而不知徒柔之無用也。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猛虎伏於深谷。而其威愈不可玩。翠虬蟠於深淵。而其靈愈不可狎。使勝之勢。而若此。則烏有不可常也哉。是其勢固出乎柔。而非向之所謂勢者也。泊然而無勝人之形。寂然而無震人之聲。誘之不可得而喜。激之不可得而怒。使柔之體。而若此。則亦何往而不勝哉。是其體固有所用。而非向之所謂徒柔也。嗚呼。天下之言勝者。每快於秦之併吞。隋之混一。而言柔者。又多溺於漢之優柔。唐之姑息。則吾又安得夫知柔之說者。而與之論常勝之道哉。雖然。登華嶽。則衆山不能不迤邐。浮滄海。則江漢不能不汗沱。明聖人之道。則禦寇之學。幾不能立其門牆。蓋正己之學。初無心於求勝。大中之道。初不偏於剛柔。沉潛剛克。高明柔克。德之中也。強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時之中也。時乎剛而剛。非剛也。中也。時乎柔而柔。非柔也。中也。其爲道也。內外合。體用備。與天地相似。與神明爲一。又安有求勝之心於其間哉。屈伸視乎時。勝否惟其德。湯嘗事葛矣。而仇餉之師竟舉。文王嘗事昆夷矣。而柞棫之道終兌。非求勝也。時也。虞干舞而苗格。周壘因而崇降。非用柔也。德也。且南方之強。在於寬柔以教。而申枨之慾。則不可謂之剛。蓋剛之中。有至柔之德。而柔之中。有至剛之用。安得以一偏而名之哉。彼靡靡而言柔。行行而言勝。固無議焉耳矣。顧爲禦寇之說者。於此非羞汙反走。則亦將舍所學。而問聖道之津矣。故明聖人之道。則禦寇之學。幾不能立於門牆。雖然。禦寇之學。得之於老氏者也。老氏駕善勝之說於不爭。而禦寇托常勝之道於柔。其致一也。是雖聖學之異端。君子所不取。然其爲學。固有見乎無死之說。而其爲術。又有得於翁張取予之妙。殆未可以淺見窺也。其道之流於說者。爲蘇張之縱橫。流於法者。爲申韓之刑名。流於兵者。爲孫吳之攻戰。高祖得於張良。而創漢業。曹參得於蓋公。而守漢法。逮光武有見乎苞桑之說。遂以興漢。而理天下。今苞苴竿牘之智。弊精神乎塞淺者。其於蘇張申韓之倫。無論爲役。而欲肆其胸臆。以妄議老氏禦寇之學。多見其不知量也。故曰。不可以苟譽。亦不可以苟贊。

## 卷三十一 程文

### 問制科解試

對制科不可以有法。制科而有法。吾不知制科之所取者。何人也。以蝸蛭之餌垂海。而冀吞舟之魚。唐賈至猶以爲諸科之病。今制科者。天子所自詔。以待非常之才也。孰謂非常之才。而可以區區之法制。束而取之乎。然是科始於漢。盛於唐。至於我宋。其爲法益密。而其得人之盛。視漢唐有優焉。何哉。愚嘗論之。漢病於經。唐病於文。長才異能之士。類多淪溺於訓詁聲律之間。故漢唐之制舉。不可以罪法。我宋之盛。莫盛於仁宗。蓋其承三朝涵養天下之久。和氣浹洽。人才衆多。學術雅正。經不病漢。文不病唐。而天聖復科之詔。又其圖治之心銳。而求才之意切。如何張蘇錢之流。亦往往可稱。數號爲得人之盛。然未幾。而范文正公且言曰。朝廷命試之際。或將訪以不急之務。雜以非聖之書。欲伺其所未知。誤其所熟習。適足以誤多士之心。非勸學育材之意也。嘉祐之末。蘇文忠公制策之對。且曰。陛下所爲親策賢良之士者。以應故事而已。豈以臣言爲真。足有感於陛下耶。愚以爲仁宗英特之主。好賢之誠。蓋不後於堯舜三王。而乃使當時大臣。有誤多士之論。制科之人。有應故事之說者。是蓋其法之罪也。故天聖之法。不可以不變。恭惟主上臨御以來。十年三詔。銳意方聞之彥。凡記誦傳註之僻。識知侍從之艱。咸汎掃而新之。則夫范文正所謂誤多士者。蓋革之矣。乃秋九月。實試賢良之士。執事大人下教諸生。以試之之時。有可變而通之之理。謂今歲列郡。不雨者非一。則成湯之自責。宣王之憂民。寧莊子之知天意。臧文仲之知人事。其所先所宜。可用可爲者。宜有得於大廷之對。誠如是。則蘇文忠所謂應故事者。又革之矣。雖然。慶曆六年。監察御史唐詢。嘗請如漢故事。俟有災異。然後舉之。親策當世要務。罷試祕閣六篇。參政吳育。執以爲不可。愚嘗交譏其齷齪庸陋。蓋詢之意。非知待賢之體。而能勉君以盡其禮。顧患應科者之衆。而欲設術以抑其進。爲育者。正當

誅其意而取其說。從而廣之。若曰。思未治。則舉之。思遺逸。則舉之。有缺政。則舉之。有災異。則舉之。有大謀議。則舉之。惟人君之所欲舉。欲問。毋拘以法。毋限以時。則是科之設。庶乎其有補。而是科之名。庶乎其無愧矣。不知出此而猥曰。法不可變。嗚呼。待賢良而有若待胥吏。徒隸者存焉。是尙爲不可變乎。齷齪庸陋之臣。不知待賢者之禮。適以蕪累明君之政如是哉。故曰。天聖制科之法。不可不變。若夫漢唐之時。則未始有定法也。所謂舉之以五者。惟晁錯爲然。當時特詔有司。諸侯王及三公九卿。主郡吏舉賢良。而舉晁錯者。適有五人耳。若乃公孫弘。董仲舒。谷永。杜欽之流。而推之選之舉之。皆不必其五也。故彼之以五者。非有定法。而我以之。以二。則法之一定者也。問之以三者。惟董仲舒爲然。當時固以對策者。條貫靡竟。統紀未終。辭不別白。旨不分明。故至於再至於三耳。若乃晁錯。谷永。杜欽。皆止於一篇。而公孫弘。止於復問。初不必其三也。故彼之以三者。初非定法。而我以之一者。則法之一定者也。至於應者之多寡。尤不可概論。漢之應者。以百數。而唐永昌之初。對策者。至千餘。當時張柬之爲第一。此狄仁傑之所謂宰相材。而成誅二張之功者也。固不可謂其應者之多。而所得之非才也。故曰。漢唐之制科。不可以罪法。若夫比方之事。非承學之任。故恐不復爲執事道。謹對。

## 料敵解武

曹操能註兵法。而不能諭於其子。趙括能讀父書。而不見許於其父。兵家之變。又豈可以言傳。而跡窺也哉。李靖佐李孝恭。平蕭銑。靖請乘水傳壘。以爲必擒。及叩夷陵。銑以惶駭。而其敗軍之將。適屯清溪。靖乃以爲不可擊。孝恭擊之。果以敗還。賊委舟散掠。靖視其亂。擊而破之。孝恭繼進。銑遂以降。夫圖銑一事也。始而曰必擒。中而曰不可擊。終而擊。其說三變。而無一不酬。知此。則韓安國。淮南王之說。可得而判矣。李德裕之在劍南也。追咎韋皋。招徠羣蠻之策。以爲召寇之端。撫納蕃將。悉恒維州之降。以爲制敵之要。夫劍南一方也。羣蠻之來。悉恒之至。大略相類。一以爲召寇。一以爲制敵。而君子兩是其說。審乎此。則耿國柳渾之說。可得而知矣。故孫武以兵爲書。而曰。兵家之勝。不可先傳。霍去病以兵爲事。而曰。何至學古兵法。誠以兵家之變。在於機械識略之相符。非可以言傳。



而跡窺也。然則高祖之前料。子房之決勝。夫豈偶然而已哉。嘗觀石勒。素不知書。聽讀漢書。至食其立六國事。搏手驚曰。此法當失。何以得天下。及至張良借箸之說。則曰。賴有此人耳。以是知高祖輟飯吐哺之時。豈無見乎。其事之機。而惟良之爲信者。後世書生。以陳跡臆見。斷天下之成敗者。豈不貽笑矣哉。若夫宣帝之使。單于慕義。郭子儀之使。回紇下拜。此其誠之所感。則又進乎兵矣。

#### 問賑濟解試

對。賑濟之策。前人之跡可求也。然無得乎其本。而惟末之求。則其策有時而窮。文潞公之在成都也。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相近院。凡十八處。減價而糶。仍不限其數。張榜通衢。異日米價遂減。此蓋劉晏之遺意。然公廩無儲。私困且竭。則其策窮矣。趙清獻之守越。米價踊貴。傍州皆榜衢路。禁增米價。清獻獨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諸路米商。輻輳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餓莩。此蓋盧坦之舊策。然商路不通。鄰境無粟。則其策窮矣。舍是二策。獨可取之富民。而富民之困廩盈虛。穀粟有無。不得而知。就令知之。而閉糶如初。又誠如明問所慮。以公家之勢。發民之私藏。以濟賑食。不爲無義。顧其間尙多他利害。故愚請舍其末。而論其本。可乎。漢倪寬以租不辦居殿。當去官。百姓思之。大家牛車。小家負擔。乃更居最。夫寬於科斂之方略亦疎矣。而能旦暮之間。以殿爲最。則愛民之心。孚乎其下故也。誠使今之縣令。有倪寬愛民之心。感動乎其下。則富民之粟出。而邇臣散給之策。可得而施矣。方略之未至。利害之未悉。皆可次第而講求。若監司郡守。不能以是心爲明主。謹擇縣令。或憚於有所按發。而務爲因循舍貸。則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 問唐取民制兵建官省試

對。古之是非得失。常易論。今之施設措置。常難言。論古之是非得失。而不及今之施設措置。吾未見其爲果知古也。然則古亦豈可以易言乎哉。取民制兵建官之法。蓋莫良於三代。遭秦變古。先王之制掃地而盡。由漢以來。因循苟簡。視三代之法。變以爲不可復行。蓋不知大冬之寒。可以推而爲大夏之暑。毫末之小。可以進而爲合抱之

大。顧當爲之以漸。而不可以驟反之也。唐因魏隋之舊。而成租調府衛之制。官約以六典。而省之至於七百三十。此可以爲復三代之漸。而唐之所以爲可稱者也。至於貧無以葬者。許鬻永業。自狹鄉徙寬鄉者。併鬻口分。啓兼并之端。開避地之釁。此固失在於其法。省官之初。自謂吾以此待天下賢才足矣。旣而增員外置。寢廣而不復除。此固失在於其身。居重御輕之說。在唐固不能無蔽。而府兵之廢。實出於版圖墮而不可考閱。習弛而不可用。其源蓋與授田相表裏。皆其立法之遺恨也。曠騎兩稅。雖皆一時可喜之事。而壞經常簡易之法。馴致鉅創大蠹。而不能救。承良法之弊。不知脩。而後之苟且變更。以偷一時之利。而不顧其後。此尤君子之所深惡。不可誘前人之失。而道其誅。至於斜封墨敕之濫。則誠無足深責。大抵君子之望於唐者。欲其等而上之。而唐愈下。欲其推而進之。而唐愈退。其是非得失。豈不較然甚明哉。至推之於今日。則又有難言者。唐租調之法。固可以爲復井田什一之漸矣。然連阡陌者。難於行削奪之法。厭糟糠者。無以爲播種之資。削奪之法不行。則田畝孰給。播種之資旣乏。則租課孰供。況今之取於民者。斗斛之數定。而輸再倍。和市之名存。而直不給。殊名異例。不可殫舉。而州縣遑遑。有乏須負課之憂。大農汲汲。爲支柱權宜之計。於此而議復租調之法。誰曰爲通世務者。唐府兵之法。固可爲復軍旅卒伍之漸矣。然授田之制不行。則府衛之制不可復論。況邇者兩淮。流徙之民。朝廷欲因賑救之粟。使耕荒棄之地。以成屯田之業。而議者猶懼資儲之乏。事弗克究。列營而居。負米而爨者。或者猶懼拊循之未至。居處之未安。習勤之未集。而遽欲望被堅蹠勁於田畝。捨鋤釋耒之人。亦已難矣。於此而言府衛之制。蓋索商舶於北溟之涯者也。唐虞官百。夏商官倍。周官三百六十。而唐承隋後。官不勝衆。驟而約之七百有奇。則復古建官。亦莫近於唐矣。今之內而府寺場局。外而參幕佐貳。可以罷而省之者。蓋不爲少。天下莫不知之。而朝廷之憚爲此者。則懼夫衣裳之流離。而無以生也。今雖不省。而受任者。或數千里。需次者。或八九年。奪園夫紅女之利。不復可以責士大夫。爲省官之說。則又不可無以處此。故曰。論古之是非得失者易。言今之施設措置者難。然則三代之法。其終不可復矣乎。曰。大夏之暑。大冬之推也。合抱之木。毫末之進也。況夫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仲尼謂恭

月而可。三年有成。有包荒之量。有馮河之勇。有不遐遺之明。有朋亡之公。於復三代乎何有。愚不佞。他日執事大人論思之次。願與聞焉。

### 問德仁功利

對。仲尼屢歎管仲之功。而遊於其門者。五尺童子。羞稱焉。曾西有所不爲。孟子有所不願。威公由莒轉戰而入齊。管仲釋囚拘而相之。其學焉而後臣之也。孟子至與成湯伊尹同稱。然觀其始志。不過欲立功名於天下。以自尊榮其身而已。豈有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納之溝中之心哉。召陵之役。反未及國。而陳轅濤塗之執。驕恣之跡已形。其視成湯之慙德爲如何。嗚呼。此功利德仁之所從分歟。唐太宗與裴寂劉文靜謀動高祖時。其志無異於威公管仲之事。及其有天下之後。致正觀之治。而論者以爲庶幾三代之王。吾獨於其聽魏徵之言而見之。宇文士及稱南衙羣臣。面折庭爭。陛下不得舉手。蓋當時輔拂鯁挺之臣。不獨徵而已。顧獨徵之言爲尤詳且切。取徵之言而讀之。蓋有富翁貴仕之所不能堪者。而太宗富有天下。貴爲天子。功業皆其所自致。而能俯首抑意。聽拂逆之辭。於疇昔所惡之臣。嗚呼。此其所以致正觀之治。庶幾於三代之王者乎。恭惟主上盛德至仁。其學蓋出於五帝三王。而俯取唐太宗德仁功利之間。與魏徵之所以對者。發於奎書。形於詔旨。詢及侍臣。一何其德之盛。仁之熟。勉勉彜彜。而無有窮已也。實天下萬世之幸。執事大人。仰取而俯用之。策諸生於旅試之場。甚大惠也。設功利德仁之疑於魏徵之辭。愚旣以齊威管仲之事。決之於前矣。至於帝王之德之仁。豈但如匹夫見於脩身齊家而已之說。愚竊以爲不然。夫所謂脩身齊家者。非夫飭小廉。矜小行。以自託於鄉黨者然也。顏子視聽言動之間。曾子容貌辭氣顏色之際。而五帝三王。臯夔稷契。伊呂周召之功勳德業在焉。故大學言明明德於天下者。取必於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之間。愚不敏。姑誦所聞。執事大人。幸恕其狂斐。

### 問漢文武之治

對。嘗讀洪範。至於沉潛剛克。高明柔克之辭。未嘗不反覆深考。而敬思之。以爲古先帝王之所以未嘗不學。而求

警戒磨勵之心。未嘗不切也。執事教諸生以漢文帝武帝之事。愚獨以學而斷二君之失。夫文帝之爲君。固寬仁之君也。然其質不能不偏於柔。故其承高惠之後。天下無事。不知上古聖人。弦弧刻矢。重門擊柝之義。安於嫁胡之恥。不能飭邊備。講武練兵。以戒不虞。而匈奴大舉入邊者。數四。甚至候騎達於雍甘泉。僅嚴細柳。灑上棘門之屯。雖拊髀求將。御鞍講武。而志終不遂。使其有學以輔之。而知高明之義。必不至於此矣。武帝之爲君。固英明之君也。然其質不能不偏於剛。故其承文帝富庶之後。貫朽粟腐。憤然欲犂匈奴之庭。以刷前世之恥。然不知舞干格苗。因壘降崇之事。不止衛青霍去病之師。而窮貳師之兵。至於海內虛耗。戶口減半。雖下輪臺哀痛之詔。亦無及矣。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執事謂始作者。有以基之。信其然乎。使其有學以輔之。而知沉潛之義。不至於此矣。嗚呼。富庶之效。雖遜於虛耗之報。而拊髀之歎。有不如輪臺之哀。堯舜三王之心。吾於漢武帝末年之詔而知之。此吾所以重惜其無學以輔之也。若聖天子求治之至。而治道未盡舉。此則執事大人之任。愚未敢僭。

## 卷三十一 拾遺

### 好學近乎知

聖人之言。有若不待辯而明。自後世言之。則有不可不辯者。夫所謂智者。是其識之甚明。而無所不知者也。夫其識之甚明。而無所不知者。不可以多得也。然識之不明。豈無可以致明之道乎。有所不知。豈無可以致知之道乎。學也者。是所以致明致知之道也。向也不明。吾從而學之。學之不已。豈有不明者哉。向也。吾從而學之。學之不已。豈有不知者哉。學果可以致明而致知。則好學者。可不謂之近智乎。是所謂不待辯而明者也。然大道之不明。斯人之陷溺。古之所謂學者。後世莫之或知矣。今自童子受一卷之書。亦可謂之學。雖學農圃技巧之業。亦不可不謂之學。人各隨其所欲能者而學之。俗各隨其所漸誘者而學之。均之爲學也。雖其學之也。有好有不好。其好之也。有篤有不篤。而當其篤好之也。均之爲好學也。今學農圃技巧之業者。姑不論。而如童子受書。如射御書。

數。專爲一藝者。亦姑不論。又如詭怪妖妄之人。學爲欺世誣人之事者。亦姑不論。而世蓋有人焉。氣庸質腐。溺於鄙陋之俗。習於庸猥之說。膠於卑淺零亂之見。而乃勉勉而學。孜孜而問。茫茫而思。汲汲而行。聞見愈雜。智識愈迷。東轅則恐背於西。南轅則恐違於北。執一則懼爲通者所笑。泛從則懼爲專者所非。進退無守。彷徨失據。是其好之愈篤。而自病愈深。若是而學。若是而好者。果可謂之近於智乎。此所謂自後世言之。則有不可不辯焉者也。

### 學問求放心

舉天下從事於其間。而莫知其說。理無是也。而至於有是。是豈可以不論其故哉。學問也者。是舉天下之所從事於其間者也。然於其所以學問者而觀之。則汙雜茫昧。駭乎無以議爲也。古者學問之道。於是而有莫知其說者矣。仁人心也。心之在人。是人之所以爲人。而與禽獸草木異焉者也。可放而不求哉。古人之求放心。不啻如饑之於食。渴之於飲。焦之待救。溺之待援。固其宜也。學問之道。蓋於是乎在。下愚之人。忽視玩聽。不爲動心。而所謂學問者。乃轉爲浮文緣飾之具。甚至於假之以快其遂私縱欲之心。扇之以熾其傷善敗類之慾。豈不甚可歎哉。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斯言。誰爲聽之不藐者。

### 主忠信

人不可以無所主。尤不可以主非其所主。蓋人而無所主。則悵悵然無所依歸。將至於無所不爲。斯固有所不可也。然至於主非其所主。則念慮云爲。舉出於其心之所主。方且陷溺於其中。而自以爲得。雖有至言善道。賢師良友。亦無如之何。則又不若無所主者之或能入於善也。此夫子所以屢言之。忠者何。不欺之謂也。信何者。不妄之謂也。人而不欺。何往而非忠。人而不妄。何往而非信。忠與信。初非有二也。特由其不欺於中而言之。則名之以忠。由其不妄於外而言之。則名之以信。果且有忠。而不信者乎。果且有信。而不忠者乎。名雖不同。總其實而言之。不過良心之存。誠實無僞。斯可謂之忠信矣。由是言之。忠信之名。聖人初非外立其德。以教天下。蓋皆人之所固有。心之所同然者也。然人之生也。不能皆上智不惑。氣質偏弱。則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由

是向之所謂忠信者。流而放僻邪侈。而不能以自反矣。當是時。其心之所主。無非物欲而已矣。然則聖人所欲導還其固有。舍曰主忠信。其何以哉。是故爲人子。而不主於忠信。則無以事其親。爲人臣。而不主於忠信。則無以事其君。兄弟而不主於忠信。則傷夫婦。而不主於忠信。則乖朋友。而不主於忠信。則離視聽言動。非忠信。則不能以中理。出處語默。非忠信。則不能以合宜。凡文辭之學。與夫禮樂射御書數之藝。此皆古之聖賢。所以居敬養和。周事致用。備其道。全其美者。一不出於忠信。則雖或能之。亦適所以崇姦而長僞。況其餘乎。嗚呼。忠信之於人。亦大矣。欲有所主。捨是其可乎。故夫子兩以告門人弟子。而子張之間崇德。亦以是告之。至於贊易。則又以爲忠信。所以進德也。誠以忠信之於人。如木之有本。非是則無以爲木也。如水之有源。非是則無以爲水也。人而不忠信。果何以爲人乎哉。鸚鵡鸚鵒。能人之言。猩猩猿狙。能人之技。人而不忠信。何以異於禽獸者乎。嗚呼。學者能審其所主。則亦庶幾乎其可矣。國以君爲主。則一國之事。莫不由君而出。軍以將爲主。則一軍之事。莫不由將而出。家以長爲主。則一家之事。莫不由長而出。人能以忠信爲主。則念慮云爲。舉一身之事。莫不由忠信而出。然而不能進於聖賢者。吾未之信也。

## 毋友不如己者

人之技能有優劣。德器有大小。不必齊也。至於趨向之大端。則不可以有二。同此則是。異此則非。向背之間。善惡之分。君子小人<sup>之</sup>別。於是決矣。友者。所以相與切磋琢磨。以進乎善。而爲君子之歸者也。其所向苟不如是。惡可與之爲友哉。此毋友不如己者之意。甚矣。趨向之不可不謹。而友之不可不擇也。耳目之所接。念慮之所及。雖萬變不窮。然觀其經營。要其歸宿。則舉係於其初之所向。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宣之於言語。見之於施爲。醞釀陶冶。涵浸長養。日益日進。而不自知者。蓋其所向一定。而勢有所必然耳。彼其趨向之差。而吾與之友。則其朝夕遊處之間。聲薰氣染。波蕩風靡者。豈不大可畏哉。子張氏有於人。何所不容。如之何其拒人之說。殆未知夫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之義也。

人不可以無恥

人惟知所貴。然後知所恥。不知吾之所當貴。而謂之有恥焉者。吾恐其所謂恥者。非所當恥矣。夫人之所當貴者。固天之所以與我者也。而或至於戕賊陷溺。顛迷於物欲。而不能以自反。則所可恥者。亦孰甚於此哉。不知乎此。則其愧恥之心。將有移於物。欲得喪之間者矣。然則其所以用其恥者。不亦悖乎。由君子觀之。乃所謂無恥者也。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以此。

又

不善之不可爲。非有所甚難知也。人亦未必不知。而至於甘爲不善。而不之改者。是無恥也。夫人之患。莫大乎無恥。人而無恥。果何以爲人哉。今夫言之無常。行之不軌。旣已昭著。乃反睢睢揚揚。飽食煖衣。安行而自得。略無愧怍之意。吾不知其與鱗毛羽鬣。山棲水育。牢居野牧者。何以異也。人而至此。果何以爲人乎哉。鈞是人也。而至於有爲聖爲賢者。獨何爲而能然哉。人之無恥者。盡亦於是而少致其思乎。人不可以無恥。以此。

思則得之

義理之在人心。實天之所與。而不可泯滅焉者也。彼其受蔽於物。而至於悖理違義。蓋亦弗思焉耳。誠能反而思之。則是非取舍。蓋有隱然而動。判然而明。決然而無疑者矣。

君子喻於義

非其所志。而責其習不可也。非其所習。而責其喻不可也。義也者。人之所固有也。果人之所固有。則夫人而喻焉可也。然而喻之者少。則是必有以奪之。而所志所習之。不在乎此也。孰利於吾身。孰利於吾家。自聲色貨利。至於名位祿秩。苟有可致者。莫不營營而圖之。汲汲而取之。夫如是。求其喻於義得乎。君子則不然。彼常人之所志。一毫不入於其心。念慮之所存。講切之所及。唯其義而已。夫如是。則亦安得而不喻乎此哉。然則君子之所以喻於義者。亦其所志所習之在是焉而已耳。

求則得之

良心之在人。雖或有所陷溺。亦未始泯然而盡亡也。下愚不肖之人。所以自絕於仁人君子之域者。亦特其自棄而不之求耳。誠能反而求之。則是非美惡。將有所甚明。而好惡趨舍。將有不待強而自決者矣。移其愚不肖之所爲。而爲仁人君子之事。殆若決江疏河。而赴諸海。夫孰得而禦之。此無他。所求者在我。則未有求而不得者也。求則得之。孟子所以言也。

里仁爲美

自爲之。不若與人爲之。與少爲之。不若與衆爲之。此不易之理也。仁。人心也。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仁也者。固人之所自爲者也。然吾之獨仁。不若與人焉。而共進乎仁。與一二人焉。而共進乎仁。孰若與衆人而共進乎仁。與衆人焉。共進乎仁。則其浸灌薰陶之厚。規切磨礪之益。吾知其與獨爲之者。大不侔矣。故一人之仁。不若一家之仁之爲美。一家之仁。不若鄰焉。皆仁之爲美。其鄰之仁。不若里焉。皆仁之爲美也。里仁爲美。夫子之言。豈一人之言哉。

則以學文

欲明夫理者。不可以無其本。本之不立。而能以明夫理者。吾未之見也。宇宙之間。典常之昭然。倫類之燦然。果何適而無其理也。學者之爲學。固所以明是理也。然其疇昔之日。閨門之內。所以慕望期嚮。服習踐行者。蓋泯然乎天理之萌蘖。而物欲之蔽。實豪據乎其中。而爲之主。則其所以爲學之本者。固已斃矣。然而方且汲汲於明理。吾不知所謂理者。果可以如是而明之乎。苟惟得之於天者。未始泯滅。而所以爲學之本者。見諸日用。而足以怙乎人。則雖其統紀條目之未詳。自可以切磋窮究。次第而講明之。而是理亦且與吾相契。而渙然釋。怡然順者。將不勝其衆矣。則以學文。夫子所以言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精惟一。允執厥中。



知所可畏。而後能致力於中。知所可必。而後能收效於中。夫大中之道。固人君之所當執也。然人心之危。罔念克念。爲狂爲聖。由是而分。道心之微。無聲無臭。其得其失。莫不自我。曰危曰微。此亦難乎。其能執厥中矣。是所謂可畏者也。苟知夫危微之可畏也如此。則亦安得而不致力於中乎。毫釐之差。非所以爲中也。知之苟精。斯不差矣。須臾之離。非所以爲中也。守之苟一。斯不離矣。惟精惟一。亦信乎其能執厥中矣。是所謂可必者也。苟知夫精一之可必也如此。則亦安得而不收效於中乎。知所可畏。而致力於中。知所可必。而收效於中。則舜禹之所以相授受者。豈苟而已哉。

###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

天下有不易之理。是理有不窮之變。誠得其理。則變之不窮者。皆理之不易者也。理之所在。固不外乎人也。而人之生。亦豈能遽明此理而盡之哉。開闢以來。聖神代作。君臣之相與倡和彌縫。前後之相與緝理更續。其規恢締建之廣大深密。咨詢計慮之委曲詳備。證驗之著。有足以折疑。更嘗之多。有足以破陋。被之載籍。著爲典訓。則古制之所以存於後世者。豈徒爲故實文具而已哉。以不易之理。禦不窮之變。於是乎在矣。學之以入官。操之以議事。政之不迷。固其所也。

### 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必有所辨。然後私說可得而破。必有所主。然後私意可得而絕。道之所在。固非私說之可擬。中之所存。固非私意之可間。有道之君。率由是。中以圖事揆策。其爲民之意。至炳炳也。而不便於其私者。輒持其私意。倡爲異說。以鼓動吾民。彼民之愚。至忱於其私說。黨於其私意。相率而違上之令。何理之是非。至是而難見。而心之權度。至是而無所準如此哉。是殆其外之無所辨。而異說之來。不能無惑。內之無所主。而宅心之素。不于其中。而物得以奪。

### 養心莫善於寡欲

將以保吾心之良。必有以去吾心之害。何者。吾心之良。吾所固有也。吾所固有。而不能以自保者。以其有以害之。

也。有以害之。而不知所以去其害。則良心何自而存哉。故欲良心之存者。莫若去吾心之害。吾心之害既去。則心有不期存而自存者矣。夫所以害吾心者。何也。欲也。欲之多。則心之存者必寡。欲之寡。則心之存者必多。故君子不患夫心之不存。而患夫欲之不寡。欲去則心自存矣。然則所以保吾心之良者。豈不在於去吾心之害乎。

## 取二三策而已矣

昔人之書。不可以不信。亦不可以必信。顧於理如何耳。蓋書可得而僞爲也。理不可得而僞爲也。使書之所言者理耶。吾固可以理揆之。使書之所言者事耶。則事未始無其理也。觀昔人之書。而斷於理。則真僞將焉遯哉。苟不明於理。而惟書之信。幸而取其真者也。如其僞而取之。則其弊將有不可勝者矣。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非明於理者。孰能與於此。嘗謂言而無稽。往哲以爲不足聽。事不師古。昔賢以爲非所聞。堯舜之聖。書以稽古稱之。夫子之聖。自謂好古敏而求之。古訓是式。詩所以稱仲山甫之賢。必則古昔。稱先王。禮所以爲學者之軌範也。然則昔之聖賢。蓋未嘗有不取於書者也。欲求稽古昔。以爲師法訓式。而非書之取。將孰取之哉。然而古者之書。不能皆醇也。而疵者有之。不能皆然也。而否者有之。真僞之相錯。是非之相仍。使不通乎理。而概取之。則安在其爲取於書也。昔之聖賢。豈其然乎。自羲皇以來。至於夫子。蓋所謂有道之世。雖中更衰亂。而聖明代興。而周家又號爲典章之備。而職守之詳。且嚴者。當時載籍之傳。宜其無所謂疵者。否者。僞者。非者。然而夫子之於書也。於易。則有八索之黜。於職方。則有九丘之除。書必定。詩必刪。言夏商之禮。則以爲杞宋不足證。武之樂未久也。而聲淫及商。至於老聃之問。萋弘之問。鄰子之訪。無非所以攷覈其醇疵真僞。是非可否。而一斷之以理者也。然則書之不可一概而取也。久矣。雖然。夫子。天下後世固宜取信焉者也。孟子之時。去夫子爲未遠。而經籍皆出於夫子之筆削。則雖概而取之可也。而於武成一篇。所取者。纔二三策而已。無亦好高求異之過耶。嗚呼。非也。夫子所以取信於後世者。豈徒爾哉。抑以其理之所在。而其一以貫之者。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而已。使書不合於理。而徒以其經夫子之手。而遂信之。則亦安在其取信於夫子也。況夫孟子雖曰。

去聖人之世。未遠。而亦百有餘歲矣。言爵祿之班。則曰。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論堯舜之事。則曰。齊東野人之語。而非君子之言。然則於武城之篇。不惟其書之信。而一斷之以理。又何疑焉。故曰。書不可以不信。亦不可以必信。使書而皆合於理。雖非聖人之經。盡取之可也。況夫聖人之經。又安得而不信哉。如皆不合於理。則雖二三策之寡。亦不可得而取之也。又可必信之乎。蓋非不信之也。理之所在。不得而必信之也。古人之於書。稽求師式。至於爲聖爲賢。而後世乃有疲精神。勞思慮。皓首窮年。以求通經學古。而內無益於身。外無益於人。敗事之誚。空言坐談之譏。皆歸之者。庸非不通於理。而惟書之信。其取之者不精。而致然耶。今夫藥石之儲。不能皆和平也。而悍毒者有之。不能皆眞良也。而僞蠱者有之。彼良醫之遊於其間也。審病者之脈理。知藥石之性味。擇之精而用之適其宜。是以百發而百中。至非能醫者。而以其病而遊焉。概取而試之。苟其不中。得無遇毒以益病。而戕其身也哉。不明乎理。而惟書之信。取之不當。以至於悖理違道者。得無類是乎。故曰。盡信書。不如無書。

### 保民而王

民生不能無羣。羣不能無爭。爭則亂。亂則生不可以保。王者之作。蓋天生聰明。使之統理人羣。息其爭。治其亂。而以保其生者也。夫爭亂以戕其生。豈人情之所欲哉。彼其情驅勢激。而至於此。未有不思所以易之者也。當此之時。有能以息爭治亂之道。拯斯民於水火之中。豈有不翕然而歸往之者。保民而王。信乎其莫之能禦也。

### 續書何始於漢

安於所習。而絕意於古。固君子之所患也。以其所知。而妄意於古。尤君子之所大患也。君臣上下之大分。善惡義利之大較。固天下不易之理。非有隱奧而難知者也。然而世衰道喪。利欲之途一開。而莫之或止。角奔競逐。相師成風。如大防之一潰。漉漫衍溢。有不可復收之勢。當是時。所謂大分大較。非隱奧而難知者。往往顛倒錯亂。廢墜湮沒。而莫之或顧。此後世之公患也。人性之靈。豈得不知其非。然志銷氣腐。無豪傑特立之操。波流之所蕩激。終淪胥而不能以自振。尙何望其能軒輊於人哉。然則安於所習。而絕意於古者。誠亦人之所深患也。有人於此。被

服儒雅。師尊聖賢。知大分大較之不可易。隱然思以易當世。志不得而據其所有。著之簡編。以自附於古人。此何啻去國之似人。虛空之足音。有識者之所宜深嘉屢嘆。稱揚頌羨之不能自己者也。而曰君子之所大患者何耶。理之所當然。而時不然。有能去彼取此。自拔於流俗。自一言一行以往。莫不有益。莫不可貴。然其高下淺深。大小多少。雖毫釐之間。不可以相踰越。乘人之不然。而張其殊於人者。以自比於古之聖賢。襲其粗迹。偶其大形。而侈其說。以欺世而盜名。則又有大不然者矣。彼固出於識量之卑。聞見之陋。而世衰道微。自爲翹楚。莫有豪傑之士。剖其蒙。開其蔽。而遂至於此。非固中懷譎詐。而昭然有欺世盜名之心而爲之也。然其不知涯分。偃蹇僭越。自以爲是人皆悅之。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蓋與賊德之鄉原。所蔽不同。而同歸於害正矣。欺世盜名之號。夫又焉得而避之。續書何始於漢。吾以爲不有以治王通之罪。則王道終不可得而明矣。

問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故君子欲行之。浮於言。不欲言之浮於行。傳說告高宗以遜志。詩人稱文王小心翼翼。記美后稷。祿及子孫。歸之於其辭恭。其欲儉。大言侈志。固君子之所不取。夫子講道洙泗之間。而遊於其間者。五尺童子。羞稱五伯。豈其五尺童子。與管仲舅犯輩。度長絜大。舉能無所愧耶。蜀諸葛孔明。距今且千載。更閱賢智多矣。莫敢少訾。而當時不過自比管樂。孔門之童子。豈皆度越孔明者乎。不然。何其言之大。而志之侈也。禮不苟訾。學不躐等。夫子之教。必不其然。苟以稱五伯之說爲非。是則孟子亦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或問曾西與管仲孰賢。則曰。爾何曾比予於是。然則羞稱之說。信矣。孟子言必稱堯舜。且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楊墨亦當世所推。使當時後生小子。不自揆度。靡然而非之。豈遜志小心。辭恭欲儉。不苟訾。不躐等之道乎。諸君以孔孟爲師者也。願有所析其疑。

對東明之升。羣陰畢伏。咸池旣作。窪鄭不可復陳矣。康衢之謠。擊壤之歌。後世高文大冊。不能無忝。中林之夫。漢上之女。後世碩儒宗工。不能無愧。豈其智有所不足。而力有所不逮哉。道之不明不行。而所以用其智力者。病矣。談中華之壯麗。則夷裔之君長。不如王朝之下士。論滄海之汪洋。則雍梁之秀民。不如渤澥之庸夫。理固然也。道

之行與不行。明與不明。相去遠矣。傳說之遜志。將以時敏厥修。文王之小心。所以昭事上帝。其辭恭。其欲儉。后稷之德。於是乎在矣。必不苟訾。而後可與言此。必不躡等。而後可以進此。羞稱五伯。能言距楊墨。然後可以免於苟訾躡等之過。而進乎遜志小心辭恭欲儉之地矣。

### 卷三十三

論議

嘉定十年三月二十八日聖旨時賜諭

#### 宣教郎太常博士孔焯撰

議曰。學道以聖賢爲師。聖賢遺書。萬世標的也。孟軻氏有言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甚矣。古人之講學。其端緒源委。誠未易言。學而未至於安。難與議聖賢之闡域矣。傳記所載。如曰。安而行。安則久。恭而安。皆取諸此也。自軻旣沒。逮今千有五百餘年。學者狗口耳之末。昧性天之真。凡軻之所以詔來世者。卒付於空言。有能尊信其書。修明其學。反求諸己。私淑諸人。如監丞陸公者。其能自拔於流俗。而有功於名教者歟。公生而穎悟。器識絕人。與季兄復齋。講貫理學。號江西二陸。其學務窮本原。不爲章句訓詁。其持論雄傑。卓立不苟。隨聲趨和。唯孟軻氏書。是崇是信。蓋謂此心之良。人所均有。天所予我。非由外鑠。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莫能奪。信能知此。則宇宙無非至理。聖賢與我同類。大端旣立。趨嚮旣定。明善充類以求之。強力勇敢以行之。如木有根。如水有源。逮其久也。此心之靈。此理之明。將渙然釋。怡然順。真有見夫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皆吾分內事。所謂操存。得盛行不加。窮居不損者。端不我誣也。公惟見理昭徹。加以涵養踐履之功。故能自得於心。有餘於身。卽其成已。用以成物。四方才俊之士。風動雲集。至無館舍以容。公築龔端嚴。對之者。非心邪念。自然消沮。論說爽厲。聽之者。如指迷塗。如出荆棘。質諸遺編。義利之分。王霸之別。天理人欲。凡介於毫芒疑似之間者。辨之弗措。叩之弗竭。自非學本正大。充乎自然。安能如是之周流貫通。動與理會也哉。繇其推是學以爲文。則辭達而不爭乎雕鐫。理勝而無用乎繚繞。無意於文。而

文自爾工。施是學於有政。則視吾民如子弟。遇僚屬如朋友。誠心所孚。自有不言之教。當時元臣碩輔。或薦進其心。悟理融。出於自得。或稱美其治郡善政。可驗躬行。夫理而造於自得。政而本於躬行。則君子之所養可知矣。使天假之年。上之得君行道。次之立言明道。俾獲盡宣其用。則以利生民。以惠後學。可勝旣哉。謹按諡法。敏而好古曰文。貌肅辭定曰安。公天稟純明。學無凝滯。服膺先哲。發揮憲言。非敏而好古乎。抗志洪毅。師道尊嚴。記久傳遠。言皆可復。非貌肅辭定乎。諡曰文安。於義爲稱。謹議。

## 覆諡

朝請大夫行尚書考功員外郎丁端祖撰

議曰。儒學之盛。自三代以來。未有如我本朝者也。夫六經厄於秦。而士以權謀相傾。漢尙申韓。晉尙莊老。唐惟辭章是誇。先王之道。陵遲甚矣。至我本朝。伊洛諸公未出之時。易之一書。猶晦蝕於虛無之談。書之皇極。詩之二南。記禮中庸大學之旨。春秋尊王之義。皆未有能發明其指歸者也。自濂溪明道伊川。義理之學。爲諸儒倡。而窮理盡性之說。致知格物之要。凡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傳之大原。始暴白於天下。其後又得南軒張氏。晦庵朱氏。東萊呂氏。續濂溪明道伊川幾絕之緒。而振起之。六經之道。晦而復明。是三君子。奉常旣已命諡矣。又有象山陸氏者。自卯角時。聞誦伊川語。嘗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初讀論語。卽疑有子之言支離。及長而與朋友講學。因論及太極圖。斷然以太極之上。不復更有無極。其他特立之見。超絕之論。不一而足。要皆本於自得。天分旣高。學力亦到。蓋自三四歲時。請問於親庭。其立論已不凡。眞所謂少成若天性者。惜乎不能盡以所學見之事業。立朝僅丞匠監。旋即奉祠以歸。惠政所加。止荆門小壘而已。世固有能言而不能行。內若明了。而外實迂闊。不中事情者。公言行相符。表裏一致。其吐辭發論。旣卓立乎古今之見。至於臨政處事。實平易而不迂。詳審而不躁。當乎人情。而循乎至理。而無一毫蹈常襲故之迹。若公者在吾儒中。眞千百人一人而已。奉常諡以文安。誠未爲過。博士議是。謹議。

象山先生行狀

先生姓陸。諱九淵。字子靜。其先媯姓。至齊宣王少子元侯。諱通。始封平原般縣陸鄉。因以爲氏。曾孫諱烈。爲吳令。子孫遂爲吳郡吳縣人。自吳公四十世。爲唐宰相文公。諱希聲。是爲先生八世祖。七世祖諱崇。六世祖諱德遷。五代末。避地于撫州金谿。高祖諱有程。曾祖諱演。並以學行重於鄉里。祖諱戩。父贈宣教郎。諱賀。生有異稟。端重不伐。究心典籍。見於躬行。酌先儒冠昏喪祭之禮行之家。家道之整。著聞州里。母孺人饒氏。生六子。先生其季也。先生幼不戲弄。靜重如成人。三四歲時。常侍宣教公行。遇事物必致問。一日。忽問天地何所窮際。宣教公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角總經夕不脫。衣履有弊而無壞。韞至三接。手甲甚修。足跡未嘗至庖廚。常自掃灑林下。晏坐終日。立於門。過者駐望稱歎。以其端莊雍容。異常兒也。五歲讀書。紙隔無捲摺。六歲侍親會嘉禮。衣以華好。卻不受。季兄復齋。年十三。舉禮經以告。先生迺受。與人粹然樂易。然惡無禮者。讀書不苟簡。外視雖若閒暇。而實勤於考索。伯兄總家務。常夜分起。必見先生秉燭檢書。伊川近世大儒。言垂于後。至今學者。尊敬講習之不替。先生獨謂簡曰。卯角時。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亦嘗謂人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初讀論語。卽疑有子之言支離。先生生而清明。不可企及。有如此者。他日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嘗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乾道八年。登進士第。時考官呂祖謙。能識先生之文。於數千人之中。他日謂先生曰。未嘗款承足下之教。僅得之傳聞。一見高文。心開目明。知其爲江西陸子靜也。其始至行都。一時俊傑。咸從之游。先生朝夕應酬答問。學者踵至。至不得寐者。餘四十日。所以自奉甚薄。而精神益強。聽其言。興起者甚衆。遠邇聞風而至。求親炙問道者。益盛。先生旣受徒。卽去今世所謂學規者。而諸生善心自興。容體自莊。雍雍于于。後至者相觀而化。猗歟盛哉。眞三代時學校也。有一生飯次。微交足。飯旣。先生

從容問之曰。汝適有過。知之乎。生略思曰。已省。先生曰。何過。對曰。中食覺交足。雖卽改正。卽放逸也。其嚴如此。先生深知學者心術之微。言中其情。或至汗下。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爲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素無雅故。聞其大概。而盡得其爲人。嘗有言曰。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卽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卽爲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者。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救人。又曰。今天下學者。唯有兩途。一途朴實。一途議論。嗚呼。至哉。足以明人心之邪正。破學者之窟宅矣。嘗攻切問者之疵。問者不領。惡聲輒至。旁觀不能堪。而先生悠然從容。乃及他事。淳熙元年。授迪功郎。隆興府靖安縣主簿。未上。丁繼母太孺人鄧氏憂。服闋。調延寧府崇安縣主簿。八年。少師史公浩薦先生之辭曰。淵源之學。沉粹之行。輩行推之。而心悟理融。出於自得。得旨都堂。審察陞擢。不赴。九年。侍從復上薦。除國子正。諸生叩請。孳孳啓諭。如家居教授。感發良多。十年冬。遷勅令所刪定官。同志之士。相從講切不替。僚友多賢。相與問辯。大信服。先生自少時。聞長上道靖康間事。慨然有感於復讎之義。至是遂訪求智勇之士。與之商確。益知武事利病。形勢要害。人物短長。十一年。當輪對。期迫甚。猶未入思慮。所親累請。久乃下筆。繕寫甫就。厥明卽對。上屢俞所奏。修寬恤詔。令書成。有旨改承奉郎。十三年。轉宣義郎。親朋謂先生久次。宜求去。先生曰。往時面對。粗陳大義。明主不以爲非。然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思欲再望清光。少自竭盡。以致臣子之義。距對五日。除將作監丞。後省疏。駁得旨。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旣歸。學者輻輳愈盛。雖鄉曲老長。亦俯首聽誨。言稱先生。先生悼時俗之通病。啓人心之固有。咸惕然以懲。躍然以興。每詣城邑。環坐率一二百人。至不能容。徙觀寺。縣大夫爲設講坐於學宮。聽者貴賤老少。溢塞塗巷。從遊之盛。未見有此。貴溪有山。實龍虎之本岡。先生登而樂之。結茆其上。山高五里。其形如象。遂名之曰象山。自號象山翁。四方學徒復大集。至數百人。從容講道。詠歌怡愉。有終焉之意。於是人號象山先生。十六年。祠秩滿。今上登極。除知荆門軍。是年。轉宣教郎。又轉奉議郎。紹熙二年。九月初。領郡事。吏以故例白。內諸局務外。諸縣必有揭示。約束接賓。受詞分日。先生曰。安用是。延見僚屬如朋友。推心豁然。論事惟理是從。先生家書有云。每一同官。



稟事衆有所見。皆得展其所懷。辯爭利害於前。太守唯默聽。候其是非。既明。乃從贊歎。以養其狗公之意。太守所判。僚屬卻回者常有之。先生教民如子弟。雖賤隸走卒。亦諭以理義。接賓受詞。無早暮。下情盡達。無壅。故郡境之內。官吏之貪廉。民俗之習尚。忠良材武。與猾吏暴強。先生皆得之於無事之日。往時郡有追逮。皆特遣人。先生唯令訴者自執狀以追。以地近遠立限。皆如期。即日處決。輕罪多酌人情。曉令解釋。至人倫之訟。既明。多使領元詞自毀之。以厚其俗。唯怙終不可誨化。乃始斷治。詳其文狀。以防後日反覆。久之。民情益孚。兩造有不持狀。唯對辯求決。亦有證者。不召自至。問其故。曰。事久不白。共約求明。或既伏。俾各持其狀去。不復留案。嘗夜與僚屬坐。吏白有老者訴甚急。呼問之。體戰言不可解。俾吏狀之。謂其子爲羣卒所殺。先生判翌日呈。僚屬難之。先生曰。子安知不至是。凌晨追究其子。蓋無恙也。人益服先生之明。有訴遭竊脫。而不知其人。先生自出二人姓名。使捕至。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還訴者。且宥其罪。使自新。因語吏曰。某所某人尤暴。吏亦莫知。翌日有訴遭奪掠者。卽其人也。乃加追治。吏大驚。郡人以爲神。初保伍之制。州縣以非急務。多不檢覈。盜賊得匿藏其間。近邊尤以爲患。先生首申嚴之。姦無所蔽。有劫僧廬。鄰伍遽集。擒獲不逸一人。至是羣盜屏息。荆門素無城壁。先生以爲此自古戰爭之場。今爲次邊。在江漢之間。爲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之脇。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脇腹心之虞。由唐之湖陽以趨山。則其涉漢之徑。已在荆門之脇。由鄧之鄧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道。已在荆門之腹。餘有間途淺津。陂陁不能以限。馬灘瀨不能以濡軌者。所在尙多。自我出奇制勝。敵敵之腹脅者。亦正在此。雖四山環合。易於備禦。義勇四千。強壯可用。而倉廩藏庫之間。麋鹿可至。累議欲修築子城。憚重費不敢輕舉。先生審度決計。召集義勇。優給庸直。躬自勸督。役者樂趨。竭力工倍。二旬訖築。初計者擬費緡錢二十萬。至是僅費緡五千。而土工畢。後復議成砌三重。置角臺。增二小門。上置敵樓。衝天渠。荷葉渠。護險墻之制。畢備。纔費緡錢三萬。又郡學貢院。客館官舍。衆役並興。初俗習惰。人以執役爲耻。吏惟好衣閒觀。至是此風一變。督役官吏。布衣雜役。夫佐力。相勉以義。不專以威。盛役如此。而人情晏然。郡中恬若無事。荆門兩縣置壘。事力

綿薄。連歲困於送迎。藏庫空竭。調度倚辦商稅。先是日差使臣。暨小吏伺商人於門。檢貨給引。然後至務。務唯據引入稅。出門又覆視。官收無幾。而出入其費已多。初謂以嚴禁權。杜奸弊。而門吏取賄。多所藏覆。禁物亦或通行。商苦重費。多由僻途。務入日縮。先生罷去之。或曰。門護所以防奸。列郡行之以爲常。一旦罷廢。商冒利。必有不至務者。先生曰。是非爾所知。即日揭示。俾徑至務。復減正稅。援例是日稅入立增。有一巨商。已遵僻途。忽聞新令。復出正路。巡尉卒於岐捕之。先生詰得其實。勞而釋之。巨商感涕。行旅聞者。莫不以手加額。誓以毋欺。私相轉告。必由荆門。旁觀者詰其故。商曰。罷三門引。減援例。去我輩大害。不可不報德。稅收增倍。酒課亦如之。荆門故用銅錢。後以近邊。以鐵錢易之。銅錢有禁。而民之輸於公者。尙容貼納。先生曰。旣禁之矣。又使之輸。不可。卽蠲之。又減鈔錢。罷比鈔。不遣人詣縣。給吏札置醫院官。吏民咸悅。而郡吏亦貧而樂。獄卒無以自給。多告罷。先生以僚屬訪察得其實。遂廩給之。朔望及暇日。詣學講誨諸生。郡有故事。上元設齋醮黃堂。其說曰。爲民祈福。先生於是會吏民。講洪範斂福錫民一章。以代醮事。發明人心之善。所以自求多福者。莫不曉然有感於中。或爲之泣。湖北諸郡軍士多逃徙。視官府如傳舍。不可禁止。緩急無可使者。先生病之。乃信捕獲之賞。重奔竄之刑。又數閱射中者。受賞役之加庸直。無饑寒之憂。相與悉心弓矢。逸者絕少。他日。兵官按閱。獨荆門整習。他郡所無。先生平時。按射不止於兵伍。郡民皆得而與。中亦同賞。薦舉其屬。不限流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略。先生之家居也。鄉人苦旱。羣禱莫應。有請於先生。乃除壇山巔。陰雲已久。及致禱。大雨隨至。荆門亦旱。先生每有祈。必疎雨隨車。郡民異之。治化孚洽。久而益著。旣踰年。筭篋不施。至於無訟。相保相愛。閭里熙熙。人心敬向。日以加厚。吏卒亦能相勉。以義視官事。如其家事。識者知其爲郡。有出於政刑號令之表者矣。諸司交章論薦。丞相周公必大。嘗遣人書有曰。荆門之政。予以驗躬行之效。三年冬十一月。語女兄曰。先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得施。以沒。女兄盡然。又嘗謂家人曰。吾將死矣。或曰。安得此不祥語。骨肉將柰何。先生曰。亦自然。又告僚屬曰。某將告終。先生素有血疾。居旬日大作。實十二月丙午。越三日疾良已。接見屬僚。與論政理如平時。寔

息靜室。命掃灑焚香。家事一不掛齒。庚戌禱雪。辛亥雪驟降。命具浴。浴罷。盡易新衣幅巾。端坐。家人進藥。先生卻之。自是不復言。癸丑日中奄然而卒。郡屬棺斂。竭誠哭哀甚。吏民哭奠。充塞衢道。各有辭以敘陳痛戀之情。柩歸。門人奔哭。會葬以千數。郡縣於其講學之地。爲立祠。先生遺文。諸生已次第編紀。先生生於紹興九年二月乙亥。享年五十有四。娶吳氏。封孺人。二子持之。循之女一。明年十有一月壬申。葬於鄉之永興寺山。距妣饒氏孺人墓爲近。先生之道。至矣大矣。簡安得而知之。惟簡主富陽簿時。攝事臨安府中。始承教於先生。及反富陽。又獲從容侍誨。偶一夕。簡發本心之問。先生舉是日扇。訟是非以答。簡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未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簡雖凡下。不足以識先生。而於是亦知先生之心。非口說所能贊述。所略可得而言者。日月之明。先生之明也。四時之變化。先生之變化也。天地之廣大。先生之廣大也。鬼神之不可測。先生之不可測也。欲盡言之。雖窮萬古。不可得而盡也。雖然。先生之心。與萬古之人心。一貫無二致。學者不可自棄。謹狀。

紹熙五年二月十有六日。門人奉議郎知饒州樂平縣主管勸農公事楊簡狀。

## 卷三十四 語錄

道外無事。事外無道。先生常言之。

道在宇宙間。何嘗有病。但人自有病。千古聖賢。只去人病。如何增損得道。

道理只是眼前。道理雖見到聖人田地。亦只是眼前道理。

唐虞之際。道在皋陶。商周之際。道在箕子。天之生人。必有能尸明道之責者。皋陶箕子是也。箕子所以佯狂不死者。正爲欲傳其道。旣爲武王陳洪範。則居於夷狄。不食周粟。

論語中多有無頭柄的說話。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之類。不知所及所守者何事。如學而時習之。不知時習者何事。非學有本領。未易讀也。苟學有本領。則知之所及者。及此也。仁之所守者。守此也。時習之習此也。說者說此樂

者樂此。如高屋之上。建瓴水矣。學苟知本。六經皆我註腳。

天理人欲之言。亦自不是。至論若天是理。人是欲。則是天人不同矣。此其原。蓋出於老氏。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而後好惡形焉。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天理人欲之言。蓋出於此。樂記之言。亦根於老氏。且如專言靜是天性。則動獨不是天性耶。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解者多指人心爲人欲。道心爲天理。此說非是。心一也。人安有二心。自人而言。則曰惟危。自道而言。則曰惟微。罔念作狂。克念作聖。非危乎。無聲無臭。無形無體。非微乎。因言莊子云。眇乎小哉。以屬諸人。警乎大哉。獨遊於天。又曰。天道之與人道也。相遠矣。是分明裂天人而爲二也。

動容周旋中禮。此盛德之至。所以常有先後。言語必信。非以正行。纔有正其行之心。已自不是了。古人皆是明實理。做實事。

近來論學者。言擴而充之。須於四端上逐一充。焉有此理。孟子當來。只是發出人有是四端。以明人性之善。不可自暴自棄。苟此心之存。則此理自明。當惻隱處。自惻隱。當羞惡。當辭遜。是非在前。自能辨之。又云。當寬裕溫柔。自寬裕溫柔。當發強剛毅。自發強剛毅。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夫子問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此又是白著了。夫子氣力。故夫子復語之曰。弗如也。時有姓吳者在坐。遽曰。爲是尙嫌少在。先生因語坐間有志者曰。此說與天下士人語。未必能通曉。而吳君通敏如此。雖諸君有志。然於此不能及也。吳遜謝謂偶然。

子貢在夫子之門。其才最高。夫子所以屬望磨礪之者甚至。如子一以貫之。獨以語子貢與曾子二人。夫子既沒。三年。門人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蓋夫子所以磨礪子貢者極其力。故子貢獨留三年。報夫子深恩也。當時若磨礪得子貢就。則其材豈曾子之比。顏子既亡。而曾子以魯得之。蓋子貢反爲聰明所累。卒不能知德也。

子貢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此是子貢後來有所見處。然謂之不可得而聞。非實見也。如曰。子欲無言。卽是言了。

天下之理無窮。若以吾平生所經歷者言之。眞所謂伐南山之竹。不足以受我辭。然其會歸。總在於此。

顏子爲人。最有精神。然用力甚難。仲弓精神不及顏子。然用力卻易。顏子當初仰高鑽堅。瞻前忽後。博文約禮。遍求力索。既竭其才。方如有所立卓爾。逮至問仁之時。夫子語之。猶下克己二字。曰。克己復禮爲仁。又發露其旨。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既又復告之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吾嘗謂此三節。乃三鞭也。至於仲弓之爲人。則或人嘗謂雍也。仁而不佞。仁者靜。不佞。無口才也。想其爲人。沖靜寡思。日用之間。自然合道。至其問仁。夫子但答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只此便是也。然顏子精神高。既磨礱得就。實則非仲弓所能及也。

顏子問仁之後。夫子許多事業。皆分付顏子了。故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顏子沒。夫子哭之曰。天喪予。蓋夫子事業。自是無傳矣。曾子雖能傳其脈。然參也魯。豈能望顏子之素蓄。幸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夫子之道。至孟子而一光。然夫子所分付顏子事業。亦竟不復傳也。

學有本末。顏子聞夫子三轉語。其綱旣明。然後請問其目。夫子對以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顏子於此。洞然無疑。故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本末之序。蓋如此。今世論學者。本末先後。一時顛倒錯亂。曾不知詳細處。未可遽責於人。如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已知道。夫子乃語之以此。今先以此責人。正是躐等。視聽言動。勿非禮。不可於這上面看顏子。須看請事斯語。直是承當得過。

天之一字。是皋陶說起。

夫子以仁發明斯道。甚言渾無罅縫。孟子十字打開。更無隱遁。蓋時不同也。

自古聖賢。發明此理。不必盡同。如箕子所言。有皋陶之所未言。夫子所言。有文王周公之所未言。孟子所言。有吾

夫子之所未言。理之無窮如此。然譬之奕然。先是這般等第。國手下棋。後來又是這般。國手下棋。雖所下子不同。然均是這般手段始得。故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古人視道。只如家常茶飯。故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斯此也。

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卻難。

涓涓之流。積成江河。泉源方動。雖只有涓涓之微。去江河尚遠。卻有成江河之理。若能混混。不舍晝夜。如今雖未盈科。將來自盈科。如今雖未放乎四海。將來自放乎四海。如今雖未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將來自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然學者不能自信。見夫標末之盛者。便自荒忙。舍其涓涓而趨之。卻自壞了。曾不知我之涓涓雖微。卻是真。彼之標末雖多。卻是僞。恰似檐水來相似。其涸可立而待也。故吾嘗舉俗諺教學者云。一錢做單客。兩錢做雙客。傅子淵自此歸其家。陳正己問之曰。陸先生教人何先。對曰。辨志。正己復問曰。何辨。對曰。義利之辨。若子淵之對。可謂切要。

此道非爭競務進者能知。惟靜退者可入。又云。學者不可用心太緊。今之學者。大抵多是好事。未必有切己之志。夫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須自省察。

夫民合而聽之則神。離而聽之則愚。故天下萬世。自有公論。

先生與晦翁辯論。或諫其不必辯者。先生曰。女曾知否。建安亦無朱晦翁。青田亦無陸子靜。不會過得私意一關。終難入德。未能入德。則典則法度。何以知之。

居象山。多告學者云。女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自立而已。

生於末世。故與學者言。費許多氣力。蓋爲他有許多病痛。若在上世。只是與他說入則孝。出則弟。初無許多事。千虛不博一實。吾平生學問。無他。只是一實。

或問先生何不著書。對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韓退之是倒做。蓋欲因學文而學道。歐公極似韓。其聰明皆過人。

然不合初頭俗了。或問如何俗了。曰。符讀書城南。三上宰相書。是已。至二程方不俗。然聰明卻有所不及。

正人之本難。正其末則易。今有人在此。與之言。汝適某言未是。某處坐立舉動未是。其人必樂從。若去動他根本所在。他便不肯。

釋氏立教。本欲脫離生死。惟主於成其私耳。此其病根也。且如世界如此。忽然生一箇謂之禪。已自是無風起浪。平地起土堆了。

無它。利與善之間也。此是孟子見得透。故如此說。

或問先生之學。當來自何處入。曰。不過切己自反。改過遷善。

有善必有惡。真如反覆手。然善卻自本然。惡卻是反了方有。

人品在宇宙間。迥然不同諸處。方曉曉然談學問時。吾生此。多與後生說人品。

此道之明。如太陽當空。羣陰畢伏。

典憲二字甚大。惟知道者能明之。後世乃指其所撰苛法。名之曰典憲。此正所謂無忌憚。

朱元晦曾作書與學者云。陸子靜專以尊德性誨人。故游其門者。多踐履之士。然於道問學處欠了。某教人豈不

是道問學處多了些子。故游某之門者。踐履多不及之。觀此。則是元晦欲去兩短合兩長。然吾以爲不可。既不知

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

吾之學問。與諸處異者。只是在我全無杜撰。雖千言萬語。只是覺得他底。在我不曾添一些。近有議吾者云。除了

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無伎倆。吾聞之曰。誠然。

復齋家兄。一日見問云。吾弟今在何處做工夫。某答云。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些工夫。復齋應而已。若知物價之

低昂。與夫辨物之美惡真僞。則吾不可不謂之能。然吾之所謂做工夫。非此之謂也。

後世言學者。須要立箇門戶。此理所在。安有門戶可立。學者又要各護門戶。此尤鄙陋。

人共生乎天地之間。無非同氣。扶其善而沮其惡。義所當然。安得有彼我之意。又安得有自爲之意。二程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而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後來明道。此意卻存。伊川已失此意。吾與常人言。無不感動。與談學問者。或至爲仇。舉世人大抵就私意建立。做事專以做得多者爲先。吾卻欲殄其私。而會於理。此所以爲仇。

吾與人言。多就血脈上感移它。故人之聽之者易。非若法令者之爲也。如孟子與齊君言。只就與民同處轉移它。其餘自正。

今之論學者。只務添人底。自家只是滅他底。此所以不同。

宇宙不曾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先生常言之云。吾知此理。卽乾。行此理。卽坤。知之在先。故曰。乾知太始。行之在後。故曰。坤作成物。

夫子平生所言。豈止如論語所載。特當時弟子所載止此爾。今觀有子曾子獨稱子。或多有若曾子門人。然吾讀論語。至夫子曾子之言。便無疑。至有子之言。便不喜。

先生問學者云。夫子自言我學不厭。及子貢言多學而識之。又卻以爲非。何也。因自代對云。夫子只言我學不厭。若子貢言多學而識之。便是蔽說。

學者須先立志。志旣立。卻要遇明師。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今世類指佛老爲異端。孔子時。佛教未入中國。雖有老子。其說未著。卻指那個爲異端。蓋異與同對。雖同師堯舜。而所學之端緒。與堯舜不同。卽是異端。何止佛老哉。有人問吾異端者。吾對曰。子先理會得同底一端。則凡異此者。皆異端。

子不語怪力亂神。夫子只是不語。非謂無也。若力與亂。分明是有。神怪豈獨無之。人以雙瞳之微。所矚甚遠。亦怪。



矣。苟不明道。則一身之間無非怪。但玩而不察耳。

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上面是說階級不同。夫子因舉詩中。室是遠而之語。因以掃上面階級。蓋雖有階級。未有遠而不可進者也。因言李清臣云。夫子刪詩。固有刪去一二語者。如棠棣之詩。今逸此兩句。乃夫子刪去也。清臣又言。碩人之詩。無素以爲絢兮一語。亦是夫子刪去。其說皆是。當時子夏之言。謂繪事以素爲後。乃是以禮爲後乎。言不可也。夫子蓋因子夏之言而刪之。子夏當時。亦有見乎本末無間之理。然後來卻有所泥。故其學傳之後世。尤有害。繪事後素。若周禮言。繪畫之事。後素功。謂既畫之後。以素間別之。蓋以記其目之黑白分也。謂先以素爲地。非。

柴愚參魯。夫子所愛。故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以此見夫子欲子羔來磨礪。就其遠者大者。後來子羔早卒。故屬意於曾子。

叩其兩端而竭焉。言極其初終始末。竭盡無留藏也。

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已。此數語。自曾子胸中流出。

咸有一德之書。言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以此見當時只有尹湯二人。可當一德。

皋陶論知人之道。曰。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乃是謂必先言其人之有是德。然後乃言曰。某人有某事。有某事。蓋德則根乎其中。達乎其氣。不可僞爲。若事則有才智之小人。可僞爲之。故行有九德。必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然後人不可得而度也。

後世言伏羲畫八卦。文王始重之爲六十四卦。其說不然。且如周禮。雖未可盡信。如筮人言三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龜筮協從。亦見於虞書。必非僞說。如此。則卦之重久矣。蓋伏羲既畫八卦。卽從而重之。然後能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而扶持天下之理。文王蓋因其繇辭而加詳。以盡其變爾。繫辭首篇二句。可疑。蓋近於推測之辭。

吾之深信者書。然易繫言。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此等處。深可信。

伊川解比卦。原筮作占。卜度。非也。一陽當世之大人。其不寧方來。乃自然之理勢。豈在它占。卜度之中。原筮乃蒙初筮之義。原。初也。右人字。多通用。因云。伊川學問。未免占。卜度之失。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非知道者不能。楊子謂文王久幽。而不改其操。文王居羑里而贊易。夫子厄於陳蔡而弦歌。豈久幽而不改其操之謂耶。

自周衰以來。人主之職分不明。堯典命羲和。敬授人時。是爲政首。後世乃付之星官曆翁。蓋緣人主職分不明所致。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此卻知人主職分。

詩大雅。多是言道。小雅。多是言事。大雅雖是言小事。亦主於道。小雅雖是言大事。亦主於事。此所以爲大雅小雅之辨。

秦不曾壞了道脈。至漢而大壞。蓋秦之失甚明。至漢則迹似情非。故正理愈壞。

漢文帝謫然善意。然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僅似鄉原。

諸公上殿。多好說格物。且如人主在上。便可就他身上理會。何必別言格物。

楊子默而好深沉之思。他平生爲此深沉之思所誤。

韓退之原性。卻將氣質做性說了。

近日舉及荀子解蔽篇。說得人之蔽處好。梭山兄云。後世之人。病正在此。都被荀子莊子輩壞了。答云。今世人之通病。恐不在此。大概人之通病。在於居茅茨。則慕棟宇。衣敝衣。則慕華好。食糲糲。則慕甘肥。此乃是世人之通病。

春秋北杏之會。獨於齊桓公稱爵。蓋當時倡斯義者。惟桓公管仲二人。春秋於諸國稱人。責之也。古者風俗醇厚。人雖有虛底精神。自然消了。後世風俗不如古。故被此一段精神爲害。難與語道。

因嘆學者之難得。云。我與學者說話。精神稍高者。或走了。低者。至塌了。吾只是如此。吾初不知手勢如此之甚。然

吾亦只有此一路。

人方奮立。已有消蝕。則議者不罪其消蝕。而尤其奮立之太過。舉其進銳者其退速以爲證。於是併懲其初。曾不知孟子之意。自不在此。

聖人作春秋。初非有意於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又云。春秋大概。是存此理。又云。春秋之亡久矣。說春秋之繆。尤其於諸經也。

嘗閱春秋纂例。謂學者曰。啖趙說得有好處。故人謂啖趙有功於春秋。又云。人謂唐無理學。然反有不可厚誣者。後世之論春秋者。多如法令。非聖人之旨也。

千古聖賢。若同堂合席。必無盡合之理。然此心此理。萬世一揆也。

銖銖而稱之。至石必繆。寸寸而度之。至丈必差。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此可爲論人之法。且如其人大概論之。在於爲國。爲民。爲道義。此則君子人矣。大概論之。在於爲私。己爲權勢。而非忠於國。狗於義者。則是小人矣。若銖稱寸量。校其一二節目。而違其大綱。則小人或得爲欺。君子反被猜疑。邪正賢否。未免倒置矣。有學者聽言有省。以書來云。自聽先生之言。越千里如歷塊。因云。吾所發明爲學端緒。乃是第一步。所謂升高自下。陟遐自邇。卻不知指何處爲千里。若以爲今日捨私小。而就廣大爲千里。非也。此只可謂之第一步。不可遽謂千里。

吾於人情研究得到。或曰。察見淵中魚不祥。然吾非苛察之謂。研究得到。有扶持之方耳。後世將讓職。作一禮數。古人推讓。皆是實情。唐虞之朝可見。非尙虛文。以讓爲美名也。

嘗聞王順伯云。本朝百事不及唐。然人物議論遠過之。此議論甚闊。可取。

嘗問王順伯曰。聞尊兄精於論字畫。敢問字果有定論否。順伯曰。有定論。曰。何以信此說。順伯曰。有一畫一拐於此。使天下有兩三人曉書問之。此人曰。是此等第。則彼二人之言。亦同如此。知其有定。因問字畫孰爲貴。順伯曰。本朝不及唐。唐不及漢。漢不及先秦。古書曰。如此。則大抵是古得些子者爲貴。順伯曰。大抵古人作事不苟。簡尊

兄試觀古器。與後來者異矣。此論極是。

傅子淵請教。乞簡省一語。答曰。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後見其與陳君舉書中云。是則全掩其非。非則全掩其是。此是語病。中又云。闊節而疏目。旨高而趣深。旨高而趣深甚佳。闊節而疏目。子淵好處在此。病亦在此。又云。子淵弘大。文範細密。子淵能兼文範之細密。文範能兼子淵之弘大。則非細也。

朱濟道力稱贊文王。謂曰。文王不可輕贊。須是識得文王。方可稱贊。濟道云。文王聖人。誠非某所能識。曰。識得。朱濟道便是文王。

一學者自晦翁處來。其拜跪語言頗怪。每日出齋。此學者必有陳論。應之亦無他語。至四日。此學者所言已罄。力請誨語。答曰。吾亦未暇詳論。然此間大綱。有一個規模說與人。今世人淺之爲聲色臭味。進之爲富貴利達。又進之爲文章技藝。又有一般人。都不理會。卻談學問。吾總以一言斷之曰。勝心。此學者默然。後數日。其舉動言語。頗復常。

一學者從游。閱數月。一日問之云。聽說話如何。曰。初來時。疑先生之顛倒。既如此說了。後又如彼說。及至聽得兩月後。方始貫通。無顛倒之疑。

三百篇之詩。周南爲首。周南之詩。關雎爲首。關雎之詩。好善而已。興於詩。人之爲學。貴於有所興起。

洙泗門人。其間自有與老氏之徒相通者。故記禮之書。其言多原老氏之意。

先生在勅局日。或問曰。先生如見用。以何藥方醫國。先生曰。吾有四物湯。亦謂之四君子湯。或問如何。曰。任賢。使能。賞功。罰罪。

先生云。後世言道理者。終是黏牙嚼舌。吾之言道。坦然明白。全無黏牙嚼舌處。此所以易知易行。或問先生如此談道。恐人將意見來會。不及釋子談禪。使人無所措其意見。先生云。吾雖如此談道。然凡有虛見虛說。皆來這裏。

使不得。所謂德行。常易以知險。恆簡以知阻也。今之談禪者。雖爲艱難之說。其實反可寄託其意見。吾於百衆人前。開口見膽。

先生云。凡物必有本末。且如就樹木觀之。則其根本必差大。吾之教人。大概使其本常重。不爲末所累。然今世論學者。卻不悅此。

有一士大夫云。陸丈與他人不同。卻許人改過。

先生嘗問一學者。若事多放過。有寬大氣象。若動輒別白。似若褊隘。不知孰是。學者云。若不別白。則無長進處。先生曰。然。

先生云。學者讀書。先於易曉處。沉涵熟復。切己致思。則他難曉者。渙然冰釋矣。若先看難曉處。終不能達。舉一學者詩云。讀書切戒在荒忙。涵泳工夫興味長。未曉莫妨權放過。切身須要急思量。自家主宰常精健。逐外精神徒損傷。寄語同遊二三子。莫將言語壞天常。

先生歸自臨安。子雲問近來學者。先生云。有一人近來有省云。一蔽既徹。羣疑盡亡。

先生云。歐公本論固好。然亦只說得皮膚。看唐鑑。令讀一段。子雲因請曰。終是說骨髓不出。先生云。後世亦無人。知得骨髓去處。

劉淳叟參禪。其友周姓者問之曰。淳叟。何故捨吾儒之道而參禪。淳叟答曰。譬之於手。釋氏是把鋤頭。儒者是把斧頭。所把雖不同。然卻皆是這手。我而今只要就他明此手。友答云。若如淳叟所言。我只就把斧頭處明此手。不願就他把鋤頭處明此手。先生云。淳叟亦善喻。周亦可謂善對。

先生云。子夏之學。傳之後世。尤有害。

先生居象山。多告學者云。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少缺。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學者於此。亦多興起。有立議論者。先生云。此是虛說。或云。此是時文之見。學者遂云。孟子闢楊墨。韓子闢佛老。陸先生

關時文。先生云。此說也好。然關楊墨佛老者。猶有些氣道。吾卻只關得時文。因一笑。先生作貴溪學記云。堯舜之道。不過如此。此亦非有甚高難行之事。嘗舉以語學者云。吾之道。真所謂夫婦之愚。可以與知。

或問讀六經。當先看何人解註。先生云。須先精看古註。如讀左傳。則杜預註。不可不精看。大概先須理會文義分明。則讀之。其理自明白。然古註惟趙岐解孟子。文義多略。

有一後生。欲處郡庠。先生訓之曰。一擇交。二隨身規矩。三讀古書論語之屬。

程先生解易爻辭。多得之彖辭。卻有鶻突處。

人之文章。多似其氣質。杜子美詩。乃其氣質如此。

三代之時。遠近上下。皆講明扶持此理。其有不然者。衆從而斥之。後世遠近上下。皆無有及此者。有一人務此。衆反以爲怪。故古之時。比屋至於可封。後世雖能自立。然寡固不可以敵衆。非英才不能奮興。

有學者。因事上一官員書云。遏惡揚善。沮姦佑良。此天地之正理也。此理明則治。不明則亂。存之則爲仁。不存則爲不仁。先生擊節稱賞。

先生云。吾自應舉。未嘗以得失爲念。場屋之文。只是直寫胸襟。故作貴溪縣學記云。不徇流俗。而正學以言者。豈皆有司之所棄。天命之所遺。

有學者。曾看南軒文字。繼從先生游。自謂有省。及作書陳所見。有一語云。與太極同體。先生復書云。此語極似南軒。

學者不可用心太緊。深山有寶。無心於寶者。得之。

有學者上執政書中間有云。閣下作而待漏於金門。朝而議政於黼座。退而平章於中書。歸而咨訪於府第。不識是心。能如晝日之昭晰。而無薄蝕之者乎。能如砥柱之屹立。而無淪胥之者乎。先生云。此亦可以警學者。

曹立之有書於先生曰。願先生且將孝弟忠信誨人。先生云。立之之謬如此。孝弟忠信如何說且將。惟溫故而後能知新。惟敦厚而後能崇禮。

易繫上下篇。總是贊易。只將贊易看。便自分明。凡吾論世事皆如此。必要挈其總要去處。

後世言易數者多。只是眩惑人之說。

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今之論學者。所用非所學。所學非所用。

或有譏先生之教人。專欲管歸一路者。先生曰。吾亦只有此一路。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今人多失其旨。蓋孟子道性善。故言人無有不善。今若言人之不善。彼將甘爲

不善。而以不善向汝。汝將何以待之。故曰。當如後患何。

見到孟子道性善處。方是見得盡。

退之言軻死不得其傳。苟與楊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何其說得如此端的。

程先生解頰復厲。言過在失。不在復極好。

先生在勸局日。或勸以小人闖伺。宜乞退省。先生曰。吾之未去。以君也。不遇則去。豈可以彼爲去就耶。

李白杜甫陶淵明。皆有志於吾道。

資稟之高者。義之所在。順而行之。初無留難。其次義利交戰。而利終不勝義。故自立。

吾自幼時。聽人議論似好。而其實不如此者。心不肯安。必要求其實而後已。

吾於踐履。未能純一。然纔自警策。便與天地相似。

後世言寬仁者。類出於姑息。殊不知苟不出於文致。而當其情。是乃寬仁也。故吾嘗曰。虞舜孔子之寬仁。吾於四

裔兩觀之間見之。

有士人上詩云。手抉浮翳開東明。先生頗取其語。因云。吾與學者言。眞所謂取日虞淵。洗光咸池。

## 右門人傅子雲季魯編錄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魯國無政。所行者。亦其事而已。政者。正也。

志壹動氣。此不待論。獨氣壹動志。未能使人無疑。孟子復以蹶趨動心明之。則可以無疑矣。壹者。專一也。志固爲氣之帥。然至於氣之專一。則亦能動志。故不但言持其志。又戒之以無暴其氣也。居處飲食。適節宣之宜。視聽言動。嚴邪正之辨。皆無暴其氣之工也。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此言大學指歸。欲明明德於天下。是入大學標的。格物致知。是下手處。中庸言博學審問。謹思明辨。是格物之方。讀書親師友。是學。思則在己。問與辨皆須卽人。自古聖人。亦因往哲之言。師友之言。乃能有進。況非聖人。豈有任私智而能進學者。然往哲之言。因時乘理。其指不一。方冊所載。又有正僞純疵。若不能擇。則是泛觀。欲取決於師友。師友之言。亦不一。又有是非當否。若不能擇。則是泛從泛觀。泛從何所至。止。如彼作室於道謀。是用不潰於成。欲取其一而從之。則又安知非私意偏說。子莫執中。孟子尙以爲執一廢百。豈爲善學。後之學者。顧何以處此。

學者規模。多係其聞見。孩提之童。未有傳習。豈能有是規模。是故所習不可不謹。處乎其中。而能自拔者。非豪傑不能。劫於事勢。而爲之趨向者。多不得其正。亦理之常也。

古者勢與道合。後世勢與道離。何謂勢與道合。蓋德之宜。爲諸侯者。爲諸侯。宜爲大夫者。爲大夫。宜爲士者。爲士。此之謂勢與道合。後世反此。賢者居下。不肖者居上。夫是之謂勢與道離。勢與道合。則是治世。勢與道離。則是亂世。

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骨象脆。切磋之工精細。玉石堅。琢磨之工麓大。學問貴細密。自修貴勇猛。

世人只管理會利害。皆自謂惺惺。及他己分上事。又卻只是放過。爭知道名利。如錦覆陷穿。使人貪而墮其中。到



頭只贏得一個大不惺惺去。

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陽奇陰偶。陽以奇爲君一也。陰以偶爲君二也。有一則有二。第所主在一。彼小人之事。豈遽絕其一哉。所主非是耳。故君子以理制事。以理觀象。故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

書疏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度之一。天體圓如彈丸。北高南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南極去北極。直徑一百八十二度強。天體隆曲。正當天之中央。南北二極中等之處。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道。從此漸北。夏至行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一百一十五度。從夏至以後。日漸南。至秋分。還行赤道。與春分同。冬至行赤道之南。去南極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其日之行處。謂之黃道。又有月行之道。與日相近。交路而過。半在日道之裏。半在日道之表。其當交則兩道相合。去極遠處。兩道相去六度。此其日月行道之大略也。

黃道者。日所行也。冬至在斗。出赤道南二十四度。夏至在井。出赤道北二十四度。秋分交於角。春分交於奎。月有九道。其出入黃道。不過六度。當交則合。故曰交蝕。交蝕者。月道與黃道交也。

孟子登東山而小魯一章。紬繹誦詠五六過。始云。皆是言學之充廣。如水之有瀾。日月之有光。皆是本原上發得如此。

牛山之木嘗美矣。以下常宜諷詠。

元晦似伊川。欽夫似明道。伊川蔽固深。明道卻通疏。

九疇之數。一六在北。水得其正。三八在東。木得其正。唯金火易位。而木生火。自三上生至九。自一數至於九。正得二數。故火在南。自四數至七。亦得四數。故金在西。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復變而爲一者。一與一爲二。二與二爲三。一與三爲四。一與四爲五。一與五爲六。五數之祖。故至七則爲二與五矣。是一變也。至九而極。故曰七變。

而爲九。數至九則必變。故至十則變爲一十。百爲一百。千爲一千。萬爲一萬。是九復變而爲一也。或問賈誼陸贄言論如何。曰。賈誼是就事上說仁義。陸贄是就仁義上說事。

臨安四聖觀。六月間。傾城士女。咸出禱祠。或問何以致人歸鄉如此。答曰。只是賞罰不明。

一夕步月。喟然而嘆。包敏道侍問曰。先生何嘆。曰。朱元晦泰山喬嶽。可惜學不見道。枉費精神。遂自擔閣奈何。包曰。勢旣如此。莫若各自著書。以待天下後世之自擇。忽正色厲聲曰。敏道敏道。恁地沒長進。乃作這般見解。且道天地間。有個朱元晦陸子靜。便添得些子。無了後。便減得些子。

歸自臨安。湯倉因言風俗不美。曰。乍歸。方欲與後生說些好話。然此事亦由天。亦由人。湯云。如何由天。曰。且如三年一次科舉。萬一中者。篤厚之人多。浮薄之人少。則風俗自此而厚。不然。只得一半篤厚之人。或三四個篤厚之人。風俗猶自庶幾。不幸篤厚之人無幾。或全是浮薄之人。則後生從而視效。風俗日以敗壞。湯云。如何亦由人。曰。監司守令。便是風俗之宗主。只如院判在此。毋只惟位高爵重。旗旌導前。騎卒擁後者。是崇是敬。陋巷茅茨之間。有篤敬忠信。好學之士。不以其微賤。而知崇敬之。則風俗庶幾可回矣。湯再三稱善。次日。謂幕僚曰。陸丈近至城。何不去聽說話。幕僚云。恐陸丈門戶高峻。議論非某輩所能喻。湯云。陸丈說話甚平正。試往聽看。某於張呂諸公。皆相識。然陸丈說話。自是不同。

須知人情之無常。方料理得人。

孝經十八章。孔子於踐履實地上說出。非虛言也。

莫知其苗之頽。謂葉幹鬣鬆。而亡實者也。

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此段人多不明首尾文義。中間所惡於智者。至智亦大矣。文義亦自明。不失孟子本旨。據某所見。當以莊子去故與智解之。觀莊子中有此故字。則知古人言語文字。必常有此字。易雜卦中。隨無故也。卽是此故字。當孟子時。天下無能知其性者。其言性者。大抵據陳述言之。實非知性之本。往往以利害推說耳。

是反以利爲本也。夫子贊易治曆明時。在革之象。蓋曆本測候。常須改法。觀革之義。則千歲之日至。無可坐致之理明矣。孟子言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正是言不可坐而致。以此明不可求其故也。帝出乎震。帝者天也。震居東。春也。震雷也。萬物得雷而萌動焉。故曰出乎震。齊乎巽。巽是東南。春夏之交也。巽風也。萬物得風而滋長焉。新生之物。齊潔精明。故曰萬物之潔齊也。相見乎離。離南方之卦也。夏也。生物之形。至是畢露。文物粲然。故曰相見。致役乎坤。萬物皆得地之養。將遂妊實。六七月之交也。萬物於是而胎實焉。故曰致役乎坤。說言乎兌。兌。正秋也。八月之時。萬物既已成實。得雨澤而說懌。故曰萬物之所說也。戰乎乾。乾是西北方之卦也。舊穀之事將始。乾不得不君乎此也。十月之時。陰極陽生。陰陽交戰之時也。龍戰乎野是也。勞乎坎。坎者水也。至勞者也。陰退陽生之時。萬物之所歸也。陰陽未定之時。萬物歸藏之始。其事獨勞。故曰勞乎坎。成言乎艮。陰陽至是而定矣。舊穀之事。於是而終。新穀之事。於是而始。故曰萬物之所成終成始也。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臨深履薄。參前倚衡。儆戒無虞。小心翼翼。道不可須臾離也。五典天敍。五禮天秩。洪範九疇。帝用錫禹。傳在箕子。武王訪之。三代攸興。罔不克敬典。不有斯人。孰足以語不可遠之書。而論屢遷之道也。其爲道也屢遷。不遷處。變動不居。居處周流六虛。實處上下無常。常處剛柔相易。不易處。不可爲典要。要處惟變所適。不變處。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恆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上古淳朴。人情物態。未至多變。易雖不作。未有闕也。逮乎中古。情態日開。詐僞日萌。非明易道以示之。則質之美者。無以成其德。天下之衆。無以感而化。生民之禍。有不可勝言者。聖人之憂患如此。不得不因時而作易也。易道既著。則使君子身修。而天下治矣。是故履德之基也。雜卦曰。履不處也。不處者。行也。上天下澤。尊卑之義。禮之本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本諸此常行之道。履德之基。謂以行爲德之基也。基始也。德自行而進也。不行。則德何由而積。謙德之柄也。有而不居爲謙。謙者不盈也。盈則其德喪。

矣。常執不盈之心。則德乃日積。故曰。德之柄。既能謙。然後能復。復者陽復。爲復善之義。人性本善。其不善者。遷於物也。知物之爲害。而能自反。則知善者。乃吾性之固有。循吾固有而進德。則沛然無他適矣。故曰。復德之本也。知復。則內外合矣。然而不常。則其德不固。所謂雖得之。必失之。故曰。恆德之固也。君子之修德。必去其害德者。則德日進矣。故曰。損德之修也。善日積。則寬裕。故曰。益德之裕也。不臨患難難處之地。未足以見其德。故曰。困德之辨也。并以養人。利物爲事。君子之德。亦猶是也。故曰。井德之地也。夫然可以有爲。有爲者。常順時制宜。不順時制宜者。一方一曲之士。非盛德之事也。順時制宜。非隨俗合污。如禹稷顏子是已。故曰。巽德之制也。履和而至。兌以柔悅承乾之剛健。故和。天在上。澤處下。理之極。至不可易。故至。君子所行。體履之義。故和而至。謙尊而光。不謙則必自尊。自耀。自尊則人必賤之。自耀則德喪。能謙則自卑。自卑則人尊之。自晦則德益光顯。復小而辨於物。復貴不遠。言動之微。念慮之隱。必察其爲物所誘與否。不辨於小。則將致悔咎矣。恆難而不厭。人之生。動用酢酬。事變非一人情於此。多至厭倦。是不恆其德者也。能恆者。雖難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人情逆之則難。順之則易。凡損抑其過。必逆乎情。故先難。既損抑以歸於善。則順乎本心。故後易。益長裕而不設。益者遷善。以益己之德。故其德長進而寬裕。設者。侈張也。有侈大不誠實之意。如是則非所以爲益也。困窮而通。不修德者。遇窮困則隕穫喪亡而已。君子遇窮困。則德益進。道益通。井居其所而遷。如君子不以道徇人。故曰。居其所。而博施濟衆。無有不及。故曰。遷。巽稱而隱。巽順於理。故動稱宜。其所以稱宜者。非有形迹可見。故隱。履以和行。行有不和。以不由禮故也。能由禮。則和矣。謙以制禮。自尊大。則不能由禮。卑以自牧。乃能自節制。以禮復以自知。自克。乃能復善。他人無與焉。恆以一德。不常則二三。常則一。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損以遠害。如忿怒之類。爲德之害。損其害德而已。能損其害德者。則吾身之害。固有可遠之道。特君子不取必乎此也。益以興利。有益於己者。爲利。天下之有益於己者。莫如善。君子觀易之象。而遷善。故曰。興利。能遷善。則福慶之利。固有自致之理。在君子無加損焉。有不足言者。困以寡怨。君子於困厄之時。必推致其命。吾遂吾之志。何怨之有。推困之義。

不必窮厄患難及己也。凡有道而有所不可行。皆困也。君子於此。自反而已。未嘗有所怨也。井以辨義。君子之義。在於濟物。於井之義。人可以明君子之義。巽以行權。巽順於理。如權之於物。隨輕重而應。則動靜稱宜。不以一定而悖理也。九卦之列。君子修身之要。其序如此。缺一不可也。故詳復贊之。所謂誠其意者。無自欺也。一段。總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要。故反覆言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乃是性所好。惡。非出於勉強也。自欺。是欺其心。謹獨。即不自欺。誠者自成。而道自道也。自欺不可謂無人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若此。

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只當說繁纓。非諸侯所當用。不可以與此人。左氏也說差卻名了。是非孔子之言。如孟子謂聞誅。夫紂矣。乃是正名。孔子於蒯瞶輒之事。乃是正名。至於溫公謂名者何。諸侯卿大夫是也。則失之矣。事不可以逆料。聖賢未嘗預料。由也不得其死然。死矣益成括。其微言如此。

此理塞宇宙。誰能逆之。順之則吉。違之則兇。其蒙蔽則爲昏愚。通徹則爲明知。昏愚者。不見是理。故多逆以致凶。明知者。見是理。故能順以致吉。說易者。謂陽貴而陰賤。剛明而柔暗。是固然矣。今晉之卦。上離以六五一陰爲明之主。下坤以三陰順從於離明。是以致吉。二陽爻。反皆不善。蓋離之所以爲明者。明是理也。坤之三陰。能順從其明。宜其吉無不利。此以明理順理而善。則其不盡然者。亦宜其不盡善也。不明此理。而泥於爻畫名言之末。豈可以言易哉。陽貴陰賤。剛明柔暗之說。有時而不可泥也。

屯。陰陽始交。一索而得長男。再索而得中男。六三。卽鹿無虞。惟入於林中。指下卦之漸入上卦坎險之地。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正孔子曰。吾末如之何也已矣。雖然。人當止邪於未形。絕惡於未萌。致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蒙。九二一爻。爲發蒙之主。不應更論與九五相得與否。包蒙納婦。卽克家之事。

束書不觀。游談無根。  
染習深者。難得淨潔。

自明。然後能明人。

復齋看伊川易傳。解良其背。問某。伊川說得如何。某云。說得鶻突。遂命某說。某云。良其背。不獲其身。無我。行其庭。不見其人。無物。

或謂先生之學。是道德性命。形而上者。晦翁之學。是名物度數。形而下者。學者當兼二先生之學。先生云。足下如以說晦翁。晦翁未伏。晦翁之學。自謂一貫。但其見道不明。終不足以一貫耳。吾嘗與晦翁書云。揣量模寫之工。依放假借之似。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節目足以自安。此言切中晦翁之膏肓。

學者答堂試策。先生云。諸公答策。皆是隨問走。答策當如堂上人。部勒堂下吏卒。乃不爲策題所纏。

先生於門人最屬意者。唯傅子淵。初子淵請教。先生有良背行庭。無我無物之說。後子淵謂某舊登南軒。晦翁之門。爲二說所礙。十年不可先生之說。及分教衡陽三年。乃始信。先生屢稱子淵之賢。因言比陳君舉。自湖南漕臺遣書幣下問。來書云。某老矣。不復見諸事功。但欲結果身分耳。先生略舉答書。因說近得子淵與君舉書。煞好。若子淵切磋不已。君舉當有可望也。但子淵書中有兩句云。是則全掩其非。非則全掩其是。亦爲抹出。後聞先生臨終前數日。有自衡陽來。呈子淵與周益公論道五書。先生手不釋。歎曰。子淵擒龍打鳳底手段。

邵武丘元壽。聽話累日。自言少時獨喜看伊川語錄。先生曰。一見足下。知留意學問。且從事伊川學者。既好古如此。居鄉與誰遊處。元壽對以賦性冷淡。與人寡合。先生云。莫有令嗣延師否。元壽對以延師亦不相契。止是託之二子耳。先生云。既是如此。平生懷抱欲說底話。分付與誰。元壽對以無分付處。有時按視田園。老農老圃。雖不識字。喜其真情。四時之間。與之相忘。酬酢居多耳。先生顧學者笑曰。以邵武許多士人。而不能有以契元壽之心。契心者。乃出于農圃之人。如此是士大夫儒者。視農圃間人。不能無媿矣。先生因言世間一種恣情縱欲之人。雖大狼狽。其過易於拯救。却是好人。剗地難理會。松云。如丘丈之賢。先生還有力及之否。先生云。元壽甚佳。但恐其不大耳。人皆可以爲堯舜。堯舜與人同耳。但恐不能爲堯舜之大也。元壽連日聽教。方自慶快。且云。天下之樂。無以

加於此。至是忽局蹴變色而答曰。荷先生教愛之篤。但某自度。無此力量。誠不敢僭易。先生云。元壽道無此力量。錯說了。元壽平日之力量。乃堯舜之力量。元壽自不知耳。元壽默然愈惑。退。松別之。元壽自述。自聽教於先生甚樂。今胸中忽如有物梗之者。姑抄先生文集。歸而求之。再來承教。

先生與學者。說及智聖始終條理一章。忽問松云。智聖是如何。松曰。知此之謂智。盡此之謂聖。先生曰。智聖有優劣否。松曰。無優劣。先生曰。好。無優劣。然孟子云。其至。爾力也。其中。非力。如此說。似歸重於智。松曰。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巧也。行文自當如此。孟子不成道。其至。爾力也。其中。爾巧也。先生曰。是。松又曰。智聖雖無優劣。卻有先後。畢竟致知在先。力行在後。故曰。始終。先生曰。是。

先生因爲子持之。改所吟鶯詩云。百喙吟春不暫停。長疑春意未丁寧。數聲綠樹黃鸝曉。始笑從來着意聽。遶梁餘韻散南柯。爭奈無如春色何。剩化玉巢金綽約。深春到處爲人歌。先生言鶯巢。以他羽成之。至貼近金羽處。以白鷗羽藉之。所以養其金羽也。

有客論詩。先生誦昌黎調張籍一篇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譏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云云。乞君飛霞佩。與我高頡頏。且曰。讀書不到此。不必言詩。

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與告子不動心。是操持堅執。做孟子不動心。是明道之力。

有行古禮於其家。而其父不悅。乃至父子相非不已。遂來請教。先生云。以禮言之。吾子於行古禮。其名甚正。以實言之。則去古既遠。禮文不遠。吾子所行。未必盡契古禮。而且先得罪於尊君矣。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如世俗甚不經。裁之可也。其餘且可從舊。

有縣丞問先生赴任尙何時。先生曰。此來爲得疾速之任之命。方欲單騎卽行。縣丞因言及。虜人有南牧之意。先生遽云。如此。則荆門乃次邊之地。某當挈家以行。未免少遲。若以單騎。卻似某有所畏避也。

臨川張次房于曆子賦歸去來辭。棄官而歸。杜門經歲。來見先生。先生云。近聞諸公以王謙仲故。推輓次房一出。是否。次房云。極荷諸公此意。愧無以當之。先生曰。何荷之云。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凡諸公欲相推輓者。姑息之愛也。次房初歸時。一二年間。正氣甚盛。後來寢弱。先生教授。極力推輓。是後正氣復振。比年又寢衰。次房莫未至無飯喫否。若今諸公此舉。事勢恐亦難行。反自取辱耳。某今有一官。不能脫去。得今又令去荆門。某只得去。若竄去南海。某便着去。次房幸而無官了。而今更要出來做甚麼。次房云。恨聞言之晚。不能早謝絕之也。

松間先生。今之學者爲誰。先生屈指數之。以傅子淵居其首。鄧文範居次。傅季魯。黃元吉。又次之。且云。浙間煞有人。有得之深者。有得之淺者。有一見而得之者。有久而後得之者。廣中陳去華。省發偉特。惜乎此人亡矣。有傳黃元吉別長沙陳君舉。有詩送行云。荷君來意固非輕。曾未深交意便傾。說到七篇無欠少。學從三畫已分明。每嗟自昔傷標致。頗欲從今近老成。爲謝荆門三益友。何時尊酒話平生。先生切聞子淵與君舉切磋。又起君舉之疑。得黃元吉君舉方信子淵之學。松曰。元吉之學。卻在子淵之上。先生曰。元吉得老夫鍛煉之力。元吉從老夫十五年。前數年病在逐外。中間數年。換入一意見窠窟去。又數年。換入一安樂窠窟去。這一二年。老夫痛加鍛煉。似覺壁立。無由近傍。元吉善學。不敢發問。遂誘致諸處後生來授學。卻教諸生致問。老夫一一爲之問劄。元吉一旦從傍忽有所省。此元吉之善學。

先生云。今世儒者。類指佛老爲異端。孔子曰。攻乎異端。孔子時。佛教未入中國。雖有老子。其說未著。卻指那個爲異端。蓋異字與同字爲對。雖同師堯舜。而所學異緒。與堯舜不同。此所以爲異端也。先生因做學者攻異端曰。天下之理。將從其簡且易者。而學之乎。將欲其繁且難者。而學之乎。若繁且難者。果足以爲道。勞苦而爲之可也。其實本不足以爲道。學者何苦於繁難之說。簡且易者。又易知易從。又信足以爲道。學者何憚而不爲簡易之從乎。先生言萬物森然於方寸之間。滿心而發。充塞宇宙。無非此理。孟子就四端上指示人。豈是人心只有這四端而



已。又就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一端指示人。又得此心昭然。但能充此心足矣。乃誦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云云。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

先生言胡季隨從學晦翁。晦翁使讀孟子他日問季隨如何解。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一句。季隨以所見解。晦翁以爲非。且謂季隨讀書。鹵莽不思。後季隨思之既苦。因以致疾。晦翁乃言之曰。然讀如雍之言然之然。對上同聽同美同嗜說。先生因笑曰。只是如此。何不早說與他。

先生言吾家治田。每用長大鏗頭。兩次鋤至二尺許深。一尺半許外方。容秧一頭。久旱時。田肉深。獨得不旱。以他處禾穗數之。每穗穀多不過八九十粒。少者三五十粒而已。以此中禾穗數之。每穗少者尙百二十粒。多者至二百餘粒。每一畝所收。比他處一畝。不啻數倍。蓋深耕易耨之法如此。凡事獨不然乎。時因論及士人。專事速化不根之文。故及之。

答曾宅之一書甚詳。梭山一日對學者言曰。文所以明道。辭達足矣。意有所屬也。先生正色而言曰。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這方是文。文不到這裏。說甚文。

松嘗問梭山云。有問松孟子說諸侯以王道。是行王道以尊周室。行王道以得天位。當如何對。梭山云。得天位。松曰。卻如何解。後世疑孟子教諸侯篡奪之罪。梭山云。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先生再三稱嘆曰。家兄平日無此議論。良久曰。曠古以來。無此議論。松曰。伯夷不見此理。先生亦云。松又云。武王見得此理。先生曰。伏羲以來。皆見此理。

或勸先生之荆門。爲委曲行道之計。答云。仲虺言湯之德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古人通體。純是道義。後世賢者。處心處事。亦非盡無禮義。特其心先主乎利害。而以禮義行之耳。後世所以大異於古人者。正在於此。古人理會

利害。便是禮義。後世理會禮義。卻只是利害。

先生言。吳君玉自負明敏。至槐堂處。五日每舉書句爲問。隨其所問。解釋其疑。然後從其所曉。敷廣其說。每每如此。其人再三稱嘆云。天下皆說先生是禪學。獨某見得先生是聖學。然退省其私。又卻都無事了。此人明敏。只是不得久與之切磋。

先生言。重華論莊子。不及老子者三。孟子不及孔子三。其一不合以人比禽獸。晦翁亦有此論。松曰。孟子言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惟恐人之入於禽獸。是禽獸也。爲其無君父也。則其違禽獸不遠矣。爲其夜氣不足以存也。晦翁但在氣象上理會。此其所以錙銖聖人之言。往往皆不可得而同也。先生曰。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七八聖人。合堂同席而居。其氣象豈能盡同。我這裏也說氣象。但不是就外面說。乃曰。陰陽一大氣。乾坤一大象。因說孟子之言。如孟施舍之守氣。不如曾子之守約也。此兩句。卻贅了。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是爲不識良背行庭之旨。

舜隱惡而揚善。說者曰。隱。藏也。此說非是。隱。伏也。伏絕其惡。而善自揚耳。在己在人。一也。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植。則善者信矣。故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也。

成湯放桀於南巢。惟有慚德。湯到這裏。卻生一疑。此是湯之過也。故仲虺作誥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嗚呼。謹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學者問荆門之政何先。對曰。必也正人心乎。

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辟比量也。家中以次之人。以我親愛賤惡而比量之。或效之。或議之。其弊無窮。不可悉究。要其終實。不足以齊其家。

告子與孟子。並駕其說於天下。孟子將破其說。不得不就他所見處。細與他研磨一次。將杞柳來論。便就他杞柳上破其說。一次將湍水來論。便就他湍水上破其說。一次將生之謂性來論。又就他生之謂性上破其說。一次將

仁內義外來論。又就他義外上破其說。窮究異端。要得恁地使他無語。始得。

枚卜功臣之遜。遜出於誠。漢文帝卽位之遜。遜出於僞云云。及修代來功。詔稱朕狐疑。唯宋昌勸朕。朕已得保宗廟。尊昌爲衛將軍云云。後世人主不知學。人欲橫流。安知天位。非人君所得而私。

夫子沒。老氏之說出。至漢而其術益行。曹參相齊。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此見老氏之脈在此也。蕭何薨。參入相。壹遵何爲之約束。擇郡縣吏長。木訥於文辭。謹厚長者。卽召除爲丞相史。吏言文刻深。欲聲名。輒斥去之。日夜飲酒不事事。見人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漢家之治。血脈在此。

邵堯夫詩。一物其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不如聖人說乾知太始。因曰。堯夫只是個閑道人。聖人之道。有用無用。便非聖人之道。

先生一日自歌。與姪孫濟書云。道之將廢。自孔孟之生。不能回天而易命。云云。又歌柏舟詩。松爲之涕泗沾襟。少間又歌東皇太一。雲中君。見松悲泣不堪。又歌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乃曰。蕭蕭馬鳴。靜中有動矣。悠悠旆旌。動中有靜也。

誠者。自誠也。而道自道也。君子以自昭明德。人之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暴謂自暴。棄謂自棄。侮謂自侮。反謂自反。得謂自得。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聖賢道一個自字煞好。嘗言年十三時。復齋因看論語。命某近前問云。看有子一章如何。某云。此有子之言。非夫子之言。先兄云。孔門除卻曾子。便到有子。未可輕議。更思之如何。某曰。夫子之言簡易。有子之言支離。

呂伯恭爲鵝湖之集。先兄復齋謂某曰。伯恭約元晦爲此集。正爲學術異同。某兄弟先自不同。何以望鵝湖之同。先兄遂與某議論致辯。又令某自說。至晚罷。先兄云。子靜之說是。次早。某請先兄說。先兄云。某無說。夜來思之子。

靜之說極是。方得一詩云。提孩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註翻。藜塞。着意精微轉陸沉。珍重友朋相切磋。須知至樂在於今。某云。詩甚佳。但第二句微有未安。先兄云。說得恁地。又道未安。更要如何。某云。不妨一面起行。某沿途卻和此詩。及至鵝湖。伯恭首問先兄。別後新功。先兄舉詩。纔四句。元晦顧伯恭曰。子壽早已上子靜缸了也。舉詩罷。遂致辯於先兄。某云。途中某和得家兄此詩云。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滴到滄溟水。拳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舉詩至此。元晦失色。至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偽先須辨。只今元晦大不懌。於是各休息。翌日。二公商量數十折。議論來。莫不悉破其說。繼日。凡致辯。其說隨屈。伯恭甚有虚心相聽之意。竟爲元晦所尼。後往南康。元晦延入白鹿講說。因講君子喻於義一章。元晦再三云。某在此。不曾說到這裏。負愧何言。

先兄復齋臨終云。比來見得子靜之學甚明。恨不得相與切磋。見此道之大明耳。

吾家合族而食。每輪差子弟掌庫三年。某適當其職。所學大進。這方是執事敬。

徐仲誠請教。使思孟子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一章。仲誠處槐堂一月。一日問之云。仲誠思得孟子如何。仲誠答曰。如鏡中觀花。答云。見得仲誠也是如此。顧左右曰。仲誠真善自述者。因說與云。此事不在他求。只在仲誠身上。既又微笑而言曰。已是分明說了也。少間。仲誠因問中庸。以何爲要語。答曰。我與汝說內。汝只管說外。良久曰。句句是要語。梭山曰。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辯之。篤行之。此是要語。答曰。未知學。博學個什麼。審問個什麼。謹思個什麼。明辯個什麼。篤行個什麼。

有學者終日聽話。忽請問曰。如何是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答曰。吾友是泛然問。老夫卻不是泛然答。老夫凡今所與吾友說。皆是理也。窮理是窮這個理。盡性是盡這個性。至命是至這個命。

稱嘆趙子新美質。謂人莫不有夸示己能之心。子新爲人稱揚。反生羞媿。人莫不有好進之心。子新恬淡。雖推之不前。人皆惡人言己之短。子新惟恐人不以其失爲告。羣居終日。默然端坐。陰有以律。夫氣習之澆薄者多矣。可

謂人中之一端。但不能進學。可憂耳。或云。年亦未壯。答云。莫道未也。二十歲來。一日。子新至。語之曰。莫堆堆地。須發揚。車前不能令人軒。車後不能令人輕。何不發揚。

廣中一學者。陳去華。省發偉特。某因問吾與點也一段。尋常如何理會。屢問之。去華終以爲理會不得。一日又問之。去華又謂理會未得。某云。且以去華所見言之。莫也未至全然曉不得。去華遂謂據某所見。三子只是事上着到。會點卻在這裏着到。某詰之曰。向道理會不得。今又卻理會得。去華頓有省。自敘聽話一月。前十日。聽得所言皆同。後十日。所言大異。又後十日。與前所言皆同。因有十詩。別後謂人曰。某方是一學者在。待歸後。率南方之士師北方之學。蓋廣中蒙欽夫之教。故以此爲北方耳。

臨川一學者。初見。問曰。每日如何觀書。學者曰。守規矩。歡然問曰。如何守規矩。學者曰。伊川易傳。胡氏春秋。上蔡論語。范氏唐鑑。忽呵之曰。陋說。良久復問曰。何者爲規。又頃問曰。何者爲矩。學者但唯唯。次日復來。方對學者誦乾知太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一章畢。乃言曰。乾文言云。大哉乾元。坤文言云。至哉坤元。聖人贊易。卻只是個簡易字道了。遍目學者曰。又卻不是道難知也。又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願學者曰。這方喚作規矩。公昨日來道甚規矩。

一學者聽言後。更七夜不寢。或問曰。如此莫是助長否。答曰。非也。彼蓋乍有所聞。一旦悼平昔之非。正與血氣爭塞作主。又願謂學者。天下之理。但患不知其非。既知其非。便卽不爲。君子以嚮晦入晏息也。或問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既有所立矣。緣何未到四十。尙有惑在。曰。志於學矣。不爲富貴貧賤患難動心。不爲異端邪說搖奪。是下工夫。至三十然後能立。既立矣。然天下學術之異同。人心趨向之差別。其聲訛相似。似是而非之處。到這裏多少疑在。是又下工夫十年。然後能不惑矣。又下工夫十年。方渾然一片。故曰。五十而知天命。

說君子之道。孰先傳一段。子游子夏皆非。

先生感嘆時俗汨沒。未有能自拔者。因歌學者劉定夫象山詩云。三日觀山山愈妍。錦囊收拾不勝編。萬山擾擾何爲者。惟有雲臺山巋然。又誦少時自作大人詩云。從來膽大胸膈寬。虎豹億萬虬龍千。從頭收拾一口吞。有時此輩未妥帖。哮吼大嚼無毫全。朝飲渤海水。暮宿崑崙巔。連山以爲琴。長河爲之絃。萬古不傳音。吾當爲君宣。又舉歐陽公贈梅聖俞詩云。黃鵠刷金衣。自言能遠飛。擇侶異棲息。終年修羽儀。朝下玉池飲。暮宿霜桐枝。徘徊且垂翼。會有秋風時。

有學子閱亂先生几案間文字。先生曰。有先生長者在。卻不肅容正坐。收斂精神。謂不敬之甚。

光武謂吳漢差強人意。強訓起。

右門人嚴松松年所錄

## 卷三十五 語錄

曆家所謂朔虛氣盈者。蓋以三十日爲準。朔虛者。自前合朔。至後合朔。不滿三十日。其不滿之分。曰朔虛。氣盈者。一節一氣。共三十日有餘。分爲中分。中。卽氣也。

堯典所載。惟命羲和一事。蓋人君代天理物。不敢不重。後世乃委之星翁曆官。至於推步迎策。又各執己見。以爲定法。其他未暇舉。如唐一行所造大衍曆。亦可取疑。若可以久用無差。然未十年而已變。是知不可不明其理也。夫天左旋。日月星緯右轉。日夜不止。豈可執一。故漢唐之曆屢變。本朝二百餘年。曆亦十二三變。聖人作易。於革卦言治曆明時。觀革之義。其不可執一明矣。

四岳舉鯀。九載績用弗成。而遜位之咨。首及四岳。堯不以舉鯀之非。而疑其黨姦也。比之後世。罪舉主之義甚異。後生看經書。須着看注疏。及先儒解釋。不然。執己見議論。恐入自是之域。便輕視古人。至漢唐間。名臣議論。反之。吾心有甚悖道處。亦須自家有徵諸庶民而不謬底道理。然後別白言之。

尙書一部。只是說德。而知德者實難。

遜志小心。是兩般。

讀書固不可不曉文義。然只以曉文義爲是。只是兒童之學。須看意旨所在。

孝經十八章。孔子於曾子踐履實地中說出來。非虛言也。

惟天下之至一。爲能處天下之至變。惟天下之至安。爲能處天下之至危。

大禹謨一篇要領。只在克艱兩字上。

學者須是有志。讀書只理會文義。便是無志。

善學者。如關津不可胡亂放人過。

聖人教人。只是就人日用處開端。如孟子言徐行後長。可爲堯舜。不成在長者後行。便是堯舜。怎生做得堯舜樣。事。須是就上面着工夫。聖人所謂吾無隱乎爾。誰能出不由戶。直截是如此。

士不可不弘毅。譬如一個擔子。盡力擔去。前面不奈何。卻住。無怪今自不近前。卻說道擔不起。豈有此理。故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讀書之法。須是平平淡淡去看。子細玩味。不可草草。所謂優而柔之。厭而飫之。自然有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底道理。

處家遇事。須着去做。若是褪頭。便不是。子弟之職已缺。何以謂學。

燕昭王之於樂毅。漢高帝之於蕭何。蜀先主之於孔明。符秦之於王猛。相知之深。相信之篤。這般處所。不可不理会。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

燕昭之封樂毅。漢高之械繫蕭何。當大利害處。未免搖動此心。但有深淺。

人品之說。直截是有。只如皋陶九德。便有數等。就中卽一德論之。如剛而塞者。便自有幾般。

古今人物同處直截是同。異處直截是異。然論異處極多。同處卻約。作德便心逸日休。作僞便心勞日拙。作善便降之百祥。作不善便降之百殃。孟子言道二仁與不仁而已。同處甚約。

人莫先於自知。不在大綱上。須是細膩求。

學者不長進。只是好己勝出一言。做一事。便道全是。豈有此理。古人惟貴知過則改。見善則遷。今各自執己是。被人點破。便愕然。所以不如古人。

主於道。則欲消而藝亦可進。主於藝。則欲熾而道亡。藝亦不進。

仁自夫子發之。

不可自暴。自棄。自屈。

志小不可以語大人事。

千古聖賢。只是辦一件事。無兩件事。

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宜自考察。

退步思量。不要驚外。

共工方鳩僝功。與如川之方至。此方字不可作且字看。

堯之知共工丹朱。不是於形迹間見之。直是見他心術。

呂正字館職策。直是失了眼目。只是術。然孟子亦激作。卻不離正道。

楊子雲好論中。實不知中。

大雅是綱。小雅是目。尙書綱目皆具。

觀書到文侯之命。道已湮沒。春秋所以作。

有所忿懣。則不足以服人。有所恐懼。則不足以自立。



志道。據德。依仁。學者之大端。

須是信得及。乃可。

王文中中說。與楊子雲相若。雖有不同。其歸一也。道在天下。加之不可損之不可。取之不可。舍之不可。要人自理會。

大綱提掇來。細細理會去。如魚龍遊於江海之中。沛然無礙。

據要會以觀方來。

觀春秋易詩書。經聖人手。則知編論語者。亦有病。

中庸言鬼神之爲德也。其盛矣乎。夫子發明。判然甚白。

俗諺云。心堅石穿。既是一個人。如何不打疊教靈利。

今之學者。譬如行路。偶然撞着一好處。便且止。覺時已不如前人。所以乍出乍入。乍明乍昏。

學者不自着實理會。只管看人口頭言語。所以不能進。且如做一文字。須是反覆窮究去。不得又換思量。皆要窮到窮處。項項分明。他日或問人。或聽人言。或觀一物。自有觸長底道理。

失了頭緒。不是助長。便是忘了。所以做主不得。

記言后稷。其辭恭。其欲儉。只是說末。論語言伯夷叔齊。求仁得仁。泰伯三以天下讓。般有三仁。卻從血脈上說來。利害毀譽。稱譏苦樂。能動搖人。釋氏謂之八風。

七重鐵城。私心也。私心所隔。雖思非正。小兒亦有私思。

心官不可曠職。

太陽當天。太陰五緯。猶自放光芒不得。那有魍魎魍魎來。

小德川流。大致敦化。小德卽大德。大德卽小德。發強剛毅。齊莊中正。皆川流也。敦厚化變化。

皇極之君。斂時五福。錫厥庶民。福如何錫得。只是此理充塞乎宇宙。溺於俗見。則聽正言不入。

知道則末。卽是本。枝卽是葉。又曰。有根則自有枝葉。

上達下達。卽是喻義喻利。

人情物理上做工夫。

老子曰。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辯便有進。

須是下及物工夫。則隨大隨小有濟。

天下若無着實師友。不是各執己見。便是恣情縱欲。

三百篇之詩。有出於婦人女子。而後世老師宿儒。且不能注解得分明。豈其智有所不若。只爲當時道行道明。

韓退之言。軻死不得其傳。固不敢誣後世無賢者。然直是至伊洛諸公。得千載不傳之學。但草創未爲光明。到今

日若不大段光明。更幹當甚事。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五歲再閏。

故再扚而後掛。旣分爲二。乃掛其一於前。掛別也。非置之指間也。旣別其一。卻以四揲之餘者。謂之奇。然後歸之

扚。扚指間也。故一揲之餘。不四則八。再揲三揲之餘。亦不四則八。四奇也。八偶也。故三揲而皆奇。則四。四四有乾

之象。三揲而皆偶。則八。八八有坤之象。三揲而得兩偶一奇。則四。八八有艮之象。八四八有坎之象。八八四有震

之象。三揲而得兩奇一偶。則八。四四有兌之象。四八四有離之象。四四八有巽之象。故三奇爲老陽。三偶爲老陰。

兩偶一奇爲少陽。兩奇一偶爲少陰。老陰老陽變。少陰少陽不變。分掛揲歸奇是四節。故曰。四營而成易。卦有六

爻。每爻三揲。三六十八。故曰。十有八變而成卦。有揲著說。

右門人周清叟廉夫所錄

先生語伯敏云。近日向學者多。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夫人勇於爲學。豈不可喜。然此道本日常行。近日學者。卻把作一事。張大虛聲。名過於實。起人不平之心。是以爲道學之說者。必爲人深排力詆。此風一長。豈不可懼。某之取人。喜其忠信誠懇。言似不能出口者。談論風生。他人所取者。某深惡之。

因論補試得失。先生云。今之人。易爲利害所動。只爲利害之心重。且如應舉。視得失爲分定者。能幾人。往往得之則喜。失之則悲。惟曹立之。萬正淳。鄭學古。庶幾可不爲利害所動。故學者須當有所立。免得臨時爲利害所動。朱季澤云。如敬肆義利之說。乃學者持己處事。所不可無者。先生云。不會行得。說這般閑言長語。則甚。如此不已。恐將來客勝主。以辭爲勝。然使至此。非學者之過。乃師承之過也。朱云。近日異端邪說害道。使人不知本。先生云。如何。朱云。如禪家之學。人皆以爲不可無者。又以謂形而上者。所以害道。使人不知本。先生云。吾友且道甚底是本。又害了吾友甚底來。自不知己之害。又烏知人之害。包顯道常云。人皆謂禪是人不可無者。今吾友又云害道。兩個卻好。縛作一束。今之所以害道者。卻是這閑言語。曹立之天資甚高。因讀書用心之過成疾。其後疾與學相爲消長。初來見某時。亦是有許多閑言語。某與之蕩滌。則胸中快活明白。病亦隨滅。迨一聞人言語。又復昏蔽。所以昏蔽者。緣與某相聚日淺。然其人能自知。每昏蔽則復相過。某又與之蕩滌。其心下又復明白。與講解。隨聽卽解。某問比或有疑否。立之云。無疑。每常自讀書。亦見得到這般田地。只是不能無疑。往往自變其說。某云。讀書不可曉處。何須苦思力索。如立之天資。思之至。固有一個安排處。但恐心下昏蔽。不得其正。不若且放下。時復涵泳。似不去理會。而理會。所謂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飭之。使自趣之。若江海之寢。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如此相聚一兩旬而歸。其病頓減。其後因秋試。聞人閑言語。又復昏惑。又適有告之。以某乃釋氏之學。渠平生惡釋老如仇讎。於是盡叛某之說。卻湊合得元晦說話。後不相見。以至於死。因問伯敏云。曾聞此等語否。伯敏云。未也。先生語朱云。他卻未有許多閑言語。且莫要壞了李敏求。且聽某與他說。大凡爲學。須要有所立。語

云。已欲立。而立人。卓然不爲流俗所移。乃爲有立。須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是甚底。爲復是要做人否。理會得這個明白。然後方可謂之學問。故孟子云。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矣。如博學審問明辯謹思篤行。亦謂此也。此須是有志方可。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是這個志。伯敏云。伯敏於此心。能剛制其非。只是持之不久耳。先生云。只剛制於外。而不內思其本。涵養之功不至。若得心下明白正當。何須剛制。且如在此說話。使忽有美色在前。老兄必無悅色之心。若心常似如今。何須剛制。

先生語繆文子云。近日學者無師法。往往被邪說所惑。異端能感人。自吾儒敗績。故能入。使在唐虞之時。道在天。下。愚夫愚婦。亦皆有渾厚氣象。是時便使活佛活老子莊列出來。也開口不得。惟陋儒不能行道。如人家子孫。敗壞父祖家風。故釋老卻倒來點檢你。如莊子云。以智治國。國之賊。惟是陋儒不能行所無事。故被他如此說。若知者行其所無事。如何是國之賊。今之攻異端者。但以其名攻之。初不知自家自被他點檢。在他下面。如何得他服你。須是先理會了我底。是得有以使之服方可。

學者先須不可陷溺其心。又不當以學問誇人。誇人者。必爲人所攻。只當如常人。見人不是。必推惻隱之心。委曲勸諭之。不可則止。若說道我底學問如此。你底不是。必爲人所攻。兼且所謂學問者。自承當不住。某見幾個自主張學問。某問他。你了得也未。他心下不穩。如此則是學亂說。實無所知。如此之人。謂之痼疾不可治。寧是縱情肆欲之人。猶容易與他說話。最是學一副亂說底。沒奈何。此只有兩路。利欲道義。不之此。則之彼。

人須是閑時大綱思量。宇宙之間。如此廣闊。吾身立於其中。須大做一個人。文子云。某嘗思量。我是一個人。豈可不爲人。卻爲草木禽獸。先生云。如此便又細了。只要大綱思。且如天命之謂性。天之所以命我者。不殊乎天。須是放教規模廣大。若尋常思量得。臨事時自省力。不到得被陷溺了。文子云。某始初來見先生。若發蒙然。再見先生。覺心下快活。凡事亦自持。只恐到昏時。自理會不得。先生云。見得明時。何持之有。人之於耳。要聽卽聽。不要聽則否。於目亦然。何獨於心。而不由我乎。

先生語伯敏云。人惟患無志。有志無有不成者。然資稟厚者。必竟有志。吾友每聽某之言如何。伯敏曰。每聞先生之言。茫然不知所入。幼者聽而弗問。又不敢躐等。先生云。若果有志。且須分別勢利道義兩途。某之所言。皆吾友所固有。且如聖賢垂教。亦是人固有。豈是外面把一件物事來贈吾友。但能悉爲發明。天之所以予我者。如此其厚。如此其貴。不失其所以爲人者耳。伯敏問云。日用常行。去甚處。下工夫。先生云。能知天之所以予我者。至貴至厚。自然遠非僻。惟正是守。且要知我之所固有者。伯敏云。非僻未嘗敢爲。先生云。不過是硬制在這裏。其間有不可制者。如此將來亦費力。所以要得知天之予我者。看吾友似可進。緣未曾被人閑言語所惑。從頭理會。故易入。蓋先入者爲主。如一器皿。虛則能受物。若垢汙先入。後雖欲加以好水。亦費力。如季繹之學。駁雜。自主張學問。卻無奈何。

伯敏問云。以今年校之去年。殊無寸進。先生云。如何要長進。若當爲者。有時而不能爲。不當爲者。有時乎爲之。這一個卻是不長進。不恁地理會。泛然求長進。不過欲以己先人。此是勝心。伯敏云。無個下手處。先生云。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是下手處。伯敏云。如何樣格物。先生云。研究物理。伯敏云。天下萬物。不勝其繁。如何盡研究得。先生云。萬物皆備於我。只要明理。然理不解自明。須是隆師親友。伯敏云。此間賴有季繹。時相勉勵。先生云。季繹與顯道一般。所至皆勉勵人。但無根者多。其意似欲私立門戶。其學爲外不爲己。世之人所以攻道學者。亦未可全責他。蓋自家驕其聲色。立門戶與之爲敵。嘵嘵勝口。實有所未孚。自然起人平之心。某平日未嘗爲流俗所攻。攻者卻是讀語錄精義者。程士南最攻道學人。或語之以某。程云。道學如陸某。每可攻者。又如學中諸公。義均骨肉。蓋某初無勝心。日用常行。自有使他一個敬信處。某舊日伊洛文字。不曾看。近日方看。見其間多有不是。今人讀書平易處。不理會。有可以起人羨慕者。則着力研究。古先聖人。何嘗有起人羨慕者。只是此道不行。見有奇特處。便生羨慕。自周末文弊。便有此風。如唐虞之時。人人如此。又何羨慕。所以莊周

云。臧與穀。共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曰。博塞以遊。問穀奚事。曰。挾策讀書。其爲亡羊一也。某讀書。只看古註。聖人之言自明白。且如弟子入則孝。出則弟。是分明說與你入便孝。出便弟。何須得傳註。學者疲精神於此。是以檐子越重。到某這裏。只是與他減檐。只此便是格物。伯敏云。每讀書。始者心甚專。三五遍後。往往心不在此。知其如此。必欲使心在書上。則又別生一心。卒之方寸擾擾。先生云。此是聽某言不入。若聽得入。自無此患。某之言。打做一處。吾友二三其心了。如今讀書。且平平讀。未曉處。且放過。不必太滯。

繆文子資質亦費力。慕外尤滯。每見他退去。一似不能脫羅網者。天之所以予我者。至大至剛。至直至平。至公。如此私小。做甚底人。須是放教此心公平正直。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某今日作包顯道書云。古人之學。不求聲名。不較勝負。不恃才智。不矜功能。今人之學。正坐反此耳。

讀介甫書。見其凡事。歸之法度。此是介甫敗壞天下處。堯舜三代。雖有法度。亦何嘗專恃此。又未知戶馬青苗等法。果合堯舜三代否。當時關介甫者。無一人就介甫法度中言其失。但云。喜人同己。祖宗之法不可變。夫堯之法。舜嘗變之。舜之法。禹嘗變之。祖宗法。自有當變者。使其所變果善。何嫌於同。古者道德一。風俗同。至當歸一。精義無二。同古者。適所以爲美。惜乎無以此關之。但云。祖宗法不可變。介甫才高。如何便伏。惟韓魏公論青苗法云。將欲利民。反以害民。甚切當。或言介甫不當言利。夫周官一書。理財者居半。冢宰制國用。理財正辭。古人何嘗不理會利。但恐三司等事。非古人所謂利耳。不論此。而以言利遏之。彼豈無辭。所以率至於無奈他何處。或問介甫比商鞅何如。先生云。商鞅是腳踏實地。他亦不問王霸。只要事成。卻是先定規模。介甫慕堯舜三代之名。不曾踏得實處。故所成就者。王不成。霸不就。本原皆因不能格物。摸索形似。便以爲堯舜三代。如此而已。所以學者。先要窮理。

後生自立最難。一人力抵當流俗不去。須是高着眼。看破流俗方可。要之。此豈小廉曲謹所能爲哉。必也豪傑之士。胡丈因舉晦翁語云。豪傑而不聖人者有之。未有聖人而不豪傑者也。先生云是。

問作文法。先生云。讀漢史。韓柳歐蘇。尹師魯。李洪水文。不誤。後生惟讀書一路。所謂讀書。須當明物理。揣事情。論事勢。且如讀史。須看他所以成。所以敗。所以是。所以非處。優游涵泳。久自得力。若如此讀得三五卷。勝看三萬卷。問伯敏云。作文如何。伯敏云。近日讀得原道等書。猶未成誦。但茫然無入處。先生云。左傳深於韓柳。未易入。且讀蘇文可也。此外別有進否。吾友之志要如何。伯敏云。所望成人。目今未嘗敢廢防閑。先生云。如何樣防閑。伯敏云。爲其所當爲。先生云。雖聖人不過如是。但吾友近來精神都死卻。無向來矍矍之意。不是懈怠。便是被異說壞了。夫人學問。當有日新之功。死卻便不是。邵堯夫詩云。當鍛鍊時分勁挺。到磨礪處發光耀。磨礪鍛鍊。方得此理明。如川之增。如木之茂。自然日進無已。今吾友死守定。如何會爲所當爲。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博學在先。力行在後。吾友學未博。焉知所行者。是當爲。是不當爲。防閑古人亦有之。但他底防閑。與吾友別。吾友是硬把捉。告子硬把捉。直到不動心處。豈非難事。只是依舊不是。某平日與兄說話。從天而下。從肝肺中流出。是自家有底物事。何常硬把捉。吾兄中間亦云。有快活時。如今何故如此。伯敏云。固有適意時。亦知自家固有根本。元不待把捉。只是不能久。防閑稍寬。便爲物欲所害。先生云。此則罪在不常久上。卻如何硬把捉。種種費力。便是有時得意。亦是偶然。伯敏云。卻常思量。不把捉。無下手處。先生云。何不早問。只此一事。是當爲。不當爲。當爲底一件大事。不肯做。更說甚底。某平日與老兄說底話。想都忘了。伯敏云。先生常語以求放心。立志。皆歷歷可記。先生云。如今正是放其心。而不知求也。若果能立。如何到這般田地。伯敏云。如何立。先生云。立是你立。卻問我如何立。若立得住。何須把捉。吾友分明是先會知此理來。後更異端壞了。異端非佛老之謂。異乎此理。如季繹之徒。便是異端。孔門惟顏曾傳道。他未有聞。蓋顏曾從裏面出來。他人外面入去。今所傳者。乃子夏子張之徒。外入之學。曾子所傳。至孟子不復傳矣。吾友卻不理會根本。只理會文字。實大聲宏。若根本壯。怕不會做文字。今吾友文字自文字。學問自學問。若此不已。豈止兩段。將百碎。問近日日用常行。覺精健否。胸中快活否。伯敏云。近日別事不管。只理會我。亦有適意時。先生云。此便是學問根源也。若能無懈怠。暗室屋漏。亦如此。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何患不成。故云。君

子以自昭明德。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在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古之學者爲己。所以自昭其明德。己之德已明。然後推其明。以及天下。鼓鐘於宮。聲聞於外。鶴鳴於九皋。聲聞於天。在我者旣盡。亦自不能掩。今之學者。只用心於枝葉。不求實處。孟子云。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心只是一個心。某之心。吾友之心。上而千百載。聖賢之心。下而千百載。復有一聖賢。其心亦只如此。心之體甚大。若能盡我之心。便與天同。爲學只是理會此。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何嘗騰口說。伯敏云。如何是盡心。性才心。情如何分別。先生云。如吾友此言。又是枝葉。雖然。此非吾友之過。蓋舉世之弊。今之學者讀書。只是解字。更不求血脈。且如情性心才。都只是一般物事。言偶不同耳。伯敏云。莫是同出而異名否。先生曰。不須得說。說着便不是。將來只是騰口說。爲人不爲己。若理會得自家實處。他日自明。若必欲說時。則在天者爲性。在人者爲心。此蓋隨吾友而言。其實不須如此。只是要盡去爲心之累者。如吾友適意時。卽今便是。牛山之木一段。血脈只在仁義上。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此豈人之情也哉。是偶然說及。初不須分別。所以令吾友讀此者。蓋欲吾友知斧斤之害其材。有以警戒其心。日夜之所息。息者。歇也。又曰。生息。蓋人之良心。爲斧斤所害。夜間方得歇息。若夜間得息時。則平旦好惡。與常人甚相遠。惟且晝所爲。枯亡不止。到後來夜間。亦不能得息。夢寐顛倒。思慮紛亂。以致淪爲禽獸。人見其如此。以爲未嘗有才焉。此豈人之情也哉。只與理會實處。就心上理會。俗諺云。癡人面前。不得說夢。又曰。獅子咬人。狂狗逐塊。以土打獅子。便徑來咬人。若打狂狗。只去理會土。聖賢急於教人。故以情。以性。以心。以才。說與人。如何泥得。若老兄與別人說。定是說如何樣是心。如何樣是性。情與才。如此分明。說得好剗地。不干我事。須是血脈骨髓。理會實處始得。凡讀書皆如此。又問養氣一段。先生云。此尤當求血脈。只要理會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當吾友適意時。別事不理會時。便是浩然。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蓋孟子當時與告子說。告子之意。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外面硬把捉的。要之亦是孔門別派。將來也會成。只是終不自然。孟子出於子思。則是涵養成就者。故曰。是集義所生者。集義只是積善。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若行事不當於心。如何得浩然。此言皆所以關



告子。又問養勇異同。先生云。此只是比並。北宮用心在外。正如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施舍用心在內。正如孟子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而施舍又似曾子。北宮又似子夏。謂之似者。蓋用心內外相似。非真可及也。孟子之言。大抵皆因當時之人。處己太卑。而視聖人太高。不惟處己太卑。而亦以此處人。如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之語可見。不知天之予我者。其初未嘗不同。如未嘗有才焉之類。皆以謂才乃聖賢所有。我之所無。不敢承當着。故孟子說。此乃人人都有。自爲斧斤所害。所以淪胥爲禽獸。若能涵養此心。便是聖賢。讀孟子。須當理會他所以立言之意。血脈不明。沉溺章句。何益。

伯敏嘗有詩云。紛紛枝葉護推尋。到底根株只此心。莫笑無弦陶靖節。個中三嘆有遺音。先生首肯之。呈所編語錄。先生云。編得也是。但言語微有病。不可以示人。自存之可也。兼一時說話。有不必錄者。蓋急於曉人。或未能一一無病。時朱季繹。楊子直。程敦蒙。先在坐。先生問子直學問何所據。云。信聖人之言。先生云。且如一部禮記。凡子曰。皆聖人言也。子直將盡信乎。抑其間有揀擇。子直無語。先生云。若使其都信。如何都信得。若使其揀擇。卻非信聖人之言也。人謂某不教人讀書。如敏求前日來問。某下手處。某教他讀旅獒。太甲。告子牛山之木以下。何嘗不讀書來。只是比他人讀得別些子。

### 右門人李伯敏敏求所錄

學者須是弘毅。小家相底得人憎。小者。他起你亦起。他看你亦看。安得寬弘沉靜者。一切包容。因論爭名之流。皆不濟事。

因論傳聖謨無志。甘與草木俱腐。曰。他甘得如此。你還能否。因言居士極不喜狂者。云。最敗風俗。只喜狷者。故自號又次居士。先生云。此言亦有味。

因論子才不才事。曰。居移氣。養移體。今之學者。出世俗籠絡。亦不得。況能居天下之廣居。

尋常懈怠起時。或讀書史。或誦詩歌。要理會一事。或整肅几案筆硯。借此以助精彩。然此是憑物。須要識破。因問

去懈怠。曰。要須知道不可須臾離。乃可。

此是大丈夫事。么麼小家相者。不足以承當。

問楊云。多時有退步之說。不知曾果退否。若不退。絲毫許牽得住。前輩大量的人。看有甚大小。大事他見如不見。

問如不聞。今人略有些氣燄者多。只是附物。元非自立也。若某則不識一個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個人。

諸處論學者次第。只是責人不能行去。

老夫無所能。只是識病。

天民如伊尹之類。

問。作書攻王順伯。也不是言釋。也不是言儒。惟理是從否。曰。然。

楊敬仲不可說他有禪。只是尙有氣習未盡。

因說薛象先。不可令於外面觀人。能知其底裏了。外面略可觀驗。

唐虞之間。不如洙泗。此語不是。

輪對第一劄。讀太宗起頭處。上曰。君臣之間。須當如此。答。陛下云云。天下幸甚。讀不存形迹處。上曰。賴得有所悔。

連說不患無過。貴改過之意甚多。答。此爲堯爲舜。爲禹湯。爲文武。血脈骨髓。仰見聖學。讀入本日處。先乞奏云。臣

愚蠢如此。便讀疆土未復。生聚教訓處。上曰。此有時辭色甚壯。答。如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此有甚時。今日天下貧

甚。州貧。縣貧。民貧。其說甚詳。上無說。讀第二劄。論道。上曰。自秦漢而下。無人主知道。甚有自負之意。其說甚多。說

禪。答。臣不敢奉詔。臣之道不如此。生聚教訓處。便是道。讀第三劄。論知人。上曰。人才用後見。答。要見之於前意思。

志其辭。上又曰。人才用後見。後又說。此中有人云云。答。天下未知云云。天下無人才。執政大臣。未稱陛下使令。上

默然。讀第四劄。上贊歎甚多。第五劄。所陳甚多。下殿五六步。上曰。朕不在詳處做工夫。只在要處秉笏立聽。不容

更轉對。後王謙仲云。渠每常轉對。恐小官不比渠侍從也。

事有難易。定夫初來。恐難說話。後卻聽得入。覺得顯道。昆仲說話難。予力辯之。先生曰。顯道隱藏在。然予於此一路。亦時起疑。以爲人在一處理。在一處後。又解云。只是未相合。然終是疑。纔聞先生說。卽悟得大意。曰。道遍滿天下。無些小空闕。四端萬善。皆天之所予。不勞人粧點。但是人自有病。與他間隔了。又云。只一些子重。便是病。又云。只一些輕。亦是病。予於此深有省。

見道後。須見得前時小陋。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說得道字好。動容貌。出辭氣。正顏色。其道如此。須是暴慢自遠。鄙倍自遠。

人之所以病道者。一資稟。二漸習。

道大人自小之道。公人自私之道。廣人自狹之。

予因說道難學。今人纔來理會。此便不是。何故。以其便以此在胸中作病了。予卻能知得這些子見識。議論作病。亦能自說。先生曰。又添得一場閑說話。一實了。萬虛皆碎。

尙追惟論量。前此所見。便是此見未去。

予舉荀子解蔽。遠爲蔽。近爲蔽。輕爲蔽。重爲蔽之類。說好。先生曰。是好。只是他無主人。有主人時。近亦不蔽。遠亦不蔽。輕重皆然。

其他體盡有形。惟心無形。然何故能攝制人。如此之甚。

若是聖人。亦逞一些子精彩不得。

平生所說。未嘗有一說。

廓然。昭然。坦然。廣居。正位。大道。安宅。正路。是其次第。卻反曠而弗居。舍而弗由。哀哉。

舊罪不妨誅責。愈見得不好。新得不妨發揚。愈見得牢固。

因說定夫舊習未易消。若一處消了。百處盡可消。予謂晦菴逐事爲他消不得。先生曰。不可將此相比。他是添。

大世界不享。卻要占個小踐。小徑子。大人不做。卻要爲小兒態。可惜。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戰戰兢兢。那有閑管時候。典常也。憲法也。皆天也。

要常踐道。踐道則精明。一不踐道。便不精明。便失枝落節。

如何容人力做樂。循理謂之君子。

小心翼翼。心小而道大。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

吾有知乎哉。晦菴言謙辭。又來這裏做個道理。

今一切去了。許多繆妄勞攘。磨礱去圭角。寢潤著光精。與天地合其德云云。豈不樂哉。

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存養是主人。檢斂是奴僕。家兄所聞。考索是奴僕。

如今人只是去些子。凡情不得相識。還如不相識云云。始是道人心。

詳道書好。文字亦好。純人專不中不遠。

汲黯秉彝厚。黃老學不能汨。

上是天。下是地。人居其間。須是做得人。方不枉。

道大豈是淺丈夫所能勝任。敏道言資稟。因舉君子不謂命也一段。

今且未須去理會其他。且分別小大輕重。

行狀。貶剝贊歎人。須要有道。班固不如馬遷。

人爲學甚難。天覆地載。春生夏長。秋斂冬肅。俱此理。人居其間。要靈識此理。如何解得。人不辨個小大輕重。無鑒識些小事。便引得動心。至於天來大事。卻放下着。

不愛教。小人以藝。常教君子以藝。蓋君子得之。不以爲驕。不得。不以爲歉。小人得以爲客。敗常亂教。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今千百年。無一人有志也。是怪他不得志。個甚底。須是有智識。然後有志願。人要有大志。常人汨沒於聲色富貴間。良心善性。都蒙蔽了。今人如何便解有志。須先有智識。始得。有一段血氣。便有一段精神。有此精神。卻不能用。反以害之。非是精神能害之。但以此精神。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

見一文字。未可輕易問。是如何。何患不曉。

守規矩。孜孜持守。規行矩步。不妄言語。

鐵劍利。則倡優拙。

有理會不得處。沉思痛省。一時間如此。後來思得明時。便有亨泰處。

今人欠個精專不得。

人精神千種萬般。夫道一而已矣。

有懶病。也是其道有以致之。我治其大。而不治其小。一正則百正。恰如坐得不是。我不責他。坐得不是。便是心不在道。若心在道時。顛沛必於是。造次必於是。豈解坐得不是。只在勤與惰。爲與不爲之間。

人之資質不同。有沉滯者。有輕揚者。古人有韋弦之義。固當自覺。不待人言。但有恣縱。而不能自克者。有能自克。而用功不深者。

人當先理會所以爲人。深思痛省。枉自汨沒。虛過日月。朋友講學。未說到這裏。若不知人之所以爲人。而與之講學。遺其大而言其細。便是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若能知其大。雖輕。自然反輕歸厚。因舉一人恣情縱欲。一知尊德樂道。便明潔白直。

商君所說帝王。皆是破說。

因循亦好。因其事循其理。

見理未明。寧是放過去。不要起爐作竈。

正言正論。要使長明於天下。

古之君子。知固貴於博。然知盡天下事。只是此理。所以博覽者。但是貴精熟。知與不知。元無加損於此理。若以不知爲慊。便是鄙陋。以不知爲歉。則以知爲泰。今日之歉。乃他日之泰。

君子雖多聞博識。不以此自負。

要當軒昂奮發。莫恁他沉埋。在卑陋凡下處。

此理在宇宙間。何嘗有所礙。是你自沉埋。自蒙蔽。陰陰地在個陷窞中。更不知所謂高遠底。要決裂破陷窞。窺測破個羅網。

誅鋤蕩滌。慨然興發。

激厲奮迅。決破羅網。焚燒荆棘。蕩夷汗澤。

世不辨個小大輕重。既是埋沒在小處。於大處如何理會得。

志於聲色利達者。固是小。勤摸人言語的。與他一般是小。

若能自立後。論汲黯。便是如此論。論董仲舒。便是如此論。

自得自成。自道不倚師友載籍。

理只在眼前。只是被人自蔽了。因一向誤證他。日逐只是教他做工夫。云不得只如此。見在無事。須是事事物物。不放過。磨考其理。且天下事事物物。只有一理。無有二理。須要到其至一處。

傳聖謨說一人啓事有云。見室而高下異。共天而寒暑殊。先生稱意思好。聖謨言文字體面大。不小家先生云。某只是見此好。聖謨有許多說話。

問子路死之非。只合責當時不合事。輒曰。此是去冊子上看得來底。亂道之書成屋。今都滯在其間。後云。子路死是甚次第。

你旣亂道了。如何更爲你解說。泥裏洗土塊。須是江漢以濯之。

居移氣。養移體。今其氣一切不好。云云。

這裏是刀鋸鼎鑊底學問。

人須是力量寬洪。作主宰。

習氣。識見凡下。

奔名逐利。

造次。

盡歡。

樂在其中。

詠歸。

履冰。

問。顏魯公又不曾學。如何死節如此好。曰。便是今人。將學將道。看得太過了。人皆有秉彜。

包犧氏至黃帝。方有人文。以至堯舜三代。今自秦一切壞了。至今吾輩。盍當整理。

先生與李尉曼卿言。今人多被科舉之習壞。又舉與湯監言。風俗成敗係君子。小人窮達。亦係幸不幸。皆天也。然亦由在上之人。

亦由在上之人。

人無不知愛親敬兄。及爲利欲所昏。便不然。欲發明其事。止就彼利欲昏處指出。便愛敬自在。此是唐虞三代實

學。與後世異處在此。

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勞攘。須收拾作主宰。收得精神在內。時當惻隱。卽惻隱。當羞惡。卽羞惡。誰欺得你。誰瞞得你。

見得端的。後常涵養。是甚次第。

勿無事生事。

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至哉。眞聖人學也。

把捉二字不佳。不如說固執。

克己三年克之。顏子又不是如今人之病要克。只是一些子未釋然處。

要知尊德樂道。若某不知尊德樂道。亦被驅將去。

諸子百家。說得世人之病好。只是他立處未是。佛老亦然。

邑中講說。聞者無不感發。獨朱益伯鶴突來問。答曰。益伯過求。以利心聽。故所求在新奇玄妙。

積思勉之功。舊習自除。

擇善固執。人舊習多少。如何不固執得。

知非。則本心卽復。

人心只愛去泊着事。教他棄事時。如鶻孫失了樹。更無住處。

既知自立。此心無事時。須要涵養。不可便去理會事。如子路使子羔爲費宰。聖人謂賊夫人之子。學而優則仕。蓋

未可也。初學者能完聚得幾多精神。纔一霍。便散了。某平日如何樣完養。故有許多精神難散。

子因隨衆略說些子閑話。先生少頃曰。顯道今知非否。某答曰。略知。先生曰。須要深知。略知不得。顯道每常愛說

閑話。

學者要知所好。此道甚淡。人多不知好之。只愛事骨董。君子之道。淡而不厭。朋友之相資。須助其知所好者。若引

其逐外卽非也。

人皆可以爲堯舜。此性此道。與堯舜元不異。若其才則有不同。學者當量力度德。

初教董元息自立。收拾精神。不得閑說話。漸漸好。後被教授教解論語。卻反壞了。

人不肯心閑無事。居天下之廣居。須要去逐外。着一事。印一說。方有精神。

惟精惟一。須要如此涵養。

無事時。不可忘小心翼翼。昭事上帝。

老子爲學爲道之說。非是。如某說。只云。著是而去非。捨邪而適正。



有道無道之人。有才無才。與才之高下。爲道之幸不幸。皆天也。

我無事時。只似一個全無。知無能底人。及事至方出來。又卻似個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之人。

朱濟道說。前尙勇決。無遲疑。做得事。後因見先生了。臨事卽疑。恐不是。做事不得。今日中只管悔過懲艾。皆無好處。先生曰。請尊兄卽今自立。正坐拱手。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萬物皆備於我。有何欠缺。當惻隱時。自然惻隱。當羞惡時。自然羞惡。當寬裕溫柔時。自然寬裕溫柔。當發強剛毅時。自然發強剛毅。

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如濟道是爲善所害。

心不可汨一事。只自立心。人心本來無事。胡亂被事物牽將去。若是有精神。卽時便出便好。若一向去。便壞了。人不肯只如此。須要有個說話。今時朋友。盡須要個說話去講。

後生有甚事。但遇讀書不曉。便問。遇事物理會不得時。便問。並與人商量。其他有甚事。

自家表裏。內外如一。

因說金谿蘇知縣。資質好。亦甚知尊敬。然只是與他說得大綱話。大緊要處說不得。何故。蓋爲他三四十年。父兄師友之教。履歷之事。幾多。今胸中自有主張了。如何掇動得他。須是一切掇動剷除了。方得如格。君亦須如此。然如吏部格法。如何動得他。

朱濟道說。臨川從學之盛。亦可喜。先生曰。某豈不愛。人人能自立。人人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立乎其大者。而小者弗能奪。然豈能保任得朝日許多人在此相處。一日新教授堂試。許多人皆往。只是被勢驅得如此。若如今去了科舉。用鄉舉里選法。便不如此。如某卻愛人試也好。不試也好。得也好。不得也好。今如何得人盡如此。某所以憂之。過於濟道所憫小民被官吏苦者。以彼所病者在形。某之所憂人之所病者在心。與濟道言。風俗驅人之甚。如人心不明。如何作得主宰。吾人正當障百川而東之。

先生曰。某閑說話。皆有落着處。若無謂閑說話。是謂不敬。

某與濟道同事。濟道亦有不喜某處。以某見衆人說好。某說不好。衆人說不好。某解取之。

某與人理會事。便是格君心之非事。

舉徐子宜云。與晦庵月餘說話。都不討落着。與先生說話。一句卽討落着。

說濟道滯形泥迹。不能識人。被人瞞。

濟道問智者術之原。是否。曰。不是。伏羲畫卦。文王重之。孔子繫之。天下之理。無一違者。聖人無不照燭。此智也。豈是術。因說舊曾與一人處事。後皆效。彼云。察見淵魚不祥如何。曰。我這裏制於未亂。保於未危。反禍爲福。而彼爲之者。不知如何爲不祥。

因舉許昌朝集朱呂學規。在金谿教學。一册月令人一觀。固好。然亦未是。某平時未嘗立學規。但常就本上理會。有本自然有末。若全去末上理會。非惟無益。今旣於本上有所知。可略略地順風吹火。隨時建立。但莫去起爐作竈。

做得工夫實。則所說卽實事。不話閑話。所指人病。卽實病。因舉午間。一人問虜使善兩國講和。先生因贊歎不用兵。全得幾多生靈是好。然吾人皆士人。曾讀春秋。和中國夷狄之辨。二聖之讎。豈可不復。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今吾人高居無事。優游以食。亦可爲恥。乃懷安。非懷義也。此皆是實理實說。

事外無道。道外無事。皋陶求禹言。禹只舉治水所行之事。外此無事。禹優入聖域。不是不能言。然須以歸之皋陶。如疑知人之類。必假皋陶言之。

顯仲問云。某何故多昏。先生曰。人氣稟清濁不同。只自完養。不逐物。卽隨清明。纔一逐物。便昏眩了。顯仲好懸斷。都是妄意。人心有病。須是剝落。剝落得一番。卽一番清明。後隨起來。又剝落。又清明。須是剝落得淨盡。方是。人心有消殺不得處。便是私意。便去引文牽義。牽枝引蔓。牽今引古。爲證爲靠。

既無病時好讀書。但莫去引起來。

慳姪問乍寬乍緊。乍明乍昏。如何。曰。不要緊。但莫懈怠。緊便不是。寬便是。昏便不是。明便是。今日十件昏。明日九件。後日又只八件。便是進。

語顯仲云。風恬浪靜中。滋味深長。人資性長短雖不同。然同進一步則皆失。同退一步則皆得。問。傅季魯如何而通。如何而塞。因曰。某明時直是明。只是懈怠時卽塞。若長鞭策不懈怠。豈解有塞。然某纔遇塞時。卽不少安。卽求出。若更藉朋友切磋求出。亦鈍甚矣。所以淹沒人。只朋友說閑話之類。亦能淹人。某適被顯仲說閑話。某亦隨流。不長進亦甚。然通時說事亦通。塞時皆塞。

寫字須一點是一點。一畫是一畫。不可苟。

處難終日縈縈。無超然之意。須是一刀兩斷。何故縈縈如此。縈縈底討個甚麼。

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

今有難說處。不近前來底。又有病。近前來底。又有病。世俗情慾底人。病卻不妨。只指教他去彼就此。最是於道理中。鶻突不分明。人難理會。某平生怕此等人。世俗之過。卻不怕。

舊橫截人太甚。如截周成之後。當不得無成。今皆不然。以次第進之。有大力量者。然後足以當其橫截。卽有出路。教小兒。須發其自重之意。

予問能辨朱事。曰。如何辨。予曰。不得受用。曰。如此說便不得。彼亦可受用。只是信此心未及。又曰。只今明白時。便不須更推如何如何。又曰。凡事只過了。更不須滯滯泥泥。子淵卻不如此。過了便了。無疑滯。

區處得多少事。並應對人。手中亦讀得書。

問二兄恐不知先生學問旨脈。曰。固是。前日亦嘗與朱濟道說。須是自克卻。方見得自家。舊相信時。亦只是虛信。不是實得見。

我只是不說一。若說一。公便愛。平常看人說甚事。只是隨他說。卻只似個東說西說底人。我不說一。楊敬仲說一。嘗與敬仲說箴它。

凡事莫如此滯滯泥泥。某平生於此有長。都不去着他事。凡事累自家一毫不得。每理會一事時。血脈骨髓。都在自家手中。然我此中卻似個閑閑散散。全不理會事底人。不陷事中。

詳道如昨日言。定夫時宏大磊落。常常如此時好。但莫被枝葉累倒了。須是工夫孜孜不懈。乃得。若稍懈。舊習又來。

君子之道。淡而不厭。淡味長。有滋味便是欲。人不愛淡。卻只愛鬧熱。人須要用不肯不用。須要爲不肯不爲。蓋器有大小。有大器底人自別。

算穩底人好。然又無病生病。勇往底人好。然又一概去了。然勇往底人較好。算穩底人有難救者。

定夫舉禪說。正人說邪說。邪說亦是正。邪人說正說。正說亦是邪。先生曰。此邪說也。正則皆正。邪則皆邪。正人豈有邪說。邪人豈有正說。此儒釋之分也。

古人樸實頭。明播種者。主播種。明樂者。主樂。欲學者卻學他。然長者爲主。又其爲主者。自爲主。其爲副者。自爲副。一切皆有一定。不易不爭。

宿無靈骨。在師友處有所聞。又不踐履去。是謂無靈骨。又云。人皆可以爲堯舜。謂無靈骨。是謂厚誣。後生隨身規矩。不可失。

道可謂尊。可謂重。可謂明。可謂高。可謂大。人卻不自重。纔有毫髮恣縱。便是私欲。與此全不相似。法語正如雷陽。巽語正如風陰。人能於法語有省時好。於巽語有省。未得其正。須思繹詩雅。正變風。便是巽意。齷

騷又其次也。變風無騷意。此又是屈原立。此出於有所礙。不得已。後世作詩雅。不得只學騷。

兵書邪說。道塞乎天地。以正伐邪。何用此須別邪正。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此理塞宇宙。如何由人杜撰得。文王敬忌。若不知此。敬忌個甚麼。見季尉。因說大率人多爲舉業所壞。渠建寧人。尤溺於此。取人當先行義。考試當先理致。毋以舉業之靡者爲上。大丈夫事。豈當兒戲。

自立自重。不可隨人腳跟。學人言語。

四端皆我固有。全無增添。

說本朝官制。蔡元通所論亂道。

江泰之問。某每懲忿窒慾。求其放心。然能暫而不能久。請教。答曰。但懲忿窒慾。未是學問事。便懲窒得全無後。也未是學。學者須是明理。須是知學。然後說得懲窒。知學後懲窒。與常人懲窒不同。常人懲窒。只是就事就末。孟子言學問之道。求放心。是發明當時人。當時未有此說。便說得孟子既說了。下面更注腳便不得。

今上重明節。九月四日。早先生就精舍庭前。朱衣象笏。向北四拜。歸精舍坐。四拜。問之。答曰。必有所尊。非有己也。太守上任拜廳。

學者大率有四樣。一雖知學路。而恣情縱慾。不肯爲。一畏其事大且難。而不爲。一求而不得其路。一未知路。而自謂能知。

學能變化氣質。

大人凝然不動。不如此。小家相。

先生云。某每見人。一見卽知其是不是。後又疑其恐不然。最後終不出初一見。

道塞天地。人以自私之身。與道不相入。人能退步是省。自然相入。唐虞三代。教化行。習俗美。人無由自私得。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今都相背了。說不得。

高底人不取物。下人取物。黏於物。

資稟好底人闊大。不小家相。不造作。閑引惹他都不起不動。自然與道相近。資稟好底人。須見一面。自然識取資稟與道相近。資稟不好底人。自與道相遠。卻去鍛煉。

東坡論嗣征甚好。自五子之歌推來。顧命陳設。是因成王卽位。流言所致。此召公之非不任道。流俗之情也。周之道微。此其一也。又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此二也。

舊嘗通張于湖書於建康。誤解了中庸。謂魏公能致廣大。而不能盡精微。極高明。而不能道中庸。乃成兩截去了。又嘗作高祖無可無不可論。誤解了書。謂人心人僞也。道心天理也。非是。人心只是說大凡人之心。惟微是精微。纔粗便不精微。謂人慾天理。非是人亦有善有惡。天亦有善有惡。日月蝕惡星之類。豈可以善皆歸之天。惡皆歸之人。此說出於樂記。此說不是聖人之言。

與小後生說話。雖極高極微。無不聽得。與一輩老成說。便不然。以此見道無巧。只是那心不平底人。揣度便失了。學者須是打疊田地淨潔。然後令他奮發植立。若田地不淨潔。則奮發植立不得。古人爲學卽讀書。然後爲學可見。然田地不淨潔。亦讀書不得。若讀書。則是假寇兵。資盜糧。

凡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晏然太平。殊無一事。然卻有說。擒搦人不下。不能立事。卻要有理會處。某於顯道。恐不能久處此間。且令涵養大處。如此樣處。未敢發。然某皆是逐事逐物。考究練磨。積日累月。以至如今。不是自會。亦不是別有一竅子。亦不是等閑理會。一理會便會。但是理會與他人別。某從來勤理會。長兄每四更一點起時。只見某在看書。或檢書。或默坐。常說與子姪。以爲勤他人莫及。今人卻言某懶。不曾去理會。好笑。

侍登鬼谷山。先生行泥塗二三十里。云平日極惜精力。不輕用。以留有用處。所以如今如是健。諸人皆困不堪。觀山云佳處。草木皆異無俗物。觀此亦可知學。

天地人之才等耳。人豈可輕。人字又豈可輕。有中說無。無中說有之類。非儒說。

因提宮昨晚所論事。只是勝心。風平浪靜時。都不如此。

先生說數說撰著云。著法。後人皆誤了。吾得之矣。

一行數妙甚。聰明之極。吾甚服之。卻自僧中出。僧持世有曆法八卷。

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夫權皆在我。若在物。卽爲物役矣。

舉柳文乎歟。邪之類。說乎歟。是疑。又是贊歎。不亦說乎。是贊歎。其諸異乎人之求之歟。是贊歎。孟子杞柳章。一歟。一也皆疑。

我說一貫。彼亦說一貫。只是不然。天秩天敘。天命天討。皆是實理。彼豈有此。

後生全無所知底。似全無知。一與說。卻透得。爲他中虛無事。彼有這般意思底。一切被這些子隔了。全透不得。此虛妄最害人。

過不及有兩種人。胸中無他。只一味懈怠。沉埋底人。一向昏俗去。若起得他卻好。只是難起。此屬不及。若好妄作人。一切隔了。此校不好。此屬過人。凝重闊大底好。輕薄小相底不好。

槐云。着意重便驚疑。答有所重便不得。舉孟子勿忘勿助長。

優裕寬平。卽所存多。思慮亦正。求索太過。卽存少。思慮亦不正。

重滯者難得輕清。刊了又重。須是久在師側。久久教他輕清去。若自重滯。如何輕清得人。

黃百七哥。今甚平夷閑雅。無營求。無造作甚好。其資與其所習似不然。今卻如此。非學力而何。

人之精爽。負於血氣。其發露於五官者。安得皆正。不得明師良友剝剝。如何得去其浮僞。而歸於真實。又如何得能自省。自覺。自剝落。

數。卽理也。人不明理。如何明數。

神以知來。智以藏往。神。著也。智。卦也。此是人一身之著。

某自來非由乎學。自然與一種人氣相忤。纔見一造作營求底人。便不喜。有一種沖然淡然底人。便使人喜。以至

一樣衰底人心亦喜之。年來爲不了事底。方習得稍不喜見。退淡底人。只一向起發他。某從來不尙人起爐作竈。多尙平。

因見衆人所爲亦多因他。然亦有心知其爲非。不以爲是。有二三年不說破者。如此不爲則已。一爲必中。此雖非中。然與彼好生事不中底人相去懸絕。於事則如此多不爲。至於文章必某自爲之。文章豈有太過人。只是得個恰好。他人未有倫敘。便做得好。只是偶然。又云。文章要煨煉。

詩小序。解詩者所爲。天下蕩蕩。乃因蕩蕩上帝序。此尤謬可見者。

曾參高柴漆雕開之徒。是不及之好者。曾皙是過之好者。師過商不及。是過不及之不好者。

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學者第一義。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此是第二。孔子志學。便是志此。然須要有入處。周南召南便是入處。後生無志難說。此與秦誓其心休休一章相應。周南召南好善不厭。關雎鵲巢皆然。人無好善之心。便皆自私。有好善之心。便無私。便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今人未必有他心。只是無志。便不好善。樂正子好善。孟子喜而不寐。又不是私於樂正子。

因曾見一大雞。凝然自重。不與小雞同。因得關雎之意。雎鳩在河之洲。幽閑自重。以比興君子美人如此之美。文以理爲主。荀子於理有蔽。所以文不雅馴。

風以動之。教以化之。風是血脈。教是條目。

夫子曰。由知德者鮮矣。要知德。皋陶言亦行有九德。然後乃言曰。載采采。事固不可不觀。然畢竟是末。自養者亦須養德。養人亦然。自知者亦須知德。知人亦然。不於其德。而徒繩檢於其外。行與事之間。將使人作僞。韓文有作文踐徑。尙書亦成篇。不如此。

後生精讀古書文。

漢書食貨志。後生可先讀。又着讀周官考工記。又云。後生好看繫辭。皆贊歎聖人作易。



後生好看子虛上林賦。皆以字數多。後來好工夫。不及此文。纔上二字一句。便要出處。使六經句。不謂之偷使。

學者不可翻然即改。是私意。此不長進。

五日畫一水。十日畫一松石。不如此胡亂做。

某觀人不在言行上。不在功過上。直截是雕出心肝。

人生天地間。如何不植立。

窮究磨煉。一朝自省。

因問黎師侯詩。不是理明義精。只是揩磨得之。所以不能言與人。曰。此便是平生愛圖度樣子。只是他不能言。你又豈知得他是如此。

定夫挾一物不放胡做。

荆公求必。他人不必求。

佛老高一世人。只是道偏。不是。

周康叔來問學。先生曰。公且說扶渡子訟事來。曾充之來問學。先生曰。公且說爲誰打關節來。只此是學。又無事尙解忘。今當機對境。乃不能明。

小人儒爲善之小人。士誠小人哉。

謹致念。大凡多隨資稟。一致思。便能出。

因說詳道舊問云。心都起了。不知如何在求道。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今人之性命。只在事藝末上。彭世昌云。只是不識輕重大小。先生笑曰。打入廖家牛隊裏去了。因吳顯道與諸公說風水。禪家話頭。不說破之類。後世之謬。

繼之者。善也。謂一陰一陽相繼。

精讀書。著精采警語處。凡事皆然。

某今亦教人做時文。亦教人去試。亦愛好人發解之類。要曉此意。是爲公。不是私。

凡事只看其理如何。不要看其人是誰。

說晦翁云。莫教心病最難醫。

內無所累。外無所累。自然自在。纔有一些子意。便沉重了。徹骨徹髓。見得超然。於一身自然輕清。自然靈。大凡文字才高超然底。多須要逐字逐句檢點他。才穩文整底。議論見識低。卻以古人高文拔之。

本分事熟後。日用中事。全不離此。後生只管令就本分事用工。猶自救不暇。難難。教他只就本分事。便就日用中事。又一切忘了本分事。難難。精神全要在內。不要在外。若在外。一生無是處。但如獎一小人。亦不可謂今要將些子意思獎他。怒一小人。亦不可謂今要將些子意思怒他。都無事此。只要當獎卽獎。當怒卽怒。吾亦不自知。若有意爲之。便是私。感畏人。都不得。

我這裏有扶持。有保養。有摧抑。有擯挫。

韓文章多見於墓誌祭文。洞庭汗漫。黏天無壁。柳祭呂化光文章妙。

古人精神不閑用。不做則已。一做便不徒然。所以做得事成。須要一切蕩滌。莫留一些方得。

某平生有一節過人。他人要會某不會。他人要做某不做。

莫厭辛苦。此學脈也。

不是見理明。信得及。便安不得。

因陰晴不常。言人之開塞。若無事時。有塞亦未害。忽有故而塞。須理會方得。

不可戲謔。不可作鄉談。人欲起不肖破敗意。必先借此二者發之。某七八歲時。常得鄉譽。只是莊敬自持。心不愛

戲。故小年時皆無侶。韉不破。指爪長。後年十五六。覺與人無徒。遂稍放開。及讀三國六朝史。見夷狄亂華。乃一切剪了指爪。學弓馬。然胸中與人異。未嘗失了。後見人收拾者。又一切古執去了。又不免教他稍放開。此處難。不收拾又不得。收拾又執。這般要處。要人自理會得。

截然無議論詞說。蹊徑一說。又一就說節不是。此事極分明。若遲疑。則猶未。大凡文字。寧得人惡。得人怒。不可得人羞。得人恥。與晦菴書不是。須是直湊。

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只就近易處。着着就實。無尙虛見。無貪高務遠。

隨身規矩。是後生切要。莫看先生長者他老練。但只他人看你。你莫看他人笑。你莫笑。所謂非禮勿視。非禮勿聽。管仲學老子亦然。

老衰而後佛入。

不專論事論末。專就心上說。

論嚴泰伯云。只是一個好勝。見一好事。做近前。便做得亦不是。事好。心卻不好。

老氏見周衰名勝。故專攻此處。而申其說。亡羊一也。

一是卽皆是一。明卽皆明。

指顯仲剩語多。曰。須斬釘截鐵。

因看諸人下象棋。曰。凡事不得胡亂輕易了。又不得與低底下。後遇敵手。便慣了。卽敗。獅子捉象捉兔。皆用全力。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盟。其守勝之謂也。莊子勢阻則謀。計得則斷。先生舊嘗作小經。云。意似莊子。

王遇子合問學問之道何先。曰。親師友。去己之不美也。人資質有美惡。得師友琢磨。知己之不美。而改之。子合曰。是請益。不答。先生曰。子合要某說性善性惡。伊洛釋老此等話。不副其求。故曰是而已。吾欲其理會此說。所以不

答。

## 右包揚顯道所錄

阜民癸卯十二月初見先生。不能盡記所言。大旨云。凡欲爲學。當先識義利公私之辨。今所學果爲何事。人生天地間。爲人自當盡人道。學者所以爲學。學爲人而已。非有爲也。又云。孔門弟子。如子夏子游宰我子貢。雖不遇聖人。亦足號名學者。爲萬世師。然卒得聖人之傳者。柴之愚。參之魯。蓋病後世學者。溺於文義。知見繳繞。蔽惑愈甚。不可入道耳。阜民旣還邸。遂盡屏諸書。及後來。疑其不可。又問先生曰。某何嘗不教人讀書。不知此後煞有甚事。某方侍坐。先生遽起。某亦起。先生曰。還用安排否。

先生舉公都子問。鈞是人也。一章云。人有五官。官有其職。某因思是。便收此心。然惟有照物而已。他日侍坐。無所問。先生謂曰。學者能常閉目亦佳。某因此無事。則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夜以繼日。如此者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澄瑩中立。竊異之。遂見先生。先生目逆而視之曰。此理已顯也。某問先生何以知之。曰。占之眸子而已。因謂某道果在邇乎。某曰。然。昔者嘗以南軒張先生所類洵言仁書。考察之。終不知仁。今始解矣。先生曰。是卽知也。勇也。某因言而通。對曰。不惟知勇。萬善皆是物也。先生曰。然。更當爲說存養一節。

先生曰。讀書不必窮索。平易讀之。識其可識者。久將自明。毋恥不知。子亦見今之讀書談經者乎。歷敍數十家之旨。而以己見終之。開闢反覆。自謂究竟精微。然試探其實。固未之得也。則何益哉。

乙巳十二月再入都。見先生坐定。曰。子何以束縛如此。因自吟曰。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豈不快哉。旣而以所記管窺諸語請益。一二日再造。先生曰。夜來與朋友同看來。卻不是無根據。說得出來。自此幸勿輟錄。他日亦可自驗。

某嘗問先生之學。亦有所受乎。曰。因讀孟子而自得之。

## 右門人詹阜民子南所錄

昔者先生來自金邑。率僚友講道於白鹿洞。發明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之旨。且喻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甚中學者之病。義利之說一明。君子小人相去一間。豈不嚴乎。苟不切己觀省。與聖賢之書背馳。則雖有此文。特紙上之陳言耳。括蒼高先生有言曰。先生之文。如黃鍾大呂。發達九地。真啓洙泗鄒魯之祕。其可不傳耶。

黃元吉荊州日錄

爲學患無疑。疑則有進。孔門如子貢。卽無所疑。所以不至於道。孔子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子貢曰。然。往孔子未然之。孔子復有非與之間。顏子仰之彌高。末由也已。其疑非細。甚不自安。所以其殆庶幾乎。

學問須論是非。不論效驗。如告子先孟子不動心。其效先於孟子。然畢竟告子不是。

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俱是一義。皆主不忘而言。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之義。

人道敏政。言果能盡人道。則政必敏矣。

洪範有猷。是知道者有爲。是力行者有守。是守而不去者。曰。予攸好德。是大有感發者。

三德。六德。九德。是通計其德多少。三德可以爲大夫。六德可以爲諸侯。九德可以王天下。翁受卽是九德成事數施。乃大施於天下。

履德之基。是人心貪慾恣縱。履卦之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其志既定。則各安其分。方得尊德樂道。謙德之柄。謂染習深重。則物我之心熾然。謙始能受人以虛。而有入德之道矣。

九疇之數。一六在北。水得其正。三八在東。木得其正。惟金火易位。謂金在火鄉。火在金鄉。而木生火。自三上生至九。自二會生於九。正得二數。故火在南。自四至七。亦得四數。故金在西。

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謂一與一爲二。二與二爲三。一與三爲四。一與四爲五。一與五爲六。五者。數之祖。既見

五。則變矣。二與五爲七。三與五爲八。四與五爲九。九復變而爲一。卦陰著陽。八八六十四。七七四十九。終萬物。始萬物。而不與。乃是陰事將終。陽事復始。良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道何嘗有憂。既是人。則必有憂樂矣。精神不運。則愚血氣不運。則病。

孟氏沒。吾道不得其傳。而老氏之學。始於周末。盛於漢。迨晉而衰矣。老氏衰。而佛氏之學出焉。佛氏始於梁達磨。盛於唐。至今而衰矣。有大賢者出。吾道其興矣夫。

獨漢武帝不用黃老。於用人尙可與。

湯放桀。武王伐紂。丘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之義。孔子作春秋之言。亦如此。

王沂公會論。丁謂似出私意。然志在退小人。其脈則正矣。迹雖如此。於心何媿焉。

學問不得其綱。則是二君一民。等是恭敬。若不得其綱。則恭敬是君。此心是民。若得其綱。則恭敬者。乃保養此心也。

著用七七。少陽也。卦用八八。少陰也。少陽少陰。變而用之。

棋所以長吾之精神。瑟所以養吾之德性。藝卽是道。道卽是藝。豈惟二物。於此可見矣。

有己則忘理。明理則忘己。良其背。不見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則是任理。而不以己。與人參也。

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是學已到田地。自然如此。非是欲去明此。而察此也。明於庶物。察於人倫。亦然。

復小。而辨於物。小。謂心不恟也。

在明明德。在親民。皆主於在止於至善。

皋陶謨。洪範。呂刑。乃傳道之書。

四岳舉丹朱。舉鯀等。於知人之明。雖有不足。畢竟有德。故堯欲遜位之時。必首曰。汝能庸命。遜朕位。

皋陶明道。故歷述知人之事。孟子曰。我知言。夫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誠則明。明則誠。此非有次第也。其理自如此。可欲之謂善。知至而意誠。亦同有志於道者。當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凡動容周旋。應事接物。讀書考古。或動或靜。莫不在時。此理塞宇宙。所謂道外無事。事外無道。捨此而別有商量。別有趨向。別有規模。別有形迹。別有行業。別有事功。則與道不相干。則是異端。則是利欲爲之陷溺。爲之窠臼。說卽是邪說。見卽是邪見。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散也。

釋氏謂此一物。非他物故也。然與吾儒不同。吾儒無不該備。無不管攝。釋氏了此一身。皆無餘事。公私義利。於此而分矣。

繫辭卦有大小。陰小陽大。

言天下之至賤。而不可惡也。雖詭怪闖闢。然實有此理。且亦不可惡也。

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天下有不可易之理故也。吉凶者。正勝者也。易使人趨吉避凶。人之所爲當正而勝凶也。

必也使無訟乎。至明然後知人情物理。使民無訟之類。如此。

天理人欲之分。論極有病。自禮記有此言。而後人襲之。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若是則動亦是靜。亦是。豈有天理物欲之分。若不是。則靜亦不是。豈有動靜之間哉。

磯釣磯也。不可磯。謂無所措足之地也。無所措手足之義。

可坐而致也。是疑辭。與邪字同義。

人各有所長。就其所長。而成就之。亦是一事。此非拘儒曲士之所能知。惟明道君子。無所陷溺者。能達此耳。斷之類。如學爲士者。必能作文。隨其才。雖有工拙。然亦各極其至而已。

與朋友切磋。貴乎中的。不貴泛說。亦須有手勢。必使其人去災病解。大病灑然豁然。若沉痾之去體。而濯清風也。若我泛而言之。彼泛而聽之。其猶前所謂杜撰名目。使之持循是也。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只緣理明義精。所以於天地之間。一事一物。無不著察。仰以觀象於天。及萬物之宜。惟聖者然後察之。如此其精也。

孔門高弟。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曾參之外。惟南宮适。宓子賤。漆雕開近之。以敏達捷給。才智慧巧論之。安能望宰我。子貢。冉有。季路。子游。子夏也哉。惟其實實誠樸。所以去道不遠。如南宮适問禹稷躬稼而有天下。最是朴實。孔子不答。以其默當於此心可外無言耳。所以括出贊之云。

語大。天下莫能載焉。道大無外。若能載。則有分限矣。語小。天下莫能破焉。一事一物。纖悉微末。未嘗與道相離。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蓋天之不能盡。地所以爲地。不能盡天之所職。

自形而上者言之。謂之道。自形而下者言之。謂之器。天地亦是器。其生覆形載必有理。

六十而耳順。知見到矣。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踐行到矣。顏子未見其止。乃未能臻此也。生知。蓋謂有生以來。渾無陷溺。無傷害。良知具存。非天降之才爾殊也。

漢唐近道者。趙充國。黃憲。楊綰。段秀實。顏真卿。

王肅。鄭康成。謂論語乃子貢子游所編。亦有可考者。如學而篇。子曰次章。便載有若一章。又子曰而下。載曾子一章。皆不名。而以子稱之。蓋子夏輩平昔所尊者。此二人耳。

不踐迹。謂已知血脈之人。不拘形着迹。然亦未造闔奧。樂正子在此地位。人能明矣。然乍縱乍警。驟明忽暗。必至於有諸已。然後爲得也。

孔子十五而志於學。是已知道時矣。雖有所知。未免乍出乍入。乍明乍晦。或警或縱。或作或輟。至三十而立。無出入明晦警縱作輟之分矣。然於事物之間。未能灼然分明見得。至四十始不惑不惑矣。未必能洞然融通乎天。



理矣。然未必純熟。至六十而所知已到。七十而所行已到。專不師古。率由舊章。學於古訓。古訓是式。所法者。皆此理也。非徇其跡。做其事。

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始條理也。如金聲而高下隆殺。疾徐疏數。自有許多節奏。到力行處。則無說矣。如玉振然。純一而已。知至知終。皆必由學。然後能至之終之。所以孔子學不厭。發憤忘食。易與天地準。至神無方。而易無體。皆是贊易之妙用如此。一陰一陽之謂道。乃泛言天地萬物。皆具此陰陽也。繼之者善也。乃獨歸之於人。成之者性也。又復歸之於天。天命之謂性也。

切磋之道。有受得盡言者。有受不得者。彼有顯過大惡。苟非能受盡言之人。不必件件指摘他。反無生意。王道蕩蕩平平。無偏無倚。伯夷。伊尹。柳下惠。聖則聖矣。終未底於蕩蕩平平之域。

重卦而爲六十四分三才。初二地也。初地下。二地上。三四人也。三人下。四人上。五六天也。五。天下。六。天上。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先儒謂屯之初九。如高貴鄉公得之矣。

蒙再三瀆。瀆則不告。非發之人。不以告於蒙者也。爲蒙者。未能專意相向。乃至再三以相試探。如禪家云。盜法之人。終不成器。一有此意。則志不相應。是自瀆亂。雖與之言。終不通解。與不告同也。

八卦之中。惟乾坤坎離不變。倒而觀之。亦是此卦。外四卦。則不然。

學問若有一毫夾帶。便屬私小。而不正大。與道不相似矣。仁之於父子。固也。然以舜而有瞽叟。命安在哉。故舜不委之於命。必使底豫允若。則有性焉。豈不於此而驗。

元吉自謂智昧而心恂。先生曰。病固在此。本是骨。凡學問不實。與朋友切磋。不能中的。每發一論。無非泛說。內無益於己。外無益於人。此皆己之不實。不知要領所在。遇一精識。便被他胡言漢語壓倒。皆是不實。吾人可不自勉哉。

格物者。格此者也。伏羲仰象俯法。亦先於此盡力焉耳。不然。所謂格物。末而已矣。顏子仰高鑽堅之時。乃知枝葉之堅高者也。畢竟只是枝葉。學問於大本既正。而萬微不可不察。規矩嚴整。爲助不少。

## 卷三十六 年譜

先生諱九淵。字子靜。姓陸氏。陸出媯姓。周武王封媯滿於陳。春秋時。陳公子敬仲適齊。別其氏曰田。後田氏有齊。至宣王時。封其少子通於平原陸鄉。又別其氏爲陸。通曾孫烈。爲吳令。子孫避爲吳郡吳縣人。烈三十九世至希聲。論著甚多。晚歲相唐昭宗。卒諡文公。生六子。次子崇。生德遷。五代末。避地於撫州金谿。解囊中資裝。置田治生。費高閭里。爲金谿陸氏之祖。居延福鄉之青田。第四子諱有程。先生高祖也。博學於書。無所不觀。曾祖諱演。能世其業。寬厚有容。祖馱。爲第四子。趣尙清高。不治生產。考諱賀。字道鄉。生有異稟。端重不伐。究心典籍。見於躬行。酌先儒冠昏喪祭之禮。行於家。弗用異教。家道整者。著聞於州里。贈宣教郎。生六子。長九思。字子疆。與鄉舉。封從政郎。弟梭山。撰行狀。有家問。朱子爲敘。

略云。家問所以詞飭其子孫者。不以不得科第爲病。而深以不識禮義爲憂。其懇勸懇切。反覆曉譬。說盡事理。無一毫勉強緣飾之意。而慈祥篤實之氣藹然。諷味數四。不能釋手云。

次九敘。字子儀。公正通敏。時賢稱曰處士。善治生。總藥肆以足其家。先生撰墓表。次九臯。字子昭。少力學。文行俱優。與鄉舉。晚得官。終修職郎。監潭州南嶽廟。名齋曰庸學。者號庸齋先生。有文集。先生撰墓表。次九韶。字子美。不事場屋。兄弟共講古學。與朱元晦友善。首言太極圖說非正。又因其奏立社倉之制。行於鄉。民甚德之。與學者講學於近地。名梭山。梭山在金谿陸氏義門之東是也。號曰梭山居士。諸司列薦。以居士應詔舉遺逸。臨終自撰終禮戒。不得銘墓。有文集曰梭山日記。

中有居家正本及制用各二篇。

次九齡字子壽。生而穎悟。能步移。則容止有法。少有大志。浩博無涯。嘗與鄉舉。補入太學。已負重名。知名士無不師尊之。登進士第。授桂陽教授。以不便迎侍。陳乞不赴。改興國教授。未滿丁艱。服除。授全州教授。未上而卒。爲時儒宗。道德繫天下。重望。特贈朝奉郎直祕閣。賜諡文達。名齋曰復。學者稱復齋先生。有文集行於世。

嘉定間。撫州守高商老。刊文集於郡治。自爲序。

先生狀其行。呂成公銘其墓。朱文公書其碑。次則先生與復齋先生齊名。稱爲江西二陸。以比河南二程。謹序次家世本末。大略於此。而先生之道德事功。則表年以繫之於后云。

高宗紹興九年己未。二月乙亥辰時。先生始生。

紹興十年庚申。先生二歲。

紹興十一年辛酉。先生三歲。幼不戲弄。

冬十一月十五日。母孺人饒氏卒。葬鄉之楊美嶺。

紹興十二年壬戌。先生四歲。靜重如成人。

常侍宣教公。行遇事。物必致問。一日忽問天地何所窮際。公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總角誦經。夕不寐。不脫衣。履有弊而無壞。指甲甚修。足跡未嘗至庖廚。常自灑掃。林下宴坐。終日立於門。過者駐望稱歎。以其端莊雍容異常兒。

紹興十三年癸亥。先生五歲。入學讀書。紙隅無捲摺。

紹興十四年甲子。先生六歲。

侍親會嘉禮。衣以華好。卻不受。季兄復齋先生。年十三。舉禮經以告。乃受。

紹興十五年乙丑。先生七歲。得鄉譽。

嘗云。某七八歲時。常得鄉譽。只是莊敬自持。心不愛戲。

紹興十六年丙寅。先生八歲。

讀論語學而。卽疑有子三章。及看孟子。到曾子不肯師事有子。至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等語。因歎曾子見得聖人高明潔白如此。又卯角時。聞人誦伊川語云。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孟之言不類。蓋生而清明。有如此者。梭山嘗云。子靜弟高明。自幼已不同。遇事逐物。皆有省發。嘗聞鼓聲。振動窓櫺。亦豁然有覺。其進學每如此。

紹興十七年丁卯。先生九歲。

善屬文。包敏道祭文云。九歲屬文。能自達。

紹興十八年戊辰。先生十歲。

復齋入郡庠。侍諸兄誦講。衣冠未嘗解弛。先生往侍學焉。文雅雍容。衆咸驚異。有老儒謂前廊吳茂榮曰。君有愛女。欲得佳婿。無踰此郎。因以爲媼。

紹興十九年己巳。先生十一歲。讀書有覺。

從幼讀書。便着意未嘗放過。外視雖若閑暇。實勤考索。伯兄總家務。嘗夜分起。見先生觀書。或秉燭檢書。最會一見便有疑。一疑便有覺。後嘗語學者曰。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嘗云。向與復齋家兄讀書疎山寺。止是一部論語。更無他書。或問。曾見先生將聖人與門人語。分門各自錄作一處看。先生曰。此是幼小時事。

紹興二十年庚午。先生十二歲。

紹興二十一年辛未。先生十三歲。因宇宙字義。篤志聖學。

與李侍郎及權郡書皆云。十三志古人之學。先生自三四歲時。思天地何所窮際。不得。至於不食。宣教公呵之。遂姑置。而胸中之疑終在。後十餘歲。因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元來無窮。人與天地萬物。皆在無窮之中者也。乃接筆書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

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卽是宇宙。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亦莫不同也。故其啓悟學者。多及宇宙二字。如曰。道塞宇宙。非有所隱遁。在天曰陰陽。在地曰剛柔。在人曰仁義。仁義者人之本心也。又曰。是理充塞宇宙。天地順此而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順此而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又曰。此理塞宇宙。誰能逃之。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又曰。宇宙不會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是年復齋因讀論語。命先生近前問云。看有子一章如何。先生曰。此有子之言。非夫子之言。復齋曰。孔門除卻曾子。便到有子。未可輕議。先生曰。夫子之言簡易。有子之言支離。復齋嘗於窓下讀程易。至艮其背四句。反覆誦讀不已。先生偶過其前。復齋問曰。汝看程正叔此段如何。先生曰。終是不直截明白。艮其背。不獲其身。無我行其庭。不見其人。無物。復齋大喜。

紹興二十二年壬申。先生十四歲。

與徐任伯書曰。某氣質素弱。年十四五。手足未嘗溫暖。後以稍知所向。體力亦隨壯也。嘗云。吾於踐履未能純一。然才自警策。便與天地相似。

紹興二十三年癸酉。先生十五歲。

初夏侍長上郊行。分韻得偕字。詩云。講習豈無樂。鑽磨未有涯。書非貴口誦。學必到心齋。酒可陶吾性。詩堪述所懷。誰言曾點志。吾得與之偕。

紹興二十四年甲戌。先生十六歲。

讀三國六朝史。見夷狄亂華。又聞長上道靖康間事。乃剪去指甲。學弓馬。然胸中與人異。未嘗失了。嘗云。做得工夫實。則所說卽實事。所指人病。卽實病。又云。吾人讀春秋。知中國夷狄之辨。二聖之讐。豈可不復。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今吾人高居優游。亦可爲耻。乃懷安。非懷義也。此皆是實理實說。

紹興二十五年乙亥。先生十七歲。

作大人詩。見前卷二十五。

紹興二十六年丙子。先生十八歲。

紹興二十七年丁丑。先生十九歲。

紹興二十八年戊寅。先生二十歲。

紹興二十九年己卯。先生二十一歲。

紹興三十年庚辰。先生二十二歲。

紹興三十一年辛巳。先生二十三歲。

紹興三十二年壬午。先生二十四歲。秋試以周禮鄉舉。

初先生未肯赴舉。復齋素善臨川李侍郎浩。每爲公言之。是年春。俾姪煥之侍先生同訪公。公觀其贄見之書。大奇之。留數日。力勉其赴舉。歸則題秋試家狀者在門。閱其籍。則諸家經賦咸在。惟無周禮。先生卽以此注籍。蒲節後。始精考用禮。求程文觀之。及期。三日之試。寫其所學無凝滯。考官王景文質批曰。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拆號日。先生偶過梭山。方鼓琴。捷吏至。曲終而後問之。再鼓一曲。乃歸。先生第四名。外舅吳漸第九名。見舉送官啓末云。某少而慕古。長欲窮源。不與世俗背馳而非。必將與聖賢同歸而止。忘己意之弗及。引重任以自強。謂先哲同是人。而往訓豈欺我。窮則與山林之士。約六經之旨。使孔孟之言復聞於學者。達則與廟堂羣公。還五服之地。使堯舜之化純被於斯民云云。先生嘗云。吾自應舉。未嘗以得失爲念。場屋之文。只是直寫胸襟。故作貴谿縣學記云。不徇流俗。而正學以言者。豈皆有司之所棄。天命之所遺。又嘗云。復齋家兄。一日問曰。吾弟今在何處做工夫。某答曰。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工夫。復齋應之而已。若知物價之低昂。與夫辨物之美惡真僞。則吾不可謂之不能。然吾之所謂做工夫者。非此之謂也。又云。吾家合族而食。每輪差子弟。掌庫二年。

某適當其職。所學大進。這方是執事敬。

冬十月二十七日。丁父宣教公憂。葬饒州安仁縣。崇德鄉之毛源。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先生二十五歲。

隆興二年甲申。先生二十六歲。

乾道元年乙酉。先生二十七歲。

有與童伯虞書。見前卷三首。

乾道二年丙戌。先生二十八歲。

乾道三年丁亥。先生二十九歲。

冬成嘉禮。孺人吳氏始大歸也。

乾道四年戊子。先生三十歲。

乾道五年己丑。先生三十一歲。

乾道六年庚寅。先生三十二歲。

乾道七年辛卯。先生三十三歲。秋試以易經再鄉舉。考官批義卷云。如端人正士。衣冠佩玉。論策批如其義。

得解。見提舉書。見前卷四。

八月十七日。子持之生。

乾道八年壬辰。先生三十四歲。春試南宮奏名時。尤延之表知舉。呂伯恭祖謙爲考官。讀先生易卷。至狎海上之鷗。遊呂梁之水。可以謂之無心。不可以謂之道心。以是而洗心退藏。吾見其過焉而溺矣。濟溱洧之車。移河內之粟。可以謂之仁術。不可以謂之仁道。以是而同乎民。交乎物。吾見其淺焉而膠矣。擊節嘆賞。又讀天地之性。人爲貴論。至嗚呼。循頂至踵。皆父母之遺體。俯仰乎天地之間。惕然朝夕。求寡乎愧怍。而懼弗能。尙可以庶幾。

於孟子之塞乎天地。而與聞夫子人爲貴之說乎。愈加嘆賞。至策文意俱高。伯恭遽以內難出院。乃囑尤公曰。此卷超絕有學問者。必是江西陸子靜之文。此人斷不可失也。又併囑考官趙汝愚子直。二公亦嘉其文。遂中選。他日。伯恭會先生曰。未嘗款承足下之教。一見高文。心開目明。知其爲江西陸子靜也。

徐誼子宜侍學。

子宜侍先生。每有省。同赴南宮試。論出天地之性。人爲貴。試後。先生曰。某欲說底。卻被子宜道盡。但某所以自得受用底。子宜卻無。曰。雖欲自異於天地。不可得也。此乃某平日得力處。

夏五月廷對。賜同進士出身。

先生既奏名。聲振行都。廷對考官。意其必慷慨極言天下事。欲取真首列。及唱第。乃在末甲。或問之。先生曰。見君之初。豈敢過直。識者稱其得事君之體云。

在行都。諸賢從游。

先生朝夕應酬問答。學者踵至。至不得寢者。餘四十日。所以自奉甚薄。而精神益強。聽其言者。興起甚衆。時永嘉蔡幼學行之爲省元。連日無所問難。似不能言者。先生從容問其所志。乃答曰。幼學之志。在於爲善而已。先生嘉嘆。而勉勵焉。四明楊敬仲。時主富陽簿。攝事臨安府中。始承教於先生。及反富陽。三月二十一日。先生過之。問如何是本心。先生曰。惻隱。仁之端也。羞惡。義之端也。辭讓。禮之端也。是非。智之端也。此卽是本心。對曰。簡兒時已曉得。畢竟如何是本心。凡數問。先生終不易其說。敬仲亦未省。偶有鬻扇者。訟塗於庭。敬仲斷其曲直。又問如初。先生曰。聞適來斷扇訟。是者知其爲是。非者知其爲非。此卽敬仲本心。敬仲忽大覺。始北面納弟子禮。故敬仲每云。簡發本心之問。先生舉是日扇訟。是非答簡。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先生嘗語人曰。敬仲可謂一日千里。復齋與學者書云。子靜入浙。則有楊簡敬仲。石崇昭應之。諸葛誠之。胡拱達才。高宗商應時。孫應朝季和。從之游。其餘不能悉數。皆聲靈篤學。尊信吾道。甚可喜也。先生六月二十九日。復



如富陽。七月初九日。舟離富陽。

秋七月十六日。至家。

遠近風聞來親炙。初以存名讀書之齋。與曾宅之書云。某舊亦嘗以存名讀書之齋。家之東扁曰槐堂。槐堂前有古槐木。至今猶存。乃學徒講學之地。又堂東有陋室。西有高軒。北凶南凶。東有隱室。又曰留軒。西有玉淵。又近家之西有茅堂。與包顯道書云。貴溪桂店一族甚盛。其子弟有德輝者。今夏來處茅屋。西南有八石寺。與顏子堅書云。向者在八石寺。嘗納區區之忠。先生既受徒。即去。今世所謂學規者。而諸生善心自興。容體自莊。雍雍于子。后至者相觀而化。蓋先生深知學者心術之微。言中其情。或至汗下。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爲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素無雅故。聞其大槩。而盡得其爲人。嘗有言曰。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爲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者。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救人。又曰。今天下學者唯兩途。一途朴實。一途議論。同里朱桴濟道弟泰卿亨道。長於先生。皆來問道。與人書云。近到陸宅。先生所以誨人者。深切著明。大槩是令人求放心。其有志於學者。數人相與講切。無非此事。不復以言語文字爲意。令人歎仰無已。其有意作文者。令收拾精神。涵養德性。根本既正。不患不能作文。陳正己劉伯文皆不爲文字也。盱江傅子淵云。夢泉向來只知有舉業。觀書不過資意見耳。後因困志知反。時陳正己自槐堂歸。問先生所以教人者。正己曰。首尾一月。先生諄諄。只言辨志。又言古人入學一年。早知離經辨志。今人有終其身而不知自辨者。是可哀也。夢泉當時雖未領略。終念念不置。一日讀孟子公孫丑章。忽然心與相應。胸中豁然蘇醒。嘆曰。平生多少志念精力。卻一切着在功利上。自是始辨其志。雖然如此。猶未知下手處。及親見先生。方得個入頭處。嘗云。傅子淵自此歸其家。陳正己問之曰。陸先生教人何先。對曰。辨志。復問曰。何辨。對曰。義利之辨。若子淵之對。可謂切要。周伯熊來學。先生問學何經。對曰。讀禮記。曾用工於九容乎。曰。未也。且用功於此。後往問學於晦庵。晦庵曰。僊里近陸先生曾見之否。曰。亦嘗請教。具

述所言。晦庵曰。公來問某。某亦不過如此說。

答諸葛受之書。見前卷三。答舒西美書。見前卷五。

乾道九年癸巳。先生三十五歲。春閏二月十四日。答陳正己書。見前卷十二。

三月十七日。和王弱翁銓闈中詩。冬十一月。送毛原善序。見前卷二十。

淳熙元年甲午。先生三十六歲。三月赴部調官。過四明。遊會稽。浹兩旬。復至都下。授迪功郎。隆興府靖安縣主簿。

五月二十六日。訪呂伯恭於衢。

伯恭與汪聖錫書云。陸君相聚五六日。淳篤敬直。流輩中少見其比。又與陳同甫書云。自三衢歸。陸子靜相待累日。又留七八日。昨日始行。篤實淳直。朋游間未易多得。渠云。雖未相識。每見尊兄文字。開豁軒翥。甚欲得相聚。覺其意甚勤。非論文者也。

與徐子宜書。見前卷五。

秋八月十二日。子循之生。

淳熙二年乙未。先生卅七歲。呂伯恭約先生與季兄復齋。會朱元晦諸公。於信之鵝湖寺。復齋云云。見前卷三十四。

元晦歸後三年。乃和前詩云。德業流風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攜藜杖出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只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後信州守楊汝礪。建四先生祠堂於鵝湖寺。勒陸子詩於石。復齋與張欽夫書云。某春末會元晦於鉛山。語三日。然皆未能無疑。按呂成公譜。乙未四月。訪朱文公於信之鵝湖寺。陸子靜子壽劉子澄。及江浙諸友皆會。留止旬日。鄒斌俊父錄云。朱呂二公。話及九卦之序。先生因疊疊言之。大略謂復是本心復處。如何列在第三卦。而先之以履與謙。蓋履之爲卦。上天下澤。人生斯世。須先辨得俯仰乎天地。而有此一身。以達於所履。其所履有得有失。又繫於謙與不謙之分。謙則精神渾收聚於內。不謙則精神渾流散於外。惟能辨得吾一身。所以在天地間。舉錯動作之由。而斂藏其精神。使之

在內而不在外。則此心斯可得而復矣。次之以常固。又次之以損益。又次之以困。蓋本心既復。謹始克終。曾不少廢。以得其常。而至於堅固。私欲日以消磨而爲損。天理日以澄瑩而爲益。雖涉危險。所遭多至於困。而此心卓然不動。然後於道有得。左右逢其原。如鑿井取泉。處處皆足。蓋至於此。則順理而行。無纖毫透漏。如巽風之散。無往不入。雖密房奧室。有一縫一罅。卽能入之矣。二公大服。朱亨道書云。鵝湖講道。切誠當今盛事。伯恭蓋慮陸與朱。議論猶有異同。欲會歸於一。而定其所適從。其意甚善。伯恭蓋有志於此。語自得則未也。臨川趙守景明。邀劉子澄。趙景昭。景昭在臨安。與先生相款。亦有意於學。又云。鵝湖之會。論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二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朱以陸之教人爲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爲支離。此頗不合。先生更欲與元晦辯。以爲堯舜之前。何書可讀。復齋止之。趙劉諸公。拱聽而已。先發明之說。未可厚誣。元晦見二詩不平。似不能無我。元晦書云。某未聞道學之懿。茲幸獲奉餘論。所恨匆匆別去。彼此之懷。皆若有未既者。然警切之誨。佩服不敢忘也。還家無便。寫此少見拳拳。

冬十一月十五日。作敬齋記。見前卷十九。

淳熙三年丙申。先生三十八歲。與王順伯書。再書。俱見前卷二。

淳熙四年丁酉。先生三十九歲。春正月十四日。丁繼母太孺人鄧氏憂。葬鄉之官山。

先生事繼母與諸兄。曲盡孝道。嘗聞孝宗皇帝聖語。陸九淵滿門孝弟者也。

淳熙五年戊戌。先生四十歲。

淳熙六年己亥。先生四十一歲。服除。授建寧府崇安縣主簿。

淳熙七年庚子。先生四十二歲。在滋瀾。

先生因居之南五里有園林屋宇。扁是名。與包顯道書云。今歲與朋友讀書在滋瀾。春。聞張欽夫卒。

與包顯道書。見前卷六。

秋。九月二十九日。季兄復齋先生卒。

復齋臨終云。比來見得子靜之學甚明。恨不更相與切磋。見此道之大明耳。先生嘗曰。復齋先生。涵養深密。躬行篤實。

朱元晦與林擇之書云。陸子靜兄弟。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此間學者。卻與渠相反。初謂只在此。講道漸涵。自能入德。不謂未流之弊。只成說話。至人倫日用。最切近處。都不得。毫末氣力。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之也。

冬十一月望日。作復齋行狀。十二月己酉。葬於鄉之萬石塘。

淳熙八年辛丑。先生四十三歲。春二月。訪朱元晦於南康。時元晦爲南康守。與先生泛舟樂。曰。自有宇宙以來。已有此溪山。還有此佳客否。乃請先生登白鹿洞書院講席。先生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畢。乃離席言曰。熹當與諸生共守。以無忘陸先生之訓。再三云。熹在此。不會說到這裏。負愧何言。乃復請先生書其說。先生書講義。見前卷二十三。尋以講義刻於石。先生云。講義述於當時。發明精神不盡。當時說得來痛快。至有流涕者。元晦深感動。天氣微冷。而汗出揮扇。元晦又與楊道夫云。曾見陸子靜義利之說否。曰。未也。曰。這是子靜來南康。熹請說書。卻說得這義利分明。是說得好。如云。今人只讀書。便是利。如取解後。又要得官。得官後。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頂至踵。無非爲利。說得來痛快。至有流涕者。

秋作祭呂伯恭文。見前卷二十六。

丞相少師史浩薦先生。六月二十三日。得旨都堂審察陞擢。先生不赴。薦云。陸某淵源之學。沉粹之行。輩行推之。而心理悟融。出於自得者也。

淳熙九年壬寅。先生四十四歲。

項平甫來書略云。安世聞陸先生之名。言者不一。往得交於傅子淵。警發柔惰。自此歸向取師之意始定。奉親之官越土。多見高第及門子弟。愈覺不能自己。雖未得親承於警效。然受沾污渥。亦已多矣。獨念心師之久。不可不以尺紙布萬一伏乞加察。一二年來。數鉅公相繼淪落。任是事者。獨先生與朱先生耳。

侍從復上薦。得旨與職事官。薦辭未詳。除國子正。秋初先生赴國學。與陳倅書。見前卷七。

始講書。八月十七日講春秋六章。九月享明堂。爲分獻官。

淳熙十年癸卯。先生四十五歲。在國學。

二月七日講春秋九章。七月十五日講春秋五章。十一月十三日講春秋四章。諸生叩請孳孳。啟諭如家居教授。感發良多。

朱元晦來書略云。比約諸葛誠之。在齋中相聚。極有益。浙中士人賢者。皆歸席下。比來所得爲多。幸甚。再書云。歸來臂痛。病中絕學。損書卻覺得身心收管。似有少進處。向來汎濫。真是不濟事。恨未得款曲承教。盡布此懷也。

項平甫再書略云。某自幼便欲爲善士。今年三十一矣。欲望尊慈。特賜指教云云。答書不傳。按朱元晦答平甫書云。所語六國正語。三復爽然。所以警於昏者爲厚矣。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曾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尊德性。而某平日所聞。卻是道問學上多。所以爲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道理全不仔細。而熹自覺於義理上。不亂說。卻於緊要事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不墮一邊耳。先生聞之曰。朱元晦欲去兩短。合兩長。然吾以爲不可。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

冬。遷勅令所。刪定官。先生在勅局。同志之士。相從講切不替。僚友多賢。相與問辯。大信服。

與漕使尤延之書略云。朱元晦在南康。已得太嚴之聲。元晦之政。亦誠有病。然恐不能泛然以嚴病之。使罰當其罪。刑故無小。遽可以嚴而非之乎。某嘗謂不論理之是非。事之當否。而汎然爲寬嚴之論者。乃後世學術議

論無根之弊。道之不明。政之不理。由此其故也。元晦浙東救旱之政。比者屢得浙中親舊書。及道途所傳。頗知梗槩。浙人殊賴。自劾一節。尤爲適宜。其誕慢以僥寵祿者。當少阻矣。至如其間言事處。誠如來諭所言者云。嚴陵詹子南侍學。阜民初見先生。不能盡記所言。大指云。凡欲學者。當先識義利公私之辨。今所學果爲何事。人生天地間。爲人自當盡人道。學者所以爲學。學爲人而已。非有爲也。又云。孔子弟子。如子游子夏宰我子貢。雖不遇聖人。亦足以號名學者爲萬世師。然卒得聖人之傳者。回之愚。參之魯。蓋病後世學者。溺於文義。知見繳繞。蔽惑愈甚。不可入道耳。阜民既還邸。遂屏棄諸書。及後來疑其不可。又問。先生則曰。某何嘗不許人讀書。不知此後有事在。又曰。讀書不必窮索。平易讀之。識其可識者。久將自明。毋恥不知。先生舉孟子鈞是人也。一章云。須先使心官不曠其職。子南因是便收此心。如此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澄瑩中立。遂見先生。先生目逆而視之。曰。此理已顯也。

淳熙十一年甲辰。先生四十六歲。在勅局春祀祚德廟爲獻官。記事始末。書于祠下。

朱元晦書略云。勅局時與諸公相見。亦有可告語者否。於律令中。極有不合道理。不近人情處。隨事改正。得一二亦佳。中薦程可久於法令甚精。可以入局中。然此猶是第二義。不知輪對班在何時。果得一見明主。就緊要處。下得數句爲佳。其餘屑屑。不足言也。謙仲甚不易得。今日尙有此公。差強人意。元善爽快極難得。更加磨琢。沉浸之功。乃佳。機仲既得同官。乃其幸會。當能得日夕親炙也。浙東諸朋友。想時通問。亦有過來相聚者否。立之墓表。今作一通。顯道甚不以爲然。不知尊意以爲如何。

三月十三日。答朱元晦書。見前卷七。

編朱元晦奏立社倉事。戊申歲。先生兄梭山居士。欲立社倉於青田。先生與趙監書。見前卷首。

上殿輪對五劄。時對期甚迫。猶未入思慮。所親累請。久乃下筆。繕寫甫就。厥明卽對。五劄俱見前卷十八。讀劄末云。

見前卷三十五語錄。

講究武略。先生少時聞靖康間事。慨然有感於復讐之義。至是訪求智勇之士。與之商榷。益知武事利病形勢。要害。李將使雲。將家子也。興國人有勇力。先生奇而教之。後獲用太尉。畢再遇帳下。其家祠事先生。或問何爲。曰。雲少時嘗欲率五百人打劫起事。一日往見先生。蒙誨翻然而改。不然。此身不得爲人矣。先生平日獎激人才。類如此。後守荆門。獎拔奇才亦多。

論醫國。或問先生見用。以何醫國。先生曰。吾有四物湯。問如何。曰。任賢。使能。賞功。罰罪。

論駁中外奏對不可行者。

答蘇宰書。見前卷十。

朱元晦書。時有言奏劄差異者。元晦索之。先生納去一本。元晦貽書云。奏篇垂示。得聞至論。慰沃良深。其規模宏大。源流深遠。豈腐儒鄙生所可窺測。然區區私憂。未免有萬牛回首之歎。然於我何病耶。語圓意活。浩浩流轉。益見所養之深。所蓄之厚。但向上一路。未曾撥着。

答朱元晦書。略云。奏劄獨蒙長者褒揚獎譽之厚。俱無以當之。深慚疎愚。不能回互。藏匿肺肝。悉以書寫。而兄尙有向上一路。未曾撥着之疑。豈待之太重。望之太過。未免金注之昏耶。

改授承奉郎。以修寬恤詔令書成。與樞密使王謙仲。語及孟子辟土地充府庫一段。因云。方今正在求此輩。而不可得。謙仲爲之色變。又舉柳子厚捧土揭木。而致之廟堂之上。蒙以靛冕之徒隸。而趨走其左右。豈有補於萬事之勞苦哉。聖人之道。無益於世。凡以此也。謙仲爲之默然。先生嘗云。當時諸公。見上下相安。內外無事。便爲太平氣象。獨鄭溥之有一語極好。而今只要爲虜人。借路登泰山云耳。

秋九月既望。作外舅吳公行狀。

末云。某在童穉時。爲公所知。後妻以其女。尤延之作。吳公墓誌云。陸君子靜。數爲予道其婦翁吳公之賢。居亡何。有墨服踵門而求見者。則吳公之子顒若也。袖子靜之狀。且告曰。敢因子靜以請誌。予不識吳公。然子靜信

人也。其言有證。乃敍而誌之。夫能識子靜於童幼之中。而能以子妻之。其賢可知矣。後敬仲作孺人吳氏墓誌云。孺人諱愛卿。吳公茂榮諱漸之長女也。幼有異質。女工不學。而能詩書。過目不忘。公大奇之。一見先生。謂可妻歸焉。先生爲國子正。刪定勅局。居中五年。四方之賓滿門。旁無虛宇。併假於館中。饋百需。先生不一啓齒。孺人調度有方。舉無缺事。暨先生奉祠歸。囊橐蕭然。同僚共贖之。還里之明年。經理象山。孺人捐奩中物助之云。

作本齋記。爲成都郭醇仁作。

淳熙十二年乙巳。先生四十七歲。在勅局。

與尤延之書。略云。此間不可爲久居之計。吾今終日區區。豈不願少自效。至不容着腳手處。亦只得且退而俟之。職事間又無可修舉。覩見弊病。又皆須自上面理會下來方得。在此但望輪對。可以少展胸臆。對班尙在後年。鬱鬱度日而已。或勸以小人闖伺。宜乞退。先生曰。吾之未去。以君也。不遇則去。豈可以彼爲去就耶。

詹子南問學。子南嘗問先生之學。亦有所受乎。曰。因讀孟子。而自得之於心也。

淳熙十三年丙午。先生四十八歲。在勅局。夏五月。作格矯齋記。爲三衢徐載書。

朱元晦通書略云。傅子淵去冬相見。氣質剛毅。極不易得。但其偏處。亦甚害事。雖嘗苦口。恐未以爲然。近覺當時說得亦未的。疑其不以爲然也。今想到部。必已相見。亦嘗痛與砭劑否。道理極精微。然初不在耳目間見之外。是非黑白。只在面前。此而不察。乃欲別求玄妙。於意慮之表。亦已誤矣。熹衰病日侵。所幸邇來日用工夫。頗覺省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甚恨未得從容面論。未知異時。尙復有異同否耳。

轉宣義郎。除將作監丞。給事王信疏駁。十一月二十九日。得旨。主管台州崇道觀。

初親朋謂先生久次。宜求退。先生曰。往時面對。粗陳大義。明主不以爲非。思欲再望清光。少自竭盡。以致臣子之義。距對班五日。除監丞。



先生與李成之書。見前卷十。

和楊萬里廷秀送行詩。見前卷二十五。

既歸。學者輻輳。時鄉曲長老亦俯首聽誨。每詣城邑。環坐率二三百人。至不能容。徙寺觀。縣官爲設講席於學宮。聽者貴賤老少。溢塞途巷。從游之盛。未見有此。

與朱子淵書。見前卷十三。

淳熙十四年丁未。先生四十九歲。春如臨川。先生訪倉使湯公思謙。公因言風俗不美。先生曰。乍歸。方欲與諸後生說些好話。此事亦由天。亦由人。公曰。如何由天。曰。且如三年一科舉。中者篤厚之人多。浮薄之人少。則風俗自此而厚。不幸篤厚無幾。或全是浮薄。則後生從而視效。風俗日以敗壞。公曰。如何亦由人。曰。監司守令。是風俗之宗主。只如判院在此。無只爲位高爵重。旗旄導前。驅卒擁後者。是崇是敬。陋巷茅茨之間。有篤敬忠信好學之士。不以其微賤。而知崇敬之。則風俗庶幾可回矣。公再三稱善。次日。謂幕僚友曰。陸丈至誠。何不去聽說話。幕僚云。恐陸丈門戶高峻。議論非某輩所能喻。公曰。陸丈說話甚平正。試往聽看。某於張呂諸公皆相識。然如陸丈說話。自是不同。

作朱元瑜名字說。見前卷二十。

登貴溪應天山講學。

初門人彭興宗世昌。訪舊於貴溪應天山麓張氏。因登山遊覽。則陵高而谷邃。林茂而泉清。乃與諸張議結廬。以迎先生講學。先生登而樂之。乃建精舍居焉。與楊敬仲書云。精舍二字。出後漢包咸傳。其事在建武前。儒者講習之地。用此名。甚無歉也。

答江西程帥叔達。惠新刊江西詩派劄子。

答沈宰書。見前卷十七。

包敏道跋江泰之所收劄子墨蹟云。象山先生論詩。又出告往知來。以意逆志者之外。蓋其精鑑如權度。舉天下之輕重長短。毫髮絲粟。不可得而加損也。豈特於詩爲然哉。當程君劄送詩至時。僕在席下。先生顧諸生曰。誰能代答。須臾呈藁者數人。先生嘆曰。將紙來。一筆寫就云云。

夏五月。答馮傳之書。見前卷十三。

初冬。答朱元晦書。見前卷十三。

元晦答書。略云。所諭與令兄書。辭費而理不明。今亦不記當時作何語。恐或實有此病。承許條析見教。何幸如之。虛心以俟。幸因早便見示。如有未安。卻得細論。未可便似居士兄。遽斷來章也。辯無極太極始此。無營齋說。贈吳叔有。

冬十月庚辰。葬仲兄子儀於臨川之羅首峯下。作子儀墓誌。十一月。作宜章學記。

十二月。與漕使宋若水書。言金谿月椿之重。及臺郡督積欠困民之弊。見前卷八。

淳熙十五年戊申。先生五十歲。在山間精舍。春正月。作荆國王文公祠堂記。

與薛象先書。見前卷十二。先生嘗云。讀介甫書。見前卷二十五。答倉使趙汝謙書。俱見前首卷。

易應天山名爲象山。學徒結廬。先生旣居精舍。又得勝處爲方丈。及部勒羣山閣。又作圓庵。學徒各來結廬。相與講習。與姪孫濬書云。山間近來結廬者甚衆。諸生始聚糧相迎。今方丈前。又成一閣。部勒羣山。氣象亦偉云。

居仁齋。由義齋。養正堂。張伯強。明德。張行己。志道。周孚先。儲雲。伯強行己。佩玉。張少石。愈高。倪伯珍。規齋。祝才

叔。蕙林。周元忠。達誠。朱幹叔。瓊芳。傅季魯。學徒馮泰卿。初名梅。因。以季魯家諱。先生爲改今名。濯纓池。浸月池。吳子嗣瓶

齋。先生與之書云。草廬在二池之間。欲名以濯纓。當爲書之。封庵。少石。批荆。先生書于世昌之堂。各因山勢之高。原塢之佳處爲之。

三月。與江西帥王謙仲書。見前卷九。

五月與錢守伯同書。見前卷九。

郡縣禮樂之士。時相謁訪。喜聞其化。故四方學徒大集。

先生從容講道。歌詠愉愉。有終焉之意。馮元質云。先生常居方丈。每旦。精舍鳴鼓。則乘山籥至。會揖陞講坐。容色粹然。精神炯然。學者又以一小牌書姓名年甲。以序揭之。觀此以坐。少亦不下數十百。齊肅無譁。首誨以收斂精神。涵養德性。虛心聽講。諸生皆俛首拱聽。非徒講經。每啓發人之本心也。間舉經語爲證。音吐清響。聽者無不感動興起。初見者。或欲質疑。或欲致辯。或以學自負。或有立崖岸自高者。聞誨之後。多自屈服。不敢復發。其有欲言而不能自達者。則代爲之說。宛如所欲言。乃從而開發之。至有片言半辭可取。必獎進之。故人皆感激奮礪。平居或觀書。或撫琴。佳天氣。則徐步觀瀑。至高誦經訓。歌楚詞。及古詩文。雍容自適。雖盛暑。衣冠必整肅。望之如神。諸生登方丈請誨。和氣可掬。隨其人之所開發。或教以涵養。或曉以讀書之方。未嘗及閑話。亦未嘗令看先儒語錄。每講說痛快。則願傅季魯曰。豈不快哉。季魯齒最少。坐必末。嘗掛一座于側。間令代說。時有少之者。先生曰。季魯英才也。先生大率二月登山。九月末治歸。中間亦往來無定。居山五年。閱其簿。來見者踰數千人。與陳宰書云。同志之士。方此盍簪。紬繹簡編。商略終古。粗有可樂。雖品質不齊。昏明異趣。未能純一。而開發之驗。變化之證。亦不可謂無其涯也。倘得久於是山。以旣厥事。是所願幸。傅季魯云。先生居山。多告學者云。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少缺。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學者於此。多有興起。有立議論者。先生云。此自是虛說。此是時文之見。常曰。今天下學者。有兩途。惟朴實與議論耳。毛剛伯必疆云。先生之講學也。先欲復本心。以爲主宰。旣得其本心。從此涵養。使日充月明。讀書考古。不過欲明此理。盡此心耳。其教人爲學。端緒在此。故聞者感動。當時先生與晦翁。門徒俱盛。亦各往來問學。晦庵門人。乍見先生。教門不同。不與解說無益之文義。無定本可說。卒然莫知所適從。無何辭去。歸語師友。往往又失其本旨。遂起晦翁之疑。良可慨嘆。或問先生之學。自何處入。先生曰。不過切己自反。改過遷善。又曰。吾之學問。與諸處異者。只是在

我全無杜撰。雖千言萬語。只是覺得他底在我不會添一些。且又曰。吾之與人言。多就血脈上感動他。故人之聽之者易。章仲至云。先生講論。終日不倦。夜亦不困。若法令者之爲也。動是三鼓。學者連日應酬勞。而蚤起精神。愈覺炯然。問曰。先生何以能然。先生曰。家有壬癸神。能供千斛水。嚴松年問。今學者爲誰。先生屈指數之。以傅子淵居其首。鄧文範。傅季魯。黃元吉。居其次。且云。浙間煞有人。有得之深者。有得之淺者。有一見而得之者。有久而後得之者。廣中一陳去華。省發偉特。惜乎此人亡矣。朱元晦語錄云。今浙東學者。多子靜門人。類能卓然自立。相見之次。便毅然有不可犯之色。自家一輩朋友。又卻覺不振。又云。子靜之門。如楊簡輩。躬行皆有可觀。又與詹侍郎書云。高教授能留意學校。甚善。渠從子靜學。有意爲己。必能開導其人也。又與劉仲復書云。陸丈回書。其言明當。且就此持守。自見功效。不須多疑多問。卻轉迷惑。

論解書。南豐劉敬夫學周禮。見晦庵。晦庵令其精細考索。後見先生。問見朱先生何得。敬夫述所教。先生曰。不可作聰明。亂舊章。如鄭康成注書。柄鑿最多。讀經只如此讀去。便自心解。注不可信。或是諱語。或是莽制。傅季魯保社中議。此甚明。可一往見之。於是往問於季魯。又嘗曰。解書只是明他大義。不入己見於其間。傷其本旨。乃爲善解書。後人多以己意。其言每有意味。而失其真實。以此徒支離蔓衍。而轉爲藻繪也。又嘗曰。河圖屬象。洛書屬數。先天圖。非聖人作易之本旨。有據之於說易者。陋矣。又嘗曰。後世之論春秋者。多如法令。非聖人之旨也。觀春秋詩書易。經聖人手。則知編論語者。亦有病。顧記禮之言。多原老氏之意。

論傳道。與姪孫濬書。見前首卷。先生有云。學者至本朝而始盛。自周茂叔發之。又云。韓退之言。軻氏之死。不得其傳。故不敢誣後世無賢者。然直是至伊洛諸公。得千載不傳之學。但草創未爲光明。今日若不大段光明。更幹當甚事。又云。二程見茂叔後。吟風弄月而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後來明道。此意卻存。伊川已失此意。又云。元晦似伊川。欽夫似明道。伊川蔽錮深。明道卻疏通。又云。道譬則水。人之於道。譬則蹄涔。則汗沱百川江海也。海至大矣。而四海之廣狹淺深。不必齊也。至其爲水。則蹄涔亦水也。又嘗以手指心曰。某有積學在此。惜未有承

當者。

夏四月望日。與朱元晦書。辯太極圖說。見前卷二。與提刑應仲寔書。見前卷十。與趙詠道書。見前卷十二。

秋八月。遊僊巖。題新興寺壁。見前卷二十。

訪江西帥王謙仲。時帥幕邵叔誼在坐。聽談命者曰。吾之談命。異於是。伯夷叔齊。餓死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此命極好。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此命極不好。先生與叔誼書。見前首卷。

作南豐黃世成。及慈谿楊承奉二墓銘。

先生每謂墓非古。而銘多溢辭。故不苟作。余銘南豐慈谿二君之墓。海內名識。謂無愧辭。

十二月十四日。答元晦書。見前卷二。又別幅云。大傳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又曰。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見乎上者。可得而見矣。猶不謂之形。而謂之成象。必形乎下。可得而用者。乃始謂之器。易之言器。本於聖人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如網罟耒耜。車輿門柝。杵臼弧矢。棟宇棺槨之類。乃所謂器也。昔者聖人之制斯器也。蓋取諸易之象。易有聖人之道四。而制器尙象。與居一焉。道者。天下之所由。而聖人則能知之。器者。天下之所利。而聖人則能制之。由其道而利其器。在一身。則爲有道之人。在天下。則爲有道之世。不由其道而利其器。則爲無道矣。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然中人以下。則由而不知。蓋其知識卑近。所見淺末。形而下者。所能。由形而上者。所不能知。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非有知道者。以長治之。左右之。則趨於下。惟利之見。而不由其道矣。上必有下。下必有上。上而無下。何以爲上。下而無上。何以爲下。道之與器。未始相無。不由其道而利其器。器者非其有矣。負且乘。致寇至。此之謂也。故惟聖人爲能制器。精義入神。所以致用。利用安身。所以崇德。百慮一致。道固然也。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非知道者。孰能與於此。故道者。形而上者也。器者。形而下者也。器由道者也。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而謂其屬於形器。不得爲道。其爲昧於道器之分也甚矣。聞朱元晦詩。喜詩云。川源紅綠一時新。暮雨朝晴更可人。書冊埋頭何

日了。不如拋卻去尋春。先生聞之。色喜曰。元晦至此有覺矣。是可喜也。  
淳熙十六年己酉。先生五十一歲。祠秩滿。在山間方丈。

春正月。朱元晦來書。略云。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一。更請子細着眼。未可容易譏評也。無極而太極。如曰無爲之爲。非謂別有一物也。非如皇極民極之有方所。有形象。而但有此理之至極耳。又別紙末云。如曰未然。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可望其必同也。

題達本庵詩。梁光結廬其親塋。名曰達本。求言於予。敬賦是詩。以助孝德。詩云。孩提無不愛其親。不失其心即大人。從此勸君休外慕。悅親端的在誠身。

壽皇內禪。光宗皇帝卽位。詔先生知荆門軍。先生始欲著書。嘗言諸儒說春秋之謬。尤甚於諸經。將先作傳。值得守荆之命。而不果。

覃恩轉宣教郎。夏六月。與黃循中書。見前卷十二。磨勘轉奉議郎。答趙然道書。見前卷十二。

秋七月四日。與朱元晦書。見前卷二。七日贈疎山益侍者帖。見前卷二十。

八月六日。元晦答書云。荆門之命。少慰人意。今日之計。惟僻且遠。猶或可以行志。想不以是爲厭。三年有半之間。消長之勢。又未可以預料。流行坎止。亦非人力所能爲也。聞象山墾闢架鑿之功。蓋有緒。來學者。亦益甚。恨不得一至其間。觀奇覽勝。某春首之書。詞氣粗率。既發卽知悔之。然已不及矣。論無極之辯。與陶贊仲書。再書。俱見前卷十五。論私立門戶之非。與唐司法書。見前卷十五。

朱元晦論學徒競辯之非。答諸葛誠之書云。示諭競辯之論。三復悵然。愚深欲勸同志者。兼取兩家之長。不輕相詆毀。就有未合。亦且置勿論。而力勉於吾之所急。吾人所學。喫緊着力處。正天理人欲相去之間。如今之論。則彼之因而起者。於二者之間。果何處乎。子靜平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於天理不以一毫人欲雜於其間。恐決不至如賢者之所疑也。包顯道侍晦庵。有學者因無極之辯。貽書詆先生者。晦庵復其書云。南渡以來。八字

着脚。理會着實工夫者。惟某與陸子靜二人而已。某實敬其爲人。老兄未可以輕議之也。  
秋八月十一日。答趙詠道書。見前卷十二。答曾宅之書。見前卷首。與姪孫濬書。見前卷十四。  
冬十月朔。作外姑黃夫人墓銘。自云。先丈母誌銘。敘次頗復明暢云。

與王順伯書。見前卷十一。

冬至前五日。跋曾裘甫答屈待舉詩。後三日遊翠雲寺。題名于壁。先生遊翠雲寺帖。見前卷二十。

光宗紹熙元年庚戌。先生五十二歲。在山間方丈。

春正月。與姪孫濬書。見前卷十四。三月二十六日。與包敏道書。見前卷十四。

夏五月。作經德堂記。堂名取諸孟子。經德不回。六月旱。十三日。石灣禱雨。十六日。謝雨。俱見前卷二十六。

秋八月二十六日。作貴溪縣重脩學記。見前卷十九。

與饒壽翁書。見前卷十。與郭邦逸書。見前卷十三。作玉芝歌。見前卷二十五。與路彥彬書。略云。切不自揆。區區之

學。自謂孟子之後。至是而始一明也。

紹熙二年辛亥。先生五十三歲。在山間方丈。春二月。與劉伯協書。俱見前卷十二。三月三日。與林叔虎書。見前卷九。

跋資國寺雄石鎮帖。寺在象山之西北。隔溪之山間。先生往來必憩焉。

夏六月。作武陵縣學記。見前卷十九。中泠。作臨川簿廳壁記。簿長季海。得旨疾速之任。云云俱見前卷三十五語錄。

囑傅季魯居山講學。先生將之荆門。謂季魯曰。是山繫子是賴。其爲我率諸友。日切磋之。吾適有小障。不得爲諸友掃淨氛穢。幸有季魯在。願相依親近。

秋七月四日啓行。十一日。書贈陳晉卿。名口。時爲撫州學官。書見前卷二十。

九月三日。至荆門軍。舟車所經。見豐城王允文祭文云。南浦維舟。徑浮彭蠡。覽奇康廬。濯纓瀑水。潯陽晚薄。齊安畫艤。臨臯雪堂。周覽遺趾。長淮以西。野岸曠平。撰杖西風。或憩柴荆。桑棗蔭塗。葭葦連汀。笑談之間。造微詣

精。黃鶴入雲。芳洲在目。憑高傲古。北轅西輻。薄于開藩。霜蓼破菊云。

即日親事。上謝表。表見前卷十八。吏以故例云。俱見前卷二十一。與羅點春伯書。見前卷十五。與漕使薛象先叔似書。

與漕使論民間疾苦。俱見前卷十五。

新築城。荆門素無城壁。先生以爲此自古戰爭之場。今爲次邊。在江漢之間。爲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之脇。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脊腹心之虞。雖四山環合。易於備禦。義勇數千。強壯可用。而倉廩府庫之間。麋鹿可至。累議欲修築子城。憚重費。不敢輕舉。先生審度。決計召集義勇。優給庸直。躬自勸督。役者樂趨。竭力功倍。二旬訖築。初計者擬費緡錢二十萬。至是僅費五千。而土工畢。復議成砌三重。置角臺。增二小門。上至敵樓。衝天渠。荷葉渠。護險牆之制畢備。纔費緡錢三萬。

郡學貢院。及客館官舍。衆役並興。

初習俗侑人。以執役爲恥。吏爲好衣閑觀。至是此風一變。督役官吏布衣。雜役夫佐力。相勉以義。不專以威。盛役如此。而人情晏然。郡中恬若無事。

革稅務之弊。革弊政。事俱見前卷三十三。朔望及暇日。詣學講誨諸生。

紹熙三年壬子。先生五十四歲。在荆門。

春正月十三日。郡有故事。會吏民講洪範五皇極一章。

上元設醮黃堂。其說曰。爲民祈福。先生於是會吏民。講洪範斂福錫民一章。以代醮事。發明人心之善。所以自求多福者。莫不曉然有感於中。或爲之泣。有講義。仍書河圖八卦之象。洛書九疇之數于後。以曉後學。更定圖書。與今世所傳者不同。所以復古圖書之舊也。先生未及著書。發明後學。傅季魯作釋義以明之。

二十四日。與姪煥之書。略云。正月十三日。以講義代醮。除官員士人吏卒之外。百姓聽講者。不過五六百人。以不會告戒也。然人皆感動。其所以相孚信者。又在言語之外也。此間不復掛放狀牌。人有訴事。不拘早晚接受。



雖入夜未閉門時。亦有來訴者。多立遣之。壓服而去。見客亦無時。

二月九日之夜。郡火災。與鄧文範書。見前卷十七。與吳仲時書。見前卷六。

閱武。湖北諸郡。軍士多逃徙。視官府如傳舍。不可禁止。緩急無可使者。先生病之。乃信捕獲之賞。重奔竄之刑。又數閱射中者。受賞。役之後。加庸直。無饑寒之憂。相與悉心弓矢。逸者絕少。他日兵官按閱。獨荆門整習。他郡所無。平時按射。不止於兵伍。郡民皆得而與。中亦同賞。

上廟堂劄子。乞撥常平銀助城費。略云。荆門素無城壁。某去冬妄意聞于帥府。請就此役。尋得帥檄。令委官置局。徑自修築。已於十二月初四日發手。亦幸天氣晴霽。人心齊一。小壘綿薄。會計用磚包砌。猶當用緡錢三萬。本軍有買名銀一萬七千餘兩。在常平稽之。專條不可擅用。欲乞鈞慈。特爲敷奏。於數內撥支銀五千兩。應付支用。使城壁一新。形勢益壯。姦宄沮謀。民心有賴。實爲無窮之利。

與章茂獻論築城書。略云。有當控告廟堂者。敢不布本末。庶幾一言之助。去冬修築子城。適值天氣晴霽。民心悅懌。此邦士女。未嘗識城。遠村僻塢。攜持來觀。自臘至今。踵係不絕。

答羅田宰吳斗南書。論太玄。見前卷十五。作監獄兄庸齋墓表。

夏四月十九日。朱元晦來書云。去歲辱惠書慰問。尋卽附狀致謝。其後聞千騎西去。相望益遠。無從致問。近幸幼安經由。及得湖南朋友書。乃知政教並流。士民化服。甚慰。某憂苦之餘。疾病益侵。形神俱瘁。非復昔時。歸來建陽。失於計度。作一小屋。葺年不成。勞苦百端。欲罷不可。李大來此。備見本末。必能具言也。渠欲爲從戎之計。因走門下。撥冗附此。未暇他及。政遠切祈。爲道自重。以幸學者。彼中頗有好學者否。峽州郭文。著書頗多。悉見之否。其論易數頗詳。不知尊意以爲如何也。近著幸示一二。有委併及。

與總卿張體仁元善書。見前卷十六。

答倉使書。末云。比來訟牒益寡。終月計之。不過二三紙。此間平時多盜。今乃絕無。

荆南府帥章森德茂。以先生政績上薦。先生與書。見前卷十六。

答章茂獻書云。某承乏云云。見前卷十五。又云。先生治化孚洽。久而益著。既逾年。笞箠不施。至於無訟。相保相

愛。閭里熙熙。人心敬向。日以加厚。吏卒亦能相勉以義。視官事如家事。識者知其有出於政刑號令之表者矣。

諸司交章論薦。丞相周公必大嘗遣人書。有曰。荆門之政。可以驗躬行之效。周益公判湖南帥府。復傅子淵書。

末云。曾通象山書否。荆門之政。如古循吏。躬行之效至矣。

禱雨。事見前卷二十六。

與章帥二書。俱見前卷十六。

秋七月。薦屬縣二宰。併自劾狀。時姦民楊彥翼。萬九成。素號論官社。楊景春尤甚。先生以其世惡。奏乞施行。因

以自劾。先生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略。

贈劉季蒙。見前卷二十。與伯兄致政書。見前卷十七。

冬十二月六日。與姪麟之書。末云。此間風俗。旬月浸覺變易。形見大槩。是非善惡處。明人無貴賤。皆向善。氣質

不美者。亦革面。政所謂脈不病。雖瘠不害。近來吏卒多貧。而有窮快活之說。

七日丙午。先生疾。十一日庚戌。禱雪。郡僚問疾。因言冬暖。盍祈雪。乃命倪巨川濟甫。畫乾卦。揭之黃堂。設香花。

翌早。迎往蒙泉。取水歸安奉。而風雲遽興。辛亥日。雪驟降。先是十一月。語女兒兄曰。先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得

施。以歿。女兒盡然。又語家人曰。吾將死矣。或曰。安得此不祥語。骨肉將柰何。先生曰。亦自然。又告僚屬曰。某將

告終。先生素有血疾。居旬日大作。越三日。疾良已。接見僚屬。與論政理。如平時。宴息靜室。命灑掃焚香。家事亦

不掛齒。雪降。命具浴。浴罷。盡易新衣。幅巾端坐。家人進藥。卻之。自是不復言。

十四日癸丑日中。先生卒。郡屬棺斂。哭泣哀甚。吏民哭奠。充塞衢道。

僉判洪飯。率僚屬祭文。略云。斯道龐洪。充塞兩儀。孔孟既沒。日以湮微。賴我先生。主盟正學。開悟聾瞶。惟時先

覺云。

學錄黃嶽祭文。略云。先生之學。正大純粹。先生之教。明白簡易。其御民也。至誠之外。無餘術。其使人也。寸長片善。未始或棄。若夫憂國忘家。愛人利物。所謂造次於是。顛沛於是。是以先生之亡。雖小夫賤隸。婦人女子。莫不咨嗟歎息。至於流涕。

父老李斂等祭文云。刺史以詩書爲政。待邦人如子弟。百姓安之。何遽驚哲人之萎也。蓋刺史之賢。周孔之學。方將公是道於天下。慰四海蒼生之望。非我民得以私之也。然斂此大惠。施於一邦。近者服其教。遠者化其德。豈期天不憖遺。而奪我父師之速也。古之君子。所居民愛。所去民思。而況賢刺史之亡。其遺愛在人。真有不可解於心者。我民將子子孫孫。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以至於無窮也。

湖北帥張森祭文。略云。惟公學本之經。行通於天。淵源之漸。伊孟之傳。自本自根。卽聞卽見。見之躬行。死守不變。德業培深。我臯我夔。用之斯世。舍公其誰。

湖廣總領張體仁祭文。略云。儒者之學。入孝出弟。人言江西。陸氏兄弟。儒者之仕。信道行志。人言荆門。如古循吏。有修其綆。汲深未旣。有恢其規。游刃餘地。詞流滔滔。壽考日遂。豈伊斯人。而俾憔悴云云。

江淮總領鄭湜祭文。略云。聖去千載。所傳者書。獨公深造。忘其緒餘。謂心至靈。可通百聖。謂物雖繁。在我能鏡。欲世知師。欲人知味。未之能行。慨其將廢。

湖南漕豐誼祭文。略云。公稟正氣。早已道鳴。叱呵非聖。奔走諸生云云。

紹熙四年祭文。春正月。二孤護先生柩歸。沿途弔哭。致祭者甚衆。三月至家。

鄂州教授許中應祭文。略云。是理流行。宇宙之彌。卑不間於樵牧。皆可得而與知。自條理之科不續。一何名世之稀。蓋所以見吾夫子者。未至如曾參之皜皜。而敲淫邪遁。不能如孟子之無疑。則皆未免隨揣摩之形似。困

聞見之支離。雖勉強以力行。徒爾增附益之私。公以間氣而自得師。燭乎大。天淵之無際。洞乎微。芒芴之無遺。混混乎。由源而達委。鼎鼎乎。自幹而敷枝。故言動無一之不實。而表裏不至乎相違。豈非合彼己於一源。貫幽顯而同歸者乎。若乃察此理之公。其謂先覺者。爲後覺之資。彼絕物者不仁。雖狂鄙皆在於扶持。開晃耀於蒙昧。出荆棘於平夷。的然顛末之無舛。二子亦有立於斯時。卽所應之有證。尙安得以佛老之空談而病之哉。金谿宰王有大。建復齋象山二先生祠。六月癸丑。楊簡爲記。略云。道心大同。人自區別。人心自善。人心自靈。人心自明。人心卽神。人心卽道。安觀乖殊。聖賢非有餘。愚鄙非不足。何以證其然。人皆有惻隱之心。皆有羞惡之心。皆有恭敬之心。皆有是非之心。惻隱仁。羞惡義。恭敬禮。是非智。仁義禮智。愚夫愚婦咸有之。豈特聖賢有之。人人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人人皆與天地同。又何以證其然。人心非血氣。非形體。廣大無際。變通無方。倏焉而視。又倏焉而聽。倏焉而言。倏焉而動。倏焉而至千里之外。又倏焉而窮九霄之上。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非神乎。不與天地同乎。學者當知舉天下萬古之心。皆如此也。孔子之心如此。七十子之心如此。子思孟子之心如此。復齋之心如此。象山之心如此。金谿王令君之心如此。舉金谿一邑之心如此。學者當自信。無自棄。意慮微起。天地懸隔。不識不知。匪合匪離。直心而往。自備萬善。自絕百非。雖無思爲。昭明弗遺。二陸先生。撫州金谿人。復齋諱九齡。字子壽。篤志斯道。窮深究微。兢兢孜孜。學者宗之。象山先生。其弟也。諱九淵。字子靜。天性清明。不染雜說。簡嘗親聞先生之言。自謂其童幼時。聞人誦伊川先生語。自覺若傷我者。性質素明如此。故長而益明。破學者於窟宅。開聖道之夷途。其言甚平。而或者填萬說於胸中。持萬說於胸中。以聽先生之言。故或疑其深。疑其峻。然而海內之士。聞其風而趨之。如百川之東矣。簡積疑二十年。先生一語。觸其機。簡始自信。其心之卽道。而非有二物。始信天下之人心。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皆與天地日月鬼神同。王令君有大。因邑人崇敬二君子。以俸資設祠於學。且將行禮焉。屬簡爲記。且曰。欲以昭明二君子之道。簡雖無所似。灼知二君子之心。無以異於天下之人心。不容穿鑿其說。以惑來者。乃起敬起恭。而書其略云。

冬十一月。王有大帥邑僚來祭。

輓詩云。篤學光前哲。知言衆所迷。學同顏氏好。功與孟軻齊。獻替心彌切。藩經政可稽。儒宮儼遺像。垂範自江西。

九月壬申。奉先生之柩。葬於延福鄉朱陂之下。距妣饒氏孺人墓爲近。一云。葬于鄉之永興寺山。門人奔哭會葬者以千數。

詹阜民祭文。略云。天縱夫子。以淑其徒。爰暨子思。須臾不離。孟軻親受。厥緒是承。卓哉先生。能自得師。玩其遺編。獨識其微。探原自天。立其大者。操而存之。造次弗舍。日溉月培。充實光輝。奔走學徒。四方如歸。先生設教。固亦多術。其要使人。反躬務實。一洗世習。詞說支離。達其本心。使自得之。善端旣著。日用不窮。夫然後知。先生之功云。

楊簡祭文。略云。先生之道。亦旣昭昭然矣。何俟乎知。仰觀乎上。先生確然示人易矣。俯察乎下。先生隤然示人簡矣。垂象著明者。先生之著明。寒暑變化者。先生之變化。書者。先生之政事。詩者。先生之詠歌。禮者。先生之節文。春秋。先生之是非。易。先生之變易。學者之所日誦。百姓之所日用。何俟乎復知。何俟乎復思。不可復思。矧可敦思。

袁燮祭文。略云。嗟維先生。任道以躬。方其未得。憤悻自攻。一日洞然。萬理俱融。如天清明。如日正中。毫髮無差。涵養日充。乃號於世。曰天降衷。至大至精。至明至公。茲焉良心。萬變不窮。學者初來。膠擾塞胸。先生教之。如橐鼓風。弟子化之。如金在鎔。有蔽斯決。有窒斯通。手舉足履。視明聽聰。式全其大。不淪虛空。此於斯世。允矣有功云云。

傅子雲祭文。略云。道塞宇宙。而人至靈。不蔽於物。易知易行。維天憂民。篤生斯聖。乃徹厥蔽。俾安正性。周衰文弊。孟沒學絕。功利橫流。道術分裂。所見益鑿。所言益支。易知易行。誰其覺斯。千七百載。乃有先生。先生之德。滂

者粹英。道喪既久。無所取證。深研力索。俯仰參訂。或啓於家訓。或得於羣籍。或由省察之深。或資辯白之力。惟至當之不磨。卒會歸於有極。始信夫良知良能。降於上帝。可久可大。道實簡易。倘正僞之不辨。而先後之外施。則己私之是憑。豈天德之在茲。遠紹孟氏之旨。極陳異說之非。世之學者。標末是求。而吾先生自源徂流。世論一切。如鞭之刑。而吾先生允稽其情。世之於人。多察鮮容。而吾先生善與人同。世之於善。迹似情非。而吾先生誠實自持。世排異端。惟名是泥。而吾先生卽同辯異。世讀古書。立論紛然。而吾先生先實後言。嗚呼先生。視古如反諸掌。視民如納諸溝。斯學斯志。曾不一施。今則已矣。弧矢不去手。關河不忘懷。搜求忠勇。義欲一伸。曾不一遂。今則息矣。莫大於曆。夜觀星象。莫神於易。畫索著卦。考禮問樂。遠稽古制。曾不畢究。今則墜矣。問世之英。拔萃之議。作於斯世。亦如此而止矣。云云。

周清叟祭文。略云。天爲斯文。乃生先生。指學者之膏肓。示入聖之門庭。不繞繖而支離。誠坦然而可行。暴之以秋陽之白。濯之以江漢之清。繼孟子之絕學。舍先生其誰能。云云。

包遜祭文云。維吾先生。天稟絕異。洞萬古心。徹先聖祕。先立其大。須臾不離。日累月積。仁熟功熙。無偏無黨。不識不知。一順斯理。終日怡怡。雖和非惠。雖清非夷。豈伊之任。幾聖之時。

包楊作先生贊云。辭蔓蝕眞。會當一正。剗百家僞。藥千古病。發人本心。全人性命。一洗佛老的傳孔孟。

紹興五年甲寅。春二月十六日。楊簡狀先生行。見前卷三十三。

寧宗慶元二年丙辰。貴溪宰劉啓晦建翁。立先生祠於象山方丈之址。自立祠後。春秋致祭。惟謹。臨江章茂獻爲記。宰朱文公門人也。於是先生門人。約以歲正月九日。登山會祭。

開禧元年乙丑。夏六月。先生長子持之伯徵。編遺文爲二十八卷。外集六卷。乙卯楊簡序。

略云。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孔子曰。二子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子子者。大戴記孔子之言。謂忠信爲大道。忠者忠實。信者誠信不詐僞。而先儒求之過。求之幽深。故反不道知。孔子又名大道曰中。

庸庸者常也。日用平常也。孟子亦謂徐行後長。卽堯舜之道。又謂以羊易牛之心。足以王。先生諄諄爲學者剖白斯旨。深切著明。而學子領會者寡。簡不自揆。度敢少致輔翼之力。專敍如右。

開禧三年丁卯。秋九月庚子。撫州守括蒼高商老。刊先生文集於郡庠。

跋云。洙泗之教。憤悱啓發。鄒魯之書。困衡作喻。此學久矣。無傳。獨象山先生得之千載之下。最爲要切。是以聽其言者。類多感發。書曰。惟文王之敬忌。先生之書。如黃鍾大呂。發達九地。直啓洙泗鄒魯之祕。其可以不傳耶。商老嘗從先生游。頗自奮勵。今老矣。學不加進。爲州鄭卿。愧於箴領之外。效如捕風。因刻之郡庠。以幸後學。尙有志之士。伏讀其書。如見其人。知敬其所當敬。而不忌其所不必忌。其爲有補於風化。較然不誣也。然而默識心通。豈欺我哉。

嘉定五年壬申。秋八月。張衍季悅編遺文成。傅子雲序。

略云。先生生於孟子沒千有七百餘年之後。當浮僞雜揉。朱紫淆亂之時。乃能獨信實理。而不奪於浮僞。精別古書。而不惑於近似。深窮力踐。天德著明。推以覺人。不加毫末。故一時趨隅以聽者。莫不油然而悟。良知良能。至明至近之實。灼然知自下升高。積小以大之端。躍然興堯舜可爲。不自棄自暴之志。回視曩之蔽於支離浮僞之說者。又不啻若夷。猶於九軌之路。而灼見夫在荆棘泥淖者之爲陷溺也。蓋先生生長於啓迪。使人蔽解疑亡。明所止於片言之下。有得於天。而非偶然者。先生亦自以孟子既沒。斯道之任在己。病浮僞之害正渝實。救焚拯溺。如己隱憂。撲燄障流。厥功彌大。故民彜帝則之實。孔子孟子之傳。賴以復闡於世。云云。

九月戊申。江西提舉袁燮。刊先生文集。自爲序。

略云。天有北辰。而衆星拱焉。地有泰嶽。而衆山宗焉。人有師表。而後學歸焉。象山先生。其學者之北辰泰嶽歟。自始知學。講求大道。不得弗措。久而寢明。又久而大明。此心此理。貫徹融會。美在其中。不勞外索。揭諸當世。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心之本真。未嘗不善。有不善者。非其初然也。孟子嘗言之矣。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

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此之謂失其本心。其言昭晰如是。而學者不能深信。謂道爲隱。而不知其著。謂道爲邈。而不知其近。求之愈過。而愈湮鬱。至先生始大發之。如指迷途。如藥久病。迷者悟。病者愈。不越於日用之間。而本心在是矣。學者親承師訓。向也歧望聖賢。如千萬里之隔。今乃知與我同本。培之溉之。皆足以敷榮茂遂。豈不深可慶哉。嗚呼。先生之惠後學弘矣。先生之言。悉由中出。上而啓沃君心。下而切磨同志。又下而開曉黎庶。及其他雜然著述。皆此心也。儒釋之所以分。義利之所由別。剖析至精。如辨白黑。遏俗學之橫流。援天下於旣溺。吾道之統盟。不在茲乎。變識先生於行都。親博約者屢矣。或竟日以至夜分。未嘗見其少有昏怠之色。表裏清明。神采照映。得諸觀感。鄙吝已消。矧復警策之言。字字切己。歟。先生之沒。餘二十年。遺言炳炳。精神猶在。敬而觀之。心形俱肅。若親炙然。臨汝嘗刊行矣。尙多闕略。先生之子持之伯微。裒而益之。合三十二卷。今爲刊於倉司。流布寔廣。書滿天下。而精神亦無不遍。言近而指遠。雖使聖人復生。莫之能易。嗚呼。茲其所以爲後學之師表也歟。

東澗楊文清公鵝湖祭文。未詳。

嘉定八年乙亥。冬十月二十九日。奉旨賜諡。初嚴滋等請諡。到狀云。故荆門知軍監丞陸公。以身任道。爲世儒宗。一時名流。踵門問道。常不下千百輩。今其遺文。流布海內。人無智愚。珍藏而傳誦之。蓋其爲學者。大公以滅私。昭信以息僞。揭諸當世。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學者與聞師訓。向者視聖賢。若千萬里之隔。乃今知與我同本。培之溉之。皆足以敷榮茂遂。如指迷途。如藥久病。先生之功宏矣。縣庠郡學。所至立祠。雖足以致門人弟子之私敬。而諡號未加。識者歎焉云。本州備錄申聞。乞指揮施行。至是奉旨賜諡。

嘉定九年丙子。春三月十七日。宣教郎太常博士孔煒諡議。見前卷三十三。

冬十二月十三日。朝請大夫考功員外郎丁端祖覆議。見前卷三十三。

嘉定十年丁丑。春三月二十八日。賜諡文安。撫州州學教授林恢。告祠堂賜諡文。



云。先生振絕學於千載之後。躬行著論。碩大光明。播於四方。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屬者諸生請諡。郡聞於朝。訂議太常。諡以文安。聖天子俞之。嗚呼。不俟百世。斯文已有見矣。

金谿宰何處久。告諡文。

云。惟公志道精專。稟資超卓。大揚厥旨。以覺後覺。其覺維何。天降之衷。父慈子孝。君仁臣忠。列聖相傳。明若斗極。自軻之亡。異端藁塞。公實任道。手開東明。排斥浮僞。吾道砥平。進而告后。志在經邦。退而牧民。時稱循良。天不憖遺。山頽木壞。惟有文辭。方冊是載。幸公門人。佩訓不忘。請諡易名。達於太常。公論與賢。聖朝輔德。爰賜嘉名。世世烜赫。象山之學。萬古洋洋。匪公之榮。吾道之光。

秋九月甲子。袁燮作金谿邑庠止善堂記。

略云。乾道淳熙間。象山先生。以深造自得之學。師表後進。其道甚粹而明。其言甚平而切。凡所以啓告學者。皆日用常行之理。而毫髮無差。昭晰無疑。故天下翕然推尊。而其教尤著於所居之金谿。今邑之善士。趨向不迷。有志斯道。而恥爲世俗之學。蓋其源遠矣。

理宗紹定三年己丑。夏四月。江東提刑趙彥械。重修象山精舍。

云。道在篤行。不在空言。道在反求。不在外驚。彥械壯歲。從慈湖游。慈湖實師象山陸先生。嘗聞或謂陸先生云。胡不註六經。先生云。六經當註我。我何註六經。又觀先生與學子帖。有反思自得。反而求之之訓。有朴實一途之說。人見其直易。或疑以禪學。是末之思也。誠意正心。以至治國平天下。原於致知二字。禪矣乎。象山蓋學者講肄之地。先生沒。山空屋傾。將遂湮沒。載新以存先生之故蹟。使人因先生之故蹟。思先生之學。思先生之教。孜孜日思。乃不勉不思。從容中道。是謂大成。若夫山林之峻秀。景物之幽深。棟宇之多寡。廢興之源流。非學者志。不暇盡記之耳。

紹定四年辛卯。夏六月己亥。江東提刑袁甫廣徵。建象山書院於貴溪之徐巖先生祠。侑以楊敬仲。袁和叔。

初。先生本欲創書院於山間。拜命守荆而不果。至是袁憲奏建書院。以山間不近通道。乃命洪季陽相地。得徐巖近邑而境勝。坐已向亥。傅季魯聞而譏之曰。書院爲講習禮之所。而先聖先師北面。學者南面而拜之。非禮也。宜擇南面之地。季陽悚然。然已申聞。不復更卜。是日祝文云。先生之精神。其在金谿之故廬。優游而容與耶。其在象山之精舍。言言而語語耶。抑周流於上下四方。與天地游。與四時序耶。甫將指江東。聿興正學。山之旁近。爰咨爰度。得勝景於徐巖。離象山而非邈。山峯環峙兮。高可仰。大溪橫陳兮。清可濯。殆天造而地設。匪人謀之攸作。是可宅先生之精神。無在無不在也。先生之道。精一匪二。揭本心以示人。此學門之大致。嗣先生之遺響。警一世之聾瞶。平易切近。明白光粹。至今讀其遺書。人人識我良貴。由仁義行。與行仁義者。昭昭乎易判也。集義所生。與義襲而取之者。截截乎不可亂也。宇宙內事。己分內事。渾渾乎一貫也。議論一途。朴實一途。極天下之能言者。斯言不可贊也。嗚呼。先生之學如此。先生之精神如此。然則在金谿之故廬者如此。在象山精舍者如此。周流乎上下四方者亦如此。孰謂徐巖而獨非如此耶。工役俶興。禮宜虔告。先生精神淵淵浩浩。又作上梁文云。盡其心。知其性。見先生存養之皆天。在則人。亡則書。豈後學講明之無地云云。是冬書院落成。買田養士。

冬十月己未。袁甫刊先生文集。

略云。象山先生文集。先君子嘗刊於江右。甫將指江左。新建象山書院。復摹舊本。以惠後學。先生發明本心。上接古聖。下垂萬世。偉矣哉。此心神明。無體無方。日用平夷。莫非大道。是謂精一。是謂彝倫。是謂乾健坤順。是謂日月星辰。風雨霜露。山川草木之變化。是謂鬼神之情狀。先生嘗言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學者之心。卽先生之心。甫藐焉晚出。景慕先生。戰兢自勉。寡過未能。先生之道大矣。奚庸贊述。姑誦所聞。附于卷末。

十一月朔。袁甫遣池州屬官韓祥。至書院告先聖文。

云。仰惟先聖之道。昭揭萬世。後學昏蒙。不知吾心卽道。有宋荆門軍陸某。獨能奮乎百世之下。指示道心。明白的切。闡教象山。學者師尊之。而歲久祠圯。有司弗葺。被命茲來。惕然大懼。遂卜地於貴溪之徐巖。鼎建書院。招延山長。俾承學之士。相與嚴事先聖。朝夕兢惕。道心融明。所以懋昭象山之教。而上繼先聖之統緒也。甫職守攸廢。弗皇躬詣祠下。心以告矣。

紹定五年壬辰春三月袁甫至書院釋菜告文。

云。先生之學得諸孟子。我之本心。先明如此。未識本心。如雲翳日。既識本心。元無一物。先生立言。本末具備。不墮一偏。萬世無弊。書院肇建。躬致一奠。可聞非聞。可見非見。禮畢。乃講書。貴賤咸集。溢塞堂廡。以聽講畢。續說曰。象山先生家學有原。一門少長。協力同心。所以敬養其親者。既已恪供子職。而伯叔之間。自爲師友。梭山復齋。皆爲一時聞人。而先生又傑出其中。陋三代以下人物。而奮然必以古聖人爲師。發明本心。嗣續遺響。以大警後學之聾瞶。天下以爲真孟子復出也。言儒釋之異趨。謂釋氏爲私。吾儒爲公。釋氏出世。吾儒經世。故於綱常所關。尤爲之反覆致意。泊班朝列。直道而行。不阿世好。格心事業。斯世深望焉。而媚嫉者沮之。雖一斥不復。浩如也。乃禮慈湖門人錢時爲堂長主教。遠近學者。聞風雲集。至無齋以容之。則又修書院之外。左方廢寺之法堂。以處之也。

秋閏九月八日賜象山書院額。

以尙書省劄壽諸石。後浙憲陳塤和仲跋云。象山文安先生。明本心之旨。啓千古之秘。開警羣迷。迂續道統。如日月之昭揭。太嶽之表鎮也。於是四方儒彥。從者如雲。其尤碩大光明者。則有慈湖文元楊先生。潔齋正獻袁先生。淵澄峻發。木鐸鏗鐻。於以昌我宋文明之治云云。

紹定六年癸巳春清明日袁甫作象山書院記。

略曰。寧宗皇帝。更化之末年。興崇正學。尊禮老臣。慨念先朝碩儒。咸賜嘉謚。風厲四方。爲象山先生。發明本心。

之學。有大功於世教。易名文安。庸示褒美。於時慈湖楊先生。我先人潔齋先生。有位於朝。直道不阿。交進讜論。寧考動容。天下學士。想聞風采。推考學問。淵源所自。而象山先生之道。益大光明。甫承學小子。將指江東築室百楹。既壯且安。士遐邇咸集。齋曰志道明德居仁由義。精舍曰儲雲佩玉。又皆象山先生之心畫也。

秋七月辛未日。金谿宰天台陳詠之。建象山書院於邑治之西。傅子雲記。

初二陸先生祠堂既立。宰以祠右有隙地高爽。乃連葺建書院。買田養士。申臺郡禮請傅季魯主教。以發明先生之學。始至講道。聽者甚衆。士風翕然向善。記略云。象山先生稟特異之資。篤信孟子之傳。虛見僞說。不得以殺其真。奪其正。故推而訓迪後學。大抵簡易明白。開其固有。無支離繳繞之失。而有中微起痼之妙。士民會聽。沉迷利慾者。惕焉改圖。蔽惑浮末者。翻然就說。膠溺意見者。凝然反正。莫不知足自知。仁足自守。勇足自立。猶出珠璧於泥淖。而濯之清泉。脫鴻鶴於密網。而游之天衢。扶浮雲之翳日。以開東明。而有目者。快幽隱纖微之覩也。豈天以啓悟斯人之徒。俾先生微覺其天與之善。非有識知之私。加其間。則感速之效。固若是耶。惜乎天齋之年。志既不遂。而遺文垂世。又特見往來論學之書。與夫奏對記序贈說等作。然於著誠息僞。興起人心。亦可謂有光於孟氏矣。

理宗皇帝嘉熙元年丁酉。秋七月既望。泉使陳埴刊先生語錄。自爲序。

云。孟子歿千五百餘年。宋有象山文安陸先生。挺然而興。卓然而立。昭然而知。毅然而行。指本心之清明。斯道之簡易。以啓羣心。詔後學。其教不務繁。而本末備。其辭不務多。而論要明。洗章句之塵。破意見之窟。使聞者渙如躍如。知心之卽道。而不疑其所行。茲非晦冥之日。月崖險之津塗。丘阜之嵩華歟。埴生晚。不逮事先生。而登慈湖之門。固嘗服膺遺文矣。蒙恩司治。道由書院。瞻謁祠像。如獲執經。升堂見同門所錄訓語。編未入梓。咸以爲請。再拜三復。乃授工。侵勒焉。或謂埴曰。近世儒生闡說。其徒競出紀錄。後來者搜拾摹傳。雖汗牛充棟。且未厭止也。子之所得。不甚解約乎。埴語之曰。先生之道。如青天白日。何庸語。先生之語。如震雷驚霆。何庸錄。錄而

刊。猶以爲贅也。而今而後。有誦斯錄。能於數千言之中。見一言焉。又於其中見無言焉。則先生之道明矣。敢拱以俟來者。

淳祐元年辛丑冬十月。金谿進義居表。

青田陸氏。來自邯郡。其四世諱道卿。酌先儒冠婚喪祭之禮。行於家。家道整肅。著聞州里。生六子。以子貴。贈宣教郎。素無田產。蔬畦不盈十畝。而食指千餘。長九思。總家務。次九敍。治藥療。次九皋。授徒於家塾。以束饜之具。補不足。率其弟九韶。九齡。九淵。相與講論聖道。九淵以其道。聚徒講於貴溪之應天山。山形類象。故學者號稱象山先生。彬彬乎。儒門州縣。以其義聚。謹具表進。

淳祐二年壬寅秋九月。勅旌陸氏義門。

皇帝制曰。青田陸氏。代有名儒。在諡典籍。聚食踰千指。合爨二百年。一門翕然。十世曩微。惟爾能睦族之道。副朕理國之懷。宜特褒異。勅旌爾門。光於閭里。以勵風化。欽哉。

青田義門家長陸冲進謝恩表

十世義居旌表。已頒於廊廟。九天申命。勅書復昇於門閭。乾坤之露澤新承。里宅之風聲益振。叨塵過分。榮耀下懷。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臣聞修身齊家。乃大學之根本。化民成俗。實聖治之權輿。自唐有張公藝以來。至我宋彭氏程而下。懷終始羣居之義。乃荷蒙聖典之褒。眷念儒門。尤加篤愛。疇茲二老。乃先知先覺之民。政奉兩朝。賜文達文安之諡。旣以千餘指宗枝之衆。聚於二百年古屋之間。詩禮相傳。饗殮合爨。祇謂閭閻之共處。詎期綸綍之昭垂。郡邑爭先而快覩。室家相慶以騰歡。自愧深恩。孰茲報稱。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化民長久。濡澤豐隆。中三極以作君。奄四海以光澤。人處唐虞之治。比屋可封。士遵洙泗之傳。里仁爲美。遂令瑣末。亦被寵榮。臣敢不仰體聖恩。俯察族類。聖益聖。明益明。長藉照臨之德。老吾老。幼吾幼。盡叨孝弟之誠。臣無任瞻天激切屏營之至云。

淳祐六年丙午。春正月二日。奉旨旌表門閭。初。淳祐五年九月。漕使江萬里。奏撫州金谿青田陸氏義居十世。閨門雍肅。著於江右。是爲淳熙名儒文達文安之家。揆之令典。盍表宅里。以厲風化。里士合詞以請於郡。郡下之邑。耆老子弟。具以實對。越三歲未報。後漕使會穎茂再刻上。事下有司。考狀詎律。僉謂宜俞所請。於是丞相白上。可其奏。是日命始下。撫州守趙時煥大書曰。道義里。曰旌表名儒之家。令刻石于門。

淳祐八年戊申。夏五月朔。包恢撰旌表門閭記。

略云。門閭之高。不惟其人。此古今所尤難者。惟陸氏五世。而有文達文安二大儒。以人品之高。道術之明。特起東南。上續道統。實以師表四海。非僅以師表一家。大學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全體大用。具在是矣。陸氏所以名家。由二先生之名世也。

淳祐十年庚戌。夏五月。撫州守葉夢得。命金谿宰立更菴祠堂。增葺書院。

初二先生祠。與槐堂異處。乃命王宰以七月六日。鼎剏新祠於槐堂之前。翼以四齋。環以門廡。自是規制悉出於郡焉。記略云。山川炳靈。儒英並出。美適鍾於一門。教可垂於百世。若金谿三陸先生之祠於學宮者。其風化之所係歟。三先生學問宏深。智識超卓。以斯道而任諸身。以先知而覺乎後。其生也。海宇仰而宗之。其沒也。郡邑尸而祝之。朝廷又從而褒之。非偶然也。

秋九月。葉夢得建梭山復齋象山三先生祠堂。於郡學之東。以袁燮和叔。傅子雲季魯侑。

淳祐十一年辛亥。春三月望日。包恢撰三陸先生祠堂記。

云。以正學名天下。而有三先生焉。萃在一郡一家。若臨川陸氏昆弟者。可謂絕無而僅有歟。梭山寬和凝重。復齋深沉周謹。象山光明俊偉。此其資也。固皆近道矣。若其學之淺深。則自有能辨之者。梭山篤信聖經。見之言行。推之家法。具有典刑。雖服先儒之訓。而於理有不可於心者。決不苟徇。惜其終於獨善。而不及見諸行事之著明爾。復齋少有大志。浩博無涯涘。觀書無滯礙。繙閱百家。晝夜不倦。自爲士時。已有稱其得子思孟子之旨。

者。其後入太學。一時知名士。咸師尊之。則其學可知矣。又惜其在家在鄉。僅可見者。輔成家道之修整。備禦湖寇之侵軌。紀綱肅而蠹弊之悉革。誠意孚而人心興起。然而爲海內儒宗。繫天下之望。而恨未得施其一二耳。若夫象山先生之言論風旨。發揮施設。則有多於二兄者。蓋自其幼時。已如成人。淵乎似道。有定能靜。實自天出。不待勉強。故其知若生知。其行若安行。粹然純如也。蓋學之正而非他。以其實而非虛也。故先生嘗曰。宇宙間自有實理。此理苟明。則自有實行。有實事。實行之人。所謂不言而信。又自謂平生學問。惟有一實。一實則萬虛皆碎。嗚呼。彼世之以虛識見。虛議論。習成風化。而未嘗一反己就實。以課日進日新之功者。觀此亦嘗有所警而悟其非乎。夫道不虛行。若大路然。苟得實地而實履之。則起自足下之近。可達千里之遠。故自仁之實。推而至於樂之實。自有樂生惡可己之妙。其實可欲者。善也。實有諸己者。信也。由善信而充實有光輝焉。則其實將益美而大。是誠之者。人之道也。由大而化則爲聖。而入於不可知之之神。是誠者。天之道也。此乃孟子之實學。可漸進而馴至者。然而無有乎爾。則亦久矣。先生嘗論學者之知至。必其智識能超出千五百年間名世之士。而自以未嘗少避爲善之任者。非敢奮一旦之決信不敏之意。而徒爲無忌憚大言也。蓋以其初。實因深切自反。灼見善非外鑠。徒以交物有蔽。淪胥以亡。自此不敢自棄。是其深造自得。實自孟子。故曰。孟子之後。至是始一明。其誰曰不然。四方聞其風來學者輻輳。先生明於知人。凡所剖決。必洞見其肺肝。所箴砭必的中其膏肓。有感動覺其良心。而知其正性者爲多。然則其學。真可質鬼神而無疑。俟聖人而不惑者矣。昭昭如是。豈其間有所疑惑焉。殆若不可曉者。是又烏得不因以致其辯歟。且道義之門。自開關以來。一也。豈容私立門戶乎。故其說曰。宇宙卽是吾心。吾心卽是宇宙。曰。學者惟理是從。理乃天下之司理。心乃天下之同心。顏曾傳夫子之道。不私夫子之門戶。夫子亦無私門戶。與人爲私商也。曰。此理在宇宙間。未嘗有所隱遁。天地所以爲天地者。順此理而已。人與天地並立爲三極。安得自私。而不順此理哉。是先生之學。乃宇宙之達道明矣。而或者乃斥以別爲一門何耶。釋氏之說。自開關以來。無有也。豈非橫出異端乎。故其說曰。取釋氏之聖賢。而繩以春秋。

之法。童子知其不免。曰。今若徒自形迹詞語間辨之。乃彼所謂職業。要其爲不守正道。無復有毫髮之近是者矣。曰。方士禪伯。眞爲大祟。無此迷惑。則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樂可量哉。是先生之學。非釋氏之邪說。亦明矣。而或者指以爲禪學。又何邪。其窮理也。則曰。積日累月。考究磨練。嘗終日不食。而欲究天地之窮際。終夜不寢。而灼見極樞之不動。由積候以考曆數。因笛聲以知律呂。復齋嘗問其用功之處。則對以在人情物理事勢之間。嘗曰。吾今一日所明之理。凡七十餘條。曰。天下之理無窮。以吾之所歷經者言之。眞所謂伐南山之竹。不足以受我辭。然其會歸。總在於此。則與徒研窮於方冊文字之中者不同。何不知者。反謂其不以窮理爲學哉。其讀書也。則曰。古人爲學。卽是讀書。而以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之反說爲證。以束書不觀。游談無根之虛說爲病。平昔精勤。人所不知。惟伯兄每夜必見其觀覽檢閱之不輟。嘗明燭至四更而不寐。欲沉涵熟復而切己致思。欲平淡玩味而冰釋理順。此則與徒乾沒於訓詁章句之末者大異。何不知者反妄議其不以讀書爲教哉。抑或謂其惟務超悟。而不加涵養。不求精進也。曾不知其有曰。惟精惟一。涵養須如是。學之正而得所養。如木日茂。泉日達。孰得而禦之。曰。雖如顏子。未見其止。易知易從者。實有親有功。可久可大。豈若守株坐井然者。則如彼或者之所謂者誤矣。又或謂其惟尙捷徑。而若無次第。若太高也。曾不知其有曰。學有本末先後。其進有序。不容躐等。吾所發明端緒。乃第一步。所謂升高自下也。曰。天所與我。至平至直。此道本日用常行。近乃張大虛聲。當無尙虛見。無貪高務遠。至有一二問學者。惟指其嘗主持何人詞訟。開通何人賄賂以折之。曰。卽此是實學。如或者之所謂者。又誤矣。獨所大恨者。道明而未盛行爾。故上而致君之志。僅略見於奏對。惟其直欲進於唐虞。復乎三代。超越乎漢唐。此乃朱文公稱其規模宏大。源流深遠。非腐儒鄙生之所能窺測。而語意圓活。混浩流轉。見其所造深。而所養厚也。下而澤民之意。亦粗見於荆門。惟其以正人心爲本。而能使治化孚洽。人相保愛。至於無訟。笞箠不施。雖如吏卒。亦勉以義。此乃識者知其有出於刑政號令之表。而周文忠以爲荆門之政。可驗躬行之效者也。然其所用者有限。而其所未用者無窮。先生以道之廣大悉備。悠久不息。而人之得於



道者。有多寡久暫之殊。是極其所志。非多且久未已也。故自志學。而至從心。常言之。志所期也。嗚呼。假之以年。聖域固其優入。而過化存神。上下天地同流之功用。非曰小補者。亦其所優爲也。孰謂其年僅踰中身。而止知命哉。溯其旨。與梭山未同者。自不嫌於如二三子之不同。而有同。若復齋。則初已是其說於鵝湖之會。終又指言其學之明於易簣之時。則亦無間然矣。逮論其文。則嘗語學者。以窮理實。則文皆實。又以凡文之不進者。由學之不進。先生之文。卽理與學也。故精明透徹。且多發明前人之所未發。炳蔚如也。梭山諱九韶。字子美。復齋諱九齡。字子壽。諡文達。象山諱九淵。字子靜。諡文安。郡學舊有祠。未稱也。今郡守國之祕書葉公夢得。下車之初。士友請易而新之。公卽慨然曰。果非所以嚴事也。乃命郡博士趙與軫。相與謀之。旋得隙地於學之西。遂肇造祠廟三間。翼以兩廡。前爲一堂。外爲四直舍。又外爲書樓。下列四齋。橫開方地。地外有竹。竹間結亭。內外畢備。祠貌甚設。皆前所未有也。庶幾嚴事之禮歟。左侑以哀公燮。以其爲先生之學。而嘗司庠於是邦。且教行於一道。次侑以傅公子雲。以其爲先生之所與。而嘗掌正於是學。且師表於後進。葉公得傅公之傳。而自象元者也。祠實經始於淳祐庚戌之季秋。至仲冬而落成云。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陸象山全集 (全一册)

實價國幣六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出版者 國學整理社

發行者 陸高誼

印刷者 上海大連路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本書負責校對者荆樹森

仿古  
字版  
王摩詰全集  
注箋

王維之詩。詞秀調雅。意新理愜。在泉成珠。著壁成繪。一字一句。皆出常境。千年來與儲太祝。王龍標。岑嘉州。孟襄陽。並驚天壤。文格亦華整超逸。不同凡向。

全書凡二十八卷。凡右丞之古詩。近體詩。賦。表狀。文書。記。序。讚等。無不搜羅殆盡。

本書由趙松谷箋注。趙君注此。可謂貫穿古今。採擷史傳。搜奇網逸。昔人評論。罔不具備。松谷誠右丞異世之知己也。

精裝  
一冊  
實價  
六角

(分三角一號掛費寄)

世 界 書 局 發 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3 1826B

# 陸象山全集

陸九淵著

陸先生嘗居於貴溪之象山。四方學者畢至。尊稱之曰象山先生。其學接孟氏之傳。議論開闔。多放光芒。王陽明先生推重備至。世人以士林中之北辰泰岳視之。全書凡三十六卷。以與友人之論學書札爲多。他如奏表、記、序贈、雜著、祭文等等。無不備舉。

精裝一冊 實價六角 (掛號費)

世界書局發行

(51)25.11.5

上海新書社  
0.50